



儒

藏



精華編一七四冊
史部目錄類

儒藏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精華編.一七四/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301-11892-4

I. ①儒… II. ①北… III. ①儒家 IV. 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8)第059949號

書名	儒藏(精華編一七四) RUZANG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任編輯	趙新 沈瑩瑩 王長民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892-4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網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dianjiwenhua@126.com
電話	郵購部62752015 發行部62750672 編輯部62756449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銷者	新華書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開本 78.75印張 798千字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定價	1200.00元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010-62752024 電子信箱:fd@pup.pku.edu.cn

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出版部聯繫,電話:010-62756370

《儒藏》精華編第一七四冊

首席總編纂 季羨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編纂 湯一介 龐樸 孫欽善 安平秋
(按年齡排序)

本冊主編 張希清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錄》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別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錄，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內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內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內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說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內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一七四冊

史部 目錄類

經義考(卷五十七—卷一百三十七)〔清〕朱彝尊……………1241

經義考卷五十七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易 五十六

沈氏懋孝《周易程朱傳義箋》

未見。

懋孝自序曰：「疏《易》義者多矣，惟程先生正叔作《傳》，朱先生元晦作《本義》，二書並垂，博士家危坐說之，斂衽奉之。余爲擇兩先生平日所爲《易》，與其弟子所說者，各箋所作《傳》、《義》下，其他氏語

悉簡去不陳。雖言或重複，旨有出入，要以旁詣互見，無所不極，若坐兩先生於一堂，執經前席也。程大指謂體用、顯微無二理，以人事著《易》道，故曰：「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此程先生以《易》發己所學，其不合孔子遺文者殆十之半。朱先生尊信經學，覺其與孔子稍殊，故於彖、爻之前掇取孔子《彖》、《象》之義者十之七，裁約程《傳》者十之二，參入他疏所得者十之一，而稱曰《本義》。至於孔子《彖》、《象》，則皆略而不著。若以論大道、通神明，毋乃令高明特達之士猶有遺論乎？然而兩先生之《傳》、《義》，無異兩曜之明乎天也，吾豈敢謂《易》道盡乎此！後生可畏，來者起予，安知無起而代之明者！」

《周易四聖象詞》

未見。

懋孝自序曰：「孔子之道，總於六籍，尤粹精於《易》。《易》非《詩》、《書》、《禮》、《樂》、《春秋》比也。《詩》、《書》論而存之，有刪有逸；《禮》、《樂》攷而定之，有次有補；魯史裁而斷之，有筆有削。其於《易》也，尊之讚之，不敢議焉，退與門人雅言，未嘗一及《易》。其列於復之讚者，獨顏氏之子，而曾參氏亦嘗稱說艮之象辭，聞《易》者二子耳。觀其生平所自著書，《魯論》皆門人所述，《詩》、《書》、《禮》、《樂》傳之往昔，《春秋》亦本舊文，惟十翼爲手筆全書。嗚呼！孔子之道，何假傳注而始明？後之學者，奈之何求

之百家傳注，馳騁雜博之場，雖多，奚以爲？余晚而好《易》，抱其圖象、卦象爲一卷，彖爻之詞爲一卷，孔子之贊爲一卷，藏之笥中，以俟洗心退密，神明其德，庶幾旦暮遇之也夫。」

《周易博義》

未見。

懋孝自序曰：「余既玩《易》有年，乃敢論次其書，叙述己意，俟之將來以備聖人君子者之一擇。其大義有八。首羲皇之象，則列二儀、四象、八卦而止，此孔子所謂庖犧氏始作八卦者也；次文王、周公之彖、爻辭，此孔子所謂興於殷之末世、因貳濟民行者也；次《彖》、《象》、《繫辭》等作，此孔子自謂學之可無大過者也。

四聖人之學備於此，上智觀之，可思過半焉，故述《象辭》第一。程正叔之《易傳》，朱元晦之《易義》、《啓蒙》，天下學者宗之，今箋二先生平日語，令學者精求而參論之，^①故述《箋文》第二。漢晋下諸注疏家輯而次之，與宋疏並存，令學者時時遡觀，別當有得於象教，故述《古疏》第三。余所著者無他，特循孔子贊義，一一疏其文，若孔子所以疏文王、周公之文者，無添減焉，即不盡合程、朱，不敢諱也，故述《孔子贊疏文》第四。兒子鐘以爲文不必一一分疏，特疏所缺而宜特論者自成一氏言，故述《補義》第五。近世楊廷秀之《易說》、蔡介夫之《蒙引》皆疏證明備，因輯他氏所論可益補其義者次成之，以庶幾蔡氏之志，故述《蒙引補》第六。至乃周茂叔先生之《太極》、《易通》，邵堯夫先

生之《皇極經世》，張子厚先生之《西銘》、《易傳》、《正蒙》，楊敬仲先生之《己易》等書，皆含義廣博，後學不可不論，故述《儒論》第七。《河圖》、《洛書》八卦、六十四卦等圖，傳自堯夫，得之陳、穆輩，元晦先生特以冠書首，不具言其義，然其學淵微，不可不深考，故述《博義》第八。其《老》、《莊》、《太玄》、《參同》等□，^②題爲《外義》，亦皆有輔於《易》，他日者別傳焉。嗚呼！《易》之道，自此有傳也夫。」李延是曰：「晴峯沈先生，平湖人。中隆慶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修撰，遷南京國子監司業，謫兩淮運判，起河南

①「令」，原作「今」，據四庫本、文津閣本、蒼要本、沈懋孝《沈長水集·石林黃草》（明萬曆刻本）改。

②「□」，《沈長水集》作「書」。

巡撫致仕。」

孫氏從龍《周易參疑》

十卷。

存。

王世貞序曰：「學《易》者，商瞿、馯臂、子弓、田、楊、二何之流，斤斤守其師說，歷數十傳而不變，彼豈能盡當於心哉？以爲吾師授之，而吾受之，吾所出口而入耳者，如是足矣。蓋至伊川氏而後稱得理也，至紫陽氏而後哲於象占。明興，益尊大其說，布之學官，天下逢掖之士習《易》而不由二氏者，罷弗用。諸逢掖之士旦旦而習之，毋亦商瞿、馯臂之流之守其師說者耶？吳江孫化光爲《易》說若干卷，名之曰《周易參疑》。其於伊川、紫陽之

說，初不爲牴牾，乃其發於象占之外，而理之所未備者，雋永乎其言之。世之真能信《易》者，孫君也，可以不辱《易》矣。」陸元輔曰：「孫從龍，字化光，吳江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官江西按察副使。」

沈氏一貫《易學》

十二卷。

存。

顧起元序曰：「蛟門先生以《易》起家，歷官詞林，至踐綸扉、參大政，而讀《易》猶不休。蓋韋編、鐵摘未嘗去手者數十年，始以所得筆而爲書。及予告歸田，且十年，所摩研編削又不知凡幾更，乃板而行之，而先生遂厭人間世矣。仲子泰泳等奉治命函書，以序屬起元。起元未嘗學

《易》也，安能贊先生之《易》學？雖然，請妄言之。《易》之爲道，有理有數，人亦求之理與數焉耳矣。理在天則不已之命，在人則未發之中與發而中節之和，惠迪吉，否則凶悔吝。數則陰陽奇耦之畫，時六位以乘之，因以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測夫吉凶悔吝者也。數本乎理，理主乎數，理實而數乃不虛也。學《易》者數學少，理學尤少。先生之爲《易》學也，求諸理之大通而正者，而不言所利，求諸理之可從不可從，可求不可求，可貞不可貞者，衡之以正，而大通於天下，非必諄諄語象占也，豈以理而紂數哉？參而伍之，擬而議之，《易》在是矣。故可以開物成務，可以斷疑定業，可以學問變氣質，可以人事回造化，此先生之學所以能建天地、質鬼神，繼聖人與民同患

之志也。惜乎！先生不可作矣。踰二年而起元始得其書，又踰二年而始序其書，無繇而質先生裁其可否。作者既難，知者又自不易，起元竊有志而未之逮也。」

陸元輔曰：「一貫字肩吾，別字蛟門，鄞縣人。隆慶戊辰進士，以禮部尚書入閣，歷少保、中極殿大學士，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易學》十二卷，蓋進呈講義也。」

賀氏_沚《圖卦臆言》

未見。

黃虞稷曰：「沚字汝定，廬州人。隆慶庚午舉人，官蘇州府同知。」

劉氏元卿《大易觀》

二卷。

未見。

高佑鉅曰：「劉元卿，字調父，江西安福人。隆慶庚午舉於鄉，萬曆中徵授國子監博士，遷禮部主事。」

馮氏時可《易說》

五卷。

存。

時可自序曰：「《易》之爲書，聖人所以寡過也。其所以寡過，在於扶陽抑陰乎？^①陰陽之運行也不能無過，而我以其道扶抑其間，則天地之無過也，即我之無過

也，是三聖人之爲《易》也。孔子之學《易》，則於《春秋》見其用矣。尊天王而卑列侯也，內中國而外吳、楚也，褒君子而貶小人也，是亦所以寡其過於天下而幽贊天地也。故曰：「假我數年，可以無大過。」彼大過惟聖人而後可無也。聖人以萬物爲一體，則天地之間有所過也，皆其過也。是以孜孜汲汲，而必欲補之也。善學者，其亦以聖人之補天地者而補吾心也。端之微者，吾扶之；流之橫者，吾抑之。陽明用事，陰濁退聽，爲治於方寸之內，自寡其過，而後以治人過，則亦聖人也。嗚呼！吾心之剝復，天地之剝復也，可懼孰甚焉？以剝復而懼者，君子也；不剝復而懼者，聖人也。聖人之心，

① 扶陽抑陰，原作「扶陰抑陽」，據蒼要本、《補正》改。

即《易》也，而未嘗不學也；聖人之動，皆學也，而無往非《易》也。《繫辭》不云乎：「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無咎。」心之危也，心之易也，陰陽貞勝之機也，^①此聖人所懼也，惟懼而無過也。夫陰陽者，聖人之所不容不勝也，而況吾人乎！甚矣！學《易》之不可已也。既著《說》五卷，復爲之序以自儆焉。」

陸元輔曰：「馮時可，字元成，華亭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湖廣布政使參議。」

唐氏鶴徵《周易象義》

四卷。

存。

劉曰寧序曰：「《易》家自王、鄭而降，主

理者黜象，主象者亦黜理，是二者皆非也，而象固近之。顧儒者疑之曰：「理立於陰陽之前，象表於形氣之後。」荆川先生言之矣：「《易》之爲書，以象證理。」良然哉！奉常先生者，荆川先生子也。蓋嘗發百家之藏，殫三截之力，^②稟過庭之訓，而益暢其說，作《周易集義》。其大要合爻象以觀理，因彖義以辨爻，別二卦於一卦而內外正，定主爻於六爻而君臣位。至於互卦、倒體，其爲說益博而義益精，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者邪？」

鶴徵自述曰：「《易》須象與理合，彖與爻合。鶴徵少嘗讀《易》，先君子訓之曰：

^①「貞」，四庫本同，薈要本作「爭」。《補正》：「當作「爭」。」

^②「截」，薈要本作「絕」。

『《易》之爲書，以象證理之書也。論象不論理，《易》失之穿鑿；論理不論象，《易》失之浮泛。必象理合，始有確據。自先儒據『《易》不可典要』之言，彖與爻各自爲訓，不惟爻象常相悖，而六爻之中，或本爻以明君子，他爻目之爲小人，所以先儒謂六爻似累世仇殺，豈《易》義固然耶？故必爻彖合，始爲定論。』鶴徵細求之，則孔子之《彖傳》蓋備矣，正所以合象、理、彖、爻而一之者也，學者於此求之可矣。」

陸元輔曰：「唐鶴徵，號凝庵，武進人。

隆慶辛未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

張雲章曰：「鶴徵，荆川之子，能世其學。其自述曰：『先君子之訓曰：『《易》之爲書，以象證理之書也。論象不論理，失之穿鑿；論理不論象，失之浮泛。必象理

合，始有確據。自象與爻各自爲訓，不惟爻象常相悖，而六爻之中，或本爻以爲君子，他爻目之爲小人，所以先儒謂六爻似累世仇殺然，豈《易》義固然耶？』鶴徵細求之，則孔子之《彖傳》備矣，正所以合象、理、彖、爻而一之者也。於此求之，從人有道矣。」其書大旨如此。」

黃氏洪憲《周易集說》

三卷。

未見。

俞汝言曰：「公諱洪憲，字懋忠，號葵陽，嘉興人。隆慶辛未進士，改庶吉士，除編修，陞侍讀，遷右庶子，充日講官，歷少詹事，掌翰林院。」

黃氏正憲《易象管窺》

十五卷。

存。

正憲自記曰：「聖人作經，將以順性命之理，使後世學者由之以成性成身。彼卜筮乃《易》中之一事，當亦爲日用不知者設，以啓其趨避之門，故曰『以前民用』。若論進退存亡之道，倏忽變遷，與時偕行，非心通《易》道者，孰能貞夫一而不失其正哉？」故《易》之占，乃吾心觀省之占，非卜筮占筮、占斷之占也。孔子曰：「五十學《易》，可無大過。」其所學何事？其無過豈待卜筮而後知耶？或曰：「虞廷枚卜，周家定鼎，非耶？」曰：「帝王大事，未嘗不卜。然曰朕先定志，^①謀及乃

心，則亦以人謀爲主。所謂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豈專主卜筮哉？」

又曰：「商瞿而下，《易》道多岐。自王弼疏行，文義頗著。求其發明切實，則莫若程、朱《傳》、《義》，然亦不能無齟齬處。憲豈敢妄立異說，惟因《傳》、《義》以體彖、爻、象辭之意，有不相合者，則沉潛玩索，融會貫通，庶幾闡程、朱未發之蘊，不特義、文、周、孔之旨爾。語云：『以管窺天。』其憲之謂與？」

俞汝言曰：「正憲字懋容，葵陽先生之弟。」

① 「朕先定志」，據四庫本、黃正憲《易象管窺·序》（明刻本）、《尚書正義》卷四，當作「朕志先定」。

郭氏子章《蟻衣生易解》·作「郭氏易解」。

十五卷。

存。

子章自序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獨不及《易》，《易》難言也。惟難言，故罕言。『子罕言命』，《易》，性命之書也。『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何輕與人雅言《易》也？微獨難言，亦難學。孔子五十以前，豈不學《易》？而不以學《易》名，其曰『假我數年，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孔子將縱之聖，五十學《易》，僅可以無大過，何晏、王輔嗣諸人奈何以輕俊少年謾言《易》耶？孔子之可仕可止，學良；可久可速，學咸、恒；不

厭不倦，學乾；多識多聞，學大畜；寧儉寧戚，學小過。故《易》惟孔子能學也。然韋編三絕，鐵撻三折，^①如此其勤；河不出《圖》，鳳鳥不至，如此其憂。而僅云『無大過』，《易》其可易學耶？子章幼習《易》，先君手書程《傳》、朱《義》而口授之，因之竊一第。今犬馬齒七十五矣，歸養以來，日極研而旁鑽之，爲論若干篇，爲解若干條，總名之曰《易解》。嗟乎！荀子有言：『善爲《易》者不占。』管輅謂：『《易》安可注？』信斯言也，予茲《解》贅矣，予之過大矣。」

陸元輔曰：「郭子章，字相奎，號青螺，又號蟻衣生，泰和人。隆慶辛未進士，累官都察院，巡撫貴州。」

①「撻」，原作「鐃」，據四庫本改。

吳氏中立《易詮古本》

三卷。

存。

陸元輔曰：「中立字公度，浦城人。隆慶辛未進士，父沒服闋，絕意仕進，以著述爲事，結廬於武夷山中十有七年。南禮部尚書袁洪愈等疏其節，詔府縣起送赴部，辭乞終隱，授禮部儀制司主事，俟病痊錄用，尋卒。所著有《易銓古本》、《中庸大旨》諸書。」

鄒氏德涵《聚所先生易教》

一卷。

未見。

曹溶曰：「德涵，江西安福人。隆慶辛未進士。」

李氏天植《易經疏義》

未見。

陸元輔曰：「天植字性甫，廣德州人。隆慶辛未進士，歷四川布政司參政。」

殷氏子義《易經會義》、《讀易別記》、《易說》

未見。

陸元輔曰：「殷子義，字集卿，嘉定人。隆慶二年貢生，爲淮安儒學訓導。其學出入朱陸，務溯孔孟之傳，著書必根理要，學者稱方齋先生。所撰《易》解外，有

《春秋大旨》、《詩經疏解》、《家禮纂要》諸書。」

潘氏鳴時《讀易偶見》

未見。

《閩書》：「潘鳴時，字徵求，海澄人。隆慶戊辰以恩貢入太學，判信陽州。」

周氏坦《易圖說》

一卷。

存。

陸元輔曰：「隆慶三年夏五月，博羅周坦著於羅浮山中。」

戴氏廷槐《易學舉隅》

六卷。

未見。

黃虞稷曰：「廷槐，長泰人。隆慶中貢士。」

仇氏二常《周氏本義翼》

四卷。

未見。

姜氏震陽《易傳闡庸》

一百二卷。

未見。

朱氏篁《居易齋讀易雜言》

一卷。

未見。

《鏗鏗齋易郵》

七卷。

存。

錢謙益曰：「朱仲子之說《易》，取途於博士家言，而以管先生志道之微言奧義折而入焉。」

熊秉鑑曰：「仲修爲大中丞秋嵯公孫，世以《易》名家。《易郵》一書，旁采諸家，衷以獨見，縷析條分，每卦六爻，撮其大旨，揭爲總斷，情僞得失，令觀者洞然，可謂

善言《易》者。」

朱一是曰：「篁字仲修，吳人。其書載《澹生堂目》，蓋祁氏之客也。」

李氏應辰《易經庭訓》

佚。

《休寧名族志》：「應辰字仲拱。」

汪氏玠《易旨》

佚。

《休寧名族志》：「玠字朝用，邑諸生。」

經義考卷五十七終

門人廬陵蕭道弘覆校

經義考卷五十八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易五十七

朱氏載堦《先天圖正誤》

一卷。

未見。

朱氏謀埠《易象通》

八卷。

存。

李維楨序曰：「昔者孔子晚而學《易》，而爲之十翼。其指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由周迄漢，治《易》者率先明象。迨晉王弼尚名理，而宋邢恕輩因之，至欲棄卦畫不用。程氏《傳》專言理義，邵氏說盡主象數矣。然而識者多有遺議。李鼎祚謂：『鄭康成參天象，王輔嗣釋人事。』馮當可謂：『王與人事疎，程與天道遠。』天人寧可偏廢耶？陳瑩中舉邵說似劉器之，劉不其然。朱子亦以必見意象方可說理，而與劉君房、滕珙言《本義》有模印之戒，其定論如此。人情畫狗馬難而鬼魅易，是以爲象數之學者卒不勝，而自舉子業出，《易》象益置不講矣。友人朱鬱儀讀《易》而嘆曰：『說《易》者莫如孔子。孔子曰：「八卦成列，

象在其中。」此象之始也。書契興而結繩遠，後聖廣爲之象以開物。象有數，故曰「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象有辭，故曰「彖者，言乎其象」。「聖人設卦觀象係辭焉，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易》之爲書，安往而非象？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立象所以盡意，象之不明，意言何有？』乃爲《易象通》八卷，近取身，遠取物，揆人事以合天道，使讀者占者犁然各當於心，而始信夫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理。彼訓詁支離與索之窈冥昏默者，皆非孔子指也。《易》無方而象有方，象有定體而無定用。陽一君而二民爲君子，陰二君而一民爲小人。三畫之象，八卦小成之體也。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重爻之象，六位

之體也。因而重之，不可勝象矣。八卦之象既已爲天、地、風、雷、山、水、火、澤矣，而《說卦》更廣之，見天下之蹟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因而廣之，象不可勝用矣。鬱儀之名象曰通，有以也。見乃爲之象，往來不窮謂之通，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變則通，通則久，要之範圍於孔子。孔子之指不明，天下始遺象而言《易》。遺象而言《易》，則狗象而言《易》者階之過也。有狗象而後有遺象，不遺象而後象通興焉。通也者，懲於狗與遺之弊者也。不曰「得心而忘象」乎？惟通而後能得，惟得而後能忘，惟忘而通之，能事畢矣，亦孔子之指也。」曹學佺序曰：「古注《易》不下數百家，罕有以《繫辭》說《易》者。說《易》而不本之《繫辭》，如挈衣而不得其領者也。《繫

辭《不云乎：『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詞也。』《易》卦、爻皆序也，卦、爻詞皆象也，樂斯玩，玩斯無窮矣。豫章友人鬱儀氏作《周易象通》一書，其道主變，其說順乎本文而不爲穿鑿，大要本之《繫辭》者也。」

陳氏第《伏羲圖贊》

二卷。

存。

焦竑序曰：「《易》始庖犧，有畫而無文，世所傳《先天圖》是已。迨夏、殷、周三《易》遞興，要不出圖之範則。顧夏、殷以象數爲宗，無言說可尋；《周易》則文王、周、孔推明圖之旨趣，詳哉其言之也！乃昧者至沿流忘源，日遠於圖而不知，甚

者取圓圖而矩之，析之爲八、爲六十四，棼棼紜紜，而古人渾然天成之妙不可復覩矣。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夫易，一太極也，太極亦環中也，而兩儀、四象、八卦靡不備焉。其摹爲義圖，奚啻指掌？周子《太極圖》適得此意，但變兩儀爲陰陽，四象爲五行，爲稍異耳。而於八卦顧略而不言，何與？豈其引而不發以待人之自寤與？周子之圖本爲《易》設，觀《易通》可見，而語焉不詳，至令學者謂周自爲圖，與庖犧絕不相涉，亦已謬矣。陳子季立尚友古今，潛心道妙，恍然如見羲皇於千載，而閔支離者之病道也，乃創爲此圖。不必奇之耦之，離且析之，而萬千五百二十之策相逼而成。以爲固然，則前此未有；以爲臆見，又何其慙於人心，而

不可更置之若是也。觀《圖贊》答問，反復數千言，靡非抉剔真詮、解剥衆說，大率規方以爲園，融異而歸一，拂有以取無。至於拂有取無，而洗心之學至矣。竊謂《易》自太極而兩、而四、而八也，聖人之吉凶與民同患，不得已也，此自無而之有，所謂『數往者順』也。至於通志決疑，壹寄諸蓍龜，而聖心無事焉，無思無爲，澹然獨與神明居，則理窮性盡而命以至，此自有而之無，逆也，故曰：『《易》，逆數也。』嗟乎！卦寓於蓍，而卦非蓍，故得卦者忘蓍；數托於圖，而數非圖，故得圖者忘數。非知道者，孰識之？周子之圖得之希夷先生，張忠定論公事陰陽源流，髣髴亦自可見。季立特起數千載之後，不繇見聞，獨契義《易》，殆天啓其衷以明聖人之絕學，與周子之圖未知孰

爲先後。昔子瞻讀子由解《老》，謂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余於此編亦云。」

第自序曰：「余少讀《易》，主朱《義》，又主程《傳》，後又頗考馬、鄭、荀、王及唐宋諸儒之說，大都程《傳》爲近，蓋程本之孔子者也。乾、坤有《文言》，《繫傳》又有『鳴鶴在陰』一十八解，詳哉名理之譚大矣！引伸觸類，卦爻可例知也。余獨疑《易》書之作本於庖羲氏，乃其圖析六十四卦而畫之，豈惟奇耦易譌，即楮筆之具，若後世猶病其繁且難也，況泰古乎？且陰陽流行，無有間斷，乃斷析著此，不足以明三極之妙矣。於是以朱筆爲陽，黑筆爲陰，兩畫即成兩儀，四畫即成四象，八畫即成八卦，十六畫之即成十六卦，三十二畫之即成三十二卦，六十四畫之即成六十四卦。儻於六十四之上各加

陰陽，則爲一百二十八卦，而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位皆不易也。儻再重之，即成二百五十六卦，三重之，即成五百一十二卦，而其位亦皆不易。余始深嘆其妙，且不敢極其數也，惟以六十四卦者繪爲三尺之圖，縣之座右。久之，坐卧行立常若圖之在目也者；又久之，若見陰陽消長之數、天地鬼神之機也。噫！自漢以來，傳《易》者不可勝數，其言圖實鮮。茲謬爲之《贊》，或有因余言而繹夫圖，庖羲氏之《易》庶幾復明於世矣。」

張雲章曰：「第字季立，連江人。初爲學官弟子，俞大猷召致幕下，勸以武功自見，言之譚襄毅，官遊擊將軍，尋棄去。著書自喜，焦狀元竑見之，深歎服焉。是書焦爲之序，第亦有先、後自序。其爲圖不用奇耦，以黑白爲陰陽，而兩儀、四象、

八卦皆規方而爲圓。蓋其學從禪門證入，率由心得，與諸儒異。」

鄧氏伯羔《古易詮》

二十九卷。

《今易詮》

二十四卷。

俱存。

史孟麟序曰：「吾友鄧孺孝少治博士家言，心不憚而攻詞賦，繼又少其技而歸之六經，六經中尤喜《易》。自漢暨明，自注疏傳義而外，靡所不窺。當於心，輒書人所未發，輒附以己意。其說百家，理在則不畫一而求，言善則不因人而廢，竭力於

茲者蓋積有日月矣。先是輯今人言，爲《今述》若干卷，藏於家，茲乃哀古今人言及己所論著，合爲一帙，命曰《易詮》。孺孝曰：「詮，具也，擇言也。言具古今，擇鑒美忒，蓋竊附乎述以傳經。」孺孝之旨深矣哉！」

伯羔自序曰：「按《說文》：「詮，擇言也。」古今說《易》，何啻數百家，何啻數萬言，言人人殊，所貴擇善而執，合異而同矣。予少爲諸生，攻《尚書》，迨今五十，當學《易》之年。銓次成帙，爲《上》《下經》若干卷，爲《彖》《象》《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若干卷，一遵東萊古《易》，其《外詮》則以廣未盡之旨也。嗟乎！醢鷄遊囿中，蚍蜉撼大樹，並取譏往詰。不佞爲此學也者，徒憎口耳。」

陸元輔曰：「鄧伯羔，字孺孝，常州

布衣。」

傅氏文兆《義經十一翼》

五卷。

存。

文兆自序曰：「《圖》《書》者，數之祖也；犧畫者，象之祖也。並出於太古之世，而諸儒獨詳言之。噫！夏、商之禮，至夫子且無徵矣；周室班爵祿，至孟子且不得聞其詳矣。況上世之《圖》《書》乎？吾於諸儒之詳言《圖》《書》，而益知其無考也。言其所可考者，故作太古《易》冠於首。《圖》以著筮，《書》以龜卜，若存若亡。至犧畫以立象，則詳具於《說卦》篇中。是《說卦》其源也，出於太古之後也；二篇其流也，興於中古之後也。而

世儒邈其流不窮其源，徒邈其流，故虛而無據，卒亡其源，故辭多不解，奈何以所自有者而并忘之也。作《上古》第一。《易》以觀象爲主，辭者因象而繫也，變者因象而通也，占者因象而斷也。但《說卦》之象，文王二篇十用其三四，其間多有不合者。於是世儒疑之，疑則因置之而不講，并其所可通者而亦莫之考也。作《觀象篇》第二。其次莫若玩辭。蓋象也者，有形貌無文字，故象不可見，以辭而見，或遠取物、近取身，皆所以像其象也，匪辭則烏知其象之所在。故曰：「君子觀象，亦於其辭觀之而已矣。」作《玩辭篇》第三。其次莫若觀變。蓋一卦能涵萬象，一卦止言一象，果爾，則得此遺彼；各卦均此陰陽，諸卦均此爻位，果爾，則執此泥彼。故須通變。隨時通變，

因時化裁，有不窮之妙焉。故可以象事，亦可以知來。不然，縱卦辭、爻辭終爲有盡，即之卦、本卦終屬有限。作《觀變篇》第四。其次莫若玩占。蓋占者，占其吉凶而已。吉凶因乎事之得失，事之得失因乎象之當否。故事之得也，非他也，貞而已；事之失也，非他也，不貞而已；事之得而失、失而得也，又非他也，悔與不悔而已。故總而一之以貞悔。而世儒以辭占之，遇吉則吉，遇凶則凶，吉凶將何所憑乎？作《玩占篇》第五。夫《易》，孔子十翼言之詳矣，茲復又有十一翼者何？曰：非於十翼之外別有增加也，亦不過就十翼中闡明之而已矣。雖然，此亦學《易》之筌蹄耳。至於得心忘象，得意忘言，又有在於善悟者。」

陸元輔曰：「金谿傅文兆撰。曰《太初

《易》、《古周易》、《玩辭篇》、《觀變篇》、《觀象篇》、《推明古《易》次第》、《有上、下二篇》、《十翼十篇》、《闡發三聖《易》學》、《力主文王作爻辭之說》、《絕與周公無涉》、《而辨漢儒費直爲亂《易》》。」

黃虞稷曰：「文兆，金谿人。以孔子傳《易》爲十翼，而已又翼孔子，故謂之《十翼》。」

林氏兆恩《易外別傳》

一卷。
存。

浦大治序曰：「《易外別傳》者，乃三教先生龍江林夫子之所傳，傳之而未嘗得其傳者也。而其徒復嬰子林翁者，先生入室弟子也，倡教於吳，乃以先生平生所談

《易》旨散於論著哀集成之，衍爲《圖說》。圖凡六十，說本指歸，誠繼往開來之學也。蓋嘗聞之，吾身之天地，則具吾身之《河圖》、《洛書》。人惟能得吾身之《河圖》^①，則便能與太虛同其體。太虛之體，寂然不動，太極本無極也。非命與？而性在其中矣。人惟能得吾身之《洛書》，則便能與天地同其用。天地之用，感而遂通，無極而太極也。非性與？而命在其中矣。然則吾儒性命之學，歸根於《易》學。《易》之道，當自《艮》背始。夫艮者，止也。『艮其背』者，止其所也。艮其背，而吾心止乎其所矣。止其所止，自能忘乎其身也，故曰：『不獲其身。』不獲

① 「河」，原作「何」，據四庫本、文津閣本、蒼要本、《補正》改。

其身，而吾心之神明寂照、元神自復矣。元神自復，而真空之體見性，全乎天矣。謂非真儒之能事歟？先生闡《易》之精義入神、窮神知化，正惟追宗四聖，而默成參贊之至道、位育之全功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復嬰子聞之，默然微笑，拱而立曰：「旨哉言乎！子爲我識之簡端。」萬曆丁巳。」

《閩書》：「林兆恩，字懋勳，莆田人。補諸生，棄去，游湖湘者十年，歸而講學。謂聖人之道所以不明者，二氏蠹之也。二氏之學，悖者吾儒所不屑，精者不出吾範圍。則莫若先之以三綱，本之以四業，使世無遊民，民無廢倫，群而趨聖人之教，則其民莫不士、農、工、商，其道莫不仁義。嘗作書，擬詣闕上之，不果。著書積萬言，從學者稱爲三教先生。」

王氏字《周易占林》

四卷。

存。

張雲章曰：「字字永啓，泉州人。倣焦延壽著《占林》，廣六十四卦爲四千九十六卦，隨卦紀所用之辭，自云『觀象玩占，若指諸掌』。此書宜入占筮門。」

彭氏好古《易鑰》

五卷。

存。

好古自序曰：「夫《易》者，性命之書也。以性命言《易》，《易》之正也。而莊言性命，則人惑。余之言《易》，因卦體、卦象、

卦德、卦才攄之爲辭，一卦一義，一句一義，一字一義，各求其當，名曰《正義》，與朱子《本義》列而爲二，以待人之自求，而其要不失性命之正。顧性命可易言耶？

統論其綱，取坎填離，盡之矣。離之填一，而坎之取百，或取之內，或取之外，或取之己，或取之人，或取之順，或取之逆，或取之捷，或取之徐，未可一言述也。言取則人思，不言其所以取，則人茫昧而難入。譬之戶然，範金冶鐵，飭鍵疏簣，其扃固矣，而非鑰以導之則不開。夫《易》者，四聖之扃也。四聖扃其戶以俟後人，後之人更無造其戶而人之者，則以鑰之亡耳。余著《易正義》，並著《易鑰》，啓四聖枕中之鑰於千百載之下，其誰曰然，而余非無據也。《易》不在畫，不在彖，不在爻，而在人心。人心有真鑰，悟則鑰在，

不悟則鑰亡。余以心爲《易》，亦以心爲鑰，即去四聖千百載而遙，猶面受也。余受之，余啓之，然未敢出以授人，將藏之名山，聊備他日著述之闕爾。」

方氏^{時化}《易疑》

一卷。

《易引》

九卷。

《周易頌》

二卷。

《學易述談》

四卷。

俱存。

張雲章曰：「時化字伯雨，歙縣人。官叙州府同知。以野狐禪亂經，可謂無忌憚矣。《指要》云是其高祖以來家藏，而時化爲之繹。《易疑》以下諸書，皆其所自著。」

樊氏煒《周易外傳》

佚。

郭正域志墓曰：「公諱煒，字仲光，別字崙川，黃岡人。以明經除漢陽儒學訓導，精於《易》，著《周易外傳》數十卷以授孫

子藩，藩明其說以費、孟、焦、京之旨而微有異同。以爲《易》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輔嗣以後，程、朱、蘇、楊之屬泥人蔽天，故其象不明。象不明，故其變難周；變難周，故其辭無據；辭無據，故不可得占也。其法以卦爻象周天，周天三百六十，乾策二百一十有六，坤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當期之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當閏之日，閏歲之日餘二十四，赤黃道相去之數，盈縮遲疾之差，《易》之所積也。先天六十四卦之序有位，能按圖而述之；後天六十四卦之序無位，不能測其分至啓閉，故難述耳。後天八卦獨於兌言正秋，乾、兌兩卦先、後天皆相次，陰陽之始終、剛柔之分際也。今正立兌當秋分，則乾、坤居戌末，坎、離居辰中，是

以魁步奎婁而履始，杓攜龍角而發春，四正既齊，推移靡忒。然後乾、坤、屯、隨、臨、无妄、革七卦之「元亨利貞」，蠱、升二卦之「元亨」可得而言；履、謙、復、恒、損、益、困、井、巽九卦之蘊可得而測；先甲後甲、先庚後庚、巳日乃革之旨，十年、三年、八月、七日、三日之數，左腹、左股、右肱之方，可得而辨。大都以日星爲紀，以月爲量，并六十四卦以爲天數，去四卦以爲日數，去八卦以爲月數，而損益盈虛變化在其中矣。非通《周髀算經》、《靈憲天體》，不能善解其義。」

方氏學漸《易蠱》

十卷。

未見。

史孟麟表墓曰：「桐城方先生諱學漸，字達卿，本庵其別字。學者以其學宗性善，謚曰明善先生。以子大鎮貴，累贈大理寺少卿。」

張氏元蒙《讀易纂》

五卷。

未見。

黃虞稷曰：「元蒙字叔正。萬曆壬午自序。」

程氏元初《周易韻叶》

二卷。

未見。

繆泳曰：「新安程元初，字全之。精韻

學，撰《周易韻叶》二卷。又作《季周書》，萬曆癸卯自序。」

楊氏上顯《周易存言》

八卷。

未見。

黃虞稷曰：「士顯字用晦，奉先人。萬曆二十八年自序。」

王氏鑄《易解》

佚。

《閩書》：「鑄，萬曆中晉江諸生也。所解有《論語》、《易》、《詩》三書，皆六七易稿乃定。」

程氏嗣光《易經發微》

六卷。

未見。

章氏潢《周易象義》

十卷。

存。

潢自序曰：「孔子生生之語，《易》奚自而生哉？陰陽是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象若不足以盡之矣。然《易》也，道也，神也，一也，不可得而見也。惟神明於衷者，真見形上形下，道氣渾融，則知象即陰陽不測、生生不窮之《易》矣。何爲象？一奇與一耦也。一者，

奇也，陽之象也；--者，耦也，陰之象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象此者也。是故盈天地間，莫非陰陽之翕闢，莫非陰陽之變化。伏羲俯仰遠近，通神明，類物情，見陰陽有奇耦之數，故畫一以象陽，畫--以象陰，奇耦各三畫，名之曰乾、坤。乾，陽物；坤，陰物。象其物宜，此其概也。乾、坤各三索而成六子，名之曰坎、艮、震、巽、離、兌，所謂『八卦成列，象在其中』是也。又於八卦錯綜而重之，爲六十四卦焉。然《周易》則有反對次第，其對者八，如乾與坤、頤與大過、坎與離、中孚與小過，其餘屯蒙、既未濟，則皆相反而成也。合之爲三十六，析之《上》《下》經各取十八卦，《易》之書備是矣。孰非天地陰陽自然之象乎？故因象異名，名以象而定；因名異義，義以象而顯也。

蓋《易》雖無文辭，而六十四卦卦象各殊，三百八十四爻爻象各別，郁郁乎天下之至文矣！文王總一卦而繫之彖，周公分六爻而繫之辭，孔子《彖傳》所以釋彖辭也，《象傳》所以釋爻辭也，《繫辭》、《文言》、《說卦》諸篇所以統論卦爻之旨也。可見伏羲六十四卦之畫，畫以象也；文、周、孔子之辭，辭以象也。象雖至隱至蹟、至雜至動，其變化不齊，而元亨利貞、吉凶悔吝、厲无咎，占亦不一，要亦因其象之變而異其占耳。故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又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信乎三百八十四爻莫非一奇一耦之變化，而耦又奇之變也。聖人懼其義有難明，間又取諸物以象之，其所爲類物情、象物宜，亦皆卦畫原有此象，非聖人故爲此以發其義也。

是故文王於各卦舉牝馬、牝牛、豚魚、飛鳥之類以見其例，周公於各爻舉六龍飛躍、履霜堅冰之類以極其蹟，孔子又於文、周辭外設『天行健』、『地勢坤』之類以廣其義。且曰：『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雖辭之吉凶悔吝，亦孰非象乎？其設象繫辭或不同，孰非發明伏羲所畫之卦辭乎？然則由孔子之《彖傳》、《象傳》以求文、周、由文、周之卦辭、爻辭以求伏羲，而《易》象其庶幾矣。噫！非求之義、文、周、孔也，吾心固有未畫之象、無言之辭，即所謂《易》與道、與神之謂也。以此洗心密藏，得其所謂生生不測焉，則居觀動變無一非變，無往非占，而天地之法象無一非教，吾亦無往非法天之學矣。」

張雲章曰：「潢字本清，南昌人。嘗主白鹿書院，學者稱斗津先生。以薦授順天府儒學訓導。其書亦主言象，視熊南沙、來瞿唐立說較近理。」

劉氏子立《易經新義》

未見。

李延是曰：「子立字以中，高安人。與鄒東谷、鄧潛谷論學，里人稱曰劉夫子。以歲貢廷試，卒於京。」

張氏從微《易批補註》

未見。

錢德震曰：「華亭諸生。」

經義考卷五十八終

門人桐城錢旆覆校

經義考卷五十九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易五十八

姚氏舜牧《易經疑問》

十二卷。

存。

舜牧自序曰：「孔子學《易》，韋編嘗三絕矣，以是終日言而不置。後人因別爲《彖》爲《象》，繫各卦爻下，又分其餘爲《上》《下》繫傳，伏羲、文、周之旨斯真闡

無餘蘊哉。後世學《易》者具有發明注疏，然惟程《傳》、《本義》盛傳至今。顧二子之書間有異同，而後來訓解者或多拘泥於其辭，曰：『《易》不可爲典要也。』嗟乎！獨不曰『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乎？且孔子論《易》，嘗曰：『六爻之動，惟其時物。』又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是知卦與爻之辭，其大旨必相符合無疑者，何後來者之紛紛哉？且孔子於卦、爻辭發出一『時』字，《繫傳》又拈出一『幾』字，意在前民之用也。故於諸卦下曰時義、曰時用，不一而足。而用九、用六特發於乾、坤二卦，其用昭如矣。後人誤解變柔變剛，大戾二聖之旨。且『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後人妄於『吉』字下填入一『凶』字，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變化云爲，吉事有祥，曾

聞凶之先見乎？幾善惡之說，蓋發之宋儒爾。周公所謂『君子幾』，孔子所謂『可與幾』，其旨似不如是。《書》曰『惟時惟幾』，又曰『惟幾惟康』，吉之先見，茲可證矣。誤解一幾，又誤解二用，《易》道不幾於晦蝕哉！余小子無知，蓄疑思問二十年，今復裁訂，求正於海內君子。倘謂牧今所問，或言之幾於《易》，俾藏諸名山，竊附諸儒訓詁之末，則皓首窮經之幸也，而非所敢望也。萬曆庚戌閏月。」

高佑鉅曰：「姚舜牧，字虞佐，號承庵，烏程人。萬曆癸酉舉人，新興知縣。以子祚端貴，封四川道御史。」

顏氏素《易研》

六卷。

存。

曹溶曰：「顏素，字質卿，懷寧人。萬曆甲戌進士。《易研》六卷，朱之蕃序之。」

范氏守己《周易會通》

十三卷。

未見。

黃虞稷曰：「守己字岫雲，洧川人。萬曆甲戌進士，歷官陝西布政司參議。」

唐氏伯元《易注》

未見。

范路曰：「伯元字仁卿，廣東澄海人。萬曆甲戌進士，官吏部文選郎。有《易注》、《禮編》。」

曾氏朝節《易測》

十卷。

存。

朝節自序曰：「孔子聰明睿知，聖人也。好古敏求，四十而不惑，晚年學《易》，說者以爲韋編三絕，其難如此。以節之愚，學之遲暮，其不能解，何怪乎？於是取漢魏注疏、伊川之《傳》、文公之《本義》，既又得慈湖先生之《傳》相參伍，有當於心。已而疑慮融釋，明夫聖學不外乎一中之傳，以此玩《易》，遂相契合。就蠡測之所及反覆紬繹，以筆於紙，用備朝夕之觀覽，就有道以是正焉。」

張雲章曰：「植齋曾公，衡州臨武人。萬曆丁丑第三人及第，仕至禮部尚書。其

爲學出入於薛、胡、陳、王之間，蓋主調停之說者。其治《易》亦然，觀自序略可見矣。馮祭酒夢禎、馮尚書琦皆有序，公同年進士也。」

鄒氏元標《易穀通》

一卷。

存。

陸元輔曰：「吉水鄒南皋先生，諱元標，字爾瞻。萬曆丁丑進士，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

沈氏瑞臨《易義》

十卷。

未見。

《浙江新志》：「沈瑞臨，字夢錫，仁和人。萬曆丁丑進士，歷官四川按察司僉事，備兵川東。歸田講學，鄉黨稱曰約庵先生。」

徐氏^{三重}《庸齋易義》

一卷。

存。

高層雲曰：「公諱三重，字伯同，青浦人。萬曆丁丑進士，官刑部主事。研精理學，以晦庵爲的，自稱崇晦老人。」

蘇氏^濬《周易冥冥篇》

四卷。

存。

濬自序曰：「余少而學《易》，今皤然白首矣。時而蒐羅，綜及百家；時而鑽研，穆焉以思。九天九淵，莫知其倪。然後知《易》之冥冥也。入粵西以來，案牘甚稀，每詰朝，焚香一炷，讀韋編數帙。偶有所觸，援筆而書，未幾輒復削去，又復書，又復削去，又復書，如是者再且三焉。亡何，而橐中之牘滿矣。一日，讀『生生之謂易』，不覺廢書嘆曰：『嗟夫！孰知冥冥者之爲生生哉？』然余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生，則終於冥冥而已。」

陸元輔曰：「晉江蘇紫溪先生，諱濬。萬曆丁丑進士，官廣西布政司參政。」

《易經兒說》

四卷。

存。

《韋編微言》

一卷。

未見。

王氏豫《周易翼》

未見。

《烏程縣志》：「王豫，字介夫。萬曆丁丑進士，官至福建按察司僉事。免歸，講學桐川，方演艮卦而逝。」

沈氏孚聞《周易日抄》

十一卷。

存。

繆泳曰：「沈孚聞，字貞孺，號翼亭，吳江人。萬曆丁丑進士。」

屠氏隆《讀易便解》

四卷。

存。

錢謙益曰：「隆字長卿，鄞縣人。萬曆丁丑進士，除潁上知縣，調青浦，陞禮部主客主事，歷儀制郎中。」

隆自序曰：「予自束髮受《易》，苦其難解，至以《易》博一第，而猶憤憤不得其解。然則《易》終不可解乎？考亭氏解其可解，不盡解其不可解。予按《本義》條解之，可解者仍《本義》之舊，不可解者，暢以己見，而大義了然，俾來學讀之

便解云。」

楊氏啓新《易林疑說》^①

二卷。

存。

黃鳳翔曰：「同里楊穉實著《易林疑說》，采摭詳而考訂覈。如謂九疇子目脗合《河圖》，則取諸胡方平；謂《洛書》可以叙疇，亦可以畫卦，則取諸陳器之，皆非創己見爲臆說者。至於橫圖圓圖、逆數順數，與夫五行之推遷生尅、縱橫錯綜、左右逢源，尤超然言銓象數之表。」

查慎行曰：「楊啓新，字穉實，^②晉江人。萬曆己卯舉人，官左州知州。」

李氏登《易知齋易說》

一卷。

未見。

陸元輔曰：「登，景陵人。萬曆庚辰進士。」

鍾氏化民《讀易鈔》

十四卷。

^①「楊氏啓新《易林疑說》，本書卷六十一有楊氏瞿峽《易林疑說》，所引黃鳳翔語基本相同，《補正》引丁杰語，云前後當有一誤。據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七十七（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穉實係楊啓新子瞿峽字，則此條下黃鳳翔語係誤收。

^②「穉實」，據《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七十七，當作「日燦」。

存。

徐剛振曰：「化民，仁和人。萬曆庚辰進士，累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
袁年曰：「侍御鍾公《讀易鈔》壹宗程、朱《傳》、《義》，而於諸家之說摘而錄之，簡約精核，洵學者之指南也。」

孟氏化鯉《讀易寤言》

未見。

陸元輔曰：「化鯉字叔龍，河南新安人。萬曆庚辰進士，歷文選司郎中。其《易》說大都以心體立說，未免與程、朱訓異。學者稱雲浦先生。」

李氏廷機《易經纂注》

四卷。

存。

陸元輔曰：「廷機字爾張，晉江人。萬曆癸未第二人及第，官至大學士，謚文節。」

《易答問》

四卷。

存。

曹溶曰：「李廷機《易答問》四卷，四明沈一貫序之。」

鄒氏德溥《易會》

八卷。

存。

德溥自序曰：「《易》者，象也。八卦以象告固矣，彖、爻之辭亦所謂觀象而繫之者。辭以象生，必按象而後可繹其辭，不察象而以臆說者漫也。象也者，聖人之所立焉，以盡意者也。道有不可言述，或言而不克盡者，夫故寓諸象。彖、爻之辭，非必盡卦之旨也，象之所含，固不可以辭盡也；《傳》之辭，非必盡彖、爻之旨也，彖、爻之所蘊，固不可以《傳》盡也。參而玩之，則得矣。夫《易》非四聖之《易》，霄壤自然之易也；又非霄壤之易，而心之易也。故諸家以其鑽研之所及，

各有會焉，非會夫聖人之心，會於己心也。余駢淺，不足以窺《易》，姑就心所會者而述之。」

陸元輔曰：「四山鄒先生德溥，安福人。萬曆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司經局洗馬。」

錢氏一本《像象管見》

七卷。

存。

一本自序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舍是無可言《易》矣。萬曆癸未，筮仕廬陵。於是塘南王先生輯《衛道編》以辨異闢邪，蒙山陳先生著《就正稿》以發明《易》道，二先生語本曰：「子盍進而讀《易》？」遂手《易》而讀之，出入必於是，寢食必於是。積之二十年，象則茫然而矧於

像，然而半生之精力在此矣。龜山先生云：「自漢魏以來，以《易》名家者殆數千百人。觀其用力之勤，自謂能窺天人之奧，著爲成書，足以師世。然其書具在，不爲士大夫譏評訕笑，用覆醬瓿者，無幾矣。」本曷不量，而又踵是。蓋庶幾就正於有道君子之前，而醬瓿亦効一覆之用也。」

《啓新齋易象鈔》、《續鈔》

共六卷。

存。

一本自序曰：「萬曆丙戌，余復任螺川，受教王、陳兩先生，始知讀《易》。積之幾二十年，不忍投之水火，名曰《像象管見》。至於今又幾十年，筆既禿，手亦顫矣。因友人相勉，隨讀隨抄，積與前等，

復不忍棄去，名曰《像抄》。^①孫盛有言：『《易》之爲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此亦足以箴余之失焉。」

《四聖一心錄》

四卷。

存。

陸元輔曰：「錢一本，字國端，一字啓新，武進人。萬曆癸未進士，由廬陵知縣擢福建道御史，巡按廣西，建言爲民。天啓初，贈太僕寺少卿。」

張雲章曰：「公以建言落職，歸而談道著書，與光祿顧端文公分東林講席。初宰

① 「像抄」，四庫本作「象鈔」。

廬陵，即潛心《易》學，積二十餘年，成《象像管見》一書，晚年復著《象抄》，皆自爲序，鄒忠介公元標亦序之。」

姜氏應麟《周易容光》、《易會》

俱未見。

陸元輔曰：「慈谿姜公應麟，字泰符，號松槃。萬曆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十四年，加封鄭貴妃爲皇貴妃，公上《正名定分別嫌明疑疏》，上怒，謫廣昌典史，量移知餘干縣。光宗立，起太僕寺少卿，贈太常卿。」

徐氏常吉《易解》

未見。

黃虞稷曰：「常吉號傲弦，武進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浙江按察司僉事。」

饒氏伸《周易彙解》

未見。

陸元輔曰：「伸，進賢人。萬曆癸未進士，官吏部主事。」

潘氏士藻《洗心齋讀易述》

十七卷。

存。

陸元輔曰：「士藻號雪松，婺源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尚寶司少卿。」

焦竑序曰：「聖人洗心退藏于密，而吉凶與民同患者，莫辨於《易》。故處而修身，

出而經世，率由此出，而退藏者其體也。但動之變者，百姓可與能；而靜之微者，賢智未易知。聖人於是立象倚數，探賾索隱，而寓之於書，使人拂有以取無，立於陰陽之先。而陰陽之用，動乃不窮，措諸事業，施諸天下國家，豈虛也哉？蓋《易》周萬變，而卦止六十有四；卦六十有四，而用止九六。藉令陽爲九用，而不能用九則亢；陰爲六用，而不能用六則戰。《參同契》云：「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非占之微言，道家者流猶得而聞之故耶？余友潘去華崙心孔孟之學，晚獨研精於《易》，仰思有得，時時私草其事緒正之。每就一章，未嘗不津津有味其言也。已而歎曰：『《易》如鴻鵠然。一人射之，不若合衆力射之，猶有中也。』乃盡取諸家說究之，博攷前聞，精思其義，

而加折衷焉。大抵主理莫備於房審權，主象莫備於李鼎祚，去華裒而擇之，補不足，表未明，以指南來學，可不謂勤乎！去華談《易》不去口，求其書輒拒而不出，蓋其意方進而未止也。不幸被疾而歿，顧其所就者，已可傳矣。子師魯輩不以自私，梓而公諸同好。有能由諸象數契其根源，出入以度外內而不懼者，斯其爲己《易》也夫！萬曆丙午冬日。」

岳氏元聲《潛初子易說》

三卷。

存。

俞汝言曰：「石帆先生諱元聲，初姓樂，後乃更焉。仕至兵部右侍郎。自號潛初子。」

按：石帆先生談《易》，一曰《觀易圖記》，二曰《觀象微言》，三曰《探策初籌》，四曰《探策通》，五曰《學易數贊》，六曰《壁記私譚》，七曰《環中指掌圖訣》，八曰《玩易扈譚》，九曰《問易采風述》，十曰《知止方言》，十一曰《參疑》，十二曰《研幾私乘》，十三曰《譚易》。

徐氏即登《易說》

九卷。

未見。

陸元輔曰：「即登號匡岳，豐城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河南按察使。」

顧氏允成《易圖說億言》^①

四卷。

存。

嚴繩孫曰：「先生字季時，涇陽先生之弟。萬曆癸未中會試，丙戌賜同進士出身，坐救海忠介瑞削籍，尋以薦為南康教授，遷禮部主事，又以言事謫光州判官。從其兄講學東林書院，每以狂狷自許。叔時進之以中行，對曰：『世之中行，夫子之鄉愿也。』所著《易圖說億言》四卷，諸經亦皆有之，未刊行。」

① 此條前，原空缺四行，今刪。

許氏子偉《廣易通》

二卷。

未見。

曹溶曰：「瓊山人，字甸南。萬曆丙戌進士，官戶科左給事中，以言事謫。」

鄒氏德泳《湛源子三讀易》

一卷。

未見。

《易林說疑》

二卷。

未見。

曹溶曰：「德泳，江西安福人。萬曆丙戌進士。」

羅氏大紘《周易古本》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大紘字匡湖，吉水人。萬曆丙戌進士，官禮科給事中，以建言謫潮陽典史。」

袁氏黃《周易補傳》

四卷。

《河圖洛書解》

一卷。

俱未見。

俞汝言曰：「嘉善了凡袁先生，萬曆丙戌進士，知寶坻縣，陞職方主事，被劾回。所著《易補傳》、《圖書解》，里中罕有傳者，而《功過格》、《祈嗣真銓》盛行於世，不可解也。」

萬氏純忠《周易箋疏》

未見。

《南陽府志》：「萬純忠，鄧州人。萬曆戊子舉人。」

經義考卷五十九終

門人高安陳守創覆校

經義考卷六十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易五十九

焦氏竑《易筌》

六卷。

存。

竑自序曰：「聖人之微言備載於《易》，所謂窮理盡性至命之書也。儒者習而弗察，矜激於名義，沒溺於訓詁，而失之遠矣。二氏因駕其說，而與儒角，不知皆儒

學之固然也。善乎李觀之言：『無思無爲之義晦而心法勝，積善積惡之誠泯而因果生。』譬諸饑渴之飲食不可一日無，二氏乘其饑渴而鼓行之，焉往而不利？余竊悲之，晚而學《易》，戛戛乎難入也。時與同志者講焉，研味久之，知褻躬涉世，窮深入微，理無弗具，而異學之果無以爲矣。會同學者漸以散去，所聞恐至於遺忘，輒命兒子籍記之，爲就正之地。嗟乎！是編出，學者知二氏所長乃《易》之所有，而離類絕倫不可爲家國者，則《易》之所無也。彼攻乎異端者，其病可少瘳矣乎！」

陸元輔曰：「焦竑，字弱侯，別字澹園，學者稱爲澹園先生。萬曆己丑賜進士第一，除翰林院修撰，尋遷東宮講讀官，謫福寧州知州。」

高氏攀龍《大易易簡說》

三卷。

存。

俞汝言曰：「公諱攀龍，字雲從，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歷官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

攀龍自序曰：「夫《易》豈難知者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吾於其中具形而爲一物。天地之大，未嘗不備於我，靜而成象，動而成占。成象者退藏焉而爲密，成占者神明焉而爲德。吉凶悔吝，如日月彰彰焉，而冥行者不知也。聖人惻然患之，莫能致力，則以《易》示之，又詔之曰占，故曰：『《易》者，卜筮之謂也。』卜筮者，占之謂也。』靜而不密，則不占；動而

不德，則不占。至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之以蓍，則卜筮之一事云爾。謂蓍不足以盡占，可；謂占不足以盡《易》，不可。雖然，不見《易》而能占者鮮矣。則謂蓍爲占也亦宜，於何見《易》？曰：『其知易知，其能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於是作《易簡說》。夫五經注於後儒，《易》注於夫子，說《易》者明夫子之言，而明《易》矣。」

《周易孔義》

一卷。

存。

攀龍自序曰：「《周易孔義》者何？孔子之義也。人每言《易》最難讀，余謂不然，見《易》難耳。見《易》則見道，道豈易見

哉？若讀之而已，六經惟《易》易讀。何者？經非注則無門入，注非經，則從門入者注也，非經也。惟《易》注自夫子，故即注即經，非夫子而吾烏知《易》之所語何語哉？學《易》者當以夫子之注學，字繹而句味之，經不難讀也。然而經者《易》也，《易》非經也，存乎其人。夫子固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此者何也？見《易》之謂也。《易》以孔義明，孔義又以《易》明。以目前事故不易見，然以目前事故初非難見也。」

郝氏敬《周易正解》

二十卷。

存。

《易領》

四卷。

存。

敬自序曰：「八卦以序相循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易》之序者，造化變通，往來理數之自然。羲皇始作，文王演之，範圍曲成，精意全注於此。《連山》、《歸藏》亦各有序，而其義未備，故文更演。非序則三《易》混同，先後雜越，無不可矣，豈作者之意歟？特其象義圓妙，無所不貫，夫子作《傳》，循循易簡，提挈其大較，引伸而曲暢之，存乎其人。後儒反疑《序卦傳》爲淺率，朱子作《本義》遂略之，博士家因廢而不講，若是則《易》道凌亂，無復條理矣。豈其然乎？余解

《易》，於彖、爻前冠以《序卦傳》，略加敷衍，如著衣者挈其領而前後檐如，命之曰《易領》。」

《問易補》

七卷。

存。

敬自序曰：「余幼授《毛詩》，疑朱《傳》淺率；與同學受《易》者聽說《易》，其淺率尤甚於《詩》；聽說《春秋》，其穿鑿又甚於《詩》、《易》也。竊怪先輩稱師儒明經道古，如斯而已乎？顧國家功令相承，可若何而浮湛一第，私心耻之。比釋褐，又不得與讀中秘書，供文學校理之役，而鬱鬱簿領，經義荒閣，於心終不忘。癸巳調永嘉，邂逅學博鮑士龍氏。渠嘗受

《易》於先輩，就而問焉，爲余說乾、說咸、說艮，總之老生常談耳。別後十餘年，風塵奔走，明師良友不復可逢，而五十之年忽焉將至。乃抽簪下帷，求自得師，首解《詩》，次解《春秋》，最後《易》。《易》，吾見其難爲，怵然遲之，久而復削草，浹旬而後乾事竣，再浹旬而後坤事竣，乾、坤辦而他卦離披矣。《管子》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亶其然乎！比殺青，同學取觀，無一人一辭助我者。余甥曰：「文宰氏以諸生學《易》。」取余《易解》，字比而句櫛，摘疑義若干條，請益屬余。諒闇廢業久之，溫故補其闕略，非必洪鐘大叩、小叩一一鳴合，然心誠求之，不中不遠。義、文始作，於今幾千載，傳注千家雖未徧覽，而錚錚者六七家已嘗染指。莊生謂千載而下，

知其解者旦暮遇之矣。窮經難，窮《易》尤難哉！」

《學易枝言》

二卷。

存。

敬自序曰：「余於《易》有《解》、有《問》、有《談》、有《領》，晚更三思，得一則舐筆書記，久之狼藉巾笥。道士章憨取以編入，別爲《學易枝言》。經曰：『中心疑者其辭枝。』余學未忘疑，道其實而已矣。先儒云『煩則枝』，何晏謂管輅說《易》要言不煩，一面而盡二難之美，故經曰『吉人之辭寡』，老聃亦云『多言數窮』。夫夫是也，我過矣，書以志余過。」

陸元輔曰：「敬，字仲輿，號楚望，京山

人。萬曆己丑進士，官戶科給事中，謫宜興縣丞，移知江陰縣。」

張氏納陛《學易飲河》

八卷。

存。

錢一本序曰：「昔有爲飲河之喻者，謂河無盡，而飲之者其量有盡，如鼷滿腹，所飲幾何？亦猶之河伯望洋之見也。若以券之《易》，《易》，河源也，蓋人人心，莫不具有全河之量焉，有不待渴而甘飲焉者。以夫子之聖，何過可言？且願有數年之假，五十之學，然又僅謂『可以無大過』，《易》顧可以勿學乎？大過，大者過也，必先於大者無過，而後可以覬望小者耳。予友張以登起家名進士，任儀曹，

值並封議起，偕于、薛、顧、陳、賈諸公抗疏回天，時號六君子，奚啻泰二用馮河之勇！一人錮籍，遂數十餘年，而心精無一少滲，舉涓滴之流悉滙爲天漢之章。其《飲河》所述，蓋用馮河之全力出之，匪第自飲，亦以飲人，可謂窮其源者已。」

陸元輔曰：「張納陛，字以登，宜興人。萬曆己丑進士。」

方氏大鎮《易意》

四卷。

未見。

錢士升作墓碑曰：「公諱大鎮，字君靜，號魯岳，桐城人。萬曆己丑進士，除大名府推官，入爲江西道御史，由大理丞晉本寺少卿。璫禍作，具疏乞休，陞南京光祿

寺卿。未仕時，方毀首善書院，公筮得『同人于野』，遂引疾歸，自號野同翁。性至孝，居父喪盡禮，及禫而卒，鄉人謚曰文孝先生。所著有《易意》、《詩意》、《禮說》諸書。」

陳氏幼學《周易管闕》

佚。

嚴繩孫曰：「公字志行，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至太常卿。癸丑冬，錢先生啓新談《易》東林，公善其說，遂歸撰《周易管闕》以相質。曰：『吾雖八十老人，誠樂此不知疲也。』竟以此成疾，卒時猶未成書。」

王氏述古《易筌》

未見。

黃虞稷曰：「述古字信甫，號鍾嵩，禹州人。萬曆己丑進士，官常州知府，遷山西按察副使，進布政。」

吳氏炯《周易繹旨》或作「易旨質疑」。

八卷。

存。

李廷機序曰：「仲尼之於《易》也，韋編三絕，而後有十翼，以闡伏羲、文王、周公三聖人之旨。歐陽公乃以《繫辭》非夫子所作，韓魏公不以爲然，終身不與歐陽公談《易》。夫《彖》、《象》以疏卦、爻，《文言》、

《繫辭》又以發揮《彖》、《象》之所未盡，而歸之羽翼三聖。自漢以後，諸儒注疏又其羽翼爾。華亭懷野吳君以所著《繹旨》一編視余，余受而讀之，卦、爻、《彖》、《象》彙而不析，連而不問，無深求，無費辭，第就聖人語稍加訓繹，而大旨了然如指諸掌。朱晦翁教人觀書，到通融後都不見注解，但見正經有幾個字。若是編者，殆庶幾焉。而余又以爲《易》理惟是消息盈虛，在仲尼爲仕止久速，故其繫《彖》每嘆時義也大，而孟子稱之曰聖之時。至於既老，猶欲假數年之學，以無大過。夫士大夫不明《易》理，潛、見、躍、亢違其時，進退存亡失其正，過斯大矣。篇中如曰：「豐亨豫大，君子畏之。」曰：「進退相倚，成敗相伏。」曰：「死生旦暮，如浮雲之適往適來，何與我事？」此語出自

達識，必能用《易》者，豈獨能繹《易》之旨已哉？」

董其昌跋曰：「向子讀《易》，至損、益二卦，嘆曰：『吾已知貴不如賤，富不如貧，超然霞舉，志在五岳。』彼所用者，老子之《易》爾，非文、周、孔子之《易》也。孔子贊《易》，於《乾》之『潛龍』以爲得聖人之德。他日見老子，其尊之也似師，與稱之也曰猶龍。猶之者，疑之也。聖人之進退存亡，期於不失其正而已。知益而不知損者，危機也；知益之爲損而去之，知損之爲益而居之者，盜機也。夫乾，純乎陽者也，有機焉而陰氣不盡，故疑於龍。向子所用之《易》如此。予友吳晉明，蓋跡於損者。十九在家，十九在官，歸奉太夫人養，著書談道，有終焉之志。予觀其忠孝大節，恬淡矯修，灼然有用於世，非

徒虛曠自喜而詭於正者，可謂深於用《易》矣。向子云乎哉？」

陳九疇曰：「今之談《易》者爭言象矣，不合則多方以求之，而《易》始漓。夫卦有理，理有象，順理求象則自然昭合，執卦求象則牽合難通。《乾》潛、見、飛、躍稱龍，而《說卦》曰：『乾爲馬，震爲龍。』象胡可執也！《同人》之初曰門，《節》之二曰門，爻之象亦豈定法乎？隨時度理，象自合矣。茲繹也，以卦之二義立《大象》，以位分《小象》，如升階一級進一步，如車轂轉而軸不轉，一洗變、互、比、應之說，而《易》旨躍如。故曰：吳子之《易》，解粘釋縛之書也。脫二千餘年之牽纏，撥雲霧而大明之，是之謂懸解。」

炯自序曰：「粵自伏羲畫卦，文王衍辭，周公益以六爻，孔子贊以十翼，《易》更四

聖而道始□□□□□□□□□□□□□□□□^①

惟昔歲在甲子，予甫成童，以占筮見《易》之辭，迄垂髫讀宋儒理學諸書，見《易》之蘊。竊謂《易》道廣大，無所不包，而淺見薄識茫然不得其畔岸者，凡歷五甲。姑去箋注，直探文王、周公之辭，以辭合象，以象合先天之畫，似有見其一斑者，敢據己見，以與文王、周公發揮其微義。余不敢知經世之大用，直就辭衍義，以爲神道設教之小助云耳。乃若孔子之《傳》本以釋經，而王輔嗣分列各爻，使經意不貫串。予倣乾卦例，以《傳》列於各卦經辭之後，卦如統領，六爻如貫珠，而《傳》如宮商之相應，亦以復古本之繙閱。甫就，搦管題其梗概。萬曆甲辰秋八月觀潮之夕也。」

陸元輔曰：「炯字晉明，華亭人。萬曆己

丑進士，南京太僕寺卿。」

笄氏繼良《鵝湖讀易編》

十二卷。

未見。

高佑鉅曰：「繼良字我箴，丹徒人。萬曆辛卯舉人，初署寧國教諭，遷知鉛山縣。講《易》鵝湖，著書十二卷。官至山西按察僉事。」

萬氏尚烈《易贊測》、《易大象測》

各一卷。

①

「□□□□□□□□□□□□□□□□」，蒼要本作「明易之爲書夫豈易言者哉」。

存。

尚烈自序曰：「不佞結髮從里中章布衣先生游，聞先生論《易》曰：『不知《易》，不可以爲學。』不佞因取《易》讀之，沉潛反覆者廿餘年，乃信《易》之爲書雖成於三聖，而實統於孔子之贊。誠於孔子之贊不背而馳，則周公、文王、伏羲之意可邇而得矣。每有所聞，便即劄記，日積月累，不覺成帙，因名之曰《易贊測》，蓋謂測孔子之贊《周易》者也。故於彖辭、爻辭不苦爲講說，非故略之，正以求彖辭於《彖傳》，求爻辭於《爻傳》，《彖傳》、《爻傳》明，而彖辭、爻辭之旨其盡是乎。至於六十四《大象》，原與卦爻之辭不相發明，故又別爲一簡，亦名之曰《周易大象測》。又有《讀易》，附於其末。大約管蠡之見，有觸而存，而二《測》之旨，其裏

言云。」

陸元輔曰：「尚烈，新建人。萬曆辛卯舉鄉試，初署建昌教諭，陞高州府推官，歷濟寧知州，再補昌平知州，轉邵武府同知。學於布衣章潢。」

徐氏曰仁《周易翼注》

未見。

黃虞稷曰：「永豐人。萬曆辛卯舉人。」

吳氏默《易說》

六卷。

存。

默自序曰：「《易》不云乎：『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此詮《易》

之宗旨也。今寓內以明經爲功令，乃士之挾策者，往往格於章句之陋，守其師說，以爲《易》盡在是也。試叩之程《傳》，茫如捕風，又況乎《大全》諸家乎？予往者輯群書而衷之以程、朱《傳》、《義》，隨復散佚，今彙而成是編。希夷有言：「善學《易》者，當以羲皇心地馳騁，無於周、孔注脚下盤旋。」旨哉言也！予亦何敢以言《易》自任，聊以俟夫引伸觸類者，則又何言非《易》也耶？」

陸元輔曰：「默字因之，吳縣人。萬曆壬辰進士，太僕寺卿。」

姚氏文蔚《周易旁注會通》

十四卷。
存。

黃虞稷曰：「文蔚字養谷，錢塘人。萬曆壬辰進士，仕至南京太僕寺少卿。」

李氏本固《古易彙編意辭集》

十七卷。

存。

李維禎序略曰：「治《易》者有章句，有傳，有注，有集注，有義疏，有論說，有類例，有譜，有考，有數，有圖，有音，有擬，號爲繁蔓。清源李維寧統彙編輯，其大綱三：曰《意辭》，曰《象數》，曰《變占》。而《意辭》之目八，曰《古易》，曰《辭會》，曰《明意》，曰《釋名》，曰《詳易》，曰《玩辭》，曰《誤異》，曰《易派》，《象數》之目八，曰《圖書象》，曰《圖書數》，曰《總論》，曰《畫象》，曰《三易》，曰《廣象》，曰《觀

象》，曰《衍數》；《變占》之目十，曰《著變》，曰《之變》，曰《反對》，曰《變例》，曰《小成》，曰《觀變》，曰《不下》，曰《玩占》，曰《卜筮》，曰《斷法》。廣大悉備矣。」

高出序略曰：「《易》道之暢，莫今日若。以予耳目所及，若焦先生之《易筌》，意象兼舉，超超玄著。又有黔南來氏之《易》，淄川高氏之《易》，咸自名家。而李維寧氏《辭會》一書，包總古今，始無餘蘊。所采輯漢唐諸家頗衆，其論象甚備。而覈其序，前卦、爻而後《彖》、《象》，其體先之以《意辭》，而《象數》繼之，《變占》繼之，雜論敘述繼之。秩秩乎有則，確乎有據。」

余叔純曰：「自費長翁以《彖》《象傳》釋經，總附卦爻之後，於是康成以《彖傳》連經文，輔嗣以《彖傳》移綴彖辭之後。王

原叔、呂汲公、晁以道、李巽巖、呂東萊、朱考亭皆以分經合傳爲非古，故程子因今經作《傳》，而朱子獨因古經作《本義》。至永樂間，又抑古經以從今經，後《本義》而先程《傳》。成化間，成君矩乃始去程《傳》，獨刻《本義》，然《彖》《象傳》猶附各卦經文，仍非古也。萬曆間，楊止庵分別經、傳，爲古《易》，又內多改《彖傳》入《文言》，改《天行健》等《象傳》入《繫辭》，改《天尊地卑》等《繫辭傳》入《說卦》，亦非古也。近李維寧分別經、傳，爲古《易》，而內止改《居室》七條、《祐助》一條、《何思》十一條入《文言》，既無分裂之虞，亦無差訛之患，古《易》於是乎復矣。」

陸元輔曰：「本固字維寧，臨清州人。萬曆壬辰進士，官至太僕少卿。」

楊氏廷筠《易顯》

六卷。

存。

《易總》

一卷。

未見。

孫枝芳曰：「淇園先生《周易顯義》不主一家，亦不拘拘於卜筮。所著有《易微》、《易總》、《易顯》，皆以己意解《易》，不以訓詁舊聞解《易》。余嘗謂《易》經宋儒表章，程、朱等傳，翼經者也，《顯義》一書，翼傳者也，玩之可識盈虛消息之理矣。」

陸元輔曰：「廷筠字淇園，仁和人。萬曆

壬辰進士，仕至順天府丞。」

劉氏一焜《周易略義》

一卷。

未見。

祁承燦曰：「乾、坤至比凡八卦。」

高佑鉅曰：「一焜，南昌人。萬曆壬辰進士。」

湯氏賓尹《易經翼注》

四卷。

存。

陸元輔曰：「賓尹，宣城人。萬曆乙未賜進士第二，官至國子監祭酒。」

孫氏慎行《周易明洛義纂述》

六卷。

存。

慎行自序曰：「慎行素不敢玩《易》。戊申歲，忽若有示之圖如世局盤者，從北坎、乾、兌宮三點，從南坤、巽宮二點，若天三地二，尋卜，以爲將來於《易》當有聞矣。至癸丑，將詣部，卜《艮》之四：『艮其身，止諸躬也。』心止是《易》，便可潛通，專欲講求文王後天《周易》，兀坐述之，果一月成。卦述外復有二十餘章，仍卜，五年後可再述；又五年後，可三述。迨戊午、壬戌兩述如言，二《易》比初羸十餘章，三《易》缺十五章，十餘年來未輕示人。會丁卯春謫戍，神復指示之，卜此生

還日，刻前所述《易》。俄戍遣寧夏，未及行，召還起用。因衰病三疏請放，旨不下，得以虛閒歲月，長坐齋中，反覆玩繹。思《易》道廣大，漢唐以來承用後天者，習其數不知其義；至宋以來搜探先天者，又昧其例，并汨其辭。是用尋夫子之十翼，^①宗箕子之九疇，以一中爲握而後卦得以運行，以二五爲中而後爻有所統攝。應非彖所明言，不得旁及；用非象所專指，不得泛推。使玩《易》者因文王《大象》便見爻之變化一源，又使用《易》者得夫子《小象》更知象之貫穿萬緒。自北行南，則天尊地卑之義；生上返初，則原始要終之義。其數相錯，其象多危，所爲命《易》以包陰陽，命《周易》以別夏、商者。言各有物，物各有

① 「翼」，原作「易」，據四庫本、文津閣本、薈要本、《補正》改。

方，一爻得一爻之義，一卦明一卦之用，不至臆揣無據，牽引多門。名曰《明洛三易》，凡一十四萬餘言，章凡二百四十篇。大約得自止躬中者，初什之九，二則什之六，三則什之四，間有見聞攬者，義便不倫，蓋亦多從汰焉。念年幾毫矣，述《易》凡十八載，志慮尚清，視聽未昏秋毫，皆神賜也。」

《不語易義》

二卷。

存。

陸元輔曰：「慎行字聞斯，武進人。萬曆乙未賜進士第三，歷官禮部尚書。年四十六始受《易》，有《初易》、《二易》、《三易》、《四易》，題曰《周易明洛義》，又有《不語易義》，學者稱淇澳先生。卒贈太

子太保，謚文介。」

曹氏學佳《周易通論》

六卷。

未見。

《周易可說》

七卷。

存。

高佑鉅曰：「學佳字能始，侯官人。萬曆乙未進士。《易可說》七卷，前有《總論》八卷，^①同安蔡復一序之。」

①「卷」，據曹學佳《周易可說·總論》（明崇禎刻本），當作「篇」。《補正》：「當作『八篇』。」

史氏記事《讀易夢覺》

九卷。

未見。

高佑鉅曰：「渭南人。萬曆乙未進士。」

張氏汝霖《周易因指》

八卷。

存。

高佑鉅曰：「山陰人，字明若。萬曆乙未進士，江西布政司參議。」

張氏維樞《澹然齋易測》

十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維樞字子環，晉江人。萬曆戊戌進士，累官工部左侍郎。」

喻氏安性《易參》

五卷。

未見。

陸元輔曰：「安性字養初，嵯縣人。萬曆戊戌進士，累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薊遼軍務。」

黃氏國鼎《易經初解》

未見。

葉向高志墓曰：「公諱國鼎，字敦柱，別號九石，晉江人。萬曆戊戌進士，官右春

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著《四書質問》、《易經初解》。」

崔氏師訓《大成易旨》

二卷。

存。

曹溶曰：「師訓字弘臺，南直隸太平縣人。萬曆戊戌進士，仕至福建參政。《易旨》二卷，止說《上》《下》經，仁和黃參議汝亨爲之序。」

按：崔氏有《讀易》八條，其一曰：

「讀《易》須認典禮，故曰：『聖人觀其會通以行典禮，繫辭以斷吉凶。』則典禮所在，乃六爻吉凶從出之門，一卦之大義也。如《乾》以元爲典禮，《坤》以貞爲典禮，餘

卦利貞則皆典禮所在。貞無往不在，因時制宜謂之時義，因時致用謂之時用，各隨其時。如《屯》之時以動爲貞，《需》之時以靜爲貞，《咸》以止爲貞，《恒》以道爲貞，《旅》之貞在柔，《兌》之貞在剛，未有一卦而無典禮者。智者觀彖辭而思過半者此也。」頗能詳人之所略。

經義考卷六十終

門人德清戴振河覆校

經義考卷六十一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易六十

劉氏宗周《周易古文鈔》

三卷。

《讀易圖記》

一卷。
存。

《易衍》

未見。

宗周自述曰：「《周易》者，文王本伏羲畫卦而爲之繫彖辭，周公又繫爻辭而得名也。至夫子，乃繫《彖傳》及《大》《小象傳》，則傳體也。合之皆得稱《周易》。然三家次第本是秩然，後人混而錯之，遂令古文不傳於世。幸乾卦尚存古文之舊，今姑推其例，以及其餘，一一爲之更定，凡爲經一卷，夫子《繫辭傳》仍載後如舊。」

陸元輔曰：「山陰劉念臺先生中萬曆辛丑進士，仕至都察院左都御史。聞南京不守，不食死。」

薛氏三省《易蠡》

二卷。

存。

黃百家曰：「公字魯叔，號天谷，定海人。萬曆辛丑進士，累官南京禮部尚書。卒謚文介。」

程氏汝繼《周易宗義》

十二卷。

存。

朱之蕃序曰：「往歲辛卯，蕃偕程敬承及諸同志邂逅於天界禪林，方以《易》學應制舉，咸嘆其微詞奧旨，非一經生家言所能殫究，安得彙輯諸家講解，參酌採錄，

務得其旨趣，曲暢旁通，而覽者不苦其玄奧難窮、龐雜無統。斯亦一代之鴻裁，^①非積累歲月未可幾已。敬承氏既成進士，宰劇邑，此念未嘗少忘。比擢南曹，乃得乘其政暇，羅列諸家之說，不泥古，不執今，句櫛字比，必求其融會貫通，可安於吾心，以契諸人心之所共安，而後錄之。各標姓氏，不敢襲爲己之獨見也；參舉所長，不忍廢人之成說也。敬承氏可謂任一人以勞，貽衆人以逸，役三載之神，成千秋之業者矣。孟氏有言：『經正則無邪慝。』此書之流布於世，其所關係豈淺渺哉！」

黃虞稷曰：「汝繼字志初，婺源人。萬曆辛丑進士，官袁州府知府。」

① 「代」，原作「伐」，據四庫本、文津閣本、薈要本改。

王氏三善《周易象注》

九卷。

存。

曹溶曰：「王三善，字彭伯，永城人。萬曆辛丑進士，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死寇難，贈兵部尚書。」

魏氏濬《周易古象通》

八卷。

存。

王在晉序曰：「《易義古象通》，建溪蒼水魏公所論述也。公於《易》道有深契，合元會運世之終以觀無始，遡天地人物之始以極無終，一理渾涵，散殊萬象，萬象

歸根，統會一理，故曰：理無形也。假象以顯，聖人開物成務，見天下之蹟，以擬形容，象萬宜，故謂之象。然非自聖人始也。河出《圖》，洛出《書》，顯然以象示矣。又非自《圖》、《書》始也。太極分陰陽，陰陽分動靜，兩儀、四象、八卦漸次而生，又顯然以象示矣。一奇一偶，而天下之萬象生焉；一奇一偶之變，而天下之萬變生焉。變者，生乎象者也；通者，生乎變者也。天地間自然之易爲象，無象不可以言《易》；天地間自然變易之理爲通，無通不可以言象。聖人觀會通以行典禮，通其變以成天地之文，使民不倦。變則通，通而後能久，恒久不已，而天地萬物之情見矣。此《易古象通》所由述也。昔呂東萊氏存古《易》十二篇，紫陽氏因之。魏公之存古象也，漢、魏、晉、

唐諸家之說具在，後有作者，百世不能易矣。」

黃虞稷曰：「濬字蒼水，松谿人。萬曆甲辰進士，累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書八卷，前有《明象論》八篇。」

樊氏良樞《易疑》

一卷。

存。

《易象》

二卷。

存。

朱謀偉序曰：「說《易》者不難於得理，而難於得象；不難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

爻，而難於十翼。夫《河圖》《四象》，天文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人文也。伏羲則四象而卦之，天文昭矣；周文王彖而爻之，人文昭矣。然而微言妙理察乎天人之際，非有尼父大聖極深研幾以作十翼，其孰能通之者乎？自漢以來，說《易》者無慮百家，鄭、虞求象而不得，則爲支離荒怪之言，以炫惑學者；王輔嗣疾其誣誕，而以義理勝之。至於十翼，則一字不敢措手，豈以尼父文章高深，不可得而聞乎？夫十翼者，《大易》之門戶，大聖人三絕韋編之所得也。入其門，升其堂，而後可以入室。今舍十翼而獵等以生義，多見其不知量也。學使樊致虛先生窮六經之奧，有非唐宋諸儒所能及者，於《河》、《洛》象數尤極其精，作《易象》八卷，有圖，有贊，有說。陰陽造化之

理，天人性命之學，思入微渺，若有神助。昔尼父以十翼贊文王之所未備，今學使又以《易象》贊十翼之所欲言，千載蔀覆，一旦發明，使學《易》者由《易象》以達十翼，由十翼以通《周易》，其於聖門紹述之功，豈不大哉！不佞少而好《易》，潛心四十餘年，嘗作《易通》八卷，僅存訓詁而已，至於象數之妙，百不得一。讀學使所著，如飲上池之水，見垣一方人，五苦六辛，霍然在目矣。天啓四年歲次甲子仲春。」

良樞後序曰：「《易》之爲教也，曰通志，曰斷疑。既通矣，曷云疑？吾所謂疑，非稽疑也。義、文之義既不可窺，吾求之十翼而不得，遍求之說《易》之家，疑其誕且枝也。疑而思問，不敢謂能疑爲明也。既疑矣，又曷云通？吾所謂通，非能神

而明之也。通其變，可以成文；通其意，可以精義；通其象，而天地鬼神之奧、君民事物之蹟、五官百體之動、鳥獸草木之名、金木水火土穀之用、禮樂刑政之屬，不勝窮矣。夫《易》，開物成務之書也。吾患夫學《易》者之不通於物務也，即其象辭，引而伸之，以通於史，可以彰往，即可以知來，可以準古，亦可以酌今。庶乎存疑而得解，觀會以求通，是《易》之爲民用也。吾苟能前用之，雖以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可也。此《易疑》、《象通》之所以述也。」

《易贊》

二卷。

未見。

陳繼儒序曰：「豫章致虛樊使君精於《易》，其學傳之渠上老人。老人，君祖也，年七十猶纂《易傳義》，手觸寒暑，細書盈篋，夜則坐使君燈下授之。使君以明經得通籍，而老人學《易》至九十不少衰。使君衍而廣之，遂成一家言。所爲《易贊》，大抵義多者約之使少，理幽者張之使著，辭簡韻雋，惟京房、焦贛之衍繇，東方生、管輅之射覆，差足以當之。漢儒之《易》，率門生弟子更相學習，罕有家傳。家傳莫盛於仲翔虞氏，零陽太守光授之平輿令，輿令授鳳，鳳授歆，歆授翻，五世受《易》，爲孔融、陸續所推重。」^①翻講論於戎馬之上，而使君習經於簿書期會之間，其苦心好學同也。余遇使君於西湖，其氣靜幽而清審，非有道不能。今而後，知其發寤於《易》者深也。」

陸元輔曰：「良樞字致虛，進賢人。萬曆甲辰進士，累官廣東右布政。」

高氏捷《易學象辭二集》

十二卷。

存。

蔡復一曰：「菑川大行高君著《易學象辭二集》，以苦思入懸解，其辭則薈傳注諸家，疏擇采削，附己意以爲發明，尤潛觀於陰陽消息盈虛、進退離合之際，以變動不居爲宗，而不執於一局，非博通深詣者不能也。」

黃虞稷曰：「高捷，字中白，淄川人。萬曆甲辰進士，官至河南按察副使。」

① 「陸續」，依文意，疑當作「陸績」。

陸氏振奇《易芥》

十卷。^①

存。

《浙江新志》：「陸振奇，字庸成，錢塘人。

萬曆丙午舉人。」

葛寅亮曰：「亡友庸成《易芥》，不執象，亦不執理。」

鄭之惠曰：「陸庸成爲諸生時，著《易芥》八卷。丙午庸成舉孝廉，未及上公車，即世。庸成故工逢掖業，而所爲《易芥》，獨不爲逢掖言。」

宿氏夢鯉《易纂》

未見。

嚴繩孫曰：「夢鯉字龍吉，無錫人。萬曆丙午舉人，松陽知縣。學者稱仁寰先生。」

楊氏瞿崧《易林疑說》

十卷。

存。

黃鳳翔曰：「釋實《易林疑說》采摭詳而考訂覈，如謂九疇子目脗合《河圖》，則取諸胡方平；謂《洛書》可以叙疇，亦可以畫卦，則取諸陳器之，皆非創己見爲臆說者。至於橫圖圓圖、逆數順數，與夫五行之推遷生剋、縱橫錯綜、左右逢源，尤超然言詮象數之外。」

①「十」，《補正》：「或作『八』。」

黃虞稷曰：「楊瞿崧，字穉實，晉江人。萬曆丁未進士，歷官江西提學副使。」

王氏納諫《周易翼注》

三卷。

存。

黃願素曰：「五經之教，莫精於《易》。乃依象守筌，摭言竄句，以副帖括，則是五經之學莫恊於《易》也。吾友觀濤王君精《易》理，言簡而便，理約而精，宜公之學《易》者。」

高佑鉅曰：「納諫字聖俞，號觀濤，江都人。萬曆丁未進士，除行人，歷吏部稽勳司員外郎。」

陸氏夢龍《易略》

三卷。

存。

陸鳴勳序曰：「漢、魏、晉、宋諸儒論《易》，或言象數，或言占驗，或言卦氣，或言理解，或言圖學，以至吞爻拆角之家，箍桶賣漿之士，推演師說，言人人殊，學者如游溟渤，亡津梁，汎汎然流轉而無所適從，則要略不精而指歸未定也。君啓先生盡屏衆說，於潔靜精微之中，有廣大悉備之蘊。昔楊雄之《瑩玄》也，曰：『不約則其指不詳，不要則其應不博，不渾則其事不散，不沉則其意不見。』合數言，而《易略》之蘊可見矣。」

黃虞稷曰：「山陰陸公夢龍，字景鄴。萬

曆庚戌進士，累官廣東按察使，降補河南布政司參議，尋備兵固原。崇禎七年死寇難，贈太僕寺卿，謚忠烈。」

文氏翔鳳《邵窩易詁》

一卷。

存。

李因篤曰：「先生字太青，西安三水人。

萬曆庚戌進士，南京光祿少卿。」

翔鳳自述曰：「邵子安樂窩在天津之畔乎？屢以祀謁先天堂，則登皇極之臺，北眺邛、洛，南揖嵩、伊，想見皇帝王伯雪月風花之襟，聊爲從者繹《河圖》、《洛書》象數之略云。」

卓氏爾康《易學全書》

五十卷。

存。

錢謙益志墓曰：「去病姓卓氏，名爾康，杭之塘西里人。萬曆壬子舉鄉書，授祥符教諭，入爲國子學錄，轉兵部司務，陞南京刑部主事、工部屯田司郎中，左遷常州府檢校，徙大同推官，移兩淮運判。作《易學》五十卷、《詩學》四十卷、《春秋辯義》四十卷。」

①「檢校」，原避明天啓帝、崇禎帝諱作「簡較」，今回改。下同，不再出校。

林氏齊聖《易編》

未見。

齊聖自序曰：「《易》有聖人之道四，首曰『以言者尚其辭』，故得其辭不達其意者有之，未有不得其辭而能通其意者。予今所習辭也，觀玩之餘，手編成帙，畫而後彖，彖而後爻，爻而後傳，總一篇之要旨，彙四聖之大全。至如上傳、下傳之參合，正解、覆解之群分，時或出自己意，總期不詭於聖經。若夫因文見道，因其可傳以索其不可傳者，象外之意，畫前之《易》，不言而會諸心，則是集也，又寧徒以其辭而已哉？」

高兆曰：「林齊聖，字司一，莆田人。萬曆壬子舉人，官同知。」

繆氏昌期《周易會通》

十二卷。

存。

張雲章曰：「公江陰人，萬曆癸丑進士，歷官左春坊左諭德。殉璫難，贈詹事，謚文貞。其書弟子饒秉鑑等所述。」

羅氏喻義《讀易內篇問篇外篇》

共七卷。

存。

喻義總序曰：「往官南中，有《讀易》內、外二篇。山中晏坐，或日說數卦，或數日一卦，當其領解，欣然獨笑，家人問之，不以告也。初有卷如指，漸大如觚，乃撰定

諸篇，《內篇》爲上，《問篇》爲中，《外篇》爲下。」

又序《內篇》曰：「《易》用二，《玄》用三，《皇極經世》用四，《潛虛》用五。《經世》學《易》，《潛虛》學《玄》，而《玄》不敢望《易》，用三者圓，用二者方也。理，至圓也，喻如流珠，惟方者可以奠之。《書》曰：「地平天成。」此之謂《易》。雖然，方畫既敝，妙在無方，故十翼所繫皆圓義也。嘗取二畫規而圓之，以著其旋之義，而往來下上活潑潑地。嗚呼！可以觀矣。《內篇》約略言之，其解剥文義在《問篇》。」

又序《續內篇》曰：「歲庚辰，天子居門之月，深夜春寒，剪燈閒語。客問余《內篇》三圖，余爲畫爐灰詮解指明，客以爲佳，宜別作圖，余亦欣然相與共營之。其斜

界一綫道，庶幾剖破混沌。凡圖一，首繫若干言，仍附諸《內篇》。」

又序《問篇》曰：「《讀易問篇》，設客難而應之。客曰：「卦有單複，爻有順逆，九師以來未之聞也，惟子《內篇》言之，何以爲卦有單複也？」曰：「《易》自有之，人未之玩耳。卦有單複，即《圖》之對者是也。邵子詩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爲六十四。」故《易》者，博易之義，東西互換，往來不窮者也。何獨於乾、坤疑之？請觀同人、師。同者類族而有伏莽乘墉之事，師者臨戎而有丈人弟子之名，卦在此，辭在彼也。」客曰：「唯唯。何以爲爻有順逆也？」曰：「爻有順逆，即圖之反者是也。」

《易緯》曰：「卦者，掛也，垂掛物象以示人也。」固有一正一反之事矣。《易繫》之撰爻也，曰：「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爻固有本末也。曰：「雜物撰德，非中爻不備。」爻固有中也。曰：「二多譽，四多懼，三多凶，五多功。」爻固以二、五爲中也。故順不過五，逆不過二，以就中焉，而卦以成。又寬立一爻爲之地，則本末具矣。當其正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及其反也，卒反在下，初反在上。請觀損、益。損下益上，損也，至五「或益之十朋之龜」，而益成矣；損上益下，益也，至二「或益之十朋之龜」，而益成矣。舍所益之初、上不繫，而繫二、五，且以知上之无位也。故夫剛柔相易者，卦也；上下无常者，爻也。對者，言乎其變也；反者，言乎其動也。變動不居者，《易》之

道也。」乃徧及《易》象對體六十四卦，其合三十二，反體十有八，其別三十，是爲《問篇》。

又序《外篇》曰：「《讀易外篇》，不經不傳，自爲一家。興於天啓末造，子屬嬰世患，退而學《易》，庶幾同死生之變，以无怵惕於胸中爾。時予乃或言不及《易》中事，而一皆《易》中事，百物不廢，《易》之道也。古无其書，聊以當一丸弄之，以頗涉方外，題曰《外篇》。」

張雲章曰：「喻義，字禹鐘，^①號莫江，益陽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戶部侍郎。《讀易》二篇各自有序，大抵言剛柔相易之義，而《問篇》爲詳。曰卦有單複，爻有順逆，單複即圖之對者，順逆即圖之反

①「鐘」，四庫本作「鍾」。

者，對者言乎其變也，反者言乎其動也。變動不居，《易》之道也。」

程氏玉潤《周易演旨》^①

六十五卷。

存。

林增志曰：「玉潤字鉉吉，正叔夫子裔也。冠進賢後不數年輒隱去，取《易》象反覆諦思，暢正叔微旨，成一家言，豈非子程子順孫也與！」

倪長玕曰：「程鉉吉先生以進士爲郎中，歲輒引退，潛心《易》學。取正叔先生《傳》而益廣之爲《演旨》，接數百之祀，而全一家之說。」

陸元輔曰：「玉潤，常熟人。萬曆癸丑進士。」

俞氏士瑛《周易眇說》

佚。

葉向高志墓曰：「君諱士瑛，字子偉，新會人。萬曆癸丑進士，甫登第而歿。所著有《周易眇說》。」

姜氏山斗《大易闡庸》

三十卷。

未見。

陸元輔曰：「山斗字文河，直隸通州人。萬曆乙卯舉人。」

①「旨」，原作「音」，據蒼要本、《補正》改。

馮氏洪業《易羨》

六卷。

未見。

高佑鉞曰：「洪業字茂遠，平湖人。萬曆乙卯舉人。」

錢氏士升《易揆》

十二卷。

存。

許譽卿序曰：「四經皆有定論，《易》不可以定論。非不可定，至定者存於畫，遂能包天下不定之論，而無所不有、無所不通。商瞿而後，言《易》者多，鄭釋天象，王疏人事，說者猶或非之。趙宋以來，

《易》學大明。邵子之言曰：「《易》於時配春，於事屬皇，於性係仁。」是揆諸氣者也。程子之言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是揆諸理者也。或問卦象於朱子，朱子曰：「便是理會不得。」是揆諸象者也。三賢各得其一，而《易》之大全無不畢見。然則以定論論《易》者，拘於《易》之辭，未通於《易》之畫者也。年友塞庵錢先生立朝當否泰之交，則爲包荒；出世丁興亡之會，則爲碩果。以故學識所至，既過前賢。晚年耽味益深，所著《易揆》一書，余受而讀之，時抒獨見，旁輯諸家，潔靜精微，直與《易》契。而余所服膺者，尤在卦前設互卦，後設對卦，兩說分合，直舉所謂氣與理與象，莫不兼融而並攝之。何也？三才分六位，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天

地位居其盡，無事於互；人則上下秉承，可合可離，相生相接，而消長之道伏焉。故六位分屬，則二賢，五君，三爲諸侯、令長，四爲太子、大臣、近臣，四爻皆得以事互。初未主事，上已謝事，故不得互。自有互而變通無窮，舉凡人事得失正不能見者，互潛見之，此氣所蓄然也。是編首揭互卦，則一定者既不阻其旁通，已然者并不遏其未見。是先生之論氣，簡於邵而詳於邵矣。卦有反對，所謂綜也。有四正綜而氣之定者見，有四隅綜而氣之變者見。以正綜隅，以隅綜正，而氣之平者見。順逆既得，象隨以立，變化多寡，均適其平。《上經》陰多於陽者八爻，《下經》陽多於陰者亦八爻，是象之大中隨時，非若《太玄》、《潛虛》以艱深疑人也。且乾坤、坎離、中孚頤、大小過有錯無綜，

先生特設反覆爲對之義，即以錯爲綜，而以十二爻合斷其旨，則又窮其變而通其理。觀乎象外，以發先賢所未發。是先生之論象，變於朱而深於朱矣。若六十四卦之合而爲三十二，蓋數之相周，自有乘除，此即天運之終始也。閱正忘反，是知進不知退也；閱反遺正，是知退不知進也。兩卦交繹，其旨彌變。如屯、蒙易位，在屯則雷，在蒙則山矣；如小畜、履易位，在履則澤，在小畜則風矣。必兩卦分卷，而後非偶者不相雜。如屯可繼坤，必不可合坤，本與末之見也；師可繼訟，必不可合訟，兵刑不可偏見也。卷數之分合明，則有分而井疆備，有合而關隧通。是先生之論理，備於程而嚴於程矣。昔孔子韋編三絕，始悟義之圓圖爲錯，文之序卦爲綜，嘆其不可典要。先生深悟

此意，則對互分合，極盡《易》畫之妙，而無所不有、無所不通，是以委心任運，流行坎止，無非《易》理也。」

子棻曰：「先府君方諸生時即留心《易》學，邇年以來，閉戶覃思，毫而彌篤。一義未安，累日不寐，及其既得，忻然忘餐。又復廣羅諸家之說而是正之，剗其煩蕪，衷以己意，因爻探象，因彖觀爻，別二卦於一卦，定主爻於六爻。至於互體、側體，靡不該盡。藁凡屢易，始克成書，名曰《易揆》，蓋府君所自命也。夫《易》，憂患之書也。文之翼翼，周之几几，孔之無可無不可，皆當悔吝憂虞之地，而能知阻知險，故處困得亨。府君丁流極之運，悵家國之已非，攀弓髯而莫逮，匿影空門，栖神漆簡。其於涉世濟險、進退存亡之道，倘亦有異代而同揆者乎？」

錢氏繼登《易簣》

三卷。

存。

魏坤曰：「龍門錢先生撰《易簣》三卷。先生中萬曆丙辰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總理兩淮鹽法江防。」

吳氏極《易學》

五卷。

存。

極自序曰：「宋蘇季明以治經爲傳道之實，而六經之道，尤莫實於《易》。程正叔亦云：『治經，實學也。』極幼治《詩》，長好讀《易》，尋究萬思默先生《易原》等篇，

實獲我心。迨三仕南中，官邸多暇，日以樂玩爲業。研證既久，繙搜亦侈，其不甚異意者，宋程先生《易傳》外，惟楊敬仲、蘇子瞻，明則焦弱侯、鄒汝光，四家而已。顧其書猶囿訓故例，予欲不遺訓故，更以擬議發明爲主。乃嚴擇衆解，并出素所契於理學諸儒者，參以己見，鎔會而爲此本。因憶幼讀夫子「五十以學《易》」語，未知劉元城以「五十」作「卒」竟何所據，而朱晦翁據《史記》，稱是時孔子年七十，直判「五十」字之誤。洵如年已七十矣，又安知非轉思無過於五十之年，以追學之所歷乎？而加我數年，則顯然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之深意矣。夫《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而夫子不自道五十而知天命乎？即五十以前，夫子何嘗不學《易》，或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以至命不無有

間。至於五十，夫子通體是命，則通體是《易》，通體是《易》，則通體是學，了不作二見矣。要以神窮知化，非韋編三絕而學之不厭不及此，則志道者之於《易》有終身焉云爾。若語夫褻躬涉世，洞機赴節，理無不備，然皆道之用、學之事也。故曰：學莫實於《易》。而學人務以道之見實體《易》學之微而已。」

張雲章曰：「吳極，字元無，漢陽人。萬曆丙辰進士。」

方氏孔炤《周易時論》

十五卷。

存。

孔炤自述曰：「少侍先廷尉之側，負牆而已。筮仕嘉州，銳身解綬，救出一高孝

廉，未免自喜。先廷尉示之曰：「謙之平稱，一言而可終身者也。」天啓甲子，以不覆魏良卿之伯忤璫削籍，禍且不測，始自痛省。先廷尉教之曰：「而知三陳九卦之生於憂患乎？以世道言，後更有甚於此者。滅理以言天，諱善以夸道，人心之幾如此，邪風大行，能無亂乎？」忽忽廬白鹿之墓三年，重讀祖父之書，述成《時論》，優游丘壑足矣。賊鋒甚熾，江北爲墟，居鄉守禦，不能毀晦，而危楚之任倬爾在肩。議勦穀城，失執政之指，以將屹致逮，琅當西庫者兩年。歸顏環中草堂，且天潰海竭矣，此生憂患便爲家常。奉北堂以守此山，終老墓側。筮得「潛龍」，自稱潛老夫。固其時也，衰病之餘，供薪舉火，合編往哲之語以爲著龜。荒鄉僻處，兵燹書殘，遠借甚苦，是以此編未得

卒業。惟有農夫幼光、右鐔及從子建詒輩間過徑中，老夫何嘗一語人乎？暮年獨子萬里歸省，鑿坎自矢，不出環中。余書誡之，猶是九卦也。鹿湖潛老夫孔炤，生萬曆辛卯，奄忽六十四卦之歲，且記此以付子孫云。」

徐芳曰：「先生諱孔炤，字潛夫，號仁植，桐城人。萬曆丙辰進士，除嘉定知州，移福寧，遷職方員外郎，擢尚寶司卿，以都御史巡撫湖廣，爲楊嗣昌所劾，議戍。遭亂，歸隱山中，取環中《易》讀之，著成《時論》，曰：「此孤臣一縷心血所濡也。」及卒，門人私謚曰貞述先生。」

徐氏世淳《易就》

六卷。

存。

魏禧曰：「公諱世淳，字中明，嘉興縣人。中萬曆戊午舉人，先任重慶推官，遷知隨州。獻賊攻州城一十三日，公以羸卒乘城，出奇兵殺賊，力竭絕援，身巷戰，攢刃斷脰以死，贈官太僕卿。」

陸嘉徵曰：「公與先子同舉於鄉，後死隨州之難。《易就》六卷，張吉士溥序之。」

汪氏邦柱《周易會通》

十二卷。

存。

繆昌期序略曰：「汪砥之穎悟絕倫，於《易》學尤長。初從吾遊，談業數載，至丙午遂捷矣。嘗與論《易》，迴不作猶人解。癸丑北征，出《易》解數帙質余，余甲乙

之。迄今《會通》書成，網收百家，櫛比群議，俱本全經，引伸觸類，而爻象必核其原，取象悉稽其實。蓋不徒爲舉業階梯，真可作聖經羽翼者矣。」

高佑鉅曰：「汪邦柱，字砥之，長洲人。萬曆己未進士，官湖廣參議。」

葉氏憲祖《大易玉匙》

六卷。

存。

黃百家曰：「公字美度，號六桐，餘姚人。萬曆己未進士，仕至廣西按察使。」

經義考卷六十一終

門人平度萬世馨覆校

經義考卷六十二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易六十一

方氏鯤《易盪》

二卷。

存。

鯤自序曰：「余弱齡讀《易》，困章句二十餘年，始受衍圖之法，蓋衍先後九圖也。其法參伍錯綜，至變至神。九圖既彰，《易》道斯著，不必鉤深索隱也。戊寅秋，

授經江上，衍圖畢，思《易》卦之作，義皇以盪爲序，豈非欲盡卦之材乎？觀其序，而八卦之性情、六十四卦之發揮思過半矣，於是因之作《易盪卦義》。」

李延昱曰：「鯤字夢名，桐城人，侍御大鎮之弟，侍郎孔炤之從父也。」

鮑氏觀白《易說》

二卷。

存。附《載山草堂集》。

郝敬序曰：「余宰永嘉時，吳興鮑觀白士龍氏爲郡博士，治《易》，嘗從先輩講良知，善談名理。余就而問《易》，手書所言於冊見示。卑之無甚高論，忽以爲老生常談耳，乾、坤而後遂闕如。罷官歸來，下帷覃思，取鮑子言復之，旁薄道理，導

竅批郤，豁然四解，深恨當年未竟其蘊也。余晚歲學《易》，三益之友如鮑子，真空谷之足音已。錄其遺草，以當蘭金。」

張氏伯樞《易象大旨》

三卷。

存。

徐盛全曰：「伯樞，山陰人。」

吳氏桂森《象像述》

五卷。

存。

桂森自述曰：「《象像述》者，述啓新先生錢子之《易》也。先生有《象像》三書，曰《管見》，曰《像抄》，曰《續抄》。其大旨以

乾、坤兩畫爲人儀，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物爲人象，而謂之像者，以全象備於人，則人必成其爲象，斯成其爲人也。惟知像象爲人，而乃知一卦一爻皆人身中物，爻象之辭皆言人身上事。故《易》至深也，而實至顯；至蹟也，而實至近。三書之外，又畫《人象圖》，以析其義。斯義也，啓鑰開關，無異以司南指來學之路也。然則先生之書詳矣，又何必述乎？蓋森於庚戌受業，於癸丑設臯比，延先生於東林，得觀《像抄》，隨讀隨聽，而見先生之言不盡於書也。又於丁巳負笈龜山，得讀《續抄》，朝夕從遊，而見先生之意不盡於言也。於是間有所述，以呈先生，先生爲面訂之，惜未及半而先生逝矣。夫先生之書，猶不足盡先生，而況述之者，又安能彷彿先生乎？

然而寧述焉者，使有好《易》者見之，知像象之旨，其意不在於言，而言不在於書若此。天啓乙丑十一月。」

嚴繩孫曰：「桂森字叔美，無錫人。從顧端文、高忠憲諸公講學，以序貢應廷試，歸，遂絕意仕進。學《易》於毘陵錢啓新先生，日夜探索，幾忘寢食。天啓中，逆璫毀東林書院。及璫敗，叔美亟謀興復，建麗澤堂，又購小齋曰「來復」，講《易》於其中。學者稱爲素衣先生。」

鄭氏維嶽《易經意言》

六卷。
存。

高兆曰：「維嶽，晉江人。《意言》六卷，萬曆壬寅自序，戊申刊於建陽。」

吳氏繼仕《周易象變述旨》

二卷。

《易辭述旨》

二卷。

《易占》

一卷。

《易數》

三卷。
俱未見。

《休寧名族志》：「吳繼仕，字公信。以貢授耀州判官。」

華氏時亨《周易箋注》

未見。

錢謙益曰：「無錫華時亨，字仲通。學於高忠憲。忠憲之被急徵也，仲通先期刺知之。忠憲整衣冠，依彭咸之遺則，仲通相之也。奄黨詰責，漏泄甚厲，人咸指目仲通。監司素重仲通，得不問。忠憲既歿，仲通褻衣大帶，自命東林弟子，門人日益進。甲乙以後，著書不輟，有《春秋法鑒錄》，又箋注《易》、《書》、《三禮》。」

唐氏大章《易經合疏》

未見。

黃虞稷曰：「仙遊人。」

黃氏渾《周易如是編》

二卷。

未見。

《建昌新城縣志》：「黃渾，字會泉。萬曆中貢生，永安教諭。」

陸氏基仁《易元》

未見。

《平湖縣志》：「陸基仁，字元卿。太學

生。著《易元》、《尚書傳》、《詩說纂元》、《禮記導窾》諸書。」

喻氏有功《周易懸鏡》

七卷。

存。

甘士价曰：「高安喻混初嗜性命之奧，究象數之微，教授湖、湘，游於閩、粵、燕、薊、吳、越，足跡半天下，蒐羅《易》奧逾四十年，得諸異人講授爲多。晚與新都胡圭方契論，演《周易懸鏡》七卷。首明太極、《河圖》、《洛書》之秘，次陳意言象數之微，又次闡先、後天策軌之妙，又次載歷代帝王經世甲子之序，而末纂《左》、《國》、《詩》象占驗，并郭氏《洞林》附之。學者得此，用《易》如鑑照然，謂之《懸鏡》。」

不誣也。」

劉宇序曰：「是數相傳爲宋邵康節先生作。余按：康節之學，具在《皇極經世》一書。而經世實用，則周天之數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分部而倍之，以極乎二萬八千二百一十兆九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以盡乎萬物之數。大而天地，小而動植飛走，莫不有數存焉。初無有云軌與策者，是軌策之數非康節作也。載觀祝泌《經世鈐》，其傳康節之學，乃云以字翻切，視何聲音，配爲天地卦。以卦中動靜起元會運世，得數若干，以屬何甲乙數，因之以定萬物之生滅。洪纖曲折，推測惟艱，一差百謬，千里毫釐，是故非一宿所能辨也。然世稱康節應對如響，亦何神速如是？意者必操易簡之術，一覽了然。若軌策者，其遺法與？不然，何

《經世》以千百十零配元會運世，而軌策與之同法，若出一人之手邪？喻君混初數學淵源於康節，採摘百家，彙而成帙，曰《周易懸鏡》，問序於余。余惟康節《皇極經世書》，讀者如入暗室，茫無所覩，得是說而照之，可辨毛髮。然則此鏡之懸也，不獨可照今人之吉凶悔吝，亦可照古人之微詞奧義，是則可傳也。」

繆泳曰：「喻有功，字若無，又字混初，高安人。」

馮氏存貞《大明中天易》

未見。

繆泳曰：「存貞，嘉興人，未詳其名。李少卿日華序其書。」

徐氏燊《易旁通》

一卷。

未見。

孫氏纘宗《易說》

未見。

陸元輔曰：「纘宗字克承，婺源人。諸生。精研《易》理，著有《易說》。」

潘氏士龍《演易圖說》

一卷。

存。

蔣義淳曰：「鳳儕先生隆冬盛暑，手不釋

《易》，雖疾病之際亦未嘗離也，蓋寢處其中五六十年矣。自謂所畫八卦圖與前聖合轍，人能盡心於此，則《易》之理未嘗晦也。淳接而讀之，所謂理數合一，不外是矣。」

洪氏守美《易說醒》

四卷。

存。

曾化龍序曰：「諸經顯而《易》幽。商瞿子木而後，代有醒其義者，京房以卜筮醒之，程、朱以義理醒之。古猷洪生在中，研精歲月，彙諸家語錄而導擇之，標其名曰《易醒》，此非學一先生知見所能料量也。昔伊川生平得力在《易傳》，嘗曰：『吾四十以前講誦，五十以前研究，六十

以前紬繹，六十以後著書。』《傳》之成，猶未敢輕以示門人。洪生起韶年而刳心此道，淵然開愚而符聖，可以表章訓詁，而為歷世儒者之功臣已。」

張氏汝謙《讀易記》

未見。

鄭元慶曰：「張汝謙，字大若。例貢生。承父天德之志為之。」

余氏叔純《周易讀》

五卷。

存。

徐剛振曰：「余叔純，字與文，別字銘缶，遂安人。《周易讀》五卷，前有《圖說》、

《易名》、《易用》，方相國逢年序之。近仁和張氏振淵輯《說統》，頗采用其說。」

吳氏從周《易經明訓》

未見。

陸元輔曰：「從周字文卿，婺源人。以貢司教桐城，轉國子監正，陞杭州通判。以講學明道爲務，學者稱平沙先生。」

陸氏起龍《周易易簡編》

四卷。

存。

起龍自序略曰：「余小子獲授經於職方成玉周夫子，得睹蘇長公、紫溪兩先生《易解》，開發蒙穽，既而廣搜博采漢、唐、

宋以來注疏暨家藏未刻本，筆之成帙。猶病其蹟而雜，乃始遡流窮源，歸根易簡，融會諸名公精《易》理，參以管窺，彙而成編，示家子弟承先訓也。」

錢金甫曰：「陸起龍，字雲從，上海人，文裕公深之曾孫。」

吳氏曰慎《周易本義翼》

未見。

惲日初曰：「徽仲於《易》，有據卦理印合心得者，有本心得發揮卦理者。語不必仍舊而證據各見從來，義不必創獲而會歸要期當可。簡而切，該而旨，四通而一致。」

高世泰曰：「徽仲吳先生壺隱金閭，其於《易》也，飲食寤寐於其中。《本義翼》之

外，又有《揲之以四解》，冥搜旁通，無不入妙。」

梅氏^{上昌}《周易麟解》

十二卷。

未見。

士昌自序曰：「昔孔子學《易》，而曰『假我數年，可以無大過』。且欲天下萬世皆無大過，遂作《春秋》，以紀二百四十年吉凶悔吝，得失憂虞之事，令讀者省焉。故知《春秋》者，魯之史，《易》之明證，凡理、象、辭、占與人事得失是非左右符契者也。余因是輯《周易麟解》一十二卷，以昭明夫例。例則《易》某卦、某彖、某象、某爻、某辭，《春秋》某國、某人、某事，以之綱列目陳，事理比屬，觀者易見。然非

余私例也。《明夷》之《彖》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爰循孔子故例，擴而詳之，使世人知《周易》為萬世寡過之書，《春秋》為萬世《易》占之通例。苟從此明憂患與故，知幾洗心，其於道也殆庶幾焉。」

徐盛全曰：「宣城諸生梅士昌撰《周易麟解》十二卷，以《春秋》事實釋卦爻象占，天啓甲子自為之序。」

徐氏^奇《周易卦義》

二卷。

存。

陸元輔曰：「奇字而法，會稽人。其書陸公夢龍為之序。」

洪氏化昭《日北居周易獨坐談》

五卷。

存。

化昭自述曰：「日北居談《易》，每一卦六爻合成一片，不知者以爲迂，而非迂也；發揮文王、周公心事，不知者以爲鑿，而非鑿也。謂之《獨坐談》，聊以自娛，不可以語人也。」

馬氏元調《易說》

六卷。

未見。

黃虞稷曰：「嘉定人。」

沈氏瑞鍾《周易廣筌》

二卷。

存。

繆泳曰：「瑞鍾字德培，平湖人。」

林氏有桂《易經觀理說》

四卷。

存。

有桂自序曰：「《易》之爲書，學者難言之，非難於象之蹟陳也，非難於爻之參錯也，難於理之深廣而變易，即不離象爻，實不侷象爻，非通變達道者，無以會其旨而窺其奧也。今之讀《易》者，大概輒涉象爻，而陰陽之體撰鮮能探索，甚至習解

支離，憑臆立旨，畢生談《易》，於理茫然，程子所云『得於辭不達其意者』也。予深有慨於世習之非，乃索《傳》、《義》之精微，參以諸儒之說，命爲《周易觀理集說》。噫！舍理而求《易》，猶觀水而昧其源，象爻雖明，安所用之？《記》曰：『《易》以道陰陽。』蓋言道其理也。若象占是泥，指爲卜筮之書，則於世教無關矣。崇禎戊寅二月。」

徐盛全曰：「有桂字似臯，福州人。爲邵武教官。」

陳氏履祥《孔易穀》

一卷。

存。

履祥自序曰：「《易》之作也，本於《河

圖》，用於蓍卦。於今舍圖數而言《易》，不得；執圖數而言《易》，不得；徇蓍策而言《易》，外蓍策而言《易》，俱不得。我惟得之孔子。孔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夫意其盡於中乎？中者，《河圖》五十之數也。在天地則爲水火木金之土、東西南北之中，在人則爲心肝脾肺之腎、精神魂魄之意。學《易》者由象得意，即意致中，契之於圖位蓍卦之內，而通之乎圖數蓍策之外，遊於羿之彀中而不中哉？故竊取孔聖《彖》、《象》、《大傳》而爲之穀，其義、文之《易》不復作注脚者，孔子之外無加矣。不能有加於孔《易》之外，亦不容有缺於孔《易》之內，因命之曰《孔易穀》云。」

王氏立極《易經解惑》、《學易隨筆》

未見。

許氏順義《易經三注粹抄》

四卷。

存。

徐盛全曰：「和齋許氏順義，字時制，晉江人。」

張氏嘉猷《易經要旨》

未見。

畢氏午明《周易家訓》

三卷。

存。

按：畢氏，失其名，午明其字也，杭州人。

王氏祚昌《周易敝書》

五卷。

存。

祚昌自序曰：「予幼多病，罔預他事，先子授之《易》，鈍弗解也。萬曆甲寅，先子棄世，把遺經不忍讀，久之，不忍不讀。乃書《易》，作小冊，納袖中，隨時便記。自甲寅至癸亥，小冊應風灰敗矣，題曰

《敝書》。其友曰：「敝而新之，《易》道也。」因更楮而稍爲之辭。」

張雲章曰：「祚昌字玄翼，瑞安人。」

樊氏直卿《易林》

未見。

高世泰曰：「黃岡樊長卿，以貢入北雍，謁選知德陽縣。所著有《易林》、《詩林》、《禮林》、《樂林》，凡五十五卷，又有《中庸繹》、《中庸舉正》，又取《大戴記·曾子》十篇爲《孝經傳》。」

王氏良《易贅》

一卷。

存。

良自序曰：「有言非得已也。不得已而爲之言，必因前人之缺略訛謬，而後發其所證以補正之也。無其說之謂缺，有其說而未盡之謂略，有其源而淆之之謂訛，無其源而橫決其流之謂謬。有缺有略，補之可也；有訛有謬，正之可也。無缺、略、訛、謬而必欲以言見於世，是譎也。譎者，病之所致，病於人爲失其常。君子處常而不失，何病而爲譎語哉？《易》爲萬理之所自出，儒者固無不讀之也，亦無不自爲得之也，然而未易言也。《易》之大無不包，則宜其有缺之者；《易》之精無可喻，則宜其有略之者。大故易淆，精故難辨，而爲訛爲謬者不可以計。漢儒亂其數，宋儒鑿其理，即其有合於《易》而不失厥旨者，要非全《易》矣。其爲缺、爲略、爲訛、爲謬，可勝言哉？吾早歲讀

《易》，見爻之義而疑焉，見卦之名而疑焉，以質於人，聞其告我之說，而益大疑焉。於是悉屏其文，獨取象以觀之，以我之疑而質之象，象不我告，則悶然退，退而益不自得也。則悶益深，悶極而幾忽啓焉，急取而證之，無不合也。質之卦名而合，質之爻義而合，質之十翼而合，質之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而無不合。此庶幾爲全《易》乎？以視夫不得其源，因前人之言而務鑿以亂之者，又烏得無一言以明注之哉？然而缺略不少也，訛與謬則斷斷無之矣。由我說而讀世儒之所謂《周易》者，則見文之注文，^①孔之兼注三聖也。而孔有孔之《易》，周有周之《易》，文有文之《易》，義有義之《易》，我亦有我之《易》，千百世上、下之人，無不各有《易》。《易》固未嘗一日或變、一日

或失也，何有不得已而強爲之言哉？我贅矣。」

陸元輔曰：「歙人王良，字无悶。著《易贅》，其友始安吳懷、鄱陽史白序之。」

劉氏應元《學易宗孔》

二卷。

闕。

按：劉氏楚人，筠喬其字。錫山顧端文公聞其善《易》，貽書友人詢之，劉遂浮江以達梁溪，訪端文於涇西艸廬，相與論《易》連晝夜，

①

「文之注文」，四庫本、薈要本作「文周之注義」。《補正》：「當作『文周之注義』。」王良《鴻逸堂稿》（清初刻本）卷一作「文之注義周之注文」。

端文爲之傾倒。其書《上經》論一十八條，《下經》六條，予所見者特《下經》耳。其言曰：「先儒謂《易》以扶陽抑陰爲義，故《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後儒極贊此言有功於《易》，愚竊笑以爲不然。夫陰陽，非二物也，乃天地之一氣，升而爲陽，降而爲陰，循環無端，往來不窮，孰能違天地而扶之始升、抑之使降哉？」^①夫道貴得中，而中爲天下之定理。陽以光明正大常循序而進於中，陰以闇昧偏小常躐等而過於中。是故聖人作《易》，立奇偶象陰陽，爲君臣，爲父子，爲夫婦，教天下後世知陰之從陽即臣之從君、子之從父、婦之從夫，兢兢業業，不敢一

毫過差以先於陽，立天地之大義也。《易》三百八十四爻，凡陽動則示勸，陰動則示戒。勸則勸其勇往擔當，爲陰之主；戒則戒其安常守分，爲陽之用。何嘗專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即試觀《易》中取義，以大爲陽，以小爲陰，以陽爲君子，以陰爲小人，如言大過小過、大畜小畜、大往小往、大亨小亨、大事小事、大貞小貞、大吉小吉，無不合大小而併言之，未見有扶陽抑陰之意。三代以下，不明處小人之道，往往執扶陽抑陰之說以爲高論，而欲力去小人；力去不得，而遭其反噬，則

① 「始」，舊本作「使」。

亡身敗國，不可救藥，悔無及矣。此扶陽抑陰之說不但有悖於《易》，且有害於《易》。雖先儒明言，愚不敢信，存之俟有道正焉。」論亦明快，非隨聲附和者。

毛氏澄《讀易便解》

四卷。
存。

陸元輔曰：「常熟毛澄，字冽甫。著《讀易便解》四卷，其子鳳苞刊行之。鳳苞後更名晉。」

周氏晏《易徵》

未見。

李延昱曰：「晏字叔夜，溧陽人。受《易》於金沙王肯堂。」

樊氏志張《四易》

未見。

高世泰曰：「樊志張，字兩同，黃岡人。所傳《易》凡四種：《易象》，《易數》，《易適》，《易占》。其弟維城合而刻之。」

李氏呈英《昭代易宗》

未見。

高世泰曰：「李呈英，字開美，江夏諸生。著有《易解》，《易數》，又合焦、京、邵氏之學，定爲《昭代易宗》。」

吳氏伯先《易經詳解》

佚。

容氏若春《今易圖學心法釋義》

十卷。

存。

朱一是曰：「萬曆中，懷寧容若春育夫撰。其言稱善《易》者無如焦贛、京房、管輅及宋邵雍先生，而不主王弼談理。」

經義考卷六十二終

門人海寧張曾裕覆校

經義考卷六十三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易六十二

張氏次仲《周易玩辭困學記》

十二卷。原本無卷數，今析之。

存。

錢謙益序曰：「天啓辛酉，余典浙闈，得元帖文，許其必冠南宮。乃屢上公車，而余言不果驗，是亦遇之窮也。元帖中年多遭閔凶，獨能出險脫親於不測之難。

老際陽九，杜門讀經，旦夕忘倦，則其識力之遠過有不在文章者，亦何必以南宮一第爲重哉？戊戌暮春，泛舟西湖，元帖過訪，問其家居何爲，對曰讀《易》，出其《周易玩辭困學記》相正。大約根柢於窮理，而浸淫深湛於彖、爻、十翼之義，浩瀚瀚，上下數百餘家，無不辨析而折衷。近古以來之譚《易》，此其斐然者矣。其辨卦變之說非某卦從某卦而來；悟因重之法，八卦無自十六、三十二以至六十四之說；希亾、康節作方、圓圖，繪其所自得，非《易》本有此圖；一卦六爻，如主伯亞旅，無此以爲君子、彼以爲小人背反錯雜之理。皆其浸淫深湛，而創獲於古所未發，無論近代之士，即有宋諸君子，分路揚鑣，亦未必遽俯而殿其後也。元帖猶不自滿，假謂更遲十餘年，是書庶

幾可成，書成，將與身俱隱。余謂不然，蒙莊氏之言曰：「千載而下，知其解者旦暮遇之。」《玄經》之誕妄，桓譚以爲絕倫。元祐之書，布帛菽米之書也，寧患無知之者哉？」

陸嘉淑曰：「待軒先生《易記》，凡更二十餘年，七易稿乃定。先生解《易》，一以夫子爲宗。如因重之無十六、三十二也，卦變之非某卦自某卦來也，夫子之所不言故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書》之外，無他圖也，後人因夫子之言而爲圖也。卦必有主有應，六爻如主伯亞旅，夫子所謂『相攻』、『相取』也。皆先生所心得，而我輩讀《易》之繩準也。」

次仲自序曰：「余少而讀《易》，不過爲帖括之學。踰冠以後，漸涉人事，遭家多

難，日行於凶咎悔吝之途，老來憂患轉迫，端居深念寡過之道，無踰於讀《易》也。讀《易》之道，當以夫子十翼爲宗，庶幾尋流遡源，可以仰窺伏羲、文、周三聖人之意。屏跡蕭寺，晝夜紬繹，檢先輩箋、疏、傳、注諸書，反覆參校，期於自慊而後止。蓋風雨晦暝，疾病愁苦，二十年如一日也。賦性顚愚，不敢侈談象數，又雅不信讖緯之說，惟從語言文字中求其有益身心者，輒便疏錄。歲久成帙，總不離經生習氣，謬題之曰《玩辭困學記》。困則困矣，學之一字，我甚愧之！」

黃宗羲志墓曰：「先生諱次仲，字元祐，別字待軒，海寧人。天啓辛酉鄉薦。其言《易》宗王、程，以玩辭爲本。」

顧氏樞《西疇易藁》

三卷。

存。

嚴繩孫曰：「字所止，涇陽先生之孫。天啓辛酉舉人。與老友周夢華公西殫精《易》學，共立說，成一家言。」

陳氏仁錫《義經易簡錄》

八卷。

存。

陸元輔曰：「仁錫字明卿，長洲人。天啓壬戌賜進士第三人，歷南京國子監祭酒。卒謚文莊。二書未第時作。」

黃氏道周《易象正》

十四卷。

存。

孟應春曰：「崇禎庚辰八月，夫子在西庫，始作此書。初成二十四圖，又逮□北寺，^①毒痛之下，指節初續，又爲《六十四象正》。崑山朱生永明冒難入北寺，親爲夫子櫛沐，鈔得是書，然尚缺略，有十之六七耳。壬午放歸，在靖海寺。苦欲錄本，夫子在病中，恐不復完，黽勉畀之。故崑山、清江各有初本。及應春侍夫子至九江西林寺，夫子病瘡初瘳，亟覓筆紙，曰：『及我在，不定此本，後世誰復能

①「□」，四庫本、薈要本作「繫」。

定之？』料理三十日，將有次第，而應春以家報趣歸，夫子獨在蕭寺，無復酬對之煩，此書始能就緒。別後，應春至留都，乃聞夫子賜環之命，遣僕報夫子。歸，夫子猶以是書未完，留連江渚。既發疏謝病，乃扁舟過錢塘，聞是本已就，留陳太史彥升處。則是書以彥升本爲正也。」

朱朝瑛曰：「瑛先歲見《三易洞璣》，玩之未有所得。既在旌德，邑小事稀，山清水穆，乃稍探討，別爲《三易》，與《洞璣》參契。壬午夏月，先生來大滌山中，瑛以《三易》請正，先生以爲不謬。因相與極論三四晝夜，雖無足發之能，頗盡一隅之致矣。及見《象正》初本，意欲借歸，而先生堅以爲未定。既十月，先生以完本寄彥升，又屬彥升：『若傳播，必與朱美之參定。』不知何以佐高深者，捧拳塊而附

泰、華，誠還顧瞠然，未知其可也。」

鄭開極序曰：「石齋先生以道德起漳南，訓導其鄉榕檀之下，戶屨常滿。迨抗顏言事，就繫圜扉，午門赤杖，創殘未愈，血裏猶存，猶作六十四圖，示北寺從遊之士。其出都門也，以《易》傳授豫章楊機部廷麟。機部以絕學當傳，大賢難遇，慨然欲挾策相從讀書鶴鳴山，十年不出。事雖不行，爲士林所重。其至臨安也，築大滌山房，欲以平生著述扃閉山中，俟《象正》告成，當簪筆披衣，呈章北斗。及之江楚，扁舟葦岸，昕夕研窮，蓋覃精三十餘年而後克就，若是其成之不易也。昔蘇文忠播遷儋耳，阻風合浦，時《尚書》、《論語》、《易》注盡在舟中，撫卷謂子過曰：『是書世無副本，我其終濟！』兩賢之遇何其相似，而其志又相符也。然

坡公以名山之業揚一代之英，先生承四聖之傳，啓千秋之緒，其志雖同，而先生似過之矣。嗚呼！聖人作《易》之憂患遠在百世，先生著《易》之憂患近在當時。故寧爲成仁蹈義，不欲爲樂行憂違；寧爲滅頂之凶，不欲爲遯世之哲。其所爲報國恩而耐學術者，期無愧於聖賢而已。《易》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此即先生之《易》也。先生爲余鄉先生，余於視學兩浙始得覩《易》學之全，亟授之梓，而誌其著述之概於右。」

《三易洞璣》

十六卷。

存。

黃宗羲曰：「漳海之學如武庫，無所不

備，而尤邃於《易》曆。三乘《易》卦爲二十六萬二千百四十四，以授時配之，交會閏積贏縮，無不脗合。《詩》與《春秋》遞爲爻象，屯、蒙而下，兩濟而上，二千一百二十五年之治亂，燎若觀火。」

高佑鉅曰：「先生字幼玄，號石齋，漳州鎮海人。天啓壬戌進士，改庶吉士，除編修，遷右中允，以言事爲民。崇禎丙子復官，陞左諭德，掌司經局。後死於難。」

倪氏元璫《兒易》

《內儀》六卷，《外儀》十五卷。

存。

陳濟生曰：「公字玉汝，上虞人。天啓壬戌進士，改庶吉士，官至戶部尚書兼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甲申三月，京師陷，

死之。」

蔣雯階曰：「公作《兒易》。兒者，姓也，其義孩，言童蒙也。有《內儀》，有《外儀》。曰《原始》，爲《易冒》、《易生》、《易準》、《易至》、《易則》、《易衍》、《易行》、《易能》，曰《正言》，爲《易居》；曰《能事》，爲《易適》；曰《盡利》，爲《易列》、《易位》、《易數》、《易兼》、《易倚》、《易推》、《易求》、《易見》、《易類》、《易嚮》、《易治》、《易作》；曰《曲成》，爲《易會》、《易通》、《易小》、《易初》；曰《申命》，爲《易相》、《易教》。天地之開闔、日月之明晦、晝夜之通復、世會之升降、人事之數、古今之變，盡於此矣，殆發機於筮焉。其學渾淪無端，與漳浦黃公道周角立成家，而通權達變殆又過之。」

龍氏^{文光}《乾乾篇》

三卷。

存。

文光自序曰：「文光髮種種矣，百年將半，爲日苦短。夫子不自道乎，假年學《易》。《易》通上下而言，在君有君之用，臣有臣之用，父有父之用，子有子之用，以至事物，莫不皆然，且合聖凡而言。故作經立教，使夫婦之愚皆可與知與能。故六龍一人皆有，一日皆有。孔子全以人說《易》，人能盡道最難，乃設爲警懼戒謹之辭，使天下爲人者皆可勉而至焉。《易》曰「終日乾乾」，此語最盡，竊願時習之矣。」

繆泳曰：「馬平人。天啓壬戌進士，歷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死寇難。」

文氏安之《易傭》

十四卷。

存。

黃百家曰：「鍊庵文公，夷陵州人。天啓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遷南國子司業，歷左諭德，掌司經局印。《易傭》十四卷，前列諸儒著述。」

林氏胤昌《周易耨義》

六卷。

存。

高兆曰：「素庵林氏，晉江人。天啓壬戌進士，吏部郎中。莆田有金石社，林氏家學也。素庵集子弟月三會，自崇禎庚辰四

月始至十一月止，凡二十二會，而《易》義講畢，門人張拱宸、何承都等輯而成編。素庵以「請學爲圃」名齋，故曰《耨義》。」

張氏鏡心《易經增注》

十二卷。

存。

高佑鉅曰：「公磁州人。天啓壬戌進士，授蕭縣知縣，調定遠，再調泰興，擢禮科給事中，陞太常少卿，歷大理少卿、光祿卿。出，總督兩廣軍務，終兵部尚書。《易增注》十二卷，孫徵君奇逢序之。」

周氏瑞豹《易解》

六卷。

未見。

陸元輔曰：「瑞豹字玄叔，吉水人。天啓壬戌進士，官兵科給事中，歷尚寶卿。」

陳氏廷謨《義畫管闕》

未見。

《廣平府志》：「陳廷謨，字獻明，成安人。天啓壬戌進士，知沂水、益都二縣，擢御史，督河東漕，按蜀。」

李氏奇玉《雪園易義》

四卷。

存。

曹勳序曰：「不易之謂易，變易之謂易，古今言《易》者，二義盡之矣。夫變易，即

《中庸》之所謂「不測」也；不易，即《中庸》之所謂「不二」也。惟不二，故不測，無二義也。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乾、坤三畫，無刻不流行六子之中。故坎得乾中爻，即代居坤位；離得坤中爻，即代居乾位。水火之精，萬物化生，所謂中也。水火爲天下之大利，亦爲天下之大害，剛柔交而難生矣。然乾易以知險，坤簡以知阻，易簡者，所謂庸也。知入於險阻，而後天之用神；知出於易簡，而先天之體立。善《易》者不言《易》。古之善言《易》者，無過子思子也。同年李荊陽先生，學問靜篤，深造逢源，寒暑一編，窮年幾易。其觀象玩詞，則一本乎《說卦》；其觀變玩占，則兼取乎中爻。析如繭絲，融於爐雪，往往奪洛、閩之席，而揖讓於公明、輔嗣之間。至於陰陽倚

伏，直欲以包荒小人爲量，不啻以決去小人爲能，蓋深有慨於黨人之禍肇自君子，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昔程伯子云：「青苗之害，我輩亦不得不任其咎。」先生之學，殆以伊川之正而兼明道之通者乎！夫《易》之始乾坤、終坎離也，於坎離識天下之中，於乾坤識天下之庸。坎離以有用爲用，故聖人以執中而用中；乾坤以無用爲用，故聖人還有事於行所無事。以之下學，爲程、邵之嫡系；以之上達，即姬、孔之功臣。我不能不服膺先生矣。」

俞汝言曰：「荊揚先生李奇玉，字元美，嘉善人。天啓壬戌中會試，崇禎戊辰賜同進士出身，官止汝寧知府，引疾歸。發篋中箋注，與無錫吳叔美、金壇周仲純研析疑義，凡十年而《雪園易義》書成。」

朱氏之後《周易纂》

六卷。

存。

徐盛全曰：「朱之後，字滄起，汾陽人。天啓壬戌進士，改庶吉士，除檢討，陞國子司業，轉侍講。《易纂》六卷，自爲之序。」

董氏守諭《讀易鈔》、《卦變考略》、《易韻補

遺》

未見。

陸元輔曰：「董守諭，字次公，鄞縣人。天啓甲子舉人。苦心《易》學，聚古今言《易》者數十家，考其異同。著有《讀易一

抄《二抄》、《卦變考略》、《易韻補遺》等編，藏於家。」

姚氏^{世勳}《易剩義》

未見。

《平湖縣志》：「姚世勳，字元仲。天啓甲子舉人。」

何氏^楷《古周易訂詁》

十六卷。

存。

楷自序曰：「古《易》分上、下二篇，所謂二篇之策也。孔子作《傳》釋經，亦隨經而分，謂之十翼。《上彖傳》一，《下彖傳》二，《上象傳》三，《下象傳》四，《上繫辭

傳》五，《下繫辭傳》六，《文言傳》七，《說卦傳》八，《序卦傳》九，《雜卦傳》十。漢興，言《易》者本田何，以《上》《下經》與十翼爲十二篇，^①而說者自爲章句，《易》之本經也。是時東萊費直治《易》亡章句，獨以《彖》《象傳》及《繫辭》等十篇解說《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費氏興而田何遂息，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其本。世所傳鄭玄舊本，以《彖傳》連經文，然猶若今乾卦次序。至王弼，乃自坤卦而始，每卦以《彖傳》移綴彖辭之後，而以「彖曰」兩字冠之；又以爲《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之下，猶如杜預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

① 「以」，原缺，據四庫本、蒼要本補。

其意欲便學者誦習，如淳于俊對高貴鄉公之說也。按：古者經、傳各爲一書，如《春秋》三傳不與經連，故石經《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爲注。鄭玄與馬融同時，玄以《易傳》合經，蓋倣融例，而弼又援玄例也。魏晉以下，去古日遠，學者不見古文。唐太宗詔名儒定《九經正義》，孔穎達奉詔與諸儒參議，於是獨取王弼，不本《正義》者以爲異說，於是後學惟弼是從，莫敢移動。呂汲公、王原叔、晁以道、李巽巖、呂伯恭、朱元晦皆以分經合傳爲非古，^①吳仁傑、稅與權編《周易古經》，亦皆極論王弼之失。愚故別異經、傳，以還田何之舊。竊謂夫子之注《易》備矣，學者因而求之，則思過半。

仍取《彖》、《象》二傳附於經文之下，以爲之注，易以「彖傳」、「象傳」等字。其《文言》、《頤》、《乾》、《坤》、及《上》、《下》、《繫》、《說》、《序》、《雜》等傳，凡有關於《彖》、《象》者，亦各隨卦而附列焉，以祖費直之意。輒不自量，網羅廣聞，裁以管見，爲之小註，要求靡盬於夫子而已，爰題其名曰《古周易訂詁》云。」

俞汝言曰：「楷字玄子，漳州人。天啓乙丑進士，累官禮部尚書。」

侯氏峒曾《易解》

三卷。

存。

①「伯恭」，原作「恭伯」，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乙正。

陸元輔曰：「先生字豫瞻，號廣成，嘉定人。天啓乙丑進士，授南京武選司主事，文選司、稽勳司郎中，陞江西提學副使，遷廣東督糧道、浙江布政司參議，陞順天府丞。甲申五月，官左通政，死於難。先生《易解》，與弟岐曾雍瞻參定，爲治舉業者作。」

成氏^勇《程易發》

未見。

高佑鉅曰：「勇字寶慈，樂安人。天啓乙丑進士，山西道御史。」

黎氏^{遂球}《周易爻物當名》

二卷。

存。

遂球自序曰：「楊雄有言：『重《易》六爻，不亦淵乎？』王弼以爲：『象者，意之筌也。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是故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微。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僞說滋蔓，難可記矣。』夫以弼之說推雄之言，則豈魚躍于淵，舍筌可得，究厥所繇，不爲無自。遂球山居讀《易》，每以史繫之，至於爻物，必求其名之所當。顧史之爲編，散而未貫，繁而未統，汗牛充棟，運之日月，因先定是編以寄其筌。惟淵乎其淵，乃可得而忘之。不及焦、郭諸家，主依文發義也。若夫彖卦之材，固可

推爾；圖數之奧，間亦深觀而自得焉。別爲一帙，非爲爻也。史也者，以人事而著卦爻者也。得其意矣，乃衡其事，趨避形焉。亦嘗試以是觀之。崇禎乙亥長至。」

徐世溥序曰：「《易》之道廣大悉備，然孔子所謂『有聖人之道四焉』者，盡之矣。余之繫《易》也，義取《繫辭》而補其二。及讀黎子《爻物當名》，其象實，其變覈。辭則聖人繫之在前，占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則名物而義舉矣。夫《易》，稱名小，取類大，其旨遠，其詞文。文生於名，名生於物，物生於象，象生於爻。或以本卦，或以互體，或以外合，或從變來。或以本爻名不當，故文失；文不當，故吉凶生焉。世之治《易》，有如黎子者，余文可以多作乎哉？」

章美序曰：「《易》自田何而後，各自爲說，其著者七十餘家。或言象，或言數，或言理，或言占，四者要皆本乎象。然則象固難明而易托者乎？慨夫絕學之不繼也，不意當吾世而得一人焉，曰新安程子子上。子上之言曰：『《易》，逆數也。數存乎卦爻之後，可得而言；數存乎卦爻之先，不可得而言也。』越十五年而又得一人，曰東粵黎子美周。美周之言曰：『卦之有爻，所以效變也；辭之有象，所以象像也。攷交互，研物宜，而當名辨物之書於是乎出。』由黎子之說，可以振聖人之教。後有起者，雖謂不悖於中正可也。」

《易史》

佚。

遂球自序曰：「《易》，人事之書也。昔仲尼至聖，作《春秋》，紀二百四十年之事；於《易》作十翼，蓋嘗三絕其韋編云。夫數，所以剖理也，所以成理也。易有太極，生生不窮，衆人囿於器焉，聖人見其道焉。是故順其理然後得吉，悖其理斯以取凶。然亦有以理取凶者，此聖人所以有憂也。是故以古人之事而擬諸其形容，鮮不見矣。『箕子之明夷』、『高宗伐鬼方』，其端可見者也。仲尼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故《易》有吉凶，而《春秋》善善惡惡，夫人不能得之《易》，猶庶幾其懼乎《春秋》。聖人復起，此義未之或改也。予讀史不能無感焉，乾、坤闔闢於斯乎攷矣，因取其可相發明者繫於卦爻之下，而事無不合焉。著其

事而理無不見焉，得其理而數無不晰焉，作《易》者之意，其在斯矣！」

陸元輔曰：「遂球字美周，番禺人。天啓丁卯舉人，死贛州之難。」

屈□□曰：①「黎美周先生讀《易》，每以史繫之，以爻配事，以事例爻，自謂不煩太卜立筮、詹尹拂龜，吉凶瞭如，其明炳燭。」

鄭氏廣唐《讀易菟》

十二卷。

存。

廣唐自序曰：「《易》，廣大變通之書也。

①「□□」，據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一（清康熙天水閣刻本），當作「大均」。

三畫無端，六爻不處，探理者以爲深，觀象者以爲奇。前之所是，後或非之；此之所疑，彼或信之。各出所見，以得津涯，猶之乎測海酌河也。王輔嗣之言曰：「衆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動之所以得咸運者，原必無二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故六爻相錯，可舉一以明也；剛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蘇子瞻之言曰：「其實有不容言也，故以其似者告也。達者因似以識真，不達則又見其似似者而日以遠矣。」朱元晦之言曰：「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楊敬仲之言曰：「道一而已矣。三才一，萬物一，萬事一，萬理一。坤者，乾之偶也；震、巽、坎、艮、離、兌，乾之變錯者也。無二乾也。一言之謂之乾，兩言

之謂之坤，八言之謂之八卦，又別而言之謂之六十四卦，又謂之三百八十四爻，又謂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又謂之無窮，皆此物也。」數子者或即事以明理，或泝源以該流，其爲經傳羽翼則一也。余讀《易》三十年，輒不自揣量，網羅舊聞，裁諸管見，求庶幾無戾於理，斯已矣。」高佑鉅曰：「賡唐，縉雲人。天啓丁卯舉人，官福建按察僉事。」

經義考卷六十三終

門人平湖趙宣覆校

經義考卷六十四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易六十三

金氏鉉《易說》

一卷。

存。

賀世壽曰：「先生釋褐最少，已勵必爲聖賢之志，非六經及諸儒心性之書不陳於棊几，晝夜孜孜，惟在聞道。故於天經人紀肩荷獨力，其人千古，其學亦千古。」

李清曰：「金駕部鉉於壬午七月晦日讀《邵子》，記其後曰：『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進雖遇時，外而弗內。退若苦衷，遠而弗滯。外止三時，遠不卒歲。優哉游哉，庶沒我世。』及甲申死難，人始見之。鉉初以駕部巡皇城，每過御河，輒流連不能去。歸，語其弟曰：『我一見御河，若依戀不忍舍，何也？』竟投御河死。其妾王氏隨母章入井，弟綜亦死焉。」

黃氏端伯《易疏》

五卷。

存。

端伯自序略曰：「仲尼之論《易》也，有《易》、《地》、《易》、《人》、《易》、《鬼》、《易》、《京房氏宗之，其說測微於數十歲之後，隱藏於數百

世之前，鏡往知來，如指掌，神矣哉！甲戌孟秋，汎舟河上，取卦變圖參之，豁然有省。夜中假寐，夢靈龜伏胸臆間，旦起筮之，兩得明夷之卦，始悟京房《易》變乃宗文王、箕子者也。學者詳於辭占，略於象變，不能究《易》之全，而文王作《易》之心且若滅若沒矣。予既爲《易》表其象，復以卦變冠於簡端，且旁參以《陰符》、《鑿度》、《握奇》、《遁甲》、《參同》諸書，皆與京房《易傳》符合。今卜者所傳五行六甲之書，猶不失先聖遺意。當秦焚書，《易》以卜筮獨存，《易》變晦於理學家，乃卜肆尚仍其說而不廢。《易》之以卜筮存也，天也。」

文德翼序曰：「《易》者，九流大共之書也。河、洛之《圖》，傳者以爲搜自希夷。攷《乾鑿度》太乙、九宮、四正、四維之義，

與康成所論大衍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合，則宋之先已有此《圖》、《書》矣。吾師海岸先生窮四《易》六龜九筮之學，爰契京房。房晞卦氣動有數世之徵，後人泥其挾刺蹈危，上累贛傳，然綜其變端，實文王後天之學也。後天序對之圖，《上》《下經》各十八卦，《上經》不變者僅六，《下經》不變者僅二。屯、蒙、咸、恒而下，莊子所謂相反而不可相無者也，文王固樂示人以變象乎？先生之言曰：「八卦三變五變，有不變之世爻，則《易》之元命也。」推而究之，卦卦然，一卦亦無不然。如屯歸震初，蒙主坎二，咸取下女之爻，恒用下男之畫。故曰：「一君二民，寓不變於衆變之中，隱衆變於不變之內。」至矣乎！觀其苞絡，豈僅古司怪主卜而已乎？即五行傳、六甲書，皆尋數之主，啓

兆之質。古人辟啣燭龍入閭室，不可謂火爲目也。四《易》之變，不盡於六龜九筮，而飛伏之化寓焉。先生夢叶靈龜，符文宣學《易》之年，以此成書，合之諸家，俶詭靈玄之策無不滙爲一元。《易》雖大共之書，稱爲先生大則之書，無不可矣。」朱一是曰：「公字元公，建昌新城人。崇禎戊辰進士，除寧波府推官，改杭州，陞禮部主事，死於難。」

周氏一敬《苑洛先生易學疏》

四卷。

存。

一敬序曰：「韓子憂《易》學之忘原也，爲數陳《河圖》以志其端，詳詁筮數以悉其委，備述諸儒之說以證其歸，蓋於象、數、

辭、占、句訓節指矣。一敬家世治《易》，每玩繹《圖》、《書》，軸先大父肖溪公旁注之筆，幾廢寢食。通籍以來，周歷豫、粵、燕、趙、齊、魯、吳、越、秦、晉之國，瞻畫卦之臺，窮羲皇之遺，弔《河圖》之蹟，而後喟然於《周易》之作，後世遞闡而漸失，非包羲之初也。日挾其書，遇簿書之暇，燈火之初，即詮疏焉。凡自萬曆甲寅迄崇禎壬午，先後二十九載，而始敢句釋而節解焉。蓋韓子以開明初學爲心，故疏從其詳；一敬以遡原明理竊附前人，故多遺末而尋本，然於《易》學綜末之有窺也。至於明筮開物，孔子已前言之，一敬恐其以筮小《易》也，附疏象數卦位之理，括其端，以質之學《易》者。知於不言《易》之旨似有悖焉，於以詮翼夫《易》，勉焉而已矣。」

朱氏天麟《易鼎三然》

四卷。

存。

繆泳曰：「朱天麟，字震青，崑山籍吳江人。崇禎戊辰進士，以兵部武選主事選授翰林編修。其書上饒鄭以偉、餘姚姜一洪、南康錢啓忠爲之作序。《三然》者，一曰《庖然》，二曰《漱然》，三曰《飮然》。凡三十六篇，其題皆詭異，未免近怪。」

胡氏世安《易史》

八卷。

存。

世安自序曰：「史著是非，臚列於事後；

《易》研吉凶，析兆於幾先。上下今古，其可徵者蹟矣。乃有吉而不必是，凶而不必非，匪時異則地殊。先喆齊其論於不占數而占理，不典要而變通，所以堅人長善而消惡者，無所不用其極。其爲君子謀固大且久，而爲小人謀尤婉以周，未嘗高扃君子之門，絕小人以必不可詣。蓋陰陽互根，剛柔交克者，天運也；妍媸借鑒，長短度程者，人事也。無小人，則君子失礪錯矣。謂小人特戾氣所鍾，聖人竟置諸胞與外，余未敢信以爲然。聞毒草所產之地，即有一解毒之草叢育其間。天生小人以勵君子，仍責君子以化小人，亦水火相息之道也。學者明其所以然，則忌我者皆美疢之藥石，而共濟險之寇讐矣。故規未兆以已事，洞於觀火。昔我友楊用賓有云：『或問讀史之法，曰：

如讀《易》。以事爲卦，以人爲爻，而吉凶見矣。問讀《易》之法，曰：如讀史。以卦爲事，以爻爲人，而是非見矣。」夫人事之不齊，傾否以保泰，審損以廣益，道固不一。往往包小人者治，敵小人者亂，以小人攻小人者得中策，以君子用小人者得上策。守是之謂經，善是之謂權。天地定位，日月合明，端於是乎在。以吾是非定吾吉凶，亦何爽之有？身非君子則已，君子而能師友小人，其於體《易》之撰可謂極深而研幾矣。因竊取《易》象、《春秋》足以存禮之義，述《易史》。」

徐盛全曰：「世安號菊潭，井研人。崇禎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右贊善、諭德、庶子，陞少詹事。入本朝，官至大學士。」

鄭氏敷教《易經圖考》

十二卷。

存。

敷教序曰：「宋紹興中，布衣楊甲著《六經圖》，陳森補而刻之。爲圖三百有九，凡得《易》七十。迨於我明，侍御胡賓復爲編輯，六經各有圖，《易》得四十有六。皆足以啓矇發瞶。圖之爲學，麓者以形示，精者以意盡，於是乎不可忽矣。六經統於《易》，《易》本於圖。圖者，應三皇之符而出，後世因之以爲教，其可易言哉？讀是編而不能盡意，是執權衡者不知有捶鈎，而泥尋尺者不知有運斤也，非作者之心也。崇禎甲申二月。」

沈蕙纘曰：「敷教字汝敬，吳人。崇禎庚

午舉人。」

張氏溥《周易注疏大全合纂》

六十八卷。

存。

徐盛全曰：「溥字天如，號西銘，太倉州人。崇禎辛未進士，改庶吉士。」

馬氏權奇《尺木堂學易志》

三卷。

存。

王思任序曰：「《易》之爲書也，自處處世之書也。人第知文之明夷、周之恐懼、孔之削跡，其得力處皆本於憂患，不知包羲氏實已禘之。天下之象，陰陽相半，而陰

據陽上，其取數又多，故陽常不勝陰，吉凶悔吝反居其三。所謂類萬物之情，則憂患之旨一情而括矣。情者，情愛之情，非情欲之情也。情不易出，故聖人以意出之而云哀世之意，^①又爲之開无咎一途以扶吉而抑凶、悔、吝，則聖人之言《易》亦苦矣。人但知趨吉，而不知避凶、悔、吝；但知避凶、悔、吝，而不知仍當避吉以止求无咎。則聖人之心苦，而衆人之心蒙也。我友馬巽倩氏讀《易》有年，高第而中廢，廢非其辜，以故困衡運忍之後，發明四聖人憂世之蘊，以爲自處處世之書。窮則變，變則通，豈有長貧賤之高士乎哉？」

李延是曰：「馬權奇，字巽倩，會稽人。」

①「云」，四庫本、薈要本作「寓」。

崇禎辛未進士，工部主事。」

孫氏承澤《孔易》

□卷。^①

存

胡世安序曰：「漢魏以來諸儒言《易》，或畸理，或畸數，或兼理數，或切象，或離象，或審位，或參位。時非不各誇有得，乃引繩傳翼，未免羊亡多岐，則亦求甚解之故也。孔子不云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以甚解求解，與不求甚解之解，其得失何如乎？北海孫先生以《易》學名世，自隱退谷十年，著述充棟。至所編《易宗》，綜宋儒之長，發先儒之蘊，學者靡不著蔡奉之。先生一旦廢卷而起曰：『是猶之乎以甚解求《易》也，絕韋之倫次

具在，如之何其別構競長？』於是盡刪陳詮，條析傳義，以《大象》疏卦畫，《彖傳》附彖，《爻傳》附爻，名曰《孔易》。惟於傳中關鍵，如內外往復之宜、承乘比應之義，間一拈及，而其指歸開卷了然。如所云：「乾之一畫，其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所自出。乾之《彖》，其六十四卦之《彖》歟？」抑何其詞簡旨該，豈僅正費、王之割裂完經哉！」

承澤自序曰：「余十年山居，日抱一《易》。初集朱子之說，著《易宗》。既而思之，夫子一生學《易》，至韋編三絕，今觀夫子十翼，以《大象》釋義皇之卦畫，以《彖傳》釋文王之卦辭，以《小象》釋周公

①「□」，徐乾學《傳是樓書目》（清道光八年味經書屋鈔本）作「七」。

之爻辭。其所釋或即三聖之意而釋之，或推三聖之意而釋之，或一釋不已再四以釋之，或略加虛字詠嘆以釋之，《易》固無不盡之旨。於是專取夫子之《易》以求三聖之旨，夫子之旨有難明者，細為詮釋，覺從前紛紜之論可以省除，因成《孔易》一書。西蜀胡菊潭先生見而稱善。時菊潭著《易史》刻成，因作一序，欲併行之。余不敢也，罄此餘生之力以從事於此焉耳。」

徐盛全曰：「承澤字耳伯，號北海，晚自稱退翁。崇禎辛未進士，除陳留知縣，調祥符，擢刑科給事中，歷兵、吏二科。入本朝，官至吏部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

董氏期生《周易末義》

二卷。
存。

錢枋曰：「會稽人，字伯音。崇禎癸酉舉於鄉，入本朝，官至淮安知府。曰《末義》者，以朱子有《本義》而謙其辭，然其說《易》不盡以朱子為歸也。」

顏氏茂猷《天星河圖》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字壯其，龍溪人。崇禎甲戌，以五經中會試，奉旨列正榜前，授精膳司主事。」

吳氏鍾巒《周易卦說》

未見。

陸元輔曰：「鍾巒字巒樸，武進人。崇禎甲戌進士，桂林推官。學者稱霞舟先生。」

陳氏際泰《易經大意》^①

七卷。

存。

《群經輔易說》

一卷。

存。

《周易翼簡捷解》

十六卷。

存。

際泰自序略曰：「《易》曰：『神無方而《易》無體。』又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易》別無體，以神爲體，則真性專之也。聖心主一，即造化之神聖道貞一，乃能勝天下之幻而歸於一。故曰：『易者，一也，一而萬，萬而一者也。』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神物，則其神也。顧《圖》、《書》兩物分而體用合，《河圖》《通天不能離地，離地則不成天，證在太虛之上有星土；《洛書》《應地不能離天，離天即不生

① 「大意」，《補正》：「或作『說意』。」

地，證在九泉之下皆天氣。日月暑寒，有常之氣，亦生於天而成於地，在《圖》亦有象焉者；雨風露雷，作止無常，竟歸有常之氣，亦生於地而成於天，在《書》亦有象焉者。故非《河圖》《文象之體》，即《洛書》之用無附麗；非《洛書》變數之用，即《河圖》之體不流行。聖人合之，《易》斯作矣。至於參兩以體其道，取諸《圖》而《書》在；倚數以用其道，取諸《書》而《圖》在。《圖》、《書》表裏經緯，悉歸義《易》，信乎有以一之者。大禹祖之以作《範》，非偏則《書》而離《圖》，皇極之總疇，一極衍之總卦也；文、周祖之以演《易》，非偏則《圖》而遺《書》，柔剛九六之迭用，一往順來逆之參錯也。奈何焚坑烈而微言湮，自漢至宋，有謂孔子贊《易》言《河圖》不言《洛書》者，有謂伏羲畫卦

而象已立、神禹叙《書》而數不傳者，紛紛擬《易》擬《範》，經不正而邪慝生，此方域內外，異教得昌熾於秦漢之後。儒者病之，未深得其正之之源。然後知聖人貞一之教參天地而無終始也。」

陸元輔曰：「際泰字大士，臨川人。崇禎甲戌進士，官行人。」

俞氏墨華《易渡》

未見。

《廣信永豐縣志》：「俞墨華，字君翰。崇禎甲戌進士，由光澤知縣再遷為刑部主事。」

徐氏續高《易學》

三卷。

佚。

錢德震曰：「孝若爲太師文貞公元孫，中崇禎丙子舉人。乙酉松江城破，遂遁跡披緇，然不斷酒肉。入吳，依要離墓傍僧舍以居。撰《易學》三卷，歿後無子，遺書不可得矣。」

秦氏鏞《易序圖說》

二卷。

存。

鏞自序曰：「《繫辭》云：『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序之爲言，明有次第。學

者苟不於其中探討意義，亦豈能居之而安乎？據《序卦傳》，止以卦名聯屬，不取反對爲義，乃《雜卦傳》又何以作也？竊謂六十四卦惟文王能序之，惟孔子能雜之，後之學者能以《雜卦》對待之義求《序卦》流行之理，亦庶乎能居之安矣。作《序卦圖說》，上篇凡五段，下篇凡四段，合上下凡九段，配乾之數，中間入彖、爻處甚略，舉要而已。朱子有言：『注《易》不欲詳，恐障其光明也。』今序之而已，其又多乎哉？獨爻數配合頗有自然之妙，倘以是質之先儒，而不無一言之幾乎道，則若因是而求居安之說，其於義、文、周、孔之心畫，或不至於河、漢云爾。」嚴福孫序曰：「侍御大音秦先生著《易序圖說》成，以福孫方從問《易》，屬爲之序。福孫受讀，作而歎曰：至哉！先生之說

《易》也，其合先、後天之用而一之者乎？自夫子翼《序卦》，言義理而不及象數，先儒求之象數而未能盡合，遂或以爲非《易》之蘊，或以爲非聖人之精。觀先生之《圖說》，則匪獨析理精也，乃於象數亦無不合焉。夫《序卦》以六十四覆爲三十六，《上經》得十八，《下經》得十八，先儒已具言之。先生則更於爻數之陰陽得配合自然之妙，於是以《上經》分爲五節，象陽；《下經》分爲四節，象陰。《上經》每節卦得四覆與二覆，象陽中陰；《下經》每節卦得五覆與二覆，象陰中陽。而爻數之配合，則皆不出一節之中。如以屯、蒙二陽配需、訟二陰，以師、比一陽配小畜、履一陰，陰陽爻各得二十有四之類，推之後節，莫不皆然。顧愚以先生得先、後天合一之用，則獨於其變例知之，何以

明其然也？曰：先天之用在於復、姤，^①後天之用在於坎、離。先天卦不取覆對，而剝、復、夬、姤分列乾、坤左右，獨有覆對之象，此先天之合乎後天者也。故以四卦序《上》《下經》之中，爲天根、月窟往來之關鍵，得其用焉。先天以多爲貴，故陽儀多三十二陽，陰儀多三十二陰，則取諸復、姤。^②《序卦》以少爲貴，故《上經》陽也而多八陰，《下經》陰也而多八陽，亦取諸剝、復、夬、姤。此四卦所以不與諸卦配，而變例以從《上》《下經》之遙配者也。後天卦不取正對，而離南代乾，坎北代坤，獨有正對之象，此後天之合乎先天者也。故首之以乾、坤，中之以頤、大過、

①

「姤」，原作「垢」，據四庫本、蒼要本、《補正》改。

②

「姤」，原作「垢」，據四庫本、蒼要本改。

坎、離，終之以中孚、小過、既濟、未濟，得其用焉。二濟，一坎、離也；頤、中孚，一離象；大、小過，一坎象也。覆卦數凡四九，以《上經》中三四合《下經》前二五，得三九以正對。卦始二終三，合中四復得一九，其妙在於合二濟之坎、離以爲首尾。五卦之中樞，即爲八正卦三十六覆卦變化之總樞，此二濟所以不與諸覆卦爲伍，而變例以從正卦之後者也。以剝、復、夬、姤從遙配，而夬、剝之用歸於復、姤；^①以二濟從正對，而二濟之用歸於坎、離。愚謂先生得先、後天合一之用者，此也。抑有異者，愚嘗較定先天方圖，而以屯西配蒙東，以需東配訟西，皆不爽毫髮。今以先生之圖合之，則以屯、蒙北配需、訟南，以師、比北配小畜、履南，亦皆不爽毫髮。雖先生之所未及言，

而此心此理之同固不謀而合者。竊幸藉是以求益，故敢因先生之命而附及焉。至篇中以《雜卦》參序義，以覆象明彖爻，又附先、後天諸圖而各繫以贊，皆極義理之高深，而一歸於純粹中正，則文、孔精蘊實具於斯，非小子末學所能闡揚其萬一也。」

陸元輔曰：「鏞字大音，無錫人。崇禎丁丑進士，官監察御史。」

王氏正中《周易注》

未見。

陸元輔曰：「臨漪王氏正中，字仲摛，深澤人。崇禎丁丑進士，除知長興縣事，入

① 「姤」，原作「垢」，據四庫本、薈要本改。

爲御史。」

方氏以智《易餘》

二卷。

未見。

陸元輔曰：「字密之，桐城人。崇禎庚辰進士，官翰林院檢討。後入山爲僧。」

朱氏朝瑛《讀易略記》

一卷。

存。

朝瑛自序曰：「吾讀《易》二十餘年，而後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數聖人者之作《易》也，皆相遇於其天也。瞥然而得之，若不思而得也；呖然而出之，若不慮而

出也。無門無蹊，不相襲迹；有端有委，不相悖義。如先天、後天之同符也，順數、逆數之共貫也，此其變而未嘗變也。推之以至於《序卦》之次屯、蒙，《雜卦》之次比、師，一若整，一若亂，而莫不有大義存焉。乾之健爲馬，而又爲龍；坤之順爲牛，而又爲牝馬也。此其變而未嘗變也。推之以至於鼎之爲鼎、頤之爲頤、小過之爲飛鳥、噬嗑之爲頤中有物，一若莊，一若戲，而莫不有微義存焉。此豈非天懷所發，純任自然，觸緒橫生，無往非道者乎？後之學者極思以研之，而不得其所不思；殫慮以精之，而不得其所不慮。則支離膠固，而不可以語《易》也。然未嘗極思殫慮，驟而務其所不思、所不慮者，則荒忽虛無之教，非聖人之爲教也，又何足以語《易》？自古迄今，註

《易》者無慮數百家，要惟程、朱二子爲得其正。程《傳》之所未詳者，《本義》詳之；程《傳》之所未安者，《本義》安之。庶幾極思而得所不思，殫慮而得所不慮者矣。抑猶有未詳者，詳於所變而不詳於所未嘗變也；猶有未安者，安於所變而不安於所未嘗變也。後之人依違雜起，是非互見，要未有能詳之、安之者。余自壯年始知讀《易》，泛濫於義理象數、天地人鬼之變者有年，若河漢而未有極也。自世變以來，險阻艱難已備嘗之，嗜好意見已盡蠲之，閒居無事，數與先輩張元祐論難經旨，頗有所獲。乃日夜取數聖人所爲卦者、爻者、《彖》者、《象》者、《繫》者、釋者，極思以研之，殫慮以精之，又參酌於古今人之註《易》者而進退之，若將與數聖人者酬答於一堂之上，而如

見其人，如聞其聲咳。雖不敢自謂已得，惟求合於其變而未嘗變者，時或有遇焉。夫變者，象也；未嘗變者，太極也。時惟適變，道必會通。不察其適變，則微彰剛柔，有拘墟之患矣；不觀其會通，則屈伸往來，有臨岐之泣矣。故履之六三於象不啻，於爻則啻；同人六二於彖則亨，於爻則吝。若此之類亦夥矣。此其所以異者，皆在乎卦爻分合之間，知其所以異，則知所以同也。至於一爻之辭，而此以爲善，彼以爲否，如小畜六四之於九三；此以爲否，彼以爲善，如隨六二之於九五。若此之類亦又夥矣。此其得失存乎參錯之中，嫩惡辨於芒芴之際，固非爻象之不可典常，而直爲此憧憧也。求諸物而格之，反諸身而體之，究其大要，不越乎知幾、精義二者而已。知至至之，知終

終之，而微彰剛柔、屈伸往來之故，殊塗而同歸，天下復何思何慮哉？余從千載之下，欲以愚人之心而妄揣夫聖人之心，求其會通，以倖遇乎其天，其亦不自量而貽笑於大方也。抑《詩》有云：『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有所見，不忍棄置，概錄之以質諸世之君子。若程《傳》、《本義》所已詳、已安者，弗贅也。至經、傳之分合，無關大義，又不必辨已。或曰：子學《易》於石齋先生，而解《易》不宗《象正》者，何也？夫《象正》則先生之自爲《易》也，孔子之所不盡言、言之不盡意者也。余惟循循焉因孔子以求文王、周公，因文王、周公以求伏羲，雖先生復起，亦必以余爲知言。」

黃宗義志墓曰：「先生諱朝瑛，字美之，姓朱氏，康流其別號也，晚又號壘庵，海

寧之花園里人。崇禎庚辰進士，知旌德縣，期年而以外艱歸，旋遭喪亂，遂不復仕。其言象數不主邵子之說，別爲先天、後天八卦圖，以爲諸儒之言《易》者詳於所變而不詳於所未嘗變。變者，象也；未嘗變者，太極也。時惟適變，道必會通。不察其適變，則微彰剛柔，有拘虛之患；不觀其會通，則屈伸往來，有臨岐之泣。求諸物而格之，反諸身而體之，究其大要，不越於知幾、精義二者而已。」

來氏集之《讀易隅通》

二卷。

存。

集之自序曰：「予於《易》初無所解。迨一官皖口，寇至，登陴，司刑之官不問刑

而問兵。城之北最當阨要，予與郡伯共汛其地。傍城有池曰飲馬塘，城之下、池之上小屋一椽，予退而休息者也。寇信飄忽，去來莫定，於是挑燈讀《易》，周六十四卦而畢。每至漏盡味爽，而鈴柝依然，孤城無恙，喜可知也。城週九里有奇，爲雉齒者二千七百有奇，夜漏平分，以其半巡城，以其半讀《易》。寇近，則巡城時稽督之功密，而讀《易》稍疎；寇遠，則讀《易》時研討之意多，而巡城頗速。如是者率以爲常。及寇越江而南，防守解嚴，而予於《易》亦時有通悟處矣。或從《易》而通之於人情物理，或從人情物理而通之於《易》，凡積數條，則引紙而書之，彙而名曰《隅通》。觀我夫子於韋編鐵撻之間，其於《易》蓋終身焉。後之儒者載酒而問，握麈而談，從容講求，庶乎

有得。予乃於踉蹌造次之間爲之探索，固知所通者奧窔，而所不通者周行矣。嗟乎！大江以北，千百堅城，無不靡碎，而皖伯舊封峨然孤峙。則《讀易隅通》之作，雖未必有功於《易》，而要未可謂全無功於皖也。同社黃慈雲將取而災之木，予因志其本末云。」

《易圖親見》

一卷。

存。

集之自序曰：「古人左《圖》右《書》，心之所維未嘗廢口之所誦，口之所誦未嘗廢手之所摹也。《易》書未作，龍馬可以不呈；《河圖》既出，聖人可以不作《易》。然造化必以《圖》相示，聖人必以《易》爲

教者，斯道之薪傳，天人交有其功焉。讀「天地定位」章，而一本雙幹、千兒萬孫之圖見。然則聖人有右之《書》，原不必左之《圖》也。《河圖》順以相生，而六府三事取於此；《雒書》逆以相克，而《洪範》九疇取於此。八卦成列，因之爲六十四卦，而「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取於此。然則聖人有左之《圖》，亦不必右之《書》也。夫得精而遺麤者，聖賢聞一知十之化；因形而會神者，聖賢下學上達之功。《圖》、《書》參用，理性互發，庶幾近之。予李皖之時，寇亂於外，兵譁於內。《易》之作也，其有憂患，履虎涉川，是不可不取全《易》而亟讀之矣。案無留牘，毋撓我寧；室有《圖》、《書》，猶不廢我嘯歌也。則凡羽書蠡午，服短後而說劍者紛紛，公等且退，我將以《易》治之矣。」

《卦義一得》

二卷。

存。

齊維藩曰：「先生於《易》，靜觀動玩，故其言渾而辨，澤而精，約而有本。標曰「一得」，得其一，萬斯畢矣。」

陸元輔曰：「集之字元成。崇禎庚辰進士，安慶府推官。」

錢氏菜《讀易緒言》

二卷。

存。

錢澂之序曰：「《莊子》曰：『《易》以道陰陽。』陰陽二氣迭爲消長，其不容有贏詘

於其間明矣。而聖人之作《易》也，每欲扶陽而抑陰，何也？聖人深知夫陽不能敵陰，君子不能敵小人，治日少而亂日多，故於陰之長也爲君子危焉，於陽之長也亦爲君子危焉。彼小人者，不惟道長之時，以衆小人制一君子而有餘，即道消之日，亦以一小人制衆君子而有餘也。蓋小人之計常密，君子之計常疎；君子之遇小人也以剛，小人之遇君子也以柔。以柔制剛，以密制疎，毋怪乎小人常勝而君子常敗。《夬》以五陽決一陰，其詞曰：『剛決柔也。』《剝》以五陰剝一陽，其詞曰：『柔變剛也。』夫決者孚號，變者默奪，雖勝敗各有天焉，要其工拙難易之數，未可同日語矣。以是三《易》聖人於十二辟卦陰陽消長之會，於陽多危辭焉，於陰多戒辭焉，而其意常主於庇陽，以是

爲扶抑之義而已。然豈能使一毫有贏於陽、有詘於陰哉？我家仲芳更歷世變，卓然於古今治亂之故，著《周易緒言》，上以明陰陽消長之數，下以審君子小人進退之幾，而殷殷扶抑之義，情見乎詞，則猶之作《易》者之苦心也。仲芳之論曰：『獨陽在上必至於剝，獨陽在下猶可以復。世道之喪，皆由有君無臣。吾道不亡，所恃聖人在野。』傷哉！其言也。此有見於三十年前朝野之事而言之也。夫剝、復之交，不有坤乎？坤之時，有陰而無陽，雖一陽之復，未始不復於十月之坤。然當其爲坤，疑陽必戰，而猶欲使斯世指爲賢人伏處在野，以幸吾道之不亡。嗚呼！其亡也可立待矣。故仲芳之論剝、復之事，非坤之事也。《傳》曰：『天地閉，賢人隱。』隱非直隱其身也，將使世

亡其賢，賢亡其道。其亡也，乃以不亡。是說也，仲芳得之而不言焉。」

陸元輔曰：「棻字仲芳，嘉善人。崇禎壬午舉人。」

張氏家玉《大易纂義》

未見。

陸元輔曰：「字玄子，東莞人。崇禎癸未進士，改庶吉士，後死於難。」

刁氏包《易酌》

未見。

陸元輔曰：「伊祁刁包，字蒙古。舉人，講學畿輔間。」

包自序曰：「《易》何昉乎？自庖犧氏一

畫始也。由一畫而加之，至三百八十有四，變易、交易，妙有權衡，故用酌。或仰酌諸天，或俯酌諸地，或中酌諸人。文王作於前，酌義之畫而爲彖，周公酌義之畫而爲爻，孔子畫酌義、《彖》酌文、《爻》酌周公，用成十翼，《易》由此爲古今第一完書，雖秦火不能焚已。嗣是而後，言《易》若焦延壽、若京房、若郭璞，皆相傳爲卜筮之書，以自神其術數；惟韓康伯之注、王輔嗣之疏粗知義理，惜其旁注老莊，未免影响支離，揣摩其皮膚，而無由洞貫其腠理也。伊川程子以周元公爲師，既有以酌其源流，以明道爲兄，又有以酌其體用，行年七十有三，尚冀少進，不輕以其書示人。竭終身之力，破除術數小技，原本孔翼，發揮三聖之蘊，以教天下來世於無窮，誠十翼功臣也。國家以制科取士，

其始程之《傳》、朱之《本義》蓋嘗並列學官，其既也，厭博而就約，避難而趨易，於是專主《本義》，程《傳》不得而與焉。義理之存焉者，蓋寥寥也。包也有憂之。竊以爲學《易》者，學畫、學彖、學爻，功夫固有次第，使非肆力於孔子之翼以求作《易》者於憂患之中，則義之畫、文之彖、周公之爻，懵如也；使非肆力於程子之《傳》以求贊《易》者之心於韋編之外，則孔子之翼，懵如也。夫是以矻矻窮年，纂輯成書，大都以孔子十翼爲三聖之階梯，以程子《傳》爲孔子之階梯，或錄其辭而表章之，或述其辭而推廣之，而亦間以朱《義》補程所未備，而亦間以諸儒及己意補程、朱所未備。總之，酌朱以合於程，酌程以合於孔，酌孔以合於義、文、周公，統四聖二賢之《易》於一心，極而至於家

國天下，何莫非一《易》之洋溢也哉？」

經義考卷六十四終

門人廬陵黃廷亮覆校

經義考卷六十五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易六十四

蔡氏鼎《易蔡》

六卷。

存。

曹學佺曰：「無能詮釋皆有依據，不爲苟見。」

陳子龍序曰：「無能先生學本經濟，識探象爻。其《易蔡》一書五十萬言，閱深精

確，皆昔賢所未發。先生壯時曾居高陽帷幄，棄襦南歸，留心著述。戊寅，見國患日深，仗策叩闥，於時枵鑿，^①竟爲所抑。《激論》一書，旁觀咋舌。先生曰：『我非時人所能用，亦非時人所能殺。所以爲此者，將以明天下未嘗無人也。』先生之學，在天人性命之際，經濟文章直緒餘耳。讀震、艮、漸、歸妹諸解，可以知其養；讀蹇、解、損、益諸解，可以知其識。而骨性堅凝，天姿篤摯，壯不求仕，貧不問資，澹泊寧靜，若將終身，則先生之得於《易》深也。」

鼎發凡曰：「卦、彖、爻、《傳》，分義、文、周、孔以次爲書。卦畫下重注二五，移夫子《大象》於《彖》前，六十四卦每兩卦合

① 「枵」，原作「柄」，據四庫本、文津閣本、蒼要本改。

□後，^①各加以反對，并爲訓釋。《繫傳》采附卦內，注、疏、傳諸家間采入，惟《本義》全錄，已意附諸家之後，於荀九家後更爲廣。《象傳》後附揲著事儀，并錄春秋以來諸占筮，凡五十萬言。」

陸元輔曰：「鼎字無能，閩人。」

汪氏于汴《周易剩義》

十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崇禎中婺源諸生。」

易氏道暹《易傳》

佚。

《三楚文獻錄》：「易道暹，字曦侯，黃岡

人。家居教授。崇禎乙亥，賊從西陵來，人永寧鄉，被縛不屈，遂見殺。著有《易傳》，未行於世。」

唐氏元竑《易通》

二卷。

存。

元竑自序曰：「《易通》何爲而作也？我觀象玩辭，而辭與象不能盡通也，非辭與象之故，《傳》、《義》之故也。《本義》蓋因乎程《傳》。程《傳》之言曰：『予所傳者，辭也。』於觀象略矣。然既立象以盡意，觀象以求而不得，然後讀爻、象之辭以證之；讀彖、爻之辭又不得，然後讀孔子之

①「□」，四庫本作「解」，蒼要本作「比」。

辭，併讀傳注之辭以參考之。始知象如是，彖、爻之辭不如是者有之；象與彖、爻之辭如是，孔子不如是者有矣；四聖人之意之言如是，傳注不如是者有矣。然而象如是，彖、爻之辭不如是，文、周意別有在也；象與彖、爻之辭如是，孔子不如是，孔子意別有在也；四聖人之意之言如是，《傳》、《義》不如是，未必程、朱之意別有在也，直求四聖人之意而未得耳。求之未得者，玩辭不觀象也。彼焦氏之《易林》、楊氏之《太玄》，其人不必要聖人也，乃悉屏先聖之辭而別爲之辭者，得諸象也。夫先聖之辭，尚可悉屏而別爲之，而我乃唯其言而莫違，不已卑哉？故我非敢與傳注爲異也，不欲異四聖人也。」

鍾嶽立曰：「元竝字遠生，烏程人。」

趙氏鳳翔《易學指掌》

四卷。

未見。

鹿化麟曰：「羽伯就蓍言蓍，考證古昔，參以己見，可謂明悉。」

陸元輔曰：「《易學指掌》四卷，崇禎中雄縣趙鳳翔羽伯所輯。依古本，以《上》《下》《經》居前，而次以孔子十《傳》。一《圖說》，二《傳義》，三《筮法》，四《占法》。鹿化麟仁卿爲之序。」

鄒氏期相《周易筆旨》

未見。

嚴繩孫曰：「期相字公寅，無錫人。崇禎

中以賢良徵，授廣西州通判，轉衛經歷。」

喬氏中和《焦氏易林補》一名《大易通變》。

四卷。

存。

曹溶曰：「中和，內丘人。崇禎中官太原府通判。」

顧氏胤《經正堂易闡》

四卷。

存。

張雲章曰：「字泰民，吳人。以太極說《易》，崇禎丙子七月自序。」

龐氏承穎《文茲堂易解》

六卷。

存。

沈進曰：「承穎字念潛，吳江人。」

舒氏士諤《易經去疑》

十二卷。

存。

李延昱曰：「士諤字士一。」

程氏觀生《易內三圖注》

三卷。

佚。

俞汝言曰：「歙人程觀生仲孚，崇禎中，江浙未亂，棄諸生，以青烏之術自晦。每出游，擔書兩大簍，皆先儒《易》說。所注《易內三圖》三卷，秘不示人。嘗強之登講席，說山火賁一卦，多出新義。沒後，其遺書不可得見矣。」

嚴氏福孫《考正古易》

十三篇。

存。

陸元輔曰：「處士無錫嚴福孫祺先著。其言曰：『《易》之爲書，主明陰陽之象，有交易、變易之義，故名《易》。古文易從日從月，蓋陰陽之象莫著於日月也。其卦伏羲所畫，歷夏爲《連山》，商爲《歸藏》，至周則爲《周易》。其辭則以文王係

卦之彖，周公係爻之象，及孔子係卦之象，各上、下二篇，爲經；以孔子所作《彖》上下傳、《象》上下傳、《繫辭》上下傳及《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凡十篇，名十翼者爲傳。古本三經十翼，卷帙各分，學者遡流窮源，當求之古《易》，庶幾乃盡先聖作者之意。」又曰：「乾天、坤地、震雷、巽風、坎水、離火、艮山、兌澤，經八卦之象也。象辭凡上下二篇，夫子係卦之辭，蓋於文、周彖、象之外，別取乎卦上下二象，合卦名義，以明君子用《易》之方，自成一爲孔子之《易》，其體非傳而經，不在十翼之例。」愚按：自漢以來，但以文王彖辭、周公爻辭爲經二篇，以孔子《彖傳》上下、大小《象傳》上下、《繫辭傳》上下及《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傳》爲十翼，祺先獨以孔子《大象》辭亦自爲經，

不列十翼之數，與諸儒異也。」

《周易通義》

九卷。

存。

福孫自序曰：「聖人之心，欲盡天下萬世之人各順其性命之理，而懼其從人之無門也，於是始作之《易》，而教之以窮理之一法。其初也，則有羲皇卦爻之畫，而陰陽之象以昭；其既也，則有文、周彖、象之辭，而吉凶之情以著；其究也，則有夫子之《大象》，而君子體《易》之用以備；又有夫子之十翼，而前聖作《易》之旨以明。方其分而爲六十四卦，散而爲三百八十四爻，皆形而下之器也。然因辭以得其象，因象以得其意，則莫非形而上之

道也。是故以言者尚其辭，而理即存乎辭矣；以動者尚其變，而理即存乎變矣；以制器者尚其象，而理即存乎象矣；以卜筮者尚其占，而理即存乎占矣。以動之貞夫一，而有以挈乎易簡之要；以生生之不易，而有以徹乎繼善之初。仁義中正，動靜一源，聖人所爲盡性以立人極也；窮神知化，廣大不測，聖人所爲至命以參天地也。聖人之道，所以下學而上達，行之終身而不盡，通之萬世而無弊者，未有加於《易》者也。福孫不敏，幸生理學之名邦，竊聞長者之緒論，始知《大學》之先格物，《中庸》之先明善，無非《大易》窮理盡性之旨，非獨可嚴異物似是而非之辨，兼可是正先儒擇而不精之失。自愧學謝博文，功虧居敬，於性命之原未由少窺萬一，惟是窮理爲初學入德之始

事，未之逮也。竊有志焉，是敢不辭固陋，考正經翼之源流，折衷群言之得失，辭必本諸象而黜其浮，象必歸諸畫而併其雜，不敢泥象而生穿鑿，不敢徇臆而滋附會，不敢過略以疏於義類，不敢過詳以障其光明。義有兩可，不厭俱存；疑有未析，寧從闕略。積十餘歲，始克成編，取便玩辭，例從今本，名曰《通義》，分爲九卷，別撰《圖說》以附其後。雖其間象數之蹟時參一得之愚，詁訓之餘或異耑家之舊，然微言必宗乎雒、閩，正脉一稟於東林，藉明理之筌蹄，爲言性之砥柱。庶幾質諸先覺，可弗畔於大義；傳諸來學，期勿誤於指南云爾。」

《易象圖說》

五卷。

存。

福孫自述曰：「象數之學自輔嗣、伊川廓清之後，至今日復紛然不可致詰矣。愚玩三聖之辭，於諸家附會之說一切屏去，不敢攙入正解，以失易簡之理。惟是《啓蒙》所載衍策畫卦之源流，實爲《易》學之要領，有不容以不詳者。因據蠡測，僭爲論次，舉其五事，撰成五卷。《圖》、《書》之數，已錯見大衍先、後說中，不復標出。卦變非作《易》本旨，故亦置之。觀象之餘或有一得，尚擬續書其後。」又曰：「《易》言太極，《書》言執中，有中非象，無極非空，削僞存真，析異歸同，周、邵、朱、

陸敢折其衷，述《太極篇》第一；天地數

定，龍馬圖呈，聖人則之，大衍以成，地數

從天，蓍德圓神，驗諸曆法，厥算有程，述

《大衍篇》第二；先天象立，二氣乘除，以

象從儀，名正數符，橫列《河圖》，圖歸《洛

書》，太卜三《易》，序傳不虛，述《先天篇》

第三；至哉文《易》，實本義傳，八卦相

錯，是成後天，往來順逆，變化神焉，爰合

《圖》、《書》，五行用全，述《後天篇》第

四；天地同符，方圓等觀，乃正厥位，南

北永奠，序卦反《易》，中爻雜撰，咸出是

圖，稽古弗畔，述《先天方圖》第五。」

倪氏晉卿《周易大全纂附》

十二卷。

存。

陸元輔曰：「晉卿字伯昭，錢唐人。」

張氏振淵《周易說統》

二十五卷。

存。

陸元輔曰：「振淵字彥陵，仁和人。」

顧氏懋燮《桂林點易丹》

十六卷。

存。

張雲章曰：「錢唐顧懋燮霖調撰《易丹》，不專主帖括而設，特以聖經比之道家爐火，亦異於吾所聞矣。」

徐氏世溥《易繫》

未見。

黎遂球序略曰：「《易繫》者，予友新建徐子所作。徐子少習《易》，即力究其所以然，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繫辭》辭也，吾將爲之繫變、繫象、繫占。《易》爲諸聖之書，何名周？其曰周，非云代也，言乎變備全《易》也。吾因并明其所以爲《連山》，爲《歸藏》。』夫《易》自上古至西漢，劉歆所奏凡十有三家，二百九十四篇，別有道陰陽、兵陰陽、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數術、神仙諸家，其爲篇目不可卒究，多本於《易》。其間相附而稱，又往往贗雜不倫，至今日寢失其原。干祿之家以專經取美仕，至問之圖數象

變，十有九廢然若諱之。而市上賣卜布算鑽龜者流，反偶有一端可證，又失其全。徐子憂之，是以於《河》、《雒》數策極象爻位虛連，以及風雨寒溫、方州部家、元會運世之說，《易林》、《易通》之書，皆爲之反覆分積，必得其合。以爲焦氏、楊氏、京氏與邵、周二子，皆得《繫詞》之一言於以成家，其他管、郭諸雜術書不能出焉，可以窮其源流。予嘗觀象焉，布蓍玩辭焉，^①因以思周公之文必無假借之詞，退而爲爻物當名之說；嘗觀圖焉，因以知陰陽贏乏，退而推之雜物小伎，無不得準；嘗效動焉，因以信窮通得失，有爲天運、爲人力，退而雜古史記所載，條其事以繫於卦爻之下，有所發明。而徐子

①「一蓍」，原作「著」，據四庫本、薈要本改。

曰：「夫三《易》之所名，五家所興，皆於是可會矣。」予驚喜躍然，務終予學，有以知徐子之學爲不可不立而傳也，於是爲之序。徐子別有《易解》，明三聖之說，皆學《易》者之所當知。」

徐盛全曰：「世溥字巨源，南昌人。」

錢氏澂之《田間易學》

四卷。

存。

澂之自序曰：「我家自融堂先生以來，家世學《易》。先君子諱爾卓，里人稱敬修先生，講《易》垂三十年，臨歿之歲，口授意指，命不孝爲之詮次，名曰《見易》。及南渡時，予罹黨禍，變姓名逃吳市，遇漳浦黃先生舟，召使前，慰勉之餘，教令學

《易》。不數月，吳下大亂，家室喪亡，竄身入閩，留三年。每念先生教思讀《易》，而《見易》舊解已失，惟記誦章句，默尋經義，時有所獲。久之成帙，名曰《火傳》，蓋以薪盡火傳，即此猶是先君子之遺教也。既歸里，諸書散盡，而《見易》一編獨存，因取《火傳》證之，雷同者居多，乃盡刪後說，微有異則存之。又博考諸書，凡昔所矜爲創獲而業爲前人所已道者，皆爲削去，一歸諸前人，寧爲述者可也。」

陸元輔曰：「澄之字飲光，桐城人。初名秉鐙，字幼光，甲申後更今名及字。」

王氏寅《周易自得編》

十一卷。

存。

寅自序曰：「水之不可無源也，夫人而知之也。兩界分流，百派瀉而入於海，歸墟於尾閭，始合萬水而總匯於一源。使但究其山下之出，則河發崑崙，江發岷山，南北鉅源已自岐而爲兩，安見所爲同歸而一貫哉？《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孔子曰『冒天下之道』，冒則靡有漏矣。伏羲畫卦，越千百歲至於周，文自得其爲文而卦辭以繫，周自得其爲周而爻辭以立，孔自得其爲孔而十翼以明。會而統之，則三聖人論說不同，要不離乎伏羲畫卦之旨。迨自漢以來，諸儒箋疏各有一得。宋人因之，周氏則有《太極圖說》，程氏則有《傳》，朱氏則有《本義》，其於聖人序卦分經之意尚有闕然未講者，以至爻象取用形體數目概未確求，總緣離數言理，懸而不實，遂使《易》之爲書但有人事，初無

天道。邵氏《皇極經世》能言天道，然而其學不傳，書辭微隱，多有未備。如云「三百八十四爻真天文」，《上經》言「天道」，《下經》言「人事」，以至運世所歷，若何興亡，若何治亂，合於所值卦爻，各有攸當，全未剖晰，終成疑義。寅自弱冠以來，砥志研《易》，逾壯及強，尚惘然不知所從。逮遍涉百家外學諸書，頗知曲術，卮言蔑弗原本《周易》。日夜以思，因將六十四卦配合列辰、干支、音律，咸有定位，然後運以位起，義以類殊，測爲大小數說。大數以稽興亡之候，中數以察治亂之幾，小數以觀得失之變。有一卦之位，則有一卦之數；有一卦之數，則有一卦之運；有一卦之運，則有一卦之理。分而審之，則卦有互而爻有變；合而體之，則天有經而人有紀。大都總四象之

成數，以三十爲天道之自然。《上經》三十卦，天地日月明陰陽之正氣；《下經》三十四卦，去震、艮、巽、兌之四偏，便與天道相符。咸、恒、既、未，統人事之大全。蓋乾、坤、坎、離爲先天之四正，世皆在上；咸、恒、既、未，屬後天之四正，世皆在三。上爲天之天，三爲人之天，故截然有天人之判也。歸於正矣，又歸於中。六爻之位，乾在五而坎則同之，坤在二而離則同之。五爲上體之中，坎得乾之中畫而正位於多功之地；二爲下體之中，離得坤之中畫而正位於多譽之地。後天方正，坎代坤於北，離代乾於南，中正所以立人極也。先天離火生東爲仁，坎水生西爲義，至後天則各從其旺而已矣。故曰：「先天爲體，後天爲用。」坎、離居《上經》之終，以救大過之偏，聖人所以明

天道之純也；既、未濟居《下經》之終，以救小過之偏，聖人所以明天道之合也。《易》之爲書，救天下以寡過，而其用則總在於坎、離。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獨立不懼，遯世無悶，狂者之氣概也；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狷者之規模也。兩過皆坎象，頤、中孚有離象，變大過之三四則上下皆坎，變小過之初則上下皆離。剛變爲柔，《洪範》之所謂柔克也；柔變爲剛，《洪範》之所謂剛克也。故曰狂狷可以至於中行。雷、山、風、澤，四瀆之分流；水火坎、離，百谷之咸納。至兩濟而天一之源逢矣。水火既正，日月環生，天位乎上，

① 「剛」，原作「柔」，據四庫本、文津閣本、薈要本、《補正》改。

地位乎下，斯聖人之能事畢矣。不諱鄙陋，意至輒書，歲久成帙，以類相次，分爲內外兩篇。內篇以晰斯經之旨，外篇博述旁稽，亦所以廣斯經之趣。顏曰《自得》，殆將有左右逢源之樂也夫！」

《周易自得編圖說》

一卷。

存。

寅自序曰：「有書不可無圖，他書類然，而《易》尤甚。蓋《易》主於玩，非他書一讀恍然，再讀了然之比。《本義》所載數圖，發明《周易》原始之概，略而未盡。今爲廣述前古，備探經義，并參術數諸書，凡有合於卦中所言之事，援引確當，悉爲登彙，共計百有餘圖，約略推揣而爲之

說。自知鄙陋，恐未必得聖人衍贊此經至意，然由粗以及精，由顯以及微，或不可以盡廢也。學者溺於近習，錮於所聞，至謂聖人不言天文，又謂納甲非聖人所重，不知庖犧仰觀畫卦原自天文而起。孔子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邵子曰：「《周易》三百八十四爻，真天文也。」言天道而不言天文，何以爲天道乎？卦辭曰「先甲」、「後甲」，爻辭曰「先庚」、「後庚」，又曰「巳日乃孚」、「巳日乃革之」，納甲之用，文王、周公不之諱，今顧以爲術家之說而諱之耶？且商祚六百餘年，王者之號皆必以干名命之，其用豈不重歟？後世知有人事而不知有天道，皆緣不知讀《易》之故。今設爲讀《易》之法，不讀程、朱之《易》，而讀文王、周公、孔子之《易》；未讀文王、周公、孔子之《易》，

《易》春秋自得編。」

黃氏宗義《易學象數論》

六卷。

存。

而讀伏羲之《易》；未讀伏羲之《易》，而讀天地自然之易。夫伏羲之《易》無字句，而但有其畫。畫者，象也，數也。因其象、其數以求其意，而後文王、周公、孔子之言出矣。至於天地自然之易，則將并其畫而無之，實兼意言象數而備之。今日讀《易》時之天地，無以異於作《易》時之天地，而謂作《易》之心與讀《易》之心庸有二乎？天地自然之易，散落而爲諸子百家之《易》，諸子百家非《易》也，而《易》道寓焉。故孔子曰：「冒天下之道。」書分內、外兩編，圖則合之，以明一以貫之之義。學者玩其圖以詳其說，則意義漸融，而卦爻之辭始有不難於讀者已。」

毛奇齡曰：「寅字甲庵，蕭山人。錢塘生員。人本朝，高隱不出，常流寓淮安。著

汪瑞齡序曰：「《易》之有象數，《易》之所以成《易》也。《大傳》曰：「《易》者，象也。」又曰：「聖人立象以盡意。」以之彌綸天地，揆叙萬類，舍象何由見《易》乎？本象以出數，亦因數以定象，故曰：「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象數於《易》，水之源，木之本也。然自漢以降，異說紛紛，焦、京之徒以世應、飛伏諸說附入，《太乙》、《洞極》、《潛虛》、《洪範內篇》則竊《易》而改之，壬遁之徒或用《易》卦或不用《易》卦，要皆自謂有得於象數之精微，

以附於彰往察來之列，究之於《易》何與焉？《易》自有象數，而特非焦、京輩所云也。姚江梨洲夫子通天、地、人以為學，凡天官、地理以及九流術數無不精究，慨象數之失其正而為異說所淹汨也，作《論》辨之。論其倚附於《易》、似是而非者，析其離合，為《內編》三卷；論其顯背於《易》而自擬為《易》者，決其底蘊，為《外篇》二卷。瑞齡獲受是書而卒業焉，因請於夫子而刻之。」

黃氏宗炎《周易象辭》

十九卷。

存。

《周易尋門餘論》

二卷。

存。

宗炎自序曰：「宗炎七八歲時，隨先忠端公於京邸，授《周易本義》句讀，逾年未能省大義。先公蒙難，愚方童穉，凡我先公理學之淵源自得之精蘊，實未嘗窺其毫末也。迨乎稍長，我兄太冲先生命讀王注、程《傳》。時隨行逐隊，以圖進取，不過為博士弟子之學，無所得於心也。間從蕺山夫子與聞緒論，予蒙蔽甚深，雖夫子諄諄訓誨，未能有所啟發。每與執友陸文虎共閱郝仲輿先生《九經解》，其融會貫通，一洗前人訓詁之習，然而可指摘之處頗多，遂有白首窮經之約。及文虎捐館，麗澤零落，而予更遭風波震盪，患難剔剝，始覺前日之非。立身與物，老而衝決，其困而不學之故乎？擬以五十之年息絕世事，屏斥詩文，專功畢力，以補

少壯之失。家貧苦饑，糊口四方，枵腹覃思，往往頭眩僵仆，或有億中，頓忘困苦。而姜子蒼岷每出奇思，更相問難者亦十餘年矣。因而隨筆雜述，未能鱗次，姑命之曰《尋門餘論》，見得門而人之難也。若夫書之傳與不傳，知我罪我，悉聽來哲論定可矣。」

陸嘉淑曰：「晦木《尋門餘論》，直欲與洛、閩大儒質辨於千載之上。其釋離之三曰：『人至日昃，任達之士，托情物外，則自以為有觀化之樂，故鼓缶而歌。若其不然，憂生嗟老，戚戚寡歡。不彼則此，人間惟此二種，皆凶道也。君子不然，任重道遠，死而後已，正使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怠。衛武公九十猶戒，豈敢蹈此等之轍？』斯言也，真有功後學之言也。晦木名書之意，以乾、坤為《易》之

門，恐不得其門而入，故探索以尋之。」

《圖學辨惑》

一卷。

存。

宗炎自序曰：「《易》有圖學，非古也，注疏猶是晉唐所定之書，絕無言及於此者。有宋圖學三派，出自陳圖南，以為養生馭氣之術，託諸《大易》，假借其乾、坤水火之名，自申其說，如《參同契》、《悟真篇》之類，與《易》之為道截然無所關合。儒者得之，始得推墨附儒，卒之因假即真，奉螟蛉為高曾，甘自屈其祖禰。據朱子發《經筵進表》，宋《易》之陳氏，亦猶嘆之

《易》學授受俱鼻祖於田子裝。^①田氏之學傳自聖門，歷歷可攷。圖學以來，出自圖南，則道家者流，雜之《大易》，遂使天下靡然，稱為《易》、《老》。儒者極其崇奉，并諱其所謂《老》，專以《易》歸之，亦可畏也。上古何嘗有圖，但文字未備，畫為奇耦，示文字之造端爾。陳氏不識古文古字，誤以為圖也。文、周、孔子文字大備，始得暢其所言，著之竹木，而義理昭然可觀，皆所以闡發古文古字之幽隱，破除其艱澁，以就夫坦夷。讀十翼，正所以明顯彖、爻、辭、象；明顯彖、爻、辭、象，正所以追測卦畫之古文古字也。創為三圖，而欲掩包犧已露之面目，使天下後世重求之於晦冥蒙昧之途，何殊卻饗殮而以茹毛飲血為至味、毀廬舍而以上巢下穴為適要也？秦燔《詩》、《書》，

《易》獨以卜筮得免，若有圖，亦宜不禁，胡為偏遯而孤行方外？^②秦漢之時雖有黃老之學，亦只在民間，豈有與世間隔，不通於學士大夫之理乎？此皆據其偏僻，無能強申者也。非惑與？可不辨與？作《圖學辨惑》。

陸元輔曰：「宗炎字晦木，餘姚人，忠端公尊素之次子。」

顧氏炎武《易音》

二卷。
存。

徐盛全曰：「炎武，崑山人，初名絳，字寧

① 「嘆」，依文義，當為「漢」字之訛。

② 「遯」，四庫本、薈要本作「逸」。《補正》：「當作「逸」。」

人，學者稱亭林先生。」

葛氏承杰《周易要言》

未見。

《黃巖新志》：「葛承杰，字鼎生。崇禎間縣學生，中歲棄去，以詩酒自放。著《周易要言》、《禮記別解》、《四書新義》。」

陳氏梁《易說》

五卷。

存。

繆泳曰：「陳梁，字則梁，海鹽人。所爲《易說》，有《箋易》三篇、《溫易》二篇、《易屑》二篇、《易論》二卷、《易頌》一卷。」

徐盛全曰：「則梁厭薄時文，留心稽古，

又精書法。其《易說》數種，以闡其祖東涯所未備。晚遯跡於□，^①預爲繭室，覆之以屋，比於亡國之社。自題其柱曰：「此佛自來耽米汁，至今孤冢有梅花。」亦好奇之士也。」

董氏說《易發》

八卷。

存。

徐盛全曰：「說字若雨，烏程人。晚爲沙門。」

按：《易發》八卷，烏程董說若雨撰。首《出震圖說》，次《天易圖》，次《地易圖》，次《人易圖》，次《出

①「□」，四庫本作「酒」，蒼要本作「僧」。

震圖》，次《出震西北乾變圖》，次《出震西南坤變圖》，次《周易渾元符》，次《黃鸝河洛徵》，次《河洛證物篇》，次《洛書發徵》二篇，次《河圖順運圖》，次《洛書逆運圖》，次《河圖一六釋》，次《洛書有五無十釋》，次《八卦生滅圖》，次《八卦離明用九圖》，次《八卦用六誠明圖》，次《八卦游魂爲變圖》，次《洛書具河圖體數》，次《河圖具洛書用數》，次《易有太極說》，次《地易屯蒙時位略》，次《地易八卦原始》，次《天易八卦律呂徵》，次《地易八卦律呂徵》，次《天易八卦三際略》，次《地易八卦時位略》，次《八卦原始反終六圖》，次《地易內外二體時位略》，次《用九重卦八

圖》，次《剛柔始終解》，次《徵曜書》，次《徵曜圖》，次《降宿紀》，次《十二宮定度》，次《堯典中星八卦說》，次《堯典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圖》，次《律會》，次《爻律徵》，次《乾坤表》，次《闔闢徵》，次《卦律圖》，次《左右律表》，次《卦律總表》，次《卦律旋宮紀》，次《卦律天符紀》，次《卦律納音八圖例》，次《既濟徵》，次《周易卦裁徵》，次《既濟卦變圖》，次《既濟歸爻圖》，次《周易卦序釋》，次《周易卦序徵》，次《周易得位表》，次《周易爻位圖》，次《卦氣起中孚解》，次《屯蒙飛龍略》，次《飛龍訓》，次《杏葉飛龍表》，次《周易首尾徵》，次《屯蒙飛龍六略例》，次《屯蒙成物略

例》，次《卦律三際表》，次《爻本》，次《爻本圖》，次《貞悔略》，次《十二爻轉物徵》，次《卦體順逆徵》，次《周易十二爻通卦徵》，次《周易上下交限圖》，次《周易貞位圖》，次《周易無限圖》，次《周易交限圖》，次《七十二卦定限圖》，次《七十二卦貞位圖例》，次《七十二卦上下交限圖》，次《七十二卦交限圖例》，次《卦限圖》，次《卦律圖》，次《卦命三成圖例》，次《卦律貞悔圖》，次《七十二卦經度圖》，次《七十二卦範圍圖》，次《函卦徵》，次《函卦圖》，次《卦變說》，次《占變說》，次《論卦變》，次《卦變圖例》，次《卦氣略》，次《卦氣圖》，次《論本義》，次《三易策卦圖》，次《京房

易辨》，次《演古不變易》，次《古易納甲正譌》，次《日神占變例》，次《古易占不變法》，次《出震黃庭納甲解》，次《律呂納甲符》，次《出震黃庭左右律二圖》，次《成都易隱志》，次《筮問》，次《屯蒙既濟未濟乾頤貞悔四圖》，次《復姤泰否律呂二圖》，次《卦律左右契本位二圖》，次《復姤律呂左右契二圖》，次《屯蒙朝夕貞悔二圖》，次《屯鼎蒙革顯伏二圖》，次《卦律十二辰轉式十二圖》，次《甲己乙庚丙辛丁壬戊癸卦律左右契各二圖》，次《貴神轉式左右契各十圖》，次《河圖生克左契十圖》，次《五行生旺八圖》，次《日陰占略十二圖》，次《卦變左右契各七圖》，次《降宿十

二圖》，次《七政治卦圖》，次《五德解》，次《五德廣訓》，次《河圖五行生旺圖》，次《古二十四位圖》，次《世俗二十四方位之謬》，次《甲乙旺卯圖》，次《丙丁旺午圖》，次《庚辛旺酉圖》，次《壬癸旺子圖》，次《春三月戊己旺辰圖》，次《夏三月戊己旺未圖》，次《秋三月戊己旺戌圖》，次《冬三月戊己旺丑圖》，次《三刑發》，次《三刑古義圖》，次《東字說》，次《外字說》，次《六書易象廣》，次《咸臨圖》，次《觀象圖》，次《三易經綸圖》，次《三易交卦徵》，次《策卦三成略》，次《既濟策卦三成圖例》，次《既濟成卦圖》，次《三成重卦圖例》，次《三成重卦貞悔例》，次《黃庭人位圖》，

次《周易方位圖》，次《夬履圖》，次《出震夬履圖》。

《河圖卦版》

一卷。

存。

說自序曰：「以錢代蓍，筮法荒矣。京房納甲，子午戾矣。二、成長夜，卦策闕矣。作《河圖版》，明體用矣。」

丘氏維屏《易勦說》

佚。

魏禧曰：「丘維屏，字邦士，寧都人。學官弟子，甲申後棄諸生服，隱翠微山中。所著《易勦說》，垂成未竟。」

陳氏弘緒《周易備考》

未見。

朱在鎬曰：「陳徵君弘緒，字士業，安仁人。崇禎間以薦除知晉州，中蜚語，逮繫，州民詣闕訟冤，釋不問。謫湖州府經歷，改知舒城縣，爲御史論，罷。」

錢氏士軾《古文易》

二卷。

未見。

《平湖縣志》：「錢士軾，字穉拙。國子監生。」

俞氏汝言《京房易圖》

一卷。

存。

《嘉興縣志》：「俞汝言，字右吉，秀水學生。乙酉後，棄舉子業，潛心著述，有《京房易圖》、《禮服沿革考》、《漢官差次考》、《宋元舉要歷》、《先儒語要紀年譜》、《崇禎大臣年表》、《卿貳考》、《明世家考》、《寇變略》、《廣品級考》、《謚法考》，晚又著《春秋平義》十二卷、《四傳糾正》一卷。坐是兩目失明，猶令人誦諸書，口授所見，使筆記之，遂病以卒。」

徐氏繼恩《逸亭易論》

一卷。

存。

繆泳曰：「繼恩字世臣，錢塘諸生。甲申後，晦迹爲浮屠。其《易》說八篇：《河圖說》一，《洛書說》一，《先後天八卦圖說》二，《卦序說》三，《策數說》一，共爲一卷。」

經義考卷六十五終

門人安福郭圭覆校

經義考卷六十六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易六十五

應氏搗謙《周易集解》

十七卷。

存。

搗謙自序曰：「聖人患民生之多故，進退、存亡、得喪莫知其由，乃觀察天地之間，會通人物之變。極天際地，無非一陰一陽之理，而吉凶感召則在我一心之內

焉，妙物之化一著於《易》。人莫不喜長而惡消，喜盛而惡衰，是故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若君子，則不以盛衰消長易心，而一歸於中正。喜通惡窮而易其性，君子不爲也。天地之大德莫善於中，用中之宜莫善於時。是書也，以中明《易》，初曰《易學大中》。既而懼其自以爲是，非所以求教於君子也，乃以《應氏集解》名之。」

徐盛全曰：「搗謙字嗣寅，仁和人。隱居教授。康熙戊午，以博學宏辭薦徵，不起。」

王氏弘撰《周易圖說述》

三卷。

存。

弘撰自序曰：「天地事物之理，聖賢之意，有語言文字所不能遽悉者，莫如圖爲易曉。朱文公作《周易本義》，首列九圖，所以明《易》之原也。余爲是編，特祖之而更益以諸家圖說，或相證合，或相發明，或推測一義，或旁通別類，雖其間有重見疊出，至涉於瓌屑，弗恤焉。於戲！《易》之變化，至不可窮也，然可一言以蔽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已。一陰一陽之謂道者，言不貳也。不貳則交，交則生，生則惡可已，故又曰「生生之謂易」，斯不測之神也。蓋其義莫著於象數，知象數者莫精於邵子康節，康節而後談象數者不一家，惟其符契自然，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故足述也。雖然，不求之象數，《易》不可見也；徒求之象數，《易》亦不可見也。則所爲「體用一原，顯微無

間」者，果何如哉？孔子而後，善說《易》者當獨尊子思，《中庸》一書，莫非《易》也。孔子散而言之，故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子思一以貫之，故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易》有太極焉，《中庸》曰：「於穆不已。」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太極之謂也。《易》有三才之道焉，《中庸》曰：「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三才備矣。吉凶悔吝之占，《易》所爲教人知幾之學也，《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齊戒以神明其德」，「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所爲教人藏密之學也，《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易》以知來，《中庸》曰：「至誠之道，可

以前知。』《易》以開物成務，《中庸》曰：「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然則《易》之所以與天地準，而《中庸》之所以與天地參者，不從可識乎？於戲！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知變化之道者，亦存乎人之自得而已。昔邵康節作《皇極經世》，程純公曰：「堯夫之法，只加一倍耳。」康節嘆其聰明。他日正公舉問，純公曰：「已忘之。」後之學者觀於是編，能盡康節之法，又能為純公之忘，則古之所云「善《易》者不言《易》」，斯旦暮遇之矣。」

徐盛全曰：「弘撰字無異，華州人。康熙戊午，以博學宏辭薦，召試體仁閣。居昊天寺，撰《易圖》。」

《筮述》

八卷。

存。

弘撰自序曰：「《易》者，天也；筮者，人也。伏羲、文王、周公言天，孔子言人。蓋《易》至孔子而正德之事備，則莫備於筮。筮者，「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學也。學之不講而但求之吉凶，於是以朱子謂《易》本卜筮之書為淺之乎言《易》。不知伏羲示象，文王於《蒙》、《比》發「初筮」、「原筮」之義，周公於《革》發「未占有孚」之義，至孔子作《大傳》，無非發象占之義，其在《論語》引《恒》九三之辭而曰「不占」。是以《易》為卜筮，乃朱子之所以考諸聖人而不謬

者也。《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記》曰：「疑而筮之，則勿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聖人之以卜筮爲教也，觀象玩辭，觀變玩占，顯諸仁，藏諸用，人事盡而天事協，夫豈苟而已哉？自焦贛出而聖人隱，自《易林》出而聖人之言隱，京房、管輅、郭璞輩繼之，而相天、相地、相人之述百家雜起，言《易》者日紛，去《易》日遠，詭僻誕怪，求知所不可知，而道德性命之旨荒矣。故予責亂《易》之罪，以贛爲首。《太玄》、《元包》、《潛虛》、《皇極篇》之作，皆思以私智自見，用三、用五、用七、用九，卒失其自然。又或飾以古文奇字，以是求天人之合，亦徒勞矣。近世之深於《易》者推韓恭簡公，其著《易占經緯》，兼用《易林》。予爲是書，必黜《易林》，惟奉《周易》之辭，而揲蓍之法則以

《啓蒙》之所定者爲主。竊慨夫以聖人之道而流於術也，舉焦、京、管、郭一切可驚可疑之事、附會之說，概擯之，即所謂邵子前知其不以蓍得者，亦無取焉。惟本朱子之說，以上溯四聖人之旨，曉然於天地變化之神、陰陽消長之妙，決嫌疑，定猶豫，正言斷辭，莫非教戒，使之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而適乎仁義中正之歸而已。其末或有一二端之未合，蓋心之所見，不敢自匿，然與經傳之言則無不合焉，庶幾後有知者，亦可以告無罪矣。」

趙氏振芳《易原》

二卷。

存。

徐盛全曰：「振芳，山陰人。其書自

爲序。」

徐氏在漢《易或》

十卷。

存。

在漢自序曰：「漢生平魯鈍，讀書絕不記憶，於《易》尤所不解。己卯春，始遇趙子於煙霞山中，出所著《易解》示漢，漢默默而已。趙子曰：『子胸中無宿物，可學《易》。』予之《易》學有所授，授自丁先生。先生者，雲間人，殫精於《易》，今年八十餘矣。子學《易》，盍見丁先生？」於是往見而問《易》焉。先生曰：『予何言哉？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以言乎人之一心則神矣。古今賢人君子之論說具在，子自往求之，予又何言

哉？』漢默默而退，乃與趙子訪求古今《易》說數十百家，通者會之，疑者闕之。自己卯夏至辛巳秋，手錄幾二尺許。書未成，而漢有梁、宋之遊。明年南歸，則趙子以省親入蜀，并所錄藁攜去。於是復取古今論說而求之，通其所可通，疑其所可疑。自壬午春至甲申秋，三年於茲，彙次成經解、圖說共十卷，總名《易或》。仲尼不云乎：『或之者，疑之也。』疑者，人心之所以不窮而鼓舞之，所以盡神也。不疑則人心息，人心息則天地之變化不可見，而《易》或幾乎息矣。漢以疑學《易》，以疑名《易》，以疑就正天下萬世之學《易》者，則天下萬世無窮之人心，皆生之易爾已。」

趙振芳曰：「徐在漢，先名之裔，字天章，號寒泉，歛之練谿人。」

徐氏甘來《周易口義》

四卷。

存。

呂光輪序曰：「昔朱子於《詩傳》自以爲無復遺憾，而於《易本義》則意有不甚滿者。趙子欽寓書朱子，謂說《語》、《孟》極詳，說《易》則太略。朱子曰：「譬之燭籠，添一條骨子，則障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本體光明，豈不更好耶？」由是窺朱子之意，則《本義》一書爲先儒說理太多，終翻窠臼未盡，其所不甚滿者此也。自制科頒教，《易》尊《本義》，嫌《本義》之略而無所依傍，於是講章叢出，拉雜諸家穿鑿附會之說，而加之以俗陋之己見，學者喜其依傍，益蔓衍而不知所

返。夫朱子之意主於簡，而今則惟恐其說之少；朱子之大旨在象占，而今則以象占爲駢疣。此所以離且畔也。吾師五宜先生玩索於此者三十餘年，與二三子朝夕論說，久之，成《口義》一書。遠依雲峰之《通釋》，近涵虛齋之《蒙引》、次崖之《存疑》，同爲《本義》之匡翼者也。先生命光輪序，因述所聞於後，庶幾離畔者知所返焉。」

周氏弘起《大易三義》

四卷。

存。

陸元輔曰：「平湖周弘起道腴著，餘杭嚴侍郎沆序之。其曰《三義》者，《疏義》、《通義》、《要義》也。《疏義》取疏通本義而止，《通義》順文鋪叙，《要義》研勘異

同，互相發明。」

郁氏 文初《郁溪易紀》

二十一卷。

存。

文初自述曰：「文初生固陋，從來學《易》諸家，其書不能遍讀。自天啓乙丑迄今丁酉，三十三年，霽心澄慮，忘食忘憂，優游浸入，而弗能自己。以筆紀之，日一改焉，歲一改焉。人仕以來，閱十載，庶乎淺深得失之辨可考以自驗。若其竊聖人之蘊，附述作之林，則吾豈敢？」

潘氏 元懋《周易廣義》

六卷。

存。

元懋自序曰：「《周易廣義》云者，取蔡氏《蒙引》、林氏《存疑》諸書，以廣《本義》之所未盡。《易》爲占筮作，而能有以冒天下之道，故自王公以至士庶，自上哲以至顓愚，咸得舉而用之。有是象而後有是辭，有是占而後有是變，聖人之道，不越於斯四者而已。自說《易》者執理以陳辭，而其弊也失之固；援數以測變，而其弊也失之荒。夫豈《易》之爲說果有加於理與數之外歟？誠合理數以求之，微《本義》，其誰與歸？邇來學者皆略《本義》而抒臆見，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幸而蔡氏、林氏之書具在，斯道賴以不墜。懋生而寡昧，幸得服膺所傳，以求《本義》，緣《本義》而傳而

經，而不迷於數，無戾於理，或可免於曲學阿世之誚焉。」

陸元輔曰：「元懋字友碩。」

戴氏伯繩《九種易》

未見。

劉城序曰：「治《易》著稱者無慮千家，不必皆有當於四聖之《易》，而皆有其《易》。《易》無不有，故無一不可說《易》，皆有其《易》，則皆有當於聖人之《易》也。皖林戴伯繩先生於《易》部分條貫，汰穢存精，有成書矣。既司訓吾池，城以弟子員時與論說，出所撰集，一曰《影》，二曰《鏤》，三曰《探》，四曰《象》，五曰《證》，六曰《成》，七曰《氣》，八曰《數》，九曰《圖》。命篇之指，各見於自爲說中。其於漢宋

諸儒章句、訓詁、理氣、象數、圖義罔不擇焉而精，可謂燭照龜知者矣。」

何氏默仙《古易解》

未見。

朱徽序曰：「以象談《易》，筮者之事也；以數談《易》，推算者之事也；以理談《易》，學士大夫之《易》也。然而不可不兼也，何也？易，變易也。泥於《易》而不知變，非知《易》者也。閩有何君默仙之爲《易》也，其推陰陽、剛柔、得失、消長、乘承、遠近、德時、違應之義，無以異諸家。獨其說必始之以變而既之以互，由變生互，由互復生變。其互有在本卦者，有在之卦者，有自之卦又得互、互還歸於本卦者，故其取類遠，其稱名博，言

象數必歸於理，言理而不遺象數，變而不泥，真知《易》者哉！《易》自乾、坤相索，則變之始也。雜物撰德，非其中爻不備，斯互所由來乎？《左傳》如穆姜遇艮之隨、南蒯遇坤之比，皆變也。晁公武之釋京氏云：「會於中而以四爲用，一卦備四卦者，謂之互。」然則變不始於焦贛，而互亦非始於虞翻也。顧先賢論卦變者詳矣，獨未深取乎互；即論本附互象者精矣，然未及象外之互、互外之象。如何君者，豈非化而裁之，存乎其人哉？按《易林》之推變，每卦得六十四，乘之而爲四千九十六；《啓蒙》之創圖，自乾順數至恒、自坤逆數至益，各得三十二，自乾之初至坤、自坤之初至乾，覆數之，各得六十四畫，不知所終極矣。今何君之《易》，爻之互至五，卦之互至十九，苟以是法引

伸觸類，安知其變者、互者不與《易》俱無窮耶？何君建寧人，平生杖履多在西江，晚歸金饒山，研求者且十年。上不及《彖》、《象》，下不及《繫辭》，所撰者爻辭爾，其精如此，惜其書未竟而逝。有子松，字長文，博而能文，善守家學，將續成之以行世焉。」

陸元輔曰：「默仙，建寧人，未詳其名，《建寧府新志》不載。」

金氏鏡《易經四測》

未見。

繆泳曰：「鏡，長興人。崇禎年貢生，不仕，自號水一方人。」

呂氏濬《易類辨疑》

未見。

施氏鉉《易學指南》

未見。

徐氏世湜《易參》

一卷。

未見。

《嘉興縣志》：「徐世湜，字中粹，兵部侍郎必達之子。」

張氏問達《易經辨疑》

六卷。

存。

陸元輔曰：「江都張問達天民著。」

問達自序曰：「《易》之爲書，六畫成，而天地人物之理全焉；彖、爻辭繫，而人事之趨避得失判焉。是《易》之廣大無所不具，而聖人憂世覺民之心則爲人道設也。其言體、言德、言象、言變、言占者，蓋慮人道有未明，使人即數以推理，因占以利用，所以引天下之心思神明變化而莫之外。自人不能通乎《易》之全體大用，而以占筮視《易》，而《易》遂與人酬酢於一事一物之間。秦焰熾，而《易》獨不與六經同其殘缺者，《易》之以占筮藏其用也。」

漢儒不察，疏解多主象數，而四聖人之心源以晦。^①王弼專主理略數，天下宗之，其說猶與諸家並傳也。程《傳》、《本義》出，而《易》學定於一尊，亦以天下之習於占筮既久，故存占筮以存《易》，非謂占筮足以盡《易》也。自是而後，輔之以《大全》、《蒙引》、《存疑》諸書，而學官非此者不教，有司非此不爲式。流及今日，讀其詞者不思其義，習其數者不明其理，尚其占者不修其德，講之愈繁，失之愈遠，毋亦學者之過與？愚總角受《易》，竊以學《易》者學此《易》於身也，用《易》者用此《易》於世也。反諸心而求聖人明道立教之心，而天地萬物之心，其在我心以外乎？故不自揣度，折衷異同，附以己見，其實在於尊信義、文、周、孔而非有間於先儒也。然則是編也，其敢遽以爲是

乎？亦自言其心之所得，以俟神明乎《易》者參攷焉爾。」

屈氏□□^②《□□易外》^③

七十一卷。

存。

□□自序曰：^①「古者經、傳各爲一書，先儒謂西漢時六經與傳皆別行。予《易外》不載經文，蓋遵古也。亦不敢以爲《易》傳，而曰「外」。外之者，自外乎《易》也，亦取《韓詩外傳》之義，爲《易》之外篇也。」

① 「人」，原作「之」，據四庫本、文津閣本、薈要本改。

② □□，據屈大均《翁山文鈔》卷一《〈翁山易外〉自序》（清康熙刻本），當作「大均」。

③ □□，據《翁山文鈔》卷一，當作「翁山」。

□□，據《翁山文鈔》卷一，當作「大均」。

書成，爲卷七十有一，藏之於家，以爲子若孫一家之學。」

徐氏善《四易》

十二卷。

存。

朱彝尊序曰：「《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善《易》者必先明《圖》、《書》之旨。自《隋書》志經籍，入《易圖》於五行家，而《圖》、《書》之義晦矣。新安朱子注《易本義》，取《河》、《洛》先、後天諸圖冠諸卷首，學者舍《圖》、《書》蓋無以言《易》也。先儒之論，多以九爲《圖》、十爲《書》，獨西山蔡氏從而反易之，以爲《河圖》之數十而《洛書》九也。蔡氏之說稱本邵氏，然邵子之言曰：『圓

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以數之體驗之，則奇爲圓而偶爲方矣。同州王氏、臨邛張氏、漢上朱氏咸以九爲《圖》、十爲《書》，此邵氏之學也。伊川程子曰：「九是純陽，六是純陰。但取《河圖》見之，過六則一陽生，至八便不是純陰。」是亦以九爲《圖》矣，此程氏之學也。橫渠張子曰：「陽極於九，陰極於十。」又曰：「十者，九之偶也。」史繩祖闡其義，蓋即言九《圖》十《書》之理，此張氏之學也。朱子報郭冲晦書曰：「《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四實四虛之數，所以畫卦也。《河圖》九疇之象，《洛書》五行之數，所以作《範》也。」是年朱子五十有一歲矣，猶主九爲《河圖》，後與蔡氏再三往復，始從其說。迨作《啓蒙》，又詳述其初說，而曰：「安知《書》之不可爲《圖》，

《圖》之不可爲《書》？」是雖信之而未篤矣。處士徐敬可著《四易》，一曰《天易》，二曰《義易》，三曰《商易》，四曰《周易》，凡三十卷。其於《圖》、《書》，博採諸家之論，而一本乎邵子、程子、張子及朱子之初說，謂反之則四象五行之位皆若枘鑿之不可合，從其舊則不惟位與數各當，因以推夫三《易》改演之原，《洪範》、大衍、律曆、運氣、太一、奇門之所自出，靡不犁然有據焉。乃或疑其與朱子晚年之說不協。夫《圖》之可爲《書》，《書》之可爲《圖》，朱子既言之矣，徐氏特因朱子之說而發揮之爾，亦何悖於朱子哉？

高佑鉅曰：「敬可爲贈太僕卿世淳之少子，早年棄諸生，博通經學，於《易》、《春秋》尤融貫。」

董氏養性《周易訂疑》

未見。

梅文鼎曰：「山東樂陵人，寧國府通判。是書曾刊行。」

葉氏闇《易原》

六卷。

存。

朱襄曰：「闇，林屋山人。其論《易》以本卦、之卦，主《左氏傳》、蔡墨之說而具畫之。」

鍾氏晉《大易炬說》

存。

黃百家曰：「錢塘鍾晉德威撰。」

賈氏必選《松蔭堂學易》

六卷。

存。

倪燦曰：「江寧人，字直生。」

經義考卷六十六終

門人海寧楊守知覆校

經義考卷六十七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易六十六

孫氏應龍《周易塵談》

十二卷。

存。

鄭珙曰：「餘杭人，字海門。順治丁亥進士，知隰州。」

劉氏思敬《易參》

七卷。

存。

徐盛全曰：「思敬字純之，上元人。順治丁亥進士，刑部浙江司郎中。」

孫氏宗彝《易宗集注》

十三卷。

存。

宗彝自序曰：「《圖》、《書》垂象，聖人則之，爰以作《易》。因象而測其數，因數以測其理。象有象之宗也，數有數之宗也，理有理之宗也。《河圖》、《洛書》五皆居中。中五，象之宗也；五，數之宗也；中，

理之宗也。天數五，地數五，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先天之數五也；大衍之數五十，極五而十，後天之數亦五也。先天之數在象先，後天之數在象後，而咸不越於五、不過乎中也。先天八卦，惟乾、坤、坎、離四卦皆正畫，故分之爲四方之象，不正不可以爲象也。正，中也。後天八卦，四正皆奇畫，四隅皆偶畫。奇則無偶，無偶故不偏，不偏之謂中，奇亦中也。中爲土德，德主靜，於天地之始爲太極，於人心之始爲喜怒哀樂之未發，天下之大本也。中涵陰陽，靜乃生動，此中之所以爲理宗也，是伏羲作《易》之宗旨也。堯舜得之，允執厥中，千古之道統由此出，千古之治統亦由此出也。孔子贊之，教人執禮，禮由中制，故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是孔子傳《易》之宗旨也。

萬世之治法以此禪，萬世之世運亦以此禪也。世運之害成於人心，人心之害成於嗜利。爲惡不中，皆利之爲，惟禮可以防之。六十四卦之內，凡陽之毘於陰、陰之干於陽，無非利也。利屬陰，惟陽可以抑之。乾不言利，其利及物；坤言利，其利得主，而貞不可以不辨也。是以扶陽抑陰在於辨利，是又所以執中、所以執禮之宗旨也。予垂髫時，受其旨於先大夫，謹而識之，殆五十年而始明其數，信數之合於象而契於理如此也。作《易宗》，志不忘也。」

徐盛全曰：「高郵州人，字孝則。順治丁亥進士，官吏部郎。」

張氏習孔《周易辨志》^①

□卷。^②

存。

錢柏齡曰：「習孔字黃岳，^③歙縣人。順治己丑進士。」

錢氏受祺《等易義數言》

十六卷。

存。

錢枋曰：「字介之，錢塘人。順治壬辰進士，工部都水司主事。與仝里屠以寧多若、江起蟄雲相共輯成書，舉子誦習本也。」

王氏含光《易學三述》

一卷。

存。

盛符升序曰：「河中王似鶴先生《易學三述》，蓋述乎義，述乎文，述乎孔，而非述乎漢宋諸儒者也。然述乎文、述乎孔，總以述乎義；即述乎義，總以述乎天地自然之易。因而詳求其說，有合乎先儒者矣，有不合乎先儒者矣。如論《河圖》爲八卦所由生，人所及也，論《河圖》非五行

① 「周」，阮元《淮海英靈集·丙集》（清嘉慶三年小琅嬛僊館刻本）卷一作「大」。

② 「□」，據《淮海英靈集·丙集》卷一，當作「二十四」。

③ 「字黃岳」，《淮海英靈集·丙集》卷一作「字念難，號黃岳」。

之數，論《洛書》非九疇之數，非人所及也；如論中立爲無形之《河圖》，人所及也，論《河圖》爲未布之《洛書》，論《洛書》爲無卦之圓圖，非人所及也；如論先天小橫圖出於《河圖》，人所及也，論圓圖之出於橫圖俱按《洛書》之數，非人所及也；如論大圓圖、大方圖法天象地，人所及也，論大橫圖重儀重象，顯闢開蒙，非人所及也。至其論後天也，俱本《洛書》所生之數，而謂文之橫圖出於羲之圓圖，文之圓圖出於羲之橫圖，有變通，無改易，其理更確而可徵，尤非人所及也。以此爲探本窮源之學，而全《易》之理與數皆具焉。其有功於四聖，豈不偉哉！雖然，先生固不自以爲異也。八圖所載，悉遵朱子《本義》；而推本其傳，皆出邵子。是其立論之或同或異，即未必盡合於諸

儒，而揆之以貫通先後、終始今古之一原，無不合矣。」

浦氏龍淵《周易通》

十卷。

存。

《周易辨》

二十八卷。

存。

嚴先生沆曰：「吳門浦潛夫學《易》既久，一旦於《損》之『懲忿窒慾』豁然有悟於洗心之旨，遂貫通全《易》，推明孔子所以贊三聖人之意，而即以孔子之言折衷群言之非是與似是而非者。既有《易

通《十卷以疏大義，又有《易辨》二十餘卷以辨析微辭，可以翼往聖而開來學者也。」

吳偉業曰：「潛夫學《易》，務探其旨要，不溺於文辭。其言指事會情，通變適用，舉前此訓詁之習、理學之障廓焉掃除。至唐宋以來諸家之說，有所鈎纂，務平心折衷，無所偏主。苟於大義有乖，必侃然辨正，不爲兩可之辭。雖素不習《易》者，讀之未有不心目俱開者也。」

葉先生方藹曰：「浦潛夫《易辨》理明詞達，體諸身心，參諸世務，援據經史，博採衆說，會而通之，使一經條理了然心目之間。故其分疏彖、象、六爻及《繫詞》諸傳，無不首尾融貫，事理昭晰。」

梁氏夫漢《周易清本》

六卷。

闕。

夫漢自序曰：「《易》之要有三：曰數，曰象，曰理。理即聖人所繫之辭是也。理出於象，八卦是也；象出於數，《圖》、《書》是也。未有象之先當求其數，既有象之後當求其理。要必理與象合，象與數合，而後言《易》始能無弊。朱子作《啓蒙》、《本義》，其理則取之程子，其數則取之邵子，其象則取之周濂溪之《太極》與陳圖南之《先天》，可謂集《易》之成矣。夫漢始披《本義》所列八卦與六十四卦諸圖，謂立象之妙無出於此矣。及按之夫子《繫辭》，則惟《文王八卦次序》、《方位》

二圖與《繫辭》合，^①其伏羲先天四圖皆不合也，是象與理不合也。又按伏羲先天四圖，與《河圖》、《洛書》絕不相蒙，所謂則《圖》則《書》之意率皆牽合，是數與象不合也。夫既數與象不合，象與理不合，則其言《易》豈能無弊哉？以是耿耿於懷，必欲求其理與象數之合。自壬子至戊午凡七載，而始悟『參天兩地而倚數』之一語，遂手定《圖》、《書》方圓平直之體，而立規矩準繩四圖。由是則《圖》則《書》之法以明，而觀象繫辭之意自見。乃取《本義》而清之，更名曰《周易清本》，蓋清《易》之本，而即以《本義》為原本也。《本義》謂《易》之圖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似乎《易》之不一也。予謂《易》之圖四：《圖》、《書》與則《圖》、則

《書》而已。若夫孔子之《易》，即文王、周公之《易》，文王、周公之《易》，即伏羲之《易》；伏羲之《易》，即天地自然之易。蓋天垂象，伏羲畫之，文王繫卦辭，周公繫爻辭，孔子則釋象與卦爻之辭者也。後之解《易》者，但當就孔子所釋之辭而詳解於其下，不當於孔子釋辭之上而更為釋辭也。考亭嘗曰：『某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卦辭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辭中發之。爻、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而今未暇整頓耳。』觀斯言也，予取《本義》而清之，政合考亭整頓之意。而文王卦辭之下竟不為略說大綱者，又欲使文、周、孔子之意合而為一也。

① 「次序」，原作「方序」，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改。

抑考亭作《本義》，專以卜筮爲主，故於卦、爻之辭必以其象其占分釋之。予謂象即所以占，占即在於象，第言「象曰」而占在其中矣。如必欲分別某句爲象某句爲占，則有言其象而無占者，有言其占而無象者，經文反爲不全，而注釋未免蛇足也。況聖人作《易》，原不專爲卜筮，而卜筮之理自無不該。《繫辭傳》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象者，卦爻之象也；辭者，卦爻之辭也；變即象之變也；占即辭之占也。象與辭一定者也，變與占無定者也。畫一定之象，以任無定之變，此伏羲之意也；繫一定之辭，以待無定之占，此文、周之意也。故孔子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蓋以辭者據象而說，非必有期於

動作觀變之玩；占者隨變而應，非可預玩於平居觀象之日也。且辭主於理，占主於數，故有以辭占者，有不以辭占者，如《左氏》所載，可遞考也。予故於《本義》其占之說概置不錄，使學《易》者專以義理爲主，先觀伏羲之畫象，次觀文、周之繫辭，次觀孔子之釋象與《繫辭》，而後詳觀考亭之《本義》，則先後有序而易讀，注釋有條而易解。其於《本義》，有刪者，有增者，有改者，有那移前後者，要必使與孔子所釋之辭相合而已。其有不合者，所望世之同志參考而訂定之，庶幾可告無罪於先聖先儒云爾。康熙庚申孟冬。」

張氏沐《周易疏略》

四卷。

存。

譚瑄曰：「張沐，字仲誠，上蔡人。受學於容城孫奇逢，官內黃知縣。《易疏略》四卷，自爲之序。」

桑氏日昇《易經圖解》

一卷。

存。

日昇自序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聖人學於《圖》、《書》者也。大禹叙疇用九，伏羲作《易》用十。用十者藏五，用九者藏十。大而天地，小而人物，幽而死生鬼神，明而禮樂刑政，其間理寓乎氣、氣寓乎數，象於是，變於是，辭於是，占於是。故學《易》莫先學《圖》。《圖》不學，則《易》不傳；《易》不傳，則斯

道或幾乎息矣。宋周、邵二子得不傳之學於華山希夷先生，周子發揮太極有說，而於《河圖》之蘊未詳，邵子得力又尚在數。學者不必究數，且先究理，理至則數自至。勿謂聖人之《易》不可學，《圖》亦不可學也。余不揣謬妄，作《圖解》，并及《洛書》卦位，以俟學者之披玩而有得焉，於經傳亦庶乎少補云爾。時順治戊戌季春。」

曹溶曰：「日昇，零陵人。」

彭氏文煒《易學集成》

四冊。

存。

沈岸登曰：「文煒字次公，江寧人。官宜興儒學教諭。書凡八篇：《圖書》一，《義

卦二，《周易》三，《象占》四，《啓蒙》五，《太極》六，《皇極》七，《律呂》八。康熙壬子自序。」

朱氏日濬《訓蒙易門》

七卷。

存。

日濬自序曰：「《易》之作，吉凶與民同患。則言《易》而不言占，非聖人之意也。或謂《易》道精微，若止爲卜筮而作，則卑視夫《易》，而豈足以語夫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乎？殊不知『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在聖人已有成說。故家文公云：『《易》若只言道理，聖人當初何不直作一書，如《大學》、《中庸》之類，何必用許多圖象，通其變以極其數如

此也。』故其注《易》也，有象有占，以爲此象占乃《易》之本旨，故名曰《本義》，以見程《傳》諸書皆非其本義耳。故程言理，邵言數，《本義》言象即理也，言占即數也。象占設而理與數皆具，《易》之道乃備，後世又何須注《易》？而濬之《易門》又何爲哉？亦祇以《本義》辭簡旨深，童蒙小子不能驟通其意，爰就《本義》略加訓詁，撰成口講，句分字晰，使因粗以求其精，故云《訓蒙》云爾。康熙癸亥仲春。」

曹溶曰：「日濬字靜源，黃岡人。」

錢氏龍珍《臆易》

四卷。

未見。

《嘉興縣志》：「錢龍珍，字松溪，山東提學副使江之父也。」

于氏琳《易經參同》、《廣變》、《象告》

未見。

《平湖縣志》：「于琳，字貞瑕。歲貢生。」

金氏式玉《三易通》

未見。

《平湖縣志》：「金式玉，字藍珂。順治辛丑進士。著《三易通》、《四書人物考》。」

沈氏廷勸《身易實義》

五卷。

存。

廷勸自序曰：「《易》爲盡性之書，而實誠身之書也。盈天地皆《易》，則盈天地皆身之用。此三極之道，所以必待聖人之參贊，而立乎其中與行乎其中之道始不虛也。夫《易》無端而呈於河，見於洛，聖人亦無端而會於心。不能言爲著也，以畫著之；不能事爲該也，以象該之。明其象以顯其用，要令人隨時易事，隨事盡理，而無不有當用之《易》。此《易》所以爲中庸之德，而利用出入莫有外焉者也。古之言《易》者多矣，漢儒類主象而不言理，王輔嗣始言理，韓康伯佐之，議者又病其懸虛。宋儒潛心《易》學者，胡安定開其先，而元公之《圖》、正公之《傳》、明公之《解》、共城之《經世》、建安之《本義》，皆卓然成家，《傳》、《義》二書尤《易》

學之綱領也。嗣後確守伊川者爲龜山楊氏、平庵項氏，確守建安者爲雙湖、雲峰兩胡氏，幼清吳氏。雖間出己意，要皆《傳》、《義》之功臣。若夫《易》而禪者，慈湖也；《易》而史者，誠齋也。而考鏡古今得失，俾《易》可見諸實用，則吾於誠齋有取焉。明儒論《易》，薛文清爲最醇，而蔡虛齋、林次崖、徐伯魯三家鼎立，實爲《易》之正宗。若夫來瞿塘具靈通妙解，何玄子彙全《易》之巨觀，以至呂涇野、高忠憲、劉念臺、張湛虛之簡要，唐凝庵、錢啓新、郝京山、鄒四山、李雪園之超異，余爲是編，間有採集。則取其同於程、朱者，去其不同乎程、朱者；或程、朱之所互異，則深研之，以求其一是；又或程、朱之所未及，而其說有確當而不可易者，亦並甄焉。書成，名之曰《身易實義》，謂

以心言《易》未若以身體《易》之爲實，以身體《易》又必以《易》見諸用之爲實也。夫一卦有一卦之用，一爻有一爻之用，六十四卦既有《大象》闡發卦意以著其用矣，若夫三百八十四爻之用，則尚缺焉。余用是即《小象》之意，倣《大象》之例以補之，以附於箋注之末，意欲使人知爻之理加詳於卦，而甚切於日用，誠便於學者之事也。吾人誠能爻爻體驗於身，毋以境遇之憂虞爲悔吝，而以吾身之迷錯爲悔吝，毋以外物之得失爲吉凶，而以吾身之違合爲吉凶，庶幾小過可寡，大過可無，斯誠身之切要，而爲學《易》之實義乎！」

徐盛全曰：「廷勸字子相，嘉興人。以貢士除知樂城縣，遷商州知州。」

周氏漁《加年堂講易》

十一卷。

存。

漁自序曰：「《易》者，義、文、周、孔四聖人明道覺世之書也。孔子既沒，秦漢來以《易》學名家者指不勝屈，而近代儒生則大都奉朱子《本義》爲定說。漁不敏，童而習之，長而不能無疑焉。朱子之言曰：『《易》爲卜筮作，非爲義理作。』伏羲之《易》，有占而無文，與今人用《火珠林》起課者相似。文王、周公之《易》，爻辭如籤辭。孔子之《易》，純以理言，已非義、文本意。某解《易》，只是用虛字去迎過意來便得。」然則孔子當日何用三絕韋編，而所稱加年無大過者，豈終日把定一

束著艸耶？間嘗置《本義》而求之於程氏《傳》，又置程《傳》而求之於古今來凡言《易》之家。或言理而不貫，或取義而不專，或一爻偶合而全卦則岐，或一卦偶通而全經則窒，未敢信以爲然。乙未春杪，下第歸，丁先孺人憂。讀禮之暇，取程、朱《傳》、《義》閱之，向來之惑滋甚，乃屏去。淨掃一室，顏曰「加年堂」，置一牀一几，錄《周易》白文一冊，正襟危坐，日夕參尋。經半月，忽會得謙、豫兩卦大意。蓋從乾至大有，仍襲先儒注疏，闕疑闕殆，而至謙、豫則諸解尤不足信，即此而參，亦即從此起悟。乃知義畫、文辭、周爻、孔傳本一意貫通，取象立言皆有著落。自是每拈一卦，參究如前，或數日通一卦，或數月通一卦，或數年而後通一卦，貧於此而不知憂，病於此而不知苦，

老於此而不知哀，官罷於此而不知恤。自乙未迄今甲寅，閱歷二十年，稿凡四易，而六十四卦之解以畢。有學於漁者集加年堂而問焉，每集講一卦，因名其編曰《加年堂講易》。云是講也，與朱子《本義》、程子《傳》及古今來言《易》之家大相違戾，不無驚世駭俗，爲習聞習見者所疑議。而吾黨之內，有窮年學《易》而不得其解，并不信先儒之解《易》者，一聞是講，則莫不歡忻鼓舞而聽受之，謂能發數千百年所未發，漁不敢當也。若謂羲、文、周、孔四聖人明道覺世之旨不終晦於天下，假吾之心慮口宣以代爲發之也，是則何能辭也哉！康熙十三年甲寅秋。」

經義考卷六十七終

門人永豐張永濟覆校

經義考卷六十八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易六十七

陳氏^{廷敬}《尊聞堂易說》

七卷。

存。

潘耒曰：「先生於《易》，言理必歸於至醇，言象不流於小數，蓋斟酌於程、朱《傳》、《義》而擇其中者也。」

黃氏^{與堅}《易學闡一》

十卷。

存。

與堅自序曰：「舜之授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箕子之陳《範》曰：『皇建其有極。』夫中與極惟一理，而自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以陰陽之變化著爲《易》，又以氣合理而出之者也。上古以來，世道之變，以滋萌矣。歷經四聖人，畫之卦，繫之彖，衍之爻與象，以窮其變，而所以不變者皆一也。非推其不變以窮天下之變，而後以爲《易》乎？其後《易》教寢衰，因沿各別，西漢則雜於機祥，東漢則入於讖緯，魏晉則流於術數，由六代迄隋唐，浸淫於道德之旨，而以《易》、《老》並

稱之。《易》之變，至於不可勝窮，而究不能窮其理之變，此皆諸儒箋疏之過也。言《易》者莫盛於漢時，而其紊亂亦自漢儒始。梁丘、施、孟、費直之徒，訓詁競起，各師其說，焦、京諸家又有占候測驗之書，互反飛伏之法，務加穿鑿以求勝。迨魏王弼以老莊救之，汨沒彌甚。幾百年間，雖其爲說精粗大小各有不同，而務爲矜奇，以亂人之耳目，驅天下而胥悖於《易》也則一矣。宋周、邵、二程、張、朱六子出，始精研四聖人之道，以爲是陰陽也，舍日用尋常更無別趣，令學者當體求之，確有持循，而《易》之道始大著於天下。夫《易》，終古此理也，豈以時之變而遂變焉者乎？道如是，即聖人不能辭其故，而人欲舍是以求新，終於不返而已矣。今夫天地一陰陽也，日月山川，其在天地亦僅守厥常，人盡

俯仰安之耳。若日月有薄蝕，山川有崩竭，少有異，史即書之以爲災。然則幾百年間，其或有言陰陽而好爲詭怪殊特以欺世，猶夫薄蝕、崩竭與常殊，皆天地不祥之氣所釀成，以是言《易》，不滋懼矣乎？後之學者苟能察於理，知邪說之流害，亦返而求其所謂一者，斯已耳。余即六子遺書述其大概，得文一十二卷，曰《闡一》。乙丑春，自使黔南返，不戒於舟，悉沉江中。比於暇日補綴舊業，僅存九十九首，次爲十卷，仍因舊名之。凡以覈之嚴、辨之切，欲稍稍以明道，其或以所得舛淺，尚有未能，亦原其志焉可矣。一

毛氏奇齡《仲氏易》

三十卷。

存。

奇齡自述曰：「仲氏者，余仲兄與三也。名錫齡。仲氏在崇禎之季避難，得錮疾，授生徒以說經自娛，而尤長於說《周易》。當余出亡時，仲氏泣送余，謂曰：「古賢處憂患者必明《易》，汝知之乎？」余拜而受言。暨余歸，被徵，而仲氏病，至乞假，而仲氏已不可見矣。顧其說《易》，實有西漢以還魏、晉、六朝遺法，爲宋元諸儒所未及者。余哀其志，就兄子口授諸說《易》大旨暨各卦詁義而擴大之，爲《仲氏易》。雖然，使仲氏爲《易》，而止如是乎？」

《推易始末》

四卷。

存。

李澄中曰：「《推易始末》者，西河毛氏發明《仲氏易》推移之義，蓋即前儒卦變、卦綜之說而暢之。歷載《變卦反對》、《六十卦相生》、《本義卦變》、《十辟卦變》、《六子卦變》、《卦綜》、《乾坤主變》七圖說，并載《推易》及《推易折衷》二圖說於後。」

《易小帖》

五卷。

存。

按：此係西河氏雜紀說《易》之可議者。

《易韻》

四卷。

存。

龐塏曰：「古文多用韻。《易》上、下《象傳》并《雜卦傳》無一不用韻者，蓋其辭類贊，贊必有韻，昔人所謂贊《易》是也。大可於韻學精晰，故著此書。」

喬氏萊《易俟》

六卷。

存。

嚴繩孫曰：「石林尊人侍御聖任先生以理學名家，《易俟》六卷，大約得之過庭之訓爲多。」

納蘭氏成德《大易集義粹言合訂》

八十卷。

存。

成德自序曰：「宋陳友文《大易集義》六十四卷，曾種《大易粹言》七十卷，二書摭拾宋儒論說凡十八家。而《粹言》所采二程、橫渠、龜山、定夫、兼山白雲父子七家，其康節、濂溪、上蔡、和靖、南軒、藍田、五峰、屏山、漢上、紫陽、東萊十一家之說，皆《集義》上《下經》所引，《粹言》則未之及也。《粹言》有《繫辭》、《說卦》、《序卦》、《雜卦》，《集義》止《上》《下經》。余竊病其未備，因於十一家書中將講論《繫辭》以下相發明者一一采集，與《粹言》合而訂之，間以臆見，考其源委，定其

體例，芟其繁蕪，補其脫漏，成八十卷。庶使兩書之發凡起例互相脗合，而十八家之精義奧旨無不網羅畢具。繇是而上求三聖之心於千載之下，和合諸儒之言於一堂之中，雖人自爲說有彼此淺深詳略之不同，而會而歸之罔所乖刺，測度摹擬無有不備，從衡變化無有不通。理象之粲然者，莫是過矣。自揣固陋，未必有當於《集義》、《粹言》所以爲書之宗要，或亦陳、曾兩公之所不廢也。」

湯氏秀琦《讀易近解》

三卷。

存。

宋肇曰：「臨川湯秀琦，字弓庵。」

李氏鏡《周易參義》

三卷。

存。

鄭珥曰：「鏡字明遠，嘉興學生。」

楊氏南《說經》

一卷。

存。

繆泳曰：「吳江楊氏《說經》十五篇，鏤板以行。聞有《易集注》，未之見也。」

《洛書成卦圖》

一卷。

存。

潘耒曰：「邑人楊維箕好學深思，博通經史象緯之學，布衣芒屨，教授村墟中。始以九宮演八卦，順而布之，九變而成六十四卦，復逆而布之，亦九變而成六十四卦。倒裝對待，皆出天然，錯綜進退，曲盡其妙。」

李氏公柱《讀易述餘》

四卷。

存。

徐善曰：「嘉善李松子喬撰，無《繫辭》。松，庚辰進士，晚名公柱。」

朱氏襄《易章》

十二卷。

存。

姜氏珪《易原》

三卷。

存。

宋俊序曰：「六經皆聖人治世之書，而《易》獨為聖人治心之學。治世者本乎人，治心者原於天。自庖犧一畫而三聖人各闡其秘，後賢雖竭其推測，亦聽夫人之自為《易》而已。其於先、後天之理何有？說者謂《易》為卜筮之書，數書也。然不通乎理，又烏乎言數？理者何？心是也。舍心不可以窮理，豈離理又可以言天乎？《易原》一書，姜子治心之書也。舉六十四卦而皆返之於心，即皆合之於天，於憂患中而悟潔靜精微之旨，直

與匡鼎說《詩》、郭象注《莊》等，而豈艱深怪僻如楊雄、焦贛者同日而語哉！」

施氏名未詳《周易辨疑》

未見。

王世貞曰：「郡丞施君《易學辨疑》微而入於理，顯而周乎象，指要而刪其蔓，得意而超乎筌，何其說之有根底也！」

耿氏名未詳《述古易》

未見。

錢一本序曰：「《易》有古今之分。漢費直本初畫全卦，再畫本卦，又畫覆卦，繫以彖、爻與用九、用六之辭，後以一「傳」字加《彖傳》之首。鄭玄本於費本有省

移，初九至用九爻位之文加爻辭之上，合《彖傳》於經，於《彖傳》加「彖曰」字，於《象傳》加「象曰」字。王弼本移《文言》附乾、坤二卦之後，加「文言曰」字，以孔子贊文之辭本以釋經，乃各附當爻，每爻加「象曰」字。歷代因之，是為今《易》。《漢·藝文志》云《易經》十二篇，呂大防定為經二卷、傳十卷，晁說之釐為八卷，呂祖謙復定為十二卷，一以古為斷，是為古《易》。瀛海耿侯之《述古易》也，其自《彖傳》以下有所更置序正者，《易》辭也。其於《易》畫上、下一篇，以今文上篇三十卦一百八十爻、下篇三十四卦二百有四爻通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古文上篇一十八卦一百有八爻，下篇一十八卦一百有八爻，通為三十六卦二百一十六爻，變之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侯

之言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易》之體也；三十六卦二百一十六爻，《易》之用也。文王洩天地鬼神之祕於指掌，其用至妙而難言，故寓不言之意於譜卦之中，使學者得意而忘言。」嗚呼！得意忘言，茲侯之述古之遐思乎？本至愚極陋，原不能言，而竊逆以意。卦有六十四，而侯譜之止於三十六，乾卦一爻之策數也。爻有三百八十四，而侯譜之止於二百一十有六，全乾六爻之策數也。侯嘗憂象數難明，而謂象數立則天地鬼神未來之祕如指諸掌，舉全《易》之象而統之於乾象，舉全《易》之數而統之於乾數。乾象立，天下其有遺象乎？乾數立，天下其有遺數乎？本又反覆以研侯意，反對三十六卦，其實又只是六大卦，如卦之有六爻。自乾、坤至畜、履，合六卦爲一

大卦，自泰、否至噬嗑、賁，自剝、復至坎、離皆然，此上篇三大卦也；自咸、恒至損、益，合六卦爲一大卦，自夬、姤至漸、歸妹，自豐、旅至既、未濟皆然，此下篇三大卦也。乾、坤，陰陽剛柔之所自始，管領二大卦，如卦之初、二兩爻；剝、復，陽剛消長之際，管領二大卦，如五、上兩爻。是又合三十六而止成一卦六爻云爾。此正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象豈遠乎哉？數豈多乎哉？此非今之學者所易窺也。」

樊氏名未詳《易塵》

未見。

按：樊氏未詳其名，卷帙亦亡。烏程沈尚書演爲之作序，文載

集中。

洪氏名未詳《周易翼義》

未見。

史繼偕曰：「積齋洪先生言《易》，無失朱子之《義》，故曰《翼義》，翼《義》即所以翼經也。先生子孝廉一愚君出其家藏晚年論定之書，梓之福安黌舍。學者得之，無異布帛菽粟矣。」

郭氏《易學集解》

二卷。

存。

吳應箕曰：「魯國郭季公負大略，又能精觀世變，其於《易》數十年守之，而一朝言

之，宜其有不言，言輒有當也。」

按：郭氏《易解》去著書姓名，而題曰無名氏。知其姓者，有吳上舍序也。

亡名氏《周易真文》

二卷。

未見。

《易林說疑》

二卷。

未見。

以上二部載《澹生堂目》。

《易說》

二卷。

存。

按：《易說》二卷，未詳何人所撰。鄭端簡公家所藏抄本，或係端簡公藁，亦未可定。

《易十三傳》

十三卷。

存。

按：《易十三傳》未詳誰氏所撰，第知爲嘉靖間人。其云《十三傳》者，《乾上九傳》一，《姤初六傳》二，《姤九二傳》三，《姤九三傳》

四，《姤九四傳》五，《姤九五傳》六，《姤上九傳》七，《大過初六傳》八，《大過九二傳》九，《大過九三傳》十，《大過九四傳》十一，《大過九五傳》十二，《大過上六傳》十三。證以歷代紀年，蓋倣邵氏《經世書》，而於《六十四卦相生圖》則又不主邵氏之說。

《周易宗孔篇》

未見。

陸元輔曰：「《周易宗孔篇》不知誰氏所撰，蓋萬曆中人。大意以爲《彖傳》即通卦解，欲識文王之旨者取諸此而足；《象傳》即六爻解，欲識周公之旨者取諸此而足；獨《大象》乃孔子自抒己見，以廣

《易》之用，不必與文、周同，故列之後。其中或采之諸家，或附以己意，於世俗無刺謬，要以孔子言爲宗云。予未見此書，黃徵君虞稷爲予說。」

《易義》

六卷。
存。

右《易義》六卷，吳興書估得餘杭孫氏，^①不知誰氏子作。第卷首有「伯龍」二字私印。

經義考卷六十八終

門人新建李芳梅覆校

① 「得」下，《補正》：「脱「之」字。」

經義考卷六十九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易六十八

劉氏璣《周易乾坤義》

《隋志》：一卷。
佚。

《周易四德例》

《七錄》：一卷。

佚。

《南史》：「劉璣，字子珪，沛郡相人。薦爲秘書郎，不見用。齊高帝踐阼，召璣入華林園談語，問以政道，答曰：『政在《孝經》。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永明初，除步兵校尉，不拜。天監元年，謚曰貞簡先生。」

蕭子顯曰：「劉璣承馬、鄭之後，一時學徒以爲師範。」

李氏玉之《周易乾坤義》

《七錄》：一卷。
佚。

阮孝緒曰：「齊臨沂令李玉之撰。」

許氏^辯《乾坤氣法》

《隋志》：一卷。

佚。

釋法通《周易乾坤義》

《七錄》：一卷。

佚。

亡名氏《周易乾坤三象》

《七錄》：一卷。

佚。

《乾坤二卦集傳》

二卷。

未見。

右見《澹生堂書目》。

史氏^通《乾坤別解》

三卷。

佚。

錢氏^貴《乾坤纂遺》

未見。

劉氏^遷《乾坤微言》

一卷。

存。

曹溶曰：「劉遷，字无始，歷城人，自號鍾陽子。」

王氏^逢《乾德指說》

一卷。

佚。

范氏^{仲淹}《四德說》

一篇。

存。

朱子^熹《元亨利貞說》

一篇。

存。

管氏^{志道}《周易六龍解》

一卷。

存。

曾乾亨序曰：「管登之先生起家楚梟，從潯陽上書乞歸，候命匡廬之麓，日玩《周易》，注《六龍解》。夫龍德者，大人之學也。潛、見、惕、躍、飛、亢，大人所乘之遇也。乃中古而降，龍德之大人不少概見，何哉？蓋嘗觀於陰陽之際，而知天德之難也。龍本純陽，有纖毫陰翳之未盡，即

難語龍德。乾元統天，自一至九，純陽用事。用而無用，朕兆莫測，先天渾淪，孰覩其首。此乾體也。自陰柔現而乾體析，乾體析而群陰始雜於陽，就中陰氣消化未融，其末立見，群龍安得无首哉？夫天以无首爲則，有首則非天則矣。天則不見，龍德隱，而世變日下矣。陰既盛而陽剛漓，即龍德多屯。數聖人之出，正值惕躍之會於兩乾合體之間，兢兢若此。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亦深矚陰陽之微機乎？使其在今日，憂患更復何似？然聖人固已逆睹矣，彼其以龍德而於三、四之際所操修垂戒者，抑何肫至也。先生負超世之識，精詣悟徹，中皆釋孔子《傳》文，而未嘗創爲臆說。世之誦其言者，可以知其人矣。」

志道自序曰：「余幼以應舉之例習《易》，

長而稍有所聞。辛未登籍，己卯歸田，日兢兢以修慝遠名是務，筆劄罕有存者。而天臺耿先生貽書以闡道相迪，於是輯經刪史之念起。會余捧分臬宸沅之檄，以不能將母陳情再辭，次蠡口郵亭以待命。於時身心閼寂，忽動訓《易》之思，先草《六龍解》，次乃會通乾、坤《彖》、《象》、《文言》，次及六子，又次及屯、蒙以後反對諸卦。而余所陳疏與被參之報並至，遂返棹遄歸，至蠡之上九而停筆。自惟蠡管之見，未必深契聖心，權命之曰《易測》。將以餘力脫稟，就有道而正焉，而先慈之慟作矣。傷哉天乎！《易》之辭演自羗里，《易》之傳兆於匡圍，古聖興《易》尚有憂患，余何人斯而能逃此酷罰哉？門人張浩請以《易測》公諸人，余曰：『書未成也。』則請先出《六龍解》，余

曰：「可哉！」是乾象中之一義也。□聖人之用，^①盡於六龍矣，其體則在乾。乾字淵乎！淵乎！余第測其影響云爾。其中解「群龍无首」之義，實發端於耿先生。萬曆癸巳。」

甘士价曰：「東溟《周易六龍解》，因人事，發天道，旁引曲證，中窺人神，無一言泥《易》，亦無一言非《易》。」

《六龍剖疑》

一卷。

存。

志道自序曰：「志道以萬曆壬辰待命蠡口，草《周易六龍解》。比歸，緘質先師耿恭簡公，公爲題其簡端，最賞惕、見二解，而推敲釋氏神龍之說。是時公在沈疴

中，蓋疑余之以神龍首釋氏，而未暇察其正爲「群龍无首」之義發也。越七櫟，今少司馬許敬庵先生有《六龍解》之評，其持論平正切實，大類恭簡公，而推敲更密。因復拈玩，有不安於心者，即隨其所列條款，從中剖厥疑義，以復敬庵，亦欲與海內賢豪共商之，名之曰《六龍剖疑》云。萬曆壬寅。」

王氏輅《師卦解》

一卷。

未見。

《三楚文獻錄》：「王輅，字以明，公安人。國子監生，除鳳翔府通判，歸隱平樂村竹

①「□」，四庫本作「夫」，薈要本無此字。

林。蔡復一撫黔，過而問學，輅著《師卦解》一卷報之，皆折衝至理。」

柯氏述《否泰一十八卦論》

佚。

《閩書》：「柯述，字仲常，泉州南安人。嘉祐四年登第，元祐、元符中兩知福州，歷福建提刑、湖南轉運使，終朝議大夫、直龍圖閣。述粹於《易》，著《否泰一十八卦》，以明君子、小人之分。」

傅氏著《同人卦說》

一篇。

佚。

度正曰：「濂溪先生攝邵州事，以改定

《同人說》寄傅伯成，伯成復書云：「蒙寄《同人說》，改易數字，皆人意所不□□。」^①宜乎使人宗師仰慕之不暇也。」曹學佺曰：「耆，遂寧人，字伯成。年十四薦於鄉，知平羌縣。」^②

文氏天祥《賁卦義》

一篇。

存。

按：《賁卦義》一篇，先生兼崇政殿說書時，於熙明殿進講義也。又有《詩·定之方中》講義一篇，

① 「□□」，四庫本、文津閣本、蒼要本作「能到」。《補正》：「當作「所不能到」。」

② 「縣」，原作「孫」，據四庫本、蒼要本、《補正》改。

今集中不載。

王氏逢《復書》

七卷。

佚。

蔡氏沆《復卦大要》

一篇。

存。

徐夢發志墓曰：「先生諱沆，字復之，號復齋居士，西山先生次子也。西山憐外表兄虞英無子，與之爲嗣，更名知方，從母命歸宗。人則受教家庭，出則從文公學。承父《春秋》之屬，作《春秋》之論及《王綱霸統》等書行於世。以敬爲人德之

門戶，義爲一身之主宰，發明敬義以示人。以復爲學者遷善改過之幾，與人講明復卦。嘗言人當以『不遠復』爲法，以『頻復而厲』爲戒，尤有功於世教云。」

真氏德秀《復卦說》

一卷。

□。①

魏了翁作碑曰：「真公德秀，建寧浦城人，字景元，後更希元。紹定六年，以徽猷閣待制知泉州，進顯謨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端平元年，權戶部尚書，除翰林院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二年，參知政事，感風疾，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

① 「□」，四庫本、文津閣本、薈要本作「存」。

觀兼侍讀致仕。詔以文忠易名。」

王氏家屏《七日來復解》

一篇。

存。

俞汝言曰：「公字對南，大同山陰人。隆慶戊辰進士，累官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謚文端。」

王氏喬桂《七日來復解》

一篇。

存。

顧湄曰：「石首人。隆慶戊辰進士，改庶吉士，除福建道御史，歷四川布政司參議。」

李氏沂《復見天心解》

一篇。

存。

朱一是曰：「嘉魚人，字太清。萬曆丙戌進士，改庶吉士，除吏科給事中，建言爲民。」

陳氏希亮《家人噬嗑二卦圖》

二篇。

佚。

范氏祖禹《家人卦解義》

一篇。

存。

祖禹進劄子曰：「臣近以權住經筵，久不進講。陛下今月一日已御邇英，又先降聖旨，過端午未住講讀，此見陛下好學之至也。而臣自五日以後北郊奉祀，未獲入侍。伏覩中宮初建，將行嘉禮，實爲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恭惟本朝祖宗家法，自三代以還蓋未之有，由漢以下皆不及也。今陛下納后以承天地，以奉祖宗，內盡孝養，外美風化，將以爲萬世法。愚竊爲陛下重之。謹按《周易·家人》之卦，乃聖人所以定天下之端本，臣輒不自揆，敢撰集所聞先聖先賢之言，爲《解義》一篇，謹錄上進，以代奉事，伏望聖慈少賜省覽。」

□ 氏德亮《家人經傳衍義》

佚。

程鉅夫後序曰：「《家人》之卦辭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嗚呼！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豈有亂與亡哉？夫惟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故治天下之道備於家人一卦。非已備也，所以爲治道之備者始於此也。嗚呼！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獨非聖人之治乎？予於是深有感於此書矣。有問治天下之道於德亮者，請

執《衍義》以往。抑以風自火出之家推之，^①風以動化言，火以家宅言，蓋曰化天下必自一家始也。爐鞴之說固善，若曰「火自風出乃可」，德亮謂爲何如？」

按：德亮，不知其姓氏，疑是趙采所撰。明《文淵閣書目》有《家人衍義》二冊，未審即是書否也。

朱子熹《損益象說》

一卷。

存。

黃榦跋曰：「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於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何哉？正心修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

此賢愚所由分，而聖人之所爲深戒也。晦庵先生二象以授學徒江君孚先，所警於後學者至矣。孚先以示其同學黃榦，三復敬玩，刻之臨川縣學，以勉同志，庶亦知所以自警哉。嘉定己巳暮春。」

釋契嵩《異說》

一篇。

存。載《鐔津集》。

陳舜俞曰：「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藤州鐔津人。得法於洞山。慶曆間居錢塘，皇祐間去，居越。觀察李公謹奏，賜紫方袍，乃抱書游京師，賜號明教大師。」

①「家」，據程矩夫《雪樓集》卷二十四，當作「象」。

《漢易中孚義》

佚。

按：《公羊春秋》「隕霜不殺艸」，
《傳》何休注引《易中孚記》文曰：
「陰假陽威之應也。」是漢有其
書矣。

胡氏鼎金《三陳九卦說》

一卷。

未見。

俞汝言曰：「胡鼎金，字貴剛。究心《易》
學，作《三陳九卦說》，見朱升《周易旁
注》。」

王氏安石《九卦論》

一篇。

存。

包氏希魯《易九卦衍義》

一卷。

佚。

《江西通志》：「希魯字魯伯，進賢人。從
學吳澂，其教人先德行後文藝。及卒，門
人私謚曰忠文。」

張氏希文《十三卦攷》

一卷。

佚。

傅若金狀曰：「希文字質夫，瑞之新昌人。初爲吏，以薦授百丈尹，不赴。所居積書園四壁若巢然，人因號書巢先生。」

范氏述曾《易文言注》

佚。

《冊府元龜》：「范述曾爲大中大夫，注《易·文言》。」

沈氏東《文言說內外》

未見。

沈氏進《文言會粹》

二卷。

存。

繆泳序曰：「《文言》，孔子十翼之一也，故章必冠以『子曰』。而梁武獨謂爲文王所作，豈其然與？世之言古《易》者，分十翼以復孔氏之舊，於《文言傳》僅錄乾、坤二篇，不知散入於《繫辭》者尚多也。吾友沈山子研精《易》學，取《繫辭》諸卦類乎《文言》者，悉附於乾、坤之後，又以《論語》、《戴記》諸書文義相近者增益之，題曰《文言會粹》。蓋說經者不嫌於同異，以之人於古《易》，其誰曰不宜？」

謝氏萬《周易繫辭注》

《隋志》：二卷。

佚。

《晉書》：「萬字萬石。簡文帝作相，召爲撫軍從事中郎，再遷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監司、豫、冀、并四州軍事。」

按：雙湖胡氏《易啓蒙翼傳》所載傳注有謝平《繫辭注》二卷，疑即萬，書字偶譌也。

韓氏康伯《繫辭注》

《隋志》：三卷。

存。

《晉書》：「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

簡文帝居藩，引爲談客，自司徒左西屬轉撫軍掾、中書、散騎常侍、豫章太守，入爲侍中，轉丹陽尹、吏部尚書、領軍將軍，改太常。」

李心傳曰：「《後漢書·楊易傳》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魏志》許定奏事亦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效之。』皆與韓康伯本不同。」

李清臣曰：「韓康伯頗號知《易》，至於聖人之精義，又往往溺入於名理，趨向大與佛老相類。」

程子曰：「讀《易》者如王輔嗣、韓康伯，只以老莊解之，是何道理！」

稅與權曰：「《易》經義、文、周、孔之手，可謂最古，而篇第不明，蓋漢魏以來諸儒之罪，而王、韓尤其著者。《魏志》謂鄭康

成始合《彖》、《象》於經，厥初猶如今乾卦，附之於後，至王弼則自坤以下各爻聯綴之，標題乃以「上經乾傳」至「下經豐傳」，爲六卷，不知於義何居。及韓伯，又以《上》《下繫》爲七、八卷，《說》、《序》、《雜》爲第九卷，《略例》爲第十卷。使義、文、周公上、下二篇之經不成二篇，而孔子十翼不成十翼。漢魏迄今幾千餘年，列於學官，無一人能辨其非者，惑世誣民，抑何盛哉！」

王應麟曰：「《繫辭》正義云：『韓氏親受業於王弼，承弼之旨，故引弼云以證成其義。』愚攷弼終於魏正始十年，韓康伯，東晉簡文帝引爲談客，二人不同時，相去甚遠，謂之親受業，誤矣。」

俞琰曰：「漢去古未遠，諸儒訓解多類象數，蓋亦有所本。至魏王弼以老莊之虛

無倡於前，晉韓康伯又和於後，聖人之本旨遂晦。沿襲至於唐，諸儒皆宗之，太宗詔名儒定《九經正義》，於《易》則取王傳，而孔穎達輩以當時所尚，故雖其說未盡善，亦必爲之曲護。又曰：『《隋·經籍志》云：『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今韓康伯注本以《說卦》三篇分出《序卦》、《雜卦》，則《序卦》、《雜卦》之名蓋始於康伯也。』

王禕曰：「韓康伯注《繫辭》、《說卦》等篇，其說本於王弼，疎略而無據。」

按：陸氏《釋文序錄》注《繫辭》者十人：謝萬、韓伯、袁悅之、桓玄、卞伯玉、荀柔之、徐爰、顧歡、明僧紹、劉瓛，今之存者，惟韓氏而已。

桓氏玄《繫辭注》

《隋志》：二卷。

佚。

陸德明曰：「字敬道，譙國龍亢人。僞楚皇帝。」

王應麟曰：「何以守位，曰人。」所謂「后非衆罔與守邦」也。《釋文》云：「桓玄、明僧紹作「仁」。今本乃從桓玄，誤矣。《本義》作「人」，云「呂氏從古」。」

袁氏悅之《繫辭注》

佚。

荀氏柔之《周易繫辭注》

《隋志》：二卷。

佚。

卞氏伯玉《周易繫辭注》

《七錄》：二卷。

佚。

阮孝緒曰：「宋東陽太守卞伯玉撰。」
陸德明曰：「濟陰人。宋東陽太守，黃門郎。」

徐氏爰之《周易集注繫辭》

《七錄》：二卷。

佚。

顧氏歡《注二繫》

佚。

劉氏璣《周易繫辭義疏》

佚。^①

明氏僧紹《繫辭注》

佚。

陸德明曰：「僧紹字承烈，平原人。徵國子博士。」

按：《釋文》引明氏《繫辭注》「何以守位，□曰人」作「仁」，^②《易》

有聖人之道四焉」作「君子之道」。

沈氏驥士《周易兩繫訓注》

佚。

梁武帝《周易繫辭義疏》

《隋志》：一卷。

佚。

蕭氏子政《周易繫辭義疏》

《隋志》：三卷。《唐志》：二卷。

① 「佚」前一行，《補正》：「脫『《隋志》：二卷』四字，當補。」

② 「守位」下，《補正》：「誤多一『□』，當刪去。」四庫本作「曰人人作仁」。

佚。

宋氏^襄《周易繫辭注》

《隋志》：二卷。

佚。

《冊府元龜》：「宋襄爲大中大夫，注《周易·繫辭》二卷。」

杜氏^弼《繫辭義疏》

佚。

《北史》：「杜弼，字輔元，中山曲陽人。孝昌初除太學博士，調侍御史，累遷大行臺郎中，賜爵定陽縣男，後除膠州刺史。耽好玄理，注《莊子·惠施篇》并《易》上、下《繫辭》，曰《新注義苑》，並行於世。」

荀氏^諺《繫辭注》

《唐志》：二卷。

佚。

胡氏^瑗《繫辭解》

二卷。

存。

司馬氏^光《繫辭說》

《宋志》：二卷。

未見。

鄒氏浩《繫辭纂義》

《宋志》：二卷。

未見。

浩自序曰：「未有天地固有者，《易》也，豈待聖人作之而後爲《易》乎？聖人取《易》於不可見聞之中，而見之於卦、爻、彖、象之內，使天下後世由此入《易》焉，猶魚兔之筌蹄也，猶江海之舟楫也，猶諸夏之道路也，猶堂奧之門戶也。伏羲作《易》之初，八卦而已，三畫而已。文王益之而爲六十四，重之以六爻，然後天下之能事畢矣，然而未有辭也。周公又即卦、爻爲辭以繫焉，而孔子名之，謂之《繫辭》。先儒謂文王繫卦辭，周公繫爻辭，誤矣。楊子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又曰：『重《易》

六爻，不亦淵乎？』以此推之，文王但益卦重爻，未嘗繫辭，而繫辭者皆周公也。孔子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伏羲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文王也；『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周公也。三聖一心，孔子之心，三聖之心也。樂天知命，又憂之大也。故又爲《彖》、《象》以釋卦、爻之辭，又爲《文言》以兼釋其《彖》、《象》，又因卦、爻、《彖》、《象》而無所不釋，以自見其意。後之君子，視其可以傳卦、爻之下者，既以別而傳之矣；視其不可以傳卦、爻之下者，則類而傳之於其後耳。取孔子之名周公者名焉，亦謂之《繫辭》，其爲《繫辭》雖同，其所以爲《繫辭》則異矣。茲異也，祇其所以爲同歟？是故『立象以盡意』，伏羲之事也；『設卦以盡情偽』，文王之事也；『繫辭焉而盡其言』，周公

之事也；「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則孔子與焉。至孔子而所以盡利、所以盡神，於是乎盡矣。孔子嘗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觀彖而已，未及象也，而思已過半，況并《繫辭》觀之乎？雖然，不能自師其誠心，不足以觀《繫辭》；不能觀《繫辭》，不足以觀《易》。《易》乎！《易》乎！捨《繫辭》而《易》者，豈無其人乎？吾未之見也。」

蔣氏之奇《繫辭解》

《宋志》：二卷。

佚。

《東都事略》：「之奇字穎叔，宜興人。游歐陽修之門，後摭浮語彈修，考驗無實，遂爲清議所非。官至樞密院使，崇寧初，

以觀文殿學士知杭州。」

韓氏元吉《繫辭傳》

佚。

《江西通志》：「韓元吉，字无咎，開封人，維之子。仕至吏部尚書、龍圖閣學士，封潁川公。嘗師尹焞，友朱子，又得呂祖謙爲女婿，爲諸儒所重。徙居上饒，前有澗水，故號南澗。」

劉氏概《易繫辭》^①

《宋志》：十卷。

① 「辭」下，四庫本、薈要本有「解」字。《補正》：「『繫辭』下脫「解」字，當補。」

佚。

董真卿曰：「概字仲平，東明人。」

胡一桂曰：「劉概《繫辭解》有《論》以括其大意。」

鄧氏傳之《繫辭說》

一卷。

佚。

周必大曰：「永豐鄧傳之，字師孟。游永嘉葉適正則之門。其於六經尤好讀《易》，有《繫辭說》一卷。」

呂氏祖謙《周易繫辭精義》

《宋志》：二卷。

存。

黃氏幹《繫辭傳解》

一卷。

存。

凡二篇。又一篇。安慶郡學講義。

柴氏中行《易繫集傳》

佚。

《館閣續錄》：「柴中行，字與之，饒州餘干人。紹熙元年進士及第，以宗正少卿十一年正月兼國史院編修官，七月爲秘書監，十二年六月除秘閣修撰，知贛州。」《宋史》：「中行所著有《易繫集傳》、《書集傳》、《詩講義》、《論語童蒙說》。」

張世南曰：「南溪柴先生中行，吾鄉前輩

也。以國學上舍登紹熙庚戌甲科，事寧考，爲秘書監。初任臨川推官，秋，大比，漕司前期取脚色，必欲書「委不是僞學」五字，先生得文移，即具申云：「自幼習《易》，讀伊川之書以取科第，如以爲僞，不願考。」有讒之者，內臺欲加論列，何公澹在諫省，曰：「其所守不變，可罪之乎？」」

董真卿曰：「恕齋集解《繫辭》以後。」

王氏之佐《繫辭解》

佚。

黃震後序曰：「《易》示吉凶。所以吉，所以凶，則有理存焉。自晉人以《老》、《易》並言，遂矯誣聖經，以證虛無之學。至我伊川始言理以究其精微，晦庵始言吉凶

以復其本義，繼此言《易》者紛紛，匪贅則鑿，否則淪於虛無者。有以臨川鄒氏解六十四卦，其有王氏繼之解《繫辭》，^①始明白守正，不襲用二先生之說而理自然相符，其學識之正何如哉？然其意猶未顯於世，雖其後人出以見示，猶自謙□，^②謂不過平說爾。^③余嘗考王氏與陸象山同以明經薦於鄉，名聲實相上下，象山以解經爲非，至今名聲振天下，王氏帖帖正理，□□解經，^④沒世而名不稱。出奇者爭傳，守正者無聞，天下事每如此。既錄其副，因三太息，書元本而還之。」

①「有」，薈要本作「友」。

②「□」，四庫本作「遜」，薈要本作「抑」。黃震《黃氏日鈔》（元後至元刻本）卷九十二作「謙」。

③「平說」，薈要本作「半說」。

④「□□」，四庫本作「下帷」，《黃氏日鈔》作「于自」。

柴氏元祐《易繫辭說》

佚。

《姓譜》：「元祐字益之。通五經，尤長於《易》，四方從學者衆，湯漢、李伯玉、饒魯皆出其門，學者稱爲強恕先生。著《春秋》《尚書》《論語解》、《易繫辭》《中庸》《大學說》。」

舒氏潛《繫辭釋》^①

三卷。

佚。

何氏基《繫辭發揮》

二卷。

未見。

亡名氏《繫辭要旨》

《宋志》：一卷。胡氏《翼傳》：三卷。

佚。

《太學直講繫辭》

十二卷。

佚。

① 「釋」，四庫本作「說」。

胡一桂曰：「三舍時學舍講義也。」

劉氏因《易繫辭說》

佚。

蘇天爵作墓表曰：「先生諱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至元十有九年，徵拜承德郎、右贊善大夫，未幾辭歸。二十八年，復遣使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來徵，以疾固辭不起。先生於文不爲空言，皆有補於世教。其《小學四書語錄》皆門生所錄，惟《易繫辭說》乃先生病中筆之，親授其徒者也。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

齊氏履謙《繫辭旨略》

二卷。

未見。

倪氏復《易繫辭解》

未見。

陳氏仁錫《繫辭十篇書》

十卷。

未見。

張氏習孔《繫辭字訓》

一卷。

存。

李氏燾《易大傳雜說》

《宋志》：一卷。

未見。

經義考卷六十九終

門人鄒陽陳詔覆校

經義考卷七十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易六十九

王氏景《大衍玄基》

佚。

《後漢書》：「王景，字仲通，樂浪誦邯人。廬江太守。少學《易》，遂廣闕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以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蓍龜，而衆書錯糅，吉凶相反，乃參紀衆家數術、文書、冢宅、禁忌、

堪輿、日相之屬適於事用者，集爲《大衍玄基》云。」

顏氏《周易大衍通統》「顏」或作「顧」。

《七錄》：一卷。

佚。

唐孝明皇帝《周易大衍論》

《唐志》：三卷。

佚。

顧氏蒙《大衍圖》

三卷。

佚。

王定保曰：「顧蒙，宛陵人。萍梗江浙間，後避地至廣州，困於旅食，書《千字文》授輦俗以換斗筲之資，未幾邁疾而終。蒙頗窮《易》象，著《大衍圖》三卷。

釋一行《大衍論》

《唐志》：二十卷。《舊史》本傳：三卷。

佚。

《大衍玄圖》

《唐志》：一卷。

佚。

《義決》

《唐志》：一卷。

佚。

《新唐書·歷志》：「漢歷數起黃鍾之龠，其法一本於律。其後劉歆又以《春秋》、《易》象推合。至唐一行，始專用大衍之策，則歷術本於《易》矣。」

郭雍曰：「大衍之數，京房以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爲五十，馬融以太極、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爲五十，荀爽以八卦六爻加乾、坤用九、用六爲五十，^①皆妄相傳會，非學者所宜言。至鄭康成、姚信、董遇，皆取天地之數以

①「荀」，原作「苟」，據四庫本、文津閣本、薈要本改。

減五六。義雖近之，而鄭氏謂五行減五爲五十，姚、董謂六畫減六爲四十九。五六當減則減，又何必傳會五行六畫？此儒者之蔽也。韓氏取王弼之言，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夫何賴焉？顧歡云：「立此五十數以數神。」又何立焉？夫數本於自然，數之所始，聖人能知而明之耳，安能以私意加毫末於是也！故大衍之數五十，是爲自然之數，皆不可窮其義。窮之愈切，其失愈遠。惟毋意、毋必，斯得之矣。後世謂一行、王朴之術皆出於大衍《易》，數與歷不可同論也。」又曰：「大衍之數，自唐以奇爲扚，以扚爲掛，以正策數爲餘數，殆今五百年矣。雖名之不正，義亦難通，而其數尚未失也。至一行之學，直取三多三少之象以畫奇耦，不復問其數，此與擲錢

代著無以異，四十九著於是直可廢也。百世之下，康節先生出，而後明言策數；橫渠先生出，而後明正奇扚；伊川先生出，而後其法大備。學者於是復知聖人生著立法之意，斯道不可得而絕矣。」

李氏覺《大衍義》

《通志》：一卷。

佚。

《姓譜》：「覺字仲明，青州人。太平興國初，舉九經，爲秘書丞，校定《五經正義》。」

《長編》：「端拱元年五月，車駕幸國子監，詔覺講《周易》之泰卦，賜帛百疋。」

孔氏^攸《大衍說》

一篇。

未見。

王安石作墓誌曰：「攸字寧極。嘉祐三年除守秘書省校書郎，四年召以爲國子監直講，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卒贈太常丞。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

耿氏^格《大衍天光照》

《宋志》：一卷。

佚。

吳氏^適《大衍圖》

一卷。

佚。

《玉海》：「紹興十七年四月，左迪功郎吳適進《大衍圖》，令秘書省詳之。」

胡氏^銓《大衍論》

一篇。

存。載《澹庵集》。

張氏^{行成}《周易述衍》

十八卷。

存。

丁易東曰：「張文饒《述衍》，以《序卦》乾變坤、坤變屯、屯變蒙以至離變咸、未濟復變爲乾之類，必老少陰陽之策各九十六；又以《雜卦》乾變坤、坤變比、比變師以至歸妹變未濟、未濟變夬、夬復變乾，亦老少陰陽之策各九十六，其數同。」

蔡氏元定《大衍詳說》

未見。

《宋史》：「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韓侂胄專政，設僞學之禁，言官疏詆朱熹，并及元定，謫道州卒。侂胄既誅，贈迪功郎，謚文節。熹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草。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

通言而不厭也。』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劉燾志墓曰：「先生乾道間見文公於崇安，遂師事焉。凡文公敘次伊洛諸儒遺言，先生之言爲多。年四十，不就科舉。淳熙戊申，太常少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思以律曆薦於朝，先生以疾辭。乙未築室西山，將老焉。時僞黨論興，先生謫道州，二年得疾以歿。後九年，侂胄誅。又三年，贈迪功郎。」

真德秀曰：「聘君師事朱文公，而文公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端奧傳，微詞邃旨，必先令尋討，而後親衷折之。故嘗輯其問答之辭曰《翁季錄》者，蓋引以自匹也。」

羅大經曰：「濂溪、明道、伊川、橫渠之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康節出焉；

晦庵、南軒、東萊、象山之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然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也。」

趙汝楫曰：「蔡季通筮法初掛一不用，止用四十八蓍。於四十八中別取一蓍掛於指間，三變凡三掛，餘一益二、餘二益一爲少，餘三益四、餘四益三爲多，爲九、爲六者各八，爲七、爲八者各二十四。按此法以四十八策揲之，則有四八而無五九矣。」

李士英曰：「季通從晦翁遊最久，精識博聞，同輩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曆數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季通爬疏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晦庵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多與季通往復而有

發焉。」

羅氏泌《歸愚子大衍說》

一卷。

存。載《路史》。

史氏彌大《衍極圖說》

佚。

章氏如愚《大衍說》

一篇。

存。

楊氏忠輔《大衍本原》

佚。

趙汝楳曰：「楊氏筮法揲四之餘，有一、有二、有三而無四，有四則爲一揲矣，豈得謂之餘乎？四九、四八、四七、四六者謂之策，四三、四四、四五、四六者謂之奇。老陽之數九，四其九爲三十六策，於四十九蓍之中去其三十六策，則餘十三，掛一不用，則餘十二，以四揲之得三，是謂老陽之策四三也。歸奇於扚者，歸此奇也，左手餘一、餘二、餘三或無餘，皆未成揲，必以右手之蓍隨其奇耦歸之，足成一揲兩揲之數，然後置之於扚。所謂歸者，本是左手之蓍，今歸之也。故餘一則歸以三，餘三則歸以一，皆成一揲之奇

數；餘二則歸以六，無餘則歸以八，皆成兩揲之耦數。奇，一也；耦，二也。三變皆奇，三也，是謂四三，老陽之奇也；三變皆耦，六也，是謂四六，老陰之奇也；三變而一奇二耦，五也，是謂四五，少陽之奇也；三變而一耦二奇，四也，是謂四四，少陰之奇也。爲九爲六者各八，爲七爲八者各二十四，爲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按：其法新奇有四，揲四之餘無四，一也；古法去掛扚以所餘爲策數，今乃先去策數反以掛扚爲歸奇，二也；揲左所餘即爲歸奇，今以三變六揲所餘除掛一而歸之，三也；扚，指間也，今以爲正策之旁，四也。其他如四三、四四、四五、四六之爲奇，又以一揲爲奇、兩揲爲耦，皆聖人所未言。且謂此法合於二篇之策，不知二篇之策非揲蓍策數。《易經》

諸數隨用而殊，豈可牽他數以強合？彼以九六之變皆八，七八之變皆二十四，謂爲陰陽均等。然以古聖才智，豈不能是？特一本之自然，不欲以私意損益之耳。」

丁易東曰：「揲蓍之法共有六家，惟河南楊氏爲當。」

丁氏易東《大衍索隱》

三卷。

存。

易東自序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五十。」先儒於此每失之鑿，獨朱子以五乘十之說近之。至於四十有九，率不過歸之虛一而已，未有得夫五十數與四十九之全者，予竊病焉。比游浙右，有謂邵子先天、兩儀、四象、八卦合四十九，

所虛之一，是爲太極。其說雖異先儒，要無牽合傳會之病。^①予始以爲大衍之說不過此耳，徐而思之，則於《易》中天地五十五數尚有未合，固已疑之。未幾，復得河南楊氏《大衍本原》，謂四十九與五十皆天地之數各再自乘而以中數自乘除之者，始知四十九真爲四十九，五十真爲五十，非強合之也。噫！楊氏之說似矣。然其爲數，必再自乘，又以中數除而後得，雖無牽強，頗非簡易，未必聖人作《易》初意。嘗以管見求之，亦既得其說之一二矣，而猶以爲未也。思之思之而又思之，一旦豁然，若有遭於神明之通者，然後知五十、四十九皆天地之數合而衍之，其耦其奇，自然而成，至簡至易，而

① 「會」，原作「言」，據四庫本、薈要本改。

四象之奇之策，三百八十四爻，以至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數，胥此焉出也。嗚呼！何其數之神如此，妙如此，契合如此，而古人曾未及之耶？抑嘗有知之者而其說不傳耶？是未可知也。或曰：

『若子之說，則聖人作《易》之初意果在是，而他說可廢耶？』曰：『《易》道無窮，識見有限。聖人作《易》，取此四十九、五十之數，以神蓍卦之用，而天地人物之理無所能逃，豈予之淺見遽可以盡聖人之本心乎！且予方其得以五衍之之說也，固未知以數乘除之說也；方其得以數乘除之說也，又未知有合而衍之之說也。安知後之學者，其說有不出於予之上者乎？若但以先儒之說病予，則咎雖有所不辭，理亦當仁不遜云。』

王弘撰曰：「丁氏萃五十七家說爲《稽

衍》，又自爲《原衍》、《翼衍》，黃瑞節稱其出於朱、蔡之外，爲更備。亦所謂通透一路者也。」

鄭氏滌孫《述衍》

一卷。

存。

盧氏失名《校正耶律文獻公大衍揲蓍說》

一卷。

佚。

許衡曰：「盧君校定耶律公《蓍說》，曲折難深，辭意隱晦，及探其所以去取之由，則有甚可疑者。如舊說一爻變，究以四齊之，而不合乾、坤六子之率；及自爲

說，乃以八齊之，一法而兩其數，其爲不同已甚可怪。況四齊、八齊之後，尤不能見靜變往來之實，雖能苟合其率，而不知實不相似也。且初揲必令多少之數均，是分二之後，不掛一而掛二也。既違《大傳》，又悖先儒，其不敢以爲然也審矣。爲演八卦靜變往來之數：爲乾而靜者八千，爲坤而靜者二萬一千九百五十二，爲震、爲坎、爲艮而靜者皆一萬五千六百八十，爲巽、爲離、爲兌而靜者皆一萬一千二百。諸卦之數，大率靜者最多，而一爻、二爻變者次之，三爻俱變爲最少。^①蔡氏曰：『一奇一耦對待者，^②陰陽之體，陽三陰一，一饒一乏者，陰陽之用。故四時春夏秋生物，而冬不生物；天地東西南可見，人之瞻視亦可與左右可見，^③而背不可見也。不然，則以四十九著虛一

分二、掛一揲四，則爲奇者二，爲偶者二，而老陽得八，老陰得八，少陽得二十四，少陰得二十四，不亦善乎？聖人之智豈不及此，而其取此不取彼者，誠以陰陽之體數常均，用數則陽三而陰一也。『觀此則盧君之得失可見。戊申八月庚辰識於家塾，用驗他日學之進否云。』

陳氏失名《大衍易數》

一卷。

未見。

①「少」，原無，據薈要本、許衡《重刻許魯齋先生全集》

（明萬曆二十四年怡愉江學詩刻本）卷六補。

②「耦」下，原衍「對」字，據《重刻許魯齋先生全集》卷六刪。

③「亦可」，《補正》：「當作『亦面』。」《重刻許魯齋先生全集》卷六作「亦前」。

吳萊後序曰：「凡天下之物，必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數始於一，有一而後有二。一者奇，二者耦，而後有陰陽老少之變，七八九六之策。策三變而成爻，爻六變而成位。此聖人所以觀變而立卦，考象數而建卜筮者也。《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自其大衍之五十者總之，則又合於太極之一，是皆天地自然之運，又豈待於人力之強爲者哉！何則？一定者，理也，雖其體甚實，所該無形；未始有定者，事也，雖其跡本虛，因應乃有理在是，數亦不外乎是。欲求其極，則天地之開闢、人物之消長，盡且可以數莖之蓍參兩而盡決之者。吾聖人固未肯輕爲之說也，是何世之喋喋者然哉？自秦滅六經，《易》以卜筮故存。《漢·儒林傳》：孔子六經，至菑川

田何，《易》道大興。魏郡太守京房則又受學外黃焦延壽，不與何同。漢初，河內女子始獻《易·說卦》，蓋與《老子》同藏於風雨屋牆之間。京房之說互相出入，故世之稽吉凶、刺休咎者徵焉。是果吾聖人之遺意哉？他則進退以幾而爲一卦之主者爲世，對待以世而爲其主之相者爲應，世之所位而陰陽之所肆者爲飛，肇乎所配而陰陽終不脫其本者爲伏。起乎世應，周乎內外，終終始始，而後動爻、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人自以爲能探河、洛《圖》、《書》之蹟，家自以爲能發周、孔爻象之蘊，餘則或入於淫瞽方技之流，與《易》大相遠矣。先正蓋有見焉，必以名理論《易》，而或不以象數論《易》。雖然，是又可得而盡廢者哉？括蒼陳生嘗出《大衍易數》一卷，問爲予占，

考其法，則曰：『聖人之立卦者八，故天下之物，苟囿於數者亦不過八。吾則本其所值之數，輒以八乘除之。或以身之所處，定其坐作動靜之殊；或以字之所畫，測其向背俯仰之異。八而已矣。自八而六十有四，自六十有四而四千九十六，用此道也。』嗚呼！生之於《易》勤矣。要之，特京房之法耳。生則又曰：『是固本之希夷氏者也。』豈彼生者希夷氏之遺裔歟？先天四圖，吾聖人之學也，生盍歸而務求其要歟？一中造化，心上經綸盡在是矣。」

亡名氏《大衍五行數》

一卷。

佚。

右見《紹興書目》。

《易數大略》

佚。

按：是書專說大衍。趙氏《筮宗》屢引其文，不著撰人姓氏。於「大衍之數五十」釋曰：「大衍者，八卦之衍數也。八卦經畫二十四，重之則四十八，又每卦各八變，其爻亦四十八。是四十八者，八卦之正數，衍其正數，是謂大衍。衍，羨也。以四十八而羨其二，則爲五十之成數。」其用四十有九」釋曰：「五十除一者，無一也。」「掛一以象三」釋曰：「以左手取右握之一算，一策爲一算。掛於左手

小指間，後兩揲不掛。「歸奇於扚以象閏」釋曰：「左手所餘扚於左手第二指間，右手所餘歸之於左手第二指之扚間。」「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釋曰：「一變之後，即存掛一於格上。後兩揲不掛，止以前掛足四營之數而謂之。」「再扚，八卦而小成」釋曰：「八卦之一爲小成。小成則內卦之爲貞者立，成卦則外卦之爲悔者備。」其以衍爲羨，謂所羨之二，趙氏譏其傳會，又：「兩餘當分扚，不應并在第二指間。」其言是也。至於論揲法，有曰：「乾用九爲老陽，坤用六爲老陰，震、坎、艮用七爲少陽，巽、離、兌用八爲少陰。老陽其畫爲□，所謂重也；少陰其

畫爲--，所謂拆也；少陽其畫爲一，所謂單也；老陰其畫爲×，所謂交也。一爻變以變爻占；二爻變以本卦二變爻占，仍以上爻爲主；三爻變以本卦及之卦彖辭占；四爻變以二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爲主；五爻變以不變爻占；六爻變，乾占爲九，坤占用六，餘卦占之卦彖辭。」其大略可見矣。

程氏□□《大衍說》^①

一卷。

① □□□，四庫本、文津閣本作「雲莊」，薈要本作「失名」。據《（同治）蘇州府志》（清光緒九年刊本）卷一一二，當作「智」。

存。

金俊明曰：「雲莊先生闡《大易》象數之學於吳門，艾莊何正榘立方師事之，得其精蘊。」

俞琰曰：「啓、禎間，天都程先生闡明《易》學，演著策以觀變化，一準夫子《易傳》。艾莊得其傳，述著法十章以明之。其旨約而該，其辭簡而著，使學者知所由以入門焉。」

蘇氏軾《四營十八變解》

一篇。

存。

經義考卷七十終

門人豐城余長庚覆校

經義考卷七十一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拔

易七十

周子敦頤《太極圖說》

《宋志》：一卷。

存。

朱震曰：「陳搏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

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

張栻序曰：「二程先生道學之傳發於濂溪周子，而《太極圖》乃濂溪自得之妙，蓋以手授二程先生者。或曰濂溪傳《太極圖》於穆修，修之學出於陳搏，豈其然乎？此非諸子所得而知也。其言約，其義微，自孟氏以來未之有也。《通書》之說，大抵皆發明此意。故其首章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夫曰『聖人之本』、『誠之源』者，蓋深明萬化之一源也，以見聖人之精蘊。此即《易》之所謂『密』、《中庸》之所謂『無聲無臭』者也。至於『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是本體之流行發見者，故曰『誠斯立焉』。其篇云：『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

今。『道學之傳，實在乎此。愚不敏，輒舉大端與朋友共議焉。雖然，太極豈可以圖傳也？先生之意，特假圖以立義，使學者默會其指歸，要當得之言意之表可也。不然，而謂可以方所求之哉？』又後序曰：「或曰『《太極圖》，周先生所授二程先生者也。今二程先生之所講論答問之見於《遺書》者，大略可睹，獨未及此圖，何邪？以爲未可遽示，則聖人之微辭見於《中庸》、《易·繫》者，先生固多所發明矣，而何獨秘於此邪？』」栻應之曰：「二程先生雖不及此圖，然其說固多本之矣。試詳考之，當自可見。學者誠能從事於敬，真積力久，則夫動靜之機將深有感於隱微之間，而是圖之妙可以嘿得於胸中。不然，縱使辨說之詳，猶爲無益也。」嗟乎！先生『誠通』、『誠復』之論，

其至矣乎！聖人與天地同用，通而復，復而通。《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同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即何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而生陽』難爲，以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竊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爲靜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爲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於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爲之，此只要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理一也，就此理上皆收攝來，『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內爾。」

陸九韶曰：「《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

朱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嘗作《太極圖》、《通書》、《易通》數十篇。廬山之麓有溪焉，先生□□，^①因寓以濂溪之號。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皆此圖之蘊。」

按：「無極而太極」之義，朱陸二子往來辨論，亦至詳矣，茲不具載。

度正跋曰：「正始讀晦庵先生所釋《太極圖說》，莫得其義，然時時覽而思之，不敢廢。其後十有餘年，讀之既久，然後始知所謂上之一圈者，太極本然之妙也。及其動靜既分，陰陽既形，而所謂上之一圈者常在乎其中，蓋本然之妙未始相離

也。至於陰陽變合而生五行，水、火、木、金、土各具一圈者，所謂分而言之，一物一太極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復會於一圈者，所謂合而言之，五行一太極也。然其指五行之合也，總水、火、木、金而不及土者，蓋土行四氣，舉是四者以該之，兩儀生四象之義也。其下之一圈爲乾男坤女者，所謂男女一太極也。又其下之一圈爲萬物化生者，所謂萬物一太極也。以見太極之妙，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乎不在，而無物不然也。然太極本然之妙，初無方所之可名，無聲臭之可議，學者之求之，其將何以求之哉？亦求之此心而已矣。學者誠能自

①「□□」，四庫本作「居之」，《晦庵集》卷九十八作「濯纓而樂之」。

識其心，反而求之日用之間，則將有可得而言者。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之體，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乎在也。感而遂通，喜怒哀樂之既發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而流行也。然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學者於此深體而默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而心極亦庶乎可立矣。或者不知致察乎此，而於所謂無極云者真以爲無，而以爲周子立言之病，失之遠矣。先生嘗語正曰：「萬物生於五行，五行生於陰陽，陰陽生於太極，其理至此而極。」正當時聞之，心中釋然，若有以見夫理之所以然、名之所以立者。先生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何也？此

程子所謂「海上無人之境，而人忽生乎其間」者，此天地人物之始，禮家所謂感生之道也。」又曰：「生天生地，成鬼成帝，即太極動靜生陰陽之義。」蓋先生晚年表裏洞然，事理俱融，凡諸子百家一言一行之合於道者，亦無不察，況聖門之要旨哉！遂寧傅耆伯成未第時，嘗從周子遊而接其議論。先生聞之，嘗令正訪其子孫而求其遺文焉。在吾鄉時，傅嘗有書謝其所寄改訂《同人說》，其後在永州又有書謝其所寄改訂《同人說》。但傅之書藁無恙，而周子之《易》說則不可復見耳。聞之先生：今之《通書》本名《易通》，則六十四卦疑皆有其說。今考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等說，而亦無所謂《姤說》、《同人說》者，則其書之散逸亦多矣，可不惜哉！夫太極者，所

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通書》者，又所以發明太極之妙用也。然其言辭之高深，義理之微密，有非後學可以驟而窺者。今先生既已反復論辯，究極其說，章通句解，無復可疑者，其所以望於後之學者至矣。輒不自量，併以其聞之先生者附之於此，學者其亦熟復而深味之哉！」

陳淳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濂溪周子出，始發明孔子《易》道之蘊。」

葉紹翁曰：「慈湖楊氏不信元公無極之說，以爲道始於太極而已。」

游九言曰：「『易有太極』，濂溪夫子加『無極』，何也？人肖天地，試即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澄神端慮，察而見焉，始知夫子發明造化之蘊，

啓悟萬世，而義《易》奧旨益著。或謂妄加『無極』，或以訓詁文義名之，失夫子之旨遠矣。」

劉因曰：「《太極圖》，朱子發謂周子得於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陸子靜亦因之。其實穆死於明道元年，周子時年十四爾。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邵吉同事潤州一浮屠，傳其《易》書，此又淺薄不根之說也。」

袁桷曰：「《太極圖》的確自陳希夷傳，上、下二空圈乃成人成仙之說。」

何瑋曰：「周子之《太極圖》，其說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自今觀之，則天，陽之動者也，果何時動極而靜乎？地，陰之靜者也，果何時靜極而動乎？天不能生地，水不能生火，無愚智皆知之，乃謂陰陽相生，不亦誤乎！蓋天地、水火雖渾然不可離，實

燦然而不可亂。先儒但見其不相離，而未察其不可亂也，故立論渾而無別。竊以爲陰之與陽，謂之相依則可，謂之相生則不可。」

楊時喬曰：「潘清逸誌墓，言先生作《太極圖易說》，或謂別有《易說》。考之《太極圖》即此圖，《易說》即《無極而太極》一篇，有此圖即有此說，所以明《易》理。觀首言『太極』，末言『《易》其至矣』，蓋天地間《易》理即此《圖說》發明殆盡，此外安得再有說乎！」

錢一本曰：「周子《太極圖說》於孔子『易有太極』之旨微差一線。」

詹景鳳曰：「今之《易》圖皆邵氏所傳也，邵氏則傳自希夷，周氏《太極圖》亦傳自希夷。仙家遂謂彼道爲我宗祖，不知傳同而見各殊，見殊而學術分矣。」

按：元公之學，文公謂其妙具於《太極》一圖。於是學者推演其說，云此闡千聖不傳之秘。然陳圖南《無極圖》曾刊石華山，業先元公而抉其秘矣。南渡偏安，文公特未之見爾。南軒張氏謂：「《太極圖》乃濂溪自得之妙，蓋以手授二程先生者。」山陽度正作《元公年表》，書慶曆六年知虔州興國縣程公珦假倅南安，因與先生爲友，令二子師之。時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爾。其後先生作《太極圖》，獨手授之，他莫得而聞焉。攷是年元公以轉運使王達薦移知郴縣，自是而後，二程子未聞與元公覲面，然則從何地手授乎？伊川撰明道行狀云：「先生

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繹其文，若似乎未受業於元公者。不然，何以求道未知其要，復出入於老釋也邪？潘興嗣志元公墓，亦不及二程子從遊事。明道之卒，其弟子友朋若范淳夫、朱公掞、邢和叔、游定夫叙其行事，皆不言其以元公爲師。惟劉斯立謂從周茂叔問學，斯猶孔子問禮於老子、問樂於萇弘、問官於郟子云然，蓋與受業有間矣。呂與叔《東見錄》則有「昔受學於周茂叔」之語，然弟子稱師，無直呼其字者，而《遺書》凡及元公，必

直呼其字，至以窮禪客目元公，尤非弟子義所當出。且元公初名惇實，後避英宗藩邸嫌名，改惇頤。夫既以學傳伊川矣，不應下同其名而伊川亦不引避。昔朱子表程正思墓，稱其名下字同周，程亟請其父而更焉。孰謂二程子而智反出正思下哉？此皆事之可疑者也。

又按：二程子《遺書》畢生不道《太極圖》一語，而近代編《濂溪集》者附錄伊川《無極而太極辨》一篇，文末有陸象山字，可爲絕倒。

晁氏說之《周易太極傳外傳因說》

《通考》：八卷。

佚。

說之自序其後曰：「僕年二十有四，偶脫去科舉事業，決意爲五經之學，不專爲一家章句也。是時王氏之說列於學官者既尊，而又日有新說至自金陵，學者耻其得之後也，從而士子又務爲新異之說，寒士非其黨者莫能嚮邇以一言也。僕恨焉，豈無占人之師乎？果於《易》得孟喜、京房、鄭康成、虞翻、關子明之徒，使小王之說不得一日容也。雖然，因是數家異乎王氏則有之，其於聖人制作之本意又不知果合否。逮紹聖戊寅，邂逅洛陽楊老朝散賢寶，語及《易》而異之，良非僕平生

所嘗聞之之言也。懇從楊老有求，乃得康節先生自爲《易》圖二。雖輟輪俱存，而楊行年將七十，中風，語音清濁不端，無由詰問。二三年少在旁，雖以其哂笑，僕獨敬楊之老而尊其圖，謂必可入也。楊且指乾、坤、坎、離四卦爲僕言曰：「得是四卦，則見伏羲之《易》矣，而文王《易》在其中也。」越明日，如迷人識歸路，有感於二圖可指循環無方體也。楊老曰：「吾昏病而忘之已久，今日因子之言，則如初授此圖時也。」自是人洛，與先生之子伯溫遊，得先生之遺編殘藁，寶而藏之，服勤不知晝夜，二十年間，輒作《易》傳四種，名曰《商瞿傳》，視其有師也。無何，靖康元年丙午冬，金賊猖狂至南京，所爲《商瞿傳》者，與平生衣冠、五世圖書悉以灰燼。既而避難高郵，從親朋之請，

追作《易》傳數帙，未有條理。建炎二年戊申正月，真州巨寇遽至，而高郵之傳又復灰燼。是時老病之軀存於灰燼之外者，幸也。乃避地海陵，病能飲食，而於《易》則曰不能，可乎？益爲親朋以追作。起是年四月十八日辛未，迄七月一日癸未，凡用七十有二日，稟艸具。或忘其舊，或得厥新，凡六卷，名之曰《太極傳》，又有《外傳》一卷，《因說》一卷，備爲《易》一家之書。後有好古識變之君子，恐未必以僕言爲妄作也。嗚呼！吾道其亦艱哉！其亦艱哉！」

陳振孫曰：「其學本康節。自言學京氏《易》，紹聖間遇洛陽楊賢寶，得康節二《易》圖，又從其子伯溫得其遺編，始作《易》傳，名曰《商瞿傳》。兵火後失之。晚年復爲此書。」

牛氏思純《太極寶局》

《宋志》：一卷。

佚。

按：思純，師德之子，見趙元輔所編《象數鉤深圖》。其述古今《易》學傳授，邵雍傳之司馬光，光傳之牛師德，師德傳子思純。

彭氏與《太極歌》

一冊。

佚。

朱子熹《太極說》

一篇。

存。

盛氏璣《太極圖解》

一卷。

佚。

《南昌府志》：「盛溫如，名璣，以字行，豐城人。淳熙中領鄉薦，授奉節郎。」

蔡氏淵《太極圖解》

二卷。

闕。

翁酉序曰：「道學之失傳也久矣，人心之昏晦也甚矣。如《太極圖》之說，世之疑者何其多乎！或以繼善成性不當分陰陽，或以太極陰陽不當分道器，或以仁義中正不當分體用。有謂一物不可言『各具一太極』者；有謂體用一原，不可言『體立而後用行』者；有謂仁爲體統，不可偏指爲陽動者；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諸說紛紛不一，殊不知皆取於《易》之大意，而學者不深考也。至文公朱先生屢爲之辨明，尚見効於林栗之章，而陳、賈僞學禁之請亦由是而階也。則夫道之不明、不行也，姦邪之說阻之也。然是理微妙而難明，人心昏迷而罔覺。先師節齋先生乃能深究精妙，著書兩卷，酉因侍立，得而讀之。見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意

淡而味遠，且比次整齊，條理詳密，真有得於聖賢之心者。孔子謂「易有太極」，於變易之中而有不易之妙；周子云「無極而太極」，於體之間而有至中之理。^①用之精，本無極也，無極之真即太極也。世之言一物各具一太極者，固非所以盡其本，而謂太極之上別爲無極者，是有二本也。學者不觀太極，無以知氣之所由始；不觀無極，無以知理之所由充。非先生窮深探微，得其旨趣之大，則周、朱之言何由取信於人哉？況時之人察理未精，講論未明，徒務新奇，泥於名數，而不思無極者乃至極之得名，不知太極者即不可加之至理。老師宿儒，紛紛附和，以誤天下後世者多矣，未見若先生此書之明且盡者也。然則聖賢之心法得周、朱而傳授，周、朱之太極得先生而

益顯，其光紹前緒、揭示後學也，厥功蓋不細矣。西不敏，不足以表暴先生著述之盛，而使學者有日就月將之功，是亦不失作書之本意也。」

《太極通旨》

佚。

戴氏亨《太極圖說》

一卷。

佚。

謝鐸曰：「《太極圖說》，臨海戴亨著。今

紛附和，以誤天下後世者多矣，未見若先生此書之明且盡者也。然則聖賢之心法得周、朱而傳授，周、朱之太極得先生而

① 「體」下，黃宗羲《宋元學案》（清道光刻本）卷六十二有「用」字。

□□字子元，^①師事木居先生丘漸。其教人，以毋自欺爲第一義。」

余氏童《太極圖說》

八卷。

佚。

王氏萬《太極圖說》

一卷。

佚。

朱氏中《太極演說》

一卷。

佚。

應廷育曰：「中，義烏人。從徐僑游，究心理學，著《太極演說》、《經世補遺》。」

謝氏升賢《太極說》

一卷。

佚。

田氏君右《太極說》

一卷。

佚。

①

「□□」，蒼要本作「按亨」。

孫氏^義《太極圖說》

一卷。

佚。

《南昌府志》：「孫義，字伯隆，豐城人。」

程氏^{若庸}《太極圖說》

一卷。

佚。

《徽州府志》：「程若庸，字達原，休寧人。淳祐中爲安定、臨汝兩書院山長，咸淳戊辰登進士第，主武夷書院，學者稱徽庵先生。」

徐氏^霖《太極圖說》

一卷。

佚。

《姓譜》：「霖字景說，西安人。淳祐初試禮部第一，授沅州教授，後知汀州。」

饒氏^魯《太極三圖》

一卷。

未見。

何氏^基《太極圖發揮》

一卷。

未見。

王氏柏《太極衍義》

一卷。

未見。

程氏時登《太極圖說》

佚。

王氏幼孫《太極圖說》

一卷。

佚。

劉氏黻《太極說》

一篇。

存。載《蒙川集》。

鄭滌孫曰：「公字升伯，樂清人。在太學，率同舍伏闕論丁大全，安置南安軍。其後由昭慶軍節度使掌書記除學官，使館職，^①擢御史，遷諫省，歷集英殿修撰、中書舍人、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二王泛海，陳宜中迎黻共政事。及羅浮，以疾薨，弟子稱曰蒙川先生。」

①「使」，據《宋史》卷四百五，當作「試」。

胡氏希是《太極圖說》

一卷。

未見。

《姓譜》：「希是，仲雲之子。元革命，家居著述，所著有《洪範考訂》、《大學稽疑》、《太極圖說》。」

李氏道純《太極圖解》

一卷。

存。

朱一是曰：「羽士也，《道藏》有之。」

郝氏經《太極傳》

一卷。

存。

《太極演》

二十卷。

佚。

經自序曰：「天下之理，一隱一顯而已矣。故其間有開闔之幾、總萃之體、變動之用、布散之跡焉。其始也，皆自夫隱而出也；其終也，皆自夫顯而返也。於是天下之理無滯無弊，道之大用全體旁行而不流，確乎其不可拔而不易。而易行乎其間，妙萬物而爲神。翕然而藏，天地萬物無不隱；闢焉而生，天地萬物無不顯。一翕一闢，一生一藏，一隱一顯，所以爲道，所以爲易，所以爲神。天地萬物，至今而不窮，至今而冥冥也，至今而

昭昭也。是以聖人作《易》，推其隱者，而爲蹟爲密，爲幽爲深，爲幾爲微，窮原築底而無上，反而爲顯，於是爲太極；推其顯者，而爲圖爲畫，爲卦爲爻，爲象爲數，爲辭爲說，亦窮原築底而無上，復反而爲隱，而止於太極。故《易》之爲書，本末一隱顯，太極則其開闔之幾也、總萃之體也、變動之用也、布散之迹也。故道、易、神之蘊奧皆具於太極，而伏羲發之。伏羲之圖、文王之卦、周公之爻、孔子之《象》，皆自太極推出，而孔子獨爲言之，故『易有太極』，而太極，《易》之本也。學《易》者必先求其本，本得而《易》道可求矣。攝網者必提其綱，衣裘者必挈其領，入室者必由其戶也。由孔子而來，言《易》者衆矣。開卷而便及乾、坤，直造義、文，莫不怱怱茫漠，以爲高深幽遠，至

簡至易者而以爲至煩至難。夫《易》成於四聖人之手，莫不先後相因。伏羲演《河圖》，文王演伏羲，周公演文王，孔子演三聖。後世之言《易》也，則在夫孔子之後矣，故當由孔子之《易》以求三聖之《易》，自流徂源，由末及本也。孔子之《易》，其《彖》、《象》、《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皆所以承三聖擴而充之也；其《繫辭》上、下探索義、文之前，包舉萬世之業，其扶示道本，挈舉《易》紐，轉斡神機，推出兩儀、四象，造起天地萬物，則在夫『易有太極』之一言，固當即此以爲學也。嘗知孔子之《易》，則知三聖之《易》矣。嘗聞之師，讀《易》者當先讀《繫辭》，其次《說卦》、《序卦》、《雜卦》，其次讀乾、坤二卦，既精且熟，然後讀屯、蒙諸卦，此學《易》之序也。蓋言象數之本，皆在於

是矣。故取『太極』一章，以爲學《易》之標準，類《繫辭》、《文言》、《說卦》、《彖》、《象》之名義，探諸太極之前而演其隱，徵諸太極之後而演其顯，問津洙泗以及河洛，遍參諸儒，庶幾數年之後，可以學《易》，觀道、易、神之髣髴，不失吾身之極焉。故取道、易、神等二十三條爲一類，

合爲一圖，以示其序而各爲之說，謂爲『易道蘊極』，演諸太極之前者也；其次取太極等六條爲一類，合爲一圖，以示其序而各爲之說，謂爲『易有太極』，所以演太極也；其次取《易》、《書》、《詩》、《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名義，□□、皇極等凡二十四條爲一類，^①合爲一圖，以示其序，而各爲之說，謂爲『人道建極』，合隱顯而立極成《易》也；其次分《易》爲四，爲伏羲《易》、文王《易》、周公

《易》、孔子《易》，合爲『四聖易圖』，以示其序而各爲之說、爲之圖，演太極之後所以成《易》者也；其次爲『孔門言《易》』、『諸儒擬《易》』、『傳注疏釋』等類，以爲《易》之支流餘裔，見太極爲《易》之用，□□而無極，^②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焉爾矣。凡十類，六十篇，總謂之《太極演》云。」

劉氏因《太極圖後記》

一篇。
存。

① 「□□」，據《陵川集》卷二十九，當作「人與」。舊要本作「以及」。

② 「□□」，據《陵川集》卷二十九，當作「極盡」。舊要本作「也進」。

齊氏德勝《太極辨》

佚。

盛如梓曰：「衢州徐經畝以科第道學負重名，初立朝便有氣概。歸柯山，創書院，講太極，立說頗異。番士齊德勝著《太極辨》，不遠數百里，訪而投之。」

程氏存《太極圖說》

一卷。

佚。

《休寧名族志》：「存，陳櫟弟子。」

劉氏霖《太極圖解》

一卷。

佚。

《江西通志》：「劉霖，字□□，^①安福人。從虞集學。至正丙申舉於鄉，不仕。」

呂氏洙《太極圖說》

一卷。

佚。

應廷育曰：「呂洙，字宗魯，永康人。與弟溥從許謙遊，著《太極圖說》、《大學辨

①「□□」，據《（康熙）江西通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七十六，當作「雲章」。蒼要本作「雨蒼」。

疑》。」

朱氏_本《太極圖解》

佚。

《南昌府志》：「本字致真，富州人。至正間，用薦授福州路儒學提舉。」

陳氏樵《太極圖解》

一卷。

佚。

張氏_{宇初}《太極圖釋》

一篇。

存。

載《峴泉集》，《道藏》亦有之。

朱氏_謚《太極圖解》

一卷。

未見。

周氏_{是修}《廣演太極圖》

一卷。

佚。

錢謙益曰：「是修名德，以字行，泰和人。初爲霍丘學訓導，高廟擢周府奉祠正，陞紀善，改衡府。靖難師渡江，人應天府學自經死。」

曹氏端《太極圖說述解》

一卷。

存。

端自序略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是生兩儀，則太極固太極。兩儀生四象，則兩儀爲太極。四象生八卦，則四象爲太極。推而至於六十四卦，生之者皆太極焉。蓋孔子而後，論太極者皆以氣言。《老子》道生一，而後乃生二。莊子師之，曰：『道在太極之先。』《列子》渾論之。微周子啓千載不傳之秘，則孰知太極之理而非氣也哉？」

陸元輔曰：「曹端，字正夫，澠池人。永樂戊子舉人，署霍州學正，學者稱月川

先生。」

張氏元禎《太極圖說要》

一卷。

未見。

戴氏琥《太極圖說》

一卷。

未見。

葉氏應《太極圖說》

一卷。

佚。

蔡氏清《太極圖解》

一卷。

存。

易時中序曰：「道之在於世也，猶行地之水平，源出於一而其流必分，至其流之委也，必合而後有所止。然則是水也，雖其流之遠而不可量極，其所謂源者固未嘗變也。今學道者委棄不循，而必源之得，勢固無有以委之去源之遠也，疑源之不在，於是而以爲有二水焉，亦不察之過也。載道莫備於經，《易》者，五經之源也。義、文、周、孔之相承，源所從來，至一而無二也。由漢逮宋，爲《易》之言者無慮百家，殊途異派，其分多矣。最後乃有濂溪周氏、伊川程氏、考亭朱氏之學，

合異爲同，統殊歸一，卒極於義、文、周、孔之旨醇如也。士之有志於《易》而欲明義、文、周、孔之言者，不盡心於朱子之學，其何所循沿以上遡乎？朱子之於《易》，究《圖》、《書》之微旨，會《易傳》之奧義，以統承乎畫卦生爻之初，所謂委之合而止者，固在是矣。嗟乎！今之治《易》者何其衆也，於朱子之學莫能專而精焉，將何以論於畫卦生爻之初，而明義、文、周、孔之言哉？肆我蔡虛齋先生，天挺其資，神授之識，卓然有追前開後之志，沉涵浸漬於義理之中，而分析解剥乎文字之際，窮其平生之力而無須臾之暇，盡心於朱子之學者，我朝一人而已。蓋朱子之盡心於孔子，無所不該，而於《易》爲大。故虛齋之盡心於朱子，亦無所不究，而於《易》爲深。此圖之解，推

衍《圖》、《書》，探索卦、疇，入於精微而極乎廣大，孜孜然惟委之循，沿而不止，源之既得矣。時中少而知學，即遊先生之門，士之在門者以百數，先生獨加器待，以爲可語以斯言。忘其顓愚，黽勉朝夕，雖於精蘊未能庶幾，隱詞顯義聞之於進見而繹之於退私者，蓋亦有年。天喪斯文，梁木其壞，時中獨抱遺編，不敢棄頽，而無所啓發，遂終爲顓愚之人，大負先生往日之所待。每一臨文展卷，未嘗不媿悚隕越，如不能生，顧今日就荒落，恐終已矣。惟先生之學，著而爲書者既已家挾而人頌之，此編乃其著述之大者，士或以無所資於時文，莫肯盡心。故時中刻而傳之，以與同志者共，且僭述其概以告之，使知斯道之委蓋在於此。嗟乎！學者果有志於義、文、周、孔之言以得其源

者，其可忽焉而不盡心哉！」

左氏輔《太極後圖說》

一篇。

存。

右載廖道南《楚紀》。

楊氏廉《太極圖纂要》

一卷。

未見。

廉自序曰：「周子太極之說，出於《易大傳》孔子之言。其爲圖，正所以明《易》爾。故其《說》之終篇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至於《通書》，雖所以明《太極圖》，即所以明《易》，觀其本號《易通》可見矣。要

知《易》之兩儀、四象、八卦，乃有畫之太極；
《圖》之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乃無畫之
《易》。斯圖也，斯理也，實四方上下、古往
今來衆理之會。本朝薛文清公謂：「細心
體玩三四十餘年，庶得其旨。」有志於學者須
辨此，則於《圖》所見無全牛矣。」

周氏山《太極圖解》

一卷。

佚。

《紹興府志》：「周山，字靜之，嵯人。成
化庚子舉人，知保德州。」

王氏承裕《太極動靜圖說》

一卷。

未見。

《陝西通志》：「王承裕，字天宇，三原人，
端毅公恕第七子。弘治癸丑進士，歷兵、
刑、吏三科給事中，陞太僕少卿，轉南京
太常寺卿，後至南京戶部尚書。謚
康僖。」

許氏誥《太極圖論》

一卷。

存。

何景明序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俯
仰遠近，參驗而稽合，其言廣大弗貳，故
曰：『《易》與天地準。』函谷子發明太極
之義，撰圖著論，其思精，其辨哲，其指
一，蓋玩《易》有得而作者也。罔有繆悠
背經之說，其所究深矣。或曰：『《太極

圖說》，儒先之論定矣，學者尊尚之。函谷子乃置異同其間，何也？」予曰：「聖人之道，貴相發不貴襲，貴相明不貴同。苟徒襲其說，同其旨而靡有發明，其道終莫違也；苟發明矣，雖異同其間，無害其爲尊尚也。」

誥自序曰：「聖人者克全天德。天無言，假聖人而言，是聖人之言，天之言也。然則欲觀天道者，舍聖人之言，將何所本乎？聖人之言謂之經，經者猶布帛之有經也。經之外，雖千萬世之久，千萬人之多，其言皆緯也。然則欲觀聖人之道者，舍經而事緯，可乎？故夫六經所載，皆至誠無妄，天下實有之道。彼好高喜誕之士，妄以有無爲言，復分理氣之論，穿鑿瑣碎，背戾聖經。傳習既久，牢不可破，欲以明道，而道愈不可明。蓋皆不本

於經，而徒以私意測之也。嗚呼！人情貴耳而賤目，矧一家之說既行，百家之廢已久。雖有辨析精微之士灼見斯道之蘊，言一出口，必將群嗤而共斥之矣，尚何所言乎？雖然，心者道之所在也。吾道之不明，吾心之不安也。吾求吾心之安，安計他人之言乎？故吾之言一本於經，而背經者不與存焉。千古一道，天下一心，安知四海之中、百世之下，不有同吾心而是吾言者乎！爲圖一幅，爲論十章，淺陋可鄙，謬戾孔多，尚冀同吾心者指而正之，吾之幸也。正德乙亥八月。」

王氏廷相《太極辨》

一篇。

存。

錢謙益曰：「廷相字子衡，儀封人。弘治壬戌進士，歷官兵部尚書，提督團營，掌都察院事，加太子太保。」

何氏維柏《太極圖解》

一卷。

未見。

沈氏賓國《太極圖衍》

一卷。

未見。

《兩浙名賢錄》：「賓國字用之，義烏人。」

談氏縉《太極圖說》

一卷。

未見。

嚴繩孫曰：「縉字朝章，無錫人。自號荷橋子，隱居不仕。」

俞氏昆《太極圖解》

一卷。

未見。

《廣信永豐縣志》：「俞昆，字佑英。與吳康齋、胡敬齋、婁一齋爲友，講性命之學，學者稱爲裕齋先生，時號湖東四齋。」

龐氏嵩《太極解》

一卷。

未見。

鄭氏守道《太極圖說》

未見。

舒氏芬《太極繹義》

二卷。

存。

崔桐論曰：「舒子之爲《太極圖繹義》也，疏爲八圖。其一《河圖》，數著原也。其二《伏羲則圖畫卦》，起下文也。其三《伏

義成卦》，成卦不著畫，直分陰陽，見與圖合也。其四別擬《伏羲則圖畫卦》，若異朱子者。按：朱子云：「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爲五、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折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者，八卦也。」舒子云：「中五者，太極也。次十者，分兩儀也。次一、二、三、四者，生數分四象也；次六、七、八、九者，成數分八卦也。九數三奇，老陽爲乾焉；六數三偶，老陰爲坤焉；七數一奇兩偶，少陽爲震、兌、艮生焉；以後天三男生於乾之老陽，亦合。八數一偶兩奇，少陰爲巽、離、兌生焉。以後天三女生於坤之老陰，亦合。」參之生著倚數、揲著求爻，皆合也。其五圖《濂溪則圖》《河圖》。以作圖，《太極圖》。以《河圖》側而觀之，

太極、陰陽、五行無餘欠也。其六《後天八卦》論，上寄王之辨，^①圖其左券也。其七《天太極圖》，寓《河圖》之數，陰陽互根，太極全體本然之妙昭然矣。其八《人太極圖》，五性之位，五行之德，立人之道，見太極之全體焉，可以與天地參矣。至於屬論曰：『男女既生，以形相禪，則命由此出，兼氣質而言也。』實有補於朱子男女太極之說。曰：『人之生者，曰理，曰氣，曰質，曰數。夫理，性善之性也。曰氣，曰質，性相近之性也。曰數，稟於有生之初之天命也。』實有以闡性命之大全。其曰：『秋冬非肅殺，乃百物之所胎者。』以理而論混闢，而非有異於邵子也。其曰：『土之寄王，惟夏秋之交，冬春之交者。』本陰陽至理而言，而不苟同於秦漢以來之諸儒也。其推五行有性

有德，蔡氏之羽翼也；其論潮汐與月相應，《正蒙》所未及也。火烈、金剛、水緩、木柔，性之所以相近；火散、金遁、木上、水下，習之所以相遠也。厥有稟受，厚薄不齊，命之所以一定而無移者付之天；窮理盡性，述事繼志，道之所以責於成己而不怠也。至於五行在天，有氣有質，五行之序，有生有成。是皆窮深極微之論，前哲未發之蘊。抑亦可見天理之在人心，前乎百千萬年之前，後乎百千萬年之後，繭絲牛毛，叢見百出，道理未始不相值有如是也。嗚呼！我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然則舒子所以自信於無窮者，不在茲乎？後之學者，要知其所

①「上」，據舒芬《太極繹義》（明萬曆四十八年刻《梓溪文鈔》本）卷首附崔桐《太極繹義論》，當作「土」。

以異，又知其所以同，斯可以論《太極繹義》矣。」

唐氏樞《太極枝詞》

一卷。

存。

程氏霆《太極圖說》

未見。

《徽州府志》：「程霆，字仲復，婺源人。」

嘉靖丙戌進士，官戶部郎中。」

陸氏塈《太極存疑》

一篇。

存。

塈自序曰：「太極之辨，自朱陸後若不可置喙。客有以爲問者，予疏答之，然非敢求異也，姑存所疑爲論，尚請正於君子。」

徐文貞公志墓曰：「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陸公塈，字秀卿，別字簣齋。其先潁人，元末徙嘉興。中嘉靖丙戌進士。」

錢德震曰：「其言太極、儀、象、卦、爻之會，不可訓理。」

周氏原誠《太極圖論》

佚。

《徽州府志》：「歙縣人，字彥明。」

孔氏學周《太極辨疑》

八卷。

未見。

葉春及序曰：「昔者聖人畫卦立象，則已圖造化矣。『易有太極』數言，闡發卦象意旨，濂溪緣是復圖太極，直指造化，而又加以『無極』之文。蓋造化、卦畫，其致一也。自象山、紫陽互相譏駁，垂四百年，而孔憲卿爲《辨疑》。隆慶辛未示余閩中，余爲之序。《傳》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之始，一易耳。氣塊然太虛，混淪推盪，舒而燠謂之陽，翕而慘謂之陰。變易交錯，生陰生陽，謂之易。易無極矣，而有所極，是生兩儀、四象、八卦之本，謂之太極。流行不窮，

謂之道。無方無在，合一不測，謂之神。若此類，夫子具言之。生天生地，姤而復行其中，一易耳。《列子》曰：『易無形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易加於一之上，何其累哉？夫子時已有此，故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易》在陰陽之中，蓋救之也。善乎謝汝慎先生之言曰：『易無極而有太極，陰陽變易，眇無定極，而有太極爲之本體。』又曰：『於陰陽之變易，見其有太極；於變易之無極，見其爲太極。太極即易也。』有味其言之哉！無極雖見《老》、《莊》、《列》書，而『易本無極』借以爲文，無傷也。周圖原本《易傳》，其說自合。《圖說》、《易通》出一人，其說自合。《河圖》、《洛書》，聖人作《易》則之，周圖既本《易傳》，其說自合。憲卿皆類成書，

能貫通矣。書凡八卷，覽者自得之。」

劉氏^模《太極解》

一卷。

未見。

《南海縣志》：「劉模，字叔憲。嘉靖辛卯舉人，梓潼知縣。」

彭氏^{良臣}《太極答問》

一卷。

未見。

《衡州府志》：「彭良臣，字時卿。嘉靖壬子舉人，歸善知縣。」

沈氏^亨《太極圖解》

佚。

陸氏^山《太極解》

一卷。

未見。

《平湖縣志》：「山字子周。太學生，除臨清州判官，陞阜平知縣，調夏津，入爲光祿署正。」

黃氏^{宗炎}《太極圖說辨》

一卷。

存。

宗炎自序曰：「《太極圖》者，創於河上公，傳自陳圖南，名爲《無極圖》，乃方士

修煉之術也。與老莊之長生久視，又其旁門岐路也。老莊以虛無爲宗，無事爲用，方士以逆成丹，多所造作，去致虛靜篤遠矣。周茂叔得之，更爲《太極圖》，則窮其本而反於老莊，可謂拾瓦礫而悟精蘊。但綴說於圖，合二途爲一門，其病生矣。又懼老氏非孔孟之正道，不可以傳來學，借《大易》以伸其意，混二術而總冒以儒，其病更甚矣。蓋夫子之言太極，專以明《易》也；茂叔之言太極，則空中之造化也。兩者本不同道。朱元晦又從而分析辨解之，則更雜以釋矣。茂叔強三爲一，元晦混四爲一，雖極其推崇，而并失茂叔之故我矣，其病可復瘳耶？茂叔得圖於方士，得偈於釋，心證於老；元晦得圖於葛長庚，得偈於道謙，而欲會通之於儒。曰：「包羲、文王未嘗言太極，而

孔子言之；孔子未嘗言無極，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同條共貫。」此過於標榜也。夫子之言太極，不過贊《易》有至極之理，非別有太極而欲上乎羲、文也。茂叔之「無極而太極」，不過推墨附儒，在元晦無乃推假即真，戴僭竊爲君父乎？吾不知千聖何故吝此而不傳其秘耶？夫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愚二十年學《易》，稍窺十翼藩籬，確知《易》、《老》之不可混稱，確知老之不同於釋，灼見儒、釋、老之不可冒昧影響，然後敢明言此圖之非《易》，而且有老與仙與釋之淆亂，不揣固陋，一一而是正之如此。吾知見者必將怒目裂眦，以定予非聖之罪，然而莫之避者，何也？聖人之大道，非一人所可私，亦非阿黨所能據，千秋萬世，必有明之者矣，時賢之罪予也何傷！作《太

極圖說辯》。

詹氏景鳳《太極圖說》

二卷。

存。

陸元輔曰：「景鳳字東圖，徽州人。」

王氏嗣槐《太極圖說論》

十六卷。

存。

徐鉉曰：「爲《太極圖》說者，從前不過一二卷而止。桂山下筆不休，成書一十六卷，凡七十九篇，三十餘萬言。秦延君《堯典》而後，僅見此書。」

經義考卷七十一終

門人臨川鄒權覆校

經義考卷七十二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書一

三皇五帝之書

佚。《虞書》存。僞《三墳書》存。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

鄭康成曰：「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

賈逵曰：「《三墳》，三皇之書。^①《五典》，五帝之書。」

《孝經緯》曰：「三皇無文，有文字之後，仰錄三皇時事。」

劉熙曰：「《三墳》，墳，分也。論三才之分，天地人之治，其體有三也。《五典》，典，鎮也。制法所以鎮定上下，其等有五也。今皆亡，惟《堯典》存。」

葛洪曰：「隱士以《三墳》爲金玉，《五典》爲琴箏。」

劉勰曰：「皇世《三墳》，帝代《五典》。」

李先曰：「三皇五帝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

劉知幾曰：「《春秋傳》載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周禮》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由斯而言，則《墳》、《典》文

① 「皇」，原作「王」，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改。

② 「周」，原脫，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補。

義，三五典策，春秋之時猶大行於世。」

程子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使誠有所謂義、農之書，乃後世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所謂神農之言，及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爾，此聖人所以去之也。或疑《陰符》之類是，甚非也。此出戰國權變之術，竊窺機要，以爲變詐之用，豈上古至淳之道耶？」

葉夢得曰：「《古三墳書》爲古文，奇險不可識，了不知其何語，其妄可知也。」

楊時曰：「《三墳》，世傳以爲古三皇書，非也。其辭簡而質，遠而無統，其有意於倣古之爲乎？孔子曰：『神無方，易無體。』又曰：『生生之謂易。』則易之爲易，其義深矣，殆不可以形數名也。是書《太古河圖代姓紀》曰：『博厚而濁謂之太易，太易之數三。』^①是以形數名易也，其

言殆與孔子異乎？吾是以知其非古書也。」

晁公武曰：「《古三墳書》，張天覺言得之於比陽民家。《墳》皆古文，而傳乃隸書。所謂三墳者，山、氣、形也。《七略》、《隋志》皆無之，世以爲天覺僞撰。」

鄭樵曰：「三皇太古書，亦謂之《三墳》：一曰《山墳》，二曰《氣墳》，三曰《形墳》。天皇伏羲氏本《山墳》而作《易》，曰《連山》。人皇神農氏本《氣墳》而作《易》，曰《歸藏》。地皇黃帝氏本《形墳》而作《易》，曰《坤乾》。雖不畫卦，而其名皆曰卦爻、大象。《連山》之大象有八，曰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而統以山。《歸

① 「三」，據《古三墳書》（宋紹興沈斐發州州學刻本），當作「二」。

藏》之大象有八，曰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而統以氣。《坤乾》之大象有八，曰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而統以形。皆八而八之，爲六十四。其書漢魏不傳，至元豐中，始出於唐州比陽之民家，世疑僞書。然其文古，其辭質而野，其錯綜有經緯，恐非後人之能爲也。如緯書猶見取於前世，況此乎？且《歸藏》至晉始出，《連山》至唐始出。然則始出於近代，亦不爲異事也。」

《中興書目》：「《三墳》之目見於《孔序》，《漢志》不載。元豐七年，毛漸奉使京西得之。其書以山、氣、形爲別，《山墳》謂之《連山》，《氣墳》，《歸藏》，《形墳》，《坤乾》，與先儒言三《易》異。其中有《姓紀》一篇，《皇策》一篇，《政典》一篇，^①合爲三卷，皆依託也。」

陳振孫曰：「元豐中，毛漸正仲奉使京西，得之唐州民舍。其辭詭誕不經，蓋僞書也。《三墳》之名，惟見於《左氏》右尹子革之言。蓋自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前乎唐虞無徵不信，不復采取。於時固已影響不存，去之二千載而其書忽出，何可信也？況皇謂之《墳》，帝謂之《典》，皆古史也，不當如毛所錄，其僞明甚。人之好奇，有如此其僻者。」

朱子曰：「《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錄，必非僞妄。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簡編脫落，不可通曉，或是孔子所見止是唐、虞以下，不可知耳。」

羅璧曰：「《典》有五而逸其三，《墳》有三

①「一」，據《古三墳書》，當作「二」。

而不存其一。」

王應麟曰：「前賢謂臯、夔、稷、契有何書可讀，理實未然。《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春秋傳》所謂《三墳》、《五典》是也。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武王所以端纓東面而受於師尚父也。少皞氏之紀官，夫子所以見郯子而學也。孰謂無書可讀哉？」又曰：「《呂氏春秋·序意》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不韋《十二紀》成於秦八年，歲在涒灘，上古之書猶存，前聖傳道之淵源猶可攷也。」又曰：「漢初去聖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賈誼書·修政語》引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功莫美於去惡而爲善，罪

莫大於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帝嚳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也。故節仁之器以修其財，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此吾饑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

①「而」，據《新書·修政語上》（《四部叢刊》景明正德十年吉藩本），當係衍文。

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此帝王大訓之存於漢者，若高帝能除挾書之律，蕭相國能收秦博士官之書，則倚相所讀者必不墜矣。」又曰：「三皇之書，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黃震曰：「孔安國作《書序》，明言孔子去《三墳》，而斷自唐、虞二《典》爲書。今信安毛漸正仲乃稱元豐七年奉使京西，得《古三墳書》於唐州比陽道民間，爲僞固不待辨而知，特其所以爲僞有不容不辨者。夫《三墳》雖不可復知，概以今之二《典》，則載事之書，後世所謂史冊之類也。今其書乃以《山墳》爲第一，而指爲天皇伏羲氏《連山》之《易》；以《氣墳》次之，而指爲人皇神農氏《歸藏》之《易》；以《形墳》又次之，而指爲地皇軒轅氏《坤乾》之《易》。愚按：伏羲畫八卦，歷文

王、孔子而成今之《易》，三才之道備焉，此外無餘蘊。《周禮》六典晚出於王莽、劉歆，始有《連山》、《歸藏》、《周易》三者之名，意謂夏、商之世各自有《易》，於義無稽，而好異者喜言之，自謂博古，已成空談，況於竊取其名爲《三墳》之書，然乎否耶？《山墳》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氣墳》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形墳》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一字各釋爲一事，實皆無理。《山墳》綴以《姓紀》之篇，《氣墳》綴以《皇策》之篇，《形墳》綴以《政典》之篇，亦皆無理。毛漸乃以《胤征》嘗引《政典》，指爲證據，不知《政典》夏氏國法，非《三墳》書也。」

馬端臨曰：「按夫子所定之《書》，其亡於秦火，而漢世所不復見者，蓋杳不知其爲何語矣。況《三墳》已見削於夫子，而謂

其書忽出於元豐間，其爲繆妄可知。夾漈好奇而尊信之，過矣。況又詳孔安國《書序》所言，則《墳》、《典》、《書》也，蓋百篇之類也。《八索》、《易》也，蓋《彖》、《象》、《文言》之類也。今所謂《三墳》者，曰《山墳》、《氣墳》、《形墳》，而以爲《連山》、《歸藏》、《坤乾》之所由作，而又各有所謂大象六十四卦，則亦是《易》書，而與百篇之義不類矣，豈得與《五典》並稱乎？」

金履祥曰：「《周官·外史》固有三皇五帝之書，未聞《墳》、《典》之名也。《左氏》稱《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未知何書也，或當時別有異書，倚相讀之以爲博耳。《書序》以堯、舜有二《典》，遂引《三墳》、《五典》以配三皇五帝之數，證定《書》之原，反滋紛紛。近世有《三墳

書》，云得於青城山，其書始出於張天覺家，有《山墳》、《氣墳》、《形墳》之名。古《易》既有六十四卦，安得又有《三墳》？龜山嘗辨其非，今婺有版本，蓋《書序》說啓其僞也。」

吳萊曰：「《三墳書》，近出僞書也，文鄙而義陋。其言伏羲本《山墳》而作《連山》，神農本《氣墳》而作《歸藏》，黃帝本《形墳》而作《坤乾》，與《周官》太卜所掌三《易》異焉。又《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太史公所謂『縉紳先生難言之』者也。孔安國《書序》始以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墳者大也，言大道也。苟言大道，孔子不刪。孔子刪之，此其文誠不雅馴矣。且《三墳》自《三墳》，三《易》自三《易》，亦無緣合而爲一也。外

有《紀姓》者，叙上古帝王之世，襄陽羅泌頗加采用，以著《路史》。莆田鄭樵謂東漢諸儒尚喜識，《三墳書》雖近出，庸不愈於識乎？乃引柴霖之傳，而上寘諸古《易經》之列，以爲非後世所可及，終不能掩其僞也。」

吳師道曰：「外史掌三皇之書，不言《三墳》也。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不云三皇也。孔氏以《三墳》《五典》合之三皇五帝，《書序》之文，先儒頗疑之，遂以是爲一定不可易之論，可乎？」又曰：「《古三墳書》，宋元豐中毛漸得之唐州比陽民家。紹興中，沈斐刻於婺學，近歲火板不存。予從張子長假其書讀之，所謂《三墳》，以山、氣、形爲別，以伏羲《連山》、神農《歸藏》、軒轅《坤乾易》合其目，《墳》各有傳，又有《姓紀》、《皇策》、《政典》之篇。」

後序稱天復中青城山裂石中所得，不云何人，亦可疑矣。按：《三墳》、《漢·藝文志》已無傳，《隋史》載劉炫撰書百數卷，題曰《連山易》，子長謂此書卷題不同，亦非炫所撰者。天復乃唐末號，去之二千年，一旦復出，裂石所得，尤涉怪誕。

按：晁公武云張商英僞撰，蓋得其實矣。既明其僞，固不足深辨，略舉一二，以見撰者之謬。《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先儒不知先天之義，故多誤解。今其言曰：「混沌爲太始，其數一，一爲太極，天地之父母。天高明而清，地博厚而濁，謂之太易，爲天地之變。太易之數二，二爲兩儀，陰陽之形，謂之太初，爲天地之交。太初之數四，四爲易四象，變而成萬物，謂之太素，爲三才之始。太素之數三，三

爲易天地，孕而生男女，謂之三才。三才者，天地之備也。」其言顛倒錯戾，漫無紀統，而自比於《易》，可乎？《夏書》「政典」云云，先儒皆以爲指義和。林氏獨謂上文「邦有常刑」、「千先王之誅」文意已足，此乃戒吏士之辭，故金先生《表注》因之。其說正矣，豈區區摹擬傳會者所能知哉。且諸儒皆不信其書，而毛漸、沈斐獨信之，亦好奇之過爾。」

吾丘衍曰：「《三墳書》，此僞本，大不可信。言辭俗繆，字法非古。《尚書》無『也』字，此書有之。」

盛熙明曰：「《三墳》乃僞書。必字合從八戈，此從心加一筆。走之合從走，此隨俗作之字引脚。其謬甚多。」

方孝孺曰：「書之名真而實僞者多矣，何從而信之哉？亦在慎辨之爾。辨之法

有三：味其辭，以望其世之先後；正其名，以求其事之是非；質諸道，以索其旨之淺深，而真僞無所匿矣。吾嘗執是以觀天下之書，蓋十不失一焉。若世傳《三墳書》者，則又凡鄙而易見者也。孔安國稱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其言大道。今此書以《山墳》爲伏羲之書，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易》，而《姓紀》、《皇策》之篇附焉。以《氣墳》爲神農之書，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謂之《歸藏易》。以《形墳》爲黃帝之書，言其目而傳以申之。考其辭則不類，正其名則不合，質諸道則淺陋而無稽。其《姓紀》篇曰：「太始者元胎之萌，太極者天地之父母，太易者天地之變，太初者天地之交，太素者三才之始。天地孕而生男女，謂之三才。」頗剽莊、列之餘言，而造

爲異說，此其道之淺陋無稽者也。其論物則曰『木爲金所尅服』，『陽臣十幹』。此後世曆生之常談，伏羲之時曾有之乎？論民曰：『四民之物，以貨爲本。』伏羲之時曷有四民之名乎？謂封拜之辭曰策。策始於漢，而謂伏羲氏有策辭，可乎？祭天地於圜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天地圜丘』、『恩及命婦』爲黃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起於衰世，而謂『聖人以形辨貴賤，正賢否』爲神農氏之書，可乎？此其名之不合者也。其辭皆後世俚野之談，而其尤謬者，曰『山月升騰』、『川月專浮』、『山雲疊峰』、『川雲散彩』、^①『山氣籠烟』、『川氣浮光』、『雲氣流霞』，皆唐人爲詩之語。其《政典》篇往往竊取《書》、《易》而損益之，如曰『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民惟邦

本，食惟民天』、『出言惟辭，制器惟象，動作惟變，卜筮惟占』、『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皆是也。或者未之察，顧謂《書》所謂『政典』正本諸此，而定爲上古之書，其亦異哉。然世之僞書衆矣，如《內經》稱黃帝，《汲冢書》稱周，皆出於戰國、秦漢之人，故其書雖僞，而其文近古，有可取者。此書則又僞於近代者也，其後有序，不著其姓名，自謂天復中隱於青城之西，因風雨石裂，中有石匣，得此書於匣中，其文絕與此書類。天復，唐昭宗時也，豈即青城隱者所僞耶？雖然，聖人之經猶日月然，其道猶天地然。使孔子時有《三墳書》，孔子固不得而刪，存其名

① 散，據《遜志齋集》卷四《讀三墳書》（明崇禎十六年刻本），當爲「霰」。

而亡其書，孔子猶嘗言之。今孔子之繫《易》，但云伏羲氏畫八卦、神農氏爲耒耜、黃帝垂衣裳，未嘗言三皇有所謂《三墳書》也。孔子不言，安國何據而言之耶？然則安國之言亦妄矣。彼僞爲書者因其言，而復僞襲《周禮》三《易》《連山》《歸藏》之名，以爲伏羲、神農之書。《周易》不可襲，則以《歸藏》先坤後乾，名黃帝者故曰《坤乾》，其亦妄之妄者耶。以區區俚野之文，而欲托於三代唐虞之上，是猶瞽夫懸破鏡於空中，而欲自比於日月也，其亦惑之甚耶。於乎，世之擬經者，亦可以知愧矣。」

胡應麟曰：「仲尼贊《易》、序《書》、刪《詩》，而《三墳》不經見，則《春秋》倚相所嘗讀已屬可疑。況劉炫所上、毛漸所傳淺陋弗根，惡覩所謂《三墳》者乎？」

按：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書，若許行爲神農之言、列子稱黃帝之書皆是，豈必《三墳》、《五典》哉。以《三墳》、《五典》實三皇五帝之書，本於僞孔安國《書序》也。觀杜氏注《左傳》墳、典、丘、索，第二云「皆古書名」，未嘗定爲三皇五帝之書，足以證其非矣。至於《三墳》僞書，人知其謬，以鄭漁仲之博洽，獨信之不疑，毋乃過與？

經義考卷七十二終

弟子吳縣張孝揚覆校

經義考卷七十三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書二

百篇《尚書》

闕。

卜商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

墨翟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

孔臧曰：「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

象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

揚雄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

劉歆曰：「《尚書》直言也，始歐陽氏先名之。」又曰：「《書》以決好，或作「斷」，下同。好者，義之證也。」

鄭康成曰：「《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

《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所以推其期運，明授命之際。《書》之言信而明，天地之情，帝王之功，凡百二十篇，第次委曲。尚者上也，上世帝王之遺書也。」

《尚書璇璣鈴》曰：「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

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又曰：「《尚書》篇題號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節度，書也，如天行也。」

王肅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曰《尚書》也。」

劉熙曰：「《尚書》，尚，上也。以堯爲上始，而書其時事也。」

葛洪曰：「《尚書》者，政事之集也。」

劉勰曰：「《書》實紀言，而訓誥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故子夏嘆《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又曰：「《尚書》覽文如詭，而尋理則暢。」

孔穎達曰：「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書》之體例有十：

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堯典》、《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謨》、《皋陶謨》二篇，謨也。《禹貢》一篇，貢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泰誓》三篇、《湯誓》、《牧誓》、《費誓》、《秦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訓》一篇，訓也。《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冏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胤征》一篇，征也。《洪範》一篇，範也。此各隨事而言。《益稷》亦謨也，因其人稱言以別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訓之類。《盤庚》亦誥也，故王肅云：「不言誥何也？取其徙而立功，非

但錄其誥。』《高宗彤日》與《訓》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於受」，亦誥也。《武成》云「識其政事」，亦誥也。《旅獒》戒王，亦訓也。《金縢》自爲一體，祝亦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無逸》戒王，亦訓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陳》、《君牙》與《畢公》之類，^①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既無體例，隨便爲文。」

陸德明曰：「典凡十五篇，正典二，攝十三，十一篇亡。謨凡三篇，正二，攝一。訓凡十六篇，正二，一篇亡；攝十四，三篇亡。誥凡三十八篇，正八，攝三十，十八篇亡。誓凡十篇，正八，攝二，一篇亡。」

命凡十八篇，正十二，三篇亡；攝六，四篇亡。」

劉知幾曰：「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爲《尚書》百篇。《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群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

吳秘曰：「《書》百篇，漢存者二十九篇，得古文又多十六篇，其亡過半。孔子序《書》，存百篇之義，而其書亡，不可復知。」

司馬光曰：「《尚書》者，二帝三王嘉言要道盡在其中，爲政之成規，稽古之先務也。」

朱子曰：「《尚書》有不必要解者，有須著意

① 「公」，據《尚書正義》，當爲「命」。

解者，有略須解者，有不可解者。如《仲虺之誥》、《太甲》諸篇，只是熟讀，義理自明，何俟於解？如《洪範》，則須著意解。如典、謨諸篇，辭稍雅奧，亦須略解。如《盤庚》諸篇已難解，《康誥》之屬則不可解矣。」又曰：「《盤庚》、五誥之類，實是難曉，若要添減字硬說將去，^①儘得，然只是穿鑿，終恐無益爾。」又曰：「《書》且看易曉處，其不可曉者不要強說。縱說得出，恐未必是當時本意。」又曰：「《書》中不可曉處，先儒既如此解，且只得從他說。」

柴中行曰：「唐、虞、三代聖帝明王與其良臣碩輔精神心術之妙，推之天下以爲大經大法者，盡在於《書》。」

程去華曰：「讀《尚書》當識唐、虞、三代氣象。唐、虞君臣交相儆戒，夏、商以後

則惟臣戒君爾。禹、皋戒君儆於未然，夏、商以後則事形而後救正之。湯之伐夏，自《湯誓》、《湯誥》外，未嘗數桀之惡。武王伐紂，則歷歷陳布，惟恐紂惡不白，己心不明，略無回護意矣。」

董鼎曰：「帝王之書，歷代所寶。前乎五帝者爲三皇，世尚洪荒，非後世所可考。後乎三王者爲五霸，習尚權譎，又非聖人所忍爲。故自唐迄周，而百篇之《書》定。一《書》之中，其於明德新民之綱，修齊治平之目，即《堯典》已盡其要。而「危微精一」四言，所以開知行之端；「主善協一」四言，所以示博約之義。務學則《說命》，其人道之門；爲治則《洪範》，其經世之要也。他如齊天運則有羲和之曆，定地

①「減」，原脫，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補。

理則有《禹貢》之篇，正官僚則有《周官》之制度，修己任人則有《無逸》、《立政》諸書。煨燼壞爛之餘，百篇僅存其半，而宏綱實用尚如此。故嘗謂六經莫古於《書》，《易》雖始於伏羲，然有卦未有辭，辭始於文王爾。六經莫備於《書》，五經各主一事而作，《易》主卜筮，即《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即《虞書》之五禮也；《詩》主咏歌，即后夔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即《周官》六卿率屬之事也；《春秋》褒貶，即《皋謨》命德討罪之權也。五經各主帝王建置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政事之全體，修齊治平之規模事業盡在於此，學者其可不盡心焉。」

熊朋來曰：「典謨訓誥誓命凡百篇，注者有正與攝之分，正者有其義而正其名，攝者無其名而附其義。正三十四，攝六十

六。典十五篇，正者二：《堯典》、《舜典》；攝者十三：《禹貢》、《洪範》、《汨作》、《九共》九篇、《稟飫》。謨三篇，正者二：《大禹謨》、《皋陶謨》；攝者一，《益稷》。訓十六篇，正者二：《伊訓》、《高宗之訓》；攝者十四：《五子之歌》、《太甲》三篇、《咸有一德》、《高宗彤日》、《旅獒》、《無逸》、《周官》、《呂刑》、《典寶》、《明居》、《徂后》、《沃丁》。誥三十八篇，正者八：《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攝者三十：《盤庚》三篇、《西伯戡黎》、《微子》、《武成》、《金縢》、《梓材》、《多士》、《多方》、《君奭》、《立政》、《帝告》、《釐沃》、《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分

器》、《將蒲姑》。誓十篇，正者八：《甘誓》、《湯誓》、《泰誓》三篇、《牧誓》、《費誓》、《秦誓》；攝者二：《嗣征》、《湯征》。命十八篇，正者十二：《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冏命》、《文侯之命》、《肆命》、《旅巢命》、《賄肅慎之命》；攝者六：《君陳》、《君牙》、《歸禾》、《嘉禾》、《成王政》、《亳姑》。」

黃鎮成曰：「伏生所授《今文尚書》，凡二十八篇：《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漢武時，又入偽

《泰誓》一篇，爲二十九篇。孔安國《古文尚書》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又分《堯典》爲《舜典》，分《皋陶謨》爲《益稷》，分《盤庚》一篇爲三篇，分《顧命》爲《康王之誥》，通今古五十八篇。逸《書》四十二篇：《汨作》、《九共》九篇、《棗飫》、《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

《賄肅慎之命》、《亳姑》。又百篇之序一篇，通前今古文合百篇之數。」

何異孫曰：「書者，古之史也。當時事實有當紀載者，史官書之簡策。有君臣相告誡之言，有君命臣者，有臣告君者，有君告民者。孔子定《書》百篇，名之曰虞夏商周之書。」

薛瑄曰：「經凡言德、言聖、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性、言天、言命、^①言誠、言善、言一、言數、言學之類，多見於《書》。《書》之後乃有《易》彖象辭及諸經書。聖賢發明性理之名，雖有淺深不同，實皆原於《書》也。」

孫宜曰：「《尚書緯》言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黃帝至堯舜不遠，堯舜至秦穆不遠，書至三千二百四十篇，不過多

耶？斯漢儒侈大之言，無足信也。」
沈嗣選曰：「序稱百篇，商、周皆三十九篇，夏止四篇，而虞反十五篇，此不可信。」

按：歐陽永叔《日本刀歌》云：「傳聞其國居大海，^②土壤沃饒風俗好。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永叔雖有是說，而葉少蘊疑之，馬翔仲亦疑之。鄭麟趾《高麗史》：宣宗八年五月，李資義還自宋，奏云：「帝聞吾國書籍多好本，命館伴書所

①「言命」之「言」，原脫，據薈要本、《補正》補。

②「海」，《補正》：「當作「島」」。

求書目錄授之，且曰：「雖有卷第不足者，亦須傳寫附來。」目錄首開百篇《尚書》，而高麗未之有也。宣宗八年者，實宋元祐六年。先是咸平中，日本僧裔然以鄭康成注《孝經》來獻，不言有《尚書》。王惲《中堂事紀》載：中統二年，高麗世子植來朝，宴於中書省，問曰：「傳聞汝邦有《古文尚書》及海外異書。」答曰：「與中國《書》不殊。」然則高麗之《書》，猶夫中國之《書》耳。百篇《尚書》高麗且無之，況日本乎？乃萬曆初尚書郎葉春及上書，請命封倭使臣多方索之以歸，真無異癡人說夢矣。又按：《白虎通德論》引《尚書》文云：「咨四岳，曰裕汝衆，或有一

人王者。」又云：「不施予一人。」又云：「必立賞罰，以定厥功。」又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今其文皆逸，未審是百篇《書》中語，抑《大傳》文也。

百篇之序

一卷。
存。

司馬遷曰：「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

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

班固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

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

《隋·經籍志》曰：「孔子刪《書》，別爲之序，各陳作者所由。」

孔穎達曰：「《書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依緯文也。百篇凡六十三序。」又曰：「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爲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爲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爲

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

陸德明曰：「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孔以各冠其篇首，而亡篇之序即隨其次第，居見存者之間。」

劉知幾曰：「《書》列典謨，《詩》含比興。若不先序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暢厥義。」

程子曰：「《書序》夫子所爲，逐篇序其作之意。」

林光朝曰：「序乃歷代史官相傳，以爲《書》之總目，猶《詩》之有《小序》也。」

朱子曰：「《書序》恐即是經師所作，決非夫子之言。」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

董誥曰：「《書序》之作，出於聖人無疑。學者觀《書》得其序，則思過半矣。班固言《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時，上斷於

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而林少穎乃謂《書序》乃歷代史官轉相授受，以爲《書》之總目者，非孔子所作。今玩其語意，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

葉適曰：「以《書序》爲孔子作，其說本出班固，固因司馬遷，遷因孔安國。安國無先世的傳，止據前後浮稱，兼《左氏》楚靈王言倚相事爾。」

王應麟曰：「《大傳》之序有《嘉禾》、《揜誥》，今本闕焉。」

馬廷鸞曰：「《書序》自爲一編，故以『昔在帝堯』起於篇首，後接《舜典》則曰『虞舜側微』，接《禹謨》則曰『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益足證古序自爲一篇，而相續之辭如此，蓋史氏舊文也。今《史記》序傳，亦自爲一篇。」

金履祥曰：「《前漢書》言張霸采《左傳》、《書序》作《書》首尾，《後漢書》言衛宏作《詩序》。衛宏之云，朱子嘗引之以證《書序》之僞矣，^①獨《書序》疑而未斷。方漢初時，《泰誓》且有僞書，何況《書序》之類。且孔傳古文，其出最後，則附會之作，有所不免。其爲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序，可知也。」

陳櫟曰：「漢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今考序文，於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有與經相戾者。於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略，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

① 書序，據金履祥《通鑑前編》卷十七（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當爲「詩序」。

作明甚，顧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然孔安國雖云得之壁中，而亦未嘗以爲孔子所作，但謂『《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與『討論《墳》、《典》』等語隔越不屬，意亦可見。」

鄒季友曰：『《史記》盡引《今文書》二十八篇及偽《泰誓》一篇，並不引孔壁所增諸經，是太史公未見孔壁書明矣，然却多引《小序》，雖亡篇之序亦有之。意西漢時自有百篇之序，故太史公見之，造偽書者亦見之，非專出於孔壁也。』

樊良樞曰：『《書序》在五十八篇之外，云出壁中。由是篇以讀經文，乃得其義，兼辨其僞。蓋序述二帝之德顯而微，序夏商直以簡，序周□□疑，非聖人不能作也。』

孫寶侗曰：『《書序》爲後人僞作，逸《書》

之名亦多不典。至如《左氏傳》定四年祝佗告萇弘，其言魯也，曰：『命以《伯禽》，而封於少昊之虛。』其言衛也，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其言晉也，曰：『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是則《伯禽之命》、《康誥》、《唐誥》、《周書》之三篇，而孔子所必錄也。今獨《康誥》存，而二篇亡，爲《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於百篇之內，疏漏顯然。是則不但《書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信矣。』

按：《書小序》西漢孝武時當即有之，此史公據以作夏、殷、周《本紀》。若孔壁《古文尚書》，漢、魏、西晉諸儒均未之見，而馬融於《書小序》有注，見於陸氏《釋文》。又鄭注《周官》引《書序》文以證保傅，而百篇之序次第與孔不同，見

於《正義》。許謙亦云：「鄭氏不見古文，而見百篇之序。」攷馬、鄭傳注本漆書古文，是孔傳未上之時，百篇之序先著於漢代，初不與安國之傳同時而出也。今以馬氏《書小序傳》附紀於後。「昔在帝堯」，傳云：「謚也。翼善傳聖曰堯。」「伊尹相湯」，傳云：「俗儒以湯爲謚，或爲號。然不在謚法，故無聞焉。」「殷始咎周」，傳云：「咎周者，爲周所咎。」「奔告于受」，傳云：「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殷始錯天命」，傳曰：「錯，廢也。」「武王有疾」，傳本下有「不豫」二字。「召公爲保，周公爲師」，傳云：「保氏、師氏，皆大夫官。」「作《成王政》」，傳

本「政」作「征」。「將遷其君于蒲姑」，傳本「蒲」作「薄」。「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傳本「俾」作「辦」，「肅」作「息」。「作《顧命》」，傳云：「成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康王既尸天子」，傳本此句上有「成王崩」三字。「平王錫晉文侯柎鬯圭瓚」，傳本無「平」字，「錫」作「賜」。「東郊不開」，傳本「開」作「闢」。又按：朱子疑《詩小序》，而并疑《書小序》。疑孔安國所傳之古文，而并疑古文之有《小序》。然百篇之序，實自漢有之。竊謂《周官·外史》《達書名於四方》，此書必有序。而今百篇之序，即外史所以達四方者，其由來古矣。

又按：《伯禽》、《唐誥》，王伯厚云「皆策命篇名」。《大傳》之序有《揜誥》，《史記·殷本紀》有《太戊》一篇，《孟子注》云「逸《書》有《舜典》之序」，《歷志》引古文《月采》篇，俱不入百篇之目。是則書名尚多，其篇目偶逸者與？

經義考卷七十三終

弟子宜興萬廷詔覆校

經義考卷七十四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書

《今文尚書》

《漢志》：經二十九卷。

存。

《漢書》：「伏生，濟南人，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

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

王充曰：「《尚書》本百篇，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錯往從受《尚書》二十八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晁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

《隋書》：「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

顏師古曰：「此二十九篇，伏生傳授者。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

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

陸德明曰：「即馬、鄭所注二十九篇。」

《泰誓》本非伏生所傳，武帝世始出而得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內，故曰二十九篇。」

孔穎達曰：「《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勒石經皆其本。」

葉夢得曰：「《尚書》文皆奇澀，非作文者故欲如此，乃當時語自爾也。」

鄭耕老曰：「《尚書》今古文，合二萬五千八百字。」

朱子曰：「伏生《今文尚書》無《武成》，獨孔氏《古文尚書》乃有此篇。今顏氏注劉歆所引，見其與古文不同，遂皆以爲《今文尚書》，不知何所考也。」

王應麟曰：「二十九篇是計卷，若計篇則

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伏生所傳謂之今文，則歐陽、夏侯三家所傳及蔡邕石經是也。」

金履祥曰：「孔壁中不惟有古文諸篇，計必兼有今文諸篇。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澀。」

熊朋來曰：「晁錯所受伏生，以漢隸寫之，故曰今文，凡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得僞《泰誓》一篇，故《藝文志》稱二十九篇。

伏生二十八篇者，《虞書》則《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凡二篇；《夏書》則《禹貢》、《甘誓》，凡二篇；《商書》則《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凡五篇；《周書》則《牧誓》、《洪範》、《康誥》、《酒誥》、《金縢》、《大誥》、《君奭》、《多方》、《多士》、《梓

材》、《召誥》、《洛誥》、《立政》、《無逸》、《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十九篇，通爲二十八篇。」

吳澂曰：「《書》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晁錯以意屬讀者也。其間闕誤顛倒固多，然不害其爲古書也。漢、魏四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爾。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又曰：「伏生所授二十八篇，真上世遺書也。東晉後以增多之書雜之，今之儒者莫或辨別，闇亦甚哉。」

崔銑曰：「孔子刪《書》爲百篇，今存者伏生二十八篇，傳信可也。若晉人晚出之書，傳疑可也。」

郝敬曰：「伏生《書》二十八篇，與古人傳神，其辭簡樸無枝葉，詰屈少便利。其更

端層疊，是古人真意，委婉周至，氣若斷續，而悠遠條暢，非聖人之言而能若是乎？真足爲萬世國史之宗矣。」

沈嗣選曰：「伏《書》以《堯典》合《舜典》，《皋陶謨》合《益稷》，《盤庚》合一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皆不可易。欲合百篇之數者，乃強分之，非也。」

按：《今文尚書》，伏生所授止二十八篇，故漢儒以擬二十八宿。然《史記》、《漢書》俱稱伏生以二十九篇教於齊魯之間，司馬氏、班氏古之良史，不應以非生所授之《秦誓》雜之其中也。故王肅云：「《太誓》近得，非其本經。」竊疑生所教二十九篇，其一篇乃百篇之序，故馬、鄭因之，亦總爲一卷。惟緣《藝文志》云「經二十九卷」，

後儒遂以《泰誓》篇混入爾。或又以《武成》爲今文，尤謬。《武成》之繫日，律以《召誥》、《顧命》，^①書法不同，在《古文尚書》中最爲可疑者，今文豈有是乎？

又按：古者《書序》自爲一篇，列於後，故陸德明稱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至孔氏傳出，始引《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後人習而不察，遂謂伏生今文無序，序與孔氏序傳並出，不知《別錄》暨馬、鄭傳訓皆有之矣。予故疑二十九篇其一有序也。

又按：伏生授《書》在孝文帝時，晁錯所受，濟南張生、千乘歐陽生所傳，頒之學官，掌之博士，本無《太誓》。惟因董仲舒對策引《書》

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與僞《太誓》文偶合，因而傳會以武帝初即有《太誓》一篇。不知董生所引祇稱「《書》曰」，不言「《太誓》曰」，安見非逸《書》之文，而必屬《太誓》之辭乎？且「復哉復哉」，特讚嘆之語，非誓辭也。況劉向《別錄》明言武帝末民有得《太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故趙岐注《孟子》云：「今之《太誓》，得以充學。」合之王充、馬融、鄭康成、房宏、王肅諸家之說，雖有不同，而要爲後得之書，非伏生

①「誥」，原作「詔」，據四庫本、薈要本改。

之本經矣。林之奇亦云：「晁錯從伏生受《書》二十八篇，其時未有《太誓》，以《太誓》一篇足二十九篇之數者，妄也。」

又按：王充《論衡》云：「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是漢人並不以《太誓》足二十九篇之數。陸德明則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太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則今文《太誓》，原置伏生二十九篇之外矣。

又按：吳文正詩云：「前漢今文古，後晉古文今。若論伏勝功，遺像當鑄金。」故所述《纂言》有今文而無古文。蓋古文出於東晉，宋、

元諸儒疑之者多，而今文則未有疑焉者。至程正叔疑《金縢》之文不可信，而括蒼王廉熙陽作論，謂《金縢》非聖人之書，則并今文而疑之矣。甚矣，說經者之紛綸也。

《古文尚書》

《漢志》：古經四十六卷。^①

存。

桓譚曰：「《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為十八篇。」

《漢書》：「《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

①

「古經四十六卷」，四庫本、薈要本「古」下皆有「文」字。補正云：「當作『古文經四十六卷』，下當補『為五十七篇』五字。」

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

《隋書》：「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爲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生授胡常，謂之《尚書》古文之學。」

《家語》：「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

荀悅《漢紀》曰：「孔鮒藏之。」

陸德明曰：「孔子之末孫惠壁藏之。」

顏師古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玄《序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

孔穎達曰：「按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

《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偽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

《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藝文志》云：「孔安國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偽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不見孔傳。劉歆作《三統曆》，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爲烏」，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

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人麓伐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注《胤征》云『胤征，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股』。又注《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酋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之等二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按，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至晉太保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

預。預授天水梁柳，柳字洪季。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真爲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爲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①議者以爲孔安國之所注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

劉知幾曰：「《古文尚書》得之壁中，博士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增多二十五篇，更以隸古字寫之，編爲四十六卷。司馬屢采其事，故遷多有古說。至於後漢，孔氏之本遂絕，其有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

① 「航」，《補正》云：「丁杰據《經典釋文·序錄》及《字書》改「舫」。」

逸《書》。」

晁公武曰：「孔安國以隸古定五十九篇之書，蓋以隸寫籀，故謂隸古。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孝明不喜古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絕，陸德明獨存一二於《釋文》而已。皇朝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校陸氏《釋文》，雖有小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傳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考之，可以得制字之本也。」

朱子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

同，此爲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又曰：「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兼《書序》亦可疑，却似晉宋間文章。況孔《書》是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又曰：「孔氏《書》注疑非安國所注，蓋文字固善，不是西漢人文章。安國漢武時人，文章豈如此，但有太恠處，決不如此固善也。」又曰：「《書序》恐不是孔安國做，漢文恠枝大葉，今《書序》細膩，只是魏、晉、六朝文字。」

陳振孫曰：「考之《儒林傳》，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弟子相承，以及塗惲、桑欽。至東都則賈逵作訓，馬融、鄭玄作傳注

解。而達父徽實受《書》於塗惲，^①達傳父業，雖曰遠有源流，然而兩漢名儒皆未嘗實見孔氏古文也。豈惟兩漢？魏晉猶然。凡杜征南以前，所注經傳有援《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諸篇，皆曰逸《書》。其援《泰誓》，則云今《泰誓》無此文。蓋伏生《書》無《泰誓》，《泰誓》後出，或云武帝末民有獻者，或云宣帝時河内女子得之，所載白魚火鳥之祥，實僞書也。然則馬、鄭所解，豈真古文哉？」

王應麟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

按：四篇皆古文。

馬端臨曰：「按：《漢·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

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注言玄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隸書秦漢間通行，至唐則久變而為俗書矣，何《尚書》猶存古文乎？蓋安國所得孔壁之《書》，雖為之傳，而未得立於學官，東京而後，雖名儒亦未嘗傳習，至隋唐間方顯，人往往猶以僻書奧傳視之，繕寫傳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尚是安國所定之隸書，而未嘗改以從俗字也。噫，百篇之《書》，遭秦火而亡其半，所存者五十八篇，而其間二十五篇者，書雖傳而字實不諧於俗，傳於漢者為

①「受」，原作「授」，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書類（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改。

科斗書，傳於唐者爲隸書，皆當時之人所罕習。蓋出自孔壁之後，又復晦昧數百年，而學者始得以家傳人誦也。」

熊朋來曰：「孔壁真古文之《書》不傳，後有張霸之徒僞作二十四篇，亦名《古文尚書》。至晉豫章內史梅賾別得《古文尚書》二十五篇，凡漢儒注經指爲逸《書》者，遂皆有其書，又并有孔安國傳、序，世傳以爲真。然所謂古文者，不如今文之古矣。」又曰：「《古文尚書》至隋開皇始備。」

吳澂曰：「《書》增多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蓋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故曰今文。孔壁所藏皆科斗書，故曰古文。孔壁真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僞作《舜典》、《汨作》等二十四篇，目爲古文

《書》。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僞《泰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僞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僞《書》遼絕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爲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爲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篇，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

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才老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聲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一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序是魏晉間』

人作，託安國爲名耳。』又曰：『孔傳并序皆不類西漢文章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小爾雅》也。』夫以吳氏及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澂何敢質斯疑而斷之，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爲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

王充耘曰：『古文《禹謨》一篇，深有可疑。蓋禹與皋陶、舜答辭自具見於《皋陶謨》、《益稷》篇中，如『予思日孜孜』、『帝慎乃在位』，此即禹所陳之謨矣，安得又有《大禹謨》一篇？且《堯典》、《舜典》雖紀事不一，而先後布置皆有次序。《皋陶》、《益稷》雖各自陳說，而首尾答問一相照。獨《禹謨》一篇雜亂無序，其間只如益贊堯一段，安得爲謨？舜讓禹一段，當名之以典。禹征苗一段，當名之以

誓。今皆混而爲一，名之曰謨，殊與餘篇體製不類。又說者以征苗爲攝位後事，謂其稟舜之命，而其末有禹「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一語。夫舜以耄期倦勤而授禹，禹安得舍朝廷之事而親征有苗，舜又安能以耄期之餘而誕敷文德？必勵精爲治，克己布政，使所爲有加於前，方可名曰誕敷，恐非老年所能。果能之，不必授禹矣。故嘗謂《禹謨》必漢儒傳會之書，其征苗之事亦不可信。」又曰：「古文只是出於一手，掇拾傳會。」

梅鷟曰：「《尚書》惟今文傳自伏生口誦者爲真，古文出孔壁中者盡後儒僞作，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并竊其字句而緣飾之。其補《舜典》二十八字，則竊《易》中「文明」、《詩》中「溫恭」、「允塞」等字成文。其作《大禹謨》，「后克艱厥

后，臣克艱厥臣」等句，則竊《論語》「爲君難，爲臣不易」成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則竊《論語》「允執其中」等語成文。征苗誓師、贊禹還師等原無此事，舜「分北三苗」與「竄三苗於三危」，已無煩師旅。僞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遂模倣爲誓命還兵、「有苗格」諸語。《益稷》賡歌，亦竊《孟子》「手足」、「腹心」等句成文。其外《五子之歌》竊《孟子》「忸怩」之語，《泰誓》三篇取《語》、《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若崩厥角稽首」之文。其外《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傳說》、《武成》諸篇，文多淺陋，必非商周之作。相傳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之，不知竹簡漆書豈能支數百年之久？壁間絲竹八音是何人作？乃獻書者之飾辭耳。」

鄭公曉曰：「蔡氏《集傳》並存今文、古文，吳氏《纂言》獨釋今文，不可謂無見。然古文中論學論政，精密廣大之處甚多，要非聖賢不能作，故寧存而不廢。」

鄭瑗曰：「古文《書》雖有格言，而大可疑。觀商周遺器，其銘識皆類今文《書》，無一如古文之易曉者。《禮記》出於漢儒，尚有突兀不可解處，豈有四代古書，而篇中平坦整齊如此？如《伊訓》全篇平易，惟《孟子》所引一言獨艱深。且以商《詩》比之周《詩》，自是奧古，而《商書》比之《周書》，乃反平易，豈有是理哉？《書》與《孝經》皆有孔壁古文，皆有安國作傳。古文《書》至東晉梅賾始顯，古文《孝經》至隋劉炫始顯，皆沉沒六七百年而後出，未必真孔壁所藏之舊矣。」

虞淳熙曰：「古文避秦而藏之，禁弛而不

即出，一可疑也。世莫能言，人無能知，能言能知獨一安國，二可疑也。堂內金絲終涉神怪，壁中蝌蚪遠沿羲皇，同文務實之時，似不宜有三可疑也。」

郝敬曰：「孔《書》二十五篇邊幅整齊，自是三代以下語，其辭義皆浮泛。如《伊訓》不切放桐復亳，《說命》不切帝賁良弼，《君陳》、《畢命》不切尹東郊。四代文字一律，或先賢紀聞，或後人依託，與今文天壤懸隔，烏可相亂也。」

陳第曰：「孔安國古文二十五篇，至東晉始顯，唐人疏之，始大行於世，未有議其爲僞者。宋吳才老、朱考亭、元吳草廬之言出，疑古文者紛紛矣，愚竊以爲過也。今文自殷《盤》、周《誥》外，若《堯典》、《甘誓》、《湯誓》、《高宗彤日》、《西伯戡黎》、《牧誓》、《洪範》、《無逸》、《顧命》，何嘗不

文從字順乎？必詰曲聲牙而後可，則《魯論》不得與《繫辭》並行矣。何也？奇正異也。昔大禹治水，勒碑南嶽，翳於榛莽數千年，韓昌黎刻意求之勿得，至宋嘉定而始露，明嘉靖而始傳，詎可以前人未見，而謂作禹碑者僞也？《左》、《國》、《禮記》諸書稱引二十五篇，彬彬具在，今謂作古文者采掇爲之，是倒置本末，而以枝葉作根幹矣。且其紀綱道德，經緯人事，深沉而切至，高朗而矯健，又安見其平緩卑弱乎？孔穎達云：『古文經雖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可謂知言已。」樊良樞曰：「壁《書》後出，率科斗古文，孔安國以今文譯之。假令壁中之藏不出，則精一之旨、恒性之告、一德之訓、典學之命，孰從而聞之。」

按：古文出於孔壁，未得列於學官，惟孔安國爲博士，以授都尉朝。於時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班固謂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攷諸《史記》，於《五帝本紀》載《堯典》、《舜典》文，於《夏本紀》載《禹貢》、《皋陶謨》、《益稷》、《甘誓》文，於《殷本紀》載《湯誓》、《高宗彤日》、《西伯戡黎》文，於《周本紀》載《牧誓》、《甫刑》文，於《魯周公世家》載《金縢》、《無逸》、《費誓》文，於《燕召公世家》載《君奭》文，於《宋微子世家》載《微子》、《洪範》文。凡此皆從安國問故而傳之者，乃孔壁之真古文也。然其所載不出伏生口授二十八

篇，若安國增多二十五篇之書，《史記》未嘗載其片語，惟於《湯誥》載其辭，曰：「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

告諸侯群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於外，其有功於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一作土）。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一作政）在國，女毋我怨。」是則《湯誥》之真古文也。又於《泰誓》載其辭，曰：「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於天，毀壞其三正，離遏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是則《泰誓》之真古文也。合之安國作傳之《書》，其文

迴別，何以安國作傳與授之史公者各異其辭？宜其滋後儒之疑矣。

又按：《古文尚書》，晉、唐以來未有疑焉者，疑之自吳才老始，而朱子大疑之。其後吳幼清、趙子昂、王與耕輩群疑之，至明而梅氏之《讀書譜》、羅氏之《尚書是正》，則排擊亦多術矣。近山陽閻百詩氏復作《古文尚書疏證》，其吹疵摘繆加密，而蕭山毛大可氏特著《古文尚書冤詞》以雪之。合兩家之說，無異輪攻而墨守也。愚闇之見，是書久頒於學官，其言多綴輯逸《書》成文，無大悖理，譬諸汾陰漢鼎，雖非黃帝所鑄，或指以爲九牧之金，則亦聽之。且如小戴氏

經義考卷七十四終

弟子嘉善柯煜覆校

禮《王制》、《月令》、《緇衣》諸篇，明知作者有人，參出於漢儒，非《禮》之舊，顧士子誦習，守而不改。至於《易》之《序卦傳》，李清臣、朱翌、王申子皆疑焉，要不得而去也。惟是最誤人者，《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之文是已。《春秋》經書「春王正月」，《左氏傳》益以周字，改時改月。其義本明，故自漢迄於汴宋，說者初無異議。乃胡安國忽主夏時冠周月之論，於是衆說紛綸，遂同疑獄。然此不待博稽群籍，即以《春秋》說《春秋》，而其妄立見矣。其猶聚訟不已者，皆由《伊訓》「十有二月」之文亂之，不知《古文尚書》難以過信，斯則學者所當審也。

經義考卷七十五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書四

《周書》

《漢志》：七十一篇。《隋》《唐志》：十卷。

闕。

劉向曰：「周時誥誓號令也。」

《隋志》：「《汲冢書》，似仲尼刪《書》之餘。」

顏師古曰：「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今所

存者四十五篇。」

劉知幾曰：「《周書》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其有典雅高義，亦有淺末常說，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也。」

晁公武曰：「晉太康中，汲郡與《穆天子傳》同得，蓋孔子刪采之餘，凡七十篇。」

洪邁曰：「《周書》今七十篇，殊與《尚書》體不相類，所載事物亦多過實，無所質信。唐太宗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顏師古請圖以示後，作《王會圖》，蓋取諸此。《漢書》所引「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毋爲權首，將受其咎」，以爲《逸周書》，此亦無之，然則非全書也。」

李燾曰：「隋、唐《經籍》《藝文志》皆稱此書得於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冢，孔晁注解，或稱十卷，或稱八卷，大抵不殊。按此則晉以前初未有此也，然劉向、班固所錄並著《周書》七十一篇，且謂孔子刪削之餘，而司馬遷記武王克殷事蓋與此合，豈西漢世已得人中秘，其後稍隱，學者不道，及盜發塚，乃幸復出耶？篇目比漢但闕一爾，必班、劉、司馬所見者也，繫之汲塚，失其本矣。」

陳振孫曰：「晉太康中，汲郡發魏安釐王塚所得竹簡書，此其一也。凡七十篇，叙一篇在其末。今京口刊本以序散在諸篇，蓋以倣孔安國《尚書》。相傳以爲孔子刪《書》之餘，未必然也。文體與古文不類，似戰國後人依倣爲之。」

王楙曰：「《汲塚書》出於魏安釐王墓中，

其言大率與今經史相反。如云夏年多於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之類。」

丁黼跋曰：「夫子定《書》爲百篇矣，孟子於《武成》取其二三策，謂「血流漂杵」等語近於誇也。今所謂《汲冢周書》者，類多誇詡之辭，且雜以詭譎之說，此豈文、武、周公之事，而孔、孟之所取哉？然其間畏天敬民、尊賢尚德，古先聖王之格言遺制尚多有之。至於《時訓》、《明堂》，記禮者之所採錄；《克殷》、《度邑》，司馬遷之所援據，是蓋有不可盡廢者。晉狼瞿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其語今見之篇中，此吾夫子未定之書也。漢蕭何云：『《周書》云：天子不

取，返受其咎。」則夫子既定之後，而《書》無此語，意者其在逸篇乎？其後班固《藝文志》《書》凡九家，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以兩漢諸人之所纂記推之，則非始出於汲冢也明矣。惜乎後世不復貴重，文字日就舛訛。予始得本於李巽巖家，脫誤爲甚，繼得陳正卿本，用相參校，修補頗多。其間數篇尚有不可句讀，脫文衍字亦有不容強解者，姑且刻之，俟求善本，更加增削，庶使流傳，以爲近古之書云。嘉定十五年夏四月。」

劉克莊曰：「《汲冢書》十卷，七十篇，與《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合，但少一篇。晁子止謂其紀錄失實，李仁甫謂書多駁辭。按：中間所載武王征四方，「馘億有十萬七百七十有九，俘三億萬二百三

十」，暴於秦皇、漢武矣。「狩擒虎二十有二」云云，紂圍雖大，安得熊羆如是之衆。又謂「凡俘商寶玉億有百萬」。荒唐夸誕，不近人情，非止於駁而已。」

王應麟曰：「《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誓誥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隋·唐志》繫之汲冢，然汲冢得竹簡書在晉咸寧五年，而兩漢已有《周書》矣。太史公引《克殷》、《度邑》，鄭康成注《周禮》云『《周書·王會》備焉』，注《儀禮》云『《周書》：北唐以閭』，許叔重《說文》引《逸周書》『大翰若翬雉』，又引『獬有爪而不敢以擻』，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皆在漢世。杜元凱解《左傳》時，《汲冢書》未出也，『千里百縣』、『轡之柔矣』，皆以《周書》爲據。則此書非始出於汲冢也。按：

《晉·束皙傳》：太康二年，汲郡得竹書七十五篇。其目不言《周書》。《紀》云咸寧五年，《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當考。《左傳正義》

引王隱《晉書》云：「竹書七十五卷，六十八卷有名題，七卷不可名題。」其目錄亦無《周書》。然則繫《周書》於汲冢，則誤明矣。」^① 又曰：「《周書·謚法》：『惟

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臚于牧之野，將葬，乃制作謚。』今所傳《周書》云：「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葬，乃制謚。」所載不同，蓋今本闕誤。《文心雕龍》云「賦憲之謚」，出於此。」 又曰：

「《周書·史記》篇：穆王召左史戎夫，取遂事之要戒，言皮氏、華氏、夏后、殷商、有虞氏、平林、質沙、三苗、扈氏、義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有鄩、共工、上衡

氏、南氏、有果氏、畢程氏、陽氏、穀平、阪泉、縣宗、玄都、西夏、績陽、有洛之亡，國名多傳記所未見。」 又曰：「《王會》曰：『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唐公、虞公，《樂記》所謂祝、陳也，殷公、夏公，《樂記》所謂杞、宋也。然則《郊特牲》云「尊賢不過二代」，其說非矣。」

黃震曰：「《汲冢周書》七十篇，自《度訓》至《小開解》凡二十三篇，皆載文王遇紂事，多類兵書，而文澀難曉。自《文倣》至《五權》二十三篇，載文王薨、武王繼之代商事，其文間有明白者，或類周《誥》。自《成開解》至《王會解》十三篇，載武王崩、周公相成王事，間亦有明白者，多類周

① 「則」，《補正》云：「當作『其』。」

《誥》。自是有《蔡公解》、《史記解》、穆王警戒之書也。《職方氏》繼之，與今《周禮》之《職方氏》相類。《芮良夫解》、訓王暨政臣之書也，《王佩解》亦相類。自《周祝解》至《銓法解》，不知其所指，終之以《器服解》，而器服之名多不可句。」

方孝孺曰：「《汲冢周書》十卷，七十解。或謂晉太康中出於汲郡魏安釐王冢，故曰汲冢，以論載周事，故曰《周書》。宋李燾以漢司馬遷、劉向嘗稱之，謂晉時始出者非也，此固是矣。劉向謂其書爲《周書》，即孔子刪定之餘者，則非也。何者？其事有可疑也，略舉其大者言之。武王之伐殷，誅其君，弔其民而已，其《世俘》篇乃曰：『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夫殺人之多若是，雖楚漢之際亂賊之暴不若

是之酷，而謂武王有是乎？所誅以億萬計，天下尚有人乎？周公之用人，不求備於一人，其《官人》篇乃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恭。縱之以色，以觀其常。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以詐術陷人而責人以正，雖戰國之世縱橫權數之徒所不爲，曾謂周公而以此取人乎？王者之師禁亂除暴，以仁義爲本，其《大武》篇則曰：『春違其農，夏食其穀，秋取其刈，冬凍其葆。』不仁孰甚焉？其《大明》篇則曰：『委以淫樂，賂以美女。』不義孰甚焉？此後世稍有良心者所不忍爲，曾謂王者之用兵乃若是乎？其爲文王之言曰：『利維生痛，痛維生樂，樂維生禮，禮維生義，義維生仁。』此稍知道者所不言，曾謂文王大聖人而爲是言乎？其《文傳》篇曰：『有十

年之積者王，有三年之積者霸。」霸之名起於衰世，周初未嘗有之，謂王者不以道德，而在乎積穀之多，是商鞅之徒所不言，而以為文王之言，可乎？其他若是者甚衆。及載武王伐商之事，往往謬誕，與《書》不合。由此觀之，決非《周書》，謂孔子刪定之餘者，非也。其中若《謚法》、《周月》、《時訓》、《職方》之篇，又與《爾雅》、《月令》間有合者，竊意漢初書亡，隱士縉紳之流所偽著以為《周書》，而司馬遷不察，故引而用之，劉向因以為古書耳。其中《芮良夫》篇最雅馴，其曰：「后除民害，不惟民害。害民非后，惟其讐。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嗚呼，君子之言，三復其篇，為之出涕。」

周洪謨曰：「《汲冢周書》文體淺露，詞意

踈迂，無百篇渾厚沉雄氣象。劉向謂是周時誓誥號令，孔子刪錄之餘。愚則以為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蓋周東遷之後，史官隨王室以東，而西土逸民私為此書，以識周先王之事，固非常時左右史之所記者也。其最害理者，如武王伐商之日，紂既自燔，武王乃射之，而擊以輕呂，斬以黃鉞，懸諸太白之旗；二女既縊，王又射之，而擊以輕呂，斬以玄鉞，懸諸小白之旗。又以先馘人燎於周廟。夫商之與周，非世讐也，武王奉行天罰，為民除暴，其前徒有倒戈之勢，其士女有玄黃之迎，而其君又已自燔矣，乃擊其尸，梟其首，以燔於廟，雖伍員執仇於楚，不如是之慘也，而謂武王為之乎？昔司馬遷之作《周紀》，不取《泰誓》、《武成》之言，而乃有取乎其

說，亦可謂陋矣。孟子於《武成》惟取二三策耳，使其見此，則將何如取之哉？又《王會》篇言成周之會，四夷貢獻異物甚多。夫西旅貢獒未爲奇也，而召公猶以爲非所當受。今乃殫四表八荒珍怪之產，畢集於庭，而是時召公猶在，乃無一言以及之乎？至於篇末，又謂成湯命伊尹爲四方獻令，使夷戎蠻貊悉以方物致貢。此何理也？學者以其先秦古書而備觀覽可也。若取之以實先王之事，則不可也。」

楊慎序曰：「晉太康二年，汲郡人不音彪準私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易經》二篇，《易繇陰陽卦》二篇，《下易經》一篇，《公孫段》二篇，^①《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晉、楚事名三篇，似《爾雅》、《論語》，又似

《禮記》。《師春》一篇，《瑣語》十一篇，諸國夢卜妖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鄒生談天類也。^②《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又雜書十九篇。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名題漆書，皆科斗文字，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詔荀勗撰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秘書。著作郎束皙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此《晉書·武帝紀》及《荀勗》《束皙傳》文也。^③又杜預《春秋集解後序》亦云：「汲冢古文七十五卷多不

① 「二」，原作「上」，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改。

② 「鄒生」，薈要本作「鄒子」。

③ 「及荀勗」，原作「荀勗及」，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乙正。

可訓，《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其《紀年》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滅獨紀魏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文大似《春秋經》，又稱伊尹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令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師春》一卷，則純集《左氏傳》卜筮事。』合此觀之，汲冢所得書雖不可見，而其目悉具於此，曾無一語及所謂《周書》者也。按：《漢·藝文志》有《逸周書》七十一篇，以今所謂《汲冢周書》校之，止缺四篇，蓋漢以來元有此書，不因發冢始得也。李善注《文選》日月遠在晉後，而其

所引亦稱《逸周書》，不曰《汲冢書》也。惟宋太宗時修《太平御覽》，首卷引目始有《汲冢周書》之名。蓋當時儒臣求汲冢七十五篇而不得，遂以《逸周書》七十一篇充之矣。晁氏公武、陳氏振孫、洪氏适、高氏似孫、黃氏震、李氏燾、吳氏澄、周氏洪謨，號通知古今者，皆未暇深考，余故述《晉書》及《左傳後序》文於此，則此書也當復其舊名，題曰《逸周書》可也。嘉靖壬午八月望日。」

郭棐曰：「古書自六籍外，傳者蓋少矣。劉向、班固所錄，則有《周書》七十篇，晉太康中盜發汲冢魏安釐王冢得之，所言皆文、武、周公及穆、宣、幽、靈之事。《度訓》篇曰：『天生民而制其度，度小大以正，權輕重以極，明本末以立中。』《武稱》篇曰：『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淫圖破國，

淫巧破時，淫樂破正，淫言破義。』《大開武》篇曰：『其惟天命，王其敬命。』《祭公》篇：『汝無以小謀改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卹於外，尚以時中乂萬國。』《芮良夫》篇曰：『民歸於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讐。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勝衆，后其危哉。』《王珮》篇曰：『王者所佩在德，德在利民。不過在敬，施予在平心，不幸在不聞過。福在受諫，基在愛民，固在親賢。』至哉斯數言者，即壁中《書》奚加焉？《謚法解》則周公之所制，《時訓》、《明堂》乃《禮記》所采，《王會解》博於鳥獸草木之名，《史記解》明於治亂興亡之迹，卓有可觀。他篇蓋多誇詡詭譎，如『利維生痛，痛維生哀，哀維生禮，禮維生義，義維生仁』，則非文王之謨也。『射之三發，擊

之輕呂，斬之黃鉞，懸之太白』，則非武王之烈也。『六則四守，五示三極』，則非周公之訓也。『春違其農，秋伐其穡，夏取其麥，冬寒其衣服』，則非司馬之法也。《世俘解》言『凡愍國九十有九，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則嬴秦之暴不酷於此也。《官人解》言『設之謀以觀其智，示之難以觀其勇，煩之事以觀其治，臨之利以觀其不貪，濫之樂以觀其不荒，醉之酒以觀其恭，從之色以觀其常』，則儀、衍之詐不深於此也，又奚謬盪若是？故或謂戰國時纂輯，出逸民隱士之手。然閱其云『智勇害上，不登於明堂』，則晉狼曠稱之；『綿綿不絕，蔓蔓若何，毫末不掇，將成斧柯』，則蘇秦引之；『夷羊在牧，蜚鴻滿野』，則史遷《周紀》引之。其書似出春秋

戰國之前，抑周之野史與？未可知也。謂爲周之誥誓號令，經孔子刪定之餘，則吾不敢信。」

胡應麟曰：「《逸周書》七十篇，漢時僅存四十五篇。今《周書》十卷，其七十篇之目並存，而闕《程寤》、《秦陰》、《九政》、《九開》、《劉法》、《文開》、《保開》、《八繁》、《箕子》、《耆德》、《月令》十一篇之文，所存五十九篇，并後序一篇，共六十篇，蓋非完書也。」又曰：「《周書》多論紀綱制度，叙事之文極少，《克殷》數篇外，惟《王會》、《職方》二解皆典則有法。而《王會》雜以怪誕之文，《職方》叙述嚴整過《王會》，其規模體制，足以置之夏商也。」又曰：「《汲冢周書》所載《克殷》、《度邑》等篇，采於史遷；《時訓》、《明堂》等篇，錄於《禮記》。蓋或仲尼刪削之餘，

戰國文士綴輯遺亡，益以縱橫夸誕而成。此書《漢·藝文志》七十一篇，注引劉向云「今存者四十五篇」，則當時脫佚幾半。若子長所采，蓋存於四十五篇之中者，而其餘篇至汲冢之發而復完也。」又曰：「《周書》卷首十數篇，後序皆以爲文王作，而本解絕無明據。且語與《書》體不合，蓋戰國纂集此書者所作，攬人之冠於篇首也。至《大武》、《武稱》等篇，尤爲乖謬，近於孫、吳變詐矣。考《周官》終太子晉，實當靈王之世，其爲周末策士之言，毋惑也。」

劉大謨曰：「若《度訓》、《命訓》、《常訓》、《文酌》、《允文》、《大武》等解，而盡謂之《周書》，可乎？若《和寤》、《克寤》、《商誓》、《度邑》、《時訓》、《明堂》等解，而盡謂之非《周書》，可乎？六經而下，求其

文字近古而有裨於性命道德、文武政教者，恐無以踰於此。」

姜士昌曰：「《周書》七十一篇，自劉歆《七略》、班史《藝文志》已有之，而汲冢發自晉太康二年，得書七十五篇，其目具在，無所謂《周書》。此書當仍舊名，不得繫之汲冢。其文辭湛深質古，出《左氏》上。若《艷謀》、《世俘》諸篇，記武王謀伐殷與克殷俘馘甚衆，往往誇誕不雅馴，疑衰周戰國之士以意參入之。然吾觀《文傳》、《柔武》、《和寤》、《大聚》、《度邑》、《時訓》、《官人》、《王會》、《職方》諸篇，其陳典常，垂法戒，辨析幾微，銓叙名物，亦有非叔季之主、淺聞之士所能彷彿者。蓋文、武、周公所爲政教號令，概見此書，固不徒以事與辭勝而已也。說者謂《尚書》篡自孔子，而此逸《書》者，劉向以爲

孔子所論之餘，若不足存。嗟乎，是書不知當孔子刪與否，其指誠不得與經並，然其事則文、武、周公，其文辭則東周以後作者不逮也。蓋不離屬辭紀事，而道法猶有存者，謂《尚書》百篇而外，是書無一語足傳於經，吾猶疑之，安得以一二駁辭，盡疑其爲孔子所詘，遂真不復道哉。自六藝以下，文辭最質古者，無如是書與《周髀》、《穆天子傳》諸篇，而是書深遠矣。

按：《周書》篇目七十，合以序一篇，適如《漢志》。李仁父、劉后村謂闕其一，誤也。

經義考卷七十五終

弟子無錫高洪覆校

經義考卷七十六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書五

伏氏勝《尚書大傳》

《漢志》：傳四十一篇。《隋志》：三卷。

佚。

《尚書暢訓》

《舊唐書·志》：三卷。《新唐書·志》：

一卷。

佚。

鄭康成序曰：「伏生至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伏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而別作章句。又特撰其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校中書，奏此目錄，凡四十篇。」

《晉書·五行志》：「漢文帝時慮生創紀《大傳》。」

酈道元曰：「文帝撰五經《尚書大傳》。」

顏之推曰：「孔子弟子慮子賤爲單父宰，即慮犧之後。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慮』之與『伏』古來通字。」

《隋志》：「伏生作《尚書傳》，授同郡張

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

《洞冥記》：「李克者，馮翊人也。自言三百歲，從秦始皇登會稽山，以望江漢之流也。少而好學，爲秦博士，門徒萬人。伏生時十歲，就克石壁山中，受《尚書》，乃以口傳授伏子，四代之事略無遺脫。伏子因而誦之，常以細繩十餘尋以縛腰，誦一遍則結繩一結，十尋之繩皆成結矣。計誦《尚書》可數萬遍，但食穀損人精慧，有遺失。伏子今所傳，百卷得其一二爾，故堯舜二《典》闕漏尤多。」

陸德明曰：「《尚書大傳》三卷，伏生作。

《西伯戡黎》作『耆』。」

葉夢得曰：「伏生《大傳》首尾不倫，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爲七政，謂《金縢》作於周公歿後，何可盡據。其流爲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失孔子本

意益遠。」

晁公武曰：「勝至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音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勝終之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後劉向校書，得而上之，目錄凡四十一篇，康成銓次爲八十三篇。今本四卷，首尾不倫。」

陳振孫曰：「凡八十有三篇，當是其徒歐陽、張生之徒雜記所聞，然亦未必當時本書也。」

王楙曰：「《尚書大傳》與《古文尚書》所載不同。《大傳》謂周公死，王誦欲葬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梅福、張奐等皆引以爲言。據今《尚

書》，言大雷電以風見於周公居東之日，而非其死葬之時。以此一事觀之，則知《大傳》與經牴牾多矣。」

王應麟曰：「《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則伏生不以是爲《虞書》。」又曰：「《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邪？」又曰：「《大傳》以《西伯戡黎》爲《錢耆》，《罔命》爲《契命》，《費誓》爲《盼誓》，《呂刑》爲《甫刑》。」

按：《大傳》引經文異者，《大誥》「民獻有十夫」，「獻」作「儀」。《康誥》「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德」上有「俊」字。《無逸》作「毋逸」。又引《盤庚》云「若德明哉」，

引《酒誥》云「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無其文。

歐陽生《尚書章句》

《漢志》：三十一卷。

佚。

《漢書》：「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事伏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林尊長賓，濟南人，事高爲博士，論石渠，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瑯琊殷崇、楚國龔勝。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子都。」

《尚書說義》

《漢志》：二篇。

佚。

葉適曰：「自漢迄西晉，言《書》者惟祖歐陽氏。」

按：漢歐陽氏世傳《書》學。《說義》二篇，未經前儒注明，不知作者。

大小夏侯氏《章句》

《漢志》：各二十九卷。

佚。

大小夏侯《解故》

《漢志》：二十九篇。

佚。

《漢書》：「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勝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菑卿，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熟，所問非一師也。徵爲博士、光祿大夫，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

建卒自顓門名經，爲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

班固曰：「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後漢書》曰：「孝明皇帝永平二年，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

葛洪曰：「昔漢太后從夏侯勝受《尚書》，賜勝黃金百斤。及勝死，又送勝家錢二百萬，爲勝素服一百日。」

《隋志》：「晉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

呂祖謙曰：「夏侯勝守所學，不苟合，爲

可重。其言災異，漢儒皆有此患。」

孔氏安國《尚書傳》

《隋志》：十三卷。

存。

安國序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

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恭

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復可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群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

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隋志》：「安國爲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

孔穎達曰：「孔傳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

陸德明曰：「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慎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學徒遂盛。」

《冊府元龜》：「孔安國爲臨淮太守，傳《古文尚書》十三卷，《今字尚書》十四卷。」

歐陽修曰：「陳隋之間，伏生之學廢絕，而孔傳獨行。」

洪邁曰：「孔安國《古文尚書》，自漢以來不列於學官，故《左氏傳》所引者，杜預輒注爲逸《書》。劉向《說苑·臣術》篇一章云《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漢武帝元朔元年，詔責中外不興廉舉孝，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其語與《說苑》所載正同，而諸家注釋至於顏師古皆不能援以爲證，今之《泰誓》初未嘗有此語也。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然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

《孟子》衆書所引《泰誓》同，故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又曰：「逸《書》雖篇名或存，既亡其辭，則其義不可復考，而孔安國注必欲強爲之說。《汨作》注云：『言其治民之功。』咎單作《明居》注云：『咎單作土地之官，^①作《明居民法》。』林少穎言：『知之爲知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爲不知，《九共》、《藁飫》略之可也。』其說最純明可喜。」

朱子曰：「安國《書傳》恐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爲名。漢儒訓釋文字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之。」又曰：「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得只是《孔叢子》等做出來。」又曰：「孔氏《書序》不類漢文，疑是晉宋間文章。」

葉適曰：「安國《書序》言《典》、《墳》至夏、商、周誥義奧雅，歷代以爲大訓，旋復

言討論《墳》、《典》，芟繁翦浮。則是孔子并大訓亦去取也，豈有是哉？」陳振孫曰：「孔注歷漢末無傳，而晉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而散在民間故邪，然終有可疑者。」

王柏曰：「《古文尚書序》可疑者三：一曰《二墳》言大道，《五典》言常道。夫大與常何自而分別也？如其言，則《墳》之道不可常，《典》之道未至於大，豈不悖哉？二曰孔壁之書皆科斗文字。以世所傳夏商黼鬲盤匜之類，舉無所謂科斗之形，序者之言，不過欲耀孔壁所藏之古耳，不計其說之不可通也。既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又不知何以參伍點畫，考驗偏旁，而更爲隸古哉，於是遁其

①「作」，據《尚書正義》，當作「主」。

辭曰：『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則是古文之書初無補於今文，反賴今文而成書。本欲尊古文，而不知實陋古文也。且孔氏遺書，如《周易》十翼、《論語》、《大學》、《中庸》之屬，皆流傳至今，初不聞有科斗之字於他書，而獨紀載於《書大序》，其張皇妄誕，欺惑後世無疑。三曰增多伏生之《書》二十五篇。其所增之篇固伏生之所無也，然伏生之所，有，恐孔壁亦未必盡存。若以有無互相較數，竊意所增者未必果二十五篇也。何以言之？伏生之《書》最艱澀而不可解者，惟《盤庚》三篇與《周書·大誥》以下十篇而已，今古文乃亦有之。古文之所以異於伏生者，以其所載之平易也。今亦從而艱澀之如此，則是原本已如此之艱澀，而非伏生之訛也。以愚觀之，伏

生於此十三篇之外未嘗不平易，安國於此十三篇之中未嘗不艱澀也。若論其實，伏生之耄，口授之訛，自不能免。竊恐此十三篇之艱澀，孔壁未必有也，是故無所參正，而艱澀自若。安國但欲增多伏生之數，掩今文而盡有之，反有以累古文也。」

金履祥曰：「朱子曰：『安國之序絕不類西漢文字。』履祥疑東漢之人爲之，不惟文體可見，而所謂聞金石絲竹之音，端爲後漢人語無疑也。蓋後漢之時讖緯盛行，其言孔子舊居事多涉怪，如闕里草自除、張伯藏壁一之類，若此附會多有之，則此爲東漢傳古文者託之可知也。如《論語序》魏人所作，亦言壞宅事，即不言金石之異矣。」

熊朋來曰：「孔壁二十五篇，東漢諸儒解

經者皆未見，故先儒疑孔安國傳亦僞也。」

按：孔安國《書序》，《昭明文選》錄之，世皆篤信，惟朱子謂其不類西漢文字，疑後人所託，而魯齋王氏、仁山金氏亦疑之。攷之《漢書》，司馬遷嘗從安國問故，遷蓋與都尉朝同受《書》於安國者也。然遷述《孔子世家》，稱「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自序》則云：「予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是安國之卒本在太初以前，若巫蠱事發，乃征和二年，距安國之歿當已久矣。班固叙《藝文志》，於《古文尚書》云：「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乃史氏追述古文所以不列學官之故爾，而

僞作安國序者乃云「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竟出自安國口中，不亦刺謬甚乎。或曰：劉歆遺書讓太常博士，其文載於《漢書》、《文選》，稱「古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此不足信耶？曰：荀悅《漢紀》於孝成帝三年，備述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於《古文尚書》、《論語》、《孝經》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則知安國已逝而其家獻之。《漢書》、《文選》鈔本流傳，脫去「家」字爾。按其本末，安國《書序》之僞，不待攻而自破矣。

或曰：《史記》雖云「訖於太初」，然《自序》又云「論次其文，七年而

遭李陵之禍，實天漢二年也。故荀悅《漢紀》亦云：「司馬遷據《左氏春秋》、《國語》，採《世家》、《戰國策》，逮《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迄於天漢。」《漢書》或作「大漢」。今於《李廣傳》附載陵事，於《大宛傳》載李廣利事，又如《衛將軍驃騎列傳》載公孫賀、公孫敖、韓說、趙破奴，皆直書巫蠱獄，多係征和年事，安見孔安國不卒於天漢之後乎？曰：《家語》附錄安國傳，稱安國受《書》於伏生，生故秦博士，至文帝時年已九十，安國從而問業，最幼年已十五六矣。司馬遷謂安國早卒，《家語後序》稱安國年六十卒於家。今就文帝末年安國年十五計之，則其卒當在元鼎

間。若天漢之後改元太始，安國年已七十二，迨征和二年巫蠱事發，安國年七十有七矣，尚得謂之早卒乎？當依《漢紀》增「家」字爲是。

又按：《論語》「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氏注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於《尚書傳》則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一人而兩處說經互異。又《論語》「予小子履」一節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若此。」亦與《書傳》相戾，此一疑也。

又按：司馬遷《殷本紀》云：「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與太師、

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剖比干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器奔周。」《周本紀》云：「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奔周。」《宋世家》云：「微子數諫，紂弗聽。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箕子被髮佯狂爲奴。比干諫，紂剖其心。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則《今文尚書·微子》篇所云「父師、少師」者自有其人。遷受《書》於安國，其說必本於安國也。乃今安國傳云：「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夫三仁皆殷王子，父師若係

箕子，殷人尚質，其語兄之子必呼其名，惟出於疵之口，故稱微子曰「王子」也。班氏《古今人表》亦書太師疵、少師強姓名，流傳有自。梅賾昧史公說《書》本於安國，不加質驗而巧爲之辭，僞托之迹畢露矣。

又按：安國《書傳》於《賄肅慎之命》注云：「東海駒驪、扶餘、軒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攷《周書·王會》篇北有稷慎，東則濊良而已，此時未必即有駒驪、扶餘之名。且駒驪主朱蒙以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號，載《東國史略》。安國承詔作《書傳》時，恐駒驪、扶餘之稱尚未通於上國，況武王克商之日乎。此又一疑也。

又按：古文之存於今者，惟《峒嶠禹碑》，奇古難識。餘如《壇山石》、《岐陽獵碣》，皆與大小篆不甚相遠。竊意孔子雅言者，《書》當時誦習授受，未必用蝌蚪之文，何獨孔壁所藏《書》與《論語》、《孝經》悉蝌蚪文字？安國《書序》作僞者藉此欺人，魯齋王氏疑之，當矣。

又按：西漢之古文，孔安國家獻之，未列於學官者也。東漢之古文，杜林得之西州，賈逵、衛宏、馬融、鄭康成輩爲之作訓傳注解者也。當時止有杜林漆書，若孔氏增多之書，終漢之世下及魏、西晉莫有見之者。故趙岐注《孟子》，高誘注《呂覽》，杜預釋《左傳》，凡

孔氏增多篇內文，皆曰「逸《書》」。惟許氏《說文序》者謂其「《易》稱孟氏，《書》孔氏，《詩》毛氏」。夫以賈、衛、馬、鄭諸大儒均未之見，許氏何由獨得之？今考《說文》中所引《尚書》字句異者，如「格于上下」，「格」作「假」；「宅嵎夷」，「嵎」作「隅」；「平秩東作」，「秩」作「𣪠」；「鳥獸氄毛」，作「𣪠髦」；「朞三百有六旬」，「朞」作「稭」；「帝曰疇咨」，「疇」作「𣪠」；「共工方鳩僝功」，作「旁逖孱功」，「鳩」又作「救」；「有能俾乂」，作「俾𣪠」；「肆類于上帝」，「肆」作「𣪠」；「竄三苗」，「竄」作「𣪠」；「暨臯陶」，作「臯咎繇」；「五品不遜」，作「𣪠」；「教胄子」，「胄」作「育」；

「剛而塞」，「塞」作「蹇」；「濬畎澮」，「濬」作「濬」；「藻火粉米」，「藻」作「藻」，「粉」作「粉」；「撻以記之」，「撻」作「撻」；「無若丹朱傲」，「朱」作「朱」，「傲」作「傲」；「朋淫于家」，「朋」作「朋」；「元首叢脞哉」，「脞」作「脞」；「隨山刊木」，「刊」作「刊」；「厥草惟繇」，作「繇」；「草木漸包」，作「蘄苞」；「瑤琨篠簜」，「篠」作「篠」；「惟箇簠」，作「簠」，又作「簠」；「天用勦絕其命」，「勦」作「勦」；「若顛木之有由蘖」，作「由蘖」；「蘖」又作「枿」；「王播告之」，「播」作「播」；「今汝聒聒」，作「聒」；「予亦拙謀」，「拙」作「拙」；「西伯既戡黎」，「戡」作「戡」，「黎」

作「黎」；「大命不摯」，「摯」作「摯」；「予顛隲」，「隲」作「隲」；「我興受其敗」，作「退」；「勗哉夫子」，「勗」作「勗」；「尚桓桓」，作「桓桓」；「筐厥玄黃」，作「實玄黃于匪」；「彝倫攸斁」，作「彜」；「無有作好」，「好」作「好」；「七稽疑」，「稽」作「卜」；「庶草繁廡」，作「無」；「王有疾弗豫」，作「不念」；「我之弗辟」，作「不辟」；「哉生魄」，作「霸」；「罔弗憖」，作「罔不憖」，上有「凡民」字，同《孟子》句；「盡執拘」，作「拘」；「至于屬婦」，「屬」作「屬」；「惟其塗丹腹」，「塗」作「敷」；「不能誠于小民」，「丕」作「不」；「乃惟孺子頒」，作「頒」；「惟茲四人昭武王」

惟冒」，作「冒」；「亦惟有夏之民叨憤」，「夏」字下有「氏」字，「憤」作「璫」；「常伯常任」，「伯」作「岐」；「其在受德啓」，作「忒」；「爾尚不忘于凶德」，「忘」作「替」；「灼見三有俊心」，「灼」作「焯」；「勿以儉人」，「儉」作「諗」；「用勸相我國家」，作「邦家」；「陳寶」，作「寀」；「一人冕執銳」，作「銳」；「三咤」，作「託」；「剿則極黥」，作「則剿黥」；「惟貌有稽」，「貌」作「緇」；「報以庶尤」，作「訖」；「扞我于艱」，「扞」作「敦」；「峙乃糗糧」，作「峙乃餼糧」；「截截善諛言」，作「截截」；「斷斷猗」，作「韶韶」；「邦之杌隍」，「杌」作「阢」。凡此所引皆在

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使許氏果得見孔氏古文，則於增多篇內亦必及之矣。至於「若藥不眊眩」一句，雖屬《說命》之文，殆因《孟子》所引而及之爾。又如「圉圉升雲，半有半無」、「洪水浩浩」、「在夏后之訶」、「師乃搯」、「來就碁碁」、「宮中之冗食」、「獮有爪而不敢以擻」、「以相陵懷」、「祖甲返」、「攷攷無怠」、「毳毳巧言」、「我有載于西」，則孔氏傳亦無之。又以《微子》爲《周書》，《洪範》爲《商書》，不知許氏何所本也。

又按：許氏《說文序》云：「《易》稱孟氏，《書》孔氏，《詩》毛氏」，似乎見孔氏古文者。然其撰《五經異義》，恒取諸家之說折衷之。其於

《舜典》「禋于六宗」，一云：「六宗者，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居中恍惚，助陰陽變化。」此歐陽生、大小夏侯氏說也。一云：「《古尚書》說：六宗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山爲山宗，河海爲水宗。」所謂《古尚書》說者，賈逵之說也。使叔重學孔氏書，則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之義，亦必舉之矣，乃僅述歐陽、夏侯、賈氏之說，則叔重實未見孔氏古文也。譙允南《五經然否論》援古文《書》說以證成王冠期，攷今孔傳無之，則允南亦未見孔氏古文也。《正義》謂王肅注《書》，始

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然攷陸氏《尚書釋文》，所引王注不一，並無及於增多篇內隻字，則子邕亦未見孔氏古文也。《正義》又引《晉書》皇甫謐從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夫士安既得五十八篇之《書》而篤信之，宜於《帝王世紀》均用其說，乃《孔傳》謂「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堯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而《世紀》則云「堯年百一十八歲」。《孔傳》謂舜「三十始見試用，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

梧之野而葬焉，壽百一十二歲」；而《世紀》則云「舜年八十一即真，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鳴條，年百歲」。《孔傳》釋「文命」謂「外布文德教命」，而《世紀》則云「足文履已，故名文命，字高密」。《孔傳》釋「伯禹」謂「禹代鯀爲崇伯」，而《世紀》則云「堯封爲夏伯，故謂之伯禹」。《孔傳》釋《呂刑》「呂侯爲天子司寇」，而《世紀》則云「呂侯爲相」。所述與《孔傳》多不同，竊疑士安亦未必真見孔氏古文也。《正義》又云《古文尚書》鄭冲所授。冲在高貴鄉公時業拜司空，高貴鄉公講《尚書》，冲執經親授，與鄭小同俱被賜，使

得孔氏增多之書，何難經進？其後官至太傅，祿比郡公，几杖安車，備極榮遇，其與孔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訓注，則奏之於朝，何獨孔《書》止以授蘇愉，秘而不進？又《論語》解雖列何晏之名，冲實主之，若孔《書》既得，則「或謂孔子」章引《書》，即應證以《君陳》之句，不當復用包咸之說，謂「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矣。竊疑冲亦未必真見孔氏古文也。

《尚書音》

《七錄》：一卷。

佚。

陸德明曰：「爲《尚書音》者四人，孔安國、鄭康成、李軌、徐邈。案漢人不作音，後人所托。」

歐陽氏地餘等《尚書議奏》

《漢志》：四十二篇。
佚。

《漢書注》：「宣帝時石渠論。」

王應麟曰：「論石渠者，歐陽地餘、林尊、周堪、張山拊、假倉。」

牟氏卿《尚書章句》

佚。

《漢書》：「周堪，字少卿，^①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堪論於石渠，經爲最高。堪授牟

卿及長安許商長伯，牟卿爲博士。霸傳子光，亦事牟卿。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

《後漢書》：「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萬餘言，張奐減爲九萬言。」

《後漢書注》：「牟卿受《書》於周堪，爲博士，故有《牟氏章句》。」

秦氏恭《尚書說》

佚。

《漢書》：「張山拊長賓，平陵人。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無故善修章句，守小

①「字」，原脫，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補。

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桓譚曰：「秦延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

經義考卷七十六終

弟子金壇馮昕覆校

經義考卷七十七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書六

桓君榮《大小太常章句》

佚。

《後漢書》：「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饑困，而講論不輟，後

復客授江淮間。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爲皇太子，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爲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爲誰，對曰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議郎。顯宗即位，尊以師禮，親自執業。永平二年，三雍成，拜爲五更，封關內侯。子郁，字仲恩，傳父業，以《尚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經，父子給事禁省。永元四年，爲大常。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人授顯宗，減爲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又曰：「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楊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又曰：

「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

牟氏長《尚書章句》

佚。

《後漢書》：「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建武二年，拜博士，遷河內太守。諸生講學者常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爲《牟氏章句》。」

周氏防《尚書雜記》

三十二篇。

佚。

《後漢書》：「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建武時，以明經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

杜氏林《漆書古文尚書》

一卷。

佚。

《後漢書》本傳：「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光武徵拜侍御史。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嘗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衛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宏、濟南徐生巡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

所學。」於是古文遂行。」

《儒林傳》：「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

按：漆書古文雖不詳其篇數，而馬、鄭所注實依是書。陸氏《釋文》采馬氏注甚多，然惟今文及小序有注，而孔氏增多二十五篇無一語及焉。安國序中稱伏生「口授裁二十餘篇」，德明謂「即馬、鄭所注二十九篇是也」。蓋今文二十八篇，益以小序合二十九。德明又云：「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然則漆書亦止有今文二十八篇而已，孔氏增多之書無之也。夫東漢爲《古文尚書》者不一家，有蓋豫所傳，有杜林所

得，初不本於安國。而孔穎達《正義》謬稱孔所傳者，賈逵、馬融等皆是。世儒不察，見古文字即以爲安國所傳，亦粗疎甚矣。

賈氏逵《尚書古文同異》

三卷。

佚。

《後漢書》：「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與班固並校秘書。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

衛氏宏《尚書訓旨》

佚。

《後漢書》：「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從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

劉氏陶《中文尚書》^①

佚。

《後漢書》：「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舉孝廉，除順陽長。陶明《尚書》、《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後拜諫議大夫。」

馬氏融《尚書注》

《隋志》：十一卷。

佚。

王應麟曰：「『鳥獸踴踴』，馬融注以爲筍簾，《七經小傳》用其說。」

按：馬氏《尚書注》本於杜林漆書，故多與今文異。如「至于北岳，如西禮」，作「如初」；「天叙有典」，「有」作「五」；「天明畏」，作「威」；「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艱」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會」作「繪」；「作十有三

① 氏」，原脫，據全書通例補。

載」，「載」作「年」；「瑤琨篠簜」，「琨」作「瓊」；「沿于江海」，「沿」作「均」；「榮波既豬」，「波」作「播」，云「榮播，澤名」；「導岍及岐」，「岍」作「開」；「天用勦絕其命」，「勦」作「巢」；「誕告用亶」，作「單」；「用乂讐斂」，「讐」作「稠」，云「數也」；「自靖」，作「清」，云「潔也」；「弗迓克奔」，「迓」作「禦」，云「禁也」；「無虐瑩獨」，作「亡侮瑩獨」；「我之弗辟」，作「避」，謂「避居東都」；「信噫」，作「懿」，云「猶億也」；「大誥爾多邦」，作「大誥繇爾多邦」；「降割」，作「害」；《酒誥》「王若曰」，作「成王若曰」；「皇天既付中國民」，「付」作「附」；「非我小

國敢弋殷命」，「弋」作「翼」；「大淫泆有辭」，「泆」作「屑」，云「過也」；「嚴恭寅畏」，「嚴」作「儼」；「文王卑服」，「卑」作「俾」，云「使也」；「譱張爲幻」，「譱」作「輶」；「其終出于不祥」，「終」作「崇」，云「充也」；「我道惟寧王德延」，「道」作「迪」；「有若南宮括」，「宮」作「君」；「迪簡在王庭」，「迪」作「攸」，云「所也」；「爾罔不克臬」，作「剝」；「王不懌」，作「釋」，云「不釋，疾不解也」；「在後之侗」，作「詞」，云「共也」；「冒貢」，作「勗貢」，云「陷也」；①「王崩」，作「成王崩」，注「安民立政

①「陷」上，《補正》云：「當再補一『贛』字。」

曰成」；「四人綦弁」，「綦」作「騏」，云「青黑色」，「三咤」，作「詫」；「折民惟刑」，「折」作「慙」，云「智也」；「王曰吁」，作「于」；「惟來」，作「求」，云「有求請賕也」；「乞乞勇夫」，作「訖訖」，云「無所省錄之貌」；「諠言」，作「偏」，云「少也。辭約損明，大辨佞之人」。蓋其書唐初尚存，此陸氏《釋文》采之。

張氏^免《尚書記難》

佚。

《後漢書》：「張免，字然明，敦煌酒泉人。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延熹九年，拜大司農。建寧元年，遷少府。尋以

黨罪禁錮，歸田里，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

張氏楷《尚書注》

佚。

《後漢書》：「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即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恒諷誦經籍，作《尚書注》，後以事無驗見原。」

鄭氏玄《尚書注》

《隋志》：九卷。

佚。

《尚書大傳注》

《隋志》：三卷。

佚。

按：梁劉昭注《續漢書·五行志》引《尚書大傳》文曰：「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鄭注曰：「自正月盡四月爲歲之朝，自

五月盡八月爲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爲歲之夕。上旬爲月之朝，中旬爲月之中，下旬爲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爲日之朝，隅中至日昃爲日之中，晡時至黃昏爲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也。」又《大傳》文云：「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鄭注曰：「二辰，謂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夕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中則下士受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此外所引尚多，不錄。

《尚書音》

《七錄》：一卷。

佚。

《書贊》

佚。

虞翻曰：「北海鄭玄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洮頰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卯」也，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

可怪也。」

《隋書·經籍志》曰：「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

孔穎達曰：「避序名，故謂之贊。」

李延壽曰：「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

王應麟曰：「鄭康成《書注》間見於疏義，如作服十二章、州十二師，孔注皆所不及。」又曰：「康成注《禹貢》『九河』曰：『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按《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鄭蓋據此文。」又曰：「康成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圯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

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中篇、下篇是盤庚爲君時事。」《正義》以爲謬妄，《書裨傳》云：「鄭大儒，必有所據而言。」

顧炎武曰：「馬融、鄭玄注《古文尚書》，載於《舊唐書·經籍志》，^①則開元之時尚有其書，而未嘗亡也。」

盧氏植《尚書章句》

佚。

《後漢書》：「植，字子幹，涿郡涿人。少與鄭玄俱事馬融。建寧中徵爲博士，拜九江太守，以疾去官，作《尚書章句》。」

荀氏爽《尚書正經》

佚。

《後漢書》：「爽字慈明，一名諝。延熹九年，舉至孝，拜郎中。後遭黨錮，隱於海上，又南遁漢濱，積十餘年，以著述爲事。獻帝即位，徵之，拜平原相，復追爲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又作《公羊問》。」

亡名氏《書傳略說》

佚。

① 「舊唐書」，原作「唐舊書」，據四庫本、叢要本、《補正》乙正。

按：《周禮·大行人》疏、《禮記·曲禮》《檀弓》《王制》《玉藻》疏、《春秋公羊傳疏》俱引是書，未詳作者名氏。

王氏肅《尚書駁議》《唐志》作「釋駁」。

《隋志》：五卷。
佚。

《古文尚書注》

《隋志》：十一卷。新舊《唐書·志》：十卷。
佚。

陸德明曰：「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①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

以續孔傳。徐仙民亦音此本。」

劉知幾曰：「王肅注《今文尚書》，大與古文《孔傳》相類，或肅私見其本而獨秘之乎？」

按：《唐志》有《尚書答問》三卷，當即《隋志》「《義問》，孔晁采鄭康成及肅，參以己見者也。」

王氏粲《尚書釋問》

《七錄》：四卷。
佚。

《唐書》注：「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
《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太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後遷軍謀

①「亡」，原作「云」，據叢要本、陸德明《經典釋文》卷三（宋刊本）改。

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

程氏秉《尚書駁》

佚。

范氏順、劉氏毅《尚書義》

《七錄》：二卷。

佚。

《隋志》注：「范順問，吳太尉劉毅答。」

李氏克《尚書注》

佚。

范氏甯《尚書注》《經典序錄》作「集解」。

《七錄》：十卷。《隋志》止《古文尚書·舜典》

注一卷。

佚。

伊氏說《尚書義疏》《唐志》作「釋義」。

《七錄》：四卷。

佚。

阮孝緒曰：「說爲晉樂安王友。」

孔氏晁《尚書義問》

《七錄》：三卷。

佚。

《隋志》注：「鄭玄、王肅及晉五經博士孔晁撰。」

《冊府元龜》：「晁爲五經博士，撰《尚書義問》三卷，又注《春秋外傳國語》。」

《周書注》

十卷。

存。

徐氏邈《古文尚書音》

《隋志》：一卷。

佚。

《尚書逸篇注》

《新唐志》：三卷。

佚。

孫奭曰：「《尚書逸篇》，唐有三卷，徐邈爲之注焉。」

謝氏沈《尚書》

《隋志》：十五卷。《唐志》：十三卷。

佚。

陸德明曰：「沈字行思，會稽人。東晉尚書郎，領著作。錄一卷。」

李氏顥《集解尚書》

《隋志》：十一卷。《經典序錄》、《唐志》作「集

注」，十卷。

佚。

《尚書新釋》

《隋志》：二卷。

佚。

《尚書要略》

《新唐志》：二卷。

佚。

孔穎達曰：「李顥集注《尚書》，於偽《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爲彼偽書作傳，不知顥何由爲此言。」

李氏軌《古文尚書音》

《七錄》：一卷。

佚。

呂氏文僊《尚書義注》

《隋志》：三卷。

佚。

姜氏道盛《集釋尚書》《經典序錄》作「集解」。

《隋志》：十一卷。《經典序錄》：十卷。

佚。

《隋志》：「宋給事中姜道盛注。」

陸德明曰：「天水人。」

《冊府元龜》：「姜道盛爲給事中，注《集釋尚書》十一卷。一云注《古尚書》。」

王氏儉《尚書音義》

《唐志》：四卷。

佚。

任昉曰：「公諱儉，字仲寶，瑯琊臨沂人。年六歲，襲封豫寧侯。初拜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遷秘書丞。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出爲義興太守，還除給事黃門侍郎，遷尚書吏部郎恭選，俄遷侍中，辭不拜，補太尉右長史，俄遷左長史。齊臺初建，以公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太祖受命，以佐命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改授散騎常侍。太祖崩，遺詔以公

爲侍中、尚書令、鎮國將軍，進號衛將軍。以本官領丹陽尹，復以本官領國子祭酒。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詔加中書監，薨，追贈太尉，謚曰文憲。」

顧氏歡《尚書百問》

《隋志》：一卷。

佚。

《隋志》：「齊太學博士顧歡撰。」

姚氏方興《舜典孔傳》

一篇。

存。

陸德明曰：「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

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舩頭買得上之。^①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又曰：「《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

孔穎達曰：「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

劉知幾曰：「姚方興採馬、王之義，以造

孔傳《舜典》，云於大航購得，詣闕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爲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學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

鄭公曉曰：「《舜典》『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蓋隋開皇時人僞爲之，假設姚方興以伸其歲月爾。『曰若』句襲諸篇首，『重華』句襲諸《史記》，『濬哲』掠《詩·長發》，『文明』掠《乾·文言》，『溫恭』掠《頌·那》，『允塞』掠《雅·常武》，『玄德』掠《淮南子鴻烈》，『乃試以位』掠《史·伯夷傳》。正見其蒐竊之踪。」

經義考卷七十七終

弟子秀水陶越覆校

①「上」，原脫，據四庫本、薈要本補。

經義考卷七十八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書七

梁武帝《尚書大義》

《隋志》：二十卷。

佚。

劉氏叔嗣《尚書注》

《七錄》：二十一卷。

佚。

《尚書新集序》

《七錄》：一卷。

佚。

《尚書亡篇序》

《隋志》：一卷。

佚。

《隋志》：「梁五經博士劉叔嗣注。」

《冊府元龜》：「劉叔嗣爲五經博士，注

《尚書亡篇序》，又注《尚書》二十一卷。」

孔氏子祛《尚書義》

二十卷。

佚。

《集注尚書》

三十卷。

佚。

任氏孝恭《古文尚書大義》

《唐志》：二十卷。

佚。

《南史》：「任孝恭，字孝恭，臨淮人。武帝召入西省，初爲奉朝請，進直壽光省，

爲司文侍郎，俄兼中書通事舍人。侯景獲之，使作檄，求還私第檢討，景許之。因走入東府，城陷，景判斷之。」

蔡氏大寶《尚書義疏》

《隋志》：三十卷。

佚。

《隋志》：「大寶，蕭詧司徒。」

孔穎達曰：「古文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昶、顧彪、劉焯、劉炫。」

巢氏猗《尚書義》

《隋志》：三卷。新、舊《唐志》作「義疏」，十卷。

佚。

《尚書百釋》

《隋志》：三卷。

佚。

《隋志》：「梁國子助教巢猗撰。」

費氏魁《尚書義疏》

《隋志》：十卷。

佚。

陸德明曰：「梁國子助教江夏費魁作《尚書義疏》，行於世。」

李延壽曰：「齊時諸生略不見孔傳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魁《義疏》，乃留意焉。」

張氏譏《尚書義》

十五卷。

佚。

《尚書廣疏》

《崇文總目》：十八卷。

佚。

劉氏焯《尚書義疏》

《唐志》：二十卷。^①

佚。

①「二十」，《補正》云：「當作『三十』。」

《北史》：「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爲友，同受《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常，^①問《禮》於阜城熊安生。開皇中，舉秀才射策，同修國史，直門下省。俄除員外將軍，於秘書省考定群言。假還復入京，爲飛章所謗，除名。於是優游鄉里，專以著述教授爲務，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煬帝即位，遷太學博士。」

《儒林傳》：「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古今，後生鑽仰。所製諸經義疏，縉紳咸師宗之。」

劉氏炫《尚書述義》

《隋志》：二十卷。

佚。

《尚書百篇義》

《通志》：一卷。

佚。

《尚書孔傳目》

《通志》：一卷。

佚。

《尚書略義》

《通志》：三卷。

佚。

① 「常」，原脫，據四庫本、蒼要本、《補正》補。

《北史》：「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隋開皇中，奉勅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兼於內史省考定群言。雖遍直三省，竟不得官，爲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內史，內史送詣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子史文集，嘉言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歷，窮覈微妙。』吏部竟不詳試，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內將軍。煬帝即位，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

《冊府元龜》：「劉炫爲太學博士，以品卑去任，歸於河間。時盜賊蠭起，穀食踊

貴，教授不行，因凍餒而死。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

按：劉光伯《尚書百篇義》、《孔傳目》、《略義》三書，《紹興四庫續到闕書目》俱有之。又《隋志》載劉先生《尚書義》三卷，不詳其名，度非光伯即士元所著也。

王氏孝籍《尚書注》

佚。

《北史》：「王孝籍，平原人。開皇中召入秘書，助修國史。後歸鄉里，以教授爲業，終於家。注《尚書》及《詩》，遭亂零落。」

顧氏彪《尚書疏》

《隋志》：二十卷。

佚。

《尚書文外義》

《隋志》：一卷。

佚。

《今文尚書音》

《隋志》：一卷。

佚。

《古文尚書音義》

《唐志》：五卷。

佚。

《尚書大傳音》

《隋志》：二卷。

佚。

《北史》：「顧彪，字仲文，餘杭人。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爲秘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義疏》二十卷，行於世。」

《冊府元龜》：「彪撰《古文尚書義疏》二十卷，《今文尚書音》一卷，《大傳音》一卷，《尚書文外義》一卷。」

鄭樵曰：「《古文尚書音》，唐世與宋朝並

無，今出於漳州之吳氏。」

虞氏失名《尚書釋問》

《隋志》：一卷。

佚。

王氏失名《尚書傳問》

《七錄》：二卷。

佚。

亡名氏《尚書閏義》

《隋志》：一卷。

佚。

《尚書義疏》

《隋志》：七卷。

佚。

《尚書逸篇》

《隋志》：二卷。

佚。

孫奭曰：「《隋·經籍志》：『《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

唐孝明皇帝《今文尚書》

《新唐志》：十三卷。

存。

《新唐志》：「開元十四年，玄宗以《洪範》『無偏無頗』聲不協，詔改爲『無偏無陂』。天寶三載，又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

《冊府元龜》：「唐天寶三載，詔曰：『朕欽惟載籍，討論《墳》、《典》，以爲先王令範，莫越於唐虞，上古遺書，實稱於訓誥。雖百篇奧義，前代或亡，而六體奇文，舊規猶在。但以古先所制，有異於當今，傳寫浸譌，有疑於後學。永言刊革，必在從宜。《尚書》應是古體文字，並依今字繕寫施行，其舊本仍藏之書府。』」

《唐大詔令》勅曰：「典謨既作，雖曰不刊，文字或訛，豈必相襲。朕聽政之暇，乙夜觀書，匪徒閱於微言，實欲暢於精理。每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頗』，

遵王之義』，三復茲句，常有所疑。據其下文並皆協韻，唯『頗』一字實則不倫。又《周易·泰卦》中『无平不陂』，《釋文》云『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誥無別，爲陂則亦會意，爲頗則聲不成文。應由煨燼之餘，編簡墜缺，傳授之際，舛舛相沿，原始要終，須有刊革。朕雖先覺，兼訪諸儒，僉以爲然，終非獨斷。其《尚書·洪範》『無偏無頗』，字宜改爲『陂』。庶使先儒之義，去彼膏肓；後學之徒，正其魚魯。仍宣示國學，主者施行。」

按：《文苑英華》亦載此勅，云是孫逖代草。

鄭樵曰：「《易》、《詩》、《書》、《春秋》皆有古文，自漢以來盡易以今文。惟孔安國得屋壁之書，依古文而隸之，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

學。鄭康成爲之注，亦不廢古文，使天下後學於此一書而得古意。不幸遭明皇更以今文，其不合開元文字者謂之野書，所用今文違於古義多矣。」

馬端臨曰：「按《漢·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注言玄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

顧炎武曰：「《周禮·肆師》『治其禮儀，以佐宗伯』，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洪适《隸釋》云：『《周禮注》儀、義二字古皆音義。』以今考之，《漢孔耽神祠碑》：『竭《凱風》以惆悵，惟《蓼儀》以愴恨。』《平都

相蔣君碑》：『感慕詩人蓼蓼者儀。』並以儀爲義也。《衛尉卿衡方碑》：『感衛人之《凱風》，悼《蓼義》之劬勞。』《司隸校尉魯峻碑》：『悲蓼義之不報，痛昊天之靡嘉。』並以義爲義也。吳才老《韻補》：『儀，牛何反。《周禮注》儀作義，古皆音俄。』《詩》：『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髣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又『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又『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又『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又『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又『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①《穆天子傳》：『《黃澤謠》：黃之

①「愆」，原作「衍」，據四庫本、蒼要本、《補正》改。

施，其馬歎沙，皇人威儀。」《管子·弟子職》：「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劉向《說苑》：「食則有節，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楊雄《太玄經》：「陽氣汜施，不偏不頗，物與爭訟，各遵其儀。」韓勅《孔廟禮器碑》：「上合紫臺，稽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禮儀。」「儀」皆作「俄」音。自中山王《文本賦》「載重雪而梢勁，風將等於二儀」，始與「枝」、「雌」、「知」、「斯」爲韻。」

按：顧氏所詮最爲詳確。「義」既通「儀」，又音「俄」，正與「頗」同韻。明皇不曉事，謂從「頗」則聲不成文，遂改爲「陂」，徒見嗤於學者矣。竊謂經文一字之改，雖無大害，然亦當復古本爲是。

又按：王氏《困學記聞》謂《泰誓》

古文本作《大誓》，故孔氏注云：「大會以誓衆。」《臯陶謨》：「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大」作「泰」，「畏」作「威」，皆衛包所改。乃知匪特《洪範》之取「頗」爲「陂」也。

文宗皇帝《尚書君臣事迹圖》

佚。

《玉海》：「文宗每對宰臣深言經學。太和二年五月，帝纂集《尚書》中君臣事跡，命工圖寫於太液亭，朝夕觀覽。」

孔氏穎達等《尚書正義》

《唐志》：二十卷。

存。

《新唐書》：「國子祭酒孔穎達、太學博士王德韶、四門助教李子雲等奉詔撰，四門博士朱長才、蘇德融、太學助教隋德素、四門助教王士雄、趙弘智覆審，太尉揚州都督長孫無忌、司空李勣、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吏部尚書侍中高季輔、吏部尚書褚遂良、中書令柳奭、弘文館學士谷那律、劉伯莊、太學博士賈公彥、范義頴、齊威、太常博士柳士宣、孔志約、四門博士趙君贊、右內率府長史弘文館直學士薛伯珍、國子助教史士弘、太學助教鄭祖玄、周玄達、四門助教李玄植、王真儒與王德韶、隋德素等刊定。」

《中興書目》：「《尚書正義》二十卷，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承詔刊定。」

孔穎達序曰：「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總萬

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誠、慎言行也。其泉原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剪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百篇。采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為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穽同

埋，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註之，實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昶、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帖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

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托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綱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明勅，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門助教臣李子雲等，謹共銓叙。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門博士驍騎尉臣朱長才、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隨

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於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叙之云爾。」

晁公武曰：「穎達因梁費昶疏廣之，《唐·儒學傳》稱：『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撰五經義訓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爲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爲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馬嘉運駁正其失。永徽中，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就加增損，始布天下。』《藝文志》云：『穎達與李子雲、王德韶等撰，朱長才、蘇德融、^①隨德素、王士雄、趙弘智審覆，長孫無忌、李勣等二十四人刊定。』唐史志傳記事多參差，此爲尤甚。所記撰著人姓氏，往往不同。」

陸氏德明《尚書釋文》

《宋志》：一卷。

存。

《崇文總目》：「皇朝太子中舍陳鄂奉詔刊定。始開寶中，詔以德明所釋乃《古文尚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鄂刪定其文，改從隸書。蓋今文自曉者多，故音切彌省。」

晁公武曰：「《古文尚書》，孔安國以隸古定，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絕。陸德明獨存其一二於《釋文》。」

王應麟曰：「唐陸德明《釋文》用古文，後

①「融」，原作「庸」，據舊要本、《補正》改。

周顯德六年，郭忠恕定《古文尚書》，并《釋文》刻板。太祖命判國子監周惟簡等重修。開寶五年二月，詔翰林學士李昉校定上之，詔名《開寶新定尚書釋文》。咸平二年十月，孫奭請摹印《古文尚書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從之。天聖八年九月，雕《新定釋文》。」

王氏玄度《注尚書》

《新唐志》：十三卷。

佚。

王氏元感《尚書糾繆》

《新唐志》：十卷。

佚。

《舊唐書》：「王元感，濮州鄆城人。舉明經，補博城縣丞。天授中，遷左衛率府錄事，兼直弘文館，轉四門博士。長安三年，表上其所撰《尚書糾繆》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經》、《史記》藁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秘閣。詔令弘文、崇賢兩館學士及成均博士詳其可否，學士祝欽明、郭山惲、李憲等皆專守先儒章句，深譏元感掎摭舊義，元感隨方應答，竟不之屈。鳳閣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右史張思敬，雅好異聞，每爲元感申理其義，連表薦之。尋下詔曰：『王元感質性溫敏，博聞強記，手不釋卷，老而彌篤。掎前達之失，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不可多得。可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魏知古嘗稱其所撰書曰：『信可謂

五經之指南也。」

成氏伯璵《尚書斷章》

《授經圖》：十三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姓氏。案，其書略序衆篇大旨。」

馮氏繼先《尚書廣疏》

《宋志》：十八卷。

佚。

《崇文總目》：「僞蜀馮繼先撰。以孔穎達《正義》爲本，小加己意。」

《尚書小疏》

《宋志》：十三卷。

佚。

經義考卷七十八終

弟子丹徒霍秉仁覆校

經義考卷七十九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書八

宋真宗皇帝《尚書圖詩》

一卷。

佚。

《玉海》：「景德四年，崇和殿壁挂《尚書圖》。祥符七年，作《尚書詩》二章。」

郭氏忠恕《古今尚書》

佚。

《姓譜》：「忠恕字恕先，洛陽人。仕周，爲《周易》博士。宋太宗召爲國子監主簿，令刊定《古今尚書》。」

胡氏旦《尚書演聖通論》

七卷。

佚。

王氏曙《周書音訓》

十二卷。

佚。

《宋史》：「王曙，字晦叔，隋東臯子績之後。^①世居河汾，後爲河南人。中進士第。咸平中，舉賢良方正科，後以工部尚書侍郎參知政事，進樞密使，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贈太保、中書令，謚文康。」

楊氏繪《書九意》

《通考》：一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楊繪元素撰。其序云：

「《詩》、《書》、《春秋》同出於史，而仲尼或刪或修，莫不有筆法焉。《詩》、《春秋》先儒皆言之，《書》獨無其法耶？故作《斷堯》、《虞書》、《夏書》、《禪讓》、《稽古》、《商書》、《周書》、《費誓》、《秦誓意》，凡九篇。」

《東都事略》：「楊繪，字元素，漢州綿竹

人。舉進士，再知諫院，擢翰林學士、御史中丞。」

胡氏瑗《尚書全解》

《宋志》：二十八卷。

佚。

朱子曰：「胡安定《書解》，未必是安定所注。蓋專破古說，不似胡平日意。又間引東坡說，東坡不及見安定，必是僞書。」

張氏景《書說》

未見。

董鼎曰：「景字晦叔。」

①「隋」，原脫，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補。

《姓譜》：「公安人。」

袁氏默《尚書解》

佚。

《姓譜》：「袁默，字思正，無錫人。嘉祐進士，官至湖北轉運判官。」

范氏雍《尚書四代圖》

一卷。

佚。

王應麟曰：「仁宗時，樞副范雍繪《尚書四代圖》進之，以備中覽。」

《東都事略》：「范雍，字伯仁，河陽人。舉進士，官至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師，謚忠獻。」

謝氏景平《書傳說》

佚。

《姓譜》：「景平，皇祐中進士，仕終秘書丞。」

樂氏敦逸《尚書略義》

《通志》：一卷。

佚。

黃氏君俞《尚書關言》

《通志》：三卷。

佚。

《閩書》：「黃君俞，字廷僉，莆田人。治

平四年進士，歷官崇文院校書，改館閣校勘。」

尹氏恭初《尚書新修義疏》

《宋志》：二十六卷。

佚。

吳氏孜《尚書大義》

《宋志》：三卷。

佚。

《浙江通志》：「吳孜，會稽人。從安定胡瑗學，馳名嘉祐、治平間。」

按：《紹興四庫續到闕書目》有之。

顧氏臨等《尚書集解》

《通考》：十四卷。

未見。

晁公武曰：「皇朝顧臨、蔣之奇、姚闢、孔武仲、劉敞、王會之、周範、蘇子才、朱正夫、吳孜所撰，後人集之爲一編，然非完書也。」

《姓譜》：「顧臨，字子敦，會稽人。皇祐中，爲國子直講。元祐初，拜天章閣待制，後歷刑、兵、吏三部侍郎，兼翰林學士。」

按：是書所集，相傳凡二十家。晁氏所未及者：司馬光、王安石、黃通、楊繪、陸佃、李定、蘇洵、胡瑗、張晦之、程頤。

文氏彥博《尚書解》

一卷。

存。

彥博進表曰：「臣伏讀《尚書序》云：『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舉其宏綱，撮其機要，典謨訓誥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然則後代聖帝明王，莫不祖述，實爲大訓。恭以皇帝陛下聰明文思，稽考古道，日御邇英，延訪經義。方命講官講解《尚書》，孜孜不倦，所以聖德日新，比隆堯舜。臣以叨侍經筵，輒於《尚書》三十二篇，采其切於資益聖治，宜

於重複溫故者，凡十篇錄進。篇別有後序，所以發明本篇之大旨，所冀便於乙夜之觀。」

《宋名臣言行錄》：「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人。中進士第，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位至丞相，除太尉，以太師致仕。」

按：潞公《尚書解》附載集中，《堯典》、《舜典》、《大禹謨》、《皋陶謨》、《益稷》、《伊訓》、《洪範》、《無逸》、《立政》、《周官》，凡十篇。

范氏鎮《正書》

佚。

《宋史》：「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歷端明殿學士，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封蜀郡公，謚

忠文。」

按：蜀公《正書》志傳不載，莫詳其篇目。王氏《困學記聞》采其一條云：「舜之五刑，流也、官也、教也、贖也、賊也。『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劓、刵、剕、宮、大辟也。」胡氏《皇王大紀》本之，而以墨、劓、剕、宮、大辟為賊刑之科目，可謂精確之論。

孔氏武仲《書說》

《宋志》：十三卷。

未見。

《東都事略》：「武仲字常父，新淦人。舉進士，為禮部第一。歷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擢給事中，遷禮部侍郎，坐元祐黨奪

職。著《詩》《書》《論語說》。」

按：是編諸家藏書目均無之，疑其佚久矣。康熙乙亥三月，西吳書賈目中有抄本二冊，亟索之，云於正月鬻之松江張姓者。叩其名字，不知，無從訪獲，為之惘然。

孫氏覺《書義十述》

《通志》：一卷。

佚。

《尚書解》

《通考》：十三卷。

佚。

晁公武曰：「覺仕元祐，謂康王以喪服見

諸侯爲非禮，蘇氏之說本此。」

范氏純仁《尚書解》

一卷。

存。

純仁經進序曰：「臣近奉德音，俾將前世君臣議論諫爭之言編次進呈。臣以史籍浩博，采掇未能遽就，而君臣之際莫盛於堯舜三代，故取《尚書》自古君臣相飭戒之言關於治道者，錄爲三十章，仍於每章之後輒有解釋，或用孔氏注意，或與孔說不同，但取理當義通，以伸裨補之誠。幸陛下赦其愚而少垂采擇，亦聖人不以人廢言之義也。」

《東都事略》：「純仁字堯夫，以父任爲太常寺太祝，中進士第。元祐三年，拜右僕

射，兼中書侍郎。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宣。」

蘇氏軾《書傳》

《宋志》：十三卷。《萬卷堂目》：二十卷。

存。

晁公武曰：「熙寧以後，專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此書駁異其說爲多。又以《胤征》爲羿篡位時，^①《康王之誥》爲失禮，引《左氏》爲證，與諸儒之說不同。」

朱子《語錄》：「或問諸家《書》解誰最好，莫是東坡？曰：然。又問：但若失之太簡。曰：亦有只消如此解者。又曰：於

①「胤」，原避宋太祖趙匡胤諱作「嗣」，今回改。下同，不再出校。

東坡《書》解却好，他看得文勢好。」又曰：「東坡解《呂刑》『王享國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有理。」

陳振孫曰：「傳於《胤征》，以爲義和貳於羿而忠於夏；於《康王之誥》，以釋衰服冕爲非禮，曰『予於《書》見聖人之所不取而猶存者有二』，可謂卓然獨見於千載之後者。又言昭王南征不復，穆王初無憤耻哀痛之語，平王當傾覆禍敗之極，其書與平康之世無異，有以知周德之衰而東周之不復興也。嗚呼，其論偉矣。」

馬中錫曰：「東坡傳《書》『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謂三江爲南江、中江、北江。蔡九峰不取其說，且謂其爲味別者非是。然所謂以味別水者，非東坡之臆說也。唐許敬宗曰：『古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時出，合而更

分，皆能識之。』是先已有此言矣，九峯未之考也。至其所謂：『堯之洪水未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及彭蠡既瀦，三江入於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水之所鍾獨，震澤而已。』斯言也，百世以俟聖人可也。」

程子頤《書說》

《宋志》：一卷。

存。

晁公武曰：「伊川之門人記其師所談，四十餘篇。」

王氏安石、子雱《新經尚書義》

《通考》：十三卷。《宋志》卷同，書其父安

石名。

佚。

安石序曰：「熙寧二年，^①臣安石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頒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爲媿與。」

《長編紀事本末》：「熙寧八年六月，同修經義呂升卿言《尚書》有王雱所進義，乞更不刪改，從之。時升卿輒刪改《詩義》，安石、雱皆不悅，故有是言。」

晁公武曰：「王雱元澤撰。熙寧六年，命呂惠卿兼修國子監經義，王雱兼同修撰，王安石提舉，而雱成是經，頒於學官，用以取士。或少違異，輒不中程，由是獨行於世六十年，而天下學者喜攻其短。自開黨禁，世人罕稱焉。」

陳振孫曰：「雱蓋述其父之學，王氏《三經義》，此其一也。熙寧六年，命知制誥呂惠卿充修撰經義，以安石提舉修定，又以安石子雱、惠卿弟升卿爲修撰官。八年，安石復入相，新傳乃成，雱蓋主是經者也。王氏學獨行於世者六十年，科舉之士熟於此乃合程度，前輩謂如脫鰈然，按其形模而出之爾。士習膠固，更喪亂乃已。」

①「二」，《補正》云：「當作『三』」。

朱子曰：「王氏說傷於鑿，然其善亦有不
可揜處。荆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
煞有不可強通處，今姑擇其可曉者釋
之。』今人多說荆公穿鑿，他却有如此處。
後來人解《書》，却須盡要解。」又曰：
「荆公解『聰明文思』，牽合《洪範》五事，
此却是穿鑿。如《小旻》詩云：『國雖靡
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
肅或艾。』却合《洪範》五事。」又曰：
「人說荆公穿鑿，只是好處亦用還他。
且如『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
父定辟』，古注從『父』字絕句，荆公則
就『違』、『保』、『辟』絕句，復出諸儒
之表。」

王應麟曰：「《酒誥》『圻父薄違農父若
保宏父定辟』，荆公以『違』、『保』、『辟』
絕句，朱文公以爲復出諸儒之表。《洛

誥》『復子明辟』，荆公謂周公得卜復命
於成王也。漢儒居攝還政之說，於是一
洗矣。」

曾氏肇《尚書講義》

《宋志》：八卷。

佚。

楊時作《行述》曰：「肇字子開，建昌軍南
豐縣人。舉進士。哲宗嗣位，擢起居舍
人，兼權中書舍人，累遷朝散大夫、翰林
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以龍圖閣學士提
舉中太乙宮。元符末，汀州安置。今天
子即位，盡還元祐貶死人官職，復公龍圖
閣學士。紹興二年，謚文昭。」

呂氏大臨《書傳》

十三卷。

佚。

于氏世封《書傳》

佚。

《金華府志》：「世封，浦江人。舉進士。撰《書》《易》《詩傳》，共四十卷。」

張氏庭堅《書義》

佚。

董鼎曰：「張庭堅，字才叔。」

《姓譜》：「庭堅，廣安人。元祐進士，官

右正言。訟司馬光、呂公著之冤，論蔡京、章惇之罪，薦蘇軾、蘇轍之賢，忤執政意，謫官卒。贈直徽猷閣，謚忠愍。」

楊氏時《書義辨疑》

《通考》：一卷。

未見。

晁公武曰：「其書專攻王雱之失。」

時自序曰：「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書》者，記言之史也。上自唐虞，下迄於周，更千有餘年，聖賢之君繼作，其流風善政可傳於後世者，具載於百篇之《書》。今其存者五十有九篇，予竊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堯之咨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夫三聖相授，蓋一道

也。貴爲天子，而以天下與人，窮爲匹夫，而受人之天下，其相與授受之際，豈不重哉？而所言止此。《仲虺之誥》稱湯曰：「建中于民。」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皇建其有極。」然則帝之所以爲帝，王之所以爲王，率此道也。予故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夫。所謂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堯授舜，舜授禹，受而不爲泰；湯放桀，武王伐紂，取而不爲貪。以至爲臣而放其君，非篡也；爲弟而誅其兄，非逆也。《書》之所載大倫大要，不越是數者。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爲之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是《堯典》之書爲讓舜而作，而其名謂之典，言大常也。蓋苟當其可，雖以天下與人，猶爲常而已。後世昧執中之權，而不知時措之

宜，故徇名失實，流而爲子噲之讓、白公之爭，自取絕滅者有之矣。至或臨之以兵而爲忠，小不可忍而爲仁，皆失是也，又烏足與論聖人之中道哉？國家開設學校，建師儒之官，蓋將講明先王之道，以善天下，非徒爲浮文，以誇耀之也。以予之昏懦不肖，豈敢自謂足以充其任哉，姑誦所聞，以行其職耳。然聖言之奧，蓋有言不能論，而意不能致者也。諸君其慎思之，超然默會於言意之表，則庶乎有得矣。」

《尚書講義》

一卷。

存。載《龜山集》。

① 「聞」，原作「問」，據四庫本、文津閣本、薈要本改。

葉氏夢得《書傳》

《宋志》：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之。

夢得自序曰：「自世尚經術，博士業《書》者，十常三四，然第守一說，莫能自致其思，余竊悲之。因參總數家，推原帝王之治，論其世，察其人，以質其所言，更相研究，折衷其是非，頗自紀輯，爲書二十卷，十二萬有餘言。」

陳振孫曰：「少蘊博極群書，強記絕人，《書》與《春秋》之學，視諸儒爲最精。」

黃氏預《書解》

佚。

王圻曰：「預字幾先，龍溪人。爲監察御史，以直忤蔡京，貶卒。」

曾氏旼等《尚書講義》

《宋志》：三十卷。

佚。

朱子曰：「曾彥和說《書》精博，其解《禹貢》，林少穎、吳才老甚取之。」

王應麟曰：「曾旼，字彥和，爲《書》解，朱文公、呂成公皆取之。《館閣書目》：『《書》講義》，博士曾肢等解。』蓋誤以『旼』爲『肢』。」

卞氏大亨《尚書類數》

《宋志》：二十卷。

佚。

《寧波府志》：「卞大亨，字嘉甫。其先泰州人。靖康中，官懷寧簿。隱居象山，自號松隱居士。」

蔡氏卞《尚書解》

佚。

《東都事略》：「卞字元度，仙游人。與兄京同舉進士，王安石以女妻之。紹聖初，拜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兼侍講，拜尚書左丞。兄京爲相，拜知樞密院事，遷開府儀同三司。卒贈太傅，謚文正。卞省辭辨貌，恭順而中險，與章惇、安惇締交，起史禍以中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興同文獄以陷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等，斥逐元祐之臣，禁錮其子孫，時號二

蔡二惇云。」

胡氏伸《尚書解義》

佚。

《姓譜》：「伸字彥時，婺源人。入太學，與汪藻齊名。登第，試學官，教授潁川。崇寧中，召爲太學正，累遷國子司業，後知無爲軍。」

薛氏肇朗《尚書解》

佚。

雷氏度《書口義》

佚。

《姓譜》：「雷度，字世則，臨川人。」

上官氏公裕《尚書解說》

未見。

亡名氏《尚書要記名數》

《通志》：一卷。

佚。

《尚書義宗》

《通志》：三卷。

佚。

按：以上二書，《紹興四庫續到闕書目》有之。

《尚書治要圖》

《宋志》：五卷。《通志》：一卷。

佚。

《中興書目》：「不知作者，有《月令》、《後漢制中星圖》、《周官九禮圖》等篇，取其與《尚書》參會也。」

《尚書會解》

《通志》：十三卷。《紹興書目》：三卷。

佚。

鄭樵曰：「載《四庫書目》。」

《書傳》

一卷。

佚。

晁公武曰：「不載撰人，蓋爲程正叔之學者，疑諸呂所著也。」

《尚書新篇》

一卷。

以下俱佚。

《尚書新編目》

五卷。

《尚書解題》

《宋志》：一卷。

《尚書血脈》

一卷。

《古文尚書字》

一卷。

按：以上五部俱見《紹興續到闕書目》，則爲北宋人所撰也。

經義考卷七十九終

弟子海寧王世奇覆校

經義考卷八十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書九

王氏居正《尚書辨學》

十三卷。

未見。

呂祖謙作《行狀》曰：「居正字剛中，上世故蜀人，徙江都。初，熙寧中，王安石以《新義》頒天下，其後章、蔡更用事，概以王氏說律天下士，盡名老師宿儒之緒言

餘論爲曲學，學輒擯斥。當是時，內外校官非《三經義》、《字說》不登几案，他書雖世通行者，或不能舉其篇帙。公勉以親命，屈意場屋，心獨非之，未嘗肯作新進士語，流落不偶。宣和三年，賜上舍出身。紹興元年，除禮部員外郎，進太常少卿，除起居舍人。數月，除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公之學根極六藝，深醇宏肆，以崇是闢非爲己任，自其少年已不爲王氏說所傾動，慨然欲黜其不臧，以覺世迷。爲《毛詩辨學》二十卷、《尚書辨學》十三卷、《周禮辨學》五卷上之。」

程氏瑀《尚書說》

佚。

《宋史》：「程瑀，字伯寓，浮梁人。政和進

士，累官校書郎。欽宗即位，擢右正言。高宗召赴行在，除江東提刑，轉侍讀，進兵部尚書。秦檜忌之，出知信州，罷祠。瑀說《論語》，至「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人。所著有《周禮義》、《尚書說》。」

上官氏惇《尚書小傳》

佚。

《閩書》：「惇字仲雍，邵武人。政和二年進士。建炎中，累除吏部員外郎，出知南劍州。」

《揚州府志》：「惇，儀真人。」

張氏綱《尚書講義》

《宋志》：三十卷。

佚。

洪藏作《行狀》曰：「綱字彥正，金壇人。於五經尤精於《書》，每因講解，著爲義說，皆探微索隱，倫類通貫，其言無一不與聖人契。自是後學潛心此經者爭傳頌之，諸家之說雖充棟汗牛，束之高閣矣。」汪應辰曰：「《綱行狀》云：『公講論經旨，尤精於《書》，著爲論說，探微索隱，無一不與聖人契，世號張氏《書》解。』竊以王安石訓識經義，穿鑿傳會，專以濟其刑名法術之說。如《書義》中所謂『敢於殄戮，乃以乂民；忍威不可訖，凶惡不可忌』之類，皆害理教，不可以訓。綱作《書》解，掇拾安石緒餘，敷衍而潤飾之。今乃謂其言『無一不與聖人契』，此豈不厚誣聖人，疑誤學者？」

董銖曰：「世所傳張綱《書》解，只是祖述

荆公所說。或云是閩中林子和作。」

陳振孫曰：「綱政和時及第，仕三朝，歷蔡京、王黼、秦檜三權臣，乃不爲屈。紹興末與政。此書爲學官時所作。」

林氏之奇《尚書集解》

《宋志》：五十八卷。

存。

之奇自序曰：「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也。聖人之於經，所以開百世而不慚，蔽天地而無耻者，蓋出於人心之所同然而已。苟不出於人心之所同然，則異論曲說，非吾聖人之所謂道也。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竊謂學者之於經，苟不知義之與比，先立適莫於胸中，或以甲之說爲可從，以

乙之說爲不可從；或以乙之說爲可從，以甲之說爲不可從，如此則私議蠭起，好惡閼然，將不勝其惑矣，安能合人心之所同然哉？苟欲合人心之所同然，以義爲主，無適無莫，平心定氣，博採諸儒之說而去取之。苟合於義，雖近世學者之說，亦在所取。苟不合於義，雖先儒之說，亦所不取。如此則將卓然不牽於好惡，而聖人之經旨將煥然而明矣。《書》孔子所定凡百篇，孔子之前書之多寡不可得而見。《書緯》云：『孔子得黃帝玄孫帝魁，凡三千二百四十篇，爲《尚書》。斷遠取近，定其可爲世法者百二十篇，爲簡書。』此說不然。古書簡質，必不若是之多也。班孟堅《藝文志》於古今《書》外，又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於周時所刪去者纔

七十一篇，自周以前疑愈少矣，謂有三千餘篇，非也。孔子百篇，遭秦火無存，至漢時伏生口授，得二十八篇，後又得僞《泰誓》一篇，爲二十九篇。孔壁之《書》既出，孔安國定其可數者二十五篇，又別出《舜典》、《益稷》、《盤庚》、《康王之誥》，共爲五十八篇。其文以隸書存古文，故謂之《古文尚書》。此書之成，遭巫蠱而不出，漢儒聞孔氏之《書》有五十八篇，遂以張霸之徒造僞《書》二十四篇爲《古文尚書》。兩漢儒者之所傳，大抵霸僞本也，其實未嘗見真《古文尚書》也。故杜預注《左氏傳》、韋昭注《國語》、趙岐注《孟子》，凡所舉《書》出於二十五篇之中，皆指爲逸《書》，其實未嘗逸也。劉歆當西漢之末，欲立古文《書》學官，移書責諸博士甚力。然歆之所見，皆霸僞本，亦非

真古文《書》也。以至賈、馬、鄭、服之輩，亦皆不見古文《書》。至於晉齊之間，然後其書漸出，及開皇二年求遺書得《舜典》，然後其書大備。嗚呼，聖人之經，可謂多厄矣。遭秦火失其半，其半存者又隱而不出。自漢武帝巫蠱事起，至隋開皇二年，凡六百七十餘年，然後五十八篇得傳於學者而大備，是可歎也。孔氏《書》始出皆用隸書，至唐天寶間，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書》。今之所傳，乃唐天寶所定之本也。此蓋《書》之始末也。學者必欲知《書》之本末，蓋有伏生之《書》，有孔壁續出之《書》。夫五十八篇，皆帝王所定之《書》，有坦然明白而易曉者，有艱深聲牙而難曉者。如《湯誓》、《湯誥》均成湯時誥令，如《說命》、《高宗彤日》均高宗時語言，如《蔡仲之命》、《微子之

命》、《康誥》皆周公誥命，然艱易顯晦迥然不同者，蓋有伏生之《書》，有孔壁續出之《書》。其文易曉，不煩訓詁可通者，如《大禹謨》、《胤征》、《五子之歌》、《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此二十五篇皆孔壁續出，其文易曉。餘乃伏生之《書》，多艱深聱牙，不可易通。伏生之《書》所以艱深不可通者，伏生齊人也，齊人之語多艱深難曉。如公羊亦齊人也，故傳《春秋》語亦艱深。如「昉於此乎」、「登來之也」，何休注曰「齊人語」，以是知齊人語多難曉者。伏生編此書，往往雜齊人語於其中，故有難曉者。衛宏序《古文尚書》，言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

傳言教鼃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鼃錯所不知者二三，僅以其意屬讀而已。觀此可見，以是知凡《書》之難曉者，未必帝王之《書》本如是，傳者汨之矣。」

孫畊後序曰：「畊自兒時侍先君盱江官舍，郡齋修刊禮樂書，先君實董其事，與益國周公、誠齋楊先生書問往來，訂正訛舛甚悉。暇日因與言曰：吾家先拙齋《書解》，今傳於世者，自《洛誥》以後皆訛。蓋是書初成，門人東萊呂祖謙伯恭取其全本以歸，諸生傳錄十無二三，書坊急於鋟梓，不復參訂，訛以傳訛，非一日矣。先君猶記鄉曲故家及嘗從先拙齋遊者錄得全文，及歸，方尋訪未獲，不幸此志莫償。畊早孤，稍知讀書，則日夕在念慮間。汨汨科舉業，由鄉選人太學，跋涉困苦，如是者三十餘年。淳祐辛丑，僥倖

末第，閒居需次，得理故書，日與抑齋今觀文陳公、虛齋今文昌趙公參考講求，摳趨請益。抑齋出示北山先生手蹟，具言居官婺女日從東萊先生學，東萊言吾少侍親官於閩，從林少穎先生學，且具知先拙齋授《書》之由。時抑齋方閱六經疏義，尤加意於林、呂之學。虛齋亦倣朱文公辨安國《書》，著《本旨》。畊得互相詰難其間，凡諸家講解，搜訪無遺。一日，友人陳元鳳儀叔攜《書說拾遺》一集示予，蠹蝕其表，蠅頭細書，云得之宇文故家。蓋宇文之先曾從拙齋學，親傳之藁也。其集從《康誥》至《君陳》，此後又無之。遂以鈔本參校，《康誥》、《酒誥》、《梓材》、《召誥》，皆同鈔本，自《洛誥》至《君陳》，與鈔本異，其詳倍之。至是益信書坊之本誤矣。當令兒輩作大字本謄出，

以元集歸之，然猶未有他本可以參訂也。又一朋友云建安書坊余氏數年前新刻一本，謂之三山林少穎先生《尚書全解》，此集蓋得其真。刊成僅數月，而書坊火，今板本不存矣。余亦未之信，因遍索諸鬻書者。乙巳春仲，一老丈鵲衣銜袖，踉蹌入門，喜甚，揖余而言曰：「吾爲君求得青氈矣。」開視，果新板，以《尚書全解》標題，書坊果建安余氏。即倍其價以鬻之，以所謄本參校，自《洛誥》至《君陳》，及《顧命》以後至卷終，皆真本，向者麻沙之本，自《洛誥》以後果僞矣。朋友轉相借觀，以爲得所未見。既而畊暫攝鄉校，學錄葉君，真里之耆儒，嘗從勉齋遊，其先世亦從拙齋學，與東萊同時。又出家藏寫本林、李二先生《書解》及《詩說》相示，較之首尾並同，蓋得此本而益有證驗矣。

嗟夫，此書先拙齋初著之時，每日誦正經，自首至尾一遍，雖有他務不輟，貫穿諸家，旁搜遠紹，會而粹之，該括詳盡，不應於《洛誥》以後詳略如出二手。今以諸本參較，真贋曉然，信而有徵，可以傳而無疑矣。《書解》自麻沙初刻，繼而婺女及蜀中皆有本，然承襲舛訛，竟莫能辨。柯山夏氏解多引林氏說，自《洛誥》以後則略之，僅有一二語，亦從舊本，往往傳訛。東萊解只於《禹貢》引林三山數段，他未之詳。東萊非隱其師之說，蓋拙齋已解者，東萊不復解，而惟條暢其義。嗟夫，《書》自安國而後，不知其幾家。我先拙齋哀集該括，自壯及耄，用心如此之勤，用力如此之深，始克成書，而傳襲謬誤，後學無從考證。我先君家庭授受，中更散亡，極意搜訪，竟無從得。畊恪遵先

志，又三十餘年，旁詢博問，且疑且信，又得宇文私錄，又得余氏新刊《全解》，又得葉學錄家藏寫本，稽驗新故，訂正真贋，參合舊聞，而後釋然以無疑，確然而始定。然則著書傳後，豈易云乎哉？畊既喜先拙齋之書獲全，又喜先君縣丞公之志始遂，顧小子何力之有，抑天不欲廢墜斯文，故久鬱而獲伸歟？不然，何壁藏、汲冢之復出也。淳祐丁未之歲，石鼓冷廳，事力甚微，學廩粗給，當路諸公不賜鄙夷，捐金撥田，悉有所助。三年之間，補葺經創，石鼓兩學，輪奐鼎新，書板舊帙，缺者復全。於是慨然而思曰：吾先君未償之志，孰有切於此者，吾先世未全之書，豈容緩於此者，實爲子孫之責也。乃會書院新租歲人之積，因郡庠憲臺撥錙之羨，搏學廳清俸公給之餘，計日命

工，以此全書亟鋟諸梓。字稍加大，匠必用良，板以千計，字以五十萬計，釐爲四十卷。始于己酉之孟冬，迨明年夏五月而畢。是書之傳也，亦難矣哉，亦豈苟然哉。舊本多訛，畊偕次兒駿伯重加點校，凡是正七千餘字。今爲善本，庶有補於後學。淳祐庚戌夏五嗣孫迪功郎衡州州學教授兼石鼓書院山長畊謹書。」

鄧均曰：「觀林君畊叟序述其先王父全書始末，兩世訪求，志亦苦矣。先是，抑齋陳先生爲僕言閩學源流開教甚悉，乃知始於紫薇呂公載道而南，而拙齋先生實親承心學。拙齋著書多，而於《尚書》尤注意，即少穎先生《書解》是也。然自《洛誥》以後，傳者失真，世不得其全書爲恨。先生之猶子諱子冲，登癸丑科，爲南豐簿。嘗分教盱江，再轉爲丞，僕頃在庠

序，尚及識縣丞公於丈席。縣丞公在盱，據勘遺文多矣，獨於拙齋全書散佚之餘，訪求而未得，不幸齋志以歿。又數十年而先生之孫畊始克摹就，豈其書之泰阨，固自有時耶？拙齋雖不克竟其用，而傳聖賢之心，壽斯文之脈，其功大矣。縣丞公尅志世其學，而略不獲施於用，至畊而全書始出以傳。惟拙齋之學，卓然光明，久而益昌，何庸繪畫。畊字耕叟，爲衡州教授，暨先生甫三世，其孜孜問學，多識往行好修者也。君子曰：『無忝厥祖。』淳祐十年七月既望。」

朱子曰：「三山林少穎《書》說亦多可取，但自《洛誥》以後，非其所解。」又曰：「少穎解『放勳』之放，即『推而放之四海』之放，比之程氏說爲優。」

陳振孫曰：「少穎從呂紫薇本中居仁學，而

太史呂祖謙則其門人也。其自序謂初著之時，每日誦正經自首至尾一遍，雖有他務不輟。『平心定氣，博採諸儒之說而去取之。苟合於義，雖近世學者之說，亦在所取；苟不合於義，雖先儒之說，亦所不取。』

王圻曰：「林之奇，侯官人。累官中正丞，辭祿家居。呂祖謙嘗師之。」

范氏^浚《書論》

一篇。

存。

吳氏^械《書裨傳》

《宋志》：十二卷。《授經圖》：十三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之。

王明清曰：「吳械才老，舒州人。」

陳振孫曰：「太常丞吳械撰。首卷舉要，曰《總說》，曰《書序》，曰《君辨》，曰《臣辨》，曰《考異》，曰《詁訓》，^①曰《差牙》，曰《孔傳》，凡八篇，考據詳博。」

朱子曰：「吳才老《書》解，徽州刻之。才老於考究上極有功夫，只是義理上看得不仔細。」又曰：「才老說《梓材》是《洛誥》中書，甚好。」又曰：「吳才老說《胤征》、《康誥》、《梓材》等篇，辨證極好。但已看破小序之失，而不敢勇決，復爲序文所牽，殊覺費力耳。」

董銖曰：「才老以『修五禮』只是五典之禮，唐虞時未有吉凶軍賓嘉，至周時方有之。五刑，才老亦說是五典之刑，如所謂

① 「詁訓」，原作「訓詁」，據薈要本、《補正》乙正。

不孝之刑、不悌之刑也。」

王應麟曰：「吳才老《書裨傳》以『鳳凰來儀』爲簫聲之和；訓『說築傅巖之野』，以築爲居。」

袁桷曰：「《書》別於今文、古文，晉世相傳，馴致後宋時，則有若吳棫、趙汝談、陳振孫疑焉，有考過千百年而能獨明者。」

《閩書》：「吳棫，字才老，建安人。舉重和元年進士，召試館職，不就。除太常丞，忤時宰，出通判泉州。所著有《書裨傳》、《詩補音》、《論語指掌考異續解》。」

按：說《書》疑古文者自才老始，其書《蓁竹堂目》尚存。

胡氏銓《書解》

《宋志》：四卷。

未見。

鄭氏樵《書辨訛》或作《書辨論》。

《通考》：七卷。

存。

陳振孫曰：「樞密院編修官鄭樵漁仲撰。其目曰：糾繆四，闕疑一，復古二。樵以遺逸召用，博物洽聞，然近迂僻。」

朱氏弁《書解》

十卷。

佚。

《宋史》：「朱弁，字少章，婺源人。建炎初，補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爲通問副使，至雲中，黏罕使就館，守之以兵，和議

成，得歸。以宣教郎直秘閣，轉奉議郎。著《書解》十卷。」

陳氏鵬飛《書解》

《宋志》：三十卷。

佚。

《中興藝文志》：「紹興時太學始建，陳鵬飛爲博士，發明理學，爲《陳博士書解》。」葉適志墓曰：「少南諱鵬飛，温州永嘉人。自爲布衣，以經術文辭名當世，教學諸生數百人。其於經不爲章句新說，至君父人倫世變風俗之際，必反復詳至，而趨於深厚。今世所刊曰《詩》《書傳》者是也。晚而始得仕用之，未及而斥逐以死，既死不泯滅，而南方學者尤思之。」

陳振孫曰：「秦檜子熺嘗從之游。在禮

部時，熺爲侍郎，文書不應令，鵬飛輒批還之，熺寢不平。鵬飛說書崇政殿，講『天王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因論《春秋》母以子貴，言《公羊》說非是。檜怒，謫惠州以歿。今觀其書，紹興十三年所序，於《文侯之命》，具言驪山之禍申侯啓之，平王感申侯之立己，而不知其德之不足以償怨；鄭桓公友死於難，而武公復娶於申，君臣如此，而望其振國耻，難矣。嗚呼，其得罪於檜者，豈一端而已哉。」

《浙江通志》：「鵬飛兩舉於鄉，俱第一。登紹興□□進士，調鄞縣簿，召對爲太學博士，改秩兼崇政殿說書，遷禮部郎。」

趙氏敦臨《尚書解》

佚。

《姓譜》：「敦臨字芑民，鄞人。紹興初進士，官湖州教授。」

洪氏興祖《尚書口義發題》

《宋志》：一卷。

佚。

晁氏公武《尚書詁訓傳》

《宋志》：四十六卷。

佚。

徐氏椿年《尚書本義》

佚。

《江西通志》：「徐椿年，字壽卿，永豐人。登

紹興十二年進士，主宜黃簿，從張九成學。」

史氏浩《尚書講義》

《宋志》：二十二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中興書目》：「淳熙十六年正月，太傅史浩進《尚書講義》二十二卷，藏秘府。」

朱子曰：「史丞相說《書》，亦有好處。如「命公後」，衆說皆云「命伯禽爲周公之後」，史云「成王既歸，命周公在後」。看「公定，予往矣」一言，便見得是周公且在後之意。」

李氏舜臣《尚書小傳》

《宋志》：四卷。

佚。

陳氏^{長方}《尚書傳》

佚。

徐師曾曰：「陳長方，字齊之。其先長樂人，從王蘋遊，家震澤。紹興中，舉進士，授江陰教授。有《春秋》《禮記》《尚書傳》。」

劉氏^{安世}《尚書解》

二十卷。

佚。

王庭珪志墓曰：「安世字世臣，安福人。紹興十八年登進士第，以宣教郎知贛州雩都縣，轉朝奉郎致仕。有《論語》《尚書

解》，各二十卷。」

張氏^{九成}《尚書詳說》

《宋志》：五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之。

《書傳統論》

六卷。

存。

陳振孫曰：「無垢諸經解，大抵援引詳博，文意瀾翻，似乎少簡嚴，而務欲開廣後學之見聞，使不墮於淺狹。故讀其書者，亦往往有得焉。」

王應麟曰：「張子韶《書說》，於《君牙》、《罔命》、《文侯之命》，其言峻厲激發，讀

之使人憤惋，其有感於靖康之變乎。」

按：張子韶《書傳統論》載《橫浦集》中，自《堯典》至《秦誓》，各爲論一篇。

程氏大昌《書譜》

《宋志》：二十卷。

佚。

陳振孫曰：「本以解經，而不盡解，有所發明，則篇爲一論。」

鄭氏伯熊《書說》

一卷。

存。

陳亮序曰：「余聞諸張橫渠曰：『《尚書》

最難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若祇解文義則不難。」自孔安國以下，爲之解者殆百餘家，隨文釋義，人有取焉。凡帝王之以綱理世變者，蓋未知其何如也。永嘉鄭公景望，與其徒讀《書》之餘，因爲之說，其亦異乎諸儒之說矣。至其胸臆之大，則公之所自知與明目者之所能知，而余則姑與從事乎科舉者誦之而已。」

雲谷胡氏序曰：「《書》自孔子刊定，所存僅百篇，帝王之軌範悉備，不幸火於秦，傳注於漢，而堯、舜、禹、湯、文、武傳授之奧旨，與夫皋、益、伊、傅、周、召警戒之微機，雖老師宿儒皓首窮經，枝辭蔓說汗牛充棟，曾不能髣髴其萬一，而世無所考證，至於今千有餘歲矣。心本同然，理不終泯，自伊洛諸先生力尋墜緒，遠紹正學，而敷文鄭公得其傳焉。探聖賢之心

於千載之上，識孔子之意於百篇之中，雖不章解句釋，而抽關啓鑰，發其精微之蘊，深切極至，要皆諸儒議論之所未及，亦可謂深於《書》者歟。學者於此優游玩味之，則思過半矣。嘉定癸未四月。」

《姓譜》：「鄭伯熊，字景望，永嘉人。紹興十五年登第，歷吏部郎，兼太子侍讀，宗正少卿，以直龍圖閣，知寧國府。卒謚文肅。」

汪氏^革《尚書解義》

四十一卷。

佚。

《姓譜》：「臨川人，字信民，分教長沙。」

鄭氏^{東卿}《尚書圖》

一卷。

存。

按：合沙鄭氏《尚書圖》，宋刻不著撰人名。圖凡七十有七：一《書篇名》，二《逸書篇名》，三《作書時世》，四《君臣名號》，五《唐虞夏商周譜系圖》，六《曆象授時圖》，七《堯典四仲中星圖》，八《日永日短圖》，九《閏月定時成歲圖》，十《七政》，十一《五辰》，十二《璿璣玉衡》，十三《律度量衡》，十四《時月日圖》，十五《明魄朔望圖》，十六《日月冬夏圖》，十七《箕畢風雨圖》，十八《九族圖》，十九

《六宗圖》，二十《堯制五服圖》，二十一《弼成五服圖》，二十二《疏家弼五服說》，二十三《歷代九州封域》，二十四《六年五服朝圖》，二十五《諸侯玉帛圖》，二十六《十二章服圖》，二十七《五聲八音圖》，二十八《六律六呂圖》，二十九《韶樂器圖》，三十《東坡禹迹圖》，三十一《隨山濬川圖》，三十二《九州境圖》，三十三《鄭氏別州圖》，三十四《別州圖說》，三十五《導山圖》，三十六《導山圖說》，三十七《導水圖》，三十八《導江圖》，三十九《導江圖說》，四十《導河圖》，四十一《導淮圖》，四十二《導濟圖》，四十三《通冀圖》，四十四《任土圖》，四十五《任土圖說》，四十六

《諸篇內地名》，四十七《九州山名》，四十八《九州川名》，四十九《禹乘四載圖》，五十《東坡辨水》，五十一《舜十二州說》，五十二《三條五岳說》，五十三《聶氏河議》，五十四《濬畎澮距川圖》，五十五《洛書自然數》，五十六《九疇本河圖數》，五十七《洛書本文圖》，五十八《皇極本數圖》，五十九《九疇本大衍數圖》，六十《九疇相乘得數圖》，六十一《洪範九疇總圖》，六十二《劉向洪範傳圖》，六十三《老泉先生洪範圖》，六十四《老泉先生洪範論》，六十五《穎濱洪範五事圖》，六十六《穎濱洪範五事說》，六十七《商遷都圖》，六十八《商七廟圖》，六十九《周營洛邑

圖》，七十《召誥土中圖》，七十一

《干羽圖》，七十二《周彝圖》，七十

三《太常圖》，七十四《圭瓚圖》，七

十五《牧誓兵器》，七十六《費誓兵

器》，七十七《諸儒傳授書學圖》。

所稱聶氏，謂麟也。合沙漁父，鄭

東卿自號，當即其所著書。

陳氏^{知柔}《尚書古學并圖》

二卷。

佚。

李氏^經《尚書解》

佚。

朱子曰：「李經叔異，伯紀丞相弟，解

《書》甚好，亦善考證。」

孫氏^懲《書解》

佚。

右見《朱子語類》。

經義考卷八十終

弟子丹陽吳荃覆校

經義考卷八十一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書十

王氏十朋《尚書解》

未見。《一齋書目》有。

黃淮曰：「梅溪先生以斯道自任，紹興間對策大廷，日盈萬言，援經證據，切中時病。高宗親擢首選，試以民事，僉判紹興府。自後歷官侍從臺諫，出知饒、夔、湖、泉四大郡，人爲太子詹事，以龍圖閣學士

致仕。」

何文淵曰：「少時讀王先生註釋『輯五瑞』、『昭德之致於異姓之邦』諸篇，而知先生之學邃於經。宣德庚戌，出守溫郡，求得先生文集，而缺注釋經傳之言。」

《浙江通志》：「王十朋，字龜齡，樂清人。紹興中，舉進士第一。」

何氏逢原《書解》

佚。

樊氏光遠《尚書解》

三卷。

佚。

汪逢辰曰：「光遠字茂實，錢唐人。紹興

五年進士，官福建路轉運副使。」

王氏大寶《書解》

佚。

張氏淑堅《尚書解》

佚。

呂祖謙作墓志曰：「淑堅字正卿。其先自開封遷於衢。官止承節郎，有《詩》《書解》，合三十卷。」

陳氏舜申《渾灝發旨》

《宋志》：一卷。

佚。

唐氏仲友《書解》

三十卷。

佚。

蘇伯衡曰：「說齋唐公與其父侍御史堯封、其兄饒州教授仲溫、樂平主簿仲義，皆紹興名進士。家庭之間，自相師授，不惟史學絕精，而尤邃於諸經。自謂不專主一說，不務爲苟同，隱之於心，稽之於聖人，合者取之，疑者闕之。又謂三代治法悉載於經，灼然可見諸行事，後世以空言視之，所以治不如古。此其志爲何如哉。天文地理、王霸兵農、禮樂刑政、陰陽術數、郊廟學校、井野畿甸，莫不窮探力索於遺編之中，而會通其故，不啻若身親見之，上下古今，和齊斟酌之，以綜世

數，精麓本末，兼該並舉。其所造又何如哉。使得志而大行焉，舉帝王之大經大法於千載之後，輔成一王之治，俾天下之人復覩唐虞三代之盛，夫何難之有。然天性廉直，利不能回，勢不能撓，忤物既多，謗讟攸歸，仕未通顯，而遽自引退，其欲發而措諸事業者，僅推而託之論述。

此君子之所以追恨而深惜者也。所著書《六經解》百五十卷，《九經發題》、《經史難答》、《孝經解愚書》各一卷，《諸史精義》百卷，《帝王經世圖譜》十卷，《乾道秘府群書新錄》八十三卷，《天文》、《地理詳辨》各三卷，《故事備要》、《詞科雜錄》各四卷，《陸宣公奏議詳解》十卷，《說齋文集》四十卷。今去公垂二百年，行乎世者惟《經世圖譜》、《諸史精義》耳，其他傳者，蓋亦無幾矣。楊雄有言：「存則人，

亡則書。」欲求公於公之書，而其書又如此，不愈大可惜哉。」

《金華志》：「仲友字與政，金華人。紹興中，登進士第，復中宏詞科。仕至江西提刑。」

王氏炎《尚書小傳》

《宋志》：十八卷。

未見。

炎自序曰：「夫子定《書》，始自堯舜，訖於平王，凡百篇。秦火煨燼之後，伏生口所傳授，纔二十餘篇。漢壁腐壞之餘，孔安國手所校定，止於五十八篇。老翁幼弱，齊語之訛，脫簡蝌蚪，秦隸之變，必有失其真者。西漢諸儒經學各自名家，其訓註行於今者，惟毛氏《詩》、孔氏《尚書》。昔人有言，孔安國說《書》不如毛公

說《詩》，毛公時發大義，孔安國章句而已。其說誠然，然章句所以訓故，不可略也。炎不足以知《書》之大義，古語有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爲其緝衆腋而成之也。」今所解亦不過會緝先儒之遺論，間有未安者，或以己意發之。既終篇，因序其大略曰：「四代之書，堯舜言動，載於二《典》；禹之治水，見於《禹貢》；武王武功，其略見於《武成》；周公遭變，其要見於《金縢》。其餘皆君臣之格言至論，蓋古今之所記也。堯、舜、禹、啓、盤庚、高宗、成、康、穆王之爲君，皋陶、益、傅說、召公、君牙之徒之爲臣，正也。湯武征伐與堯舜不同，伊尹、箕子、周公進退去就與皋陶、益、傅說不同，變之正也。正者道之經，變者道之權，正權舉而聖賢之道盡矣。」

戴表元序曰：「古之君子欲明道於天下者，不能使人無異，而嘗惡人之苟同。以爲異則道可因人而明，苟同之情雖一時懽然無失，而初不能以相發。故以仲尼百世師，西家之鄰夫猶不知其賢，而鄉國之人至以爲不知禮。故舊交游門弟子之徒，雖達如原壤，賢如晏嬰，親且久如仲由、陳亢，猶或愕而疑之。及乎事久論定，則亘古之遠，窮天地之廣，家傳其書而人習其道，此豈人情眉睫旦暮之所可期哉。徽士大夫嘗爲余言，朱文公無恙時，同里閭有雙溪王先生炎，字晦叔，亦以學行爲諸儒宗，兩家議論時相糾切。文公既歿，而諸公方脫黨禍，起而尊獎。」

① 「尊獎」，二字原爲墨丁，據《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七《尚書小傳序》（《四部叢刊》景明本）補。

先說非朱氏者皆廢格不用。王先生之書與其爲人，後生輩不及盡知以爲惜，余不暇論其何如也。己亥之夏，有王君傳自京口來，以《尚書小傳》五十八卷相示，蓋雙溪先生所著，而於君爲四世矣。曰：自吾先君子遭喪亂，遷徙不一，舊物皆不得存，而此書儼然獨存，竊自喜幸。余以餘隙稍取問習，^①其發蒙之義，破的之辭，大抵訓詁家所未及。文公居間，多於諸經釐正，不遺餘力，而獨《尚書》及《春秋》遜避，若有所待。先生此書稿脫於開禧末，而板行於嘉定初，於時文公易簣之日既久，假令尚在，必相與綢繆桑梓，雅舊相樂，當有莫逆於言辭文字之間者。殊鄉晚出，各立名字，驟分門戶，遂生異同之論，豈復一一盡出其師意耶？且經師自漢以來，專門尚不相一，惟其不相一，

而真是出焉。而今人謂獨視單聽可以盡天下之耳目，無是理也。王先生又有《易上下經解》六卷、《易繫辭總說》若干卷，余次第將盡求而學之。」

張氏栻《書說》

佚。

葉紹翁曰：「南軒《書說》解《酒誥》曰：『酒之爲物，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即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於失德喪身，即天之降威也。釋氏本惡天降威者，乃并天之降命者去之。吾儒則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降威者去，而天之降命

①「問」，原爲墨丁，據《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七《尚書小傳序》補。

者自在。如飲食而至於暴殄天物，釋氏惡之，而必欲食蔬茹果，吾儒則不至於暴殄而已。衣服而至於窮極奢侈，^①釋氏惡之，必欲衣壞色之衣，吾儒則去其奢侈而已。至於惡淫慝而絕夫婦，吾儒則去其淫慝而已。釋氏本惡人欲，併與天理之公者而去之。吾儒去人欲，所謂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水焉，釋氏惡其泥沙之濁，而窒之以土，不知土既窒，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然，澄其泥沙，而水之清者可酌。此儒釋之分也。」考亭先生謂是解千百年儒者所不及。」

夏氏僕《尚書解》

《宋志》：十六卷。
存。

時瀾序曰：「有唐、虞、三代之議論，有叔季之議論。居叔季之世，而求譯於唐、虞、三代之書，難乎而得其蘊也。夫《書》之爲書，斷自唐虞，迄於秦穆。凡堯舜之典謨，夏啓、湯、武之誓命，周公、成、康之訓誥，悉備於是。讀是書，而其可以後世膚見而臆度之哉。要必深究詳繹，求見於唐、虞、三代之用心而後可。故讀二《典》三《謨》之書，當思堯、舜授受於上，皐、夔、稷、契接武於下，「都」、「俞」、「吁咈」者何味。讀三《盤》五《誥》之書，當思人君布告於上，臣民聽命於下，叮嚀委曲，通其話言而制其心腹，開其利益以柔其不服者何旨。讀九《命》七《誓》之書，當思命諸侯、命大臣者何道，誓師旅誓悔

① 「服」，原作「食」，據四庫本、文津閣本、薈要本、《補正》改。

悟者何見。以是心讀是書，則唐、虞、三代之用心庶乎其有得，而唐、虞、三代之議論，可以心通而意解矣。柯山夏先生僕少業是經，妙年擷其英以掇巍第，平居暇日，又研精覃思而爲之釋。今觀其議論淵深，辭氣超邁，唐、虞、三代之深意奧旨，皆有以發其機而啓其秘於千載之下。不謂先生居今之世，而言論風旨藹乎唐、虞、三代之氣象也。嗚呼，《書》說之行於世，自二孔而下，無慮數十家，而其中顯著者，不過河南程氏、眉山蘇氏，與夫陳氏少南、林氏少穎、張氏子韶而已。然程氏溫而邃，蘇氏奇而當，陳氏簡而明，林氏博而瞻，張氏該而華，皆近世學者之所酷嗜。今先生繼此而釋是書，觀其議論，參於前則有光，而顧於後則絕配，夫豈苟作云乎哉。麻沙劉君智明得其繕本，不

欲秘爲己私，命工鐫木，以與學者共之。余既喜柯山之學有傳於世，而嘉劉氏之用心，非私心町畦者之比也。求予爲敘，故書以歸之。」

陳振孫曰：「柯山夏僕撰。集一孔、王、蘇、陳、林、程頤、張九成及諸儒之說，便於舉子。」

楊慎曰：「伏讀高皇帝科舉之詔，《書》從夏氏、蔡氏兩傳。」

《兩浙名賢錄》：「夏僕，字元肅，龍游人。」

羅氏惟一《尚書集說》

佚。

楊萬里序略曰：「吾友羅惟一允中撰《尚書集說》，集說者，集諸家之說也。自孔

氏疏義而下，八九家與焉，大抵存其大概而通其精微，去其牴牾而合其通達。至於文義自相矛盾者，則又出己見以補其缺，易其說以達其意。如論正錯之說，謂賦之有九等者，以九州相推比言也；賦之有錯者，以四州相推比言也。如論九江之說，^①謂天下之物皆五行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散於五行，五行散於萬物，其本一也；其本既一，其末豈有不合哉。如論伊尹放太甲之說，謂伊尹初未嘗放其君，曰放者，使君居憂於外，古無是禮，以明天下之大法也。蓋太甲之縱欲敗度，女子小人之道也，居憂於桐，女子小人不得以熒惑之矣。三年喪畢，則奉之以歸。故夫子序《書》不曰「思庸，復歸于亳」，而曰「復歸于亳，思庸」。如論「有一於此，未或不亡」之說，謂譬之一身，五臟

六腑其一受病，則五六相傳，五六皆傳則死，一心之病亦猶是焉。愛身者不可以一臟之病爲未必死而不懼，愛國者不可以一事之失爲未必亡而不憂。此說余尤愛之，可以爲有國者之上藥已。是皆先儒所未有之說，而允中之所自得者也。允中自序謂去古雖遠，前聖賢雖不可作，而受中秉彝根於心者不可泯也，惟一豈敢多遜哉。士友皆謂其言信而非矜云。」

李氏燾《尚書大傳雜說》

佚。

① 「九江」，楊萬里《誠齋集》卷八十二（宋淳熙紹熙遞修本）作「三江」。

《尚書百篇圖》

《宋志》：一卷。

佚。

呂氏祖謙《書說》

《宋志》：三十五卷。《通考》：十卷。《趙氏

讀書附志》：六卷。

存。

朱子曰：「伯恭直是說得《書》好，但周《誥》中有解說不通處，只須闕疑，伯恭却一向解去，故微有尖巧之病。」

趙希弁曰：「《書說》六卷，呂成公祖謙之說，自《洛誥》至《秦誓》，凡一十七篇。或說先生之說始於《秦誓》，上至《洛誥》

而止。」

陳振孫曰：「今世有別本全書者，其門人續成之，非東萊本書也。」

大愚叟書後曰：「《尚書說》，①自《秦誓》至《洛誥》凡十八篇，伯氏太史己亥之冬口授諸生而筆之冊者也。惟念伯氏退休里中之日，居多以《詩》、《書》、《禮》、《樂》訓授學者，俾其有以自得乎此，初未嘗喜爲書也。然聽之有淺深，記之有工拙，傳習既廣，而漫不可收拾，伯氏蓋深病之。一日，客有來告者曰：『記錄之易差，固也。各述其所聞，而復有詳略得失之異，則其差爲甚矣。非有以審其是，學者何從而信之？』於是然其言，取《尚書》置几間，而爲之說。先之《秦誓》、《費誓》者，

①「說」，原脫，據薈要本、《補正》補。

欲自其流而上溯於唐、虞之際也。辭旨所發，不能不敷暢詳至者，欲學者易於覽習而有以舍其舊也。訖於《洛誥》而遂以絕筆者，以夫精義無窮，今姑欲以是而廢夫世之筆錄，蓋非所以言夫經也。未再歲，伯氏下世。整次《讀詩紀》，猶未終篇，《書》及三禮，皆未及次第考論，而《書》則猶口授而非傳聞。南康史君曾侯取而刊之學宮，^①書來求記其本末，義不得辭也，因書其所知，以附於卷末。」

徐乾學曰：「《東萊書說》十卷，祖謙里居時，嘗以《書》教授弟子，因而筆之。始自《秦誓》，追遡而上，僅及《洛誥》而止。」

按：呂成公爲林少穎門人，少穎著《書集解》，朱子謂《洛誥》以後非其所解。蓋出於他人手，成公

意未安，故其《書說》始《洛誥》而終《秦誓》，以補師說之未及爾。門人不知微意，乃增修之，失成公之本懷矣。

時氏瀾《增修東萊書說》

三十卷。

存。

瀾自序曰：「生蒸民而理之，皆天也。綱三常五，以範人事，君師贊焉，出爲大綱小紀，公卿大夫士而等級維之，然後以化以育，以立人極，天平地成，而位三才。時有先後，道有升降，是以爲二帝三王而虞夏殷周之《書》作，經生襲陋，病不能窺

①「官」，原作「官」，據四庫本、薈要本改。

也。東萊夫子講道於金華，首據是書之蘊，門人寶之，片言隻字，退而識錄，見者恐後，亟以板行，家藏人誦，不可禁禦。夫子謂俚辭間之，繁亂復雜，義其隱乎，修而定之。瀾執經左右，面承修定之旨，曰：唐、虞、三代之氣象不著於吾心，何以接典謨訓誥之精微。生於百世之下，陶於風氣之餘，而讀是書，無怪乎白頭而如新也。周室既東，王迹幾熄，流風善政，猶有存者。於橫流肆行之中，有間見錯出之理，辨純於疵，識真於異，此其門耶。仲尼定《書》，歷代之變具焉。由是而人，可以觀禹湯文武之大全矣。自堂徂奧，以造帝者，泝而求之，於《秦誓》始，於《洛誥》而工夫之不繼。悲夫，《書說》之行於世，終狐裘而羔袖。瀾以西邸文學人三山監丞，全州鄭公肇之臭味傾蓋，

謂東萊說經其純不可得而見者莫如《書說》，子盍補其餘工，瀾謝不敢僭，曰：『子師之書，非子誰責？且所欲修者，門人識錄之陋耳，而後師之說明，子何嫌於是？』記憶舊聞，如對夫子，伏而讀之，清其俚辭，芟夷繁亂，剪截複雜，俾就雅馴。至於旨意所出，毫髮已見，罔敢參與。嗚呼，上帝臨女，此義可不存耶？同焉者曰猶不遑乎，異焉者曰安用是。或察焉，取未修之書，合而觀乃免。」

吳師道曰：「東萊呂成公倡明正學，四方來者至千餘人，而莫盛於婺。清江時氏名鑄字壽卿者，公同年進士，與弟鉉長卿率其家群從弟子十餘人，悉從公遊。若澣，若瀾，若涇，尤時氏之秀。成公輯《書說》，自《秦誓》泝《洛誥》，未畢而卒。瀾以平昔所聞纂成之，今所行《書傳》

是也。」

按：瀾官從政郎，差充西外陸宗院宗學教授，見《周益公集》附錄。

陳氏傳良《書抄》

未見。

黃氏度《書說》

《宋志》：七卷。

存。

陳振孫曰：「度篤學窮經，老而不倦。晚年制閩江淮，著述不輟。時得新意，往往晨夜叩書塾，爲友朋道之。」

呂光洵序曰：「洵得黃氏《尚書說》七卷於武部呂江峯氏，與太史唐荆川氏校其

訛謬，以授黃氏子孫，刻諸家塾。刻成，敘之曰：夫《尚書》，帝王經世之書，傳心之要也。《漢·藝文志》《古文尚書》經四十六卷，傳四百一十二篇，凡九家，列於學官。後魯恭王得孔壁《尚書》，孔安國受而注焉，未立學官，然學士諸生多誦習之矣。至唐孔穎達疏，益加詳，並列於官取士。宋諸儒治《尚書》者，言人人殊，蓋數十餘家，吳氏、王氏、呂氏、蘇氏最著。九峰蔡氏得紫陽朱子之學，作《集傳》，學者尤宗之。於是諸家言《尚書》者不復行於世，好學之士無所參互以求自得，而《書》益難言矣。宋禮部尚書宣獻公遂初黃先生，與紫陽朱子、止齋陳子、水心葉子相友善，著《詩》《書》《周禮說》諸書，共百餘卷。《周禮》《詩說》，水心葉子序而行之，其餘或不復存。幸而存者《尚書

說》，其訓詁多取諸孔氏，而推論三代興衰治忽之端，與夫典謨訓誥微辭眇義，如人心道心、精一執中、安止惟幾、綏猷協一、建中建極之旨，皆明諸心，研諸慮，以其所契悟注而釋之。其辭約，其義精，粲然成一家言，諸儒莫尚焉。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是以論其世也。」史稱先生起家文學，因心孝友，筮仕蠟邑，廉惠彰聞。人行國子監簿，正色直言。歷御史諫官，抗論時政，無憚逆鱗。策蜀帥吳曦必反，已果陷蜀，如先生言。累疏請光宗重過華宮，斥內侍楊舜卿、陳源邪佞罪浮李輔國，極言韓侂胄誤國，乞肆市朝，皆不報，即解官去。由是黨論起，國是乖。侂胄雖誅，而橫挑強胡之禍成矣，乃再起先生，置制江淮。至即罷科，糴量轉輸，貸饑平盜，流離歸業者十萬餘家，不終歲

而東南千里宴然。所謂質有其文，言顧行，行顧言，以經術經世者，非耶？夫宋以忠厚立國，文德治天下，及其久也，文繁於論述，政溺於優游，綱紀日墮，封疆日蹙，上下詡詡而不知恤。先生獨憂之，侃侃正言，不用遂請老以歸。身在山林，繫心廊廟，年餘七十，作《周易傳》，以明悔吝憂虞進退存亡之故，究化理之原，極天人之際。書未訖簡而先生沒，天下之學士缺望焉。水心葉子誦之曰：「明哲先幾，終始典學。」可謂知言也已。」

《姓譜》：「度字文叔，新昌人。紹興進士，爲御史，劾韓侂胄。寧宗時，累官煥章閣學士。」

馬氏之純《尚書說》

佚。

《金華志》：「馬之純，字師文，東陽人。隆興元年進士，知嚴州。稱爲茂陵先生。」

薛氏季宣《書古文訓》

十六卷。

存。

季宣自序曰：「昔者子夏學《書》，見於孔子。子曰：『商也，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二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

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彈琴瑟，歌咏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慨喟，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顏淵曰：『何謂也？』子曰：『闕其門而不入其中，烏覩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填填正直而已矣。是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皐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通斯七者，《書》之大義舉矣。』夫子於商之《書》謂之表，所以語回謂之義，自以填然正直。一時三語，若不相侔，然則

帝王之書，其不可識矣？君子察於三者，而後可以言《書》。今夫天之昭明，地之博厚，而人之靈於萬物，匹夫匹婦無不固已知之。至於風霆雨霽之迭興，海岳河山之流峙，所以知之蓋鮮。喜怒哀樂出乎爾者，其靜其作，則或自知之不暇。不察乎近，孰明乎遠？不得乎身，何以論古之人？是故以《書》學《書》，《書》而已。遺《書》學《書》，非《書》矣。不以不遺，未足與於《書》之旨。以而遺之，從之不可，或庶幾乎《書》之大義云爾。子言之也，《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敬焉。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惟《洪範》

乎。堯舜之命受於人，湯武之命受於天，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語之不切，見諸言外，斯言之辨，可以觀於虞夏商周之《書》矣。走之於《書》學焉，不如子夏觀焉，何敢望回？世無孔子，則將何所取正？述而藏之，以待能者，其庶乎以《書》觀《書》者矣。隸古定《書》最古，孔氏文義多本伏生之說，唐明皇帝更以正隸改定，而俗儒承詔，文多踏駁。古文是訓，不勞乎是正之也。《書序》出於孔子，旨自有在，詮次百篇之後，將以歸於古學。好古之僻，走何辭焉。昔孔子學琴操而得文王之形，季子聞樂音而知其國之政。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序篇端，論以讀《書》之法。」

朱子曰：「薛士龍《書解》，其學問多於地

名上著功夫。」

謝氏諤《書解》

二十卷。

未見。

周必大曰：「諤字昌國，新喻人。官朝議大夫，直學士。」

艮齋、定齋二先生《書說》

三十卷。

未見。

按：艮齋者，薛氏季宣。定齋者，謝氏諤。不知何人合刻。

蕭氏或《集永嘉先生尚書精意》

九卷。

佚。

陳氏騤《尚書考》

二卷。

佚。

《姓譜》：「陳騤，字叔通，臨海人。寧宗時，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卒贈少傅，謚文簡。」

宋氏若水《書小傳》

十卷。

佚。

朱子志墓曰：「公諱若水，字子淵，雙流縣人。江南西路轉運判官。」

經義考卷八十一終

弟子無錫華宗源覆校

經義考卷八十一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書十一

朱子熹《尚書古經》

《通考》：五卷。

未見。

陳振孫曰：「晦庵所錄，分經與序，仍爲五十九篇，以存古也。」

《書說》

《宋志》：七卷。

存。

陳淳曰：「《書》無文公解，然有《典》、《謨》二篇，說得已甚明白親切精當。非博物洽聞、理明義精不及此。」

陳振孫曰：「晦庵門人黃士毅集其師說之遺，以爲此書。晦庵於《書》一經獨無訓傳，每謂錯簡脫文處多，不可強通。今惟二《典》、《禹謨》、《召誥》、《洛誥》、《金縢》有解，及九江彭蠡、皇極有辨。其他皆文集、語錄中摘出。」

都穆曰：「朱子於經傳多有訓釋，惟《尚書》則否。蓋以其多錯簡脫文，非古文之全也。蔡氏《書傳序》云「二《典》、《禹

謨》，先生蓋嘗是正」，則其他固未之及。世所傳有朱子《書說》，蓋當時門人取語錄、文集中語以成之，非朱子意也。」

按：文公《書說》，黃氏所錄外，又有湯氏中所輯，今不傳。

蔡氏沈《書傳》

《宋志》：六卷。

存。

沈自序曰：「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命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

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沉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迺敢折衷，微辭奧旨，多

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以得其指意之大略矣。」

子杭《上書集傳表》曰：「伏以『惟精惟一以執中』，乃三聖傳授之心法；『無黨無偏而建極』，蓋百王立治之大經。先臣親繹於師承，遺帙初明於宗旨。恭逢睿聖，敬効涓埃。臣切考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無非載道；及更劉班賈馬鄭服之手，寢以失真。二孔註疏雖存，諸家箋釋愈衆。黨同伐異，已乖平平蕩蕩之風；厭常喜

新，又失渾渾灑灑之氣。訛以相襲，雜而不純。暨皇圖赤伏之中興，有大儒朱熹之特出，經皆爲之訓傳，義理洞明；《書》尤切於討論，工夫未逮。謂先臣沈從遊最久，見道已深，俾加探索之功，以遂發揮之志。微辭奧旨，既得於講習之餘；大要宏綱，盡授以述作之意。往復之緘具在，刪潤之墨猶新。半生殫採摭之勞，六卷著研覃之思。帝王之制，坦然明白；聖賢之言，炳若丹青。使澄徹於九重，亦熙緝之一助。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智由天錫，德與日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既從民情而罔拂，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蓋思君道之克艱，雖聰明之憲天，猶終始而念學。臣誤蒙拔擢，獲玷班行。自揣章句之徒，莫効絲毫之報。抱父書而永歎，望宸闕以冒陳。倘獲清閑乙覽

之俯臨，豈但疇昔辛勤之不朽。置之座右，常聞無怠無荒之規；措諸海隅，咸仰克寬克仁之治。所有先臣沈《書集傳》六卷，《小序》一卷，《朱熹問答》一卷，繕寫成十二冊，用黃羅裝褙護封，謹隨表上進。」

真德秀表墓曰：「君諱沈，字仲默，姓蔡氏，西山先生季子也。從文公遊，文公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爲整，環視門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君。君沉潛反覆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書。攷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群聖賢用心之要。《洪範》、《洛誥》、《泰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慶元初，僞學之論興，文公以黨魁黜，聘君亦遠謫舂陵。君徒步數千里以從，聘君不幸沒貶所，君復徒步護柩以歸，卜居九峯。當世名卿物

色求訪，將薦用，君不屑就也。」

趙希弁曰：「右晦庵先生訂正，而武夷蔡沈《集傳》也。沈自序於前，其子奉議郎、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右侍郎官、兼樞密院編修官、兼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杭進於朝。沈，字仲默，號九峰先生。」

黃震曰：「經解惟《書》最多，至蔡九峰參合諸儒要說，嘗經朱文公訂正。其釋文義既視漢唐爲精，其發指趣又視諸家爲的。《書經》至是而大明，如揭日月矣。」

朱升曰：「古文《書序》自爲一篇，孔注移之各冠篇首，序文與《書》本旨往往不協。蔡氏刪之而置於後，以存其舊，蓋朱子所授之旨也。」

何喬新曰：「自漢以來，《書》傳非一。安國之注，類多穿鑿。穎達之疏，惟詳制度。朱子所取四家，而王安石傷於鑿，呂

祖謙傷於巧，蘇軾傷於略，林之奇傷於繁。至蔡氏《集傳》出，別今古文之有無，辨大序、小序之訛舛，而後二帝三王之大經大法，粲然於世焉。」

桂萼曰：「《書》《典》、《謨》注雖經朱子改定，尚有冗處。其《夏書》以後，蔡傳雖詳，亦多贅鑿。務在反之於心，其不可通者，不可強也。」

何孟春曰：「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注說，與鄱陽鄒季友所論，亦有未安者。」

趙樞生曰：「昔人言明經者諸儒，害經者亦諸儒。以今觀之，《書》蔡氏傳爲尤甚。蓋殷《盤》、周《誥》，詰屈詭晦，已自不可知。況秦火之後，又多斷簡殘編，脫文譌字。今必欲以常理恒言釋之，故多勉強附會。」

黃氏榦《尚書說》

十卷。

佚。

潘氏柄《尚書解》

佚。

輔氏廣《尚書注》

佚。

《浙江通志》：「輔廣，字漢卿，崇德人。師事朱子及東萊呂氏。嘉定間入仕，尋奉祠。學者稱傳貽先生。」

董氏銖《尚書注》

佚。

李氏相祖《書說》

三十卷。

佚。

《閩書》：「李相祖，字時可，光澤人。從朱文公學。曾以文公命編《書說》三十卷。」

吳氏昶《書說》

四十卷。

佚。

曾孫龍翰曰：「先曾大父從游朱子之門，文公以掃墓歸婺源，曾大父上所著《書說》，文公深嘉之。」

按：龍翰，字式賢，有《古梅吟藁》。其《讀家集詩》云：「吾家友堂翁，硯影雙鬢寒。刻志鑽書史，篝燈照夜闌。冤哉命壓頭，那復博一官。友堂紛遺藁，幾成汲冢殘。江東兵燹餘，白璧喜重完。」自序云：「友堂遺文，今所存者，《書說》四十卷，《易論》四十卷。」蓋宋季書雖僅存，未曾刊行者也。

陳氏文蔚《尚書類編》

十三卷。

佚。

文蔚進表曰：「臣文蔚言，七月十五日伏準本州送到七月五日尚書省劄子，取索臣所著《尚書類編》者。臣一介庸愚，識見膚淺，不自揆度，妄意纂輯，得罪聖門，方竊自訟，豈謂聖朝不棄涓埃，兼收並取，下及纖微。臣文蔚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臣竊聞帝王出治，稽古爲先；聖哲貽謀，修身是急。必探蹟於精微之地，乃收功於土苴之餘。自昔講求，具有本末。伏惟皇帝陛下，英資天縱，聖敬日躋，道得堯禹湯文之傳，書究虞夏商周之蘊。微言奧旨，默契於宸衷；大義宏綱，悉關於天理。非如經生學士，窮年既日，苦志疲精，溺情傳注之間，玩意篇章之末。蓋將以彌綸天地，酬酢古今，無非帝學之淵源，豈但雲章之黼黻。然且下採芻蕘之論，上裨旒冕之聰。如太華之微塵不遺，若日月之容光必照。

聖而益聖，新於又新。幸若愚臣生逢明盛，且如臣者老於草澤，幼玩簡編，久蒙教育之恩，得盡鑽研之力。竊謂《書》者精一之旨，首傳於二聖；彝倫之叙，備闡於九疇。天文稽七政之齊，地理盡九州之貢。揖遜征誅，心同而迹異；侯甸男衛，理一而分殊。拔伊尹於耕野之微，相傳說於築巖之賤。官制刑以儆有位，德好生以洽民心。《無逸》俾知於艱難，《酒誥》深懲於沈湎。鼎耳雉鳴，則祖己之訓入；西旅獒獻，則召公之戒陳。以至用人建官，大則公孤師保惟其人，微則侍御僕從罔非正。非其人何以經邦而論道，不以正未免親佞而狎邪，所繫非輕，誠宜罔忽。① 凡此皆

① 「宜罔」，二字原爲墨丁，據陳文蔚《克齋集》卷六《進書編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補。

理國安民之要，亦豈無統宗會元之方。要之，典學之一言，是乃尊經之明法。伏願皇帝陛下加日就月將之志，進日升月至之功，用舜之中，建武之極，以是陶成萬化，鼓舞群生，還風俗於邃古之初，示法則於將來之永。則臣得漁樵同樂，鉛槧自娛，雖居曠野之遐，若對清光之近。書編凡一十三卷，謹隨表投進以聞。」

《宋鑑》：「端平二年二月，都省言進士陳文蔚所著《尚書解注》有益治道，詔補迪功郎。」

按：《類編》已佚，其表載《克齋集》中。書成時賦詩云：「水飲已忘三月味，囊中真乏一錢儲。屢空本是吾家事，贏得閒身且著書。」洵有道之言也。

戴氏蒙《書說》

佚。

馮氏椅《尚書輯說》

未見。

孫氏調《龍坡書解》

五十卷。

佚。

《尚書發題》

佚。

林氏夔孫《尚書本義》

佚。

《閩書》：「夔孫字子武，福州人。從朱文公游。嘉定中，特奏名爲縣尉。」

徐氏僑《尚書括旨》

十卷。

存。

姚希得序曰：「凡物有所不至者，必有所獨至。如丘明擅良史之譽，子夏列文學之班，此二子者，非所稱五官不具無以與於文章之觀者哉？而《春秋》敘事獨見左氏，聖門辭藻首重卜商，乃知古人用志凝神之說，良不誣也。婺州文清公徐先

生，諱僑，字崇父，號毅齋，淳熙十一年進士。胸吐詞峰，心吞學海，而於五經宗旨尤所究心。故先生著述有《讀易記》、《讀詩記》、《諸咏雜說》、《文素》等書行於世，爲世所傳誦。若此虞周二書《括旨》，尤其潛心究學，輯而成帙者。夫五經爲諸書之冠，而虞周二書皆聖訓典謨，惟精惟一之旨，又爲五經之冠。苟非深明其奧，曲洞其理，安能妄措一詞？今諦觀是帙，注解詳密，毫無滲漏。乃知先生於此書之宗旨，默識心通，其於繼往聖、開來學，豈不賴有此耶？先生暮年以此書進呈皇朝，存於青宮閣秘本。客秋，余得先生原稿，因重錄寶藏，允留家塾。讀是書者，始信先生之學問淵源，當與左氏、卜商並垂於天壤矣。景定四年三月。」

許氏奕《尚書講義》

十卷。

佚。

魏了翁撰碑曰：「奕字成子，慶元五年進士第一，授宣義郎，簽書劍南節度判官。嘉泰四年，授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吳興郡王府教授。尋遷秘書郎、著作佐郎、著作郎兼權考功郎官。開禧三年，遷起居舍人。明年改元嘉定，爲通謝使聘金，遷起居郎兼權給事中。使還，除權禮部侍郎，俄兼侍講，陞侍讀。二年，遷吏部侍郎。三年，兼修玉牒官，又以給事中闕官，申命兼權，除顯謨閣待制，知瀘州。五年，除知夔州府。表辭不行，改知遂寧府。八年，進龍圖閣待制。九年，加寶謨

閣直學士致仕。公詞章雅健，兼通篆籀書。其所裒粹斷藁，^①僅得《毛詩說》三卷、《論語》《尚書》《周禮講義》十卷，所逸多矣。」

《姓譜》：「奕，簡州人。」

鄒氏補之《書說》

佚。

《浙江通志》：「鄒補之，字公衮，開化人。受業朱子及東萊之門。淳熙初，舉進士，判江寧府。」

經義考卷八十二終

弟子金壇于舜枚覆校

①「粹」，原作「粹」，據蒼要本、《補正》改。

經義考卷八十三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書十二

袁氏燮《潔齋家塾書鈔》

《宋志》：十卷。

未見。

真德秀狀曰：「燮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淳熙辛丑進士，官至太中大夫。爵自鄞縣男再進爲伯，以顯謨閣學士加秩二等致仕，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學

者稱曰潔齋先生。」

陳振孫曰：「其子喬崇謙錄其家庭所聞，至《君奭》而止。」

王應麟曰：「潔齋解『儆戒無虞』云：『治安之時，危亂之萌已兆。漢宣帝渭上之朝，是年元后生成帝，新都篡漢已兆於極盛之時矣。無虞豈可不儆戒與？』解『七旬有苗格』云：『舜耕歷山之時，祇見厥父，惟知己之有罪，而不見父之爲頑，所以底豫。及其征苗也，自省未嘗有過，而惟見苗民之作慝，所以逆命。至班師之後，誕敷文德，無異負罪引慝之心，而遂格焉。滿損謙益，捷於影響，人心豈可以自滿哉？』」

按：是書葉文莊編《菴竹堂目》尚存。

袁氏覺《讀書記》

《宋志》：二十三卷。

佚。

陳振孫曰：「題四明袁覺集，未詳何人。大略倣呂氏《讀詩記》，集諸說，或述己意於後，當是潔齋之族。」

黃氏倫《尚書精義》

《宋志》：六十卷。

佚。

陳振孫曰：「三山黃倫彝卿編次。或書坊所託。」

趙氏汝談《南塘書說》

《宋志》：二卷。

未見。

陳振孫曰：「汝談疑古文非真者五條，朱文公嘗疑之，而未若此之決也。然於伏生所傳諸篇，亦多所掊擊舐排，則似過甚。」

王氏日休《書解》

佚。

戴氏溪《書說》

佚。

宋氏蘊《尚書講義》

五十卷。

佚。

魏了翁誌曰：「彭山宋元發名蘊，淳熙五年進士，終流溪令。遺文有《論語略解》二十卷，《尚書講義》五十卷。」

余氏橿《尚書說》

五卷。

佚。

馮氏誠之《書傳》

二十卷。

佚。

王氏時會《尚書訓傳》

佚。

姜氏得平《尚書遺意》

一卷。

佚。

張氏沂《書說》

佚。

丁氏鏊《書辨疑》

佚。

董氏琮《尚書集義》

佚。

董鼎曰：「琮字玉振，號復齋，鄱陽人。」

《姓譜》：「復齋慶元中進士，任龍陽簿。」

史氏孟傳《書略》

十卷。

佚。

魏了翁志曰：「丹稜史孟傳守道，既奏名，將入對，忽以疾卒。詔附劉涓榜，賜同進士出身，授迪功郎致仕。」

柴氏中行《書集傳》

佚。

應氏鏞《尚書約義》

《宋志》：二十五卷。

未見。

《金華志》：「應鏞，字子和，蘭谿人。登慶元五年進士，又舉博學宏詞科，官至太常寺簿，知開州。」

吳師道曰：「應鏞、邵困皆邃經學，今惟衛湜集《禮記》解間見稱引，而他書無聞。」

陳氏振孫《尚書說》

佚。

袁桷曰：「《書》有今文古文，陳振孫掇拾援據，確然明白。」

周密曰：「直齋有《書說》二冊行世。」

陳氏經《尚書詳解》

《宋志》：五十卷。

存。

經自序曰：「帝王之書，帝王之行事也。帝王之行事，帝王之心也。帝王以是心見諸行事，而載諸典謨訓誥誓命，夫人能皆知之。至於皓首窮年，研精極思，率不能得其要領者，往往得裏遺表，見其異不

見其同，則典謨訓誥誓命之所載者，是直典謨訓誥誓命而已，於己何有哉？昔者嘗觀授受之秘，危微精一，片辭隻語足以該之，至易曉也。乃若立綱陳紀，綏民靖國，死生患難之變，下而至於軍旅行陣，器械弓矢之微，纖悉具備，何如是不憚煩也耶。與賢與子，各因其時，天尊地卑，貴賤位矣。革命之際，湯武行之，當時不疑，後世稱聖。於變之民，不煩告戒，九官分職，初無費辭。《多士》、《多方》，乃諄復而不已；《君陳》、《畢命》，亦幾數百言，安在其為同條共貫也。苗民之頑，若非干羽之所能格；太甲不明，若非三篇之所能變移；天雨反風，亦豈啓金縢者之所能感動哉？然此舉彼應，捷於影響。汎觀帝王之行事，幾於散漫無所統紀者，然旁通曲暢，無不各得其宜，

各止其所。此豈無自而然哉？道行於天地之間，散在萬物，萃於人心，廣大悉備，悠久無疆，卓然常存，而未始須臾亡也。精粗一理，古今一時，物我一機，天人一致。得其所謂一，則應變酬酢，開物成務，亦無所而非一之所寓也。故凡用心之狹隘者欲以觀此書，而此書卒非狹隘也。用心於寂滅者欲以觀此書，而此書卒非寂滅也。是雖諸儒之訓釋，盡天下能言之士，蓋有彰之愈晦而即之愈遠矣。今日語諸友以讀此書之法，當以求人之心求古人之心，吾心與是書相契而無間，然後知典謨訓誥誓命皆吾胸中之所有，亦吾日用之所能行，則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雖千百載之遠，猶旦暮遇之也。諸友其毋忽。」

《姓譜》：「經字正甫，安福人。慶元中進

士，官終奉議郎、泉州泊幹。」

錢氏時《尚書演義》

八卷。

未見。

按：葉氏《菴竹堂目》載有是書。

胡氏誼《尚書釋疑》

十卷。

佚。

《寧波府志》：「胡誼，字正之，奉化人。

與兄謙師事袁燮，自號觀省佚翁。」

時氏^{少章}《尚書大義》

佚。

鄭氏^{思忱}《尚書釋》

佚。

《閩書》：「思忱字景千，安溪人。授《尚書》於西溪李季辨，解析精詣，生徒常百數。嘉定三年詞賦首鄉薦中第，知崇安縣，左遷浦城丞。真文忠公與語，知其賢，言於太守，復得仕，知南恩州，爲浙東參議官。」

戴氏^仔《書傳》

佚。

戴氏^侗《尚書家說》

佚。

滕氏^鉉《尚書大意》

佚。

《姓譜》：「鉉字和叔，婺源人。合肥令珙之子，爲安仁令。」

方岳序曰：「吾州以經名家者多矣，《書》爲最。以《書》名家者加多矣，滕爲最。《書》自程大昌、王大監皆有所論著，天下

所謂程泰之《禹貢圖志》、王晦叔《尚書小傳》者也。至溪齋先生與其弟合肥令君同登晦翁之門，學者謂之新安兩滕。和叔漸涵於二父之淵源，披剝於百家之林藪。蓋自與予別，三十有五年矣。一日訪予崖底，出其所著書曰《尚書大意》者，十二萬言，教予曰：「子亦知夫凡書之有大意乎？猶之木焉，本而非節目也；^①猶之水焉，原而非派別也。若《書》之大意，則一中而已。允執厥中，《書》所以始；咸中有慶，《書》所以終。以此一字讀此一書，迎刃解矣。」予受而讀之，^②既請曰：「以中爲《書》之大意，吾未之前聞也。子於何有所聞？」曰：「予聞之先君子，先君子聞之紫陽翁，紫陽翁聞之濂洛諸老，而予發其秘者也。」寶祐乙卯重陽日。」

真氏德秀《書說精義》

三卷。

未見。

趙希弁曰：「右西山先生真文忠德秀之說也。」

魏氏了翁《尚書要義》

《宋志》：二十卷。《序說》一卷。
存。

① 「本」，原作「木」，據四庫本改。

② 「受」，原作「授」，據四庫本、蒼要本、《補正》改。

陳氏大猷《東齋書傳會通》

十一卷。

佚。

《尚書集傳或問》

二卷。

存。

大猷自序曰：「大猷既集《書傳》，復因同志問難，記其去取曲折，以爲《或問》。其有諸家駁難已盡，及所說不載於《集傳》，而亦不可遺者，并附見之，以備遺忘。然率意極言，無復涵蓄，辨論前輩，有犯僭妄，因自訟於篇首云。」

張雲章曰：「大猷，東陽人，登紹興二年進士，由從仕郎歷六部架閣。《宋史》無

傳，《藝文志》亦不載此書，然頗盛行於宋季。今《集傳》不可得見，而《或問》猶存，考其所作之旨，亦猶紫陽《四書集注》之外別爲《或問》一書也。又同時有都昌陳大猷，號東齋，饒雙峯弟子，著《書傳會通》，仕爲黃州軍州判官，乃陳澹之父，與東陽陳氏實爲兩人，學者勿混而一之。」

按：葉文莊《蓁竹堂書目》有陳大猷《尚書集傳》一十四冊，西亭王孫《萬卷堂目》亦有之。其書雖失，或尚存人間，未知其爲東陽陳氏之書與？抑都昌陳氏之書與？攷鄱陽董氏《書纂注》列引用姓氏，於陳氏《書集傳》特注明東齋字，正未可定爲東陽陳氏之書而非都昌陳氏所撰也。

張氏孝直《尚書口義》

佚。

劉氏欽《書經衍義》

佚。

《閩書》：「欽字子時，建安人。從蔡沈學。以蔭補官，轉朝奉大夫，陞殿中侍御史，全知樞密諫院事。歸隱武夷，自號冰壺散人。終朝請大夫，卒謚忠簡。」

董氏夢程《尚書訓釋》

佚。

《江西通志》：「董夢程，字萬里，號介軒。」

得朱子之學於黃勉齋。登開禧進士，官朝議大夫，知欽州。」

王氏宗道《書說》

六卷。

佚。

柴氏元祐《尚書解》

佚。

洪氏咨夔《尚書注》

佚。

舒氏^津《尚書解》

佚。

《兩浙名賢錄》：「舒津，字通叟，奉化人。景定三年進士，官太學博士，知平江。」

章氏^{元崇}《尚書演義》

佚。

王氏^萬《書說》

佚。

劉氏^甄《青霞尚書集解》

《宋志》：二十卷。

佚。

孫氏^泌《尚書解》

《宋志》：五十二卷。

佚。

潘氏^衡《書說》

未見。

康氏^{聖任}《尚書解》

未見。

張氏震《尚書小傳》

未見。

董鼎曰：「震字真父。」

姜氏如晦《尚書小傳》

未見。

董鼎曰：「如晦字彌明，號月谿。」

史氏仲午《書說》

未見。

董鼎曰：「仲午字正父。」

史氏漸《書說》

未見。

董鼎曰：「漸字鴻漸。」

劉氏貞《橫舟尚書講業》

佚。

董鼎曰：「貞字子有。」

楊氏明復《尚書暢旨》

佚。

謝鐸曰：「《尚書暢旨》，楊明復著，今亡。」

康氏伯成《書傳》

《宋志》：一卷。

佚。

楊氏炎正《書辨》

一卷。

佚。

徐氏案《尚書申義》

五十八卷。

佚。

熊氏子真《山齋書解》

十三卷。

佚。

吳氏時可《樵坡書說》

六卷。

佚。

姚氏三錫《書鈔》

佚。

按：三錫，餘干人。劉克莊《後村集》有《讀書鈔詩》。

程氏穆《尚書約義》

佚。

《徽州府志》：「休寧人。著《書約義》。倉使王伯大序其書。」

經義考卷八十三終

弟子宜興湯汝諧覆校

經義考卷八十四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書十二

成氏申之《四百家尚書集解》

《宋志》：五十八卷。

佚。

《四川總志》：「成申之，眉州人。紹定進士，紹興初隆慶知府。」

李氏杞《謙齋書解》

未見。

陳氏梅叟《書說》

未見。

董鼎曰：「梅叟，永嘉人。」

張氏葆舒《書蔡傳訂誤》

佚。

《江西通志》：「葆舒號虛緣，德興人。」

李氏^{守鏞}《尚書家說》

佚。

馬氏^{廷鸞}《尚書蔡傳會編》

佚。

《姓譜》：「馬廷鸞，字翔仲，樂平人。淳祐間進士，累官右丞相，兼樞密使。與賈似道不合，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方氏^{逢辰}《尚書釋傳》

四卷。

未見。

黃氏^震《讀書日鈔》

一卷。

存。

劉氏^{元剛}《尚書演義》

佚。

文天祥志墓曰：「先生字南夫，世爲吉州吉水縣人。嘉定十六年，登進士第。官至郡守，家無餘貲，蕭然環堵。四方學者執經問字，相繼於門，先生誘掖懇懇，不啻父兄之遇子弟。遺墨有《詩》《書》《論語》《孟子》演義若干卷。任左藏日，以《孝經》《論語》《孟子》演義上進，有旨降付資善堂。」

繆氏主一《書說》

佚。

周氏敬孫《尚書補遺》

佚。

謝鐸曰：「《尚書補遺》，周敬孫著，今亡。」

陳氏煥《書傳通》

未見。

王圻曰：「煥，豐城人。」

陳氏普《尚書補微》

佚。

《書傳補遺》

佚。

《書講義》

一卷。

存。

胡氏士行《初學尚書詳解》

十三卷。

存。

按：士行，廬陵人。題云「前臨江軍軍學教授」。

趙氏若燭《書經箋註通》《姓譜》作「趙嗣誠」。

佚。

《袁州府志》：「趙若燭，字竹逸，宜春人。寶慶二年進士，知光澤縣事。宋亡不仕，教授於鄉。」

何氏逢原《尚書通旨》

佚。

《嚴州府志》：「何逢原，字文瀾，分水人。咸淳間，官中書舍人。至元中，程文海薦之朝，授福建儒學提舉，辭不赴。」

丘氏葵《書解》

佚。

王氏柏《書疑》

《宋志》：九卷。又《讀書記》：十卷。存。

《書經章句》

佚。

《尚書附傳》

《宋志》：四十卷。

佚。

柏自序《書疑》曰：「聖人之經最古者莫如《書》，而最難讀者亦莫如《書》。以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孰有加於《書》者？奈何伏生之口授，科斗之變更，孰能保其無誤，此《書》之所以難讀也。朱子於諸經莫不探其淵源，發其簡要，疏瀹其湮塞而貫通之，縷析其錯揉而紬繹之，無復遺恨。獨於《春秋》不敢著一字，《書》止解《典》、《謨》三篇而已。後又有《金縢》、《召誥》、《洛誥說》及《考定武成》，凡四篇。予嘗多幸，得觀《典》、《謨》手筆，密行細字，東圈西補，蓋非一日之所更定。其用力精勤如此，學者猶恨不及見其全書，孰知《書》之果不可得而全解也。朱子嘗謂眉山蘇氏《書說》善得其文勢，或謂失之簡，曰：『如是亦可矣。』」

謂金陵王氏獨不解《洛誥》，猶能於此而不穿鑿，亦稱之也。又嘗問東萊先生於《書》有不可解者否？曰：『亦無可缺』。後二年復見，乃曰：『誠如所喻，是亦難說者。』至於朱子教門人，則俾之先讀其易曉，而姑後其贅訛，此固不得已之詞。甚矣，《書》之難讀也。今九峰蔡氏祖述朱子之遺規，斟酌群言而斷以義理，洗滌支離而一於簡潔。如今文、古文之當考，固已甚明矣；大序、小序之可疑，今已甚明。帝王之詞與史氏之詞參錯乎其中，今亦可辨。有害理傷道者，又辭而闕之。有考訂平易者，亦引而進之。如天文

①「□□」，二字原爲墨丁。王柏《魯齋集》卷五《書疑序》（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此處作「於」，文義不通，當有訛脫。

地理之精覈，歲月先後之審定，用工勤苦，久已成編，後學可謂大幸。然疑義闕文之難，朱子曰未詳，曰脫簡者，固自若也。分章絕句之難，朱子不肯句讀者，亦未能盡通也。況讀《書》至拙如予者，豈能遽豁然於中哉？諸儒之所能解，予固幸因得而通之。所不能通，雖諸儒極融化之妙，支綴傳會，屈曲將迎，然亦終未能盡明也。在昔先儒篤厚信古，以爲觀《書》不可以脫簡疑經，如此則經盡可疑，先王之經無復存者。後生爲學，所當確守先儒之訓，何敢疑先王經也。不幸秦火既焰，後世不得見先王全經也，惟其不全，固不可得而不疑。所疑者，非疑先王之經也；疑伏生口傳之經也。讀《書》者往往因於訓詁，而不暇思經文之大體，間有疑者，又深避改經之嫌，寧曲說以求通，而不敢輕議以求是。

夫聖人之書，萬世之大訓也，與日月並明，與天地始終，不惟不當疑，亦本無可疑。後學非喪心，孰敢號於衆曰：「吾欲改聖人之經。」然伏生女子之口傳，孰不知其訛舛。聖人之經不改，伏生之言亦不可正乎？糾其謬而刊其贅，訂其雜而合其離，或庶幾乎得復聖人之舊，此有識者之不容自己。漢唐諸儒，智不足而守有餘，泥古護短，堅不可開。逮至本朝二三大儒，方敢折衷以理，間有刪改，譏議喧騰，猶數十年而後定，今訓註多已詳明而猶可略也。惟錯簡繁多，極問玩索，若稍加轉移以復大體，不動斤斧以鑿元氣，不可強通者乃缺之，是亦先儒凡例之所詳也。元體苟正，則訓詁不待費詞，^①可以益簡而益明

①「詁」，原作「誥」，據四庫本、蒼要本、《補正》改。

矣。愚不自揆，因成《書疑》九卷，凡五十篇，正文考異八篇，藏之家塾，以備探討。嗚呼，歐陽公曰：『經非一世之書也，傳之謬，非一日之失也；刊正補輯，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復生也。』予深有感於斯言云。」

按：漢儒於經文遇有錯簡，斤斤守其師傳，不敢更易次第。至宋二程子，始更定《大學》篇，而朱子遂分爲經傳，又取《孝經》攷定。繼是有更定《雜卦傳》者，有更定《武成》、《洪範》者，餘亦不數見也。魯齋王氏於《詩》、《書》皆疑之，多有更易。《書》則於《舜典》「舜讓於德，弗嗣」下補入《論語》「堯作帝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

永終」二十四字，於「敬敷五教，在寬」下補入《孟子》「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二十二字。餘若《皋陶謨》、《益稷》、《武成》、《洪範》、《多方》、《多士》、《立政》，皆更易經文先後而次第之。觀者未嘗不服其精當，然亦知者之過也。

金氏履祥《尚書注》

十二卷。

存。

張雲章曰：「《尚書表注》四卷，見於仁山先生本傳，而無所謂《書注》十二卷者。按：柳文肅貫撰《行狀》云『先生早歲所注《尚書》，章釋句解』，蓋指《書注》十二

卷而言。此書爲先生早年所成，晚復掇其要而爲《表注》也。」

《尚書表注》

二卷。

存。

履祥自序曰：「《書》者，二帝三王聖賢君臣之心，所以運量警省、經綸變通、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於此，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誠諸身，以措諸其事，大之用天下國家，小之爲天下國家用。顧不幸不得見帝王之全書，幸而僅存者，又不幸有差誤異同、附會破碎之失。考論不精，則失其事迹之實；字辭不辨，則失其所以言之意，此《書》所以未易讀也。蓋自周衰而帝王之典籍不存，學校之教

習俱廢。夫子觀周，歷聘諸國，歸而定《書》焉，以詔後世。不幸而燼於秦，灰於楚，鉗於斯、何偶語挾書之律。久之，而伏生之耄言僅傳，孔氏之壁藏復露。伏生者，漢謂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顧伏生齊語易訛，而安國討論未盡。夫壁中不惟有古文諸篇，計必兼有今文諸篇，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澀。今文雖立學官，而大小夏侯、歐陽文各不同，不幸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官。後漢劉陶獨推今文三家與古文異同，定正文字七百餘事，號曰《中文尚書》，不幸而不傳於世。至東晉而古文孔傳復出，至蕭齊始備，至蕭梁始行北方。至唐貞觀，悉屏諸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儒爲之疏。夫古文比今文固多且正，但

其出最後，經師私相傳授最久，其間豈無傳述附會？所謂《大序》，文體不類西京，而謂出安國。《小序》事意多謬今文，而上誣孔子。前漢傳授師說，不爲訓解，後漢始爲訓解，而謂訓傳盡出安國之手。唐儒曲暢注說，無所辨正。至開元間，則一用今世文字改易古文。至後唐長興間，則命國子監板行五經，而孟蜀又勒諸石。後之學者，守漢儒之專門，開元之俗字、長興之板本，果以爲帝王一字不可刊之典乎？幸而天開斯文，周、程、張、朱子相望繼作，雖訓傳未備，而義理大明，聖賢之心傳可窺，帝王之作用易見。朱子傳注諸經略備，獨《書》未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要領，以授蔡氏而爲《集傳》，諸說至此有所折衷矣。但書成於朱子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

前爾。履祥繙閱諸家之說，章解句釋，蓋亦有年。一日擺脫衆說，獨抱遺經，復讀翫味，則見其節次明整，脈絡貫通，中間枝葉與夫譌謬一一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旨，與夫義理之微，事爲之概，考正文字之誤，表諸四闌之外，以示子姓，間以視朋從之士。雖爲疎略，然苟得其綱要，無所疑礙，則其精詳之緼，固在夫自得之者何如耳。好古博雅之君子，若或見之，赦其僭，補其缺，辨其疑，則亦此書之幸也。願竊有請焉。」

《姓譜》：「履祥字吉父，蘭谿人。師事王柏。宋末以史館編修召，不及用而國亡，遂隱居著書，以淑後進。」

柳貫曰：「先生早歲所著《尚書》，章釋句解，既成書矣。一日超然自悟，擺脫衆說，獨抱遺經，復讀玩味，則其節目明整，脈絡

通貫，中間枝葉與夫訛謬一一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指，與其義理之微，事爲之概，考正字文之誤，表諸四闌之外，曰《尚書表注》，而自序之。」

趙崇善曰：「宋季國勢阽危，在事者束手罔措，先生獨進奇策，請以舟師由海道直趨燕薊，俾搗虛牽制，以解襄樊之圍。其叙洋島險易，歷歷有據，而宋竟莫之用。及宋改物，儒者率俛焉北面，先生獨以宋室遺民，高蹈不屈。著作止書甲子，而不及年號，自署止稱前聘士云。」

徐乾學曰：「《表注》引據精確，可裨蔡傳。其作《通鑑前編》，即自采用其說。」

熊氏禾《尚書集疏》

佚。

黃氏景昌《尚書蔡氏傳正誤》

佚。

《兩浙名賢錄》：「黃景昌，字清遠，浦江人。從方鳳、吳思齊、謝翱游，通五經，自號田居子。」

梅教授《書集解》

《通考》：三冊。

佚。

陳振孫曰：「其書三冊，不分卷，不著名，未詳何人。」

趙氏失名《尚書百篇講解》

佚。

林希逸曰：「余讀延平趙君《百篇講解》，而曰：《書》自諸傳既行，句句字字，毫分縷析，孰不知之，而每篇之要領，則得者蓋鮮。今君篇篇有解，鋪叙發明，該貫首末，使夫人一覽而大略皆具，非用功深密者能之乎？」

亡名氏《尚書名數索至》

未見。

方時發序曰：「孔壁之書，載聖人之心法，允執厥中，建其有極，曰德曰仁，曰敬曰誠，先賢之集傳，發揮無餘蘊矣。此編題以『索至』，舊出於賢關纂集，獨詳於諸家。如《堯典》之天文，《禹貢》之地制，《洪範》五行之次序，《大誥》諸篇之官名，凡儀章制度、服食器用，辨之必明，確乎

其證也；語之必詳，炳乎其文也。復而熟之，義理渾然之中，條目燦然，誠有補於疏通知遠之學。余自潮歸隱，溫舊書，惟此編江廣罕得其傳。由是載加考訂，付之剞劂。其貫穿六經，出入諸子，苞羅旁魄，未易悉通；芟滋魯豕，未易悉辨。當世有行秘書，覩其違闕，儻改而正諸，嘉惠後學，尤賢於著述也。」

按：是書菴竹堂、萬卷堂、澹生堂三家書目均有之。

經義考卷八十四終

弟子金壇蔡鏞覆校

經義考卷八十五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書十四

王氏若虛《尚書義粹》

三卷。

未見。

按：是書天一閣、萬卷堂目均載之。

呂氏造《尚書要略》

佚。

王圻曰：「金哀宗正大間萬壽節，同知集賢院呂造進。」

趙氏孟頫《書今古文集注》

未見。

孟頫自序曰：「《詩》、《書》、《禮》、《樂》、《春秋》，皆經孔子刪定筆削，後世尊之以爲經，以其爲天下之大經也。秦火之後，惟《易》僅全，而《樂》遂無復存。《詩》、《書》、《禮》、《春秋》，由漢以來諸儒有意復古，殷勤收拾，而作僞者出焉，在《書》爲尤甚。學者不察，尊僞爲真，俾得並行

於世。若張霸之膚陋，二十四篇，亦以爲《古文尚書》；小序之舛訛，大悖經旨，亦以爲孔子所定。嗟夫，《書》之爲書，二帝三王之道於是乎在，不幸而至於亡，於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僞亂其間耶？又幸而覺其僞，忍無述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常受其欺耶？孟頫覈其真而爲之集注，越二十餘年，再一訂正，手錄成書，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噫，余恐是書之作，知之者寡而不知者之衆也。昔子雲作《法言》，時無知者，曰：「後世有子雲，必愛之矣。」庸詎知今之世無與我同志者哉？但天下之知我者易，知《書》者難也。《書》之爲道誠邃矣，漢自伏生以下，晁錯、倪寬、夏侯勝皆專治《書》，而不得其旨。孔安國雖爲之注，多惑於僞序，而討論未精。蔡邕才堪釐正，而其說

不盡傳。孔穎達之疏曲暢附會，無所折衷。至宋朱子留心雖久，未遑成書。蔡沈過謹而失之繁，亦爲才識之所限；金履祥懲之而失於簡，亦以精力之所拘，終不若他經之傳注審之熟而言之確也。昔文中子尚續書百五十篇，今正書止五十八篇，而傳注可使之不確乎？孟頫繙閱考摭自童時，今至於白首，得意處或至終夜不寢。嗟乎，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書》之道也。一毫之過同於不及，安得天下之精一於中者而與之語《書》哉？《集注》始於至元十六年，中更作輟，成於大德元年，今又二十餘年矣。衰貌頽然，不能不自愛也，因重輯而爲之序。」

按：是序集中所載係節文，今依墨跡錄其全。

男雍跋曰：「先君於六經子史靡不討究，

而在《書經》尤爲留意。自蚤年創草爲《古今文辨》，後三人京師而三易稿，皆謹楷細書，毫髮不苟。及仁宗朝，議改隆福宮爲「光天」二字，以書質之，中留一本，復輯是冊，已精而益精者也。古人以半部《論語》佐太平，吾先君有焉。至元後己卯。」

楊載曰：「公治《尚書》，爲之注。人知其書畫，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而不知其經術也。」

《兩浙名賢錄》：「趙孟頫，字子昂，吳興人。宋之宗室也，以胄監入仕，爲潤州錄事參軍。至元間，以薦入朝，拜兵部侍郎，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卒謚文敏，追封魏國公。」

吳氏澄《書經纂言》

四卷。

存。

澄自序曰：「《書》者，史之所紀錄也。從聿從曰者，聿古筆字，以筆畫成文字，載之簡冊。曰書者，諧聲。伏羲始畫八卦，黃帝時蒼頡始制文字，凡通文字能書者謂之史。人君左右有史，以書其言動。堯舜以前，世質事簡，莫可詳考。孔子斷自堯舜以後，史所紀錄，定爲虞夏商周四代之《書》。初蓋百篇，遭秦焚滅，挾書有禁。漢興，禁猶未除，舊學之士皆已老死。文帝時，詔求天下能治《書》者，惟有濟南伏生一人，年九十餘，遺掌故鼂錯即其家傳授，僅得二十八篇。武帝時河內

女子獻偽《泰誓》一篇，得附二十八篇之列。元成間，東萊張霸作偽《舜典》等二十四篇，其書不行。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又於二十八篇內分出五篇，共五十八篇，上送於官，遂與漢儒歐陽氏、大小夏侯氏三家所治伏生之《書》並。唐初尊信承用，命儒臣爲五十八篇作疏，因此大顯，而三家之《書》廢。今澄所注，止以伏生二十八篇之經爲正。」

王禕曰：「今文多艱澀，古文多平易，先儒嘗深疑之。宋蔡沈氏《集傳》於每篇各疏今文古文有無，既爲明白，而近時吳澂氏又分今文、古文，各自爲書，不相肴雜，尤足以釋後世之疑矣。」

顧應祥序曰：「《書纂言》者，元儒草廬吳文正公之所著也。應祥按察江右時，過

臨川得之，藏之篋笥久矣。乃嘉靖戊申起廢，再撫南中，偶攜以隨，督學憲副胡君堯時見而悅之，曰：「滇苦無書，盍刻以惠滇士？」乃命郡文學偕治《書》諸生正其譌舛，屬雲南守陳君光華刻以傳焉。夫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必有史以紀其行事，必有言以發之號令，於是乎有典謨訓誥之作。唐虞以前，渾渾噩噩，其事簡，其言可傳。孔子刪《書》，上自唐虞，下迄三代，得百篇。秦燔六籍，煨燼無餘。漢興，除挾書令，濟南伏生始以其所藏者教授齊魯間。文帝求治《書》者，伏生老，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臯錯即其家受之，是謂《今文尚書》。後魯恭王治宮室，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虞夏商周之《書》，皆科斗文字，無有知者。博士孔安國取伏生之《書》考論文義，而爲之傳，是謂《古文

尚書》。會巫蠱事，未及以聞，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奏上，列於學官。漢魏之間，所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之學，皆伏生所授者也。伏生《書》二十九篇，內《泰誓》一篇，或以爲後人所增。安國所傳析伏生二十八篇爲三十三篇，《泰誓》爲三篇，又伏生所無者二十二篇，并序一篇，共五十九篇，分爲四十六卷。但其間出於伏生者皆艱澀難讀，出於古文者辭反平易，故先儒往往致疑，而文公朱子亦謂不類西漢文字。文正公是編蓋祖朱子之意，而斷然以二十八篇爲伏生之舊，餘二十五篇則自爲卷表，以真諸後，欲使後之學者知上古所傳之書所可信者惟此焉耳矣。然竊有疑焉。《漢·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顏師古注曰：「孔安國承詔爲傳。」《經二十九卷》，注曰：

『即伏生所授者。』《史記·儒林傳》：伏生《書》二十九篇，教授齊魯間。至隋唐時，始以《泰誓》爲河內女子所獻。或以爲武帝時，或以爲宣帝時，殆不可考。安國之《書》雖未嘗列於學官，然史稱司馬遷授《書》於安國，班固以之而入志。其私相傳錄，增損附會，容或有之，若概謂梅賾所增，豈其然乎？又謂梅賾所上書分《堯典》《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初無『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以爲姚方興添入。今觀太史公《五帝紀》，於帝堯則曰名『放勳』，帝舜則曰名『重華』，恐亦有所自焉。噫，士生千載之下，而欲以殘編斷簡訂千載之上之是非，蓋亦難矣。愚因刻是書，而并以典籍之所見者附於首簡，蓋不自知其僭妄云。」

齊氏履謙《書傳詳說》

佚。

胡氏一桂《書說》

佚。

程氏直方《蔡傳辨疑》

一卷。

未見。

陳氏櫟《書解折衷》

佚。

櫟自序曰：「《周禮·外史》：『掌三皇五

帝之書。』楚左史倚相亦能讀此書。蓋伏羲、神農、黃帝之書，是爲《三墳》，此三皇書也。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書，是爲《五典》，此五帝書也。至孔子始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去《三墳》、《五典》，所定者二帝三王《書》，凡百篇焉。豈《三墳》、《五典》簡編脫落，而不可通耶？抑孔子所見，但始於唐虞耶？今不可考矣。及秦坑焚禍作，百篇之《書》無敢藏者。漢孝文時，聞濟南有伏生勝能讀之，生時年九十餘，欲召之，不能行，詔晁錯往受。生又老，不能正言，其女傳言教，晁以意屬讀，所得僅二十餘篇爾。先是孔子遠孫有犯秦禁，密藏竹簡書於其家壁中者，至漢景帝子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又於壁中得《尚書》數十篇，皆科斗書。後世遂目出於孔壁者爲古文，出於

伏生者爲今文，合古今文共五十八篇，即今行於世者是也。外四十二篇，自此時已亡矣。篇各有序，或曰孔子作，然序多與經戾，非孔子作也。自孔壁初藏時已有此序，百序共爲一篇。武帝詔孔安國傳《書》，安國始分序各冠每篇之首，即今所謂小序，而亡《書》四十二篇之名，尚賴小序可見焉。三皇五帝之書，自孔子時而已失。二帝三王之《書》，遭嬴秦氏而不全。今所存五十八篇，學者可不知其旨哉？《書》體有六，典、謨、訓、誥、誓、命是也。今篇名元有此六字者，固不待言矣。其無此六字，如《太甲》、《咸有一德》、《旅獒》、《無逸》、《立政》，訓體也。《盤庚》、《西伯戡黎》、《微子》、《多士》、《多方》、《君奭》、《周官》，誥體也。《胤征》，誓體也。《君陳》、《君牙》、《呂刑》，

命體也。雖其間不無簡編之殘斷，字語之舛訛，然上自堯舜之盛，下逮東周之初，二千餘年之事，猶賴此可考焉。兼諸經之體多已見於《書》中。舜皋之歌、五子之歌，三百篇祖也。《周官》六卿，太平六典之綱也。《洪範》之占用二，可以見《易》之用。《舜典》、《皋謨》之五禮，可以該禮之名。自虞迄周，二千年之史筆在焉，下逮周平王、秦穆公，正與《春秋》接矣。諸經各得其一體，而《書》具諸經之全體，治經不盡心於此，非知本者。予幼習此經，老矣猶心醉焉。諸家之解充棟汗牛，喙喙心心，孰爲真的。蔡氏受朱子付託，惜親訂僅三篇。朱子說《書》，謂通其可通，毋強通其難通。而蔡氏於難通罕闕焉，宗師說者固多，異之者亦不少。予因訓子，遂掇朱子大旨及諸家之得經

本意者，句釋於下，異同之說，低一字折衷之。《語錄》所載及他可採之說，與夫未盡之蘊，皆列於是。惟以正大明白爲主，一毫穿鑿奇異悉去之。噫，講姚姒覈灝噩而至此，亦勞矣，爾小子其尚懋之。舊嘗述《尚書大旨》，繼成《書解折衷》，屢欲序之，未遑也。大德癸卯十二月五日，始取《大旨》略改，冠於篇端云。」

又自述曰：「予編《書解折衷》，^①宗朱、蔡，采諸家，附己見，大略與深山董氏相類，第不盡載蔡傳於前爾。」

《尚書集傳纂疏》

六卷。

存。

櫟自序曰：「《書》載帝王之治，而治本於

道，道本於心。道安在？曰在中。心安在？曰在敬。揖讓放伐、制度詳略等事雖不同，而同於中；欽恭寅祗畏慎等字雖不同，而同於敬。求道於心之敬，求治於道之中，詳說反約，《書》之大旨不外是矣。況諸經全體，上下數千百年之治迹，二帝三王之淵懿，皆在於《書》，稽古者舍是經奚先哉？孔子所定半已逸遺，厥今所存，出漢儒口授、孔宅壁藏，錯簡斷編，當疑闕者何限。自有註解以來，三四百家，朱子晚年始命門人集傳之，惜所訂正三篇而止。聖朝科舉興行，諸經、四書一是以朱子爲宗，《書》宗蔡傳，固亦宜然。櫟不揆晚學，三十年前，時科舉未興，嘗編《書解折衷》，將以羽翼蔡傳。亡友胡庭芳

①「解」，原作「傳」，據四庫本、蒼要本、《補正》改。

見而許可之，又勉以即蔡傳而纂疏之，遂加博采精究，方克成編。今謀板行，幸遇邢張子禹命工刊刻，以與四方學者共之。」楊士奇曰：「《書傳纂疏》六卷，分爲三冊，元新安陳櫟輯。櫟字壽翁，號定宇。今讀《書傳》者，率資此書及董鼎《纂注》。吾外氏有《書傳會通》，尤詳備，而今學者多未及見。余雖見之，亦未及錄也。」

劉氏莊孫《書傳上下篇》

二十卷。

佚。

胡氏炳文《書集解》

未見。

董氏鼎《尚書輯錄纂注》

六卷。

存。

鼎自序曰：「生民之類，必帝王而後治；帝王之道，必聖賢而後行，攷之古可見矣。黃虞遠矣，蒼姬訖矣。三代以降，有帝王而民不治者，聖賢未遇也。孔孟繼作，有聖賢而道不行者，帝王不用也。噫，虞、夏、殷、周之盛，非適然也，人事之所致也。堯、舜、禹、湯、文、武之聖，非獨善也，人心之所同也。高風遐躅，豈遂不可追而及之哉？孟子言必稱堯、舜，孔子知百世可繼周，言豈苟乎哉？事豈虛乎哉？蓋於百篇之《書》的然有見而云爾也。然則是書也，惟聖賢能盡之，惟聖

賢能行之，顧其學聖賢之學而事帝王之事者何如耳。焚滅之而秦亡，表章之而漢興，往者可鑒矣。惜乎安國之傳不無可疑，而穎達之疏惟詳制度，二帝三王群聖人之用心，獨決於一夫之見，管窺天而蠡測海，豈足以得其奧蘊哉？至宋諸儒數十家，而後其說漸備。又得文公朱子有以折其衷而悉合於古，雖集傳之功未竟，而委之門人九峰蔡氏，既嘗親訂定之，則猶其自著也。鼎生也晚，於道未聞，賴族兄介軒夢程親受學於勉齋黃氏、槃澗董氏，故再傳而鼎獲私淑焉。釋經緒論多出朱子，迺以訂定《集傳》爲之宗，而蒐輯語錄於其次，又增輯諸家之注有相發明者，并間綴鄙見於其末，庶幾會粹以成朱子之一經，可無參稽互考之勞，而有統宗會元之極，則亦不無小補矣。第

顧繙閱傳注，盈溢充斥，衆寶眩瞶，遺珠棄玉，或所不能免也。惟於君心王政人才民生之所係，諸儒之論可堪警策者，摭抉不遺，闕者補之，以備臨政願治之觀覽，固不徒爲經生學上設。噫，人皆可爲堯舜，塗人可以爲禹，而況聰明首出，受天之命，奄有四海，有能致之資，居得致之勢，而又有可致之權，可以千古聖賢自期，可以四代帝王自許，而顧乃謙讓未遑也哉。是書若遇，雖書之幸，實天下萬世生民之大幸也。至大戊申十二月己未序。」

子真卿跋曰：「先世以來，多習《書經》。先君子克承家學，復私淑朱子緒論，於蔡氏傳尤用力焉。大德甲辰，命真卿從雙湖胡先生一桂、退齋熊先生禾讀《易》《武夷山中》，因得刊行先君所著《孝經大義》。時欲并刻此書，真卿歸而以請，先君乃曰：『有

朱、蔡二師在前，編集其可苟乎？吾餘齡暇日尚須校定。」且謂真卿曰：「是書將盛行，吾老矣，當不及見，傳之者汝也。」及悼棄貌孤之三年，會聖天子興賢，有詔命習《書》者惟蔡傳是宗。斯文開運，其在茲乎？蓋先君此書懼其遺也而靡不錄，覺其煩也而欲簡是從，晚雖重加校定，尚欲質之同志而未遂。真卿仰遵先訓，求正於當世儒先與先君之舊交，如葵初王先生希旦、雙湖胡先生、定宇陳先生櫟、息齋余先生芑舒，多得所討論，於朱、蔡此書似爲大備。敬壽梓閩坊，以廣其傳，非徒不負先君之囑，且以欽承明詔，尊崇朱學之萬一云。延祐戊午十月朔日。」

吳澄序曰：「自《樂經》亡，而經之行於世者惟五，《詩》、《禮》、《易》、《春秋》雖不無闕誤，而不若《書經》之甚也。朱子嘗欲

作《書說》，弗果，門人嘗請斷《書》句，亦弗果。得非讀之有所疑，而爲之不敢易耶？訂定蔡氏《書傳》，僅至「百官若帝之初」而止。他篇文義雖承師授，而《周書·洪範》以後，浸覺疎脫，師說甚明而不用者有焉。豈著述未竟，而人爲增補與？抑草藁初成，而未及修改與？《金縢》「弗辟」，鄭非孔是，昭昭也。既迷於自擇，而與朱子《詩傳》、《文集》不相同，然謂鴟鴞取卵破巢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則又同於《詩傳》，而與上文避居東都之說自相反。一簡之內，而前後牴牾如此，何哉？《召》、《洛》二誥，朱子之說具在，而傳不祖襲之。故切疑《洪範》以後，^①殆非蔡氏之手筆也。鄱陽董鼎季亨

①「切」，蒼要本作「竊」。

父治聖人之經，學朱子之學，詳稽遺語，旁采諸家，附於蔡氏各條之左，名曰《輯錄纂注》，有同有異，俱有所裨。《西伯戡黎》，其國蓋在黎陽之地，而非上黨壺關之黎。武王伐商，兵渡孟津，必過黎陽，先戡黎而後至紂都，如齊桓伐楚，先潰蔡而遂入楚境也。《輯錄》引董銖叔重之問，謂吳才老以戡黎爲伐紂時事。《召誥》三月甲子，周公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多士》篇即其命庶殷之書也，而舊注云《多士》作於祀洛次年之三月。《纂注》引陳櫟壽翁之說，以此三月誥商士爲周公至洛之年。周公居東，二說兼存，不以蔡之從鄭爲然也。略舉一二端，則季亨父之有功《書經》多矣。澄於《書經》，亦嘗因先儒所疑，而推究其所可知，往往不能悉與舊說合。觀所輯纂，其間乃有

與予不異者。季亨父篤行信於鄉里，年六十八而終。子真卿來遊京師，出父書以示，嘉其窮經有特見，而無黨同護闕之弊，於是爲識其卷末。」

陳櫟曰：「鄱陽深山董公宗蔡氏《書傳》，輯朱子語錄，增諸家注解，間以己見發明之。」《江西通志》：「董鼎，字季亨，德興人。」

何氏中《書傳補遺》

十卷。

佚。

余氏芑舒《讀蔡傳疑》

一卷。

佚。

《書傳解》

佚。

《姓譜》：「德興余芑舒，潛心程朱之學，著有《書傳解》。」

嚴氏啟《書說》

佚。

吳澂曰：「《書經》惟後晉增多二十五篇之文明白易曉，其先漢伏生所傳者則詰屈難讀。章貢嚴啟篤志嗜經，博覽深探，於《書》有說，略述梗概，如金屑花片，雖未底渾全，然嘗鼎一臠，已可知矣。」

張氏仲實《尚書講義》

□卷。①

佚。

牟巘序曰：「講學所以明理，理之不明而辭之徒費，雖多奚以爲？伏生《書》僅二十九篇，史稱秦恭增其家法，至百萬餘言，亦既多矣。《論衡》又稱說《堯典》篇目二字十萬言，但『曰若稽古』二三萬言，就其中尤猥多焉。度與近世所謂時文大義者復何異？班固以爲『不思多聞闕疑，而務碎義逃難，便詞巧說，破壞形體』，不惟切中當時之病，殆若爲時文發也。烏乎，《書》出屋壁，簡脫字訛，尚難

①「□」，原爲空格，四庫本作「一」。

究悉，苦於分外汎濫牽引，重自纏繞，辭愈繁，理愈失，終其身無所見，可哀已。今爲講說者，固當一洗此陋，悉從簡要，求其坦然明白者，庶幾聖賢之意或得五六。不然，亦一時文義耳。予倩張仲實在江陰時，嘗爲諸生講《尚書》，其徒哀取數篇示予。^①異時吾家君高有《牟氏章句》，授業者萬人，顧予皓首不名一藝，甚慚無以發之，然深喜其不爲游詞，得講經之法。蓋先攷音義名物度數，次列諸儒之說，辨其是否，暢其同異。大抵隨文直解，毫分粒析，求其至當，而一皆訂之以朱子之說。朱子雖不立訓傳，其見於他書、散於語錄者，往往采用焉。如以「克明俊德，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合於《大學》，危微精一執中合於《中庸》，善於言聖人矣。仲實幼能刻苦力學，通於

經術，徒稱其詩文，未爲深知仲實者。夫義理無窮，學問亦無窮，所當講者似未止此，尚益勉其未至，盡畢餘義，成一家可也。孔安國始注《尚書》，其族兄臧貽書規切。固不得雷同相私，過有稱道，^②覽者當自得之。」

程氏龍《書傳釋疑》

佚。

經義考卷八十五終

弟子武進劉國定覆校

- ① 「徒」，原作「從」，「篇」字，原爲墨丁，並據牟巘《陵陽集》卷十七《書尚書講義後》（民國吳興叢書本）改、補。
- ② 「過」，原爲墨丁，據牟巘《陵陽集》卷十七《書尚書講義後》補。

經義考卷八十六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書十五

許氏謙《讀書叢說》

六卷。

存。

黃潛曰：「先生《書》說，時有與蔡氏不能盡合者，要歸於是而已。」

謙自序曰：「自堯至襄王六十五君。堯元年至襄二十八年，歷年一千七百三十

四，而惟十八君之世有書。以亡書攷之，亦惟沃丁、太戊、仲丁、河亶甲、祖乙五君之世有書十篇耳。自此二十三君之外，其餘豈無出號令、紀政事之言？蓋皆孔子所芟夷者。緯書謂孔子求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凡三千二百四十篇。雖其言未必實，然有書者不止二十三君則明矣。愚嘗謂聖人欲納天下於善，無他道焉，惟示之觀戒而已。故孔子於《春秋》嚴其褒貶之辭，使人知所懼，於《書》獨存其善，使人知所法。是故《春秋》之貶辭多，而褒甚寡，《書》則全去其不善，獨存其善也。雖桀、紂、管、蔡之事，猶存於篇，蓋有聖人誅鉏其暴虐，消弭其禍亂，獨取乎湯、武、周公之作爲，非欲徒紀其不善也。至於羿、浞之篡夏，幽、厲之滅周，略不及之。觀此，則聖人之心可見矣。」

張樞序曰：「孔安國始爲《書傳》，辭義簡質，至唐孔穎達撰《正義》以推衍之。其後《書》說浸廣，見於著錄者數十百家，間有所明，而其大要卒不能出夫二家之說焉。朱子爲經，於《書》屬之門人蔡氏，固嘗質疑問難，然非若《易》、《詩》之有全書也。本朝設科取士，並絀衆說，而專用古注，《書》蔡氏，猶以朱子故也。蔡氏之說或有未備，仁山先生文安金公於《書表注》、《通鑑前編》引《書》語中，既剖晰而著明之矣。先生受學之久，聞義之邃，獨患是經之傳出於朱子之門人，苟一毫之不盡，則學者無所折衷，乃研精覃思，博求其說，爲之圖說，以示學者，使人人易知焉。《叢說》中所引傳疏諸家之說，或采掇其詞而易置其次，不必盡如舊也。蓋皆有所裁定而畢致其意，非徒隨文援

引而已。雖其說之時少異於蔡氏，而異者所以爲同也。先生嘗誦金先生之言曰：「在吾言之則爲忠臣，在人言之則爲讒賊，要歸於是而已。」豈不信哉。至正六年，門人南臺監察御史白野普花帖睦爾與其僚大梁楊公惠移浙東廉訪使，鋟版以傳。於是先生所著《詩名物鈔》八篇、《四書叢說》十二篇，與《讀書叢說》皆刊行。先生不幸無位，退而求之於經，不爲新奇，不求近名，卒以救往說之偏，得聖人之意，而會夫大中之歸。既沒而其言立，其施於人者溥矣。」

俞實序曰：「私以求聖人之意，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言之愈廣而襲之愈晦，此世士之爲經者之所同病也。先生不幸無位，退而求之於經，不爲新奇，不爲近名，卒以救往說之偏，得聖人之意，而會夫大

中之歸。既沒而其言立，其施於人者溥矣。宜其爲士所宗，爲時所尚，考行易名，而令聞長世也。先生金華人，其諱字、世系、言行本末具今翰林直學士烏陽黃公潛所爲墓序誌銘，茲不述。」

俞氏元燮《尚書集傳》

十卷。

未見。

《或問》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元燮居於吳，其卒也，虞集銘之。」

張景春曰：「元燮字邦亮，其先建寧人，徙長洲。通蔡氏傳，博采群說，著《集傳》十卷，《或問》二卷。」

吳氏萊《尚書標說》

六卷。

未見。

元氏明善《尚書節文》

佚。

陸元輔曰：「元明善復初以太子文學事文宗於東宮，陞翰林直學士。譯《尚書節文》以進，每奏一篇，必稱善。」

王氏充耘《讀書管見》

二卷。

存。

亡名子序曰：「《書》有《管見》，曷爲而作也？耕野王先生考訂蔡傳，而誌其所見也。先生當前代科目鼎盛時，用《書經》登二甲進士第，授承務郎，同知永新州事。先生棄官養母，著書授徒，益潛心是經。自微辭奧旨、名物訓詁，以至山川疆理，靡不究竟，辨析必公是之從，而不苟爲臆說阿附。其用功精深，造詣微密，豈徒專門名家黨同伐異者之爲哉。此其能爲蔡氏之忠臣，不啻蘇黃門古史之有功於子長也。先生易簣之際，書其卷端曰：『凡爲吾徒者，須人錄一編，以的本

付吾兒。』其惓惓遺後之意，爲何如耶。先生沒未幾而元綱板蕩，山棚構孽，世家藏書悉遭焚盪。是編賴先生從子光薦密置諸複壁中，僅免於燬，乃以別本訂其訛缺，以付先生之子吉。光薦其可謂善學先生之學，而不失其本者矣。先生於四書別有《管見》若干卷，多所發明，而不獲與是編俱存，惜哉。」

梅鶚曰：「此書得之西臯王氏，寫者甚草草，而其末尤甚。當時恐失其真，輒以紙臨寫一本，而以意正若干字，略可讀。吁，惜吾生之晚，不得摳衣於耕塾之堂也。」

黃虞稷曰：「充耘，字與耕，吉水人。登元統甲戌進士，授永州同知，以母老棄官歸。著是書外，有《四書經疑貫通》，失傳。」

《書義主意》

六卷。

存。

劉景文序曰：「四代之《書》，蔡氏訓詁深得於朱子心傳之妙，宜今日科舉之所尚也。王君與耕以是經拾巍科，愚嘗購求得其《經義主意》，語雖不離乎傳注之中，而實有得乎傳注之外，又可謂能發蔡氏之所未言者歟。是編輯《作義要訣》於其前，附《群英書》於其後。學者苟先熟乎經傳，因是推廣而講明之，則於二帝三王之道，自有以得其蘊矣。學優而仕，其於致君澤民，豈小補哉。不敢私秘，用刻諸梓，以廣其傳云。時至正戊子七月既望。」

《書義矜式》

六卷。

存。

張雲章曰：「宋熙寧四年，王安石始更科舉法，罷詩賦，以經義論策試士，士各占法一經，此經義之始。其格律有破題、接題、小講，謂之冒子；冒子後入官題，官題下有原題，有大講，有餘意，亦曰從講；又有原經，亦曰考經，有結尾。承襲既久，冗長繁複可厭，則不盡拘格律，然大概有冒題、原題、講題、結題，此經義定式也。充耘主張題意率本功令，而又自爲經義，名曰《矜式》，存此猶見當時體製。充耘名進士，是編之出，操觚家詎不奉爲鴻寶哉。今雖流傳於後，孰取而寓

目焉。」

李氏天簾《書經疏》

佚。

《江西通志》：「李天簾，吉水人。得劉靜修道學之傳。」

陳氏悅道《書義斷法》

六卷。

存。

張雲章曰：「此亦科舉書，以其流傳久存之。後附《作義要訣》，新安倪士毅所輯也。」

王氏天與《尚書纂傳》

四十六卷。

存。

天與自序曰：「愚少從師取友讀《尚書》，審問明辨，亦既有年。追惟百篇之義，由伏生傳，二孔注疏，暨數百家解釋，富矣。晦庵先生於《易》於《詩》皆有訓傳，獨於《書》晚年屬之蔡九峰，二《典》、《禹謨》親所訂定。其《貢舉私議》則曰：『諸經皆以註疏爲本，《書》則兼取劉、王、蘇、程、楊、晁、葉、吳、薛、呂。』其與門人答問，則如林、如史、如曾、如李、如陳，各取其長。西山先生《讀書記》纂三十餘篇，《大學衍義》講數十餘條，愚嘗稽首敬嘆，曰：『古今傳《書》者之是非，至晦庵先生而遂定。」

晦庵先生折衷傳《書》者之是非，至西山先生而愈明。學者不於二先生乎據，將焉據？』乃本二先生遺意作《尚書纂傳》，其條例則先二孔氏說者，崇古也，有未當則引諸家說平之，有未備則引諸家說足之，說俱通者並存之，間或以臆見按之。大要期與二先生合而已，愚亦安敢以私意見去取哉。且愚之編此，特示兒振耳，積日累月而編始就。就矣未敢自安，乙亥冬，攜是編偕振求是正於集齋彭先生，先生首肯，增廣校定凡若干條，往復究竟十四五載，且慫慂流布以與四方同志共切磋之。先生以是經擢巍科，視富貴如浮雲，不鄙末學，是講是迪，使帝王遺書昭如日月，愚父子之幸也。晦庵、西山二先生所望於後來者，其庶幾乎。庸是俾振鋟之梓云。」

劉坦序云：「梅浦王君立大《書纂傳》成，集齋先生爲之序，而又俾余贅一語。余於立大十年以長，居相鄰，世相好也。梅浦籍籍有聲場屋，一時從之遊者，膏殘馥賸，無不意滿，而猿臂數奇，衆猶以晚器目之。梅浦於是息意科舉之學，研精覃思，博采詳說，纂爲此書，勤亦至矣。向使業舉子時，龍躍虎變，未必有暇著述。由今而觀，發百篇之奧蘊，集四百氏之大成，私淑諸人，垂訓來世，其視夫收科廩仕、甘與草木俱腐者，又孰爲得失也。近有善評紫陽，謂其山林之日長，學問之功深，輒借斯言挂名傳末。若其傳中大義數十，微顯闡幽，有先儒所未到，覽者宜自得之。」

劉辰翁序曰：「聞『若稽古』說三萬言，又聞《書》解近年至四百家，使人茫然孰何，

不識其所謂。得王君《纂傳》，如遠遊半天下，首路以歸，如觀樂請止，不願更有，是可嘉也。每憶咸淳初，諸老薦徐幾經筵，第一義論人心道心，以爲人心惡幾也。余歎曰：「有是哉？以其在理慾之間也，故危，概以爲惡則過矣，亦何所附麗以爲道心哉？」侍御史陳千峰聞吾言是之，幾以是論去。又數十年，過金陵，入明道書院，讀真西山所爲記，記首二語，則亦幾說也。蓋駭然爲之愧悔自失，是幾亦有所本也。懼哉，以此明民，猶有出於金口木舌之外者，故知食不厭精而膾不厭細。君《纂傳》多西山氏已得，彼復遺此耶？或謂君有功於纂擇政在此。」

彭應龍序曰：「《書》繇伏傳，孔注若疏，至近代博矣。唐、虞、三代，遼哉邈乎，上

邇三千五百餘年，而聖賢心至今猶在者，《書》在焉故也。《書》蘊奧難見，而庶幾可探討而見者，諸家說在焉故也。如余習讀時，尤愛鞏氏抄東萊說，開卷初首引伊川發明欽字義，以爲理學精微，當年闡自伊洛。後讀《書》者，如欲求《書》旨到親切的當處，舍是宜何折衷。久之又讀紫陽、西山二先生所考釋與所記衍，竊知其淵源上出伊洛之正，發經義理，惠淑後學，又至矣乎。惜其未成全書，於百篇或開繹之而未竟，微言粹旨之別見者，世亦莫有能考而會之一。梅浦王立大專勤力學，用工於是經者有年，間與余言今解者多矣，眩於多而莫適爲之決擇，則將焉用。爲是竭其聞見心思之力，考諸衆說，遠摭伏生、二孔之訓詁義疏，近據紫陽、西山之考釋記衍，雖其說之散在文集、語

錄者，靡不會粹於其中，而諸家說有合而弗畔者，一準此類取焉，然後由博歸約，而一經大義至是益以彪炳。蓋嘗讀之，嘉其編摩之力匪易，足慰余夙昔之所有志而未償者，遂以余初與兒曹錄前輩說附之，及管見一二，以備商確。嗟乎，百代而上，世運迹陳，而得其說者，猶因是獲窺聖賢用心之萬一，可幸也已。運會以逝，思古人之巍冠講論事，付之一慨。抑就此書人人玩味，無不切己者，斯言何謂？與其藏諸家塾之思，孰若廣而流布，與四方同志之士切磋之，以無忘往訓。適有諗梅浦刻諸梓以傳者，意媿益甚，余復爲之慙慙，叙其說於帙之初。」

崔君舉後序曰：「六經惟《書》最難讀。去古既遠，世人無唐、虞、三代聖賢心胸，往往以其褊且薄者，揣臆其寬大忠厚，故

非惟文義少通，句讀亦未易曉。自韓昌黎，已目《盤》、《誥》以聾牙。近代大儒朱晦庵白首明經，獨不爲是完書。意者返之於心，而亦慨悼於世代人物之不可強合也。惟場屋之士，決得失於一夫，承訛習舛而無所忌，然亦時有先者。舜、禹授受十六字，得徐景說演明之；《立政》任準牧三事，因陳行之而正釋者之誤，特如此自不數數爾。余猶及記長老言，渡江建太學，百年間，陳、徐二上舍始發先儒之不及。他如「皇極」二字，先儒固已盡發其秘，由今逆數，不作大中訓詁，才三四十年爾。後來諸儒出新意於箋解之外，析精理於毫釐之間。近則科舉廢久，士無繫累，蕩然失其所挾，試使口誦本經，且不能以句矣。吾友梅浦王君纂《書傳》，晚又得鄉先生彭集齋往復考訂，無

復遺憾，首尾十餘年而後就。嗟乎，是書盛行，爲君必執典禮命討，爲臣必辨貨寶鞠謀，在朝廷必明目達聰，在四方必棐彝率乂，共工必流必殛，馬牛必放必歸，三風十愆必具訓，六卿九牧必阜成。其於世道，銷方來而救已往，淵哉百世之澤，宜家藏而人誦之也。」

子振跋曰：「帝王之學，莫先《尚書》。自訓傳浩繁，蘊義滋晦。先父皓首窮經，潛心纂要，書成流布，幸際明時。大德二年，憲使魯山臧公夢解保申臺省，迺得上聞，先父遂繇贛州路先賢書院山長授臨江路儒學教授。恩命正隆，餘齡忽殞，歲月既久，字畫缺漫。遺孤振泣抱父書，深思聖澤，倩工補葺，庶幾永傳。欽惟清朝，復唐、虞、三代之風，先父臣得附伏生、夏侯勝之列，亦萬萬幸也。」

王氏希旦《尚書通解》

佚。

李氏恕《書旁注》

佚。

韓氏信同《書經講義》一曰《集解》。

未見。

《閩書》：「信同字伯循，寧德人。受業陳普之門。延祐四年，應江浙舉，不合歸，杜門不出。弟子請教，屢滿戶外。著《書經講義》、《三禮》、《易經旁注》。」

呂氏椿《尚書直解》

佚。

《閩書》：「椿字之壽，晉江人。初從丘鈞磯學，貧隱授徒。所著有《春秋精義》、《詩》、《書直解》、《禮記解》。」

黃氏鎮成《尚書通考》

十卷。

存。

鎮成自序曰：「《書》載二帝三王之政，政者，心與事之所形也。是故道德仁聖統於心，制作名物達於事，內外之道合，而帝王之政備矣。然統乎心者，先後古今，脗合無二；達於事者，儀章器物因革無

存。故求帝王之心易，而考帝王之事難。矧後儒稽古，不過以周爲據，而秦人滅學，周典亦多殘缺，迺欲以不完之文，以徵隆古之舊，斯益難矣。然昔者紫陽夫子之教，必語學者以有業次。如所謂《堯》、《舜》、《典》、《曆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禮六樂》、《禹貢》、《山川》、《洪範》、《九疇》之類，須一一理會令透。蓋讀書窮理，即器會通，乃學者之當務也。余方授兒輩以《書》，間或有問，不容立答，則取關涉考究者會萃抄撮。或不可言曉者，規畫爲圖以示之。至衆家之說有所不通，則間述臆見以附於下。如舊圖舊說已備者，不復贅出。其有未盡，則隨條辨晰焉。歲月積累，寢成卷帙，兒輩乃請次其顛末，以便尋考，名曰《尚書通考》。竊謂學有本末，道無精粗，禮樂官名，聖人猶問，

則讀是經者，安得不求其故哉。方將就正於博學君子，然後退授於家，俾得格致之助，亦庶乎紫陽夫子之教云爾。」

陳氏師凱《書蔡傳旁通》

六卷。

存。

黃虞稷曰：「師凱，彭蠡人。至治辛酉爲此書，凡傳中所引名物度數，必詳究所出，有功蔡傳甚大。」

師凱自序曰：「天道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惟其有心也，故無爲而無不爲。惟其無爲而無不爲，故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此二帝三王之所以不能不有《書》也。《書》既有矣，凡一動一行一言，雖千

萬世而一日矣。然《書》出於千萬世之前，而《書》讀於千萬世之後，則其一動一行一言，又烏得而備知之？此朱、蔡師弟子之所以不能不有傳也。傳既出矣，後之讀《書》將不能究朱子之所傳，不能領蔡氏之所受，又不能如其行輩之所講明，則雖有傳，猶未能備知也。此鄱陽董氏之所以有《輯錄纂注》也。然其輯錄特問答之多端，纂注又專門之獨見，初學於此，苟本傳尚未曉晰，而乃覽博，則茫無畔岸，吾誰適從。是董氏所纂，乃通本傳以後之事，殆未可由此以通本傳也。此《旁通》之所以贅出也。嗟夫，《書》之有傳，如堂之階，如室之戶，未有不由此而可以造其地也。然傳文之中，片言之噴，隻字之隱，呻其佔畢之際，囁嚅而齟齬者，不爲無矣，況有所爲天文、地理、律歷、禮

樂、兵刑、龜策、河圖、洛書、道德、性命、官職、封建之屬，未可以一言盡也。是以《旁通》之筆，不厭瑣碎，專務釋傳，固不能效《正義》之具舉，但值片言隻字之所當尋繹、所當考訓者，必旁搜而備錄之，期至于通而後止。俾初學之士，對本傳於前，置《旁通》於側，或有所未了者，即轉矚而取之左右，庶幾微疑易釋，大義易暢，乘迎刃之勢，求指掌之歸。吾見其有融會貫通之期，無囁嚅齟齬之患矣。其言道德性命之際，文理已明者，略為衍說。或於名物度數之末，無乃太簡者，則詳究所出，以致弗明弗措之意焉。由是以了本傳，次及《輯錄纂注》，則先人者定而中不搖，權度在我而外不惑，近可以得諸儒之本旨，遠可以會朱、蔡之授受。若夫二帝三王之所以為天下道、為天下法、

為天下則者，則又存乎其人而已。雖然，愚之所以云云而不避僭越者，非敢為通人道也，為初學小子費師說者設也。以謏聞而陳之通人之前，寧不詒玉卮無當之誚乎。姑藏之以俟知者。」

倪氏^{士毅}《尚書作義要訣》

四卷。

存。

趙汴曰：「先生守身制行，不為名高，而事親至孝，接物以誠。非其人不交，非其有不取，非仁義道德之說，嘗論定於郡先師朱子者不以教人。雖大寒暑，未嘗一日輟其業以嬉，終其身人不見疾言遽色。是故黜人信其言而尊其行。倪氏世家休寧，先生諱士毅，仲弘其字。其師曰陳壽

翁。所著書曰《四書輯釋》，閩坊購其初藁刻之。嘗別爲纂釋之例，甚精，書未脫藁。又將以次及他經，皆未就而卒。」

按：是書乃元時舉子兔園冊。東山趙氏作仲弘改葬誌，稱於他經皆未就，度此必書坊僞托也。

吳氏師道《書雜說》

六卷。

未見。

李氏公凱《纂集柯山尚書句解》

三卷。

存。

按：仲容於《詩》取東萊呂氏，於

《書》則舍呂氏而從夏氏，蓋不偏主一家者。

吳氏迂《書編大旨》

未見。

吾丘氏衍《尚書要略》

未見。

周氏聞孫《尚書一覽》

未見。

《吉水縣志》：「周聞孫，字以立。至正辛巳舉於鄉，赴春官，中乙榜，薦入史館，修宋、遼、金三史。時當事多遼、金故臣子

孫，不肯以正統予宋，聞孫具疏爭之，不報，遂棄職歸。尋授鰲溪書院山長，改貞文書院。所著有《尚書一覽》、《河圖洛書序說》。」

余氏日強《尚書補注》

佚。

楊維禎作碣曰：「日強字產壯，崑山人。學通六經百氏，博貫精析，退然不知有餘。且善屬文，根柢六經，不淆異說。所著有《尚書補注》，藏於家。」

黃虞稷曰：「日強本福建吉田，流寓太倉。」

朱氏祖義《尚書句解》

十三卷。

存。

黃虞稷曰：「祖義字子由，廬陵人。」

馬氏道貫《尚書疏義》

六卷。

未見。

黃虞稷曰：「道貫字德珍，金華東陽人。師事許謙，自號一得叟。」

丘氏迪《尚書辨疑》

佚。

《姑蘇志》：「迪字彥啓。從熊朋來學。著《書辨疑》。」

王氏文澤《尚書制度圖纂》

三卷。

佚。

《松江府志》：「王文澤，字伯雨，別號梅泉，家風涇，遷上海鹹魚港。累舉不第，爲府學訓導。卒葬橫雲山，秦裕伯銘其墓。」

韓氏性《尚書辨疑》

一卷。

佚。

《紹興府志》：「韓性，字明善，會稽人，魏公琦後。辟薦皆不就，卒賜謚莊節先生。」

鄒氏季友《尚書蔡傳音釋》

六卷。

存。

黃虞稷曰：「季友字晉昭，鄱陽人。《書傳會選》多采用其書。」

邵氏光祖《尚書集義》

六卷。

未見。

張景春曰：「邵光祖，字弘道。父宦遊來吳，因家焉。博通好古，研精經傳，窮六書之旨。張士誠據吳，授湖州學正，不赴，遂以布衣終其身。」

方氏傳《書蔡氏傳考》

佚。

陳氏研《尚書解》

佚。

鄭氏翔《尚書注》

佚。

方氏公權《尚書審是》

佚。

黃氏艾《尚書講義》

佚。

鄭氏彥明《尚書說》

佚。

方氏通《尚書義解》

佚。

黃氏力行《書傳》

佚。

趙氏杞《尚書辨疑》

未見。

按：葉氏《菴竹堂目》載之，止云一冊，無卷數。

季氏仁壽《春谷讀書記》

佚。

《括蒼彙記》：「季仁壽，字山甫，龍泉人。元末，用薦教諭慈谿，改松陽，轉婺州教授。」

經義考卷八十六終

弟子嘉興陳卜遴覆校

經義考卷八十七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書十六

劉氏三吾等《書傳會選》

六卷。

存。

《實錄》：「洪武十年三月，上與群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麟、考功監臣郭傅，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爲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皆右旋。』」

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於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歷家亦嘗論之。蔡氏謂爲左旋，此則儒家之說。爾等不晰而論之，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詔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書傳》，上觀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注說與鄱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於是太子少保唐鐸等舉翰林編修致仕張美和、國子監博士致仕錢宰、助教致仕靳觀、教授高讓、學正王子謙、教諭張士諤、俞友仁、何原銘、傅子裕、周惟善、訓導唐棐、周寬、趙信、

洪初、萬鈞、王賓、謝子方、吳子恭、博士解震、熊釗、揭軌、蕭尚仁、蕭子尚、王允升、張文翰、張思哲、宋麟，並遣行人馳傳徵之。九月己酉，正蔡氏《書傳》成。初，詔徵國子博士錢宰等至，上語以正定《書

傳》之意，且曰：「爾等知天象乎？」皆對以不知。上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於奎壁，乃文章之府，朕甚異焉。今年春暮，其間黑氣始消，文運興矣。爾等宜考古正今，有所述作，以稱朕意。」乃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董其事，開局翰林院，正定是書。時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繒衣被等物，又御製詩，命次韻和之。朝參則班於侍衛之前，宴享則次坐殿中。時酒樓成，人賜鈔宴其上，各獻詩謝。上大悅，復遣禮部尚書任亨泰諭旨，諸儒有年老願歸者先遣之，衆皆願

留。至是書成，凡蔡氏《集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三吾等率諸儒上進，賜名曰《書傳會選》，命禮部頒行天下。賜諸儒宴及鈔，俾馳驛而還。」

按：《書傳會選》載纂修諸人，無靳觀、吳子恭、宋麟，而有國子祭酒胡季安、左春坊左贊善門克新、右春坊右贊善王俊華、翰林修撰許觀、張信、編修馬京、盧原質、齊麟、張顯宗、景清、戴德彝、國子助教高耀、王英、定公靜、儒士靳權，凡一十五人。蓋永樂中修《實錄》，以許觀、景清等皆坐逆黨，因連類而刪去之也。

三吾序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當大德聖人在天子位。舉議禮制

度考文之典，謂六書莫古於《書》，帝王治天下之大法莫備於《書》，今所存者僅五十八篇，諸儒訓註又各異同。至宋九峰蔡氏本其師朱子之命，作為《集傳》，發明殆盡矣。然其書成於朱子既歿之後，有不能無可議者。如《堯典》天與日月皆左旋，《洪範》「相協厥居」為天之陰陽下民。有未當者，宜考正其說，開示方來。臣三吾備員翰林，屢嘗以其說聞，上允請，乃召天下儒士，倣石渠、虎觀故事，與臣等同校定之。凡蔡氏之得者存之，失者正之，旁采諸家之說，足其所未備。書成，賜名曰《書傳會選》。今所引用先儒姓氏，定為凡例，列之於後云。」

祝允明曰：「高皇帝聖學超傑，以《尚書》『咨羲和』、『惟天陰陽下民』二節蔡沈註誤，嘗問群臣七政左旋然乎，編修答祿與

權仍以蔡氏新說對。上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置步覽，焉可徇儒生腐談？」因命諸儒臣改正為《書傳會選》，劄示天下學者。其略曰：凡前元科舉，《尚書》專以蔡傳為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為不然，當依朱子《詩傳》「十月之交」注文為是。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陽下民，相協厥居」一節俱以天言，不知「陰陽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陽下民者何？風霜雨露均調，四時五穀結實，立蒸民之命，此天之陰陽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敷五教以教民，明五刑而弼教，使強不得以凌弱，衆不得以暴寡，而各安其居也。若如蔡氏之說，則相協厥居事皆付之於天，而君但安之自若，奉天勤民之政略不相與，又豈

「天祐下民，作君作師」之意哉？」

顧炎武曰：「按：此書若《堯典》謂天左旋，日月五星違天而右轉，主陳氏祥道。《高宗彤日》謂祖庚繹于高宗之廟，主金氏履祥。《西伯戡黎》謂是武王，亦主金氏。《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主張氏、陳氏。皆不易之論。又如《禹貢》「厥賦貞」，主蘇氏軾，謂賦與田正相當；「涇屬渭汭」，主孔傳「水北曰汭」；《太甲》「自周有終」，主金氏，謂周當作君。《多方》「不克開于民之麗」，^①主葉氏。《金縢》「周公居東」，謂孔氏以爲東征非是，至《洛誥》又取東征之說，自相牴牾。每傳之下繫以經文及傳音釋，於字音字體字義辨之甚詳。其傳中用古人姓氏古書名目，必具出處，兼亦考證典故。蓋宋元以

來諸儒之規模猶在，而其爲此書者，皆自幼爲務本之學，非由八股發身之人，故所著之書雖不及先儒，而尚有功於後學。至永樂中修《尚書大全》，不惟刪去異說，并音釋亦不存矣。愚嘗謂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經術人材於斯爲盛。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矣。」

梁氏寅《書纂義》

十卷。

未見。

寅自述曰：「歸老之後，於《書》也，以蔡氏傳之詳明，而姑釋其略，謂之《書纂

① 「于」，原作「千」，據四庫本、薈要本改。

義》。」

朱氏升《尚書旁注》

六卷。

存。

《書傳補正輯註》

一卷。

未見。

升自序曰：「朱子傳註諸經略備，獨於《書》未暇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領要，以授蔡氏而爲《集傳》。惜其成於朱子既歿之後，門人語錄未輯之前。自是以來，諸儒繼作，講明著述，補益宏多，然往往不與經傳相附，而繙閱之難也。」

升不揆愚陋，蒐輯見聞，既爲讀經者作《旁註》，綱目有統，離合成章，又爲讀傳爲《傳輯》，補缺正訛，發明旨趣，亦既有年矣。今爲此編，不過約取《傳輯》補缺正訛之文，僅使傳文周密、經意通暢而已，庶幾文字簡潔，而學章誦習不憚其繁。若欲求其發明旨趣之詳，則有《傳輯》在。時至正庚寅二月壬辰，書成於石門山中，題以授子同。」

陳氏謨《書經會通》

未見。

《人物考》：「陳謨，字一德，又字心吾，泰和人。學者稱海桑先生。洪武初，徵至京師議禮，學士宋濂、待制王禕交章請留爲國子師，引疾辭歸，家居教授，屢應聘

爲江廣考試官。所著有《書經會通》、《詩經演疏》。」

朱氏右《書集傳發揮》

十卷。

未見。

右自序曰：「愚讀孔子所刪述《易》、《書》、《詩》、《春秋》，而深歎夫聖人之道不行。及觀漢唐諸儒傳疏，又以痛聖人之道不能明也。道不行，猶得以明其理義，布諸方策，以淑夫後之人。道之不明於天下，貿貿焉棄本而逐末，趨僞而厭真，幾何不爲異端功利之歸矣乎？竊以君臣父子之道，尊尊親親之懿，莫詳於《書》。自成康王澤一熄，五百年而我夫子出，雖不得司其典禮命討之權，猶能修

其典禮命討之具。奈何遭焚滅之禍，千數百年間大禮泯絕。至宋程、朱諸儒，始能因遺經以闡其教，其功固不在漢唐下也。天相元德，崇信五經，詔取士科《書》以朱子訂傳爲主，經生學子尤知嚮方，則孔氏刪定之《書》，將行於今矣。噫，世固有明經而不得以行道者，未有經不明而能行道者也。固有通其辭而不得其心者，未有不察其辭而能知其心者也。然則道之行當自明經始，經之通當自達辭始。達其辭以知其心，即其心以行夫道，奚可以二觀哉？右生也晚，於道未聞，信習是經，積有年矣。《集傳》之作，非後學所敢妄議，當參諸當代名儒，質以所聞父師之教，則不無相發明者。於是謹述《集傳發揮》六卷，《綱領始末》一卷，《指掌圖》一卷，《通證》二卷，凡一十卷，藏之

於家，以貽子孫。蓋以世有古今，時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耳。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苟得其所同然，雖越天地，亘古今，如一日也。嗟夫，君心之要，王政之綱，具在是經，安敢以覲其萬一。初學之士，尋繹之繁，或庶免於紛紜眩惑之病云。」

李祁序曰：「《書》經孔子之手而定，然自漢以下，文有古今之殊；自唐以來，傳有是非之雜。如是而求夫精義之歸一，難矣哉。九峰蔡氏親授朱子指畫，作為集解，而諸家之說始有折衷，學者始有準則，二帝三王之道亦既廓然明矣。然其微辭隱義，諸家或所未發，蔡氏亦止據其所長而采之。使當時復有他說，則亦必在所不遺矣。自《集傳》既行之後，諸儒

之講論益精，考訂益密，皆足以發是書之隱而闡其微。於是天台朱君伯賢復會其所長，附以己見，編而為集，名曰《發揮》。蓋非以求異乎蔡氏之傳，乃所以補其遺闕而全之也。予嘗得而讀之，開卷數節，即犁然當於人心。然後知二帝三王之《書》雖非出於一時，而會之於道則無不同；諸家之說雖非出於一人，而揆之於理則必有合。其理同則其道同，又何疑乎是非之難辨哉？伯賢用力精深，故其采擇詳審。至其綱領、圖說、音釋、通證，皆有補於是書，有功於學者，是亦不可少也。嗚呼，安得起蔡氏於九京，而與之論伯賢之所學哉。」

錢謙益曰：「右字伯賢，臨海人，後徙上虞。元末累舉不就，洪武初召修元史，再修日曆。除翰林院編修，擢晉相府

長史。」

冉氏庸《尚書精萃》

佚。

陳璉志墓曰：「先生諱庸，克常其字，保定蠡縣人。登至正丙午進士第，授完州判官，不就，尋改長信寺知事。洪武初，例徙南京，上欲授以官，辭之甚力，遂謫桂林。永樂初，應詔至南京，以老疾辭歸，年九十六卒。」

徐氏蘭《書經體要》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蘭字與善，浙江開化人。洪

武初，官助教。門人歐陽齊進其書於朝。」

陳氏雅言《尚書卓躍》

六卷。

未見。

鄒緝表墓曰：「永豐陳雅言受《詩》於傅志行，受《書》於徐復。明興，首起典教縣學。其著述多所發明，有《四書一覽》、《大學管闕》、《中庸類編》、《書經卓躍》行於世。」

楊士奇曰：「《書卓躍》二冊，永豐陳雅言著，專為科舉設。今南昌有刻板，余得之雅言之孫彝訓，今為中書舍人。」

黃虞稷曰：「雅言，永豐人。洪武中，稱病不赴薦，嘗領永豐縣教事。」

鄭氏濟《書經講解》

未見。

黃虞稷曰：「濟，閩縣人。洪武中，儋州學正。」

林氏遜《尚書經義》

未見。

黃虞稷曰：「遜，廣東潮陽人。洪武乙丑進士，授閩縣丞。」

黃氏紹烈《書經主意》

未見。

黃虞稷曰：「紹烈，臨川人。洪武二十七

年進士，官瑞安知縣。」

郭氏元亮《尚書該義》

十二卷。

佚。

《台州府志》：「元亮，仙居人，櫟從子，以儒士任新昌訓導。」

謝鐸曰：「《尚書該義》，黃巖郭元亮著，今亡。」

詹氏鳳翔《書經釋義旁通撮要》

未見。

《江西通志》：「詹鳳翔，字道存，樂安人。以薦任府學訓導。」

劉氏朴《書義精要》

佚。

《江西通志》：「劉朴，字子素，吉水人。洪武中舉明經，試於京師，授學官。其卒也，解繹表其墓。」

胡氏廣等《書傳大全》

十卷。

存。

吳任臣曰：「《書傳》舊爲六卷，今分十卷，大旨本二陳氏。纂修諸臣，則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

侍講金幼孜，翰林院修撰承務郎蕭時中、陳循，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周述、陳全、林誌，翰林院編修承事郎李貞、陳景著，翰林院檢討從仕郎余學夔、劉永清、黃壽生、陳用、陳燧，翰林院五經博士迪功郎王進，翰林院典籍修職佐郎黃約仲，翰林院庶吉士涂順，奉議大夫禮部郎中王羽，奉議大夫兵部郎中童謨，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吳福，奉直大夫北京刑部員外郎吳嘉靜，承直郎禮部主事黃裳，承德郎刑部主事段民、章敞、楊勉、周忱、吾紳，承直郎刑部主事洪順、沈升，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陳道潛，承事郎大理寺評事王選，文林郎太常寺博士黃福，修職郎太醫院御醫趙友同，迪功佐郎北京國子監博士王復原，泉州府儒學教授曾振，常州府儒學教授廖思

敬，蘄州府儒學學正傅舟，^①濟陽縣儒學教諭杜觀，善化縣儒學教諭顏敬守，常州府儒學訓導彭子斐，鎮江府儒學訓導留季安，凡四十二人。」

王氏達《書經心法》

佚。

王孚曰：「耐軒先生有《詩》、《書》二經心法，學者多傳之。」

錢謙益曰：「達字達善，無錫人。洪武中舉明經，除國子助教。永樂中，擢翰林編修，遷侍讀學士。」

張氏洪《尚書補傳》

十二卷。

未見。

王氏原《書傳補遺》

未見。

黃虞稷曰：「原，龍巖人。永樂甲申進士，官潮州知府。」

彭氏昂《書傳通釋》

六卷。

存。

昂自述曰：「愚讀是經傳，叨中甲科，且嘗推所得以淑諸人，而其中微辭奧義，有

^①「府」，原為空格，據《書傳大全》（高麗刻本）卷首編輯諸臣職名補。

弗能辨析者尤多。比伏覲頒降《書傳》，藏於學校，閭巷未易得覩，是以忘其不韙之咎，摘取其切要者附載下方，名曰《書傳通釋》，繕寫成編，歸貽家塾，庶與吾鄙之士共焉。」

《人物考》：「彭勗，字祖期，吉安永豐人。永樂乙未進士。正統初，拜監察御史，改考功郎中，出爲山東按察副使。」

黃虞稷曰：「是書錢塘董鏞音點，宣德乙巳曾刻於建陽。」

徐氏善述《尚書直指》

六卷。

存。

《人物考》：「徐善述，字好古，天台人。以薦授桂陽州學正。仁宗爲皇太子，簡

入宮僚，爲左春坊左司直郎，陞右贊善，卒於官。洪熙間，贈太子少保，謚文肅。」黃虞稷曰：「仁宗在東宮，徐贊善善述纂《尚書直指》六卷上進。」

按：是書徐文肅爲東宮講官時所進，未曾刊行，亦不列撰書姓名。其後中璫錢能從宮中攜出，遂爲鏤版，於時錢溥、劉宣序之，童軒跋之，皆不知爲文肅所著。予從同里曹侍郎溶家見之，因爲標出。

陳氏濟《書傳補注》

一卷。

未見。

《書傳通證》

未見。

《姓譜》：「陳濟，字伯載，武進人。永樂初，以布衣召修《永樂大典》，爲總裁官，書成，授右春坊右贊善。所著有《書傳通證》、《書傳補注》。」

何氏文淵《書義庭訓》

未見。

陸元輔曰：「《書義庭訓》，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廣昌何文淵巨川撰。文淵中永樂戊戌進士，晚號鈍庵。」

經義考卷八十七終

弟子寶應鄒何求覆校

經義考卷八十八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書十七

章氏璪《書經提要》

四卷。

未見。

璪自序曰：「韓子有言，『記事者必提其要』。若天文、地理、圖書、律呂四者，皆《書》之要也。然天文之度數或未易析，地理之沿革或有不同。至於圖書、律呂，

先儒固有成說，而散見他書，未有萃於一者，故學經之士得其一或遺其二。愚竊病焉，輒不自揆，用摭先儒之說，爲書四篇，名以《提要》。或爲之圖，或述其義，間以一得之愚附焉，其具於蔡傳者不複出。庶幾其說簡明易見，不假他求而得其要矣。」

《台州府志》：「章璪，字仲寅，黃巖人。正統丙辰進士，官至兵部主事。」

按：章氏書載西亭王孫《萬卷堂目》。

張氏瀾《書經集說》

未見。

蔣方馨曰：「張瀾，字道本，潼川人。正統己未進士。」

黃氏諫《書傳集義》

未見。

《人物考》：「黃諫，字廷臣，蘭州人。正統壬戌賜進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轉左春坊左中允。天順初，改尚寶司丞，仍兼翰林院編修，陞尚寶司卿，進翰林院侍講學士，謫判廣州府。尋被逮至京，道卒。」

夏氏寅《尚書劄記》

未見。

錢謙益曰：「寅字正夫，華亭人。正統十三年進士，除南京吏部主事，歷郎中二十年，爲副使十六年，終山東右布政使。」

費氏希冉《尚書本旨》

七卷。

未見。

《南海縣志》：「費希冉，字師敬，正統間諸生。」

劉氏敦《尚書句解》

未見。

楊廉狀曰：「公諱敦，字于學，吉安人。領景泰庚午鄉薦，司訓武昌，調武進，陞南京翰林院孔目。」

楊氏守陳《書私抄》

一卷。

存。

守陳自序曰：「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書》蓋唐虞三代之史所記，孔子所錄，何爲不可盡信耶？蓋古之書傳世既久，則其錯簡缺文訛字浸浸多有，至孟子時已然。秦人焚之，則併其簡編文字蕩然亡矣。漢世旁求，一得於女子之口授，一出於先世之壁藏。壁藏者已經後人修潤，故鮮錯訛。口授者蓋其所誦已非盡本文，而當時傳言後世謄寫，益多闕與錯訛，且有重複，滋不可盡信矣。而漢唐諸儒乃盡信力解，至有所難通，則亦強爲之說。宋儒始疑之，若東坡之於《康誥》，荆公之於《武成》，吳才老之於《梓材》，皆明其錯，而晦庵先生又重定《武成》。一時諸家傳注，往往有愈於漢唐者。元時王魯齋嘗作《書疑》，謂《臯陶

謨》、《說命》、《武成》、《洪範》、《多方》、《立政》六篇多錯簡訛字，自以其意更定，雖未必盡合於古，然合者亦不鮮矣。歐陽子曰：「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謬，非一日之失也。刊正補輯，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後聖之生也。」其言至矣。蒙自童時受《書》，每遇今文，腐唇弊舌而不能以熟，稍長聽講，苦心焦思而不能以通也。其後頗覺蔡傳似欠明備，乃取諸家徧閱，疑久不釋。及得魯齋《書疑》，則躍然喜曰：「此先得我心之所同者。」於是取《堯典》以下經傳，手自抄錄，凡經有錯簡者移之，而其闕訛重複者明言之，蔡傳有欠明備者，采諸家補之，而或以私說附焉。其所移者既未必合於古經，所補者又未必勝乎舊傳，徒爲紛更，以取僭竊之罪。

然飽食終日而於此乎用心，差賢於博奕者而已。雖然，世有古今，人有聖愚，而理之在人心者，則無古今聖愚之異也。以今窺古，以愚測聖，雖不能盡合，而理之所在，亦豈無一二其庶幾乎？後之君子，倘有取其一字一言之合，則亦不枉其用心矣。」

張氏業《書經節傳》

未見。

《江西通志》：「張業，字振烈，安福人。景泰辛未進士，歷官國子監司業。」

黃氏瑜《書經旁通》

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瑜，香山人。景泰丙子舉人，官長樂知縣。」

劉氏縉《書經講義》

未見。

《分水縣志》：「劉縉，字大紳。天順己卯舉人，知武昌縣事。」

黃氏仲昭《讀尚書》

一篇。

存。

繆泳曰：「仲昭名潛，以字行，莆田人。成化丙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與同館章懋、莊昶諫鰲山煙火詩，予杖，謫湘

潭知縣，遷南京大理寺評事，進寺副，乞休。弘治初，起江西提學僉事。」

姚氏誠《書經義》

佚。

《陝西通志》：「姚誠，字通夫，蘭州人。成化乙酉舉人，知聞喜、新鄭二縣。」

羅氏倫《書義旁通》

佚。

鮑氏麟《壁經要略》

佚。

《溫州府志》：「麟字仲瑞，平陽縣人。成

化己丑進士，官工部郎中。」

吳氏寬《書經正蒙》

未見。

錢謙益曰：「寬字原博，長洲人。成化八年會試、廷試俱第一，入翰林，累遷至掌詹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定。」

林氏俊《尚書精蘊》

未見。

陸元輔曰：「林俊，字見素，莆田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贈少保，謚貞肅。」

呂氏獻《書經定說》

未見。

黃虞稷曰：「獻字丕文，新昌人。成化甲辰進士，累官南京工部右侍郎。」

李氏承恩《書經拾蔡》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承恩，嘉魚人。成化甲辰進士。」

錢氏福《尚書叢說》

未見。

《姓譜》：「福字與謙，華亭人。弘治庚戌賜進士第一，官止修撰。」

尹氏洪《尚書章句訓解》

十卷。

未見。

按：尹洪，錦衣衛人。弘治庚戌進士。書載西亭王孫《萬卷堂目》。

黃氏瀾《尚書資講》

未見。

鍾欽立曰：「黃瀾，號壺陰，莆田人。弘治癸丑進士，歷官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

王氏大用《書經旨略》

一卷。

未見。

陸元輔曰：「王大用，號蘗谷，上海人。弘治癸丑進士。」

趙氏鶴《書經會注》

未見。

汪楫曰：「趙鶴，字叔鳴，江都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山東按察副使。」

張氏邦奇《書說》

一卷。

存。

穆氏孔暉《尚書困學》

未見。

《姓譜》：「穆孔暉，字伯潛，堂邑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謚文簡。」

周氏灝《尚書口義》

二卷。

未見。

包氏沐《尚書解義》

佚。

《寧波府志》：「包沐，字民新，鄞人。以

貢授石埭訓導。」

應氏璋《尚書要略》

未見。

《金華府新志》：「應璋，字德夫，永康人。以貢歷羅源縣儒學教諭。學者稱為東白先生。」

揭氏其大《尚書世義》

未見。

黃虞稷曰：「廣昌人，隱居不仕。」

蕭氏孟景《尚書說》

佚。

李舜臣曰：「先生三河人，字時泰。正德乙亥，余從先生於崇文門外草場巷，後爲濟南太守。其說《書》曰：『宗彝，蔡傳虎雌，蓋謂虎彝與雌彝爾。若然，是以一章而二之矣。夫宗彝者，宗廟之常尊也。』」
「弼成五服，至於五千。五千者，五服每面一千二百二十五里。故《王制》流沙至海，衡至恒皆三千里。云三千里者，周尺小也。」

馬氏明衡《尚書疑義》

一卷。
存。

明衡自序曰：「孔安國、穎達用意雖勤，其於大道概未有聞。蔡氏仲默承文公之訓，義理大有發明，然愚從而求之，謂其

悉可以得聖人之心而達聖人之道，則不敢以自詭也。故凡於所明而無疑者從蔡氏，其有所疑於心而不敢苟從者，輒錄爲篇。聖人之行事非細故也，萬古至大之公案，予何人哉，謂足以辨之。顧先儒或有未論者，予特發其疑以引其端，將來君子其毋以爲妄與僭而不之正，則予今日之心也。嘉靖壬寅。」

張雲章曰：「治《書》之家，其與蔡氏異者，元新安程氏直方著《蔡傳辨正》，鄱陽余氏芑舒、程氏葆舒著《讀蔡傳疑》、《蔡傳訂誤》，明嘉善袁氏仁有《砭蔡編》，今其書不盡傳。是編亦止見抄本，顧未詳其出處。」

呂氏柟《尚書說疑》

五卷。

存。

張雲章曰：「此涇野門人因扣擊而得之其師者，舉而筆之於編。焦氏《經籍志》、朱氏《授經圖》所載《因問錄》，疑即其書也。嘉靖己亥曾鏤版，其門人汪尚庭序之。」

按：呂氏《書說》，吾鄉項鼎鉉孟璜曾刻之家塾。

韓氏邦奇《書說》

一卷。

未見。

汪氏玉《尚書存疑錄》

二卷。

未見。

《寧波府志》：「汪玉，字汝成，鄞縣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巡撫順天都御史。」

王氏崇慶《書經說略》

一卷。

存。

崇慶自序曰：「五經莫古於《易》，其次莫如《書》。《易》以道道之體，所謂「先天而天弗違」；《書》以道道之用，所謂「後天而奉天時」，其致一也。然二帝以揖讓而官天下，古未有也，故其書皆曰典。典，主也，主夫道也，非三王比也。先儒以其事可爲後世之法，故曰典，失傳經之大旨矣。夫《書》先人之家傳，慶讀有年矣，五十而後，再取讀之，始若粗有得焉。於是乃述四代而撮其要，斷其義，因名曰《說略》。」

聊復以備自考，且爲家塾童蒙之地云爾。」

蔣一葵曰：「蓋聞尼父序《書》，篇有一大義焉，其間小節目不論也。是故《典》、《謨》，禪繼也；《湯誥》、《牧誓》，弔伐也；《太甲》，遷也；《大誥》，攝也；《顧命》，終也；《康王之誥》，始也。他篇準是，蓋無無義者。余讀王先生《說略》，而益信所聞也。」

王氏道《書億》

四卷。

未見。

梅氏驚《讀書譜》

四卷。

存。

《尚書考翼》

一卷。

存。

驚自序曰：「甚矣，儒之好怪也。不論其世，不稽其人，惟怪之從。當伏生傳經廿有八篇，序一篇，共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之間，如日月之行天，人皆仰之，是聖經之正也。若乃孔壁所藏，高祖過魯祀孔子時不言古文，惠帝除挾書令時不言古文，文帝求能治《尚書》時不言古文，雖景帝時亦無一人言孔氏有古文者。至孝武世，延七八十年間，聖孫孔安國者專治古文，謂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降及東晉，有高士曰皇甫謐者，見安國《書》摧棄，人不省惜，造《書》二十五篇、大序及

傳，冒稱安國古文，以授外弟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頤，遂獻上而施行焉，人遂信爲真安國《書》。前此諸儒如王肅、杜預、晉初人，鄭冲、何晏、韋昭三國人，鄭玄、趙岐、馬融、班固後漢人，劉向、歆、張霸前漢人，皆未見，不曰逸《書》，則曰今亡。《史》、《漢》所載，絕無二十五篇影響。其曰鄭冲、蘇愉，皆誣之耳。又《舜典》篇首「慎徽」突出，好事者遂造爲南齊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金陵大航頭偶見二十八字，伏法未上，隋開皇時始購求得之。朱子曰：「古文東晉時始出，前此諸儒皆未之見。」豈不痛切而明快哉。無而爲有，將以誰欺？安國不言，《史記》不載，使聖人正經反附僞《書》以行世。隋唐以來千餘年，自吳先生《纂言》之外，曾無一人爲聖經之忠臣義士者，豈不痛哉。

予在嚴陵時，已作此譜，草創未備。今加修飾，使古文廢興之由、先後義僭之辨，如指諸掌，庶幾裨《纂言》之所未備，以承吳先生之志云。」

陳第曰：「近世旌川梅鶯壽張立論，其斷古文謂皇甫謐偽作，集合諸傳記所引而補綴爲之。不知文本於意，意達而文成，若彼此瞻顧，勉強牽合，則詞必有所不暢。今如《禹謨》『克艱』二語，謂本《論語》之『爲君難，爲臣不易』；『不矜』『不伐』，謂本《老子》之『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爭』；『滿招損，謙受益』，謂本《易》之『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不知宇宙殊時而一理，聖賢異世而同心，安得以其詞之相近也，而遽謂其相襲乎？又如『人心』『道心』，則謂本之《道經》。嘗考《荀子》曰：『舜之治天下，不以事治而萬

物成。^①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註者曰：「此《虞書》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即《虞書》也。」今鶯指爲《道經》，豈別有所據耶？又如《五子之歌》『鬱陶乎余心，顏厚有忸怩』，謂『鬱陶』取諸《孟子》，『顏厚』取諸《詩》。《胤征》之『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取諸《三國志》。《仲虺》之『慚德』，取諸季札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口實』取諸王孫圉曰『以寡君爲口實』。《湯誥》之『降衷』，取諸夫差曰『天降衷於吳』。《伊訓》『從諫弗咈』，取諸班彪之『從諫如流』。《太甲》『升高陟遐』，取諸《中庸》之『行遠自邇，登高自』

①「治」，據陳第《尚書疏衍》卷一《古文辨》（明萬曆刻本），當作「詔」。

卑」。《咸》有一德之「觀德」「觀政」，取諸《呂氏春秋》之引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說命》「建邦設都」，取諸《墨子·尚同》之篇。《泰誓》「離心離德」，取諸子太叔曰「棄同即異，是謂離德」。《武成》「歸馬」、「放牛」，取諸《樂記》。《旅獒》「爲山九仞」，謂「爲山」取諸《論語》「九仞」取諸《孟子》。《微子之命》「余嘉乃德」，取諸《左氏》王命管仲曰「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蔡仲之命》「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取諸祝鮀云「管、蔡基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周官》「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取諸《老子》「爲之未有」^①圖之于未亂」。《君陳》「勿辟」、「勿宥」，取諸《文王世子》「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畢命》「收

放心」，取諸《孟子》「求其放心而已矣」。《君牙》「思其艱以圖其易」，取諸《老子》「圖艱於其易」。《伯冏》「交修不逮」，取諸《楚語》衛武公曰「朝夕交戒我」。諸如此類，難以悉數。句疵其攘，字剥其竊，無非欲二十五篇古文盡廢之而後已。然由君子觀之，不可廢也。何者？二十五篇其旨奧，其文詞卑而高，近而遠，幽通鬼神，明合禮樂，故味道之士見則書，書則玩，紬繹而浸漬，歎息而詠歌，擬議之以身，化裁之以政，定事功而成亹亹矣。孰是書也而可以僞疑之乎？」

① 「爲之未有」，據陳第《尚書疏衍》卷一《古文辨》，當作「爲之于未有」。

馬氏理《尚書疏義》

未見。

霍氏韜《書解》

未見。

舒氏芬《書論》

一卷。

存。

王氏漸達《讀書記》

未見。

漸達自序曰：「予讀《書》至堯、舜、禹之相授受曰『允執其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然後知聖學之大要也。夫心也者，天人相禪之機也。而學也者，又所以維持此心，令其自作主宰，無間斷而不息焉者也。三代盛王，如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武王之敬義警戒，得於此者也。太甲之仁義懲艾，高宗之始終典學，成王之緝熙光明，勉乎此者也。下至桀、紂、幽、厲，昧乎此者也。故得此學然後能大其心，大其心然後能崇其德，崇其德然後能廣其業，廣其業然後能成其治。帝王而非此則無以同乎天地，學者而非此則無以齊乎聖賢，此讀《書》者之首務也。外此而今文古文之異，孔壁偽《書》之辨，平易艱澁之證，殘篇斷簡之考，此其末焉而已矣。予之所

深惜者，孔安國不以科斗之字遍求譯於四方，而劉歆校書之時，秘府之藏猶在也，而皆未嘗注意焉，其能已於予之感乎。」

經義考卷八十八終

門弟子長洲汪士鋐覆校

經義考卷八十九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書十八

鄭公曉《尚書考》

二卷。

闕。

徐文貞公志墓曰：「公諱曉，字室甫，別號淡泉，海鹽人。嘉靖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授兵部職方主事。以議大禮杖闕下，起考功郎中。嚴世蕃以

治中求爲尚寶丞，公謂非故事，不聽，貶和州判。人爲太僕丞，遷爲考功郎中，又遷南尚寶卿，歷南太僕少卿、鴻臚光祿太常卿，遷刑部右侍郎。改兵部，出撫鳳陽，選民兵，集鹽場壯勇禦倭於通、泰，襲之於如皋，擊之於海門，搗之於呂泗，圍之於狼山，斬首九百餘級。人爲吏部左侍郎，尋遷南京吏部尚書。世宗以公知兵，留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改刑部尚書。分宜譖公自專，落公職，及公卒，分宜得罪去，世宗詔復公職。今皇帝嗣統，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謚端簡。」

按：《書考》一冊，彝尊得之公家，失其上卷。中多辨證古文之非，蓋公自撰也。

林氏雲同《尚書正宗》

未見。

盛子鄴曰：「林雲同，號退齋，莆田人。嘉靖癸未進士，改庶吉士，累官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端簡。」

葉氏良珮《讀書記》

未見。

豐氏坊《古書世學》

六卷。

存。

顧炎武曰：「五經得於秦火之餘，其中固

不能無錯誤，學者不幸而生乎二千餘載之後，信而闕疑，乃其分也。近世之說經者，莫病乎好異。以其說之異於人，而不足以取信，於是舍本經之訓詁，而求之諸子百家之書。猶未足也，則舍近代之文，而求之遠古。又不足，則舍中國之文，而求之四海之外。如豐熙之《古書世本》，尤可怪焉。鄴人言出其子坊僞撰。曰箕子朝鮮本者，箕子封於朝鮮，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止，後附《洪範》一篇。曰徐市倭國本者，徐市爲秦博士，因李斯坑殺儒生，託言人海求仙，盡載古書至島上，立倭國，即今日本是也。二國所譯《書》，其曾大父河南布政使慶錄得之，以藏於家。按：宋歐陽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蓋昔時已有是說，而葉少蘊固已疑之。夫詩人寄興之

詞，豈必真有其事哉？日本之職貢於唐久矣，自唐及宋，歷代求書之詔不能得，而二千載之後慶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獻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至曰箕子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則不應別無一篇逸《書》，而一一盡同於伏生、孔安國之所傳。其曰後附《洪範》一篇者，蓋徒見《左氏傳》三引《洪範》皆謂之《商書》，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稱，十有三者周史之記，不得謂商人之《書》也。《禹貢》以道山道水移於九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經後緯之義也。《五子之歌》「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謂本之鴻都石經。據《正義》言蔡邕所書石經，《尚書》止今文三十四篇，無《五子之歌》，熙又何可以不考而妄言之也？夫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使果有殘編斷簡，可以裨經文而

助聖道，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若乃無益於經，而徒爲異以惑人，則其於學也，亦謂之異端而已。愚因歎夫昔之君子遵守經文，雖章句先後之間，猶不敢輒改。故元行冲奉明皇之旨，用魏徵所著《類禮》撰爲疏義成書上進，而爲張說所駁，謂章句隔絕，有乖舊本，竟不得立於學官。夫《禮記》二戴所錄，非夫子所刪，況其篇目之次元無深義，而魏徵所著則又本之孫炎，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詔旨，而不能奪經生之所守。蓋唐人之於經傳，其嚴也如此。故啖助之於《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獨得，而史氏猶譏其「一本所承」，自用名學」，謂後生詭辨，爲助所階。乃

①「一」，據黃汝成《日知錄集釋》卷二「豐熙偽尚書」條（清道光西谿草廬刻本），當作「不」。

近代之人，其於讀經鹵莽滅裂，不及昔人遠甚。又無先儒爲之據依，而師心妄作，刊傳記未已也，進而議聖經矣；更章句未已也，進而改文字矣。此陸游所致慨於宋人，而今且彌甚。徐防有言，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寢以成俗。嗚呼，此學者所宜深戒。若豐坊之徒，又不足論也。」

陸元輔曰：「古書云者，以今文、古文、石經列於前，而後以楷書釋之，且采朝鮮、倭國二本以合於古本，故曰古書也。世學云者，豐氏自宋迄明，四世學古《書》，稷爲《正音》，慶爲《續音》，熙爲《集說》，道生爲《考補》，故曰世學也。《續音》中多異聞新說，其序云：『正統六年，慶官京師，朝鮮使臣嬀文卿、日本使臣徐睿人

貢，因召與語。二人皆讀書能文辭，議論六經，亹亹出人意表，因以《尚書》質之。文卿曰：吾先王箕子所傳，起神農《政典》，至《洪範》而止。睿曰：吾先王徐市所傳，起《虞書·帝典》，至《秦誓》而止。又笑官本錯誤甚多，孔安國僞序皆非古經之舊。如《虞書·帝告》《紀堯》《舜禪授之事》《汨作》《紀四凶之過》《九共》《紀四岳九官十二牧考績之事》《稟飫》《紀后稷種植之法》序皆不知。吾國之法，有傳古經一字入中國者夷九族。使臣將行，搜檢再三，遣兵衛之出境。則六一翁令嚴不許傳中國者，不信然歟。固請訂其錯誤，僅錄一《典》、二《謨》、《禹貢》、《盤庚》、《泰誓》、《武成》、《康誥》、《酒誥》、《洛誥》、《顧命》見示。謹錄附先清敏公《正音》之下，俾讀是經者尚有考於麟角鳳毛

之遺雋云。」又曰：「梁姚方興妄分《堯典》、《舜典》爲二篇，伏生今文、孔安國古文、鴻都古經、魏三體石經合爲一篇，止名《堯典》。箕子朝鮮本、徐市倭國本總作《帝典》，與子思《大學》合。王魯齋、王深寧皆以爲最是，今從之。」《考補》云：

「姚方興本齊纂主蕭道成之臣，僞增『曰若稽古帝舜曰』七字於『重華』之上，變亂其文，分爲二《典》，於建武二年上之，後事纂主蕭衍，以罪見誅。箕子封於朝鮮，傳《書》古文，自《政典》至《微子》而止，後附《洪範》一篇。徐市爲秦博士，因李斯坑殺儒生，託言入海求仙，盡載古書至島上，立倭國，即今日本是也。二國所繹《書經》，先曾祖通奉府君與楊文懿公皆嘗錄得，以藏於家。」觀其序說，依託之迹顯然。鄞人萬斯大曰：『此吾鄉豐禮部

廢棄於家，窮愁著書而僞託者。名爲世學，其實一手所爲。五經皆有僞撰，不獨古《書》也。』吁，可怪哉。」

黃氏光昇《讀書愚管》

未見。

《姓譜》：「黃光昇，字明舉，晉江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刑部尚書。」

黃氏變《書經便註》^①

十三卷。《萬卷堂目》十卷。

① 「黃氏」，當爲「蔡氏」。凌迪知《萬姓統譜》卷九十七（明萬曆刻本）作「蔡變」，朱睦㮮《萬卷堂書目》（觀古堂書目叢刊本）、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皆著錄蔡變《書經便註》。

未見。

《姓譜》：「鑿字天章，寧晉人。嘉靖己丑進士，授行人，選御史。以言事與楊爵等繫獄，罷歸，教授鄉里。人稱汶濱先生。」

沈氏朝宣《書經發隱》

未見。

繆泳曰：「朝宣字三吾，仁和人。嘉靖辛卯舉人。」

錢氏應揚《尚書說意》

未見。

蔣方馨曰：「後楓錢氏應揚，餘姚人，嘉靖壬辰進士。」

王氏問《書經日抄》

未見。

錢謙益曰：「問字子裕，無錫人。嘉靖壬辰進士，歸里六年，然後殿試，除戶部主事，歷廣東按察司僉事。」

蔣氏騰蛟《書傳折衷》

六卷。

未見。

李因篤曰：「渭南人，嘉靖乙未進士。」

胡氏賓《書經全圖》

一卷。

未見。

按：賓，光州人，嘉靖乙未進士。

書載山陰祁氏《澹生堂目》。

馬氏森《書傳敷言》

十卷。

存。

《姓譜》：「森字孔養，福建懷安人。嘉靖

乙未進士，歷戶部尚書。」

子欵曰：「《書傳敷言》，先恭敏爲諸生時

所著也。三山故鮮習是經者，嘉靖乙酉，

督學邵公銳拔取進上，內二十有八人改

習之，延莆田林公學道受業，先公師承其

說，鑽研敷衍，浹期成帙，及官大司徒明

農後，方付梓行於世。崇禎丙子，鄰弗戒

於火，收拾煨燼之餘，得《敷言》若干版，

付際明藏之。際明蒐補，復爲完書。」

孫際明曰：「先恭敏所著有《四書口義》、《春秋伸義》、《春秋辨疑》、《易經說義》、《輯禮》、《書傳敷言》、《奏疏》、《地理正宗》、《文集》若干卷，惟《文集》版係不肖際明收藏無恙。頃見《書傳》數版，奚忍目擊殘缺，隨拮據次第編補，亦以質同業者之敦尚云爾。」

張雲章曰：「森亦守心學之說，而與朱、蔡有違言者，觀其疏虞廷十六字可見。其書嘉靖癸亥門人張科序之，其孫際明重刊，沈履祥序之。」

陳氏言《書疑》

未見。

言自序曰：「經之行於世者，未有若《書》

之闕誤者也。上下五十九篇，吾讀今文

蔡也。」

焉，然而何詰曲也。吾讀古文焉，然而何萎繭也。吾衡觀於二帝三王之異代焉，然而其文何較若二體也。吾茲惑焉，而姑就所傳述以考釋之，則諸儒訓注何異同也。合異同而會通之，吾將以蔡氏爲歸焉，而疑且殆者何蝟毛起也。邇授受而折衷之，吾必以紫陽氏爲宗焉，而何《書》注之弗果，即所訂定者僅二《典》而止也。吾又以質之繼紫陽而興者，若慈湖、文正諸君子焉，而疑義何縷縷也。無已則研精覃思而持衡其間，本以家所世業日記篇額者，參伍而裁酌之。其於蔡傳，比而同之不爲黨，擯而正之不爲嫌，以成紫陽之遺而暢未盡之旨，命其草曰《書疑》。疑之者，翼之也。噫，業蔡而疑蔡，又安知後之疑吾，不尤甚於今之疑

莫氏如忠《尚書訓詁大旨》

未見。

錢謙益曰：「莫如忠，字子良，華亭人。嘉靖戊戌進士，歷浙江布政使。」

陸氏穩《書經便蒙詳節》

未見。

蔣方馨曰：「北川陸氏穩，歸安人。嘉靖甲辰進士，累官兵部侍郎。」

譚氏綸《書經詳節》

未見。

《姓譜》：「綸字其理，宜黃人。嘉靖甲辰進士，歷官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襄敏。」

吳氏文光《尚書審是》

十卷。

未見。

張氏居正《書經直解》

八卷。

存。

錢與暎序曰：「傳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修身之道，孰要於明經哉？六經之道同歸，而宏綱大要足以垂世立教，又莫要於典謨訓誥誓命之

文。爲人君而建極馭宇，不可不知《書》；爲人臣而爲德爲民，不可不知《書》；爲庶人而遵由道路，不可不知《書》。自漢興立在學官，諸家註互相同異。至紫陽朱先生獨授蔡氏爲傳，高皇帝制科取士，詔遵其說，著爲功令，自是師弟講明，篇章益衍。今上冲年嗣位，江陵公倡率儒術，輯爲一編，既資日講，且備睿覽，融古人之傳記，質近日之異同，存是去非，削繁增簡，詞富而備，義弘而雅。萬曆丙戌，不佞偕計，得之京邸，歸授家庭，兒周刊行，傳之通都大邑。刊成，暎不佞略序其端如此。萬曆十八年庚寅秋九月。」

錢謙益曰：「居正字時大，江陵人。嘉靖丁未進士，改庶吉士，由編修歷宮坊掌院。隆慶初，以禮部侍郎召入內閣，官至

太師左柱國、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卒謚文忠，追論削籍。崇禎中，有詔追復。」

王氏樵《尚書日記》

十六卷。

存。

樵自序曰：「傳《尚書》者非一家，至蔡先生《集傳》宗本程、朱，義始益精，而學者罕窮其歸趣，何也？經文簡要，事理兼陳，非不該不徧之學輒能通貫。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蓋以《詩》、《書》所載皆其人之實，讀其書如身在其時，論其世如事在於己，則我之心即古人之心，古人心即我之心，然後所謂知其人者可得而

幾也。吁，豈易言哉。今去聖人之世雖遠，而其心固在，故居千載之下可仰而求，有不求，未有求而無得者也。予未有所得，而不敢不求者也。敬援橫渠張子劄記之法，但以自驗所進，日久成帙，遂編次之。初不敢以傳之人人，然此學人之所共，有願觀者則出之。倘讀而頗亦有契焉者乎，則以是為適國之舟車，送者自崕而反，奚不可者。」

李維禎序曰：「《書》有古文、今文，而今之解《書》者，又有古義、時義。明高皇帝嘗御注《洪範》，命學士劉三吾等為《書傳會選》，其後有《直指》、《輯注》、《會通》、《纂義》、《疏意》、《書繹》數十家，是為古義，而經生科舉之文不盡用。自《書經大全》布在學官，獨重蔡氏注，經生習之，其主蔡氏而為之說者，坊肆所盛行亦數家，

皆便科舉之文，是爲時義。惟金壇王中丞公《日記》，哀錄百家訓詁，於經旨多所發明，而亦可用於科舉之文。其中若精一協一、建中建極，禹、箕衍疇之法，湯、尹談理之宗，《召誥》、《周官》之義，微、箕抱器受封，周公居東致辟之辨，本原學術，窮究性命，昭揭倫常，破除誣罔，有功於經不小也。」

張萱曰：「萬曆間金壇王樵著。上自羲、黃之紀，洎於稗官，即今士大夫譚議，凡有當於《尚書》者，皆參收之，凡十六卷。」張雲章曰：「方麓先生《日記》，字比句櫛，討論折衷，或並存衆說，或定從一家，必求至當之歸，而於曆象璣衡地里，皆詳稽而得其依據。有明一代，以《尚書》之學著聞者絕少，而異說雜出，若梅鷺之流，狂悖尤甚。朱、蔡之傳，賴先生以不墜云。」

《書帷別記》

四卷。

存。

張雲章曰：「此亦爲舉業而作，萬曆甲申六月自爲之序行之。」

俞氏時及《蔡傳說意》

未見。

蔣方馨曰：「濠泉俞氏時及，新昌人，嘉靖丁未進士。」

李氏儒烈《尚書啓蒙》

未見。

蔣方馨曰：「見川李氏儒烈，海鹽人，嘉靖丁未進士。」

湯氏_{日新}《尚書錄》

未見。

蔣方馨曰：「練川湯氏日新，秀水人，嘉靖庚戌進士。」

呂氏_穆《書經講意》

未見。

蔣方馨曰：「字岡呂氏穆，秀水人，嘉靖癸丑進士。」

曹氏_{大章}《書經疎見》

未見。

蔣方馨曰：「含齋曹氏大章，金壇人，嘉靖癸丑進士。」

陳氏_錫《尚書經傳別解》

一卷。

存。

張雲章曰：「臨海陳氏所撰。」

吳氏_福《書傳》

十卷。

未見。

陸氏_{相儒}《尚書正說》

未見。

蔣方馨曰：「雨樓陸氏相儒，嘉興人，嘉靖己未進士。」

陳氏言《尚書講義》

六卷。

未見。

黃虞稷曰：「言字宜易，莆田人。嘉靖己未進士，廉州知府。」

申氏時行《書經講義會編》

十二卷。

存。

時行自序曰：「余羈絆受《尚書》，是時吳中大師治《尚書》者少，乃從書肆中求疏解訓義，手自採錄，積數年，至若干卷。既以詞臣久次，橫經勸講，日侍今上於帷幄，所進《尚書直解》雖分日更撰，而余以

專經刪訂爲多，今內府所刊《書經直解》是已。蓋余向所採錄，第以舉業從事，多尋章摘句，拘牽藝文。而廣廈細旃之上，直以闡發大旨，剖析微言，要在啓沃聖聰，敷陳理道，不爲箋疏制義所束縛，其簡切明暢，有不待深思強索而昭然者。獨是書藏於禁中，惟閣臣講寮乃蒙宣賜，學士大夫罕獲覩焉。余甥李漸卿鴻從余邸第得而讀之，因與懋、嘉兩兒共加哀輯，合余前所採錄，共爲一編。於是《尚書》大義，論說衍釋，粲然備矣。」

錢謙益曰：「時行，字汝默，長洲人。嘉靖壬戌狀元，以修撰歷官詹翰，以吏部左侍郎入直東閣，官至少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爲元輔九年而歸。歸二十有三年，壽八十，考終於里第。」

徐乾學曰：「長洲申文定公以舉子時所

業及講筵所進合輯成編，今博士家多習其書。」

歸氏有光《尚書叙錄》

存。

有光自序曰：「有光少讀《尚書》，即疑今文、古文之說。後見吳文正公叙錄，忻然以爲有當於心。揭曼碩稱其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信矣。自是數訪其書，未得也。己亥之歲，讀書於鄧尉山中，頗得深究《書》之文義，益信吳公所著爲不刊之典。因念聖人之書存者年代久遠，多爲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其真僞，惟其文辭格製之不同，後之人雖悉力模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學者由其辭可以達於聖人，而不惑於異說。今伏生《書》與孔壁

所傳，其辭之不同，固不待於別白而可知。昔班固《藝文志》有《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僞書，別於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慎重如此，而唐初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朱子蓋有所不安，而未及是正，吳公實有以成之。而今列於學官者既有著令，縉紳先生莫知廣石渠、白虎之異義，學者蹈常習故，漫不復有所尋省。以數百年雜亂之書，表章於一代大儒之手，而世亦莫能尊信之，可嘆也已。余未見吳公書，乃依倣其義，釐爲今文如左，而存其叙錄於前，以俟他日得公書參考焉。」

經義考卷八十九終

門人平湖趙光緒覆校

經義考卷九十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書十九

程氏弘賓《書經虹臺講義》

十二卷。

存。

弘賓自序曰：「今之經生治《書》者，自蔡傳外，率祖閩中所刻《心法》、《正宗》、《資講》、《精蘊》諸家之說，歷時既久，海內操觚之士，各出意見，辭與理融，義與經合，

於典謨訓誥之奧，得其肯綮，殆有超於閩刻諸書之外者。賓幼受讀是經，閱歷寒暑，今亦有年。蓋嘗三復舊說，博採師友之聞見，如屠道南《研幾錄》，張潤江《錦囊錄》，沈虹野、徐瑤泉諸講說，群聚而折衷之，積以歲時，集成《尚書講義》。不欲自私，鳩工梓之，以畀同志。嘉靖甲子孟春。」

蔣方馨曰：「鍾山程氏著《尚書講義》。」

袁氏仁《尚書砭蔡篇》^①

一卷。

未見。

仁自序曰：「襄兒就塾師習《尚書》，專求

① 「篇」，《補正》云：「當作『編』。」

通蔡氏傳爲案據。余考國朝典令，《書》主古疏兼蔡傳，初未嘗專主蔡也。學者以注疏繁而難閱，遂棄不觀，然而非制矣。余弱冠時曾誦壁經正文，至是始取蔡氏閱之，則悖理者種種也。因博考先儒舊說，參以己意，正其謬誤，揭之家塾。」

沈道原序曰：「昔伏生從負圖先生受《書》，以繩繞於腰領，一誦一結，十尋之繩竟，而誦習不已，要亦尋繹其義耳。近世習《書》者爲舉業地，彼其意在魚兔，而又奚筌蹄爲？吾舅袁葆波先生世爲鉅儒，耻舉業而托之醫，於《尚書》有《砭蔡編》。《書》自伏生之女句讀而授之鼃錯，其後孔安國、鄭康成諸人爲之詮解，凡百有三十家，至宋而衷於蔡仲默，吾明遂布之學官。蔡何砭也？非蔡淺，《書》固真爾。世有蔡，即有砭蔡者，道無涯也。」

杜氏偉《尚書說意》

未見。

蔣方馨曰：「靜臺杜氏著《說意》。」

俞氏鯤《百家尚書彙解》

未見。

陸元輔曰：「鯤字之鵬。」

林氏鴻儒《書經日錄》

未見。

《閩書》：「鴻儒字允德，安溪諸生。精治《尚書》，郡人士治《書》者皆從之。」

屠氏本峻《尚書別錄》

六卷。

存。

韓氏綱《書經廣說》

未見。

《廣信永豐志》：「韓綱，字正夫，以歲貢授臨湘教諭。」

鄧氏元錫《尚書繹》

二卷。

存。

劉氏文卿《尚書便蒙纂註》

未見。

章氏潢《尚書圖說》

三卷。

存。

陳氏第《尚書疏衍》

四卷。

存。

第自序曰：「少受《尚書》，讀經不讀傳注，讀愈專，篋中積至十餘冊，無不字句磨滅，默誦嘗不遺一字，口誦心維，得其

義於深思者頗多。近因宋元諸儒疑古文偽作，竊著辨論數篇，因復取古今注疏詳悉讀之，意所是者標之，意未安者微釋之，句讀未是者正之，其素得於深思者附著之，間又發揮於言外，以俟後世冀修己治人者，實有取於經，徵諸行事而已矣。

羅氏敦仁《尚書是正》

二十卷。

存。

子喻義序曰：「《書》百篇，尼父所定，《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書序》是也。秦時禁挾書，博士伏生壁藏之，禁解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於齊魯之間，掌故晁錯寫以隸古，是爲今文。時人惟知《尚書》二

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不知其有百篇也。既而偽《泰誓》、百兩篇之屬稍出，然不大行。惟孔氏有古文《尚書》學，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二十五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採《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孔氏古文吾不能知，而採傳、序作首尾，猶百兩也，庸瘡乎？或曰：《書》何以有偽也？曰：漢時有經學，各欲名家，至有行金易中書漆經以合其私說者。而人主以《尚書》爲樸學，不好，懼且中廢。汾陰寶鼎，周漢孰辨，是以趨爲偽而不辭。安國《書》未上，不列學官，故蔡邕所勒石經仍今文，而古文至東晉始盛行於世。夫其是也，二十八篇已足矣，如其非也，多亦奚爲？王通氏言《書》殘於古今，蓋傷之也。先君贈公家世受《書》，補

博士弟子，已乃棄去，不交人事者二十年，靜中有獲，時著筆札。小子謹識之，鈔集成書，是爲《尚書是正》。大率原本今文，首列書序，次載本書，次下己意。亡者闕之，而散見《論語》、《左》、《國》、《孟》、《荀》者附錄焉。非是族也，雖世所稱十六字，不敢不正。『翦却梧桐枝，滄湖方可窺』，先君誦之云爾，予小子承厥志也。」

張雲章曰：「是正云者，正經、正傳、正字、正句、正術也。其正術之說曰：『《書》者，道政事者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分形氣義理之名；德無常師，善無常主，標萬殊一本之目。此則講堂義理之書，非道政事之書也。』信如此言，則義理與政事果可判而爲二乎？又以允執其中補《書》之亡，而曰『中之言空也』。空不可持，其中安在？執之何法？就

令執之，當其舍時，頓放何處？此以禪家機鋒語說《書》矣。又舉《中庸》『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釋之，而曰：『中也者，天下之至虛也，不言心也。兩也者，天下之至化也，不言一也。用也者，天下之至蹟也，不言精也。』其意以人心道心，惟精惟一爲非經語，以千百年聖作明述之書，而一旦欲滅裂之，可乎？」

陳氏履祥《尚書極》

一卷。

未見。

余氏懋學《尚書折衷》

未見。

繆泳曰：「余懋學，字行之，婺源人。隆慶戊辰進士，歷戶部侍郎，贈工部尚書。」

張氏位《尚書講略》

未見。

王猷定曰：「南昌洪陽張公，中隆慶戊辰進士，改庶吉士，累官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鍾氏庚陽《尚書傳心錄》

七卷。

存。

王樵序曰：「六經中惟《書》最古，博士家蓋難言之。余家世業是經，少嘗受讀，粗得其文義，晚而味之，乃始有悟，時時爲

子弟說之，然其詞不能不多。今觀鍾先生《書》說，則約而該，瞻而覈，盡述其父學山公之訓，而筆之簡者也。先生守鎮，愛民作士，有古循良風，而出之以真誠，養之以鎮靜，湛恩濺澤，淪洽於四境。莊生曰：『《書》以道政事。』夫《書》之於政事，如《詩》之於性情，皆在我而已，故未有不得於心，而能神明其迹，以見於用者也。先生父子自相師承，而又以其所會心者成一家言，會通其聲牙難解之語，而出之以明易，使人如見，蓋長於經學者也。學者得此篝火明燭，而行乎屈曲之途，可無顛躓之虞矣。萬曆辛巳五月。」

王肯堂跋曰：「大江之南，以《尚書》起家者，莫盛於樵李。當嘉靖中，學山鍾先生以名儒爲斯文盟主，綴學之士執經而質難者常數十人。隆慶之初，吾師西星先

生始登春官高第，而先生亦將貢京師，已乃受璽書封如子官。又十餘年，而吾師受命來爲潤州牧，則迎養於郡齋，時起居小不適，則召肯堂診，始得一望見眉宇，蓋退而歎仰者累日。吾師既以良二千石爲明時倚重，發抒先生蓄積，而又時時念先生學爲儒宗，莫遇賞音，即列職郎署，而不及以身効。每以語肯堂，輒不怡者久之。噫，先生之所養，與吾師之所以事先生者，可知也。已而吾邑諸生得一編，則吾師之所趨庭而得者儼然在焉。邑侯劉公見而悅之，以金壇之治《尚書》者十戶而九也，謂是書足爲指南，顧諸生校而傳之，四閱月而工成焉。樵李之說經者，屠氏之《研幾》，鄭氏之《題旨》，皆能味經之腴，不囿宿見，嗣是而後寥寥焉。是編出，足集其成哉。」

俞汝言曰：「鍾庚陽，字西星，秀水人。隆慶戊辰進士，除太平府推官，入爲大理寺評事，陞工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出知鎮江府，謫廣德知州，遷刑部員外卒。」

張雲章曰：「此雖帖括之書，然猶足錄。庚陽爲鎮江守，王方麓序其書，謂其父子相師承，又以其得之心者，會通其聲牙難解之辭，而出以明易，使人如見。庚陽父名天才，老於經學，口授庚陽而述之爲書者也。」

沈氏位《尚書筆記》

未見。

蔣方馨曰：「虹臺沈氏著《尚書筆記》。」俞汝言曰：「位，吳江人。隆慶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卒於邳州。」

龔氏勉《書義卓見》

未見。

嚴繩孫曰：「勉號毅所，無錫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浙江右布政使。」

汪氏在前《讀書拙見》

未見。

蔣方馨曰：「雅堂汪氏在前，歙縣人，隆慶戊辰進士。」

陸氏光宅《尚書主說》

未見。

蔣方馨曰：「雲臺陸氏有《主說》。」

鍾嶽立曰：「光宅，平湖人，隆慶庚午舉人。」

張氏元忭《讀尚書考》

未見。

《人物考》：「張元忭，字子蓋，號陽和，山陰人。隆慶辛未賜進士第一，除翰林院修撰，遷左諭德兼侍講。所著有《讀尚書考》、《讀詩考》。」

王氏祖嫡《書疏叢抄》

一卷。

存。

黃虞稷曰：「祖嫡字師竹，信陽州人。一云德州人。隆慶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授檢

討，陞國子監司業，遷司經局洗馬，終右庶子。」

方氏揚《尚書集解》

未見。

吳璵曰：「揚字初庵，歙縣人。隆慶辛未進士，杭州知府。」

瞿氏九思《書經以俟錄》

六卷。

存。

史學遷序曰：「曩瞿子以書來，謂帝王之學與韋布異，以故行年且六十，終不敢談《尚書》。然今觀其所論著，以天道、人道、君道、臣道、世道、治道釐爲六部。論

篇章次第，則以爲世運相遞而下，自不得無此篇章，運在此，則篇章亦當在此，而徐觀其聯絡之勢，信纍纍如貫珠，然後知《尚書》之篇章果秩然不可移易。其論篇名，則以爲待人而成，有聖君，有聖臣，自不得無此篇名，而參考於無篇名之君臣，則皎皎□若觀火，^①然後知《尚書》之篇名果犁然不可增損。且其以《洪範》爲範圍治道之本，尤爲卓有綱維。而又謂後世君臣不當覽觀前史，恐前史有敗度敗禮、悖淫匪彝諸所行事，令後世臣主覽觀後，反若樹之的，而久將漸漬而從之。乃摘《尚書》有裨君德、臣道、治道諸語爲綱，而稍取考亭《綱目》所紀載係於其下，使

①「皎皎□若觀火」，舊本作「皎皎若觀火」。

人但見其綱，而不能遽覩其敗度敗禮、^① 惛淫匪彝之實。及其以紀傳爲質，既見其敗度敗禮、惛淫匪彝之實，而又已見考亭之書法，謂如此則是，如此則非，如此則吉，如此則凶，時必有惕然深省，必不敢復敗度敗禮、惛淫匪彝者。其有功於萬世君臣，可勝道說哉？吾是以令有司趣刻之。」

高世泰曰：「瞿九思，字睿夫，黃梅人。從學羅洪先，耿定向，歷主鹿洞、濂溪、岳麓、石鼓四書院。中萬曆癸酉舉人，罹冤獄，得解爲民還里，尋論學於河南、廣東，作《中庸口授》、《中庸位育圖》、《中庸運卦》、《古樂測》、《孔廟禮樂考》、《至聖榮哀考》、《六經以俟錄》、《洪範衍義》、《曆正》諸書。徵授翰林院待詔，謝不赴。詔歲給米六十石，以資著述。乃撰《明詩

擬》、《萬曆武功錄》，長吏爲起江漢書院居之。」

蔡氏立身《刪補書經註》

未見。

《溫州府志》：「蔡立身，字師曾，浙江平陽人。萬曆癸酉舉人，高唐知州。」

姚氏舜牧《書經疑問》

十二卷。

存。

舜牧自序曰：「《書》教至有宋諸儒闡發殆盡，將安所置疑，又安所致問哉？蓋

① 「敗度」，原脫，據四庫本、蒼要本補。

《書》無可疑，而所以說《書》者，或稍失其故也。則管窺蠡測之說，苟有可與天下共疑者，未必非聖賢之所與矣。余今所疑，未嘗求異於傳注，惟必求其是，終歸於無疑，與天下萬世共知共由之耳。然此可傳之學究哉？藏之名山可也。萬曆甲辰四月。」

孫氏繼皋《尚書意解》

未見。

嚴繩孫曰：「孫繼皋，字□□，^①無錫人。萬曆甲戌進士第一，歷官吏部左侍郎。」

馮氏夢禎《尚書大意》

未見。

俞汝言曰：「馮夢禎，字開之，秀水人。萬曆丁丑進士，歷官國子監祭酒。」

沈氏自邠《尚書衷引》

未見。

俞汝言曰：「沈自邠，號几軒，秀水人。萬曆丁丑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修撰。」

楊氏起元《書錄》

未見。

姚瀚曰：「起元字復所，歸善人。萬曆丁

①

「□□」，據俞汝楫《禮部志稿》卷四十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孫繼皋字以德。

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

陳氏泰來《尚書注考》^①

一卷。

未見。

俞汝言曰：「陳泰來，號長水，平湖人。萬曆丁丑進士，由順天府儒學教授陞國子監博士，歷禮部精膳司員外，降饒平縣典史。」

項臯謨曰：「高皇帝明經比士，詔用古注疏，不知罷於何年，豈自文皇纂修《大全》後乎？《大全》首經文，次傳注，後附諸說，意深遠矣。同倩治《尚書》，編《注考》，其嘉惠學者，豈小補耶。」

鍾氏化民《尚書臆見》

未見。

鄒氏龍光《書經約言》

未見。

蔣方馨曰：「斗墟鄒氏龍光，長洲人，萬曆庚辰進士。」

劉氏應秋《尚書旨》

十卷。

存。

① 「泰來」，四庫本作「泰交」。下同。

蔣方馨曰：「兌陽劉氏應秋，吉水人。萬曆癸未進士第三人，歷官國子監祭酒。」

湯氏顯祖《玉茗堂尚書兒訓》

未見。

錢謙益曰：「顯祖字義仍，臨川人。萬曆癸未進士，除南太常博士，稍遷南祠郎。抗疏劾政府，謫徐聞典史，量移知遂昌縣。」

潘氏上藻《尚書心鏡》

未見。

徐氏即登《書說》

十卷。

未見。

陸元輔曰：「即登號匡岳，豐城人。萬曆癸未進士，除工部主事，歷河南左參政。」

著《書說》，凡四冊。」

郭氏正域《東宮進講尚書義》

一卷。

存。

姜氏鏡《書經見解》

未見。

毛奇齡曰：「姜鏡，字翼龍，山陰人。萬曆癸未進士，歷官廣東布政使。」

何氏喬遠《書經釋》

一卷。

未見。

沈氏瓚《尚書大義》

未見。

潘耒曰：「瓚字□□，吳江人，萬曆丙戌進士。」

袁氏宗道《尚書纂注》

四卷。

存。

錢謙益曰：「宗道字伯修，公安人。萬曆丙戌會元，選庶吉士，授編修，歷官春坊中允，至右庶子，贈禮部侍郎。有二弟，曰稽勳宏道、儀部中道，所謂公安三袁也。」

經義考卷九十終

門人吳江周景岷覆校

經義考卷九十一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書二十

董氏其昌《書經原旨》

未見。

卞洪勳序曰：「今之治《書》者，率多承襲傳會，又或標奇逞臆，經學之厄甚矣。雲間董玄宰氏，以《尚書》起家，獨深得其旨，凡疏義箋解，皆虚心闡繹，勒為一家言，令觀者劃然解頤也。昔鄭寬中人說

《尚書》於金華，成帝詔班伯受之，賞賚甚渥，以其剖析經義，不昧作者之旨耳。若玄宰氏，固已詣古人之奧室矣。」

吳氏炯《書經質疑》

一卷。

存。

炯自跋曰：「余於六籍，《易》有《繹旨》，《詩》、《春秋》有《質疑》，《禮》有《孝經》以輯其遺逸，有《大學》以訂其章句，而獨缺《尚書》。嘗曰：帝王之大經大法，義本直截，故無辨難之辭。雖然，終未卒業也。今採叢語所載，及閒居酬應之言，凡有關於四代者，輯成一編。自古文後出，談經者失其統緒，互有牴牾。故於傳注居多，雖未能章分節解，庶幾少補其缺

云。萬曆庚申秋七月。」

王氏肯堂《尚書要旨》

三十一卷。

存。

張雲章曰：「金壇損齋王氏，中丞樵之次子，萬曆己丑進士，改庶吉士，除翰林院檢討。《要旨》一書，館中所撰，其從兄爾祝守滄州，爲之鋟版，天津兵備副使張汝蘊序之。蓋原本家學，而爲學士家刺經訓故之用者也。」

郝氏敬《尚書辨解》

十卷。
存。

張雲章曰：「京山郝氏專信今文，而力辨

孔傳爲非。且以周公未嘗有東征殺管叔之事，亦未嘗有踐阼朝諸侯之事，《蔡仲之命》『致辟管叔』，乃誤解《金縢》中『我之弗辟』一句。《禮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誤解《洛誥》中『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文。其意以孔《書》僞作，《禮記》出於漢儒，俱不足信。其旨似出吳幼清《纂言》，而郝氏於《纂言》又未之見，不過率其私智臆說，而本無所據也。」黃虞稷曰：「前八卷解今文二十八篇，後二卷辨正古文。」

范氏應賓《壁業》

未見。

姚瀚曰：「范應賓，字光父，^①秀水人。萬曆壬辰進士，工部主事。」

鍾氏鳴陞《書經素言》

未見。

蔣方馨曰：「抱瑜鍾氏鳴陞，丹陽人。萬曆壬辰進士，刑部主事。」

盧氏廷選《尚書雅言》

六卷。

存。

湯顯祖曰：「學古堂《尚書雅言》，採唐孔氏以後至宋蔡氏所詁，而折衷己意，存其異同，有疏通知遠之益，蓋深於《書》者。」

高兆曰：「廷選字真常，莆田人。萬曆壬

辰進士，歷官湖廣參政。」

曹氏學佳《書傳會衷》

十卷。

存。

張雲章曰：「天啓中，先生官廣西右參議，魏忠賢黨摘其所撰爲謗書，除名爲民。崇禎中，復起廣西，疏辭家居，殉節死。此書大概即蔡傳而損益之。」

賀氏燦然《書略》

未見。

俞汝言曰：「燦然字伯闇，秀水人。萬曆乙

① 「光父」，二字原爲空格，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補。

未進士，除行人，陞吏部主事，歷員外郎。」

胡氏瓚《尚書過庭雅言》

未見。

陳繼儒曰：「桐江胡伯玉先生，官工部郎，出參江右藩，遂還環山。少受澤庵公訓，用《尚書》起家，晚課諸子，博采經史以及山鑿豕刻旁證之，二十年始成，題曰《過庭雅言》，志先訓也。」

陳忱曰：「瓚字伯玉，桐城人。萬曆乙未進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參政。」

史氏記事《尚書疑問》

五卷。

未見。

洪氏翼聖《尚書祕旨》

未見。

蔣方馨曰：「南池洪氏翼聖，歙縣人，萬曆戊戌進士。」

謝氏廷讚《書經翼注》

七卷。

存。

俞汝言曰：「廷讚字曰可，金谿人。萬曆戊戌進士，官尚寶司丞。」

王氏建中《尚書新說》

未見。

姚瀚曰：「山陰人，字位宇。萬曆戊戌進士，山陽知縣。」

趙氏維寰《尚書蠡》

四卷。

存。

董其昌序曰：「我明以經術取士，士之治《尚書》者，閩推莆田，浙推樵李。若黃學士葵陽、馮司成開之、陳宮詹孟常，皆用《尚書》名世，其所論譔，經生家奉之，不啻天球弘璧也。吾友趙無聲，歲庚子用《尚書》冠北闈。余嘗謂《書》道政事，即唐、虞、三代之史，體兼編年紀傳，凡律歷、兵刑、河渠、食貨諸治典靡不畢具，故深於《書》者必精於史。無聲向有史癖，下上三千年間，日取其興亡治亂之故，而

衷以典謨訓誥之理，淹晰貫串，直合經術治術而一之矣。頃無聲官留曹，與余兒同舍，出其講義，付諸剞劂，題其端曰蠡。讀是編者，毋徒藉為嫁衣可也。崇禎乙亥秋七月。」

鍾淵映曰：「維寰字無聲，平湖人。萬曆庚子鄉試第一，署海寧儒學教諭，遷南國子監丞，轉刑部主事，歷郎中。著《尚書蠡》、《讀史快編》。」

孫氏奇逢《書經近指》

未見。

湯斌志墓曰：「康熙十有四年四月，明萬曆庚子舉人徵君孫先生卒於輝縣夏峰之居，年九十有二，其冬十月，葬於夏峰之東原。先生幼當梁谿、吉水講學都門之

日，與鹿忠節公交修默證，以聖賢相期許。忠節既歿，獨肩斯道者四十載，兩朝徵聘十一次，堅卧不起，故天下稱爲徵君云。先生字啓泰，號鍾元，容城人。」

黃氏景星《尚書解》

未見。

陳萬言序曰：「自唐及宋，說《書》者不一家，蔡註一出，頗爲簡備，昭代令甲，壹以是爲宗，人習專經，家無異說，顧標詞立義者日繁，縱於訓詁不盡齟齬，可信爲定則則未也。吾師黃若頃先生，以莆中《尚書》名家成進士，自赤城李人儀曹，寅清之暇，乃得研精抽祕，博考故義，參以心裁，薈成《尚書解》一書，理簡而該，詞弘而雅，約文中義，大暢宗風，所爲振起於

將來而發皇其未墜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俞汝言曰：「黃景星，號若頃，莆田人。萬曆辛丑進士，歷官廣東右布政使。」

來氏宗道《尚書祕省》

未見。

姚瀚曰：「蕭山人，字路然。萬曆甲辰進士，累官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樊氏良樞《書繹》

一卷。

存。

陳氏臣忠《書經集意》

二卷。

未見。

按：臣忠，莆田人，萬曆甲辰進士。書載祁氏《澹生堂目》。

陸氏鍵《尚書傳翼》

十卷。

存。

陳懿典曰：「邇來經生專務新說，實府氏所訂《尚書傳翼》，博而不泛，深而不僻，其見卓，其心苦矣。」

蔣方馨曰：「長水先生陸實府《傳翼》之書，精研深入，多發金壇王氏所未逮。」

姚瀚曰：「平湖人，字開仲，都御史萬亥子。萬曆丁未進士，建昌府推官。」

秦氏繼宗《書經彙解》

四十六卷。

未見。

姚瀚曰：「蘄水人，萬曆庚戌進士。」

張氏爾嘉《尚書貫言》

二卷。

存。

陳懿典曰：「余峰張明府《貫言》脫稿於課最之暇，淺言彌深，簡言彌廣，淡言彌旨。」

高層雲曰：「余峰張氏爾嘉，青浦人。萬

曆癸丑進士，官至浙江右布政使。」

朱氏道行《尚書集思通》

十二卷。

存。

繆泳曰：「朱道行，字簡修，海寧人。萬曆乙卯舉人。其書自爲之序。」

史氏惟堡《尚書晚訂》

十二卷。

存。

姜逢元曰：「金沙肆《尚書》者，推王中丞父子，所著《日記》、《要旨》，有功來學。今得水部史心南《晚訂》，攷證尤詳。」

姚瀚曰：「惟堡字心南，仁和籍，金壇人。」

萬曆丙辰進士，官都水司主事。」

錢氏大復《尚書旨授》

未見。

姚瀚曰：「大復，華亭人。大學士龍錫之父。」

項氏儒《書經大全纂》

未見。

蔣方馨曰：「珍亭項氏，名儒。」

鄭氏若曾《尚書集義》

六卷。

未見。

吳氏從周《書疑》

四卷。

未見。

黃虞稷曰：「甌寧人，字世憲，萬曆中海鹽縣儒學訓導。」

徐氏允祿《勉思齋尚書解》

未見。

陸元輔曰：「明嘉定徐允祿汝廉撰。允祿博學有文名，屢試不遇，厄窮無悶，一介不苟取予，經史皆有論說，著述頗多。」

黃氏佗《尚書精義》

六卷。

佚。

《台州府志》：「黃巖人。」

吳氏桂森《書說》

未見。

汪氏應魁《尚書句讀》

六卷。

存。

顧錫疇曰：「《尚書》蔡傳，邇來坊刻亥豕混淆。汪玄杓，余通家子，從余遊，遵京

本精校，詳其句讀，令窮經者有指南，有志翼經者也。」

楊氏肇芳《尚書副墨》

六卷。

存。

馬世奇曰：「斯編創於金沙楊葆元先生，成於其長君公才氏。先生爲諸生時，學使者首拔之，上其卷於部，至頒爲天下式，而以苜蓿老，不知者或爲扼腕，而先生處之怡然也。本凡五易，草創始就，公才補其滲漏。其言約而該，精而覈，深而亮，疎而密，微而不詭，樸而不俚，所謂集《尚書》之大成者非歟。」

張明弼曰：「葆元先生治《尚書》，僅以明經出仕，嘗注經解，未成而歿。厥嗣公才

能世其學，取先生之書，彌綸而銓叙之，以傳於世。」

楊廷樞曰：「楊葆元振鐸婁江，率其兩子公才、公穎苦研經術，《副墨》一編，典型在目。」

洪氏禹功《尚書揀珠》

未見。

《壽昌縣志》：「禹功字懋卿，天啓元年拔貢生，考授州同知。」

張氏睿卿《書箋》

未見。

鄭元慶曰：「睿卿字稚通，歸安人。」

潘氏^{上遊}《尚書葦簫》

五十卷。

存。

鍾嶽立曰：「青蓮潘氏，字叔獻，烏程人。天啓壬戌進士，授行人。崇禎初，擢雲南道御史，尋謫官福建鹽運司知事，稍遷大理寺副。著《尚書葦簫》，錫山高僉事世泰序之。」

徐氏^{大儀}《書經補註》

六卷。

存。

曹溶曰：「大儀字象卿，貴溪人。天啓壬戌進士，歷官雲南按察副使。崇禎壬申

自序。」

經義考卷九十一終

門人海鹽沈曾懋覆校

經義考卷九十二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書二十一

徐氏可期《書經貫言》

未見。

《金華府新志》：「徐可期，字烜父，永康人。崇禎戊辰進士，除行人，擢福建道御史，改刑部主事，終員外郎。」

傅氏元初《尚書撮義》

四卷。

存。

林胤昌序曰：「吾郡襟江帶海，扁舟上下，可以遡洄，然郡士大夫鮮有爲此遊具者。漢溪傅子既卜其尊人宅兆於漢溪，復以一葉作江上謁廬，風朝月夕，乘潮往來而省視焉。余問舟中往來所讀何書，漢溪曰：『吾幼從父祖讀《尚書》，開卷見放齊舉胤子，爲千古諂媚之祖；驩兜薦共工，爲千古朋比之祖。當時未設諫官，知人之哲，獨推聖帝，然四岳舉舜，未嘗論賞，薦鯀不效，未嘗議罪。吾忝諫官，每念二祖列宗用人行政之大，克媲美於典謨，因撮史合經，名爲《撮義》，夫猶是

幼從父祖所讀《尚書》也。」一日，林子攜楫舟中，與漢溪汎遊筍江、浯溪、溜塔諸勝，訪曾子霖寔於法石，則《撮義》已成帙，刊傳海內矣。余既羨漢溪之思奇而才敏，志孝而願忠，顧竊嘆以其烺烺天球之章，爲坎坎河干之具，因爲朗誦《說命》三篇，拜手颺言曰：「君家傳嚴，濟川作楫，亦惟代言納誨，啓沃乃心。今《撮義》稱引古昔，揚扈昭代，閑邪陳義，足爲講筵啓沃之資。日者聖天子轉圜從諫，側席旁求，吾子其以《尚書》進，爲恭默遜志稽古訓之一助，巨川之濟，有如此舟，豈獨借岵廬於江上哉。」曾子曰善，請書之爲《撮義序》。」

元初自跋曰：「齋頭索居，餘忠耿耿，輒溫《尚書》舊聞，參合經史，要求真實經濟，而訓詁經生之習，愧未免焉。集中掛

漏，尚可續增，因就正有道，繕寫爲難，遂付之剞劂，無乃示璞愚陋滋慙矣。」

俞汝言曰：「漢溪傅氏，晉江人。崇禎戊辰進士，官給事中。」

袁氏儼《尚書百家彙解》

六卷。

存。

曹溶曰：「儼字若思，嘉善人。崇禎戊辰進士，高要知縣。其書董尚書其昌序之。」

孫氏承澤《尚書集解》

二十卷。

存。

承澤自序曰：「註經難，註《尚書》尤難。《尚書》乃夫子之所序定者，今傳世有古文今文之不同，有艱澁平易之互異。漢人言《書》有百篇，今存者僅及其半，所存者果盡出於夫子之所序定者乎？且《易》有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春秋》有程子之《傳》，《詩》有朱子之《集傳》，大儒著述，確乎可循。程、朱俱不註《書》，朱子僅屬之蔡仲默氏。仲默每註一篇，輒請正朱子，然止訂正《典》、《禹謨》，遽捐館舍。其餘未經訂正者，果盡合朱子之意乎？且漢人表章，《易》有數家，《詩》分爲四，《春秋》分爲五，獨以《書》爲樸學，不好，馬、鄭諸家俱失傳，行世者獨孔安國一傳而已。余垂髫，先人麗澤府君口授《周易》，比長兼習《尚書》。《尚書》不獨治統所屬，道統寄焉，言心言

性言敬，實開萬古理學之宗，視諸經爲尤要。登第後，筮仕汴梁，故宗西亭先生家多經學祕本，因得盡讀諸儒《書》義，抄貯笥中。變後尚有存者，退居二十年，迴環熟繹，因嘆《書》固全經，其不死濟南一老於秦始、漢高之世，留傳遺經於文帝之時，天也。濟南記憶不全者，復出於故宮殘壁之中，天也。文有艱澁平易之不一，以事非一代，作非一手。如《周易》四聖，繁簡不一。《詩》之正變不同，三《頌》簡縟之相遠也。朱子即不註《書》，而仲默所注或曾面授意旨，況同時有東萊之《書說》，後百年有金仁山先生之《表註》，許白雲先生之《叢說》，其精粹不遜於朱子。余舊著《集解》一編，今年屆八旬，恐其散逸，重加裒益，刊之家塾。所解多從蔡傳，參以東萊，其有不合者，正以仁山、白

雲兩先生，要歸之明顯暢達而止。至於《書》之有序，其言簡古，即不出於孔子，或出於當日之史官，故程子、呂子皆尊信之。今乃弁於每篇之首，以補蔡傳之缺。又蔡傳中有日月隨天左旋之說，明初命學士劉三吾修《會選》一書，改正其失，左旋之說其實不誤，此不足為蔡傳病。若其考證失真，如璿璣之璿，玉也，誤以為珠；簡、潔，二河也，誤以為一。如此尚多。又《洪範》一篇，有禹之經，有箕子之傳，乃俱以為箕子之言。此其失之大者，余故曰註《尚書》尤難也。」

史氏煒《尚書纂要》

未見。

《廣平府志》：「史煒，成安人。崇禎癸酉

舉人，知縣。」

朱氏朝瑛《讀書略記》

二卷。

未見。

江氏旭奇《尚書傳翼》

二卷。

存。

旭奇自述曰：「國家命儒臣收輯《大全》，於以嘉惠來學甚厚。自元以前諸儒疏說，其不詭於經者，業已收之無遺矣。迄今又二百餘年，重熙累洽，經教益明。邇者經筵進講，則張江陵、申吳縣二公為最著。他如莫中江氏、呂宇岡

氏、黃葵陽氏、袁了凡氏、孫柏潭氏、顧涇陽氏、張侗初氏、周玉繩氏，諸所詮說，皆不可磨。旭奇研索十年，刪繁補漏，名曰《傳翼》，又五年而始成編。時萬曆戊午歲。」

陸元輔曰：「旭奇字舜升，婺源人。以貢入太學，授安岳簿，移台州衛經歷。」

顧氏懋樊《桂林書響》

十卷。

存。

繆泳曰：「錢唐顧懋樊《書響》十卷，吳太冲、文德翼爲之序。其曰書響者，取孔壁金絲之義也。」

鄒氏期楨《尚書揆一》

未見。

嚴繩孫曰：「字公寧，無錫人。崇禎中，御史祁彪佳舉賢良方正，不就。學者稱經畬先生。」

鄒氏期相《尚書筆指》

未見。

孫氏弘祖《尚書詮註》

未見。

《嘉興縣志》：「孫弘祖，字令弘，簡肅公植孫。」

陸氏又機《尚書集解》

未見。

《平湖縣志》：「陸又機，字衡如，由選貢知日照縣事。」

陳氏弘緒《尚書廣錄》

未見。

陸氏萬達《尚書講略》

未見。

《平湖縣志》：「萬達字天相，諸生。」

龐氏招俊《書經正旨》

六卷。

存。

陳忱曰：「任丘龐招俊脩予輯，其孫塏知建寧府事刊行之。」

唐氏達《尚書臆解》

未見。

鄭元慶曰：「達字灝如，德清貢士。里人私謚淵靖先生。」

沈氏澣《尚書印》

六卷。

存。

繆泳曰：「澣字則新，嘉興人。舉業書也。」

姚氏之鳳《尚書定解》

未見。

《平湖縣志》：「姚之鳳，字叔瞻，諸生。」

金氏鏡《尚書評注》

未見。

莊氏日思《尚書說準》

未見。

《嘉興縣志》：「莊日思，字汝立，國子監生。」

朱氏鶴齡《尚書稗傳》

十卷。

存。

《攷異》

一卷。

存。

鶴齡自序曰：「古經之學，非訓詁不明，然有訓詁不能無異同，有異同不能無踳駁，他經皆然，《尚書》爲甚。蓋《尚書》者，帝王之心法治法所總而萃也，後世大典章大政事，儒者朝堂集議，多引《尚書》之文爲斷，義解一訛，貽害非眇。如誤解『用牲于郊牛二』，而世遂有主合祭天地

及南郊北郊之說者矣。誤解「九族」與「罪人以族」，遂有旁及母族、妻族而坐之者矣。誤解「桐宮居憂」、「復子明辟」，而世遂以放君、負宸真爲伊、周之事矣。^①誤解「金作贖刑」，始以黃金易黃鉄矣。誤解「臣妾逋逃」，始以婦女從軍矣。誤以《洪範》五行牽合庶徵福極，而介甫文之，遂謂天變不足畏矣。誤以「弗辟」爲致辟，「居東」爲東征，而「公孫碩膚」之美不白矣。誤解弱水在條支，崑崙即河源，及《書序》「成王伐東夷」，而漢武之窮兵西北，隋唐之越海征遼東。馬融、鄭玄、王肅之徒，開闢草萊，甚爲簡略。古文孔傳晚出，《書》義稍顯。孔穎達爲之疏，雖正二劉之失，未愜學者之心。求其條貫群言，闡明奧旨，信無逾於仲默《集傳》者。但其意主於撥棄注疏，故名物制度

之屬不能無訛，筆力視紫陽《易》、《詩》二傳亦多不逮，識者不能無憾焉。考明初令甲本宗注疏，蔡傳附之，後又以蔡傳未精，命儒臣劉三吾等博採諸說，參互考訂，名《書傳會選》，頒諸學官。其後《大全》行而此書遂廢，又其後科舉專取蔡氏，而《大全》亦置高閣。白首窮經，仍訛踵陋。讀《禹貢》者，河渠遷改，眩若進風。陳《洪範》者，九數相乘，迷如辨霧。此以攻經生章句，猶隔重山，況望其酌古準今，坐而論，作而行，卓然稱有用之儒哉。余竊用愍嘆，此《裨傳》之所由作也。《記》曰：「疏通知遠而不誣，《書》教也。」夫推之時務，而有宜有不宜，不可謂通；

①「真」，原爲空格，據朱鶴齡《尚書埤傳》原序（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補。

試之異代，而或驗或不驗，不可謂遠。列聖經筵進講，必首及《尚書》，誠以三五以來崇功廣業咸出其中，非徒古史記言記事之體。余之輯是書也，主詁義而兼及史家，臚群疑而斷以臆說，務爲通今適用之學，庶幾孔堂之金石絲竹，不盡至於銷沈磨滅云爾。若以仲默之書群然尸祝，不應輒有異詞，則余擗舌而退。夫仲默作傳，已不盡同紫陽之說，何獨疑於生仲默之後者哉。」

潘耒曰：「先生字長孺，居吳江之北郭，閉戶著書，撰述甚富。所有《書裨傳》已刊行，《禹貢長箋》尚未雕印。」

楊氏文彩《書繹》

十二卷。

未見。

魏禧序曰：「楊子《書繹》既成，以授其門人魏禧。禧再拜稽首，作而歎曰：『吾今而知後世之必可以復三代矣。』楊子曰：『何爲其然也？』禧曰：『吾以是書知之。夫二帝三王之言天也，傳註百家曆象也。天之神化不借助於曆象，然曆象失占，則違天而無以前民用。是書也，綜百家之是而去其紕駁，殫五十年之神明而會通其道，故其大義之昭明也，如日月之麗天；其確乎不可易也，如華嶽之峙地；其以經世應事也，如舟之利水，車之濟陸；其切近於身心也，如菽粟之療饑，布帛之禦寒；其不可見不可聞也，則冥心力索於章句文字之外，恍惚乎古聖人之心。嗚呼，有王者起而欲復斯民於三代，則直舉而措之已矣。』楊子曰：『三代而後，

唐、虞其可復矣乎？」禧對曰：「唐、虞去上古未遠，人事開而天氣未漓，故其治化與天無間。《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舜典》曰：「四方風動。」有非三代之化俗所及。故其後雖有禹、湯、文、武之爲君，益、伊尹、周、呂之爲臣，而天下已不可復爲唐、虞。若夫三代之治，聖人以人事救之。蓋自夏、商之季，浸淫至於周衰，其間弑逆蒸報，凶慝姦宄，如漢、唐以下之變，無弗有者，故其勢已極於無可加。當此之時，有聖人出焉以救之，則爲三代之治；無聖人以救之，則爲三代以下之亂。故曰三代必可復也。且夫禹、湯、文、武皆大聖人，其去堯、舜不過幾微尺寸之間，而不能躋三代於唐、虞。嘗觀漢唐文帝、太宗爲治，萬里昇平，四海刑措，幾至於三代矣。然其立身致治之道，

去三代聖人，蓋已千百蓰蓰而不可數計。嗚呼，是必世有禹、湯、文、武之爲君，而其天下亦第如漢唐極盛之治而止，然後可曰三代不可復耳。今天下之亂已極，其勢必有所變，三代極盛之治已數千年絕於天下，其勢亦宜有所復。昔滕文公問井地，孟子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天生聖人，爲斯民主，上以禹、湯、文、武自期其身，下志伊尹、傅說、周公之學，苟取是書而法之，愚以爲庶幾得三代之所以復。」楊子聞之曰：「是予之志也，汝其以是言弁諸冊。」禧曰：「唯唯，再拜而退。」又墓表曰：「先生諱文彩，字治文，晚號一水，學者稱一水先生。年未二十，即教授弟子，多至數百人。崇禎戊辰，用登極恩選貢士。先生作《尚書繹》，必浣手執筆，曰：『吾方對

二帝三王，奈何不敬。」書未成，先生之屋火，器服盡燬，惟《書繹》存。病將革，執禧手謂曰：「《尚書》三吾一人書，^①當見於天下後世。」書凡十二卷。」

黃氏宗義《書經筆授》

二卷。
存。

錢氏肅潤《尚書體要》

六卷。
存。

繆泳曰：「肅潤字礎日，無錫人。馬素修先生弟子，隱居十峰艸堂。其說《書》多本於馬。」

沈氏嗣選《尚書傳》

四卷。
存。

嗣選自序曰：「乙酉避亂葭川，作《洪範傳》，友人勸併及全書，予謝未遑。今歲稍多暇晷，欲思著述以自見，遂有事焉。見近世大儒如鄧潛谷、郝京山之書，非無可觀，然覺功多而用少者，由於句句而疏之也。予意因文釋義，蔡傳已明者，不必更爲蛇足，惟是微言大旨，前賢所未發者，潛心弋獲，不可使之埋沒。乃每篇各

①「尚書三吾一人書」，據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八《楊一水先生墓表》（清《寧都三魏全集》本），當作「尚書繹非吾一人書」。

作一論，其章句之間有獨得者，亦疏而記之云。」

繆泳曰：「嗣選字仁舉，嘉興貢士。」

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

十卷。

存。

姚氏際恒《古文尚書通論別僞例》

十卷。

存。

錢氏煌《壁書辨疑》

六卷。

存。

右山陽閻百詩、錢塘姚善夫、桐鄉錢曉城三家，皆攻《古文尚書》者。

毛氏奇齡《古文尚書冤詞》

八卷。

存。

右蕭山毛氏見說經者多攻《古文尚書》之僞，作此爲孔安國、梅賾訟冤。

經義考卷九十二終

門人武定李牲麟覆校

經義考卷九十三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書二十二

明世宗皇帝《書經三要》

三卷。

未見。

黃虞稷曰：「三要者，《皐陶謨》、《伊訓》、《無逸》三篇也。嘉靖四年十一月，帝謂《周書·無逸》一篇，與聖祖御注《洪範》一篇，皆治天下大法，因命輔臣撰序刊

布。大學士費宏等言皇上勵精圖治，真與聖祖同心一德，茲欲刊布，亦宜依御注《洪範》體式，因經分注，直解肯綮，繕寫成書，以備觀覽。已復有旨，再注《伊訓》及二書，分爲三冊，共爲一書。宏等請以《洪範》居首，次《伊訓》，次《無逸》。以《洪範》雖演於箕子，而原出夏禹，且注自聖祖，序之先後宜然。已乃帝製《洪範序略》一篇，後將《皐陶謨》、《伊訓》、《無逸》等篇通加注釋，名曰《書經三要》。」

文氏彦博《尚書二典義》

一卷。

存。

彦博進表曰：「臣伏覩《尚書序》曰：『仲尼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

於周。』所以堯、舜二《典》爲《書》之首篇，垂世立教，示人主以軌範，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堯、舜二《典》並云曰若稽古帝堯、帝舜，以謂二帝並能順考古道而行之，乃知人主之聖必由稽古。恭惟皇帝陛下日御經筵，集講官說《尚書》，蓋聰明文思，稽考古道，垂意於安天下之民，天下幸甚。臣以衰殘，忝位保傅，得侍經閣，爲幸已深，又不自揆，輒於二《典》之中，采掇事義數條，兼以訓傳，或理有切近治體，亦以愚短之義附之，庶幾粗有所備。夫以齊之霸國，而孟軻陳堯、舜之道於齊王之前，欲勉進之。今臣遭堯、舜之時，陳堯、舜之道，固其宜矣。臣愚不勝區區之誠，謹錄以上進。」

程子頤《堯典舜典解》

《宋志》：一卷。
存。

陸氏佃《二典義》

《通考》：一卷。

未見。

陳振孫曰：「陸佃農師撰。佃爲王氏學，長於考訂。」

范氏浚《堯典論》

一篇。
存。

羅氏欽順《堯典說》

一篇。

存。

汪氏琬《九族考》

一篇。

存。

晁氏說之《堯典星日歲考》

一卷。

存。載《嵩山集》。

陳氏櫟《堯典中星考》

一篇。

存。

貝氏瓊《中星考》

一篇。

存。

錢謙益曰：「瓊字廷臣，一字廷琚，崇德人。領鄉薦，張士誠據吳，隱於殳山，累徵不就。洪武三年，徵修元史。六年，除國子助教，遷中都國子學助教致仕。」

程氏廷策《中星圖說》

一卷。

未見。

吳氏觀萬《閏月定四時成歲講義》

佚。

《徽州府志》：「休寧人，字亨壽，篤尚考亭之學。」

來氏汝賢《虞書解》

未見。

毛奇齡曰：「菲泉來氏汝賢，蕭山人，嘉靖壬辰進士。」

袁氏黃《虞書大旨》

未見。

茅氏瑞徵《虞書箋》

二卷。

存。

瑞徵自序曰：「古稱極治，唐、虞尚矣。乃考其時，九年之洪水，每厯其咨，七旬之干羽，尚煩訓定，而猾夏震師，紀述不絕於書，亦烏覩所謂泰寧之象哉？其廷臣動色相戒，一則曰『無怠無荒』，再則曰『無若丹朱傲』，曾未嘗以神聖諛其君，而其君亦不敢寬然以神聖自命，兢兢業業，常若不能一日安於臣民之上。故曰：

『堯、舜其猶病諸。』只此一念，便足千古，此帝王相傳之治脈也。今主上每事誦法堯、舜，而廷臣將順不遑，卒遜處於稷、契、皋、夔之後。頃歲邊庭告警，水旱時聞，大似唐、虞儆予之日，惟諸臣共以堯、舜事君，而無虛以堯、舜頌君，此亦千載一時矣。南局多暇，日取唐、虞論治之書讀之，意有所會，輒次數語簡端，久便成帙，漫題曰《虞書箋》，蓋曰此其最淺淺者，予未有知云爾。崇禎壬申。」

羅氏泌《六宗論》

一篇。

存。載《路史·餘論》。

沈氏顏《象刑解》

一篇。

存。載《唐文粹》。

程氏大昌《象刑說》

一篇。

存。

朱子熹《舜典象刑說》

一篇。

存。

戴氏亨《人心道心說》

一篇。

佚。

倪氏思《昆命元龜說》

一卷。

佚。

葉紹翁曰：「寧皇嘉定初，拜右相制麻，翰林權直陳晦偶用『昆命於元龜』事。時倪文節公思帥福閩，即束裝奏疏，謂哀帝拜董賢爲大司馬，有『允執其中』之詞，當時父老流涕，謂漢帝將禪位大司馬。寧宗得思疏甚駭，宣示右相，右相拜表，以爲臣一時恭聽王言，不暇指摘，乞下思疏

以示晦。晦翼日除御史，遂上章徧舉本朝自趙普而下，凡拜相麻詞用『元龜』事至六七。且謂臣嘗詞科放思，思非不記，此特出於一旦私憤，遂忘故典。以藩臣而議王制，不懲無以示後。文節遂不復敢再辨，免所居官。陳與真文忠最厚，蓋辨明故典，頗質於文忠云。」

周密曰：「嘉定初元，史忠獻彌遠拜右丞相，相麻翰林權直陳晦之筆也，有『昆命元龜，使宅百揆』之語。時倪文節思知福州，即具申朝省，謂：『昆命元龜』，此乃舜、禹揖遜授受之語，見於《大禹謨》，非僻書也。據《漢書》董賢爲大司馬，冊文云『允執其中』，蕭咸謂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今『昆命元龜』與『允執其中』之詞何以異？若聖上初無是意，不知詞臣何從而援引此言？受此麻者，豈

得安然而不自明乎？給舍臺諫，又豈得不辨白此事乎？竊見曩之詞臣，以聖之清、聖之和褒譽韓侂胄，以有文事、有武備褒譽蘇師旦，然亦未敢用人臣不當用之語。昔歐陽修論韓琦、富弼、范仲淹立黨事，在爲河北轉運使時，故敢援此爲比，乞行貼麻。史相得之甚駭，遂拜表繳奏，且謂當時惟知恭聽王言，所有制詞會合取會詞臣合與不合貼麻。時陳晦已除侍御史，遂具奏之，其詞內云：茲方艱於論相，顧無異於象賢，「昆命元龜，使宅百揆」。此蓋演述陛下卜相之意甚明，而思乃以爲人臣不當用之語。臣觀《尚書》所稱「師錫帝曰虞舜」與「乃言底可績」者，其上下文顯是揖遜授受之語，而孫近行趙鼎制云：「亶由師錫之公。」蔣芾行洪适制云：「用符師錫之公。」陳誠之行沈

該制云：「言皆可績，僉曰汝諧。」從《大禹謨》之文：「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今以本朝宰相制詞考之，呂夷簡制曰：「或營求方獲，或枚卜乃從。」富弼制曰：「遂膺枚卜，實契具瞻。」王欽若制曰：「廟堂虛位，龜筮協謀。」曾公亮制曰：「拂龜而見祥，端宸而定制，稽用師言之錫，進居台路之先。」陳執中制曰：「考嘉績而惟茂，質枚卜以僉同。」趙鼎制曰：「龜弗克違，既驗詢謀之協。」陳康伯制曰：「詢於僉言，蔽自朕志。」無非用《大禹謨》此一段中語。此類甚多，不敢盡舉。唐人作韋見素相制曰：「爾惟不矜，朕志先定。」

此兩全句皆用禹事。本朝蘇軾草賜范純仁詔亦曰：「蔽自朕志。」賜文彥博詔亦曰：「朕命不再，至於歷試諸難。」蓋堯、舜事。軾於呂大防、胡宗愈詔屢用「歷試」二字，然臣不敢援此爲例，恐未是命龜的證。國初趙普拜相，制曰：「詢於元龜，歷選群后。」又有甚的切者，唐元和中裴度拜相，制曰「人具爾瞻，天方賁予。昆命元龜，爰立作相」云云。古人舉事無大小，未嘗不命龜，如《洪範》、《周禮》、《左傳》皆可攷也。今思乃以董賢冊文「允執其中」爲比，以聖上同之漢哀云云。凡臣所陳事理甚明，所有已降相麻，即不合貼改。繼得旨：陳晦援證明白，無罪可待。倪思輕侮朝廷，肆言誣罔，可特降兩官。其後文節作辨析一狀甚詳，又專作一書，曰《昆命元龜說》，備載始末。然

一時公論，多以文節出位而言，近於忿激，而陳之論辨雖詳，終不若不用之爲佳也。」

王氏惲《百獸率舞說》

一篇。
存。

《漢禹貢圖》

一卷。
佚。

《後漢書·王景傳》：「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

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

裴氏^秀《禹貢地域圖》

十八篇。

佚。

《晉書》：「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武帝受禪，官尚書令、左光祿大夫，久之，以爲司空。秀儒學洽聞，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彊牽引，漸以暗昧。於是甄摘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秘府。」

秀自序曰：「圖書之設，由來尚矣。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

之圖籍。今秘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時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采入其岨。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閭，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爲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

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攷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迴，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

顧氏愷之《夏禹治水圖》

一卷。

佚。

《宣和畫譜》：「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無錫人。義熙中，爲散騎常侍。今御府所藏，有《夏禹治水圖》。」

無名氏《禹貢圖》

二卷。

佚。

右見唐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

孔氏武仲《禹貢論》

一篇。

存。

毛氏晃《禹貢指南》

二卷。

未見。

按：《文淵閣書目》有《禹貢指南》一冊，不著撰人姓名，疑即晁書。昆山葉氏《蓁竹堂目》亦有之。

程氏大昌《禹貢論》

《宋志》：五卷。《萬卷堂目》：二卷。存。

《禹貢論圖》

《宋志》：五卷。《萬卷堂目》：二卷。未見。

《禹貢後論》

《宋志》：一卷。

未見。

彭椿年序曰：「禹迹所及，周遍天下，而載之《禹貢》者，僅餘千言。其施置閭大，而書法嚴簡，絕非一見可以遽解，故薦紳先生難言之。漢永平間，詔遣王景治汴，而賜以《禹貢圖》。曰圖云者，爲其道里悠遠，功緒汗漫，故圖以著之。則《禹貢》有圖，其已久矣。予嘗恨古圖不存，歷世諸儒耳受臆決，無所稽據，每對《禹貢》，輒闕然不滿。紹興初，肇復大學，與今泉守程公偕冠而中弟子員，俱業《書》，又適同一舍，每相與談經，至不安處，輒共嘆諸儒之說未能通貫。時方事場屋，作舉子文字，未暇究竟也。淳熙四年，程公以侍從講《尚書》禁中，門下省頒行其奏劄曰：『《禹貢》大川七，而諸儒沿襲，乃譌其六。』予聞之有會於心，而疑其是正之

難也。已而聞上御講殿，問黑水甚詳，知公有見，俾之來上。程公具以其所知爲書以奏，上見之大加褒勞，詔付秘書省藏以垂後。予聞諸學士大夫稱其精博，實未嘗一見其書也。六年，出管閩舶，明年而程公以敷文閣直學士來鎮泉南，暇日論文，因請觀之，程公欣然出副本相示。予取以歸，熟而復之，則其書條理甚備。辨正經指者，著之於論，論凡五十有二。論嘗指事說理，而當證以山川實地者，則事爲之圖，圖三十有一。至其事不隸虞、夏，而源流本出此經者，則又爲《後論》八篇。數千年間州域更革，山川迹道，率皆本禹語以爲之宗，而後采取歷世載籍以爲之證。其所據謂是者，必其協諸經而協乃始皆措，而其救正前人違悞者，亦皆稽案經語，而執規矩以格方圓。其不合

者，有狀而指自出若語也。至於執以爲據者，惟輿圖史志之所載，兵師使驛之所經，實有其地，甫以立辨。至於稗說怪語、奇聞異教、荒忽誕謾不可案核者，悉棄不取。嗚呼，亦勤矣，而無一語不從《禹貢》以出，予乃知衆稱精博者不誣也。若九河之淪於海，三江之當爲一，嘉陵江誤爲西漢，而漢中之漢本無二派，濟水通溢爲滎，而濟之爲濟，實非潛行地下，弱水之既西，黑水之人南，歷世禹河漢河之別，貢道人河人荷之誤，以其言而質之《禹貢》，若合符節，無所差爽。予始念孟子之言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程公之於地理禹迹，可謂求之而知其故也矣，是可傳也。且其奏御之語曰：『東西朔南，漸被聲教，皆自此規摹以出。』則其拳

拳不獨爲夏世故書發語而已。聖天子亦既知其志之不狹矣，從而褒諭之，曰：『《禹貢》於古今山川地理，無不該貫，最爲難明，卿著論以要其歸，爲功甚大。』則所得褒寵，亦不止義訓之近也。郡博士陳君應行請以其著刻木郡庠，布之學者，而求予文爲表。予不容辭，故爲之書。」

陳應行後序曰：「閣學尚書程公曩在經筵，進黑水之說，上動天聽。因以《禹貢》爲論爲圖，啓沃帝心，且以東漸西被，教暨朔南，爲惓惓之忠，盡在於此。嗚呼，大哉言乎。其本藏之秘館，天下學者欲見而不可得。歲在庚子，公以法從出守溫陵，而編修彭公提舶於此，與公有同舍之舊，得其副本。應行一日樞衣彭公之門，質疑之餘，出示書一編，曰：『此程公所進《禹貢論圖》也，子見之乎？』因再拜

以請，而三復其說，見其議論宏博，引證詳明，皆先儒之所未及。乃請於公，願刊之郡庠，以與學者共之。公曰：『是吾志也。』乃出公帑十五餘萬以佐其費，復請公序以冠其首。凡所畫之圖，以青爲水者，今以黑色與水波別之；^①以黃爲河者，今以雙黑線別之；古今州道郡縣疆界，皆畫以紅者，今以單黑線別之；舊說未安，今皆識之，以雌黃斷線別之。斯文一傳，使學者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寥廓，感慨今昔，皆有勒功燕然之心，則閱此書者，豈小補哉？淳熙辛丑上元後五日。」

大昌自序曰：「臣惟帝王臨御天下，凡四海九州之面勢，名山大川之向背，九夷八

①「與」，原作「爲」，據四庫本、蒼要本、《補正》改。

蠻之區域，必先究其曲折表裏，然後宅撫大略得以審所施置而效之於事。禹之出也，其所遭者水也，故其經畫必以奠高山大川爲始。蓋高山既奠，則避礙有方；大川不迷，則濬距有向。是以功力所及，地平天成，不愆於素知所指，而措之罄無不宜也。今具載之《禹貢》，雖曰主爲水役，而區處夷夏，播敷政教，使四海得爲唐、虞，其遺範所詔，蓋帝王必當取法者也。孔子採錄而紀之書，豈直爲行河者之地哉？大有爲之主，將陟禹迹以方行天下，是書也，即禹輿地圖志而可稽者矣。然而極天下大川，如江、淮、河、漢、濟、黑水、弱水，此七者，宇宙不能越之以自大，禹功不能外之以自立，而其名稱迹道世傳失實，七繆其六。人主苟欲追會禹蹟，而不得七者之真，正猶禹之行水高

山大川，其猶未奠而欲行其荒度，則將何據以爲施置之序也？然則士而考古以待有國者之採擇，推諸世務，宜無要於此書者矣。然去古益遠，簡編不與禹接，其辨正實難。顧有一者，經文雖簡，而於事情無所不該，如即其簡而得其該，則雖茫茫之迹，見於千餘言，亦既無所乏少。若但病其簡，言外輒無餘見，必且越而求之經文之外，說成而經不應，則於稽據何賴？臣爲此故，方其疑牾古說，則盡屏訓傳，獨經文而熟復之。研味既久，忽於一言一字之間，覺其意指可以總括後先，則主以爲據，而益加參校。暨其通之一經而合，質之旁史而信，稽諸人情物理而準，於是躍然喜，渙然悟，知甚簡之中有甚該者焉。如人有脈，縣縣若存，可以精察而不可以亟見，然後知聖經之異於凡

史也。積其所見，撰次成論，凡五十有二篇。^①豈敢謂能有明，然童而習之，白首不知止，亦冀施之實用，不徒爲此空言爾。臣近因進講黑水，遂得陳道其素，聖明盡下，不以爲愚，而寵褒之，且宣諭臣曰：『《禹貢》於古今山川地理，無不關貫，最爲難明，卿著論以據證之，用功甚矣。』嘉賞至於再三，俾之來上。臣恭稟睿訓，豈敢以淺陋爲辭，謹具所著論，繕寫塵獻。夫其淺聞而博考，居千百世後而討究前人之未安，持窺啓之見，以敷露於天縱聖學之前，極自知其不量，然千慮之愚，或庶幾其一得者。率皆本經而求之傳，會傳而反諸經，因《禹貢》以言《禹貢》，未始舍經而自出一見。以此致之君上，非臣之敢爲若言也。禹也，《書》叙載其經啓功用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

沙，朔南暨聲教。』臣惓惓所願效忠者，正在此語也。若夫山川方域散在四海，而名稱迹道不啻千百其變，臣所著論撮總其事，而不能縷陳其方鄉位置，則別爲之圖以表著之。苟蒙采擇，庶幾便於省覽。」又自序《後論》曰：「臣惟禹之水功被賴萬世，而大河特不輟爲治世之患，較其勞費，殆若一敵國然，而民又未嘗得寧也。汴渠規模不出於禹，而轉輸之利愈於未有汴時，臣以是知天下事其迹狀未形於前，則雖聖人亦無所感發以出其智。故周監二代，而文物郁郁，漢創笞杖徒流以代肉刑，而百世遂不可易，蓋見其形而後知所措也。臣本爲稽攷《禹貢》而及古今山川曲折，於是念河、汴二水本朝

① 「二」，原作「一」，據薈要本、《補正》改。

極嘗關意，而其間應講求以備稽用者實云有之，輒隨見記錄，以爲《禹貢後論》。比因奏對，忝蒙睿旨宣取，臣不敢以愚陋爲辭，謹此錄進。夫事未至而逆知其理之當然，則事至而策畫審定，此臣區區愚誠也。」

陳振孫曰：「凡論五十二篇，^①《後論》八篇，圖三十一。其於江、河、淮、漢、濟、黑、弱水七大川，以爲舊傳失實，皆辨證之，淳熙四年上進。宇宙廣矣，上下數千載，幅員數萬里，身不親歷，耳目不親聞見，而欲決於一心，定於一說，烏保其皆無牴牾，然要爲卓然不詭隨傳注者也。」

《中興書目》：「《禹貢論》五卷，《後論》一卷，專論河、汴二水之患。又《禹貢論圖》五卷，因《禹貢》備論歷代山川郡縣名稱改易，以唐世地書爲正。」

王應麟曰：「淳熙四年七月，刑部侍郎程大昌上《禹貢論》五十二篇，《後論》八篇，詔付祕閣。」

周密曰：「程泰之以天官兼經筵，進講《禹貢》，闕文疑義，疏說甚詳，且多引外國幽奧地理。阜陵頗厭之，宣諭宰執云：『六經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強爲之說？』且地理既非親歷，雖聖賢有所不知。朕殊不曉其說，想其治銓曹亦如此也。」既而補外。」

歸有光跋曰：「《禹貢論》五十二篇，得之魏恭簡公，而亡友吳純甫家藏有《禹貢圖》，皆淳熙辛丑泉州舊刻也。泰之此書，世稱其精博，然予以爲，山川土地，非身所履，終無以得其真。太史公言張騫

①「一二」，原作「三」，據薈要本、《補正》改。

窮河源，烏覩所謂崑崙者。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使驛治運河土番朶甘思西鄙星宿海，所謂河源者始得其真。如泰之所辨「鳥鼠同穴」數百言，以爲二山，而吾郡都太僕常親至其山，見鳥鼠來同穴，乃知宇宙間無所不有，不可以臆斷也。」

王氏炎《禹貢辨》

一卷。

未見。

經義考卷九十三終

門人代州劉懷履校

經義考卷九十四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書二十三

陳氏埴《禹貢辨》

一卷。

未見。

《浙江通志》：「陳埴，字器之，永嘉人。從學朱文公，舉進士，以通直郎致仕，學者稱潛室先生。」

李氏方子《禹貢解》

未見。

《邵武府志》：「李方子，字公晦，光澤人。朱子高弟，自號果齋。嘉定七年進士第三人，累官國子錄，通判辰州。寶慶二年，真德秀、袁甫取所著《禹貢解》以進，特授朝奉郎。」

余氏嘉《禹貢考》

佚。

《閩書》：「嘉字若蒙，龍谿人。任惠、潯二州教授，差浙西倉幹，上書論韓侂胄，改通直郎，主管嶽祠。所著《周禮解》、《禹貢考》、《春秋地例增釋》。」

黃氏^{千能}《禹貢圖說》

佚。

《江西通志》：「黃千能，字必強，豐城人。刻意讀書，謂皇極九疇之統，漢儒舉以參五事配六極，則失之妄，作《皇極要論》。又謂古今地理無一定之形神，禹疏河之故道無沒而難考，作《禹貢圖說》。」

孟氏先《禹貢治水圖》

《宋志》：一卷。

佚。

傅氏寅《禹貢集解》

二卷。

存。闕。

喬行簡序曰：「今學之不古若，科舉之習害之也。明經記誦固不足以言古，然猶近古。文詞之習興，而義疏之學泯矣。利所不在，誰復睥目視之乎？同叔家故貧，亦以教舉子爲業，乃能取古書天官地志、律歷權度、井田兵制、分寸零整、乘除杪忽之說，究觀篤攷，窮日夜不愒，無是書則多方從人借之，月累歲積，而其學成矣。遂取其書，事爲之圖，條列諸說，而斷以己意，名曰《群書百考》，《禹貢說》蓋其一也。夫說《禹貢》者多家，三江莫定其名，黑水弗知所入，諸如此類甚衆。余曩得同叔此書讀之，蓋躍如也，然間有疑而未決者，方圖與之講切，會而一之，而同叔亡矣。以同叔之用工如此其至，既勒成一家之言，是固不可使之無傳也。」

《百攷》文多，欲鋟之板未辦，姑摭其《禹貢說》出之，庶幾留意此學將求證於是者有取焉。同叔姓傅，名寅，烏傷人也。蓋晚而徙居，與余爲同里云。」

呂祖儉曰：「同叔《禹貢圖考》，可謂集先儒之大成。」

葉適曰：「同叔博通古書，特有隱趣。」

黃潛曰：「鄉先生傅公，從說齋唐公質疑問難，皆有援據可反復，說齋喜曰：『吾益友也。』及聞其升陟、分陝之說，語門人曰：『職方輿地盡在同叔腹中矣。』大愚呂公閱其《禹貢圖考》，曰：『是書可謂集先儒之大成矣。』揭其圖，請申言之，而坐諸生以聽，且曰：『以所能者教人，所不能者受教於人，理之所在，初無彼此。』先生亦樂爲之盡，亹亹不倦。」

《金華志》：「傅寅，字同叔，義烏人。於

天文、地理、明堂、封建、井田、律歷、兵制之屬，世儒置不講者，靡不窮究，訂其譌謬。學者稱之曰杏溪先生。」

易氏被《禹貢疆理記》

一卷。

佚。

戴氏蒙《禹貢辨》

一卷。

佚。

鄒氏近仁《禹貢集說》

未見。

陸元輔曰：「近仁字魯卿，鄱陽人。官龍陽丞，嘗問學於楊簡，著《歸軒集》。」

王氏柏《禹貢圖》

一卷。

未見。

按：西亭王孫《萬卷堂藏書目》載之。

陳氏剛《禹貢手抄》

一卷。

佚。

《温州府志》：「剛字公潛，平陽縣人。從胡石塘學，隱居教授，學者稱爲潛齋先生。」

林氏洪《禹貢節要》

一卷。

佚。

張氏性善《禹貢沿革圖》

佚。

王氏禕《禹貢山川名急就章》

一篇。

存。

朱氏右《禹貢凡例》

一卷。

存。

右自序曰：「愚讀《禹貢》，而知聖人之書法謹而有辨也。其載九州山川地理曲折及貢賦封域之事，言簡義密，詞嚴意周，一字之間，含蓄無盡。如書山川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山南曰陽，水北曰汭，地高曰丘，再成曰陶，高平曰陸，瀦水曰澤。其土色無塊曰壤，土黏曰埴，脈起曰墳，青黑曰黎，玄而疏曰壚。其草木少長曰夭，上竦曰喬，繇言其茂，條言其長，^①叢生而積曰苞。^②其水道因水入水曰達，循行水涯曰沿，舟行水上曰浮，絕水而渡曰逾，曰亂，大水合小水曰過，小水合大水謂之人，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會而合之一謂之同。其治功除木曰刊，祭山曰旅，致功曰績，可種曰藝，可治曰乂，順其道曰從，得其正曰殷，經始治之謂之載，已

盡平治謂之既。其賦法最薄曰貞，雜出曰錯，其貢賦常獻曰貢。器盛曰筐，包裹曰包，待命曰錫，非一物曰錯。凡例不過四十，而千萬世之豐功盛德盡在是矣，因詮次以便覽者。」

郭氏餘《禹貢傳注詳節》

一卷。

佚。

楊士奇曰：「《禹貢傳注詳節》，先友湖州府經歷郭慶宜先生刪節傳注爲之，以便記誦者也。先生治《書》，嘗從元進士戴

① 「條言其長」，原作「條無甚長」，據四庫本、蒼要本、《補正》改。

② 「積」，原作「積」，據蒼要本、《補正》改。

邁養高講習，^①其授受有自云。」

《江西通志》：「郭餘，字慶宜，泰和人。洪武中，徵授廣東按察司僉事。」

葛氏大紀《禹貢要略》

一卷。

未見。

鄭氏瑤《禹治水譜》

一卷。

未見。

夏氏寅《禹貢詳節》

一卷。

未見。

《姓譜》：「夏寅，字正夫，華亭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南京吏部郎中，陞江西提學副使，終山東右布政使。」

張氏吉《禹貢疑誤辨》

一篇。

存。

楊廉撰碑曰：「公諱吉，字克修，餘干人。成化辛丑進士，仕至貴州左布政使。」

劉氏龍、徐氏縉等《禹貢注解》

未見。

①「戴」，原空一格，據楊士奇《東里續集》卷十六《書禹貢傳注詳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補。

陸元輔曰：「明世宗命劉龍、徐縉撰進。龍字舜卿，弘治己未進士第三人，歷禮部尚書，謚文安。縉字子容，吳縣人，弘治乙丑進士，歷禮部侍郎，謚文愍。」

韓氏邦奇《禹貢詳略》

二卷。

存。

邦奇自序曰：「略者，爲吾家初學子弟也。復講說者，舉業也。詳釋之者，俟其進而有所考也。弘治丁巳。」

歐思誠後序曰：「《禹貢詳略》，迺苑洛韓公心得之學傳之家塾者。往歲愚承乏朝邑，知而求傳之，公辭曰：「此特以教我子弟者，非敢傳之人人也。」嘉靖乙巳春，適公奉命總理河道於濟寧，愚復備屬東

昌，獲伸前請，公諾。愚歸郡，壽諸梓，俾讀是經者本其說以研經義，攷其圖以窮源委，庶知公用心之勤，析理之精，有裨後學，不爲小補云。」

桂氏萼《禹跡九州圖》

四幅。

未見。

陸元輔曰：「嘉靖四年十二月，吏部桂萼繪《禹跡九州圖》以進，言：古人之學，右圖左書，未嘗偏廢。後世書籍繁，而圖學不傳。頃者陛下命禮部侍郎劉龍、徐縉撰成《禹貢注解》，以供覽觀，用意勤矣。臣謂《禹貢》大旨，分叙九州以經之，總叙山川以緯之，每州之下奠山川、豬藪澤，而後繼之以物土宜，定田制，經賦法，通

職貢。其總敘於後，則列山川，敘原委，總成功，定封建，別限制，同教化。是大禹先後經理之本末也。皇上蓋將因《禹貢》以考地理之遠近，見貢賦之難易，爲施教之次第，而求所以「祇台德先」，非若經生學士徒爲考索記問而已。臣輒於龍、縉取前代方輿形制，合今日一統地圖，重爲四幅。其一別禹九州之限，而《禹貢》導水之略書焉。其一系列山川原委，而《禹貢》田制貢賦之略書焉。其一系列《禹貢》九州之域，其一系列《禹貢》五服之制。經理分明，本末具備。皇上誠於清閒之燕一展玩之，則不煩訓詁，而所以法象《禹貢》之意者舉在目前矣。上曰：「觀所繪圖，具知忠愛，以是開發朕學，深有裨益。」因命左右揭之御屏，以便省覽。」

鄭公曉《禹貢圖說》

一卷。

存。

子履淳曰：「家翁《禹貢圖》并著之說，分疆界於各州之中，而貢道以別；列山川於諸條之下，而州境益明。至若河表東西，荆分南北，或地雖小而紀之必備，或彼州治而此功亦成。本諸經文，質諸傳義，更附以昭代之地制，使觀者開卷披玩，恍如身歷九有。」

劉氏天民《禹貢溯源》

一卷。

未見。

曾氏于乾《禹貢簡傳》

一卷。

佚。

《吉安府志》：「曾于乾，字思健，泰和人。邑諸生，從羅洪先學。」

張氏朝瑞《禹貢本末》

一卷。

未見。

陸元輔曰：「朝瑞字鳳梧，海州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官鴻臚寺卿。」

徐氏常吉《禹貢注》

三卷。

未見。

《禹貢辨》

一卷。一云《禹貢解》，一卷。

未見。

全氏天叙《禹貢略》

一卷。

未見。

陸元輔曰：「天叙號玄州，鄆縣人。萬曆丙戌進士，歷官少詹事。」

何氏櫟《禹貢解》

一卷。

存。

焦氏竑《禹貢解》

一卷。

存。

戚氏里貴《禹貢瑤琨》

一卷。

未見。

蔣方馨曰：「戚里貴，字良父。」

褚氏效善《禹貢詳節》

一卷。

未見。

陸氏大初《禹貢華末》

一卷。

未見。

按：二書載山陰祁氏《澹生堂書目》。

姜氏逢元《禹貢詳節》

一卷。

存。

沈蕙纘曰：「姜逢元，字□□，^①餘姚人。萬曆癸丑進士，歷官禮部尚書。」

茅氏瑞徵《禹貢滙疏》

十二卷。

存。

瑞徵自序曰：「《禹貢》一書，兩孔氏註疏，原本山川，頗得其概，而三江九江悉屬影響。至宋蔡氏摭摭諸家之說，深心訂定，多出先儒意表。然援引證據未能曲暢，間考蘇端明《書傳》，意解各殊。及參以《大全》，諸儒論著，問難鋒起，因從誦讀之餘，凡關《禹貢》疑義，信手摘錄，爰採群碎，彙爲全書，而益神禹之明德，于今猶在天壤間也。鴻水懷襄，禹不辭胼胝，起昏墊而登之衽席矣，而規畫封

疆，物土之宜而布之利，曾不遺餘力。其於量衡貢賦，差等正錯，辨晰主名，惟恐經制一淆，適以起異日無藝之征，而貽黎庶無窮之累。故其言曰：「底慎財賦。」聖人逆知後世暴君污吏必有以財賦藉口，而先事曲爲之防，計深慮遠若此。今海內非有九年之洪水，而瀕河流離，穿渠轉漕無寧歲。頃者邊鄙時警，戈矛竊發，窮鄉方苦加派，繼以水旱間作，每來廟堂，蒿目之憂，使神禹持籌，則壤定賦，不知當若何底慎，而尚忍以無名之箕斂重困吾民乎？讀《禹貢》者，詳九州之山川，則可供聚米之畫，習漕渠之岐路，則可商飛輓之宜；察東南之物力，則當念

①

「□□」，據陳鼎《東林列傳》卷十八《姜逢元傳》（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姜逢元字仲初。

杼軸之空；攷甸服之遺制，則當興樹藝之利。而挈要於『底慎財賦』一語，疏解浩繁，可以一言以蔽之。如必字比句櫛，執今圖制疑古山川，索碣石左右之端，滋黑水梁雍之辨，三條四列，地派臚分，兩漢九河，源流靡訂，此不離經生之耳食，亦何益孔、蔡之舊聞乎。」

何氏模《禹貢圖注》

一卷。

未見。

錢謙益曰：「往余搜采國史，獨儒林一傳寥寥乏人。國初則有趙子常，嘉靖中則有熊南沙。近見何玄子之注《易》，私心服膺，以爲可與二公接踵者也。玄子之弟平子作《禹貢解》，上自《山海經》，下逮

桑、酈經注，古今水道，條分理解，如堂觀庭，如掌見指，此亦括地之珠囊，治水之金鏡也。昔謝莊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縣殊，合之則寓內爲一，予每嘆之，以爲絕學。今平子殆可以語此。平子其勉之，更與玄子努力遺經，兄弟並列儒林，豈非本朝盛事哉。」

鄭氏鄭《禹貢圖注》

一卷。

存。

艾氏南英《禹貢圖注》

一卷。

存。

南英自序曰：「《禹貢》一書，古今地理志之祖。學者窮經，將以經世，則仰觀俯察，莫非分內事，何可皓首一經，聽其汶汶已也。是編內注一遵蔡氏，定於功令，不可易也。而又刪繁就簡者，以便童蒙者記誦耳。其所刪有不可廢者，仍錄爲外注，并諸儒之論精核足與傳注互相發者，亦咸收之，以備參攷。間有訂訛釋疑，皆出前儒之旨，無敢師心妄用。若乃疆域之下，形勝表裏之獨詳，古今都會之孰優，以至河道之遷徙，轉運之難易，猶若加意焉者，非贅也。形勢要害，守國之所重，而河、淮、汶、濟之間，又今國家蒿目之秋，吾黨所不可不講也。古人左圖右書，故蕭何入秦取圖籍，而漢業旋定；馬援聚米爲山谷，而敵在目中。今人徒

讀書而廢圖，譬如欲聞人之言，不欲見人之形，而謂知其人也，可乎？是圖考正特詳，與經傳一字不迕，凡脉絡之紆曲，方面之縱橫，讀者開卷瞭然矣。語云：『不出戶，知天下。』或者亦有於斯歟。」

王氏綱振《禹貢逆志》

一卷。

存。

綱振自序曰：「大夏侯氏有云：『諸生欲芥拾青紫，宜務明經，不明不若歸耕。』僕不能掇青紫，既自棄諸生，又退耕無地。我求童蒙以告，積而成帙，將以問世，先取《禹貢》孤行。昔杜林傳古《尚書》，有同郡賈逵爲作訓，既又馬融作傳，康成注解，而杜遂用顯。僕誠不能無意其

人也。」

張氏能恭《禹貢訂傳》

一卷。

存。

蔣垣曰：「福寧州人，字禮言。崇禎庚午鄉試第一人。」

黃氏翼登《禹貢注刪》

一卷。

存。

沈蕙纓曰：「黃翼登，字學衡，晉江人。著《尚書述解》，今行世者《禹貢注刪》一卷而已，有朱廷旦、莊奇顯二序。」

蔣氏之麟《禹貢注》

一卷。

未見。

黃宗羲曰：「之麟字龍友，鄞縣人。崇禎戊寅行保舉法，掌院徐蓼莪以君應詔，授順天儒學訓導。」

高氏秉堯《禹貢通考》

四卷。

未見。

錢金甫曰：「高秉堯，字映甫，華亭人。崇禎中貢士。」

孫氏承澤《禹貢九州山水考》

三卷。

存。

承澤自序曰：「粵稽天地間形勢，闊大莫過於山水。故《中庸》言天地之爲物不貳，而指山水以實之。孟子言性，而舉禹之治水以爲證。蓋山水有原有委，有脉有絡，有分有合，有性有情，而其理無盡也。古今山經水志，搜奇者失之荒唐，紀遊者但狎其耳目，無足取也。《禹貢》一篇，不獨紀載成功，造化之功用，神聖之彌綸，俱在焉。余反覆讀之，乃著其總目於前，而分考之於後。夫山之所墳，水之所湧，水之所奔，山之所亘，動靜相生，剛柔互錯。先儒謂理一分殊，一理之妙，不

於山水益見乎？」又曰：「余於丙午之春注《洪範》成，復注《禹貢》，至次年仲夏，三易稿而書成。夫《禹貢》紀成功也，實與《洪範》相表裏。《洪範》曰：『水潤下。』禹行其無事，以水治水也。水之性不汨，而五行之性俱順，彝倫所以攸叙也。吾夫子獨贊其盡力溝洫，何也？推禹之心也。禹之時懷山襄陵，不以爲天行之數，曰由己饑、由己溺之云爾。及水土平，溝洫出，向之無水不爲害者，今之無水不爲利也。運輸之政興焉，灌溉之澤普焉，千載水利之經也。讀者以是求之，禹之功至今在，禹之心至今在也。予所以迴環是編，經年而不能已也。」

夏氏允彝《禹貢古今合注》

五卷。

存。

陳子龍序曰：「今天下之大患在於國貧，而國之所由貧者，田功之不治，水利之不修也。昔者夏后氏隨山刊木，薄海內外，靡不周也。而漢司馬遷曰：『禹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惟是爲務。」以是知禹之用功多而防患深者，莫黃河若也。《禹貢》言治水也，而其究曰：「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言治賦也。即禹之自稱曰：「濬畎澮，距川。」由是觀之，禹之所以驅害者，在於治江河之大水；其所以成利者，在於治溝洫之小水也。自

河失故道，日以橫決，而冀、豫、徐、兗之區，民若履冰而處，蓋數千百年而靡定也。自秦廢阡陌，而《周禮》之瀦、防、溝、遂、列、澮之屬蕩然無餘，即後世陂池塘濬之制，其人亡而事亦旋廢矣。故西北之荒蕪者半天下，至於國家歲費數十百萬之資，漕荆、揚之粟以給京師，而西北邊萬餘里，皆仰灌輸於內。凡轉運所輦，商賈所販，自京師而東，則循灤、薊抵榆關。或自直沽走遼碣，稍北則牛車負載出居庸，由龍固以給宣雲。稍西則自大河以北浮漳、衛，度太行，達晉陽。又西則浮河入渭，或自武牢、洛口，或南由武關，通褒斜道以達關中，遠轉北河，西至涼部，大約三十鍾致一石。民既恃漕，益媮惰不治生業，此其大患也。黃河既已日決，而南與淮同，兗、豫之地，被禍益

烈，勢惟有縱其所如，使還故道，而東南之漕又必假道於河，堤之防之，以使之必出於是，不能免於決，而中州徐、淮之民病矣。絕河而北，又竭泉源以充會通，而東省病矣。始也因田功廢而恃轉運，既也恃轉運而田功益廢，其初因轉運而急治河，既也因治河而滯運，卒又因轉運而河益不治，豈非盡失古人之意哉？今人主之所急莫大於強兵，欲強兵莫先於富國，欲富國莫先於盡地利，盡地利莫先於治水。治水之道，古今則有異矣。禹之時九州同溢，患其泛溢而無所歸，故必先治其大者，而後溝澮可成，田賦可定。今也患於隱伏而不爲人用，其淫溢爲災者，止黃河耳。然西北之田功不立，則漕不可省，漕不可省，勢不得不用河，而河終不可得而治矣。故曰今日之治水，必先

治其小者，而後大者可理也。夫天下之水莫大於江、河，禹之治河也，勞於治江。荆、揚之田賦下於諸州，而後世每藉大江以南衣食天下，雖曰天時，豈非人功哉？夏子嘗憤國家之貧弱，思大有以振之，而方今士大夫襲從容，安苟且，言及務農任地，則以爲迂遠不近情實。又或以管、商之書儒者不道，而一旦事急，則鑄山權商，加稅鬻爵，不復顧其後。嗟乎，《禹貢》則聖人治天下之書也，管、商云乎哉？觀其制州列服，任土作貢，凡天爵竹石之微，骨革齒毛之細，靡不詳貫。要其大端，不過曰『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而已。今夏子之書，引伸觸類，窮覽史傳，博訪公卿，山水之經、郡國之志無不採，險要之區、泉澤之利無不載，探奇覽勝之迹，物產方俗之異無不記，皆附見於經文

之下，可謂宏博而核矣。夫縉紳先生知今而不知古，則以爲古人之事皆不可行，學者狃於誦習，不能損益以合於時勢，所以貴於通才也。夏子之書備矣，予獨論其事之最大爲當世所急者著於篇，使世之覽者有所本焉。」

允彝自序曰：「余少恇愚，每行道路，輒迷往來。長偕陳卧子出入，見其留意博詢，凡水泉之曲折，塗徑之分岐，必明晰而後已。因念即此是學，欲作地理圖，仿朱思本意爲之，益增其所未備，兼爲之說，而於用兵險要、水利屯田、城池賦稅，尤加詳焉。其說閎遠，非數年不能竣，先舉其大略，爲《禹貢古今合註》。惟閩、粵、滇、黔未入九州，不能贅附，餘已包舉。大都方之注疏、《大全》，何敢比肩？以爲用世之助，亦庶幾云。」

張氏睿卿《禹貢便讀》

一卷。

存。

朱氏鶴齡《禹貢長箋》

十卷。

存。

鶴齡自序曰：「《記》稱《書》教爲疏通知遠。夫推之時務有不宜，非通也；試之異代或不驗，非遠也。逖覽史籍，凡職方、地理、河渠、田賦諸書，其文皆祖《禹貢》，蓋經國鴻規莫備於此。後之人以爲文焉而已，即哆口自命專門者，類亦苟安舊聞，弗加深考，安望其斟酌曩今，坐而

論，作而行，卓然稱有用之儒哉？夫自禹迄今，陵谷代變，山川往蹟，難以深求。幸而漢唐以來，諸儒辨論各出，以及乘志圖經約略可據，雖其間甲乙牴牾往往有之，然而考今正古，析同合異，亦存其人。若復矜一家之言，徇千載之惑，襲舛成譌，曷可殫詰，予竊愍焉。兵火餘生，屏居無事，爰取注疏、《大全》與百氏之說，條貫而衷斷之。大約體宗詁訓，而旁及史家，求爲通經適用之學。所愧身未履平方州，力止憑乎書卷，支離紕繆，敢謂必無？惟望博雅君子論定而是正焉。嗟乎，農政不修，漕渠日壞，轉運困而搜括頻，此世變之所以益亟也。有能慨然慕古，寬平休息，以上合於底慎成賦之意，庶幾宛委遺文，猶不至磨滅天壤哉。」

陸氏敷樹《禹貢注》

一卷。

存。

陳忱曰：「字賁庵，嘉善人。」

邵氏璜《禹貢通解》

一卷。

存。

陸棻曰：「璜字魯重，秀水新塍里人。中崇禎壬午鄉試，知大姚縣事。」

嚴氏觀《禹貢輯要》

一卷。

未見。

《嘉興縣志》：「嚴觀，字質人，貢生。與弟進士勳、舍人臨並負才名，稱為禾中三嚴。」

趙氏泖《禹貢新書》

一卷。

未見。

《平湖縣志》：「趙泖，字天來，諸生。」

胡氏渭生《禹貢錐指》

二十卷。

存。

羅氏泌《三江詳證》

一篇。

存。

朱氏鶴齡《禹貢三江辨》

一篇。

存。

朱子熹《九江彭蠡辨》

一篇。

存。

羅氏泌《九江詳證》

一篇。

存。

薛氏應旂《甘誓論》

一篇。

存。

同谷子《五子之歌詩》

五首。

存。

何光遠曰：「天復中，昭宗播岐，時梁太祖與秦王茂貞羽檄交馳，欲迎車駕。何

皇后恃其深寵，不顧阽危，酷好遊畋，放牧於兩舍之外，踐踏苗稼，百里飛埃。有成州同谷山逸人，戴一巨笠，跨青牛，琴袋酒壺，俱在牛上，自稱同谷子，不顯姓名，直詣行朝，上書兩卷，論十代興亡之事，叙四方理亂之源。帝覽其書，數日減膳，宣王驃騎賜之酒食。同谷子唯吟太康失政之詩，何皇后慮失恩旨，潛令秦王誅之，其事未行，預已奔去。」

經義考卷九十四終

門人鄒陽周道復覆校

經義考卷九十五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書二十四

楊氏簡《書五誥解》

一冊。

未見。

按：《文淵閣書目》有之，不載慈湖之名。

范氏浚《湯誓仲虺之誥論》

一篇。

存。

《伊訓論》

一篇。

存。

《太甲三篇論》

一篇。

存。

《咸有一德論》

一篇。

存。

張氏九成《咸有一德論》

一篇。

未見。

按：橫浦之論，當是爲秦相建一德格天閣有激而作。

顏氏復、范氏祖禹《說命講義》

三卷。

佚。

祖禹同崇政殿說書顏復進劄子曰：「臣等近進講《尚書·說命》，竊以爲君治天下國家，欽天稽古，修身務學，任賢立政，至德要道，備在此書，誠能法之，可爲堯舜。昔太宗皇帝嘗曰：『《尚書》王言治世之道，^①《說命》最備。』特詔孫奭講此三篇，望陛下詳覽深思，必有啓迪聖學之益。臣等雖罄竭謏聞，講解於前，謹輒記錄所言，繕寫成冊，以備尋繹，或賜顧問，庶幾少助聰明之萬一。其《說命講義》三冊，謹具上進。」

范氏浚《說命三篇論》

一篇。

①「王」，據范祖禹《范太史集》卷十四《進尚書說命講義

劄子》（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當作「主」。

存。

金氏履祥《西伯戡黎辨》

一篇。

存。

歐陽氏修《泰誓論》

二篇。

存。

王氏十朋《泰誓論》

一篇。

存。

程子頤《改正武成》

一卷。

存。

胡氏洵直《攷正武成》

一卷。

存。

洵直自序曰：「按《武成》之書，自伏生口傳失其次序，王氏《新義》嘗加攷正，說《書》者愈疑。且以式者在車所行之禮也，式商容間，豈當在歸至於豐之後？洵直以《樂記》考之，孔子告賓牟賈以《大武》遲久之意，首言『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則庶邦豕君受伐商之命於周，乃其時也。」

故其克商也，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有濟河而西然後爲之者。至其終也，『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以此五者爲天下之教，其先後有倫如此，則《武成》之次序可概見矣。是以驗之以孔子之言而次第之，庶有所本云。」

劉昌詩曰：「洵直字次魚，清江前輩。登科仕至別乘。」

《江西通志》：「胡洵直，字次魚，新喻人。紹興己丑進士，累官湖南提刑司幹官。」

朱子熹《攷正武成次序月日譜》

一卷。

存。

牟氏楷《定武成錯簡》

一卷。

佚。

《台州府志》：「牟楷，字仲裴，黃巖人。刻意誠正之學，以侍母疾不仕，教授生徒，學者稱之曰靜正先生。」

張氏日炳《武成考》

一卷。

未見。

歸氏^{有光}《攷定武成》

一卷。

存。

有光自述曰：「余所考定，只移『厥四月』以下一段，文勢既順，亦無闕文矣。汪玉卿嘗疑甲子失序，蓋先儒以漢志推此年置閏在二月，故四月有丁未、庚戌，本無可疑也。」

許氏^商《五行傳記》

《漢志》：一篇。

佚。

《漢書》：「長安許商長伯善爲算，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

高爲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爲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爲政事，齊快欽幼卿爲文學。王莽時，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

《晉書》：「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

劉氏^向《洪範五行傳記》

《漢志》：十一卷。隋、唐《志》有。

闕。

《漢書》：「向字子政，本名更生，爲散騎宗正給事中。成帝即位，以故九卿召拜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遷光祿大夫。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

五經秘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又曰：「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又曰：「劉向《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

王嘉曰：「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扣閣而進，見向閣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烟然，因以見向，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

沈約曰：「伏生創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演《洪範》，休咎之文益備。」高允曰：「漢光祿大夫劉向見漢祚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眚而不見納，遂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爲其傳。」

歐陽修曰：「箕子陳《洪範》，條其事爲九類，別其說爲九章，考其說不相附屬。向爲《五行傳》，乃取五事、皇極、庶徵附於五行，以爲八事皆屬五行與？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倫理，所謂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

呂祖謙曰：「劉向災異五行，學博而未純，其原出於伏生《大傳》。」

葉適曰：「劉向爲王氏考災異，著《五行傳》，歸於切劘當世，而漢儒之言陰陽者，

其學亦各有所主。然《洪範》之說由此墮裂，使經世之成法，降為災異陰陽之書矣。」又曰：「《洪範》初不為災異而作，庶徵所指明有效驗，而學者乃以五行五事聯附為一。春秋以來，凡有變兆，離析剝解，門類而戶分之。以是為格王正事，則委巷小夫巫瞽之事，夫豈不然，而謂篤學好古自名如仲舒、向、歆者，亦當爾與？」

趙樞生曰：「自大小夏侯明五行之後，劉向遂著為《洪範五行傳論》，其書不可見，而見於班固《漢書·五行志》者，皆其遺法也。」

朱朝瑛曰：「劉向父子《五行傳》附會穿鑿，固不足信。雨暘燠寒風之分，應於貌言視聽思，《洪範》則有明文，豈可概置不講，而謂一切事應俱屬謬妄哉？若以雨

合於貌，暘合於言，燠寒風合於視聽思，雖復起朱子而質之，將亦有所不能區別也。箕子之言，不若是之固也。」

按：許商、劉向皆有《五行傳記》。《後漢·郎顗傳》引《洪範記》辭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當屬劉氏書也。

王氏名未詳《洪範讜義》一作《皇極讜義》，今從

《中說·問易篇》。

九篇。

佚。

孫通曰：「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讜義》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

亡名氏《洪範占》

《隋志》：二卷。

佚。

《洪範日月變》

《隋志》：一卷。

佚。

《洪範五行星歷》

《七錄》：四卷。

佚。

穆氏元休《洪範外傳》

《新唐志》：十卷。

佚。

封演曰：「開元中，有唐頻上《啓典》一百三十卷，穆元休上《洪範外傳》十卷。」

王應麟曰：「元休，穆寧之父，撰《洪範外傳》十篇。開元中獻之，賜帛，授偃師丞。」

崔氏良佐《尚書演範》

《新唐志》：卷亡。

佚。

權德輿曰：「博陵崔君元翰考某，以明經歷衛州汲縣尉、虢州湖城縣主簿，親沒遂

不復仕。探古先微言，著《尚書演範》、《周易忘象》及《三國春秋》。門人易其名曰貞文孝父。」

按：權文公爲元翰文集序，不書其父諱。攷《新唐書·宰相世系》，博陵崔氏第三房祁陽令抗，子濟州刺史潛，潛子鳳閣舍人承構，承構子湖城簿良佐，良佐子比部郎中元翰。

宋仁宗皇帝《洪範政鑒》

十二卷。

佚。

王應麟曰：「康定元年十一月，御撰《洪範政鑒》十二卷。一云二十四卷。《政鑒書》以皇極爲本，上與王洙論五行五事之證，

采五行六沴及前代庶應成此書，上自爲序。」

《洛書五事圖》

一卷。

佚。

范祖禹曰：「仁宗最深《洪範》之學，每有變異，恐懼修省，必求其端。」

胡氏瑗《洪範口義》《通考》作《洪範解》。

《宋志》：一卷。

未見。

晁公武曰：「胡翼之《洪範解》，皆其門人所錄，無銓次首尾。」

徐氏復《洪範論》

一卷。

佚。

張氏景《洪範解》

《通考》：一卷。

未見。

晁公武曰：「皇朝張景晦之撰。①景當景祐三年爲房州參軍，著論七篇。」

劉氏義叟《洪範灾異論》

佚。

《長編》：「慶曆五年六月，以澤州進士劉

義叟爲試大理評事。義叟精算術，兼通大衍諸歷，嘗注司馬遷《天官書》及著《洪範灾異論》，歐陽修薦之，召試學士院，而有是命。」

蘇氏洵《洪範圖論》

《宋志》：一卷。

未見。

洵自序曰：「《洪範》其不可行歟，何說者之多，而行者之寡也？曰諸儒使然也。譬諸律令，其始作者，非不欲人難犯而易避矣，及吏胥舞之，則千機百竅。吁，可畏也，夫《洪範》亦猶是耳。吾病其然，因作三論，大抵斥末而歸本，褒經而擊傳，

①「撰」，原作「編」，據蒼要本、《補正》改。

剗磨瑕垢，以見聖秘。復列二圖，一以指其謬，一以形吾意。噫，人吾知乎？不吾知，其謂吾求異夫先儒而以爲新奇也。」又後序曰：「吾論《洪範》，以五福六極系皇極之建與不建，而且不與二劉之增眊與陰，或者猶以劉向、夏侯勝之說爲惑。劉向之言皇極之建總爲五福，皇極之不建不能主五事，下與五事齒而均獲一極，猶平王之詩降而爲《國風》。夏侯勝之言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將有謀上者。』已而果然。以劉向之說，則皇極之不建，不可系以六極。以夏侯勝之說，眊與陰不可廢。是皆不然。夫福極之於五事，非若庶驗也。陰陽而推之，律曆而求之，人事而揆之，庶驗之通於五事，可指而言也。且聖人之作可知也，今指人而謂之曰：爾爲某事，明日必有某福；爾

爲某事，明日必有某極。是巫覡卜相之事也，而聖人何由知之？故吾以爲皇極之建，五事皆得，而五福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福也；皇極不建，五事皆失，而六極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極也。五事之間得與失參焉，則亦不曰必某福、必某極應也，亦曰福與極參焉耳。今劉以爲皇極建而爲五事主，故加之五福，及其不建也，不加以六極，而以平王之詩爲說。其意以爲不建則不能爲五事主，故不加之六極，以爲貶也。今有人有九命之爵，及有罪而日削其爵，使至一命以貶之，曰貶可也，此猶平王之詩降而爲《國風》，曰降可也。若夫有罪人當具五刑，而曰是人也罪大，不當加之以五刑，姑以墨辟論，以重其責。是得爲重其責乎？今欲重不建之罪，不曰六極皆應，而曰獨

弱之極應，乃引平王之詩以爲說。平王之詩固不然也，且彼聖人者，豈以天下之福與極止於五與六而已哉？蓋亦舉其大概耳。夫天地之間，非人力所爲而可以爲驗者多矣，聖人取其尤大而可以有所兼者五，而使其餘者可以遂見焉。今也力分其一端以爲二，而必曰陰爲陰，雨爲雨。且經之庶驗有曰暘矣，而豈獨遺陰哉？蓋陰之極盛於雨，而聖人舉其極者言也。吾觀二劉之傳「金不從革」與傳「常雨」也，乃言雷電、雨雪皆在，而獨於此別雨與陰，何也？然則夏侯勝之言何以必應？曰事固有幸而中者。公孫臣以漢爲土德而黃龍當見，黃龍則見矣，而漢乃火德也。可以一黃龍而必謂漢爲土德耶？必不可也。其所謂眊者蒙矣，胡復多言哉？」

晁公武曰：「是書三論，皆援經以繫傳，①斥末以歸本。二圖，一以指歆、向之謬，一以形其意。或云非洵作。」

劉氏彝《洪範解》

《宋志》：六卷。

佚。

蔣垣曰：「劉彝，字執中，福州懷安人。從胡瑗學，著《洪範解》、《周禮中義》、《七經中義》、《古禮經傳續通解》。」

廖氏偁《洪範論》

一篇。

①「繫」，原爲空格，據四庫本、蒼要本補。

存。

《湖廣總志》：「廖偁，衡山人。天禧中舉進士，著《洪範論》。」

朱子曰：「廖氏論《洪範》，大段闢《河圖》、《洛書》，以此見知於歐陽公，蓋歐公有無祥瑞之論。歐公只見五代有偽作祥瑞，故併與古而不信。如《河圖》、《洛書》之事，《論語》自有此說，而歐公不信祥瑞，併不信此，而云《繫辭》亦不足信。且如今世間有石頭上出日月者，人取爲石屏，又有一等石上分明有如枯樹者，亦不足怪也，《河圖》、《洛書》亦何足怪？」

孫氏^謂《洪範會傳》

《通考》：一卷。

未見。

晁公武曰：「^謂，元祐中博士，其說多本先儒，^①頗攻王氏之失。」

曾氏^鞏《洪範論》

一卷。

存。

朱子曰：「《洪範》曾子固說得勝如他人。」

經義考卷九十五終

門人蕭山毛遠宗覆校

①「先」，原作「漢」，據薈要本改。

經義考卷九十六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書二十五

王氏安石《洪範傳》

《宋志》：一卷。

存。

安石《進洪範表》曰：「臣聞天下之物，大小有彝，後先有倫。序者天之道，叙之者人之道。天命聖人以叙之，而聖人必考古成己，然後以所嘗學措之事業，爲天下

利。苟非其時，道不虛行。陛下德義之高，術智之明，足以黜天下之嵬瑣而興其豪傑，以圖堯、禹太平之治，而朝廷未化，海內未服，綱紀憲令尚或紛如。意者殆當考箕子之所述，以深發獨智，趨時應物故也。臣嘗以蕪廢腐餘之學，得備論思勸講之官，擢與大政，又彌寒暑，勲績不効，俛仰甚慚。謹取舊所著《洪範傳》，刪潤繕寫，輒以草芥之微，求裕天地。」又跋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爲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驚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

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爲師則有講而無應，爲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虚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心而言，爲傳注者汨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爲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焉，則吾將孰待而言耶。孔子曰：「予欲無

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爲好辯，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子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爲此嘵嘵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晁公武曰：「王介甫撰。以劉向、董仲舒、伏生明災異爲蔽，而別著此傳。以庶徵所謂『若』者，不當訓順，當訓如。人君之五事，如天之雨暘燠寒風而已。大意言天人不相干，雖有變異，不足畏也。」

陳善曰：「《洪範》『金曰從革』，《新義》云：『能從能革。』而荆公《洪範傳》又云：『金性能從，惟革者之所化。』二義不同。」黃震曰：「荆公《洪範傳》，其字義多足取者。」

余氏燾《改正洪範》

一卷。

存。

龔明之曰：「余燾，字元輔。方舍法欲行，上書引成周事力贊之，因命以官，累遷至正郎。後復上書，改《洪範》篇自『王省惟歲』至『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乃屬之『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之下，謂凡九疇皆有衍文，惟『四五紀』無之。至於『八庶徵』之後，既言『肅時雨若』，止『蒙恒風若』，意已斷矣，而又加『王省惟歲』已下之文，則近於贅。或者是其說，然爲臺諫所彈，不果施行。」

孔氏武仲《洪範五福論》

一篇。

存。

蘇氏轍《洪範五事說》

一篇。

存。

晁氏補之《洪範五行說》

一篇。

存。

晁氏說之《洪範小傳》

一篇。

存。

說之跋曰：「說之二十年前爲《洪範》之學，本諸伏生、劉向、一行，而古今之說不敢遺也，爲傳數千言。靖康丙午冬，寧遇金兵於睢陽，五世圖書悉已灰燼，寧論《洪範》之傳。今年戊申冬，漂流金陵，遇東里好學後生，標記予傳之五行於本書，予見之欣然，如觀再生之物也。方抱病，於冬至前一日作此《小傳》，其次序則本泰山姜至之論，五行則張廷評景發之云。」

曾氏致《洪範傳》

《通志》：一卷。

佚。

盧氏碩《洪範圖章》

一篇。

存。

碩自序曰：「予以《尚書·洪範》篇書於縑素，施於屋壁，有客覩之而言曰：『此其所謂君人之一大法，武王所以繼三爲明，蓋能盡心於是也。苟將諸吾君，列乎鳳宸之右，足以興三代之理。』予乃條其事，爲章以奏之。」

《四先生洪範解要》

六卷。

佚。

按：四先生者，劉氏彝、曾氏鞏、蘇氏轍、呂氏吉甫也。

范氏^浚《洪範論》

一篇。

存。

陳氏^{伯達}《翼範》

《宋志》：一卷。

未見。

王圻曰：「伯達，紹興中進士。」

高層雲曰：「伯達《翼範》，有九圖九說。」

孟氏^先《尚書洪範五行記》

《宋志》：一卷。

佚。

吳氏^{仁傑}《尚書洪範辨圖》

《宋志》：一卷。

未見。

王應麟曰：「仁傑撰《洪範辨》一卷，增立新圖，辨歐陽修、蘇洵、轍所論。」

鄭氏耕老《洪範訓釋》

佚。

蔡氏元定《洪範解》

一卷。

未見。

鄭氏思孟《洪範解義》

佚。

《閩書》：「思孟字齊卿，寧德人。受業朱文公之門，著《洪範解義》，以發明文公《皇極辨》之蘊。」

陳氏埴《洪範解》

一卷。

未見。

林氏維屏《洪範論》

一卷。

未見。

趙氏善湘《洪範統紀》《宋史》列傳作《統論》。

一卷。

未見。

張萱曰：「宋開禧間，宗室濮園善湘著。」
按：葉氏《蓁竹堂目》有之。

蔡氏元鼎《洪範會元》

佚。

《閩書》：「元鼎，漳浦人。不登宦籍，以文自豪。所著有《中庸》《大學解》《論語》《孟子講義》、《洪範會元》。」

馮氏去非《洪範補傳》

一卷。

未見。

《姓譜》：「去非，都昌人。椅之子，淳祐初進士。」

按：葉氏《蓁竹堂目》有之。

鄒氏元佐《洪範福極奧旨》

五卷。

佚。

陳氏剛《洪範手抄》

一卷。

佚。

劉氏漢傳《洪範奧旨》

佚。

《兩浙名賢錄》：「劉漢傳，字習甫，上虞人。寶祐四年進士，累遷兩浙轉運使，進司農卿。臨終，書『生爲宋民，死爲宋鬼』」

之句。」

胡氏希是《洪範考訂》

佚。

《江西通志》：「胡希是，字則翁，高安人。通諸經。元革命後，家居著述，方嚴有守，一介不苟取予。」

趙氏孟頫《洪範圖》

一卷。

未見。

文徵明曰：「趙文敏公書《洪範》篇，并畫箕子、武王授受之意。公以宋之公族，仕於維新之朝，議者每以爲恨。然武王伐紂，箕子爲至親，既受其封，而復授之以

道，千載之下，不以爲非。然則公獨不得引以自蓋乎？公素精《尚書》，嘗爲之集注，今獨書此篇，不可謂無意也。」

胡氏一中《定正洪範集說》

一卷。

存。

貢師泰序曰：「伏羲觀馬圖而畫卦，神禹因龜書而叙疇。至我夫子繫《易》，乃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圖、書似皆爲畫卦出，而叙疇若無與焉。此千歲之下，辯議紛紜，雖更周、邵、程、朱諸大儒之論，猶莫知所適從也。況九疇之傳，錯出乎五皇極之下，蔡氏著書，竟莫之正，是學者不能無惑焉。會稽胡君一中，深有得王、文、吳三先生之說，摭其所

長而訂正之，分經別傳，以傳附經，自成一書，名之曰《定正洪範》，然後義理明白，脉絡貫通，而神禹叙疇之義，粲然如指諸掌。夫龜書馬圖，自周、程、朱子固未嘗易置其名，今胡君直以圓九爲圖，方十爲書，而畫卦者兼取之，以分先後天，其卓然有見者哉。雖然，神聖有作，動與天合，使龜龍不出於河洛，則卦固畫，疇固叙也。感麟而作《春秋》，觀兔而知《易象》，變通交互，理無不在。非深於道者，其孰能與於斯。」

一中自序曰：「《洪範》一篇，魯齋王先生、本心文先生、草廬吳先生皆有考定本，所見不同，互有得失。竊因括蒼鮑氏有定正《武成》之論，以竹簡每行十三字而定其差，推之於《範》，則史氏之敘五行『初一』以下爲疇之經，大禹本文也。以

《河圖》九數爲綱，以《洛書》十數爲目。『二五行』以下，亦禹所授之章，『水曰潤下』以下，則箕子所釋之傳也。『二五事』至福極皆然。九章皆當析大禹之經、箕子之傳，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而八政五紀同傳，五福六極亦然。其文則因三先生所定，各據所長以正之，初非自敢出於臆見，以取繆妄僭踰之罪也。意者竹簡每行十三字，今詳其字數甚嚴，不空一字，其脫簡偶因文義斷處而差入，今疏於每節之上。於是作圖以明五行之配，集註以著九章之旨。然亦不敢自是，藏之家塾，時出而質之同志云。」又曰：「延平芹西徐氏道泰著《河洛本始》，集先儒之說，定九數爲《河圖》，十數爲《洛書》，以正《啓蒙》之誤。其言曰：《河圖》、《洛書》皆出於上世，伏羲則之以造《易》，因

《河圖》對待之位而畫先天八卦，因《洛書》流行之位而畫後天八卦。大禹復則之以作《範》，以《河圖》九數爲體，叙九疇之綱；以《洛書》十數爲用，叙九疇之目。其叙九功，則以《河圖》五行水火金木土逆尅之序爲六府。其治水別州，則以《洛書》水木火土金順生之序畫九州。其說具載《本始》之書，一中嘗爲之校正，而《啓蒙》之疑積有年，一旦渙然冰釋，^①且與甬東王太古氏所著《易說問答》之書若合符契。蓋以天下之理無不同，所以合也。嘗謂圖書之疑，因漢儒《洛書》止以作《範》一言之誤，而啓千載之惑。越上韓明善先生性深以此言爲然。今因《洪範》定正之文，取芹西之說而爲之釋，壹皆萃先儒之論，以擴其所長，而合禹經箕傳之旨，俾可行於天下。所謂『爲天地立

心，爲生民立極，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初非區區之臆說也。」

陳顯曾跋曰：「《書》經秦火而後，出於孔氏之壁藏與伏生之所口授，故或舛訛相承，由漢以來未有更定之者。會稽胡公允文獨因王、文、吳三先生所訂之旨，更復詳考，爲《定正洪範》一編，其用心可謂詳且密矣。竊嘗論之，九數之列，天之所錫也，至理寓焉；九疇之目，禹之所叙也，辭以發其理焉；繹而廣之，箕子之所推也，致詳以究其義焉。序而辭者經也，繹以詳之者傳也，史臣列之，始必不紊，而編簡錯亂，不能無舛。允文定而正之，非獨使學者易於觀覽，而於聖賢之旨無復遺憾，允文蓋有功於《洪範》者矣。公

① 「渙」，原作「煥」，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改。

之令子溫字尊道，襲藏惟久，不敢失墜，今刻之三山郡庠，是亦善繼人之志，爲可嘉也。請僕識其後，謹書以歸之。若夫以九爲《圖》，以十爲《書》，則劉牧氏之說。允文宗之，其必有所見矣。他日請從尊道示其要領，庶相與懋明之。」

黃虞稷曰：「一中字允大，諸暨人。元紹興路錄事。」

謝氏章《洪範衍義》

佚。

吳師道後序曰：「《洪範》一書，有大禹之言，有箕子之言，自爲紀傳，其文甚明，而傳注者昧焉。孔氏以「初一日五行」止『威用六極』爲禹所第叙，而不及其餘。中又頗有錯簡，先儒或是正一二而未究，

故讀《書》者不能無疑。謝氏章作《衍義》，考圖數之錯綜而推極其變，萃經說之精要而發明其遺，可謂用志於此矣。但其開端之說，引《禹謨》九功即爲九疇，謂《範》爲箕子所自陳，因九功而演者。其言曰：六府繼以三事，五行繼以五事，九功繼以戒休董威，九疇終以「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禹列穀於金木水火土之次，箕子則專言五行，而以稼穡歸之土之甘。三事衍爲五事，正德衍爲三德。五事八政，無非利用厚生之本；五紀庶徵，莫非五行之順逆。至其次序，或有差互，則若《易》先後天之不同。其言灼有明證，若合符契。夫以二篇相望於簡冊之間，數千百年習而不察，謝氏獨能舉以爲說，亦異矣。竊有疑焉，神龜負文，禹則之而叙以爲疇，若五行五事，蓋已次第而

定，每疇之下，又條陳其目。若「一曰水，二曰火」之類，皆禹本文，自「水曰潤下」而降，乃箕子釋經而爲傳，餘疇皆然，惟八政一疇獨缺爾。且《禹謨》曰功，《洪範》曰疇，二字未嘗互見。《謨》陳德政教養之事，《範》著天道人爲之蘊。《範》之體段固大於《謨》，彼所云功者，指其成績而言，可言順而不可言逆，可言吉而不可言凶。若六極者，亦可以言功乎？戒休董威，義主勸督九功之事。曰休曰威，雖與「作福作威」者類，此指君之所得爲，而福極蓋有君所不得爲，而多係於天者矣。使謝氏而曰：禹因九數，故功亦以九名，而事亦出於《範》，互相發則可。直以爲《洪範》有數無詞，大經大法皆出於《謨》，是則不深考禹經箕傳之過也。昔南豐曾氏亦嘗謂《謨》言六府，則《範》言五行，六

府次以三事，則五行次以五事，九功言戒休董威，則九疇言庶徵福極，帝王治天下其道未嘗不同。嗚呼，爲是說者，非謝氏之比矣。謝氏其勦以爲己說，而故異之者與？故凡讀書者，必先畫句段，正文字，辨述作，而後義理可尋。不然，則雖善其說而攷證疎，攷證疎則乖刺牴牾而不合，不合則又何足以爲善邪？吾鄉仁山金氏嘗深究《洪範》之說，而定著經傳，見於《書表注》，今亦頗行於時。愚不復述，特辨其大旨，又使學者知《表注》之爲有功云。」

陳氏樵《洪範傳》

一卷。

未見。

田氏澤《洪範洛書辨》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澤，居延人。延祐中常德路總管府推官。」

按：葉氏《菴竹堂目》有之。

陳氏希聖《洪範述》

未見。

經義考卷九十六終

門人澤州田光復覆校

經義考卷九十七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書二十六

明太祖皇帝《御注洪範》

一卷。

未見。

《實錄》：「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御注《書·洪範》成。上嘗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因自爲注。至是成，召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

篇，帝王爲治之道也。所以叙彝倫，正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原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爲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爲惕然，遂疏其旨，爲朝夕省觀。』三吾對曰：『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爲萬世開太平者也。』」

劉三吾後序曰：「皇上宵旰圖治，留心經學，以爲六經莫古於《書》，帝王政事亦莫備於《書》，讀《書》弗本其行事，而徒求之於文字，非善學者也。既厘睿思，發其奧義，爲書若干篇矣。載惟《洪範》大法，本諸天道，體之人君，驗之民生，未易推測，則即鑾輿日所戾止，勅寫是編，揭之座右，朝夕顧諟，一旦心領神會有得焉，乃撥機冗爲之注釋，於是九疇大範燦然復明，大哉聖訓，於世詎小補哉。臣如孫嘗

習是書，叨忝近侍，日獲與聞，敢僭序其後。」

黃虞稷曰：「帝嘗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因自爲注，洪武二十年二月成書。」

宣宗皇帝《序洪範》

一篇。

存。

世宗皇帝《洪範序略》

一篇。

存。

按：《文淵閣書目》，《御注洪範》二冊，當合景、永二陵序爲一

編也。

王氏^裱《洛書非洪範辨》

一篇。

存。

葉氏^{世奇}《範通》

二卷。

未見。

傅氏^淳《洪範敷言》

未見。

黃虞稷曰：「淳字伯厚，慈谿人。洪武中徵士，鄉人稱退密先生。」

俞氏^深《範疇解》

佚。

《嚴州府志》：「俞深，字景淵，桐廬人。洪武中以鄉貢入太學，歷建寧府儒學教授。」

徐氏驥《洪範解訂正》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驥字尚德，浦城人。永樂中國子生，仕府經歷。」

盧氏^璣《洪範集解》

未見。

《括蒼彙紀》：「盧璣，字舜用，松陽人。天順甲申進士。」

熊氏^{宗立}《洪範九疇數解》

八卷。

未見。

黃虞稷曰：「建陽人。」

按：范氏《天一閣》、西亭《萬卷堂》均載是書。

丁氏璣《洪範正誤》

一卷。

未見。

陸元輔曰：「丁璣，字玉夫，丹徒人。成化戊戌進士，除中書舍人。以星變言事，謫普安州判官，轉廣西通判。起禮部儀制司郎中，出爲廣東提學副使，溺死。」

楊氏廉《洪範纂要》

一卷。

存。

廉自序曰：「《尚書·洪範》所陳，篤恭而天下平，聖神功化之極，盡在是矣。劉氏父子《五行傳》，於五者增而爲六。夏侯

勝久陰謀上之言，偶爾而中，人愈神之，而世遂有兩《洪範》、六五行。宋蘇明允指其謬，當矣。然向、歆以前，已有《尚書大傳》，大略如向、歆之說，而蘇氏曾無言及，豈亦未之見邪？噫，《易》出於羲、文、周、孔，其後乃有京房、郭璞之學。《範》出於大禹、箕子，其後乃有劉向、劉歆之學。而淫巫瞽史，往往幸其一言之中，從而張之，使其爲說，遂與聖人之經抗衡於世，豈不可憾哉？學者誠取《洪範》本篇沉潛玩味，則五行五事休咎福極之應昭然可見，又何必牽合補綴，以曲爲之說哉。」

黃虞稷曰：「專闢劉向《五行傳》增而爲六之說。」

吳氏^{世忠}《洪範攷疑》

一卷。

存。

《江西通志》：「吳世忠，字懋貞，金谿人。

弘治庚戌進士，歷官延綏巡撫、僉都御史。」

鄭氏^{善夫}《洪範論》

一卷。

存。

顧氏^{鼎臣}《洪範講章》

一卷。

存。

鍾淵映曰：「公字九和，崑山人。弘治乙丑賜進士第一，累官少保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卒謚文康。《洪範講章》一卷，嘉靖七年四月奉上諭草進。」

劉氏^{天民}《洪範辨疑》

一卷。

未見。

錢謙益曰：「天民字希尹，濟南人。正德甲戌進士，除戶部主事。諫南巡，廷答三十，改吏部。泣諫大禮，又答三十。歷文選郎中，調壽州知州，累遷至河南副使，改四川，以貪罷。」

潘氏葵《洪範本傳》

未見。

盧氏鴻《君道洪範》

八卷。

未見。

《贛州府志》：「盧鴻，寧都人，湖廣臨武訓導。著《君道洪範》八卷。」

呂氏賢《洪範解》

一卷。

未見。

張雲章曰：「呂賢，字宗器，永豐諸生。」

隱居鵝峰，有《洪範解》。」

曾氏俊《洪範圖輯》

未見。

黃虞稷曰：「南海人。正德中官知縣。」

葉氏良珮《洪範圖解》

一卷。

未見。

徐氏獻忠《洪範或問》

一卷。

未見。

獻忠自序曰：「聖人列天地自然之利可

以養民者曰五行，後世譎其義，謂造化群有而生吉凶，此五物者司之，甚矣其過論也。劉向《五行傳》始窮其義，以通變化。

蔡子傳其學，著《洪範皇極內篇》，以儒者之道緣之。厥後作《書集傳》，遂旨趣五行，綜其餘論，不自知其陷於緯說之家矣。夫天地之道，有象有數，有體有用，故孔子謂《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至於《洛書》者，其精行鬼神，其變參卦圖，其數窮物理、通治軌，闔闢推移，猶夫《易》之爲道，廣大悉備者也。箕子陳《範》之本意，純乎理而不窮其變，則其象而不衍其數。後世儒者沒於劉向之過論，既昧地十之數不可通於《洛書》之九，又不知五行一疇不可通於八疇之義，徒泥異端之說，使聖人之教不白於天下，是固可惜也。顧傳注之行已久，後生末學，不敢以

一得之見遽綴其間，聊即問難語名之，以俟悟學之士云。」

游氏日章《洪範釋義》

未見。

黃虞稷曰：「日章字學侗，莆田人。嘉靖己未進士，歷官廉州府知府。」

歸氏有光《洪範傳》

一卷。

存。

有光自述曰：「昔王荊公、曾文定公皆有《洪範傳》，其論精美，遠出二劉二孔之上。然予以爲先儒之說，亦時有不可廢者，因折衷之，復爲此傳。若皇極言「予

攸好德」，即五福之「攸好德」，而所謂錫福者，錫此而已。箕子丁寧反覆之意，最爲深切，古今注家未之及也。不敢自謂有得箕子之心於千載之下，然世之君子因文求義，必於予言有取焉矣。」

瞿氏九思《洪範衍義》

五卷。

存。

張雲章曰：「九思，萬曆間江漢人。自言夢至一璇宮，如萬頃碧琉璃，見一巨人告之曰：『此爲安邑。』覺而大有所悟，遂衍《範》，數月而成。予視其書，真嚙語也。其說以《洪範》非衍於箕子，而作于神禹。禹都安邑，故托之夢見爲辭，而謂《禹謨》以水火金木土爲序，《範》以水火木金土

爲序。金先於木，是以金爲重，故金能生水，此伯鯨所以罔功。木先於金，是以木爲重，木能生火，火自能克水，此神禹所以底績。夫《範》之言五行，乃天地生物自然之序，禹之成功，豈在以木爲重於金而能克火故耶？其說謬戾可笑。」

鍾氏化民《敷言大旨》

一卷。

未見。

錢氏一本《範衍》

十卷。

存。

一本自序曰：「揚子雲《太玄》根據《洛

書》，非苟作者。朱子謂其零星補湊。蔡西山氏則以揚氏《太玄》、關氏《洞極》、司馬氏《潛虛》，皆以不知而作目之。愚不揆量，竊謂龜惟求洛之舊，契原數以爲兆，綜九章以考占，以一見占五行，以二見占五事，以三見占八政，以四見占五紀，以五見占皇極，以六見占三德，以七見占稽疑，以八見占庶徵，以九見與隱占福極。蓋龜從洛出，能知天道，其自一至九四十五畫，見於龜背，皆神明自然之拆文，一一皆有吉凶可貞問。禹疇九章，卽爲龜卜全書之實據。求《洛書》之舊，稽禹疇之卜，因數成變，因變考占，因占設教，因事示戒。蓋卦以兩畫成於八，疇以兩畫成於九，卦之六十四以八乘之爲五百一十二，疇數既符卦數，著卦一揲盡於六十四，龜疇一灼盡於八，其六十四卜法

卽同揲法。且一六兆雨，二七兆霽，三八兆蒙，四九兆驛，五兆克，又一一確實，略無影響疑似，使人難曉。庶幾著龜並存，而爲吉凶與民同患之一助云。」

徐氏常吉《洪範則洛書辨》

一卷。

未見。

羅氏喻義《洪範直解》

一卷。

存。

喻義自序曰：「凡書一讀一解，或曰讀書不求甚解，讀《範》恐不然。有字者商之《範》，無字者雒之《書》，顧《書》則失

《範》，顧《範》則失《書》。顧《書》失《範》，《範》流爲數。顧《範》失《書》，今之注疏是也。《書》、《範》相著，依而無失，如子顧母，是謂得之。惟講筵進講，既習其讀，又通其解，名曰《直解》。今用其體，每奏一篇，如在上前，義取無隱，亦以治天下大經大法，是金華殿中語也。崇禎辛巳。」

《讀範內篇》

一卷。

存。

喻義自序曰：「《範》圖一卷，舊圖四，新圖七，凡十有一，首《繫辭》焉，備矣。《河圖》、《洛書》，舊圖也，初一次九，從此翻出。古云『疇其爵邑』，謂通前後爵邑疇

之，故書散而圖整也。陽三陰四，舊圖也，奇偶進反，從此翻出。奇偶者，天地也。進反者，禮樂也。天地設位，禮樂行乎其中矣。錯綜其數，參伍以變，分五以上以歸五行，六以下以歸四克，文不在茲乎？或稱縱五橫一，晦翁所謂打馬子相似者，《範》之圖也，曰姑舍是。」

張雲章曰：「喻義之言曰：『講筵進講，既習其讀，又通其解，名曰《直解》。』又謂昔人以《老》準《易》，不如以《範》準《易》，故又作《讀範內篇》。」

羅氏輔《洪範彙義》

未見。

鄒氏元佐《洪範福極奧旨》

五卷。

未見。

《建昌府志》：「《洪範福極奧旨》五卷，鄒元佐撰。」

包氏萬有《範數贊詞》

四卷。

未見。

黃氏道周《洪範明義》

四卷。

存。

道周進上序曰：「臣觀五帝三王之道，備在《易象》，自《易象》而外，惟有《洪範》一書，爲堯、舜所授於禹、湯，周公所得於箕子者。《易》於《明夷》之卦推崇箕子，明義、文之道在箕子，非他作者之所敢望也。漢興，伏、鼂口授不真，厥後諸儒皆因伏、鼂以證古簡，是以譌舛相沿，失其倫脊，五十九篇之中，時有依託，先後間出，然皆史家記述之言，雖巔末稍殊，無傷大義。如《武成》、《雒誥》先儒之所正定，後人不以爲非。獨《洪範》一書，以理義古奧，條貫錯綜，沿二千年未之有改，使禹、箕之結撰與史記同觀，神聖之微言爲毫口所亂，良可惜也。臣攷篇中有錯簡者三，訛字者三。錯簡如五紀三德敷言錯而在後，威福建極敷言錯而在前，譌字如「晨」爲「農」、「式」爲「忒」、「殛」爲

「極」之類，皆伏、鼂之所不稽，鄭、孔所未說。宋元諸儒稍發其端，明興，諸賢未竟厥緒。臣下愚迂昧，繹思此義近二十年，幸逢聖主留神經籍，奉旨纂輯，乃復不揣，爲《明義》四卷。其上卷皆言天人感召，性命相符，及好德用人之方。下卷皆言陰陽相協，彝倫條貫，旁及陰陽曆數之務。初終兩卷，乃正定篇章，分別倫序，以及聖神授受之統。凡八萬七千六百餘言。臣下愚迂昧，私意以爲古今典籍自《易象》、《春秋》而外，所可敦崇紬繹，未有過於斯書者也。」

黃虞稷曰：「崇禎十年，道周爲經筵日講官、左春坊左諭德、掌司經局事時編纂進呈。」

鄒氏^{期禎}《洪範經世要語》

未見。

孫氏^{承澤}《洪範經傳集義》

一卷。

存。

按：退谷先生《洪範集義》，分禹疇、箕傳，以「一五行」以下爲禹疇，以「水曰潤下」以下爲箕傳。如五紀、皇極、五福、六極等傳，大約多依宋元諸儒。惟「三八政」向無傳，取朝鮮本實之。余嘗叩先生曾親見朝鮮本否？曰：「未也。仁山金氏言之。」後得仁山

注，初無此文，然先生豈欺我者，
或其所藏本與余所見有不同爾。

夏氏唐老《九疇圖》

佚。

朱子曰：「三衢夏唐老作《九疇圖》。」

亡名氏《福極對義圖》

二卷。

未見。

《洪範集說》

一冊。

未見。

《圖書作範宗旨》

一冊。

未見。

按：是書載范氏《天一閣目》，未
詳姓氏。

貢氏師泰《題旅獒圖》

一篇。

存。

李氏郡《旅獒圖》

一卷。

未見。

王世貞曰：「郡字士牧。」

樓氏鑰《金滕圖說》

一篇。

存。

鑰自述曰：「《金滕》之說，不明久矣。盧甥祖臯申之攜圖見示，雖出臨摹，而古意具在，遂爲之說。」

顏氏直之《金滕圖》

一卷。

佚。

按：金華黃文獻公潛有跋。

王氏廉《金滕辨》

一篇。

存。

王禕曰：「縉雲王熙陽氏早歲從永嘉王天趣先生游，聞見之際所得者多，復即群經諸史百家之書而大肆其力，推其所得，著而爲書，有《書海通辨》、《三體纂要》、①《左氏鈎玄》，總若干卷。」

張氏孚敬《金滕辨疑》

一卷。

①

「三體纂要」，據王禕《王忠文公集》卷七《王氏迂論序》（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當作「三體纂要」。

未見。

汪氏觀《周公居東二年辨》

一篇。

存。

范氏浚《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

多方論》

一篇。

存。

宋氏環《無逸圖》

一卷。

佚。

崔植曰：「開元初，宋璟爲相，手寫《無逸》一篇，爲圖以獻，玄宗置之內殿，出入觀省。」

《唐國史》：「紫宸殿設《無逸圖》。」

按：唐之紫宸、宋之邇英所設《無逸圖》，當日進獻皆有表奏，故存之。

王氏洙、蔡氏襄《無逸圖》

佚。

文彥博曰：「邇英北壁有仁宗朝講官王洙所寫《無逸圖》。」

范祖禹劄子曰：「臣竊以《無逸》者，周公之至戒。昔仁宗皇帝初建邇英閣，即書《無逸》於屏間，其後歲久而弊，又命知制誥蔡襄書之。仁宗尊崇經訓如此，陛下

宜以爲法。」

吳氏安詩等《無逸講義》

一卷。《宋志》二卷，《通考》三卷，俱合《說命講

義》言之。

佚。

晁公武曰：「皇朝吳安詩、范祖禹、司馬康，元祐中侍講筵，顏復說書崇政殿，日所進講說也。」

《中興書目》：「元祐五年二月，講《無逸》終篇，侍講司馬康、吳安詩、范祖禹等錄進講義一卷。」

祖禹進劄子曰：「臣今年七月準入內，供奉官李偁傳聖旨，今日邇英閣講過《無逸》義，令詳備錄進。臣今寫錄進呈。」

司馬氏光等《無逸講義》

《宋志》：一卷。

未見。

胡氏寅《無逸傳》

一卷。

未見。

寅進表曰：「臣頃任記注，立侍經筵，竊觀陛下親御翰墨，書周公《無逸》一篇，置之座隅，聖心憂勤圖治，濡毫灑牘，不忘警戒。臣退而取《無逸》篇，誦讀研究，至再至三，雖聖言宏深，未易窺測，譬如涉海，或得涯涘，不俟揆度，輒以淺陋之學，分章訓釋。古今相去已數千年，至於人

心未嘗有異，臣所以本原古訓，貫以時事。談經尚論而無益於今，則腐儒而已。恭惟陛下聖學緝熙，高出一世，如臣等輩，何能仰望清光。草芥賤微，求裕覆載，螢燭之照，呈輝大明，僭易伏誅，誠無所逭。一言有補，臣不虛生，臣無任納忠隕越之至。」

張氏枋《無逸解》

一卷。

未見。

程氏鳴鳳《無逸說》

佚。

《徽州府志》：「鳴鳳字朝陽，祁門人。寶

祐癸丑射策第一，知德慶府，後知南雄州，進《無逸說》。」

趙氏秉文《無逸直解》

一卷。

佚。

秉文自序曰：「伏觀自古忠之大者，未有若周公者也。以成王年幼，恐其荒怠，作《無逸》一篇，以伸勸戒，舉殷三賢王及周文王皆以憂勤得壽考之福，其意欲使祚胤長遠，又欲其君憂勤無逸，頤愛精神，壽考無窮，以至成王享國長久，刑措四十年而不用，至今稱為賢王之首，此皆周公篤實愛君之力也。其後唐明皇時，宋相獻《無逸圖》，帝列為屏風，置之左右。穆帝時，崔植又請以《無逸》為元龜。然則

《無逸》一篇，乃萬世之龜鏡也。蒙國厚恩，無以圖報，謹依注疏，撰《無逸直解》因以獻，仰視無疆。」

程氏大昌《三宅三俊說》

一篇。

存。

滕氏仲禮《周官呂刑講義》

二卷。

佚。

王惲曰：「至元十六年十二月，中山府教官滕仲禮會府尹史子華等講《周官》、《呂刑》篇於明新堂。」

胡氏銓《君陳辨》

一篇。

存。

方氏回《顧命朝會考》

一篇。

存。

汪氏琬《顧命說》

一篇。

存。

王氏炎《康王之誥論》

一篇。

存。

方氏孝孺《畢命論》

一篇。

存。

范氏浚《君牙罔命呂刑論》

一篇。

存。

王氏應麟《周書王會解》

一卷。

存。

董氏斯張《周書克殷度邑解》

二卷。

存。

斯張序曰：「世儒謂《周書》出汲冢，乃《克殷》、《度邑》二解載《史記》，確爲逸《書》，非後儒竄入者。太史公去伏生不遠，其辭亦近之。余意以史載《湯誥》及二解補伏生今文《書》，而以古文別爲一錄。熙甫、弱侯而在，必有賞余言者。賈生書云紂已死玉門之上，武王使人帷而

守之。大白小白，千古厚誣，《升庵集》及《金鑿子》已有辨。余錄《克殷解》，依《史記》自武王既入始，《度邑解》依《汲冢書》。有一二未安者，酌二書參用之，以文字異同者疏其下。孔晁注《周書》殊草，《索隱》、《正義》亦多舛僻，間綴以鄙見，所以便觀者也。或曰：『齊宣王曰臣弑其君，何居？』應之曰：『發伐辛焚，非弑乎疇手刃之謂哉。』」

陶氏弘景《注尚書序》

一卷。

佚。

按：貞白注《詩》、《書》序，見元道士劉大彬《茅山志》。

經義考卷九十七終

門人江都許迎年覆校

經義考卷九十八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詩一

《古詩》

今存三百五篇。

《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卜子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

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墨翟曰：「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

荀卿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司馬遷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

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又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

劉歆曰：「詩以言情。情者，性之符也。」《詩含神霧》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刻之玉版，藏之金府，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又曰：「詩者，持也。在於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諷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

《詩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卯酉之際爲革政，午亥之際爲革命。」《詩汜歷樞》曰：「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

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又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

《春秋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即六義也。

《春秋說題辭》曰：「詩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憺爲心，思慮爲志，故詩之爲言志也。」

班固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翼奉曰：「詩有五際：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

孟康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

鄭康成曰：「詩者，承也。政善則下民承而讚咏之，政惡則諷刺之。」

劉熙曰：「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興物而作謂之興，敷布其義謂之賦，事類相似謂之比，言王政事謂之雅，稱頌成功謂之頌，隨作者之志而別名之者也。」

張揖曰：「《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

按：揖之言以一篇爲一人。

周續之曰：「《風》、《雅》體同，而由我化物則謂之《風》，物由我正則謂之《雅》。考之禮教，其歸不殊也。」

梁簡文帝曰：「詩者，思也，辭也。發慮在心謂之思，言見其懷抱者也。在辭爲

詩，在樂爲歌，其本一也。」

《隋書·經籍志》曰：「夏、殷以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緒，武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致太平，誦美盛德，踵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並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錄之。孔子刪《詩》，上采商，下取魯，凡三百篇。」

按：如《隋志》所云，則二《南》之始，《關雎》，《雅》始，《鹿鳴》，《文王》，《頌》始，《清廟》，皆魯太師次而錄之者，故《論語》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是也。

孔穎達曰：「經傳所引諸詩，見存者多，亡失者少，不容孔子十去其九。」

李行修曰：「夫《詩》者，其辭主文譎諫而

不訐，其教溫柔敦厚而不愚。仲尼采之，合三百五篇，善者全而用，不善者全而去。」

成伯瑜曰：「《詩》者，四國所陳，臣下所獻，出自百家，辭生鄙俚，豈能盡善，若不刊正，無裨國風。」^①文遭暴秦，並為煨燼，而《詩》全樂章，布於人口，三百之外，惟亡六篇，比諸典籍，未為殘滅。」又曰：

「《詩》有四始。始者，正詩也，謂之正始。《周》、《召》、《南》，《國風》之正始；《鹿鳴》至《菁菁者莪》，為《小雅》之正始；《文王》、《受命》至《卷阿》，為《大雅》之正始；《清廟》至《般》，為《頌》之正始。」

李清臣曰：「《國風》、《雅》、《頌》美刺之義不甚相絕，而分別若此，或曰太師分之，或曰孔子分之，是皆未為知《詩》。夫詩者，古人樂曲，故可以歌，可以被於金

石鐘鼓之節。其聲之曲折，其氣之高下，詩人作之之始固已為《風》、為《小雅》、為《大雅》、為《頌》。《風》之聲不可以入《雅》，《雅》之聲不可以入《頌》，不待太師與孔子而後分也。太師知其聲，孔子知其義爾。亦猶今之樂曲有小有大，聲之不同，而辭之不相人，亦作者為之，後來者所不能易也。」

歐陽修曰：「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唐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為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絅，文之著也』，邶

①「裨」，原作「稗」，據四庫本、薈要本、成伯璵《毛詩指說》（康熙十九年《通志堂經解》本）改。

《鄘風·君子偕老》之詩也，^①夫子謂其盡飾之過，^②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此《小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之一字爲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周子醇曰：「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驪駒》是也；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爲絢兮」是也。」

劉安世曰：「孔子時《詩》，今不可得而見之。且以《論語》考之，今《碩人》之詩無「素以爲絢兮」一句，則知孔子時《詩》亡矣。」鄭樵曰：「上下千餘年，《詩》纔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併得之於魯太師，編而錄之，非有意於刪也。刪《詩》之說，漢儒倡之。」陳鵬飛曰：「春秋之亡以禮廢，秦之亡以

《詩》廢。」

唐仲友曰：「周之興也，由《召南》而《周南》，由《周南》而《雅》，由《雅》而《頌》；其衰也，《頌》息於南征之後，《雅》變於監謗之際，《風》降於東遷之餘，道之汙隆可具見矣。群叔之流言，《風》猶將變，而況於《雅》乎！洛邑之遷，《頌》未可遽復，故《風》猶可正而進於《雅》也。《雅》在，則《春秋》可以無作，奈何變而遂至於亡也。」又曰：「『其風肆好』、『穆如清風』，《大雅》亦有《風》；『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周南》已有《雅》；『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變風》猶有《頌》。《采芣》，

①「邶」，據前後文例及馬端臨《文獻通考》（中華書局影印萬有文庫十通本）卷一七八，當作「此」。

②「夫」，原作「君」，據四庫本，《文獻通考》卷一七八改。

賦之屬也；《螽斯》，比之屬也；《關雎》，興之屬也。有賦、比、興以爲《風》，亦有以爲《雅》、《頌》。一篇而一義者有之，《鶴鳴》專於興也，其意達於風矣；有一句而二意者，《王室如燬》，比而《雅》也。」朱子曰：「人言夫子刪《詩》，看來只是采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又曰：「當時史官收詩時已各有編次，但經孔子時已經散失，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刪與不刪。」

戴埴曰：「《詩》篇名之例不一：《關雎》、《葛覃》之類取其首章，《權輿》、《騶虞》之類取其末章，《召旻》、《韓奕》之類取一章之義合而成文，《氓》、《丰》、《蕩》、《縣》之類取章中一事，《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則取章中一句，惟《雨無正》、《酌》、《賁》於詩亦無取。^①亦有例同而名異者，

「縣縣瓜瓞」與「縣縣葛藟」同，一取「縣縣」之義，一以「葛藟」爲名；「縣蠻黃鳥」與「交交黃鳥」同，一取「縣蠻」之義，一以「黃鳥」爲名。」又曰：「《風》、《雅》之正、變以治言。自《邶》至《曹》治固多變，太王治豳，風化所基，亦何言變《風》？《節南山》至《魚藻》治固變矣，《六月》、《車攻》、《斯干》諸詩何以言變《小雅》？《民勞》至《桑柔》治固變矣，《崧高》、《韓奕》、《烝民》、《江漢》諸詩何以言變《大雅》？《周禮》籥章歌《豳》詩、《豳》雅、《豳》頌，謂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則《豳》何以有《雅》？謂美盛德，告成功，則《豳》何以有《頌》？然則求《詩》於詩，不若求《詩》於樂。夫子自衛反魯，然後

① 「賁」，原作「賁」，據四庫本、蒼要本、《補正》改。

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及言《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以樂正《詩》，則《風》、《雅》與《頌》以聲而別，樂有正聲，必有變聲。故《國風》十五國之歌，歌之正爲正《風》，歌之變爲變《風》。采風者以聲別之，其於《雅》亦然。瞽誦工歌既別，其聲之正、變復析爲《小雅》、《大雅》，以雅音之大者爲大樂章，大燕享用之；雅音之小者爲小樂章，小燕享用之。以言乎《頌》，周之《頌》簡，商、魯之《頌》繁；《周頌》敬懼而謙恭，商、魯《頌》侈麗而夸大。然其音苟合，何往非《頌》。人不以詩求《詩》，而以樂求《詩》，始知《風》、《雅》之正變、小大與三《頌》之殊塗而同歸矣。今之樂章至不足道，猶有正調轉調、大曲小曲之異。《風》、《雅》、《頌》既被之絃歌，播之金石，安得不別其聲之小大、正

變哉！「葉適曰：『《史記》：『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三百五篇』，孔安國亦言刪《詩》爲三百篇。按《詩》，周及諸侯用爲樂章，^①今載於《左氏傳》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詩，殊少矣，疑不待孔子而後刪十取一也。又《論語》稱《詩》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刪者言之。然則《詩》不因孔氏而後刪矣。』」又曰：「周以《詩》爲教，置學立師。諸侯之風陳於太師，其所去取，皆當時朝廷之意。故《匪風》之思周道，《下泉》之思治，《簡兮》之思西方美人，皆自周言之也。孔子生數百年後，無位於王朝，而以一代所教之詩刪落高下，十不存一，爲皆出其

①「詩周」，原作「周詩」，據葉適《習學記言》（清光緒十一年瑞安黃體芳刻本）卷六乙正。

手，豈非學者之隨聲承誤，失於考訂而然乎？」又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頌，則是以天子之命列於《頌》也，非孔子之所能裁定也。」又曰：「《詩》三百篇，孔子舉其在者也。後人謂孔子自刪爲三百篇，大妄也。」又曰：「言《詩》者自《邶》、《鄘》而下皆目爲變《風》，其正者二《南》而已。然季札觀樂論《詩》，未嘗及變；孔子教小子以可興、可觀、可群、可怨，亦未嘗及變。夫言者之旨，其發也殊，要以歸於正爾。美而非諂，刺而非訐，怨而非憤，哀樂而非私，何不正之有？後之學《詩》者不極其志之所至，而以正變強分之，則有蔽而無獲矣。」

章如愚曰：「王之《風》非貶王也，體本《風》也；魯之《頌》非褒魯也，體本《頌》

也。《詩》體有《風》、《雅》、《頌》之殊，非《雅》重於《風》、《頌》高於《雅》也。」

羅璧曰：「詩名之說，或謂國史，或謂子夏、毛萇。而《書·金縢》云：「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則詩名乃作者自定。至分爲《風》、《雅》、《頌》，說者謂始於孔子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然吳季札聘魯，魯太師已爲札歌《風》、歌《雅》、歌《頌》矣。《魯頌·駟》詩序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史記》：「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觀此則《雅》、《頌》亦作者自別也。」

王應麟曰：「逸詩篇名，若《貍首》、《驪駒》、《祈招》、《轡之柔矣》，皆有其辭，惟《采芣》、《河水》、《新宮》、《茅鴟》、《鳩飛》無辭。或謂《河水》、《沔水》也；《新宮》、《斯干》也；《鳩飛》、《小宛》也。《韓詩外

傳《引逸詩尤多，其孔筆所刪與？》

劉汲曰：「三百篇什無定章，章無定句，句無定字，字無定音，大小、長短、險易、輕重，惟意所適。雖役夫、室妾悲憤感激之語，與聖賢相雜而無媿，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蘇天爵曰：「太史公云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一十一篇。是則秦火之餘，《詩》亦爲完書矣。而凡經傳所引逸詩，是皆孔子所刪二千七百餘篇之文乎？今考之孔子之言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未嘗言刪《詩》也。至趙氏《孟子題辭》，始有刪《詩》之說，而晉世所傳孔氏《書序》亦言刪《詩》爲三百篇，皆出太史公之後。夫以周之列國，若滕、薛、許、蔡、

邾、莒，其與陳、魏、曹、檜地醜德齊，而獨無一詩之存，何也？將有其詩而夫子刪之與？當季札之聘魯，請觀周樂，於時夫子未刪《詩》也，自《雅》、《頌》之外，其十五《國風》盡歌之，今三百篇及魯人所存無加損也，其謂夫子刪《詩》，其可信乎！」朱右曰：「古《詩》三百篇，以《風》、《雅》、《頌》爲三經，賦、比、興爲三緯。」

盧格曰：「《史記》『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三百五篇』，孔穎達以爲未可信。按《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西周盛時，環海內而封者千八百國，使各陳一詩，亦千八百篇矣。今載於經者，惟邶、鄘、衛、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十一國，皆春秋時詩，其他亦無所錄。孟子《詩》亡之論，其有慨於此乎。」黃淳耀曰：「孔子有正樂之功，而無刪

《詩》之事。蓋刪《詩》者，漢儒之說也。」

汪琬曰：「刪《詩》之說昉於史遷，其言不可據依。」

按：孔子刪《詩》之說倡自司馬子長，歷代儒生莫敢異議。惟朱子謂經孔子重新整理，未見得刪與不刪，又謂孔子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水心葉氏亦謂《詩》不因孔子而刪，誠千古卓見也。鄭漁仲、蘇伯修亦嘗疑之。近時嘉定陶菴黃氏亦謂孔子有正樂之功，而無刪《詩》之事，愚心韙之。竊以《詩》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學、大學之所誦誦，冬夏之所教，莫之有異。故盟會、聘問、燕享，列國之大夫賦詩見志，不盡摻其土風。使孔子以一人之見取而刪

之，王朝、列國之臣其孰信而從之者？且如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樂師所教之樂儀也，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堂上有儀而門外無儀，何也？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芣》為節，^①士以《采蘋》為節。^②今大、小《戴記》載有《貍首》之辭，未嘗與禮義悖，而孔子於《騶虞》、《采芣》、《采蘋》則存之，於《貍首》獨去之，俾王與大夫、士有節而諸侯無節，又何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

①「芣」，《補正》：「當作『蘋』。」《周禮注疏》卷三十作「蘋」。

②「蘋」，《補正》：「當作『芣』。」《周禮注疏》卷三十作「芣」。

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而孔子於《鹿鳴》則存之，於《新宮》則去之，俾歌有詩而管無詩，又何也？《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故《九夏》掌於鐘師。而《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鄉飲酒之禮，賓出奏《陔》；鄉射之禮，賓興奏《陔》；大射之儀，公升即席奏《肆》」，^①賓醉奏《陔》，公入《驚》。此又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禮廢而樂缺，又何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殷人，乃反以先世之所校歸祀其祖者刪其七篇，而止存其五，又何也？

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詩之合乎禮義者莫此若矣，孔子既善其義而又刪之，又何也？且《詩》至於三千篇，則輶軒之所采定不止於十三國矣，而季札觀樂於魯，所歌《風》詩無出十三國之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屬刪後之言。況多至三千，樂師、矇叟安能遍為諷誦？竊疑當日掌之王朝、班之侯服者，亦止於三百餘篇而已。至歐陽子謂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此又不

① 「肆」，原作「陔」，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改。

然。《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惟其詩孔子未嘗刪，故爲弟子雅言之也。《詩》曰「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惟其詩孔子亦未嘗刪，故子思子舉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成」，今本無「能」字，猶夫「殷鑒不遠，在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傳既久，偶脫去爾。昔者子夏親受《詩》於孔子矣，其稱《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惟其句孔子亦未嘗刪，故子夏所受之《詩》存其辭以相質，而孔子亟許其可與言《詩》，初未以素絢之語有害於義而斥之也。由是觀之，《詩》之逸也，非孔子刪之可信

已。然則《詩》何以逸也？曰：一則秦火之後，竹帛無存，而口誦者偶遺忘也；^①一則作者章句長短不齊，而後之爲章句之學者必比而齊之，於句之從出者去之故也；一則樂師、矇叟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竇公之於樂，惟記《周官·大司樂》一篇，而其餘不知，制氏則僅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樂章之所缺獨多也。噫！衰周之際，禮不期於壞而壞，樂不期於崩而崩，孔子方憂其放失，而考求之不暇，又豈忍刪去之乎？且夫《采齊》、《新宮》、《狸首》、《繁遏》、《渠》、《九夏》暨笙詩

①「口」，原作「日」，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改。

六篇、《商頌》七篇，皆先王著於禮而被於樂者，信如子長之言，則刪自孔子，禮壞樂崩是誰之過與？愚有以斷其必不然矣。

經義考卷九十八終

弟子溧陽黃夢麟覆校

經義考卷九十九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詩二

卜子商《詩序》

《唐志》：二卷。
存。

《後漢書》：「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迺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

沈重曰：「按鄭《詩譜》，《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

《隋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

陸德明曰：「孔子最先刪《詩》，以授於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口以相傳，未有章句。」又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大序》，此以下則《小序》也。《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

孔穎達曰：「《詩》三百一十一篇，子夏作《序》。」

韓愈曰：「子夏不序《詩》。」

成伯瑜曰：「學者以《詩》大、小《序》皆子夏所作，未能無惑。如《關雎》之《序》首尾相結，冠束二《南》，故昭明太子亦云

《大序》是子夏全制，編人文什，其餘衆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耳，至「也」字而止。『《葛覃》，后妃之本也』，『《鴻雁》，美宣王也』，如此之類是也。其下皆是大毛公自以詩中之意而繫其辭也。後人見序下有注，又曰東海衛宏所作，事雖兩存，未爲允當，當是鄭玄於毛公傳下即得稱箋，於毛公《序》末略而爲注耳。毛公作傳之日，^①漢興已亡其六篇，但據亡篇之《小序》，惟有一句，毛既不見詩體，無由得措其辭也。又高子是戰國時人，在子夏之後，當子夏之世祭皆有尸，『靈星之尸』，子夏無爲取引。一句之下，多是毛公，非子夏明矣。」

丘光庭曰：「先儒言《詩序》并《小序》子夏所作，或曰毛萇所作。明曰：非毛萇所作也。何以知之？按：《鄭風·出其

東門·序》云「民人思保其室家」，經曰「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毛傳曰「願其室家得相樂也」，據此傳意，與《序》不同，自是又一取義也。何者？以「有女如雲」者皆男女相棄，不能保其室家，即「縞衣綦巾」是作詩者之妻也，既不能保其妻，乃思念之，言願更得聊且與我爲樂也。如此則與《序》合。今毛以「縞衣綦巾」爲他人之女，願爲室家，得與相樂，此與《序》意相違，故知《序》非毛作也。此類實繁，不可具舉。或曰：既非毛作，毛爲傳之時，何不解其《序》也？答曰：以《序》文明白，無煩解也。」

歐陽修曰：「孟子去《詩》世近，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序》文意多

①「日」，四庫本、薈要本作「目」。《補正》：「當作「目」。」

同。故後時異說爲《詩》害者，嘗賴《序》文以爲證。」又曰：「或問：《詩》之《序》，卜商作乎？衛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則作者其誰乎？應之曰：《書》、《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詩》之《序》不著其姓氏，安得而知之乎！雖然，非子夏之作則可以知也。曰：何以知之？應之曰：子夏親受學於孔子，宜其得《詩》之大旨，其言《風》、《雅》有變、正，而論《關雎》、《鵲巢》繫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詩》，不爲此言也。自聖人沒，六經多失其傳，一家之學分爲數家，不勝其異說也。當漢之初，《詩》之說分爲齊、魯、韓三家，晚而毛氏之《詩》始出，久之，三家之學皆廢，而《毛詩》獨行，以至於今不絕。今齊、魯之學沒不復見，而《韓詩》遺說往往見於他

書，至其經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類是也，然不見其終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漢以來，學者多矣，其卒舍三家而從毛公者，蓋以其源流所自得聖人之旨多歟？今考《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爲證也。至其時有小失，隨而正之。惟《周南》、《召南》失者類多，吾固已論之矣，學者可以察焉。」

王安石曰：「《詩序》，詩人所自製。」

蘇轍曰：「孔子之序《書》也，舉其所爲作《書》之故；其贊《易》也，發其可以推《易》之端，未嘗詳言之也。非不能詳，以爲詳之則隘，是以常舉其略，以待學者自推之。故其言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夫惟不詳，故學者有以推而自得之。今《毛詩》之《序》，何其詳

之甚也。世傳以爲出於子夏，予竊疑之。子夏嘗言《詩》於仲尼，仲尼稱之，故後世之爲《詩》者附之。要之，豈必子夏爲之，其亦出於孔子或弟子之知《詩》者與？然使誠出於孔氏也，則不若是詳矣。孔子刪《詩》而取三百十一篇，今其亡者六焉，《詩》之《序》未嘗詳也。《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見矣，雖欲詳之而無由。其存者將以解之，故從而附益之，以自信其說，是以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東漢《儒林傳》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古說本如此，故予存其一言而已。曰是詩言是事也，而盡去其餘，

獨采其可者見於今《傳》，其尤不可者皆明著其失，以爲此孔氏之舊也。」

程子曰：「《詩大序》，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蓋夫子慮後世之不知《詩》也，故序《關雎》以示之。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安節問：「《小序》何人所作？」曰：「但看《大序》，即可見矣。《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

王得臣曰：「《詩序》非出於子夏。聖人刪次《風》、《雅》、《頌》，其曰美、曰刺、曰惡、曰規、曰誨、曰誘、曰懼之類，蓋出於孔子，非門弟子所能與也。若《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此一句孔子所題，其下乃毛公發明之。」

晁說之曰：「說《毛詩》者，謂其《序》子夏所作。」

蔡卞曰：「作《序》者不知自於何人，然非深通於法言，莫之能爲也。或以爲子夏、衛宏之所爲，則疑其不能爲也。」

葉夢得曰：「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爲，此殊不然。使宏鑿空爲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爲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詩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爲之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也。《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文全出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於《禮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顧其

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翱翔於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其文全出於《左傳》；『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吾所謂專取諸書所言也。《載馳》之詩，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矣，又曰「衛懿公爲狄人所滅」；《絲衣》之詩，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尸」，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善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吾所謂雜取諸書之說而重複互見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復繼之以「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周

家忠厚，仁及艸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此又吾所謂委曲婉轉附經而成其義也。即三者而觀之，《序》果非宏之所作乎。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後於漢，宏之《詩序》至此始行也。」

曹粹中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毛傳謂『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其說如此而已。而《序》云『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且以『退食』爲節儉，其說起於康成，^①毛無此意也。『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毛傳謂『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其說如此而已，而《序》云『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君子偕老，副笄六珈』，毛傳云『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而《序》云『故

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則與傳意先後顛倒矣。《序》若出於毛，亦安得自相違戾如此？要知毛傳初行之時，猶未有《序》也。意毛公既託之子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至宏而遂著之，後人又復增加，殆非成於一人之手。則或以爲子夏，或以爲毛公，或以爲衛宏，其勢然也。」

晁公武曰：「《詩序》蕭統以爲卜子夏所作，韓愈以三事疑其非。至王介甫，獨謂詩人所自製。按《韓詩》序《采芣》曰『傷夫也』，《漢廣》曰『悅人也』，《序》若詩人所自製，《毛詩》猶《韓詩》，不應不同若是。況文意繁雜，其不出一人之手甚明。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論也。」

①

「起」，原無，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補。

朱翼曰：「蘇子由解《詩》不用《詩序》，今用其說，尚解不行，乃去而不用，以自己意解之。且如《七月》，陳王業也」，故其詩陳農桑之事，一與《序》合。若不用《序》，不知一篇為何而作。此猶易曉者，其他詩未易曉者若不用《序》，則更茫然矣。」

鄭樵曰：「衛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至數句者，有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有委曲婉轉附經以成其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於《樂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貽王』，^①其文全出於《金縢》；『自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於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所謂取諸書之文有

至數句者，此也。《關雎》之《序》，既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意亦足矣，又曰『風，風也，風以動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又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載馳》之詩，既曰『許穆公夫人閔其宗國顛覆而作』，又曰『衛懿公爲狄所滅』；《絲衣》之詩，^②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尸』。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其美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所謂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至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後繼之『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

① 「詩」，原作「書」，據四庫本、鄭樵《六經奧論》（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經解》本）改。

② 「絲衣」，原作「綠衣」，據四庫本、蒼要本、《補正》、《六經奧論》改。

之詩，先言『國家忠厚，^①仁及艸木』，然後以『內睦九族，外尊黃耆，養老乞言』，所謂委曲婉轉附經以成其義者也。」

李樗曰：「《詩》皆有《序》，獨《關雎》爲最詳，先儒以謂《關雎》爲《大序》，《葛覃》以下爲《小序》。而作《序》之人，說者不同。《家語》云『子夏習於《詩》而通於義』，王肅注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沈重云：『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未盡，毛公更足成之。』韓退之作《詩之序議》，則謂：『《詩》之《序》，明作之所以云。其辭不諱君上，顯暴醜亂之迹，帷箔之私，不是六經之志，若人云哉！』察夫《詩序》，其漢之學者欲自顯立其傳，因藉之子夏，故其序大國詳，小國略，斯可見矣。』王氏則以爲：『世傳以爲言其義者，

子夏也。觀其文辭，自秦漢以來，諸儒蓋莫能與於此。然傳以爲子夏，臣竊疑之。《詩》上及於文王、高宗、成湯，如《江有汜》之爲美媵，《那》之爲祀成湯，《殷武》之爲祀高宗，方其作時，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況於子夏乎？」程說亦如王氏：『《詩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是也。不得此，則每篇指趨何自而知焉？《大序》則是仲尼所作，其餘則未必然。』凡此諸家紛紜不一，惟蘇黃門之說曰：『其文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東漢《儒林傳》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隋·經

① 「國」，據《毛詩正義》卷十七，當作「周」。

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大抵古說本如此。』此說深得之。蓋自漢以來，爲《詩》解者有四家，齊、魯、毛、韓，皆以傳授不同，故其說不一也。」

黃樞曰：「《書》、《易》、《春秋》皆有《序》，學者不疑，而《詩》之《大序》，學者疑之。蓋凡有《序》者必著其姓氏，而《詩》也有其《序》而不著其人，或雜出於百家傳記而傳會之，說終莫之統一，是其所以滋後世之疑也。《家語》云『子夏習於《詩》而通其義』，王氏注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沈重云：『按鄭氏《詩譜》意，《大序》是子夏所作。』是說也，韓文公辨之詳矣。韓以爲漢之學者欲自顯立其傳，因藉之子夏。而東漢《儒林傳》亦云：『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

序》，至今傳於世。』近世如蘇穎濱亦本是說，以爲「其文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李迂仲以蘇之說爲當。且程、王盡近世大儒也，而又以爲非漢儒之所能爲。竊以爲《大序》之文溫厚純粹，有《繫辭》氣象，彼漢儒者疇能及此哉？」

程大昌曰：「謂《詩序》爲子夏者，毛公、鄭玄、蕭統輩也。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其爲漢儒附託者，韓愈是也。范蔚宗之傳衛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而鄭玄作《毛詩箋》也，其《叙》著傳授明審如此，則今傳之《序》爲宏所作何疑哉？然《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并無別，然有可考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

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鄭玄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玄謂《序》出子夏，失其傳矣。至謂六詩發《序》兩語古嘗合編，至毛公分冠者，玄之在漢，蓋親見也。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亡辭，知其爲秦火之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也。毛公於《詩》第爲之傳，不爲之《序》，則其申釋先序時義，非宏而孰爲之也？以鄭玄親見而證先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綴語而例三百五篇《序》語，則古《序》、宏《序》昭昭然白黑分矣。」

朱子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

明文可考。惟《後漢·儒林傳》以爲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實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注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

者遂爲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併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又曰：「《詩序》自是兩三人作。今但信《詩》，不必信《序》。」又曰：「《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以爲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者亦疑之，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

范處義曰：「《詩》有《小序》，有《大序》。《小序》一言國史記作詩者之本義也。

《小序》之下皆《大序》也，亦國史之所述，間有聖人之遺言可考而知。惟《關雎》爲一經之首，併論三百篇之大旨，猶《易》、乾《坤》之《文言》，故特詳焉。世固以《文言》爲聖人之贊《易》，而於《詩序》乃惑於傳記而疑之。先儒有知其說者，謂《繫辭》爲《易》大傳，《詩序》爲《詩》大傳；又謂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異哉！唐人之議《詩序》也。曰：「子夏不序《詩》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又曰：「漢之學者欲顯其傳，因藉之子夏。」且子夏猶知不及，漢去《詩》益遠，何自而知之？謂《春秋》所不道，是不知聖人授經於丘明，經所不欲言，《傳》則明著其迹。至謂「諸侯猶世，不敢以云」，此

正爲史官懼天禍人刑者之見也。至子夏猶云不敢，則古之國史其賢矣乎？昔者齊太史書崔氏之大惡，兄弟幾盡，而南史氏猶執簡以往，是豈計死生禍福而廢棄其官守哉？《序》雖不作於子夏，議則疎矣。文中子曰：「聖人述史有三焉：述《書》，帝王之制備；述《詩》，興衰之由顯；述《春秋》，邪正之迹明。」信如其說，聖人於《春秋》則修之，既因魯史之舊，而明其邪正之迹；於《書》則定之，又各冠《序》於篇首，而備帝王之制；於《詩》則刪之，苟不據《序》之所存，亦何自而見其興衰之由，而知其美刺之當否哉？今觀《春秋》之褒貶，與《詩序》相應者蓋多有之。如陳陀、如衛州吁、如鄭忽，皆已爲君，《春秋》書曰「蔡人殺陳陀」，曰「衛人殺州吁」，曰「鄭忽出奔」，此書名之例，而

《詩序》亦曰「陳陀不義」，曰「衛州吁暴亂」，曰「鄭人刺忽」。《春秋》或書爵，《詩序》亦曰「凡伯」，曰「芮伯」。《春秋》或書字，《詩序》亦曰「仍叔」，曰「行父」。《春秋》或書「人」，《詩序》亦曰「周人」，曰「國人」。《春秋》或書「其君」，《詩序》亦曰「刺其君」。春秋或書「夫人」，《詩序》亦曰「刺衛夫人」。《春秋》或書「大夫」，《詩序》亦曰「刺周大夫」。此其大略也。至如《詩序》書「請命於周」，豈非《春秋》尊王命之意歟？書「天子之使」，豈非《春秋》重王人之意歟？書「王道」，書「有德」，書「以禮」，書「守義」，書「美」，書「嘉」，書「言」，書「陳」，書「喜」，書「樂」，書「予」，書「褒賞」，豈非《春秋》與善之意歟？書「失道」，書「無德」，書「不義」，書「無禮」，書「刺」，書「怨」，書「惡」，書

『疾』，書『傷』，書『憂』，書『懼』，書『去之』，豈非《春秋》貶惡之意歟？書『思』，書『閔』，書『止』，書『悔』，書『絕』，書『責』，書『誓』，書『救亂』，此《春秋》反正之意也。書『風』，書『勸』，書『戒』，書『勉』，書『誘』，書『箴』，書『規』，書『誨』，書『自警』，此《春秋》責備之意也。如書周之君臣，惟文、武、周公加以『聖』之一字，餘皆不與焉。如書『賢者』、書『君子』、書『忠臣』、書『孝子』、書『仁人』、書『善人』、書『小人』、書『讒賊』、書『播惡』、書『荒淫』、書『大亂』、書『大壞』之類，皆無曲筆，宜爲聖人之所取也。大抵《春秋》雖嚴，而其辭深而婉；《詩序》雖通，而其辭直以著。如《春秋》止書『狄人衛』，不言滅也，《詩序》則曰『衛爲狄所滅』；《春秋》止書『城楚丘』，不言封也，

《詩序》則曰『齊桓公救而封之』；《春秋》不書曲沃伯爲晉侯，《詩序》則曰『美武公始并晉國』；《春秋》不書魯僖公修泮宮，《詩序》則曰『頌僖公能修泮宮』。蓋《春秋》不與夷狄之滅國，不許諸侯之專封。以武公納寶賂而兼宗國，雖請王命，實以非義而要君；以僖公因其舊而修學校，雖爲美事，亦爲國者所當然，是以不書於經。《詩序》則並記其實。聖人以《春秋》之嚴而立一王之法，以《詩》之通而不忘人之善道，並行而不相悖，其斯之謂歟！沈重謂鄭氏譜《詩》之意，以《大序》爲子夏作，以《小序》爲卜商意有未盡，毛公足成之。蓋其說以《關雎》一《序》爲《大序》，餘皆爲《小序》，既已考之不審矣。梁昭明遂信之，取《關雎》一《序》編之《文選》，題以卜子夏。《後漢書》乃曰：『衛

宏從謝曼卿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隋·經籍志》亦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①所謂相承，即鄭氏譜《詩》之意耳。他非有根據。今博考經籍，惟《孔子家語》言子夏習於《詩》，能通其義，未嘗言作《序》也。王肅注《家語》，乃以爲今之《詩序》則所謂子夏者，未可信矣。子夏尚未必爲《詩序》，則謂毛、衛潤色者，何足信也。孰若求諸夫子之言以爲信？《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此夫子記周家之政也，而與《賁》之《序》同。《緇衣》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記《禮》者稱「子曰」以實之，蓋以爲夫子之言也，而與《都人士》之《序》同。《孔叢子》記夫子之讀《詩》曰：「於《周南》、《召

南》見周道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爲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君子之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所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楚茨》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賢者世保其祿也，

①「一色」，薈要本、《隋書》卷三十二作「益」。

於《采菽》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其言皆與今《序》同其義。又《左氏傳》載高克帥師，與《清人》之《序》同；《國語》載正考甫得《商頌》，與《那》之《序》同。至如《大序》言「情動於中」與治世、亂世、亡國之音，同於《樂記》：「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同於《周官》；「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同於《金縢》。由是言之，使《詩序》作於夫子之前，則是爲夫子之所錄；作於夫子之後，則是取諸夫子之遺言也。庸可廢耶？復有二說，可明《詩序》其來也遠。《假樂》之《序》曰「嘉成王也」，經文初無「嘉」之一字，而子思《中庸》、《左氏傳》皆以「假樂」爲「嘉樂」，豈嘗見今之《詩序》耶？《六月》之《序》，《由庚》之後繼以《南有嘉魚》，《崇丘》之後繼以《南山有臺》，皆古

《詩》之次第也。今亡詩之篇次，乃合《由庚》、《崇丘》、《由儀》爲一，此秦火之後經生爲之也。使《六月》之《序》果作於毛、衛之徒，則二人者皆生於秦火之後，當如亡詩之次第矣。且其詩既亡，其次既亂，毛、衛之徒何由知古《詩》之次第，爲《六月》之《序》哉？學者捨經籍明據而不知信，乃欲以無根相承之說爲六經之疵，亦惑矣。」

葉適曰：「《詩序》隨文發明，或紀本事，或釋詩意，皆在秦漢之前。雖淺深不能盡當，讀《詩》者以時考之，以義斷之，惟是之從可也。若盡去本《序》，自爲之說，失詩意愈遠矣。」

章如愚曰：「《詩序》之壞《詩》，無異三傳之壞《春秋》。然三傳之壞《春秋》而《春秋》存，《詩序》之壞《詩》而《詩》亡。三傳

好爲巧說以壞《春秋》，非不酷也，然其三家之學自相彈射，後儒又有啖、趙之徒能以辨其非，故世人頗知三傳之非《春秋》也，是以《春秋》猶存。乃若《詩序》之作，既無學三家者以攻之，又無先儒以言之，俗學相傳以爲出於子夏，妄者又直以爲聖人。知求其義，又只就《序》中求之。學者自兒童時讀《詩》，即先讀《序》，已入肌骨矣。嗚呼！《詩》安得不亡乎？《春秋》之教，或不待聖人復生可以行於後；詩人之旨，雖吾夫子復出，不可與世人辨也。然則《詩序》之爲害，比之三傳，其酷不愈甚乎！且如二《南》之詩，謂之《周南》、《召南》，此蓋古人採詩於周之南，得之則爲《周南》，採詩於召之南，得之則爲《召南》。周、召，皆周地也。《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召城，

古以周、召二公分土而治，主東西方諸侯，於地得其詩，故以爲名，二《南》之義蓋出於此。彼序《詩》者，乃以《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謬妄之甚也！即以二《南》繫之二公，則遂以其詩皆爲文王之詩；見《關雎》、《葛覃》婦人之詩，則遂以他詩亦皆出之婦人。文王一人，在《周南》則以爲王者，在《召南》則以爲諸侯；太姒一人，在《周南》則以爲后妃，在《召南》則以爲夫人。豈夫子正名之意乎？以二《南》之詩所言后妃夫人，多無義理，其間大可怪者。如《小星》之詩云：「夙夜在公，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夫「肅肅宵征」者，遠行不怠也；「夙夜在公」者，勤王之事也。《詩》之此語多矣。抱衾裯而夜行者，皆

不憚勞役之意，豈非命之不均乎？故曰「實命不猶」，此無疑其爲使臣勤勞之詩也。今其《序》乃曰：「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其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不知進御於君，何用「肅肅宵征」、「夙夜在公」爲哉？又何用「抱衾與綯」而往乎？注云：「諸妾夜行，抱被與牀帳，進御之次序。」疏云：「雖君所有綯，亦當抱衾綯而往。」學經不知理，乃至於此，豈不貽有言者之笑！^①《汝墳》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殷其雷》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皆其室家思見君子之辭，而勉之以正，勸之以義，吾未見其可也。既曰「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兔置》之武夫皆好德，又安得強暴之男侵陵貞女，而致《行露》之訟？又安得「有女懷春」而「吉士誘之」，如《野有死

麋》之辭？謂文王、太姒之化只及婦人，不及男子，已非也。況婦人果皆貞潔，則亦如漢上之女不可犯，安有「無感我帨，無使龍吠」之語？《序》於此爲說不行，乃云「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委曲諱護，亦以勞矣。予謂不然。二《南》之詩雖大概美詩，而亦有刺詩，不惟西周之詩，而《漢廣》之遊女不可求，《國風》無以異也。何以辨之？據《何彼穠矣》一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書曰「王姬歸於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說者必欲以爲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齊

①

「言」，四庫本、薈要本、章如愚《山堂考索·別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七作「識」。

侯，乃以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與書「寧王」同義，此妄也。據詩人明指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云「東宮之妹，邢侯之姨」，頌魯僖公，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以容色之盛而無肅雍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棠棣之華。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棠棣矣，然汝王姬之車何不肅雍乎？是譏之也。今其《序》反曰：「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變白爲黑，於理安乎？觀此一篇之義，則二《南》之詩與夫三百五篇壞於《詩序》，暗昧磨滅，禮義殆盡矣。夫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今人爲二《南》而反面牆，可不哀哉！或曰：《何彼穠矣》之詩若是不哀哉！

東周之詩，何不列之於《王·黍離》，而列之於此乎？曰：爲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於召南所得之詩而列於東周，此不可也。或又曰：子辨《詩序》之非是矣，借無《詩序》，後世知《詩》爲何義？且其《序》行之數百年，彼豈無據而云？曰：聖人刪《詩》，不爲之《序》，非不能爲之也，正使學者深維其義而後可以自得。詩人之義，不若《易》、《春秋》之微妙，學者能深思之，不待《序》而自明，亦如《春秋》不待傳亦自得也。不幸漢儒之陋，一冠之以《序》，《詩》始無傳焉。且彼又烏有據哉？不過多據《左氏》之說爾。《左氏》亦自誣妄不足信，以妄傳妄，反可信乎？其他無可據者，又只於詩中求之。如見《小星》之「實命不同」，則曰「知其命有貴賤」；見《何彼穠

矣。《云》「曷不肅雍」，則云「以成肅雍之德」。淺陋之見止如此，他何所見乎？

嗚呼！齊女文姜嫁于魯，鳥獸之行，終以弑夫滅國，《春秋》屢書，為戒萬世，彼則刺鄭忽，云「齊女賢而不娶」，齊桓公之霸，正譏其無救衛之功，惟書「城楚丘」以譏之，彼則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國人思厚報之」。若此之類，背理亂教為甚，世人乃酷信之，《詩》烏得而不亡乎？^①然此無他，學者不深於《春秋》，故《詩》義無自而見，《詩序》無由知謬也。」

黃震曰：「雪山王質、夾漈鄭樵始皆去《序》言《詩》，^②與諸家之說不同。晦庵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冥

之中，誠難事矣。」

馬端臨曰：「《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為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今文析而二之，^③而備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藉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於《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讀《文王》

① 「鳥」，原作「鳴」，據四庫本、薈要本、《山堂考索·別集》卷七改。

② 「際」，原作「際」，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改。

③ 「今」，據《文獻通考》卷一七八，當作「經」。

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則『文王受命作周』之語贅矣；讀《清廟》者，深味『於穆清廟』之一章，則『祀文王』之語贅矣。蓋作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略，而敷衍附會之間，一語稍煩，則祇見其贅疣而已。至於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叙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諸篇辨析尤至，以爲：『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

以詩求《詩》可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其說固善矣。然愚以爲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嘆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爲何事，而慨嘆者爲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

求之，則知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鵠羽》、《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嘆行役之勞苦，叙饑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矣。即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叙情閔勞者之口則爲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

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也，出於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芣苢》、《黍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薇》之辭同變《風》，文公胡不翫索詩辭，別自爲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之意於詩辭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爲奔者所自作，而使聖經爲錄淫辭之具乎？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於《關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則指以爲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叙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墀》、《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爲刺淫，而文公以爲淫者

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芣》、《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擗兮》、《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爲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煩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愚以爲未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詞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容存禹、湯而廢桀、紂，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爲削之而已，而夫子猶存

之，則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說是也。或又曰：文公又嘗云：「此等之人安於爲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如此，亦復畏吾之憫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愚又以爲不然。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而況淫泆之行所謂不可對人言者。市井小人至不才也，今有與之語者，能道其宣淫之狀，指其行淫之地，則未有不面頸發赤、且慚且諱者，未聞其揚言於人曰我能奸、我善淫也。且夫人之爲惡也，禁之使不得爲，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爲，此鋪張揄揚之中所以爲閔惜懲創之至也。或曰：《序》者之序《詩》與文公之釋《詩》，俱非得於作詩之人親傳面命也。《序》求詩意於辭之外，文公求詩意於辭之中，而子何以定

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說而妄擬先儒也，^①蓋嘗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說《詩》者讀《詩》，而後知《序》說之不謬，而文公之說多可疑也。孔子之說曰：『誦《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夫經非所以誨邪也，而戒其無邪；辭所以達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詩發乎情者也，而情之所發，其辭不能無過，故其於男女夫婦之間多憂思感傷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間不能無怨懟激發之辭。十五《國風》，為詩百五十有七篇，而其為婦人而作者，男女相悅之辭幾及其半，雖以二《南》之詩如《關雎》、《桃夭》諸篇為正《風》之首，然其所反復咏歎者不過情慾燕私之事耳。漢儒嘗以《關雎》為刺詩

矣，此皆昧於無邪之訓而以辭害意之過也，而況《邶》、《鄘》之末流乎？故其怨曠之悲、遇合之喜，雖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辭哀，習其讀而不知其旨，易以動盪人之邪情佚志，而況以鋪張揄揚之辭而序淫泆流蕩之行乎？然詩人之意，則非以為是而勸之也。蓋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言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

① 「擬」，《補正》：「當作『議』。」《文獻通考》卷一七八作「議」。

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刪者，其詩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或又曰：文公嘗言：「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今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愚又以爲未然。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

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然愚之所論，不過求其文意之指歸，而知其得於性情之正耳。至於被之絃歌，合之音樂，則《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綿》，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強通也，則烏知《鄭》、《衛》諸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太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

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蠡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籟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或曰：《序》者之辭，固有鄙淺附會居然可見者，先儒疵議之非一人矣，而子信之，何邪？曰：愚之所謂不可廢者，謂《詩》之所不言而賴《序》以明者耳。至《詩》之所已言，則《序》語雖工，不讀可也，況其鄙淺附會者乎？蓋作《序》之人，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

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攷。然鄭氏謂毛公始以置諸詩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蓋未甚遠也。千載而下，學者所當遵守體認，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宜因其一語之贅疣、片辭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鑿空探索而爲之訓釋也。夫《關雎》，《韓詩》以爲衰周之刺詩；《賓之初筵》，《韓詩》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韓詩》說《關雎》則違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決不可從者也。《初筵》之詩，夫子未有論說也，則詆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初筵》之《序》可信而《關雎》之《序》獨不可信乎？《邶·柏舟》，毛《序》以爲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爲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爲證，非臆說矣。然《列女傳》出於劉向，向上封事論恭、顯

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愠于群小』之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群，亦足愠也』，則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惡《序》之意太過，而引援指摘似爲未當，此類是也。夫本之以孔孟說《詩》之旨，參之以詩中諸《序》之例，而後究極夫古今詩人所以諷咏之意，則《詩序》之不可廢也審矣。愚豈好爲異論哉！」又曰：「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多聞闕疑』。異時嘗舉史闕文之語，而歎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公之書，而不欲遽正前史之缺誤。然則聖人之意蓋可見矣。蓋《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攷者也；其軼而不傳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攷而

不欲臆說者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爲衛宏、毛公所作耳。如子所言，則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衛諸公而傳，其意旨則自有此詩而已有之矣。《鴟鴞》之《序》見於《尚書》，《碩人》、《載馳》、《清人》之《序》見於《左傳》，所紀皆與作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序說之意不出於當時作詩者之口，則《鴟鴞》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終章亦不見鄭伯惡高克之迹，^①後人讀之，當不能曉其爲何語矣。蓋嘗妄爲之說，曰作詩之人可攷，其意可尋，則夫子錄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則夫子刪之，

①「章」，《補正》：「當作『篇』。」《文獻通考》卷一七八作「篇」。

殆『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芣苢》、《鶴鳴》、《蒹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洑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歐陽公《詩譜補亡後序》曰：『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

之經，俛俛然於去聖千百年之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此說得之。」

吳澂曰：「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於何人，後儒從而增益之。鄭氏謂《序》自爲一編，毛公分以置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爲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見。及其分以置諸篇之首也，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而作，於是讀者必索詩於《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於《序》之外者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去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一洗千載之謬。澂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爲

之強《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於《詩》爲多，而朱子之有功於《詩》爲甚大也。」

蔣悌生曰：「《書·小序》與《詩·小序》雖皆昔人序作者之意，然一《序》關於後學功效大不侔。《書序》可無，《詩序》不可無，難一概論也。蓋《書》者，當時紀載之書，其本文史臣已序作者之意。如《五子之歌》、《太甲》、《說命》等篇，史臣既序其作者之由，篇中更端處史氏又以語貫之，已極詳明，雖《小序》不作，後世讀者依文求義，自能通之，無所賴於《小序》之複出也。若《詩》之作，或歌咏性情，或鋪陳政事，或稱頌功德，又多比、興之辭，故其所作之由與其所指之實，多不具於詩文之中，而皆含於言詩之外。苟無《小序》以識其所由，則後之讀者貿貿然又孰

知其爲何等之言，而述何人何時之何事哉？然則《詩序》之有功於後學，固不可與《書序》並論也。先儒謂《詩序》孔子所作，又以爲子夏所作，雖不可盡信，然夫子刪《詩》既定，子夏以文學名，平日師弟子問辨之頃，豈無一言及此以詔後世？但戰國之末遭秦焚坑，漢初鹵莽，百餘年間，正經尚錯亂磨滅不得其全，況《序》文乎！意者孔子、子夏亦必有作，但失其傳，及漢興文教之後，多出於漢儒附會補緝耳。惟其或有出於漢儒之手，及朱子作《詩集傳》，見其穿鑿紕謬，恐其有誤後學，故力排之，以爲不足信。然排之恐有太過，使其中有可存錄者，亦爲謬陋者所累，而類入於排斥之例，則其間或有聖賢之言，而受漢儒之誣，誠爲未妥。愚自幼讀《書》、《詩》，頗有惑於此，今細推之，誠

有若可疑者，非曰敢僭議朱《傳》之得失，恐後學遂輕《小序》而忽易之，亦非所宜。故不得不詳辨於左，以俟後之君子正焉。」又曰：「論者謂《詩·大序》非聖人不能作，今細玩之，議論推原，各有斟酌，無可議者，惟『國史』二字尚在擬議，其餘全篇絕似聖人之言。又案古者史掌《書》，矇誦《詩》，朱《傳》據此以明『國史』二字之失，固爲允當。然細推之，史掌文書，則凡文書皆當屬史氏所掌。意者采詩之時，皆總諸國史，條其篇類，明其義理，然後轉授矇矇，使誦於王之左右。不然，則矇乃無目之人，若非他人相而詔之，又何從知其條類義理而誦之邪？」

崔銑曰：「去《序》而言《詩》，背《左氏》而言《春秋》，必荒謬矣。蓋道可以智窮，事必以實著，況千載之下乎。《大序》淵粹，

非卜子夏不能作，未可詆之爲誣也。」方鵬曰：「《詩·大序》皆格言也，非聖人之徒不能作也。《小序》時或有誤，然去古未遠，得詩人肯綮者實多，固不可以盡廢之也。」

孫宜曰：「《詩》者，孔子授之，子夏序之，述作詩之由，咸歸之其人，是不可廢者也。」

盧格曰：「程子謂《詩·大序》是仲尼作。今讀其文，包含該貫，涵泳從容，興、觀、群、怨兼而有之，實三百篇之綱領，蓋非孔子不能作也。朱子只因『國史』一句，遂斷其非。然《詩》掌之國史，播之學官，未必非也。學者因之廢而不讀，何哉？」楊慎曰：「去《序》言《詩》，自朱文公始。文公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蓋矯枉過正，非平心折衷之論也。」

李舜臣曰：「《詩序》其始一言而已，餘蓋

後人所述，不應作者自爲釋也。」

薛應旂曰：「季子觀周樂，爲之歌《衛》、《鄭》，皆曰『美哉』，且謂康叔、武公之德如是。《鄭》雖譏其細，亦不及於淫也。及春秋列國大夫會盟，多賦《鄭》、《衛》詩以見志，使皆淫辭，豈肯引以自況！夫子雖謂鄭聲淫，亦未必淫奔之淫。說者據此，遂以《風雨》、《鷄鳴》、《丘中有麻》、《木瓜》、《采芣》、《扶蘇》、《子衿》之類悉改《序》說，恐非夫子刪述本旨。《序》說固未必盡是，然漢時去春秋尚近，經師傳授猶有影響，至宋則愈遠矣，此皆未敢盡信者也。」

許孚遠曰：「《詩》三百，而約之以一言，曰『思無邪』，必此三百篇皆本於無邪之思，皆出於性情之正，故可興、可觀、可群、可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有益於人倫，有裨於風化，不可不學也。《史記》蓋

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由是觀之，孔子刪定詩篇，皆可施於禮樂，合於《韶》、《武》、《雅》、《頌》之音，其必無邪思可知也。若朱註『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彼惡者既思邪矣，讀《詩》者即有意於懲創，安得遽謂之無邪思耶？且以『思無邪』一言而屬望讀《詩》之人，又安可謂此足蔽三百篇義也？孔子告顏淵爲邦，曰：『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樂記》之言曰：『鄭、

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鄭、衛之音，孔子固惡之，然而其國君臣之間代有仁賢，詩之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自在，孔子刪其邪僻，錄其醇雅，列於《國風》，所謂淫與慢者不存矣。朱子主淫慢之說，於二《國風》中，但辭有不純者，即釋為淫奔、為男女私相贈答。及考《毛詩·小序》不然。《小序》傳自漢初，中間雖有附會增益，未盡無據也。如《鄭風》之《將仲子》，《小序》以為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亂大謀焉。《有女同車》，《小序》謂鄭公子忽辭昏於齊，祭仲諫之而作。《褰裳》，《小序》以為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風雨》，《小序》以為

亂世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青衿》，《小序》以為刺學校之廢弛。今以詩義求之，似皆可信，而朱注概目為淫慢，何與？又考《左傳》，春秋諸賢每賦詩相贈答，韓宣子嘗賦《木瓜》答北宮文子矣，子展賦《將仲子》諷晉侯矣，子蠡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籟兮》饒韓宣子矣。當時諸卿各賦詩見志，義有取爾也，肯取於淫慢之辭耶？」

沈鯉曰：「古人之書，有出於千百載之上而泯無可據之迹者，欲從而訂其是非，明其疑信，則安所取衷哉？」曰：信之以理而已矣。前乎此者，有賢者之所見與之同焉，則其說可信也；後乎此者，有賢者之所述與之同焉，則其說可信也。君子之聽訟於人也，非家至而人覩之也，而以

吾心之見，懸斷於茫昧不可知之鄉，卒之而爲直爲曲，且判然如蒼素之在目矣。彼載籍之無據，孰與夫人心之難測乎！

故曰：信於理而已矣。秦漢而後，六經雜出於煨燼之餘，其錯亂逸失啓人之疑而不能決者，何啻《毛詩》也耶。然《書》之渾厚、《易》之精微、《春秋》之屬辭比事，非聖人不能作，雖無據曷疑。而二戴之《禮》辭多繁複，或足以漢儒之附會，雖有據，吾不能無疑也。執此義以折是非，雖群籍可知也，獨一《毛詩》哉！蓋《詩》之有《序》，如今之辭賦先以名篇而後有其作，未有其作傳而其《序》不與之俱傳者，然則《毛詩》之《序》當亦並傳無疑。而或云子夏、或云衛宏之作者，皆非也。方《詩》之未出也，在《左氏》說《春秋》往往引《詩》，如《柏舟》、《清人》等篇，雅與

《序》合，則前乎此者，信之以《左氏》可也。其後有齊、魯、毛、韓四家《詩》，又其後三家廢而《毛詩》獨存。當其時，碩儒名彥其博古通經之識者，豈其乏人，而未聞有訾且議之者，謂非人心之公是乎？則後乎此者，信之以當世之傳誦可也，而奚其疑哉！」

郝敬曰：「《詩序》相傳子夏與毛公合作，今按各《序》首一句爲各詩根柢，下文皆申明首句之意，故先儒謂首《序》作自子夏，餘皆毛公增補。今觀首《序》，簡當精約，蓋古人有詩即有題，或國史標注，或掌故記識，曾經聖人刪正，決非苟作。而

①

「其」，四庫本、蒼要本作「具」。《補正》：「當作「具」。」

②

「明」，原作「命」，據四庫本、蒼要本、《補正》、《談經》

卷三改。

毛公發明微顯，詳略曲盡，爲千餘年詩家領袖。至宋儒師心薄古，一概詆爲妄作，祇據詩中文字，斷以己意，創爲新說。今因之，予未敢信其爲然也。」

沈堯中曰：「《詩序》每篇首句當采詩時蓋已有之，豈惟後之不能，即孔子亦安能臆而序之？其下演文乃出後世講師之口，或得或失，不可盡信。又如六亡詩止有首句，則以後儒不見詩辭，故不能演。朱子乃以演文之故而并斥首句，不已甚乎！且《詩》有四家而毛獨傳，以其有此《序》也。蘇子由僅存首句，乃爲得之。若《總序》一篇，相傳出於子夏，玩其辭意，自『志之所至』至『莫近乎詩』，非大賢不能道。六義以下，似亦演文，況所謂變《風》、變《雅》尤無所指。又以《小雅》、《大雅》謂之政有大小，先儒皆不以爲然。」

愚謂此皆漢儒之言，而非子夏之言也。」胡紹曾曰：「《詩序》之作，終難的指，而傳據之久則不可誣。況《魯詩》亡於晉，《齊詩》亡於魏，《韓詩》亡於五季，僅存者《外傳》耳，故世獨稱《毛詩》。說《詩》而廢《小序》，此亦越裳歸周，却周公之車者矣。」

顧炎武曰：「《詩》之世次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芣》十詩皆爲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

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於前。《渭陽》，秦康公爲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漢興之初，經師移其第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爲《武》，而其二爲《賁》其次爲《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爲《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矣。」

按：《詩》之有《序》，不特毛傳爲然，說《韓詩》、《魯詩》者亦莫不有《序》。如「《關雎》，刺時也」、「《采

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蟋蟀》，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鷄鳴》，讒一作「悅」。人也」、「《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此《韓詩》之《序》也。楚元王受《詩》於浮丘伯，劉向元王之孫，實爲《魯詩》。其所撰《新序》，以《二子乘舟》爲伋之傅母作，《黍離》爲壽閔其兄作，《列女傳》以《采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爲申人女作，《邶·柏舟》爲衛宣夫人作，《燕燕》爲定姜送婦作，《式微》爲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大車》爲息夫人作，此皆本於《魯詩》之《序》

也。《齊詩》雖亡，度當日經師亦必有《序》。惟《毛詩》之《序》本乎子夏，子夏習《詩》而明其義，又能推原國史，明乎得失之故。試稽之《尚書》、《儀禮》、《左氏》內外傳、《孟子》，其說無不合。《毛詩》出，學者舍齊、魯、韓三家而從之，以其有子夏之《序》，不同乎三家也。惟其《序》作於子夏，子夏授《詩》於高行子，此《絲衣·序》有高子之言。又子夏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此《維天之命》注有孟仲子之言。皆以補師說之所未及，毛公因而存之不廢。若夫《南陔》六詩，有其義而亡其辭，則出自毛公足成之。所謂有其義者，據子夏之《序》也，而論者多謂

《序》作於衛宏。夫《毛詩》雖後出，亦在漢武時，《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韓、魯皆有《序》，《毛詩》豈獨無《序》，直至東漢之世俟宏之《序》以爲《序》乎？又按：蔡邕書石經，悉本《魯詩》。今《獨斷》所載《周頌》三十一章，其《序》與《毛詩》雖繁簡微有不同，而其義則一。意者《魯詩》、《毛詩》《風》之《序》有別，而《頌》則同耶？

經義考卷九十九終

弟子武進王瑋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詩三

端木子賜《詩傳》僞本

一卷。

存。

何楷曰：「近世有僞爲《魯詩》而託之子貢《傳》者，其意覬與毛傳並行，然掇拾淺陋，有識哂焉。」

按：《子貢詩傳》自漢迄宋，志藝文

者不著於錄。嘉靖中，忽出於鄆人豐道生之家。取子夏所序三百十篇，悉紊其次。以《鶴鳴》先《鹿鳴》，於是四始亂矣。《何彼穠矣》，《南》也，而人之《風》；《黃鳥》，《我行其野》，《無將》，《大車》，《采芣》，《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雅》也，而人之《風》；《小弁》，《抑》，《大雅》也，而人之《小雅》；《定之方中》，《風》也，而人之《頌》，於是六義亂矣。至於列國之《風》，移易錯雜，《雅》、《頌》亦然。又刪去笙詩六篇之目，而且更《野有死麕》曰《野麕》，《簡兮》曰《柬兮》，《東門之墀》曰《唐棣》，《還》曰《營》，《盧令令》曰《盧》，《遵大路》曰《大路》，《大叔于田》曰《太叔》，

《山有扶蘇》曰《扶胥》，《出其東門》曰《東門》，《兔爰》曰《有兔》，《菁菁者莪》曰《菁莪》，《皇皇者華》曰《煌華》，《圻父》曰《圻招》，《大東》曰《小東》，《信南山》曰《南山》。此亦有何關係，曾是子貢之《傳》必求異於子夏所序之《詩》乎？尤可怪者，《邶》、《鄘》、《衛》詩雖分爲三，然延州來季子觀樂曰：「我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則同爲《衛》詩矣，而乃以《邶》爲管叔時詩，《鄘》爲霍叔時詩。又以《小雅》爲《小正》，^①《大雅》爲《大正》。^②《中庸》子思所作，而子貢反襲其言，竊「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修身則道立」以下十句以說《小正》，竊《大學》「心正而身

修」四句以傳《關雎》，陋矣哉。本欲伸己之詖辭邪說，而厚誣先賢，可謂妄人也已矣。無稽之言，君子弗信。乃烏程凌濛初取《子貢詩傳》與子夏《詩序》合刻之，目曰《聖門傳詩嫡冢》，真堪失笑。近蕭山毛大可作《詩傳詩說駁義》，力辨其誣，可謂助我張目者也。

漢楚王交《詩傳》

佚。

《漢書》：「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

① 「小正」，據本卷「詩說僞本」條，當作「小疋」。下「小正」同。

② 「大正」，據本卷「詩說僞本」條，當作「大疋」。

弟也。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

王應麟曰：「劉向《列女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汝墳》謂周南大夫妻作，《行露》謂申女作，《式微》一篇謂二人之作，《碩人》之詩謂莊姜始至，操作衰惰，傅母作之。《新序》謂衛宣公子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壽閔其兄，兄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封事引『飴我釐粢』，《說苑》引『蔽芾甘棠』，傳曰：『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鳴鳩在桑』，傳

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向乃元王之孫，所著蓋《魯詩》也。」

劉城曰：「楚元王，高祖同父兄弟也。秦漢間急攻戰，燔墳籍，一家之內，仲則力田治生產矣，季則好酒及色，嫚罵儒生矣，交何所見而早毅然學古，獨與穆生、白生、申公輩游，同受《詩》於浮丘伯，豈非豪傑之士無待而興者哉。然則交固漢儒林之首也。」

《詩經》魯、齊、韓三家

《漢志》：二十八卷。

佚。

應劭曰：「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

《隋·經籍志》：「漢初，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訓詁，^①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終於後漢，三家並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

王應麟曰：「《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相鼠》，妻諫夫之詩也。』其齊、魯、韓之說與？」

朱倬曰：「《魯詩》起於申公，而盛於韋賢。《齊詩》始於轅固，而盛於匡衡。《韓詩》始於韓嬰，而盛於王吉。」

彭俊民曰：「申公，得《詩》之約者也；轅固，得《詩》之直者也。以約窮理而以直行己，觀其言以察其所行，信有異於毛公、韓嬰之所聞也。」

陸鈇曰：「三家之《詩》至唐已失其傳，雖

有存焉者，譌矣。」

按：《魯詩》源於浮丘伯，《齊詩》源於轅固生。然如《定之方中》注：「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正義：「《鄭志》：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又《維天之命》注：「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趙岐云：「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於孟子者。」則魯之說《詩》者不始於浮丘伯也。《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趙岐注《孟子》以爲齊人，則齊之說《詩》者不始於

①「訓詁」，蒼要本、《隋書》卷三十二作「詁訓」。《補正》：「當作『詁訓』。」

轅固生也。

申公培《魯故》

《漢志》：二十五卷。

佚。

《漢書》：「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又曰：「申公，魯人，少從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人見於魯南宮。武帝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至，時已八十餘，以爲大中大夫。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周霸、夏寬、碭魯賜、蘭陵繆生、徐偃、鄒人闕門慶忌。申公卒以

《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至丞相，子玄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由是《魯詩》有韋氏學。王式翁思事免中徐公及許生，爲昌邑王師。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皆爲博士，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爲諫大夫，其門人琅琊王扶、陳留許晏，由是張家有許氏學。」

陸德明曰：「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號曰《魯詩》。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郎中令王臧、御史大夫趙綰、臨淮太守孔安國、膠西內史周霸、城陽內史夏寬、東海太守魯賜、長沙內史繆生、膠西中尉徐偃、膠東內史闕門慶忌，皆申公弟子也。」

《詩說》僞本

一卷。

存。

陳弘緒跋曰：「《詩說》一卷，漢魯人申培著。取《豳風·鴉鳴》諸篇與《魯頌》綴於《周南》、《召南》之後，取《曹》、《檜》列於《鄭》、《齊》之前，取《豳風·七月》置之《小雅》，而以《秦風》殿於十五國，於大、小《雅》曰大、小《正》，^①於變《雅》曰《小正續》，曰《大正續》，有《周頌》、《商頌》，無《魯頌》，其說多與韓、毛牴牾。按《隋·經籍志》云：『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訓，是爲《魯詩》。』《魯詩》亡於西晉，此本不知傳自何人，疑爲後代僞筆。或曰：宋董道謂班固言《魯詩》最

近，今徒於他書時得之，是則申公之《詩》雖亡，猶散見雜出於群帙，後人輯錄而稍補足之，未可知。是亦一說也。魯之不應有《頌》，朱子固嘗致疑。近高邑趙公南星曰：『《關雎》文王之詩，猶稱《風》焉，以其未爲天子也。周自東遷後且降而爲《風》矣，魯安得有《頌》！』毅然降《魯頌》於《國風》，學士大夫聞而共爲駭愕，不知實本申公之說也。然《風》、《雅》、《頌》之體不同，譬如黔皙之不容混。^②《駉》與《駉》置之《邶》、《鄘》、《衛》諸篇，尚相彷彿；《泮水》、《閟宮》，^③《國風》安得有此體耶？是不可以不辨。」

①「正」，據蒼要本、《補正》，當爲「疋」字之誤。下「小正」、「大正」同。

②「如」，原作「知」，據四庫本改。

③「泮」，原作「洋」，據四庫本、蒼要本、《補正》改。

按：申公《魯故》至晉已亡，今所存《詩說》及《子貢詩傳》皆出於鄆人豐坊偽譌，世遂惑之，爭爲鏤版。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也。

《魯說》

《漢志》：二十八卷。

佚。

轅氏固《齊詩傳》

佚。

《漢紀》：「齊人轅固生爲景帝博士，作《詩》外、內傳。」

陸德明曰：「齊人轅固生作《詩傳》，號

《齊詩》。」

后氏蒼《齊故》

《漢志》：二十卷。

佚。

《漢書》：「轅固，齊人，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諸齊以《詩》顯貴者，皆固之弟子也。夏侯始昌最明，傳后蒼。蒼字近君，東海郯人，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衡授瑯琊師丹、伏理、旴君，潁川滿昌、君都。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

《齊詩傳》

《漢志》：三十九卷。

佚。

孫氏失名《齊故》

《漢志》：二十七卷。

佚。

《齊詩傳》

《漢志》：二十八卷。

佚。

《齊雜記》

《漢志》：十八卷。

佚。

鄭樵曰：「后孫之傳，其亡已久，今存其

名，使學者知傳注之門戶也。」

韓氏嬰《韓故》

《漢志》：三十六卷。《新唐書志》：「《韓詩》，

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

佚。

《詩內傳》

《漢志》：四卷。

佚。

《詩外傳》

《漢志》：六卷。《隋《唐志》：十卷。

存。

《韓詩說》

《漢志》：四十一卷。

佚。

《漢書》：「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河內趙子事生，授同郡蔡誼，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食生授泰山栗豐，栗豐授山陽張就，吉授淄川長孫順，順授東海髮福，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

歐陽修曰：「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其存者十篇而已。《漢志》嬰書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非嬰傳《詩》之詳者。而其遺說時見於他書，與毛之義絕異，而人亦

不信。去聖既遠，誦習各殊，至於考《風》、《雅》之正變，以知王政之興衰，其善惡美刺不可不察焉。」

劉安世曰：「嘗記少年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首云「雨無其極，傷我稼穡，浩浩昊天，不駿其德」。詩中云「正大夫離居」，豈非《序》所謂正大夫乎？」

范處義曰：「《雨無正》，韓氏作『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竊謂《韓詩》世罕有之，未必其真，或後人見詩中有「正大夫離居」之語，故加二句，且牽合以爲正大夫刺幽王，似不可信。」又曰：「史克作《頌》，見之《詩序》。韓氏乃曰「奚斯作《魯頌》，而班固《西都賦·序》、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皆云「奚斯頌魯」，楊

雄《法言》亦曰「正考父嘗晞尹吉甫，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父」，意謂尹吉甫頌周，正考父、奚斯效之。殊不考是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是奚斯作新廟，非作《魯頌》也。韓氏之傳授妄矣。」

晁公武曰：「《漢志》十篇，《內傳》四，《外傳》六，隋止存《外傳》，析十篇。其及於經蓋寡，而其遺說往往見於他書，如逖、郁夷之類，其義與《毛詩》不同。此稱《外傳》，雖非解經之深者，然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洪邁曰：「《漢·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外傳》、《韓說》五書，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曆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於杭。」

陳振孫曰：「《外傳》多於舊，蓋多雜說，不專解《詩》，不知果當時本書否也。」

王應麟曰：「《韓詩序》云《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其《韓詩》之說與？」又曰：「申、毛之《詩》皆出荀卿子，而《韓詩外傳》多引荀書。」又曰：「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托其師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

薛應旂曰：「韓嬰《外傳》雖未盡能以意逆志，而變動不居，猶有古之遺焉。」

王世貞曰：「《韓詩外傳》雜記夫子之緒言，與諸春秋戰國之說，大抵引《詩》以證事，而非引事以明《詩》，故多浮泛不切、牽合可笑之語，蓋馳騁勝而說《詩》之旨微矣。」

董斯張曰：「世所傳《韓詩外傳》亦非全書。《文選》李善注引《外傳》文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又：『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荊雞之卵。』《藝文類聚》引《外傳》文云：『凡艸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者，陰極之數。雪花曰霙，雪雲曰同雲。』又曰：『自上而下曰雨雪。』又曰：『溱與洧，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不祥也。』《太平御覽》引《外傳》文云：『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膏歸於露，髮歸於艸。』佛典引《外傳》文云：『老筐爲萑，老蒲爲葦。』今本皆無之。」

按：《韓詩》惟《外傳》僅存。若《白虎通》所引曰：「太子生，以桑

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又曰：「師臣者帝，交友受臣者王，臣臣者霸，魯臣者亡。」又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即位。」又曰：「孔子爲魯司寇，先誅少正卯。」《風俗通》所引：「舜漁雷澤。」《三禮義宗》所引曰：「天子奉玉升柴。」《周禮注》所引曰：「珮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大戴禮注》所引：「鵠鵠胎生，孔子渡江，見而異之。」《禮記》注所引曰：「鸞在衡，和在軾。」《初學記》所引曰：「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醺，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者謂之涵。故君子

可以宴，可以醺，不可以沉，不可以湎。」杜佑《通典》所引曰：「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祫則群廟之主悉升於太祖廟。」凡此皆《內傳》之文也。

毛氏亨《詩故訓傳》

《漢志》：三十卷。^①《釋文序錄》：二十卷。

佚。

鄭康成曰：「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

徐整曰：「子夏授《詩》於高行子，高行子授薛蒼子，薛蒼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

陸德明曰：「子夏授曾申，曾申授李克，

李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孫卿，卿傳毛亨，亨授毛萇。」

孔穎達曰：「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故石經書《公羊傳》並無經文，毛亨爲《故訓》亦與經別。至馬融注《周禮》，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焉。」

魏了翁曰：「大毛公學於荀卿。」

王應麟曰：「徐整謂子夏授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趙岐云：「高子，齊人。」又曰：「陸璣以曾申爲申公，誤。」

按：大毛公《詩故訓傳》二十卷，《崇文總目》載之，則宋初猶存也。

①「卷」上，原空一格，據薈要本、《補正》刪。

毛氏萇《詩傳》

《漢志》：二十九卷。《唐志》：十卷。

存。

《漢書》：「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又曰：「毛公，趙人。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言《毛詩》者，本之敖。」

陸德明曰：「敖授九江陳俠，俠傳謝曼卿。」

孔穎達曰：「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

李清臣曰：「釋《詩》者莫若毛、鄭。毛之說簡而深，此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也。」

歐陽修曰：「毛公當漢初興，去《詩》猶近，後二百年而鄭氏出。使其說有可據而推理爲得，從之可矣；若其說無據而推理不然，又以似是之疑爲必然之論，則吾不得不舍鄭而從毛也。」

葉夢得曰：「漢武帝時《毛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子夏。時齊、魯、韓三家皆立於學官，獨毛氏不得立，惟河間獻王好古，博見異書，深知其精。中興後，謝曼卿、衛宏、賈逵、馬融、鄭衆、鄭康成之徒皆宗毛公，學者翕然稱之。今觀其書，所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鳥》與《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公之說先與之合，不

謂之源流子夏，可乎？漢興，三家盛行，毛最後出，世人未知毛公之密，其說多從齊、魯、韓。迨至魏晉，有《左氏》、《孟子》、《國語》諸書證之，然後學者舍三家而從毛氏。故《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從韓氏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之音；從毛氏之說，則《禮記》、《左氏》無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詩》獨存於世也。」

鄭畊老曰：「《毛詩》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

李樗曰：「《毛詩》所傳，非成於一人之手。如《魚麗》之詩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既以爲文、武之詩矣；而《棠棣》之詩又曰『宴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此又成王之詩也。非一人所作甚明。」

范處義曰：「昔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事惟其實，理求其是，獨立《詩》毛氏，《春秋》左氏博士，其去取諸家可謂審矣。漢初傳《詩》者，齊、魯、韓三家，毛最晚出，毛傳既行，三氏俱廢。先儒謂毛氏《詩》出於子夏，淵源有自，得聖人之宗旨，斷可識矣。」

呂祖謙曰：「魯、齊、韓、毛師讀異，義亦不同。以齊、魯、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適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得其真也。」

王柏曰：「陸璣雖撰毛公相傳之序上接子夏，而與《釋文》無一人合，其僞可知。」陸鈇曰：「毛傳行而三家廢，君子既已惜之，《集傳》出而毛氏之學浸微，又奚爲莫之慨也。」

郝敬曰：「子貢、子夏之後，善言《詩》者莫如孟子；孟子之後，知其解者莫如毛公。」

呂氏叔玉《詩說》

佚。

按：呂氏於《詩》，不知主何家之說。杜子春注《周官》引之，其說曰：「《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頗見新義，惜乎其不傳。

伏氏黯《齊詩章句解說》

九篇。

佚。

《後漢書》：「黯字稚文，瑯琊東武人。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

薛氏漢《韓詩章句》

《隋志》：二十二卷。

佚。

《後漢書》：「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為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為長。永平中，為千乘太守。弟子犍為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王應麟曰：「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

《章句》著名。《馮衍傳》注引薛夫子《韓詩章句》，即漢也。」

韋氏賢《魯詩章句》

佚。

按：《魯詩》有韋氏學，而《章句》不載於《漢志》。攷《執金吾武榮碑》云「治魯《詩經》，韋君《章句》」，則當時韋氏父子亦有《章句》授弟子矣。

經義考卷一百終

弟子仁和吳樞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一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詩四

景氏鸞《齊詩解》

佚。

伏氏恭《齊詩章句》

佚。

《後漢書》：「伏恭，字叔齊。建武四年除

劇令，遷常山太守，永平四年拜司空。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詞，定爲二十萬言。」

杜氏撫《詩題約義通》

佚。

《後漢書》：「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弟子千餘人。東平王蒼辟爲大夫，建初中爲公車令。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

賈氏逵《毛詩雜義難》

《七錄》：十卷。

佚。

《後漢書》：「永平中，帝令逵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

趙氏曄《詩細》《七錄》作「詩譜」。

《七錄》：二卷。

佚。

《歷神泉》《後漢書》作「神淵」。

《七錄》：一卷。

佚。

《後漢書》：「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詣杜撫，受《韓詩》，卒業迺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於家。曄著《吳越春

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嘆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
虞翻曰：「有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絡繹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盤結，上窮陰陽之奧秘，下據人情之歸極。」

張氏匡《韓詩章句》

佚。

《後漢書》：「山陽張匡，字文通。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於家。」

馬氏融《毛詩注》

《七錄》：十卷。

佚。

陸德明曰：「無下帙。」

鄭氏玄《毛詩箋》

《隋志》：二十卷。

存。

陸德明曰：「鄭氏作箋，申明毛義以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曰鄭氏箋者，非毛公、馬、鄭、王肅等題，相傳云是雷次宗題。承用既久，未敢爲異。又按：周續之與雷次宗全受慧遠法師《詩》義，而續之釋題已如此，又恐非雷之題也。」

柳開曰：「鄭氏箋《詩》，務異毛公，徒欲強己一時之名，非能通先師之旨。」

歐陽修曰：「鄭氏於《詩》，其失非一：或不取《序》文，致乖詩義；或遠棄詩義，專泥《序》文；或《序》與詩皆所無者，時時自爲之說。」又曰：「《詩》三百五篇，皆據《序》以爲義，惟《鴟鴞》一篇見於《書》之《金縢》，其作詩之本意最可據而易明。乃康成之箋與《金縢》之《書》特異，此失其大義也。」

李清臣曰：「鄭氏之學，長於《禮》而深於經制，至於訓《詩》乃以經制言之。夫《詩》，性情也；禮制，迹也。彼以《禮》訓《詩》，是按迹以求性情也，此其所以繁塞而多失者與？」

蘇轍曰：「《詩》至於漢，儒者之傳，容有不知其世者，然猶欲必知焉。其出於毛

氏者，其傳之也；其出於鄭氏者，其意之也。傳之，猶可信也；意之，疎矣。」

朱子曰：「《詩》白齊、魯、韓之說不得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今皆不存。則推衍其說者，獨鄭氏之箋而已。」

王應麟曰：「鄭康成注《禮記》，以『于嗟乎，騶虞』爲嘆仁人，以《燕燕》爲定姜之詩，以『生甫及申』爲仲山甫、申伯，以《商》爲宋詩。康成從張恭祖受《韓詩》，注《禮》之時未得毛傳，所述皆《韓詩》也。」

黃震曰：「《毛詩》注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不通，及多改字之弊，然亦有足以裨《毛詩》之所未及者。」

王柏曰：「漢初，齊、魯、韓三家之《詩》並列學官，惟毛萇最後出。鄭康成爲之箋，

學者篤信康成，《毛詩》假康成爲重，盛行於世。毛、鄭既孤行，而三家遂絕，不得參伍錯綜以訂其是非，學者惑於同而忘其異矣。」

按：《毛詩》經文久而滋誤者，因鄭箋可證其非。若《小旻》「如彼泉流」今誤「流泉」，鄭箋云「如原泉之流」，則「流泉」非矣。《旱麓》「延于條枚」，「延」今作「施」，鄭箋云「延蔓于木之枚木而茂盛」，則當作「延」矣。《呂覽》、《韓詩外傳》亦作「延」。《思齊》「厲假不瑕」，「厲」今作「烈」，鄭箋云「厲、假皆病也」。又「古之人無擇」，「擇」今作「敦」，鄭箋云「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卷阿》「嗣先公爾酋矣」，今作「似先公酋矣」，鄭箋

云「嗣先公之功而終成之」。《蕩》「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今本失「近」字，鄭箋云「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凡此可補王伯厚《詩攷》之闕。

《毛詩譜》

《新唐志》：三卷。

存。

晁公武曰：「鄭康成撰，歐陽永叔補完之。」

康成自序曰：或作「宋均」。「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箋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昉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

棄，靡有孑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饑，^①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

①「饑」，原作「饑」，據四庫本、蒼要本、《補正》、《毛詩正義·詩譜序》改。

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邴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而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

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歐陽修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譌謬，得以粗備，傳於今者豈止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俛俛於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諸聖人而悖禮，^①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以徒爲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攷

① 「禮」，《補正》：「當作「理」。」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宋慶元二年刻本）卷四十一作「理」。

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艸木蟲魚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爲改易者，意其爲說不止於箋、傳而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遍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辨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自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

旁行尤易爲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攷。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幽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幽》、《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秦》、《鄭》、《齊》、《魏》、《唐》、《秦》、《陳》、《曹》、《幽》，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

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爲《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一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爾。夫盡其說而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爲異論哉！凡補《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者八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

《毛詩音》

佚。

陸德明曰：「爲《詩》音者九人：鄭康成、徐邈、蔡氏、孔氏、阮侃、王肅、江惇、干寶、李軌。」

荀氏爽《詩傳》

佚。

荀悅曰：「臣悅叔父故司徒爽著《詩傳》，皆附正義，無他說，通人學者多好尚之，然希得立於學官也。」

侯氏包《韓詩翼要》

《隋志》：十卷。

佚。

王應麟曰：「董氏舉侯包言衛武公作《抑》詩，使人日誦於其側，朱子謂不知此出在何處。愚按：侯包之說，見於《詩正義》。《隋·經籍志》：『《韓詩翼要》十卷，侯包撰。』然則包學《韓詩》者也。」

按：孔氏《正義》於《抑》詩引侯包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

杜氏瓊《韓詩章句》

佚。

《蜀志》：「瓊字伯瑜，成都人。仕至大鴻臚、太常。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其術。譙周問當塗高之讖，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周末達。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以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殆天意也。』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

王氏肅《毛詩注》

《隋志》：二十卷。
佚。

《毛詩義駁》

《隋志》：八卷。
佚。

《毛詩奏事》

《隋志》：一卷。
佚。

《毛詩問難》

《七錄》：二卷。

佚。

《毛詩音》

佚。

陸德明曰：「魏太常王肅述毛非鄭。」

歐陽修曰：「《擊鼓》五章，自『爰居』而下三章，王肅以爲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決別之辭，而鄭氏以爲軍中士伍相約誓之言。夫衛人暫出從軍，其卒伍豈宜相約偕老於軍中？此非人情也，當以王肅之說爲是。」

劉氏楨《毛詩義問》

《隋志》：十卷。

佚。

王應麟曰：「《正義》於《七月》詩引之。」
《典略》：「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
《冊府元龜》：「劉楨爲太子文學，撰《毛詩義問》九卷。」

按：歐陽詢《藝文類聚》引《毛詩義問》云：「橫一木作門，而上無屋，謂之衡門。」徐堅《初學記》引《毛詩義問》云：「鉶羹，有菜鹽豉其中。菜爲其形象可食，因以鉶爲名。」又云：「狐之類，貉、貓、狸也。貉子曰貍，貍形狀與貉類異，世人皆名貍。貉子似狸。」又《太

平御覽引《義問》云：「總所以覆矢也，謂箭筒蓋也。」「蠨蛸，長脚蜘蛛也。」

王氏基《毛詩駁》

《隋志》：一卷。《七錄》：五卷。

佚。

《隋志》：「《毛詩駁》一卷，魏司空王基撰。殘缺。梁五卷。又有《毛詩答問》、

《駁譜》，合八卷。」

陸德明曰：「魏荊州刺史王基，字伯輿，東萊人。駁王肅，申鄭義。」又曰：「《山海經》及《周書·王會》皆云：『茱萸，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出於西戎。』衛氏傳及許慎並同，王肅亦同。基已有駁難也。」

王應麟曰：「王肅引《周書》云：『茱萸如

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遠國異物，非周婦人所得采。』」

劉氏璠《毛詩義》

《七錄》：四卷。

佚。

《毛詩箋傳是非》

《七錄》：二卷。

佚。

《隋志注》：「劉璠，魏秘書郎。」

徐氏整《毛詩譜》

《隋志》：三卷。

佚。

《隋志》：「吳太常卿徐整撰。」

太叔氏裘《毛詩譜注》

《隋志》：二卷。

佚。

王應麟曰：「《國史志》：『《詩譜》太叔求注，不在秘府。』《經典釋文叙錄》所稱「徐整暢，太叔裘隱」，蓋整既暢演而裘隱括之。『求』字譌也。」

韋氏昭等《毛詩答雜問》

《七錄》：四卷。

佚。

《隋志注》：「《毛詩答雜問》，吳侍中韋

昭、朱育等所撰。」

按：韋氏《詩答問》曰：「《時邁》之詩，巡狩、告祭、柴望也。」《初學記》引之。又：「《甫田》『維莠』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也。』」又《野有蔓草》，《問答》曰：「國多供役，男女怨曠，於是女感傷而思男，故出游於洧之外，託采芬香之草而為淫佚之行。時草始生，而云『蔓』者，女情亟欲以促時也。」又云：「旱鬼眼在頭上。」《太平御覽》引之。

陸氏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

《隋志》：二卷。

存。

《崇文總目》：「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璣撰。世或以『璣』爲『機』，非也。機本不治《詩》，今應以『璣』爲正。然書但附《詩》釋義，窘於采獲，似非通儒所爲者，將後世失傳，不得其真與？」

晁公武曰：「璣仕吳至烏程令，或題曰陸機，非也。」

陳振孫曰：「《館閣書目》稱璣字元恪，吳郡人。據陸氏《釋文》，非晉之士衡，而其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吳時人也。孔疏、呂《記》多引之。」

曹學佺曰：「《詩》之疏也自陸璣始，而人議其略。」

姚士粦曰：「予篋中有《毛詩草木蟲魚疏》一卷，題曰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吳郡陸璣元恪撰。凡草之類八十，木之類三十有四，鳥之類二十有三，獸之類九，

魚之類十，蟲之類十有八。按：陳氏《書錄解題》謂此書多引郭氏，似非吳人。若予所藏，未嘗一條引及郭氏，且後有魯、齊、韓、毛四《詩》授受，與《漢書·儒林傳》相爲表裏。」

經義考卷一百一終

弟子嘉興顧仲清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二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詩五

孫氏毓《毛詩異同評》

《隋志》：十卷。

佚。

《隋志》：「孫毓，晉長沙太守。」

陸德明曰：「晉豫州刺史孫毓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又曰：「揚之水，不流束蒲。」毛云：「草

也。」鄭云：「蒲柳也。」孫毓評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爲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

王應麟曰：「《正義》引之。」

按：《隋志·別集類》有晉汝南太守《孫毓集》六卷。一孫毓也，一以爲長沙守，一以爲汝南守，一以爲豫州刺史，未審孰是。

陳氏統《難孫氏毛詩評》

《隋志》：四卷。

佚。

《毛詩表隱》

《七錄》：二卷。

佚。

陸德明曰：「晉徐州從事陳統元方難孫申鄭。」

楊氏又《毛詩辨異》

《隋志》：三卷。

佚。

《毛詩異義》

《隋志》：二卷。

《毛詩雜義》

《七錄》：五卷。

佚。

《隋志》：「楊乂，晉給事郎。」

干氏實《毛詩音》《七錄》作「音隱」。

《七錄》：一卷。

佚。

李氏軌《毛詩音》

佚。

謝氏沈《毛詩釋義》

《七錄》：十卷。

佚。

《毛詩義疏》

《七錄》：十卷。

佚。

《毛詩注》

《七錄》：二十卷。

佚。

《晉書》：「沈字行思，會稽山陰人。著作郎。著《毛詩外傳》行於世。」

阮氏侃《毛詩音》

佚。

陸德明曰：「侃字德恕，陳留人。河內

太守。」

徐氏邈《毛詩音》

《七錄》：十六卷。又二卷。

佚。

鄭樵曰：「徐氏音今雖亡，然陸音所引多本於此。」

顏之推曰：「徐仙民《毛詩音》反驟爲在遺，《左傳音》切椽爲徒緣，不可依信。」

袁氏喬《詩注》

佚。

《晉書》：「喬字彥叔。初拜著作郎，桓溫引爲司馬，領廣陵相，尋督沔中諸戍江夏、隨、義陽三郡事，建武將軍，江夏相。

勸溫伐蜀，李勢既降，進號龍驤將軍。喬博學有文才，注《論語》及《詩》，并諸文筆皆行於世。」

郭氏璞《毛詩拾遺》

《隋志》：一卷。

佚。

按：郭氏《毛詩拾遺》，其釋「羔裘晏兮」，^①三英粲兮曰：「三英，三德也。英謂古者以素絲英飾裘，即「素絲五紵」也。」《初學記》引之。

《毛詩略》

《七錄》：四卷。

佚。

殷氏仲堪《毛詩雜義》

《七錄》：四卷。

佚。

蔡氏謨《毛詩疑字》^②

佚。

按：蔡謨《毛詩疑字議》，《初學記》引之，其辭曰：「珮者，服用之稱；珮者，玉器之名。稱其服用，

① 「羔」，原作「高」，據徐堅《初學記》（南宋初建本）卷二十六改。

② 「字」下，據朱彝尊按語，當有「議」字。徐堅《初學記》卷二十六所引有「議」字。

則字從人，名其器，則字從王。」

江氏熙《毛詩注》

《七錄》：二十卷。

佚。

陸德明曰：「熙字太和，濟陽人。東晉兗州別駕。」

江氏惇《毛詩音》

佚。

陸德明曰：「惇字思俊，河內人。東晉徵士。」

虞氏喜《毛詩略》

佚。

《晉書》：「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博學好古。諸葛恢臨郡，屈爲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公車徵拜博士，皆不就。咸康初，以散騎常侍徵之，又不起。專心經傳，兼覽讖緯，釋《毛詩略》，注《孝經》。」

蔡氏失名《毛詩音》

佚。

孔氏失名《毛詩音》

佚。

陸德明曰：「蔡氏、孔氏，不詳何人。」

徐氏廣《毛詩背隱義》

《七錄》：二卷。

佚。

《隋志》：「宋中散大夫徐廣撰。」「別集類」作「太中大夫」。^①

雷氏次宗《毛詩義》

《七錄》：一卷。

佚。

《隋志》：「宋通直郎雷次宗撰。」「別集類」作「徵士」。

陸德明曰：「次宗字仲倫，豫章人。宋徵通直郎，不起。」

徐氏爰《毛詩音》

佚。

孫氏暢之《毛詩引辨》

《七錄》：一卷。

佚。

《隋志》：「宋奉朝請孫暢之撰。」

① 「類」，原無，據薈要本、《補正》補。

何氏偃《毛詩釋》

《七錄》：一卷。

佚。

《隋志》：「宋金紫光祿大夫何偃撰。」「別集類」作「吏部尚書」。

劉氏孝孫《毛詩正論》

《宋志》：十卷。

佚。

王應麟曰：「劉孝孫爲《毛詩正論》，演毛之簡，破鄭之怪。」

業氏遵《業詩》

《隋志》：二十卷。

佚。

《隋志》：「《業詩》，宋奉朝請業遵所注，立義多異，世所不行。」

梁武帝《毛詩大義》

《隋志》：十一卷。

佚。

劉氏璣《毛詩篇次義》

《七錄》：一卷。

佚。

何氏胤《毛詩總集》

《七錄》：六卷。

佚。

《毛詩隱義》

《七錄》：十卷。

佚。

《隋志》：「《詩總集》《隱義》，並梁處士何胤撰，亡。」

謝氏曇濟《毛詩檢漏義》

《七錄》：二卷。

佚。

《隋志》：「曇濟，梁給事郎。」

崔氏靈恩《集注毛詩》

《隋志》：二十四卷。本傳：二十二卷。

佚。

陸德明曰：「梁桂州刺史清河崔靈恩集衆解爲《毛詩集注》，採三家之本。」

顧氏越《毛詩義疏》

佚。

舒氏援《毛詩義疏》

《隋志》：二十卷。

佚。

沈氏重《毛詩義疏》

《隋志》：二十八卷。

佚。

《隋志》：「沈重，蕭歸散騎常侍。」

陸德明曰：「吳興沈重撰《詩音義》。」

《浙江通志》：「沈重，字德厚，武康人。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

按：《隋·經籍志》載《毛詩義疏》

凡七部，其著撰人姓氏者二家，舒

援、沈重是也。《七錄》又有張氏。

今見於徐氏《初學記》所引者，其

詮「栗」云：「栗五方皆有，周、秦、

吳、揚特饒，惟漁陽、范陽栗甜美

長味，他方不及也。倭、韓國土栗

大如雞子，亦短味不美。桂陽有

栗叢生，大如杼。」其詮「梅」云：

「梅，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而黑

耳。暴乾爲腊，羹臠壘中，又可含

以香口。」其詮「椅」云：「梓實桐

皮曰椅，今人云梧桐也。^①有白

桐、青桐、赤桐，雲南牂牁人績以

爲布。」其詮「柳」云：「蒲柳之木

二種，一種皮正青，一種皮紅正

白，葉皆長廣。柳可爲箭竿。杞

柳生水旁，樹如柳，葉恠而白，木

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其淇

水旁，^②魯國泰山汶水邊路，純杞

柳也。」其詮「麟」云：「麟，馬足，

①「云」，原作「之」，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初學

記》卷二十八改。

②「其」，《初學記》卷二十八作「今」。

黃色圓蹄，角端有肉，音中黃鐘，王者至仁則出。」^①其詮「鳳」云：「鳳凰，名鸞鷟，^②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其詮「鶴」云：「鶴，形大如鵝，長三尺，脚青黑，高三尺餘，赤頰赤目，喙長四寸，多純白，亦有蒼色。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其鳴高朗，聞八九里。吳人園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雞鳴時亦鳴。」其詮「魚」云：「鮪魚出海，三月從河上來。今鞏縣東洛度北崖上山腹穴，舊說北穴與江河通，^③鱣鮪從北穴而來，入河。鮪，似鱣而色青黑，頭小而尖，^④如鐵兜鍪，口在頷下，大者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鮪。鱣，大者王鮪，小者叔鮪，一名鱣，肉色白，今

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者，樂浪尉，溺死海中，化為此魚。鰠，似魴而大頭，魚之不美者，故語曰「買魚得鰠，不如噉茹」。徐州謂之鰠。鰠，魚吹沙也，似鯽魚狹小，常張口吹沙也，一名重脣鰠。鰠鰠魚，一名揚合，黃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者。魚狸，背上有斑文，腹下純青，今

①「王」，原作「主」，據四庫本、薈要本、《初學記》卷二十九改。

②「鸞鷟」，原作「鸞鷟」，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初學記》卷三十改。下「鸞鷟」同。

③「說」，原作「有」，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初學記》卷三十改。

④「頭」，原重文，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初學記》卷三十刪。

以飾弓韃步丈也。^①海水將潮及天將雨，毛皆起；潮還天晴，毛則伏，常千里外知海潮也。鱣，^②身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有甲，大者千餘斤。」攷貞觀中作《正義》，又陸氏《釋文》每采沈氏之說，疑徐氏所引亦沈氏書也。

弟子青浦王原覆校

張氏譏《毛詩義》

二十卷。

佚。

關氏康之《毛詩義》

佚。

《冊府元龜》：「康之世居京口，以文義見

稱。徵通直郎，不就。爲《毛詩義》，經籍疑滯多所論釋。」

經義考卷一百二終

① 「丈」，據《補正》、《初學記》卷三十，當作「叉」。

② 「鱣」，原作「鯉」，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初學記》卷三十改。

經義考卷一百三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詩六

元氏延明《毛詩誼府》

《隋志》：三卷。

佚。

《隋志》：「延明，後魏安豐王。」

劉氏芳《毛詩箋音證》

《隋志》：十卷。

佚。

《隋志》：「劉芳，後魏太常卿。」

按：劉氏《詩箋音證》，其詮「轡」字義云：「轡是御者所執，不得以轡爲勒。以勒爲轡者，蓋是北人避石勒名也。今南人皆云馬勒，而以輓爲轡，反覆推之，此爲明證。《詩》稱「執轡如組」，又曰「六轡在手」，以所執爲轡審矣。俗儒咸以轡爲勒，而曾無寤者。」其詮「蟋蟀」云：「蟋蟀，今促織也，一名蜻蛚，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蜚，南楚謂之王孫也。」其詮「蠨蛸」

云：「蠨蛸，長螭，小蜘蛛長脚者，俗呼之爲喜子。」見《太平御覽》。

張氏思伯《毛詩章句》

佚。

魯氏世達《毛詩章句義疏》

《隋志》：四十卷。

佚。

《毛詩注》并《音》

《隋志》：八卷。

佚。

《隋志》：「世達，秘書學士。」

全氏緩《毛詩義疏》

佚。

劉氏軌思《毛詩義疏》

佚。

劉氏醜《毛詩義疏》

佚。

劉氏焯《毛詩義疏》

佚。

劉氏炫《毛詩述義》

《隋志》：四十卷。

佚。

《毛詩譜注》

《隋志》：二卷。

佚。

王氏伯興《毛詩駁》

《舊唐志》：五卷。

佚。

謝氏《毛詩譜鈔》

《隋志》：一卷。

佚。

張氏《毛詩義疏》

《七錄》：五卷。

佚。

亡名氏《毛詩義注》

《七錄》：四卷。

《毛詩雜義注》

《七錄》：三卷。

《毛詩義疏》

《隋志》：二十卷。又二十九卷。又十卷。又十一卷。又二十八卷。又

《毛詩釋疑》

《隋志》：一卷。

《毛詩圖》

《七錄》：三卷。

《毛詩孔子經圖》

《七錄》：十二卷。

《毛詩古聖賢圖》

《七錄》：二卷。
俱佚。

鄭樵曰：「以上三書皆蕭梁人作，已亡。」

《毛詩諸家音》

《唐志》：十五卷。
佚。

劉昫曰：「鄭玄等注。」

《毛詩草蟲經》

佚。

按：是書徐堅《初學記》嘗引之。其詮「獠」曰：「獠，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獠獠。獠獠駿捷也，其鳴噉噉而悲。」其詮「鳳」曰：「雄曰鳳，雌曰凰，其雛爲鸞。」或曰鳳凰一名鸞鸞，一名鷟。」

《韓詩圖》

十四卷。

佚。

右見張彥遠《名畫記》。

孔氏穎達等《毛詩正義》

《唐志》：四十卷。

存。

穎達序曰：「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咏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

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義、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燎其書，簡牘與烟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今奉勅刪定，故據以爲本。然焯、炫等負

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惟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辨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尉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爲四十卷。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唐·藝文志》：「孔穎達、王德韶、齊威等撰，趙乾叶、四門助教賈普曜、趙弘智等覆正。」

《崇文總目》：「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撰，太

尉長孫無忌同諸儒刊定。國朝端拱初，^①國子司業孔淮等奉詔是正。《詩》學之家，此最爲詳。」

晁公武曰：「穎達據劉炫、劉焯疏爲本，刪其所煩而增其所簡。云自晉室東遷，學有南北之異：南學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博，窮其枝葉。至穎達始著義疏，混南北之異，雖未必盡得聖人之意，而刑名度數亦已詳矣。自茲以後，大而郊社宗廟，細而冠昏喪祭，其儀法莫不本此。元豐以來，廢而不行，甚無謂也。」

按：《鄭》詩《叔于田》二篇，其第二篇《小序》特加「太」字以別之，故孔氏正義云：「此言『叔于田』，下言『太叔于田』。」今西安唐刻石經第二篇首章猶冠以「太」字。自去《序》言《詩》，舍《正義》弗習，而

經文失其舊，學者不復措意矣。

陸氏德明《毛詩釋文》

一卷。

存。

許氏叔牙《毛詩纂義》

《新唐志》：十卷。

佚。

《舊唐書》：「許叔牙，潤州句容人。少精於《毛詩》、《禮記》。貞觀初，累授晉王文學兼侍讀，尋遷太常博士，升春官，加朝

① 「朝」，原作「初」，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崇文總目》卷一改。

散大夫，遷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仍兼侍讀。嘗撰《毛詩纂義》十卷以進皇太子，賜帛二百段，兼令寫本付司經局。御史大夫高智周嘗謂人曰：「凡欲言《詩》者，必須先讀此書。」

《南畿志》：「叔牙字延基。」

王氏玄度《毛詩注》

《新唐志》：二十卷。

佚。

施氏士丐《詩說》

佚。

韓子志墓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

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

王讜曰：「劉禹錫與柳八、韓七詣施士丐，聽《毛詩》。說『維鷦在梁』：『梁，人取魚之梁也。言鷦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鷦在人之梁。毛注失之。』又說『山無草木曰蛄』：『所以言『陟彼蛄兮』，言無可怙也。』以蛄之無草木，故以譬之。」又說《甘棠》之詩「勿翦勿拜，召伯所

① 「周」，原作「同」，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舊唐書》卷一八九改。

② 「士」，原作「氏」，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王讜《唐語林》（明嘉靖刻本）卷上改。

③ 「怙」，原作「蛄」，據王讜《唐語林》卷上改。

憇」：「拜，言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翦」，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可得也。《毛詩》拜猶伐，非也。」又言：「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毛都不注。」^①

成氏伯璵《毛詩斷章》

《唐志》：二卷。

佚。

《崇文總目》：「唐成伯璵撰。大抵取《春秋》賦《詩》斷章之義，鈔取詩語，彙而出之。」

《毛詩指說》

《唐志》：一卷。

存。

《崇文總目》：「成伯璵撰，略序作詩大旨及師承次序。」

熊克跋曰：「唐成伯璵有《毛詩指說》一卷，《斷章》二卷，載於本志。《崇文總目》謂《指說》「略述作詩大旨及師承次序」，《斷章》「大抵取《春秋》賦《詩》斷章之義，擷詩語彙而出之」。克先世藏書偶存《指說》，會分教京口，一日，同官毘陵沈必豫子順見之，欲更訪《斷章》，合爲一帙，蓋久而未獲，乃先刊《指說》於泮林，庶與四方好古之士共焉。」

①

「都」，王謙《唐語林》（清惜陰軒叢書本）卷二作「鄭」。

楊氏嗣復等《毛詩草木蟲魚圖》

《唐志》：二十卷。

佚。

《新唐書》：「開成中，文宗命集賢院修撰，并繪物象，大學士楊嗣復、學士張次宗上之。」

《名賢畫錄》：「太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晉明帝朝衛協畫《毛詩圖》，草木鳥獸、古賢君臣之像不得其真，召程修己圖之，皆據經定名，任意採掇，由是冠冕之製、生植之姿遠無不詳，幽無不顯。」

鄭樵曰：「《毛詩蟲魚草木圖》蓋本陸璣《疏》而爲圖，今雖亡，有陸璣《疏》在，則其圖可圖也。」

張氏訢《毛詩別錄》

《宋志》：一卷。

佚。

《中興書目》：「《毛詩別錄》一卷，張訢撰。凡三十二篇，毛、鄭箋注取其長者述而廣之。」

令狐氏名未詳《毛詩音義》

佚。

王禹偁曰：「頃年謫宦解梁，收得令狐補闕《毛詩音義》，其本乃會昌三年所寫。」

按：《小畜集》中有《還工部畢侍郎毛詩音義》詩，第言令狐補闕，不詳其名。攷新、舊《唐書》，令狐

氏止絢曾官左補闕，然歷相位，元之不應仍以補闕稱之也。

亡名氏《毛詩提綱》

《宋志》：一卷。

佚。

按：《毛詩提綱》一卷，載於《宋志》，而《太平御覽》引之，當爲唐以前書也。其詮《葛藟》云：「葛藟，一名燕薊，好生河澨邊，得水潤而長，喻王九族蒙王恩惠以育子孫。今王無澤於族人，不如葛藟生河澨邊也。」其詮《南山有臺》云：「臺，一名夫須，莎草也。言山生臺及莎自蔭，喻人君得賢以自尊也。」其詮《白華》云：「白華，

野菅艸也，其性柔韌堪用。取此白華，而將白茅束之，喻申后被褒姒所代，惡人蒙善，好人見棄也。」其詮《蝻斯》云：「蝻斯，一名蜚蝻，一名春黍，似蝗而小，青色，長股而鳴。喻后妃之性不妬忌，子孫衆多。」

經義考卷一百三終

弟子武進徐永宣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四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詩七

宋徽宗皇帝《詩解》

九卷。

佚。

胡氏旦《毛詩演聖論》

《宋志》：二十卷。

佚。

宋氏咸《毛詩正紀》

《宋志》：三卷。

佚。

《毛詩外義》

《宋志》：二卷。

佚。

《中興書目》：「《毛詩正紀》三卷，天禧中宋咸撰。四十四篇，論詩名篇數、《風》《雅》正變之類。又《外義》二卷。」

劉氏^字《詩折衷》

《宋志》：二十卷。

佚。

陳振孫曰：「皇祐中，莆田劉字撰。凡毛、鄭異義折衷從一，蓋倣唐陳岳《三傳折衷論》之例。凡一百六十八篇。」

蘇氏^{子材}《毛詩大義》

《通志》：三卷。

佚。

王應麟曰：「皇祐中，武功蘇子材采鄭《譜》、孔疏僅二百條，分爲三卷。」

歐陽氏^修《毛詩本義》

《宋志》：十六卷。

存。

張燿序曰：「《毛詩》有《詁訓傳》，鄭《詩》有箋，歐陽《詩》有『論』、有『本義』。毛、鄭之《詩》三百五篇，而歐陽乃百一十四篇，何也？毛、鄭二家之學，其三百五篇中不得古人之意者百十四篇，歐陽公爲之『論』以辨之，曰是不然也，其詩之『本義』，一如是也。有『論』而無『本義』者，因『論』而義見者也。如毛、鄭之所注皆得之，則歐陽之書不作矣。《關雎》之《序》兼論四詩之大旨，此獨著其數語，何也？明《關雎》之義者也。一篇之文自有本書，亦猶三百五篇之文自有本書也。」

泛論有「統解」十附之《本義》之下，何也？明乎學《詩》者所當講究之事，如《易》之有《繫辭》、《說卦》、《序卦》、《雜卦》也。《詩譜》無三《頌》，何也？《譜》之作爲分類，有異同而後有《譜》。《周頌》皆作於文王之時，《魯頌》爲一僖公，《商頌》同得於正考父，無待於《譜》而明，非缺也。大儒著作之體如此，不知者以是爲不全之書，其知者爲歐陽氏全書也。」

晁公武曰：「歐公解《詩》，毛、鄭之說已善者因之不改，至於質諸先聖則悖理、攷於人情則不可行，然後易之，故所得比諸家最多。但平日不信符命，常著書以《周易》、《河圖》、《洛書》爲妖妄，今又以《生民》、《玄鳥》之詩爲怪說。蘇子瞻曰：『帝王之興，其受命之符，卓然見於《詩》、

《書》者多矣。《河圖》、《洛書》、《玄鳥》、《生民》之詩，豈可謂誣也哉？恨學者推之太詳，流入讖緯，而後之君子亦矯枉過正，舉從而廢之，以爲王莽、公孫述之流緣此作亂。使漢不失德，莽、述何自起，而歸罪三代受命之符，亦過矣。』

陳振孫曰：「其書先爲論以辨毛、鄭之失，然後斷以己見。末二卷爲《一義解》、《取舍義》、《時世》、《本末》二論、《幽》、《魯》《序》三問，而《補亡鄭譜》及《詩圖總序》附於卷末。」

樓鑰曰：「由漢以至本朝，千餘年間，號爲通經者，不過經述毛、鄭，莫詳於孔穎達之疏，不敢以一語違忤二家，自不相侔者皆曲爲說以通之。韓文公，大儒也，其上書所引《菁菁者莪》，猶規規然守其說。惟歐陽公《本義》之作，始有以開百世之

惑，曾不輕議二家之短長，而能指其不然，以深持詩人之意。其後王文公、蘇文定公、伊川程先生各著其說，更相發明，愈益昭著，其實自歐陽氏發之。」

《詩譜補闕》

《通志》：三卷。

存。

修序曰：「鄭氏《譜》序云：自共和以後，得太史《年表》，接於《春秋》，而次序乃明。今《詩》《諸國》惟《衛》、《齊》變《風》在共和前，餘皆宣王以後。予之舊圖，起自諸國得封，而止於《詩》止之君，旁繫於周，以世相當，而詩列右方，依鄭所謂循其上而省其下及旁行而考之之說也。然有一君之世當周數王者，則考其詩當在

某王之世，隨事而列之。如《鄘·柏舟》、《衛·淇澳》皆衛武公之詩，《柏舟》之作乃武公即位之初年，當在宣王之世；《淇澳》美其人相，當在平王之時，則繫之平王之世。其詩不可知其早晚，其君又當數之王，^①則皆列於最後，如曹共公身歷惠、襄、頃三世之王，其詩四篇，頃王之世之類是也。今既補之，鄭則第取有詩之君，而略其上下，不復次之，而粗述其興滅於後，以見其終始。若周之詩，失其世次者多，今為鄭補《譜》，且從其說而次之，亦可據以見其失，在予之別論，此不著焉。」

① 「數」下，四庫本、薈要本有「世」字。《補正》：「脫『世』字。」

梅氏堯臣《毛詩小傳》

二十卷。

佚。

歐陽修志墓曰：「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年，^①聖俞得疫卒。聖俞姓梅氏，名堯臣，宣州人。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二十卷。」

茅氏知至《周詩義》

《宋志》：二十卷。

佚。

《姓譜》：「茅知至，仙遊人。隱於縣之西山，以六經教授鄉里。景祐中，龐籍以德行薦補州學教授。有《周詩義》二十卷。」

周氏堯卿《詩說》

三十卷。

佚。

《隆平集》：「周堯卿，字子俞，初名奭，今名及字夢人授之也。天聖二年登進士第，積官至太常博士，通判饒州。有《詩》《春秋說》各三十卷。堯卿之學不惑傳注，問辨思索以通爲期。其學《詩》，以孔

①「年」，據《歐陽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三十三，當作「月」。

子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所謂『說詩者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者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情性，非以意逆志者也。是可以無去取乎！』」

歐陽修表墓曰：「堯卿，道州永寧縣人。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

魯氏有開《詩集》

《宋志》：十卷。

佚。

李氏常《詩傳》

《宋志》：十卷。

佚。

黃氏君俞《毛詩關言》

《通志》：二十三卷。

佚。

周氏軾《毛詩箋傳辨誤》《紹興書目》：「軾」作「式」。

《宋志》：八卷。《紹興書目》：二十卷。

佚。

邱氏鑄《周詩集解》

《宋志》：二十卷。

佚。

鄭樵曰：「宋朝丘鑄注，只取《序》中第一

句，以爲子夏作，後句則削之。」

王氏^{安石}《新經毛詩義》

《宋志》：二十卷。

佚。

《舒王詩義外傳》

《宋志》：十二卷。

佚。

晁公武曰：「熙寧中，置經義局，撰《三經義》，皆本王安石說。《毛詩》先命王雱訓其辭，復命安石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以取士云。」

王應麟曰：「《詩》『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新經義》云：『亂出乎上，而受患常

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

噫！宣、靖之際，其言驗矣，而兆亂者誰與？言與行違，心與迹異，荆舒之謂也。」

沈氏^{季長}《詩講義》

十卷。

佚。

范氏^{百祿}《詩傳補注》

二十卷。

佚。

哲宗《獎諭詔》曰：「勅百祿：省所上表，撰成《詩傳補注》二十卷。夫六義之文，蓋溫柔敦厚之教；四家之說，有訓故傳

箋之殊。雖同出於先儒，或有非其本義，是使後學各務名家。卿博識洽聞，留心經術，討論之外，尤深於《詩》。鑑商周之盛衰，攷毛、鄭之得失，補注其略，紬次成書，真得作者之微，頗助學官之闕。奏篇來上，講解甚明，研味之餘，嘉嘆無已。」王應麟曰：「元祐四年六月，吏部侍郎范百祿進《補注》二十卷，詔付秘書。」

李氏清臣《詩論》

二篇。
存。

張氏方平《詩正變論》

一篇。

存。

朱氏長文《詩說》

佚。

鮮于氏侁《詩傳》

《宋志》：六十卷。

未見。

按：鮮于氏《詩傳》，范鎮作墓志，秦觀撰行狀，俱云二十卷。《文淵閣書目》暨葉氏《蓁竹堂目》均載有是書。

孔氏武仲《詩說》

《宋志》：二十卷。

佚。

范氏祖禹《詩解》

《宋志》：一卷。

未見。

王氏巖叟《詩傳》

佚。

蘇氏轍《詩解集傳》

《宋志》：二十卷。

存。

晁公武曰：「其說以《毛詩序》爲衛宏作，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一言，餘皆刪去。按司馬遷曰：『周道缺而《關雎》作。』楊雄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與今《毛詩序》之意絕不同，則知《序》非孔子之舊明矣。雖然，若去《序》不觀，則《詩》之辭有溟滓而不可知者，不得不存其首之一言也。」

彭氏汝礪《詩義》

《宋志》：二十卷。

佚。

程子頤《伊川詩說》

《通考》：二卷。

存。

晁公武曰：「伊川門人記其師所談之經也。」

張子載《詩說》

《宋志》：一卷。

存。

喬氏執中《毛詩講義》

《宋志》：十卷。

佚。

郭氏友直《毛詩統論》

二十卷。

佚。

文同志墓曰：「君諱友直，字伯龍。善與人交，又喜藏書，書至萬餘卷，謄寫校對，盡爲佳本。伯龍無不讀，人問之者，伯龍無不知，所以人多與之游。景祐中，被薦至尚書省，不第，遂歸，不復就舉。於成都學舍聚生徒，常數百人。治平詔求遺書，伯龍所上凡千餘卷，盡秘府之未有者。熙寧四年，朝廷以伯龍景祐進士，恩授將仕郎守龍州助教。所著《毛詩統論》二十卷，《歷代沿革樂書》十三卷。」

張氏^末《詩說》

一卷。

存。

成德曰：「文潛《詩說》一卷，僅十二條。觀所論『土宇版章』一則，其有感於熙寧開邊斥竟之舉而爲之也與？」

沈氏^銖《詩傳》

《宋志》：二十卷。

佚。

《揚州府志》：「沈銖，字子平，其先武康人，徙真州。少從王介甫學。舉熙寧癸丑進士，歷官起居郎、中書舍人，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卒。」^①《詩傳》二十卷，沈季

長撰，銖續成之。」

毛氏^漸《詩集》

《宋志》：十卷。

佚。

趙氏^{令涇}《毛詩講義》

《宋志》：二十卷。

佚。

李氏^撰《毛詩訓解》

二十卷。

①「制」，原作「判」，據四庫本、蒼要本、《補正》改。

佚。

楊時志墓曰：「撰字子約，世居陳留，遷福建之連江，今爲蘇人。登進士第，以朝奉大夫通判袁州。」

張杲曰：「撰，唐宗室也。熙寧六年進士，爲江州彭澤令，仕終朝奉大夫。有《毛詩訓解》二十卷，《孟子講義》十四卷。」

吳氏駿《詩解》

二十卷。

佚。

《閩書》：「吳駿，字晞遠，浦城人。元豐八年進士，政和初通判饒州。」

趙氏仲銳《詩義》

《宋志》：三卷。

佚。

劉氏泉《毛詩判篇》^①

《宋志》：一卷。《紹興書目》：二卷。

佚。

吳氏良輔《詩重文說》

《宋志》：七卷。

佚。

① 此條上，原空缺三行，今刪。

洪氏林範《毛詩義方》

《通志》：二十卷。

佚。

吳氏純《三十家毛詩會解》

《宋志》：一百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四終

弟子嘉興戴鏌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五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詩八

周氏紫芝《毛詩講義》

佚。

紫芝自序曰：「孔子之言六藝多矣，而尤詳於《詩》。當時問答之辭，見於《論語》一書者，可考而知也。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既以是告其門人；『不學《詩》，無以言』，又以是而告其子。其言

之之詳，至於再、至於三而不可已者，豈非《詩》之爲經也，誦其辭者可以興、可以群、可以觀、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又多識乎禽獸草木之名，故學者必以是始焉。然而登孔子之門者，其徒三千，以言《詩》見取於聖人者，商、賜二人。商列於文學之科，賜之達可以從政，孔子姑許之以可以言《詩》爾。其他蓋未有所聞焉，則《詩》之說又何難明若此。以謂學必始於《詩》，則自幼學之時固已習之矣，奈何後之學者雖專門之學，終身玩其辭，而白首不能窺其奧，何哉？孔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詩》之作，雖出於國史、賤隸與夫閨門婦女之口，類皆托於鳥獸草木以吟咏其性情，觀其辭致高遠所以感人心而格天意者，委曲而盡情，優游而不迫，以先王之澤猶

在，禮義之風未泯，是以言皆合於聖人之旨，非是則刪而去之矣，此後之學者所以明其說之爲難也。嗚呼！學《詩》者可謂難矣。自孔子而下，深於《詩》者蓋可以一二數也。孔子聖人，明乎《詩》之道也；子夏、子貢則學乎孔子而明乎《詩》之義者也；孟子則與孔子同道，明乎《詩》之志者也；漢魯申公、楚元王交以《詩》爲倡，而知《詩》之學者也。何以知其然哉？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思於無邪則誠之至也。非誠之至，則亦何能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如影響之捷？故曰：惟孔子能知《詩》之道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而子夏言禮後於質；『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子貢言有其質者不可以無

學。二者非深於《詩》之義，何以知禮與質相爲先後、質與學相爲終始？故曰：惟子夏、子貢能知《詩》之義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觀『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之詩，則知詩人之意在憫旱魃之虐而已，果黎民之無遺也哉？非略其辭以求其志，則未有不以辭害志者。故曰：惟孟子能知《詩》之志也。是數者，其所知固自有淺深，要皆有得於《詩》焉。亡秦之餘，六籍煨燼，學者不見全經久矣。漢興，惟魯申公、楚元王交始爲之訓，其後鄭氏爲之箋、孔氏爲之疏，而《詩》之學寢興焉。然而數子者，不過離章析句、辨其名物以名家而已。故曰：若魯申公、楚元王交，則知《詩》之學者也。漢自武帝崇尚儒術，始變高祖馬

上之風，宰臣多用儒生。元、成以來，長於《詩》者首推匡衡、蕭望之之徒，則以《詩》飾其儒雅者也，其去孔子之學蓋遠矣。荀卿號為知信六經、尊孔氏者，觀其著書，輒時取詩人之辭以證其說，卒致失其本旨者甚多，比古人之學最為疎繆。李斯學荀卿，用以相秦，至一世而遂亡其國。蓋以經術而斷國論，要在觀經之審，學之不善，其禍一至於此，可不慎哉！^①諸君子有意於學《詩》，願以孔子、孟子、子夏、子貢為之師，以求詩人之大體，而更以荀卿為戒焉，則庶乎其有得也。」

陸氏佃《詩物性門類》

《通考》：八卷。
存。

陳振孫曰：「不著姓氏，多取《說文》。今攷之，蓋陸農師所作《埤雅》藁也。」祝穆曰：「陸農師受經於王介甫，而不以新法為是。」

楊氏時《詩辨疑》

《宋志》：一卷。
存。

蔡氏卞《毛詩名物解》

《宋志》：二十卷。

^①「慎」，原避宋孝宗諱作「今上御名」，據薈要本、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五十一回改。

存。

陳振孫曰：「蔡卞元度撰。卞，王介甫壻，故多用《字說》。其目自『釋天』至『釋雜』，凡十類，大略似《爾雅》，而瑣碎穿鑿，於經無補也。」

陸元輔曰：「蔡元度《名物解》，《目錄》一卷，《釋天》一卷，《釋百穀》一卷，《釋草》一卷，《釋木》一卷，《釋鳥》三卷，《釋獸》二卷，《釋蟲》二卷，《釋魚》一卷，《釋馬》一卷，《雜釋》一卷，《雜解》一卷。」

董氏^道《廣川詩故》

《宋志》：四十卷。

佚。

《中興藝文志》：「董道撰。道謂班固言《魯詩》最近，今徒於他書時得之；《齊

詩》所存不全，或疑後人託爲，然章句間有自立處，此不可易者；《韓詩》雖亡闕，《外傳》及《章句》猶存；《毛詩》訓故爲備，以最後出，故獨傳。乃據毛氏以攷正於三家，且論《詩序》決非子夏所作。建炎中，道載是書而南，其志公學博，不可以人廢也。」

陳振孫曰：「道說兼取三家，不專毛、鄭，謂《齊詩》尚存可據。按：道《藏書志》有《齊詩》六卷，今館閣無之。道自言隋唐亦已亡久矣，不知今所傳何所從來，或疑後世依托爲之，然則安得便以爲《齊詩》尚存也。然其所援引諸家文義與毛氏異者，亦足以廣見聞、續微絕云。」

朱子曰：「董彥遠《詩解》，其論《關雎》之義，自謂暗與程先生合，但其文晦澁難曉。」

王氏居正《毛詩辨學》

二十卷。

佚。

廖氏剛《詩經講義》

二卷。

存。載《高峰集》。

《宋史》：「廖剛，字用中，順昌人。少從陳瓘、楊時學。崇寧五年進士，紹興七年拜御史中丞，尋改工部尚書，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明道宮致仕。」

曹氏粹中《放齋詩說》

《宋志》：三十卷。

未見。

王應麟曰：「曹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又曰：「『四月秀蓂』，諸儒不詳其名。《說文》引劉向說，以爲苦蓂。曹氏以《爾雅》、《本草》證之，知其爲遠志。」又曰：「《旱麓》，毛氏云：『旱，山名也。』曹氏按《地理志》：漢中南鄭縣有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滅。」

羅氏從彥《詩解》

佚。

《閩書》：「從彥字仲素，延平人。紹興二

年，以特科授博羅主簿。學者稱豫章先生。」

丘氏稅《詩解義》

佚。

《江西通志》：「丘稅，字爲高，南豐人。入太學，建炎初伏闕上書，乞徙都金陵，以圖恢復。所著有《詩解義》。」

陳氏鵬飛《詩解》

《通考》：二十卷。

未見。

陳振孫曰：「不解商、魯二《頌》，以爲《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

王應麟曰：「陳少南不取《魯頌》，然則

『思無邪』一言亦在所去乎？」

朱子曰：「陳少南於經旨既疏略，不通點檢處極多，不足據。」

李氏樗《毛詩詳解》

《宋志》：三十六卷。

存。

陳振孫曰：「博取諸家之說，訓釋名物文意，末用己意爲論以斷之。樗，閩之名儒，於林少穎爲外兄。林，李出也。」

《閩書》：「樗字若林，閩縣人。受業於呂本中，後領鄉貢。有《毛詩注解》，學者稱迂齋先生。」

吳氏械《毛詩叶韻補音》

《宋志》：十卷。

存。

械自序略曰：「《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以己見定爲一家之學，《釋文》是也。所補之音，皆陸氏未叶者，已叶者悉從陸氏。其用韻已見《集韻》諸書者皆不載，雖見韻書而訓義不同，或諸書當作此讀而注釋未收者載之。凡字有一義，即以一條爲證，或二義、三義，即以二、三條爲證。若謬誤，若未盡，皆俟後之君子正而成之，庶斯道之不墜也。」

徐戴序曰：「吳才老械與戴爲同里有連，其祖後家同安。才老登宣和六年進士第，嘗召試館職，不就，除太常丞，忤時

宰，斥通判泉州。紹興戊辰歲，戴寓莆陽，才老所從造官識之。長髯豐頰，危冠大帶，進止閒暇，中和溫厚之氣睟然見於色，仁義道德之旨藹然形於言。戴退而嘆曰：「古所謂君子儒者，非斯人邪！」才老從容爲戴言，擢第後數年不求官，築室三間，中設夫子像，古書陳前，謝外事，凝神靜慮，以味古訓，是身侃侃然，常若遊洙泗間而揖遜乎聖賢之前後也。則其貌之可敬愛固有所自哉。佐泉，著能名，剛直而有謀，明恕而能斷。悍卒謀亂，一郡洶洶大恐，才老命戮數人立定，蓋出於談笑也。其評論古人賢否優劣，如與之並時，率能察其緼奧。平生多著書，若《書裨傳》、《詩補音》、《論語指掌》、《考異》、《續解》、《楚詞釋音》、《韻補》，皆淵源精確。而歉然不

敢自矜，曰裨、曰補、曰續云者，其謙可見矣。自《補音》之書成，然後三百篇始得爲詩，從而考古銘箴、誦歌謠諺之類，莫不字順音叶。而腐儒之言曰：「《補音》所據多出於《詩》後，殆後人因《詩》以爲韻，不當以是韻《詩》也。」殆不知音韻之正，本諸字之詩聲，^①有不可易者。如「霾」爲「亡皆切」，而當爲「陵之切」者，由其以「狸」爲聲；「浼」爲「每罪切」，而當爲「美辨切」者，由其以「免」得聲。「有」爲「云九切」，而「賄」、「瘠」、「洧」、「鮪」皆以「有」得聲，則當爲「羽軌切」矣；「皮」爲「蒲麋切」，而「波」、「坡」、「頗」、「跛」皆以「皮」得聲，則當爲「蒲禾切」矣。又如「服」之爲「房六切」，其見於《詩》者凡十有六，皆當爲「蒲北切」，而無與「房六」叶者；「友」之爲「云

九切」，其見於《詩》者凡有十一，皆當作「羽軌切」，而無與「云九」叶者。以是類推之，雖毋以他書爲證可也，腐儒尚安用饒饒爲？《補音》引證初甚博，才老懼其繁重不能行遠，於是稍削去，獨於最古者、中古者、近古者各存三二條，其間或略遠而舉近，非有所不知也。才老以壬申歲出閩，別時謂藏曰：「吾書後復增損，行遽不暇出。」獨藏舊書。又三年，而才老死久矣。訪諸其家，不獲，僅得《論語續解》於延陵胡穎氏云。乾道四年四月。」

朱子曰：「吳才老《補音》甚詳，然亦有推不去者。如「外禦其侮」叶「烝也無戎」，才老無尋處，却云「務」字古人讀做「蒙」，

① 「詩」，據吳棫《韻補》（宋刻本）卷首徐序，當作「諧」。

不知「戎，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用，是協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亦是叶音「汝」也。「下民有嚴」叶「不敢迨遄」，才老欲音「嚴」爲「莊」，云避漢諱，却無道理。某後讀《楚·天問》，^①見一「嚴」字乃押從「莊」字，乃知是叶韻，「嚴」讀作「昂」也。《天問》才老豈不讀，往往無甚意義，只恁地打過去也。」

楊簡曰：「《詩補音》考究精博，然亦有過差。」

陳振孫曰：「吳棫撰。其說以爲《詩》韻無不叶者，如來之爲釐、慶之爲羗、馬之爲姥之類。《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始定爲《釋文》。《燕燕》以「南」韻「心」，沈重讀「南」作「尼心切」，德明則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揚之水》以「沃」韻

「樂」，徐邈讀「沃，鬱縛切」，德明亦所不載。顏氏《紉繆正俗》以傅毅《郊祀賦》「穰」有「而成切」，張衡《東京賦》「激」有「吉躍切」。今之所作大略倣此，其援據精博，信而有證。朱晦翁注《楚辭》，^②亦用棫例，皆叶其韻。棫又有《韻補》一書，不專爲《詩》作也。要之，古人韻緩之說最爲確論，不必一一改字。」

魏了翁曰：「《詩》、《易》叶韻，自吳才老始斷然言之。」

陳鳳梧序曰：「盈天地間物，凡有形，必有聲，乃自然之理也。仰觀於天，若雷霆之號令、風雨之吹噓；俯察於地，若江河

① 「楚」下，據黎靖德《朱子語類》（明成化九年陳煒刻本）卷八十，當有「辭」字。

② 「注」，原作「著」，據薈要本改。

之衝激、鳥獸之嗥鳴。無不有聲，亦無不有韻。況人靈於萬物，參乎三才，其言之出，自中五聲，而文字又聲之精者。故上古聖人制爲律呂以諧五聲，使咸協音韻，可以被之管絃，用之家鄉邦國，其極至於動天地、感鬼神，而致雍熙泰和之盛，良有以也。《詩》三百篇之有韻，固不待言矣。若夫《易》之爻象彖繫，《書》之明良賡歌，《儀禮》之祀醺嘏辭，《春秋左傳》之繇辭歌諺，句語短長，率皆協韻，雖或出於旁通、假借，而實合乎音律之自然。下及《國語》、《史》、《漢》諸書，老、莊、荀、楊、韓、歐諸子，其叙述之詞間出韻語，亦皆脗合。世變既遠，經生學子役於詞賦聲偶，雖讀其書而不知其韻，識者病之。宋儒吳才老博學好古，迺采輯古經傳、子史，協韻分爲四聲，各釋其音義，彙成一

書，名曰《韻補》。其援引該博，考據精當，誠有功於文字之學。晦庵先生作《詩集傳》，悉本其韻，以協三百篇之旨，其見信於大儒蓋不苟也。嘉興郡舊有刻板，歲久漫漶，毀而未完，而習舉業者復視之爲長物，是以無傳焉。予讀書中秘時，見同館胡世臣購得一本，嘗假而錄之，僅得其音而不及悉其義，久而亡失。後宦游中外，往往求諸縉紳間，未得也。正德己卯，予以服闋北上，道經三衢，會提學憲副今光祿劉公德夫論及書籍。德夫曰方伯何公道亨藏有善本，欲刻之以傳。比至錢塘，首訪何公，遂假其書閱之，不啻如獲拱璧。公因囑予序之。既而公以人覲未及梓，頃擢大中丞，巡撫河南，保釐之暇，迺成厥志焉。忝來以書速序，予既辭不獲，迺述《韻補》之源流暨重刻之顛

末以引諸篇端，使四方學者知是書之不易得，不可以忽焉而不之究心也。公名天衢，楚之道州人，與予同舉弘治丙辰進士。歷官中外，風節才望推重同時，而力學稽古，汲汲不倦。觀於斯刻，足以見其志之所存矣。」

許宗魯曰：「余少授《詩》於家庭，誦而不協，竊自疑，謂《詩》者宮徵之所諧也，管絃之所被也，豈宜乖刺若是。而附載叶韻，不知所本。續檢它書，知有所謂《韻補》者，力求罕值。比習業翰館，見同館之抄本，^①然又簡略過甚，字存其音，引據全闕，讀之滋惑焉。及按吳中，乃從都太僕所獲嘉禾舊刻，歲遠褚蠹，^②十僅存其九，支、真二韻又復錯簡不分。乃重假楊儀部所藏參伍以校，間有補裨，而書人脫繆，失其本真，復不可讀。乃又屬校於吳

士皇甫生，亦有反正而未完也。及按宣城，謀於同年梅氏，梅氏力贊之，遂相與覆校，於是稽諸載籍，殫神讎正，猶未慊於余心。魯嘗聞之：韻者，詩之矩也；字者，韻之原也。矩敗則物廢，原別則派乖。夫字不徒作，至理寄焉；韻不苟叶，至穌宰焉。苟事其穌而弗基諸理，弗穌也；基諸理而弗探其文，弗理也。今茲之韻以復古也，乃顧載以俗文，俾理穌所基，昧不可講，將穌其聽，先蒙其視焉，此何用耶？於是頗原六書本文，以正俗體之害義者，而《韻補》稍可觀矣。然傳錄

① 「之」，許宗魯《少華山人文集》（明嘉靖二十六年刻本）卷三作「生」。

② 「褚」，《少華山人文集》卷三作「楮」。

易僞，^①學士觀復，^②乃鋟於木工，凡再月乃卒。厥書既出，以授於人，人乃於是好者、惡者、幸者、非者紛若聚訟，而襲藏瓿覆，見各不同。許子曰：嗟兮！

物有定質，人鮮至情，苟溺所偏，燕石且寶。蒙於乃心，瑩瑩荆璧楚庭不售，而蘇氏悲焉；迨其終也，趙人獲之，秦欲給取，藺相如至於欲與首俱碎。璧豈有二，輕重在人，遇棄有時，亦何怪哉。凡今人誦《詩》讀《書》，一取正於朱子，曰是則是，非則非，無非趨向大賢以為準的。吳氏《韻補》，文公固用以韻《詩》、《騷》矣，而去取猶異焉，又何故邪？余讀吳氏書，固非鑿空臆為者，音本諸母，轉聲以相叶，唇、齒、喉、舌準舊弗更，而援引指證朗然大備，使古人韻語鏗鏘擊戛，播於律呂，無或忤違，吳氏之功亦

多哉！

經義考卷一百五終

弟子泰興陸遐昌覆校

①

「僞」，據《少華山人文集》卷三，當作「譌」。

②

「觀復」，《少華山人文集》卷三作「艱得」。

經義考卷一百六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詩九

鄭氏樵《詩傳》

《宋志》：二十卷。

未見。

《詩辨妄》

《宋志》：六卷。

未見。

樵自序略曰：「《毛詩》自鄭氏既箋之後，而學者篤信康成，故此《詩》專行，三家遂廢。《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隋、唐之世，猶有《韓詩》可據，迨五代之後《韓詩》亦亡，致今學者只憑毛氏，且以《序》爲子夏所作，更不敢擬議。蓋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今作《詩辨妄》六卷，可以見其得失。」

陳振孫曰：「《辨妄》者，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可也；盡削去之，而以己意爲之《序》，可乎？樵之學雖自成一家，而其師心自是，殆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

馬端臨曰：「夾漈專詆《詩序》，晦庵從其說。所謂「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者，大意謂毛《序》不可偏信也。然愚

以爲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證驗之人也。《毛詩》本書具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到官，供指詳明，具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於他書中間見一二，而真僞未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對，^①徒得之風聞道聽，以爲其說如此者也。今舍《毛詩》而求證於齊、魯、韓，猶聽訟者以親身到官所供之案牘爲不可信，乃採之於旁人傳說，而欲以斷其事也，豈不誤哉！」

朱德潤序曰：「莆田林子發氏攜宋鄭夾漈先生《詩傳訓詁》，謂德潤曰：『先生昔在閩中，紬繹之暇，集爲此書。其間摘《詩》傳之幽隱，辨事物之名義，真所謂發宋儒之所未發者。』於是以校正是本俾德潤讀之。愚按：慈溪黃氏謂文公朱氏因

雪山王公質、夾漈鄭公樵去美刺以言《詩》，又嘗於鄭《傳》取其切於《詩》之要者以備《集傳》矣。獨惜當時門人學子各宗其宗，而不能參會折衷之，以見□書之有補於學者。^②噫！漢儒專門訓詁，一經之旨揚鑣分路，^③使後世學者莫適，而經之本文亦乖戾破碎。至宋，濂洛諸儒出，然後諸經之旨粲然明白。今考載籍，《詩》傳自伊川、歐、蘇諸先生發其理趣，南渡後，李迂仲、張南軒、呂東萊、戴岷隱、嚴華谷諸先生又各自名家，而方今學者咸宗朱氏者，豈非以其義明理暢足以發詩人比興之旨趣，辭簡意備足以廣詩

① 「對」，原作「到」，據四庫本、蒼要本、《文獻通考》卷一七九改。

② 「□」，四庫本作「此」，蒼要本作「是」。

③ 「鑣」，原作「鑣」，據四庫本、蒼要本改。

人賦詠之性情乎？至於詩篇之可以被之音樂者，仍按《周禮·太師》，謂風、雅、頌者，聲音部分之名；賦、比、興者，作詩之體製也。今觀鄭氏《傳》，引山川、草木、蟲魚之辨，五音、六律、六呂之所諧，誠可以發揮後學之未究，而渙明千載之微辭奧義者也。如以「雀無角」爲雀之角，以「龍盾之合」爲二盾之衛；「露被菅茅」非雨露之露，「有豕白蹄」爲江豚之豕；《豳》之風、雅、頌爲四器十二器之聲合。其他如《國風》、二《雅》、三《頌》名物度數，毫分釐析，豈非《詩》傳之大備者乎？善乎！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德潤於朱、鄭之學有得焉。蓋朱氏之學淳，故其理暢；鄭氏之學博，故其理詳。學者不可不兼該而並進也，理以明

之，義以析之，則斯傳也，當相爲引用而諷咏之，茲亦後學之所深願與。」

虞集序曰：「聖人之教人，蓋以《詩》爲學矣。孔子說《烝民》之詩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之所以終身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子思之所以明道體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孟子之所以說《詩》也。是以程子之於《詩》也，嘗點掇一兩字而誦之，使人自解。又曰：「今之學者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以三百篇教之歌舞，恐未易曉；欲別作詩，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其意一也。聖賢之於《詩》，將以變化其氣質，涵養其德性，優游饜飫，詠歎淫佚，使有得焉。則所謂溫柔敦厚之

教，習與性成，庶幾學《詩》之道也。漢儒有保存遺經之功，而亦不無專門訓詁之失。儒先君子知豈不足以知之，而罕見於言者，豈非有得於此，則彼穿鑿纏繞之說自有所不得行乎。諸經皆然，蓋不止於《詩》也。齊、魯、韓《詩》不傳，而毛氏獨存，言《詩》之家千數百年守此而已。至宋，歐陽子疑《詩序》之非而著《本義》，蘇轍城亦疑而去之，不免猶存其首句。譬諸山下之泉，其初出也，壅塞底滯而端亦微見矣，漸而清通，沛如江河，後因於先而廓之，而水之源流遠矣，亦有其時也。至於朱子《詩傳》之出，然後悉屏去大、小《序》，別爲一編，存而不廢，以待考辨，即經以求其故，自爲之說，而天下學者從之，國家定以爲是，然後其說與聖賢之言《詩》者合，而學者有所用功矣。集

之幼也，嘗從《詩》師得鄭氏經說，以爲《大序》不出於子夏，《小序》不出於毛公，蓋衛宏所爲而康成之爲說如此，心竊異之，欲求其全書不可得。中歲備員勸講，有阿魯灰叔仲自守泉南入朝爲同官，始得其錄本而讀之。見其說《風》、《雅》、《頌》之分，蓋本諸音節之異；於比、興、賦也，訓詁多不得興之說，而爲《序》者掇拾傳會以愚惑乎後之人。鳥獸艸木之名、天文地理之說，或踈或繆，非一端也。剖晰訓詁之舊，痛快決裂，無復遺蘊，向之所謂纏繞穿鑿者幸一快焉。恨未久散去，而不得終卷也。蓋竊感鄭氏去朱子之鄉若是其近，以年計之，不甚相遠，門人學者里閭相錯，而不通見於一時，何哉？雖各自爲說而多同者，豈閩多賢人，學者老於山林，嘗有其說未達於外，

而兩家各有所采乎。將二氏之卓識皆有以度越前人，不待於相謀而有合乎。世遠地廣，未之有攷也。西夏韓公克莊嘗以《禮經》舉進士，如左榜漢生者，考官見其博瞻，疑不敢取，而朝廷知其爲明經之士。其僉憲淮西也，以項氏《易玩辭》足補程朱之遺，諗於集也，序其說而刻之。自南行臺而貳閩憲也，以爲閩在山海之間，豈無名家舊學，諮詢之暇，思有以表章之。予因及鄭氏之《詩》，即使錄以來示，且曰：果可傳也，略爲我序之。故著其說如此。又曰：求諸鄭氏之子孫，夾漈之手筆猶有書五十餘種。故御史中丞馬公伯庸延祐末奉旨閱海貨於泉南，觀於鄭氏，得十數種以去，將刻而傳之。馬公別釐清要，出入臺省，席不暇暖，未及其志而歿。泰定中，故太史齊公履謙

奉使宣撫治閩，亦取十餘種，將刻而傳之。太史還朝，不一二年而歿，亦不克如其志。二家皆有子弟，安知無能承其先志者乎。吾聞閩人刻書摹印，成市成邑，散布中外，極乎四海，其間亦有繆妄未經論定、在所當禁者。觀風使者得以正之，而移其工力於博洽有用之說，則在於今日矣。」

周氏^孚《非鄭樵詩辨妄》

一卷。

存。

孚自序曰：「古之教人者未嘗有訓詁也，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自聖人沒而異端起，先儒急於警天下之方悟者，故即六經之書而

訓詁之，雖其教與古異，而意則一也。自漢以來，六經之綱維具矣，學者世相傳守之，雖聖人起，未易廢也。而鄭子乃欲盡廢之，此予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故撮其害理之甚者見於予書，而其為詩之義則有先儒之傳在。嗚呼！聚訟之學，古人惡之，安知不有以是規予者哉？然予之所不暇恤也。於是總而次之，凡四十二事，為一卷。」

顧湄曰：「周孚，字信道，濟北人，居京口。淳熙初，真州學教授。自號蠹齋。」

王氏質《詩總聞》

《宋志》：二十卷。

存。

陳振孫曰：「質自序云：『研精覃思於此

幾三十年。』其書有『聞音』，謂音韻；『聞訓』，謂字義；『聞章』，謂分段；『聞句』，謂句讀；『聞字』，謂字畫；『聞物』，謂鳥獸草木；『聞用』，謂凡器物；『聞跡』，謂凡在處，山川土壤、州縣鄉落之類；『聞事』，謂凡事類；『聞人』，謂凡人姓號。共十聞，每篇為『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等。其說多出新意，不循舊傳。」

陳日強跋曰：「右雪山王先生《詩說》二十卷。其家櫝藏且五十年，未有發揮之者。臨川貳車國正韓公攝守是邦，慨念前輩著述不可湮沒，迺從其孫宗旦求此書，鋟梓以廣其傳。命工經始，而日強分符此來，公餘因取讀之。其刪除《詩序》，實與文公朱先生合，至於以意逆志，自成一家，真能寤寐詩人之意於千載之上，斯

可謂之窮經矣。趨使鑱刻，凡三閱月而後竣事。使斯文顯行於世，後學之幸也。」

陸深曰：「王景文《詩總聞》頗與朱《傳》不合，然多前人所未發。」

晁氏公武《毛詩詁訓傳》

《宋志》：二十卷。

佚。

程氏大昌《詩議》

一卷。

存。

大昌自序曰：「三代以下，儒者孰不談經，而獨尊信漢說者，意其近古，或有所

本也。若夫古語之可以證經者遠在六經未作之前，而經文之在古簡者親預聖人援證之數，則其審的可據，豈不愈於或有師承者哉！而世人苟循習傳之舊，無能以其所當據而格其所不當據，是敢於違背古聖人而不敢於是正漢儒也。嗚呼！此《詩議》之所爲作也。」

陸元輔曰：「程氏《詩議》十七篇：一論古有二《南》而無《國風》之名；二論《南》、《雅》、《頌》爲樂詩，諸國爲徒詩；三論《南》、《雅》、《頌》之爲樂無疑；四論四始品目；五論《國風》之名出於《左》、《荀》；六證《左》、《荀》創標《風》名之誤；七論逸詩有《豳》雅、《豳》頌而無《豳》風，以證《風》不得抗《雅》；八論豳詩非《七月》；九辯《詩序》不出子夏；十辯《小序》綴語出於衛宏；十一辯《序》不可廢；十二據

季札序《詩》篇次知無《風》名；十三論《毛詩》有古《序》，所以勝於三家；十四論采詩、序詩因乎其地；十五論《南》為樂名；十六論《關雎》為文王詩；十七論詩樂及商、魯二《頌》。唐應德稱其文義蔚然，繹其論議，洵多獨得之見。然《風》、《雅》、《頌》之名，《周禮》、《左傳》、《荀子》有之，季札亦言之，而程氏必謂有二《南》而無《國風》，憑臆妄決，無所稱據，亦難乎免於穿鑿之譏矣。」

毛奇齡曰：「程大昌謂《詩》有《南》無《國風》，此不然。《樂記》曰：『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表記》引《國風》曰『我躬不閱，皇恤我後』，又引《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此不稱《國風》而何？」

鄭氏諤《毛詩解義》

《宋志》：三十卷。

佚。

范氏處義《詩學》

《宋志》：一卷。

佚。

《解頤新語》

《宋志》：十四卷。

佚。

王應麟曰：「鼉鳴如鼓，《新經》之說也。《解頤新語》取之，鑿矣。」又曰：「晁景

迂《詩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爲《雅》與？《序》：『《魚麗》，可以告神明。』《雅》其爲《頌》與？」《解頤新語》亦云：「文王之《風》終於《騶虞》，《序》以爲「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王之《雅》終於《魚麗》，《序》以爲「可告神明」，則近於《頌》矣。」

《詩補傳》

《宋志》：三十卷。

存。

逸齋自序曰：「經以經世爲義，傳以傳業爲名。毛氏《詩》謂之《詁訓傳》，故於詁訓則詳，於文義則略。韓氏有《外傳》，乃依倣《左氏》、《國語》，非《詩》傳也。惟《詩傳》，^①先儒比之《易·繫辭》，謂之《詩

大傳》。近世諸儒或爲小傳、集說、疏義、注記、類說、論解，^②其名不一，既於詁訓文義互有得失，其不通者輒欲廢《序》以就已說，學者病之。《補傳》之作，以《詩序》爲據，兼取諸家之長，揆之情性，參之物理，以平易求古詩人之意。文義有闕，補以六經、史傳；詁訓有闕，補以《說文》。篇韻異同者一之，隱奧者明之，窒礙者通之，乖離者合之，謬誤者正之，曼衍者削之，而意之所自得者亦錯出其間。《補傳》大略如此。或曰：《詩序》可盡信乎？曰：聖人刪《詩》定《書》，《詩序》猶《書序》也，獨可廢乎！況《詩序》有聖人

①「傳」，據范處義《逸齋詩補傳·序》（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經解》本），當作「序」。

②「集說」，據《逸齋詩補傳·序》，當作「集傳」。

爲之潤色者，如《都人士》之《序》，記《禮》者以爲夫子之言，《賁》之《序》與《論語》合，《孔叢子》所記夫子讀二《南》及《柏舟》諸篇，其說皆與今《序》義相應。以是知《詩序》嘗經聖人筆削之手，不然則取諸聖人之遺言也。故不敢廢《詩序》者，信六經也，尊聖人也。若夫聞見單淺，古書之存於世者力不能盡得，未敢以今日之言爲然。博雅君子儻嗣而修之，使《詩》之一經無所闕疑，不亦善乎！」

按：《詩補傳》抄本但題逸齋，而不著名。攷《宋·藝文志》有范處義《詩補傳》三十卷，卷數與逸齋本相符，西亭王孫《聚樂堂目》直書處義名，當有證據。處義，金華人，紹興中登張孝祥榜進士。

趙氏敦臨《詩說》

佚。

李氏燾《詩譜》

《宋志》：三卷。

佚。

余氏端禮《毛詩說略》

佚。

羅氏維藩《詩解》

二卷。

佚。

楊萬里志墓曰：「羅价卿，諱維藩，廬陵人。擢進士第，授迪功郎，^①南雄州保昌縣尉，陞從政郎。著《詩解》二卷。」

王氏大寶《詩解》

佚。

張氏淑堅《詩解》

佚。

黃氏邦彥《毛詩講義》

《宋志》：三卷。

佚。

林氏岳《毛詩講義》

《宋志》：五卷。

佚。

胡氏維寧《詩集善》^②

佚。

謝氏諤《詩解》

二十卷。

^①「郎」，原無，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楊萬里《誠齋集》（《四部叢刊初編》影宋鈔本）卷一二九補。

^②此條上，原空缺三行，今刪。

佚。

潘氏^{好古}《詩說》

佚。

呂祖謙作墓志曰：「好古字敬修，一字伯御，松陽人。喜著書，有《詩》《春秋》《語》《孟》《中庸說》，合五十一卷。」

吳氏曾《毛詩辨疑》

佚。

《撫州府志》：「吳曾，字虎臣，崇仁人。高宗時以獻書得官，累遷至吏部郎中。孝宗朝，出知嚴州致仕。」

陳氏^{知柔}《詩聲譜》

二卷。

佚。

黃氏度《詩說》

《宋志》：三十卷。

未見。

葉適序曰：「往年徐居厚言文叔蚤爲諸經解，書略具矣，時公未四十也。頃歲每有學者自金陵至，言公常用《周禮注疏》與王氏《新經》參論，夜率踰丙，晝漏未上，輒叩門曰『已悟』。於是公七十五矣。嗚呼！斯可謂以學始終歟！公既歿，始得其《詩說》三十卷。自文字以來，

《詩》最先立教，而文、武、周公用之尤詳。以其治考之，人和之感至於與天同德者，蓋已教之《詩》，性情益明，而既明之性情，詩歌不異故也。及教衰性蔽，而《雅》、《頌》已先息，又甚則風謠亦盡矣。雖其遺餘猶髣髴未泯，而霸強迭勝，舊國守文，僅或求之人之材品高下與其識慮所至，時或驗之。然性情愈昏惑，而各意爲之說，形摘裂以從所近，^①則《詩》安得復興，而宜其遂亡也哉。況執秦漢之殘書而徒以訓義相宗者乎！公於《詩》，尊《序》倫紀，致忠達敬，^②篤信古文，旁錄衆善，博厚慘怛而無迂重之累，輯緒悠久而有新美，^③仁政舉而應事膚銳，王制定而隨時張弛。然則性情不蔽，而《詩》之教可以復明，公其有志於是歟！按《易》有程，《春秋》有胡，而《詩》集傳之善者亦數

家，大抵欲收拾群義，酌其中平，以存世教矣，未知性情何如爾。今公之書既將並行，讀者誠思其教存而性明、性明而《詩》復，則庶幾得之。不然，非余所知也。」

馬氏和之《毛詩圖》

闕。

夏文彥曰：「馬和之，錢唐人。紹興中登第。善畫人物、山水，倣吳裝，筆法飄逸，務去華藻，自成一派。高、孝兩朝深重其

① 「形」下，葉適《水心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初編》影明黑口本）卷十二有「似」字。

② 「達」，原作「遠」，據四庫本、蒼要本、《補正》、《水心先生文集》卷十二改。

③ 「新美」下，《水心先生文集》卷十二有「之益」二字。

畫，每書《毛詩》三百篇，令和之圖寫。官至工部侍郎。」

文徵明曰：「思陵尤愛馬和之畫，每書《毛詩》，虛其後，令和之爲圖。」

汪珂玉曰：「馬和之《毛詩圖》，《衛風·鶉奔》章不寫宣姜妖事，但寫鶉雀奔疆，樹石動合程法，覽之冲然，由其胸中自有風雅也。《定中圖》登丘相度，得文公營徙之狀，子來趨事，得國人悅服之象，其蒼莽攸鬱則『樹之榛栗，椅桐梓漆』也，定宿在中，於以作室，可想見矣。《干旄圖》子子干旄建於車後，兩服兩驂而維之，正見衛大夫見賢之勤，而彼姝者子罄折且前，是欲以畀之之氣象耳，衣褶作馬蝗描古法。《載馳圖》以許穆公本無唁衛事，故不作驅馬悠悠，惟指其憂心焉而已，乃猶作許大夫來告，則以是夫人意中事，故

不妨象外摹寫，落筆飄逸，仿吳裝法也。四冊，藏項又新家。」

按：馬和之《毛詩圖》流傳於世者，有《關雎》、《葛覃》、《螽斯》、《桃夭》、《漢廣》、《采芣》、《草蟲》、《采蘋》、《甘棠》、《騶虞》、《北風》、《鶉之奔奔》、《定之方中》、《干旄》、《載馳》、《淇澳》、《考槃》、《木瓜》、《伐檀》、《蒹葭》、《晨風》、《衡門》、《鳴鳩》、《九罭》、《鹿鳴》、《常棣》、《天保》、《采薇》、《蓼蕭》、《采芣》、《鴻雁》、《沔水》、《鶴鳴》、《白駒》、《黃鳥》、《斯干》、《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谷風》、《蓼莪》、《大東》、《四月》、《北山》、《小

明》、《鼓鐘》、《信南山》、《大田》、
《桑扈》、《鴛鴦》、《魚藻》、《隰桑》、
《白華》、《杻樸》、《旱麓》、《靈臺》、
《雲漢》、《崧高》、《韓奕》、《江漢》、
《振鷺》、《豐年》、《潛》、《酌》、《駉》
諸篇，然多係摹本，真蹟罕存矣。

經義考卷一百六終

弟子婁縣張起麟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七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詩十

楊氏簡《詩解》

佚。

簡自序曰：「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

之，曰思無邪。」又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易》、《詩》、《書》、《禮》、《樂》、《春秋》，其文則六，其道則一，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嗚呼至哉！至道在心，奚必遠求。人心自善，自正，自無邪，自廣大，自神明，自無所不通。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變化云爲，興、觀、群、怨，孰非是心，孰非是正。人心本正，起而爲意而後昏。不起不昏，直而達之，則《關雎》「求淑女以事君子」，本心也；《鵲巢》「昏禮，

天地之大義」，本心也；《柏舟》「憂鬱而不失其正」，^①本心也；《鄘·柏舟》「之矢言靡他」，^②本心也。由是心而品節焉，《禮》也；其和樂，《樂》也；得失吉凶，《易》也；是非，《春秋》也；達之於政事，《書》也。迹夫動乎意而昏，^③昏而困，困而學。學者取三百篇中之詩而歌之、詠之，其本有之善心亦未始不興起也。^④善心雖興，而不自知、不自信者矣，^⑤舍平常而求深遠，舍我所自有而求諸彼。學者有自信其本有也學禮焉，^⑥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我所自有而不可亂也，是謂立。至於緝熙純一，粹然和樂，不勉而中，無爲而成，雖學有三者之序，而心無三者之異。知吾心所自有之六經，則無所不一，無所不通。有所感興而曲折萬變可也，有所觀於萬物不可勝窮之形色

可也，相與群居相親相愛、相臨相治可也，爲哀、爲樂、爲喜、爲怒、爲怨可也，邇事父可也，遠事君可也，授之以政可也，使於四方可也。無所不通，無所不一，是謂不面牆；有所不通，有所不一，則阻則隔。道無二道，正無二正。獨曰《周南》、《召南》者，自其首篇言之，亦其不雜者。毛公之學，自謂本諸子夏，而孔子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蓋謂子夏。又曾子數子夏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

①「正」，原無，據楊簡《慈湖遺書》卷一補。

②「之矢言靡他」，據《毛詩正義》卷三，當作「之死矢靡他」。

③「迹」，據《慈湖遺書》卷一，當作「逮」。

④「心」，原作「之」，據薈要本、《慈湖遺書》卷一改。

⑤「者」下，據《慈湖遺書》卷一，當有「多」字。

⑥「也」，《慈湖遺書》卷一作「而」。

疑女於夫子，^①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夫子夏之胸中若是，其學可以弗問而知。而況於子夏初未嘗有章句，徒傳其說，轉而至於毛乎？齊、魯《詩》今亡，韓有其說。韓與毛亦有善者，今間取焉。」

樓鑰曰：「敬仲《詩解》發明無邪之思，謂古說難盡信，雖載之《左傳》者亦不可據，《爾雅》亦多誤，《大學》所引亦有牽合，《詩序》多失經意，《釋文》多好異音，詩人諷詠或有戾於事實，制度名數不盡合於禮典。如此類未易概舉，皆前輩所未發。」

按：《慈湖詩解》不傳，亡其卷目。當日樓大防遺書論辨，存其說於《攻媿集》中，《葛覃》、《鵲巢》、《簡兮》、《氓》、《兔爰》、《摯兮》、《出其

東門》、《候人》、《七月》、《東山》、《狼跋》、《棠棣》、《六月》、《車攻》、《吉日》、《庭燎》、《斯干》、《小旻》、《小宛》、《何人斯》、《巷伯》、《北山》凡二十二條，要之不取《小序》者。其於「聊樂我員」，謂「員」是姓，大防非之，以「員」本彭城劉氏奔魏，自比伍員，更姓，古無此姓，員乃語助辭。則其解亦太穿鑿矣。

薛氏季宣《反古詩說》作「詩性情說」。

佚。

季宣自序曰：「紹興己卯冬，走初本之

①「民」，原作「上」，據蒼要本、《補正》、《慈湖遺書》卷一改。

《詩序》述廣序。越四歲，癸未，解官自東鄂，始因其說而次第之，名之《反古詩說》。或者尤之曰：「《詩》古無說。今子盡掇先儒之說而自爲之說，真古之遺說乎？抑亦未能脫於胸臆之私乎？」曰：「固也古之無《詩》說也。三百五篇之義，《詩序》備矣。由七十子之徒沒，經教汨於異端，高、魯、毛、韓家自爲說。^①《凱風》之義，自孟軻氏已失其傳，由孟軻而來，於今已一千祀矣。^②今之說而謂之古，宜未免乎胸臆之私。人之性情，古猶今也，可以今不如古乎？求之於心，本之於《序》，是猶古之道也，先儒於此何加焉！棄《序》而概之，先儒宜今之不如古也，反古之說，於是以戾。然則反古之道又何疑爲？莊姜之詩不云乎：『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言志同也。志同而事，

則古今一道爾。天命之謂性，庸有二理哉！是則《反古詩說》未爲戾已。《記》有之曰：「人莫知苗之碩，莫知子之惡。」言蔽物也，有己而蔽於物，則古人情性與今先儒之說，^③未知其能通。^④信能復性之初，得心之正，^⑤豁蔽以明物，因詩以求《序》，則反古之說，其殆庶幾乎。」^⑥

①「高」，據薛季宣《浪語集》（清光緒瑞安孫氏《永嘉叢書》本）卷三十，當作「齊」。

②「今已一千」，《浪語集》卷三十作「今又二千」。

③「人」，《浪語集》卷三十作「之」。

④「能通」下，舊要本有「否也」二字。「能」，《浪語集》卷三十作「孰」。

⑤「得」上，原空二格，四庫本作「以自」，據舊要本、《浪語集》卷三十刪。

⑥「殆」，原作「始」，據四庫本、舊要本、《浪語集》卷三十改。

陳氏傳良《毛詩解詁》

二十卷。

佚。

葉紹翁曰：「考亭先生晚注《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偷期之所。止齋陳氏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先生辨。考亭微知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答以：『公近與陸子靜互辨無極，又與陳同甫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注《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爲舉子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滋朱之辨也。今止齋《詩》傳方行於世。」

陳埴曰：「止齋以檜亡爲東周之始，曹亡爲春秋之終，聖人繫曹、檜之詩於《國風》之末，即其思周道、思治之語，爲傷無王無霸之驗。愚謂周之東遷，豈專關於一檜之亡？而春秋之終，豈專係於一曹之亡？止齋之言，或以無王無霸之時，惟小國滅亡最先，故小國思患最切。是以聖人繫《詩》、作《春秋》，每於小國觀世變，非謂由此二國致禍也。」

呂氏祖謙《家塾讀詩記》

《宋志》：三十二卷。

存。

朱子序曰：「《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

毛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爲作疏義，因譌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出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見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爲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絜領持綱，首尾兼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

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真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群、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爲「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覆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嗚呼！伯恭父已矣。熹之衰頹汨沒，^①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將爲版本以傳永

①「頹」，原重文，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呂氏家塾讀詩記》（《四部叢刊續編》影宋本）卷首朱序刪。

久，且以書屬熹叙之。熹不得辭也，迺略爲之說，因併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

魏了翁後序曰：「予昔東游，聞諸友朋曰東萊呂公嘗讀書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若凝然以思，由是雖於僮僕間亦未嘗有厲聲疾呼，是知前輩講學大要，惟在切己省察，以克其偏，非以資口耳也。蓋不寧惟是，今觀其所編《讀詩記》，於其處人道之常者，固有以得其性情之正，其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則又不待言而知。至於處乎人之不幸者，其言發乎憂思哀怨之中，則必有以考其性情，參總衆說，凡以厚於美化者，尤切切致意焉。姑以一義言之：《考槃》、《小宛》，臣之不得於其君者也，曰『獨寐寤言』，^①永矢勿諼」，^②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小

弁》、《凱風》，子之不得於其親者也，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燕燕》、《谷風》，婦之不得於其夫者也，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曰『不念昔者，伊余來暨』。^③《終風》之子諠浪笑傲，而母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柏舟》之兄弟不可以據，而不遇者則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何人斯》之友其心孔難，^④而遭說者則曰『及爾如貫』，^⑤

① 「寐寤」，原作「寤寐」，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十一、《毛詩正義》卷三改。

② 「勿」，據《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十一、《毛詩正義》卷三，當作「弗」。

③ 「暨」，據《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十一、《毛詩正義》卷二，當作「暨」。

④ 「何人斯」，原作「何斯人」，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十一改。

⑤ 「說」，薈要本作「讒」。

諒不我知」。嗚呼！其忠厚和平，優柔

肫切，怨而不怒也；其待人輕約，責己重周，仁而不伎也。蓋不曰是亦不可以已也，是不殆於棄言也。凡以天理、民彝自有不可者，吾知盡吾分焉耳已。使其由此悔悟，幡然惟善道之歸，則固我所欲也；不我以也，我固若是小丈夫哉？悻悻然忿伎鄙吝，發於辭色，去之惟恐不急也。雖然，是特詩中一義耳，而是義也，觸類以長之，又不止是。今東萊於此皆已反覆究圖，^①所以爲學者求端用力之要，深切著明已矣。誠能味其所以言而有以反求於己，如荀卿氏所謂「爲其人以思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者，殆將怡然泮然以盡得於興、觀、群、怨之言，而歆動鼓舞有不能已已者矣。某非能之，方將願學，因眉山賀春卿欲刻此書以廣其傳，而

屬余序之，姑以所聞見識，謂末自今或有進焉，^②則斯序也猶在所削。」

陳振孫曰：「博采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剪截貫穿如出一手。己意有所發明，則別出之。《詩》學之詳正，未有逾於此書者也。然自《公劉》以後，編纂已備，而條例未竟，學者惜之。」^③

黃佐曰：「呂氏《讀詩記》最爲精確，第專主《小序》，與《集傳》不同，然朱子序之，其推遜之也至矣。」

陸欽序曰：「予嘗讀呂氏《讀書記》、《大

①「究」，原作「定」，據薈要本、《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十一改。

②「謂」，四庫本、薈要本作「諸」，則「諸末」二字當屬上。「今」，原作「人」，據四庫本、薈要本、《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十一改。

③「學」上，原空一格，據薈要本、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刪。

事記》，未睹《讀詩記》也。近得宋本於友人豐存叔，讀而愛之。其書宗毛氏以立訓，考注疏以纂言。剪綴諸家，如出一手，有司馬子長貫穿之妙；研精殫歲，融會渙釋，有杜元凱真積之悟；緣物醜類，辨名正義，有鄭漁仲考據之精。茲余之所甚愛焉。迺柱史應臺傅公刻於南昌郡，刻成，或問予曰：「今《詩》學宗朱氏《集傳》矣，刻呂氏何居？」余應曰：「子謂朱、呂異說，懼學者之多岐耶？夫三百篇微詞奧義，邈哉遐矣！齊、魯、毛、韓譬則蹊徑之始分也，其適則同也；《注疏》所由以適也，譬則轍也；朱氏、呂氏蓋灼迷而導諸往也，譬則炬與幟也。呂宗毛氏，朱取三家，固各有攸指矣，安得宗朱而盡棄呂耶？朱說《記》采之，呂說《傳》亦采之，二子蓋同志友也，非若夫立

異說以求勝也。善學者審異以致同，不善學者反同以求異。是故刻呂氏以存毛翼朱，求合經以致同而已矣。」雖然，余於是竊疑焉。三家之《詩》，唐人已失其傳，雖有存焉者，譌矣；《毛詩》固未嘗亡也。後世經生，尋墜緒之三家不啻珠璧，棄未亡之毛氏直如弁履，何哉？毛氏行而三家廢，君子既已惜之；《集傳》出而毛氏之學寢微，又奚爲莫之慨也？夫去近古者，言雖蹟而似真；離聖遠者，說雖詳而易淆。故曰：「豕尺雖斷，可定鐘律。」毛氏殆未可輕訾也。或曰：「然則將盡信毛氏，可乎？」曰：「余觀其釋《鴟鴞》合《金縢》，釋《北山》，《蒸民》合《孟子》，《昊天》合《國語》，《碩人》，《清人》，《黃鳥》，《皇矣》合《左傳》，《由庚》諸篇合《儀禮》，其可尊信，視三家獨多。故呂氏之

言曰：「《毛詩》與經傳合，最得其真。」朱子亦曰：「其從來也遠，有傳據證驗不可廢者。」是則刻呂氏以存毛翼朱，求合經以致同而已矣。」呂氏凡二十二卷，乃《公劉》以後編纂未就，其門人續成之，茲又斯文之遺憾云。」

顧起元序曰：「東萊先生呂成公《讀詩記》，舊南雍、蜀省皆有刻，歲久夷漫，罕行於世。余家有藏本，南考功陳君取而諷焉，謀於寮蘇君、程君授諸梓。既成，屬余以序。余維國家功令，立《詩》學宮，士所受以紫陽《集傳》爲宗，一切古注疏罷勿肄。故成公所記，雖學士大夫心知好之，而不獲與紫陽偶。余間嘗反覆研味，參諸往志，得其說與文公異者凡有四焉：文公取夾漈鄭氏詆譏《小序》之說，多斥毛、鄭而以己意爲之序，成公則專用

《小序》，且謂《毛詩》率與經傳合，爲獨得其真，其異一也；文公釋「思無邪」，謂勸善懲惡，究乃歸正，非作詩之人皆無邪，成公則直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云耳，其異二也；文公以《桑中》、《溱洧》即是鄭、衛，二《雅》乃名爲雅，成公則謂二詩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聖人固已放之，其異三也；文公以二《南》房中之樂，正大、小《雅》朝廷之樂，《商頌》、《周頌》宗廟之樂，《桑中》、《溱洧》之倫不可以薦鬼神、御賓客，成公則謂凡《詩》皆雅樂也，祭祀聘享皆用之，惟桑、濮鄭、衛之音，乃世俗所用，元不列於三百篇數，其異四也。余又嘗因此攷之，而覺成公之說長。《詩序》自毛萇、鄭玄、沈重、蕭統皆以爲

子夏作；韓文公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①疑漢儒所附托；伊川斷以《小序》作於當時國史，而《大序》非聖人不能；程大昌又辨《小序》古序也，兩語外續而申之，依范曄迺衛宏所綴。諸說紛紛，迄無定論。然《詩》之有《序》也，猶聽訟之有證驗也。證驗必於其人與世之近者求之，以毛氏之源流子夏，貫穿先秦古書，自河間獻王已深知其精者，猶不足信，今用己見踰度《靜女》、《采芣》諸詩爲若後世《子夜》之歌、估客之樂者，鄭樵、章俊卿之論，是且奚據哉！有善有惡，詩詞固爾。作者之志非美善則刺惡，何邪之有？故均一淫佚之辭也，書奔者之思則邪，書刺奔者之思則正。今第以辭而邪之，則《叔于田》本刺鄭莊也，而辭乃愛段；《揚之水》本刺晉昭也，而辭乃戴武。

是直爲後世美新勸晉之嚆矢矣，聖人奚取焉，迺存之爲亂賊口實哉？《漢志》載衛地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亟聚會，聲色生焉。近代博南、新鄭著錄言『鄭聲淫』者，謂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是以《樂記》曰：『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夫聲與辭，其分固已晰矣。《青衿》安知非以刺學，《風雨》安知非以思賢，《有女同車》安知非以刺婚，《遵大路》安知非以留君子，而必以爲淫昏不檢之人自道其謔浪啁哳之語乎！聖人所刪者又何等篇，曾是斥穢登良迺慙實此也？《左氏》記季札之觀樂也，所歌者《邶》、《鄘》、《鄭》、《衛》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

①「有不一，原作『不有』，據四庫本乙正。」

邪所用，周樂惡得有之？魯之樂工又何自取異國淫邪之辭，肄之於《韶》、《夏》、《濩》、《武》間也？且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蠡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摯兮》。皆見美於叔向、趙孟、韓起，然則《鄭》詩未嘗不可施於燕享。假令盡爲淫奔所作，豈有兩國君、卿大夫相見，乃自歌其里巷狹邪之淫辭，以黷媒俎豆，下伍伶譚者哉？必不然矣。蓋徧攷宋儒方回、馬端臨輩所論著，錯以古今諸賢之言，二書異同較若指掌，而成公之說，其理似有不可廢者。士君子生千載之後，讀古人書，政自未易，《詩》又多微辭，尤難臆決，要在衷諸理而是，質諸心而安耳。苟其有得

於心與理，即瓌語稗說，持之有故，猶不可棄，況於賢人君子之言、重席解頤之論，^①確有師承，可俟百世而不惑者哉？然則讀文公《集傳》者，於成公所記惡可忽諸！抑又聞揚雄有言：「嘒嘒之學，各習其師。」范曄亦云：「書理無二，義歸有宗。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夫攷正亡逸、稽覈異同，使積滯群疑渙然冰釋，固通經博古者之大快也。余故詳次昔人所評，爲讀二家《詩》備折衷焉。」

項氏安世《毛詩前說》

《宋志》：一卷。

① 上「之」字，原無，據薈要本補。

佚。

陳振孫曰：「攷定《風》、《雅》篇次而爲之說。其曰『前說』者，末年之論有少不同故也。」

《詩解》

《宋志》：二十卷。

佚。

唐氏仲友《詩解》

佚。

戚雄曰：「唐說齋讀經，於《詩》最有發明。如以《碩鼠》爲愛君之至，真有精思卓識。」

經義考卷一百七終

弟子高郵吳世燾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八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詩十一

朱子熹《毛詩集傳》

《宋志》：二十卷。

存。

朱子自序曰：「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

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寢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

特舉其籍而討論之，^①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過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生之《風》者於此乎變矣。若夫

《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憫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也。《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咏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

①「特」，原作「時」，據薈要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改。

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

陳文蔚曰：「先生於《詩》，去《小序》之亂經，得詩人吟咏性情之意。」

陳振孫曰：「以大、小《序》自爲一編，而辨其是非。其序《呂氏讀詩記》，自謂少年淺陋之說，久而知其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今江西所刻晚年本，得於南康胡泳伯量，校之建安本，更定幾什一云。」

郝經序曰：「古之爲《詩》也，歌誦絃舞，斷章爲賦而已矣。傳其義者則口授，傳注之學未有也。秦焚《詩》、《書》以愚黔首，三代之學幾於墜沒。漢興，諸儒掇拾灰燼，墾荒闢原，續六經之絕緒，於是傳注之學興焉。秦焚《詩》、《書》尤重，故傳

之者鮮。《書》則僅有濟南伏生，《詩》之所見、所聞、所傳聞者頗爲加多，有齊、魯、毛、韓四家而已。而源遠末分，師異學異，更相矛盾，如《關雎》一篇，齊、魯、韓氏以爲康王政衰之詩，毛氏則謂「后妃之德，風之始」。蓋毛氏之學規模正大，有三代儒者之風，非三家所及也。卒之三家之說不行，《毛詩》之《詁訓傳》獨行於世，惜其闕略簡古，不竟其說，使後人得以紛更之也。故滋蔓於鄭氏之箋，雖則云勤，而義猶未備；總萃於孔氏之疏，雖則云備，而理猶未明。嗚呼！《詩》者，聖人所以□天下之書也，^①其義大矣。性情之正，義理之萃，已發之中，中節之和也。文、武、周、召之遺烈，治亂之本

①「□」，據《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十，當作「泰」。

原，王政之大綱，中聲之所止也。天人相與之際，物欲相錯之間，欣應翕合，純而無間，先王以之審情僞，在治忽，事鬼神、贊化育、奠天位而全天德者也。觀民設教，閑邪存誠，聖之功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聖之用也。正適於變，變適於正，《易》之象也。美而稱誦，刺而譏貶，《春秋》之義也。故《詩》之爲義，根於天道，著於人心，膏於肌膚，藏於骨髓，厯澤渥浸，浹於萬世。雖火於秦，而在人心者未嘗火之也。顧豈崎嶇訓辭，鳥獸蟲魚草木之名，拘拘屑屑而得盡之哉！而有司設規，父師垂訓，莫敢誰何。以及於宋，歐陽子始爲圖說，出二氏之區域，蘇氏、王氏父子繼踵馳說，河南程氏、橫渠張氏、西都邵氏遠探力窮而張皇之。逮夫東萊呂伯恭父，集諸家之說爲《讀詩

記》，未成而卒。時晦庵先生方收伊洛之橫瀾，折聖學而歸衷，集傳注之大成，乃爲《詩》作傳，近出己意，遠規漢唐，復《風》、《雅》之正，端刺美之本，糞訓詁之弊，定章句音韻之短長舛舛，辨大、小《序》之重複，而三百篇之微意，思無邪之一言，煥乎白日之正中也。其自序則自孔孟及宋諸公格言具載之，毛、鄭以下不論，其旨微矣。是書行於江漢之間久矣，而北方之學者未之聞也。大行臺尚書田侯得善本，命工板行，以傳永久。書走保下，屬經爲序。經喜於文公之《傳》之行與學者之幸，且嘉侯用心之仁，故推本論著以冠諸端。」

朱升曰：「朱子之於《詩》也，本歐陽氏之旨而去《序》文，明吳才老之說而叶音韻，以《周禮》之六義三經而三緯之，賦、比、

興各得其所，可謂無憾也已。」

王偉曰：「朱子《集傳》，其訓詁多用毛、鄭，而叶韻則本吳才老之說。其釋諸經，自謂於《詩》獨無遺憾。當時東萊呂氏有《讀詩記》，最爲精密，朱子實兼取之。」

何喬新曰：「宋歐陽氏、王氏、蘇氏、呂氏於《詩》皆有訓釋，雖各有發明，而未能無遺憾。自朱子之《傳》出，三百篇之旨粲然復明。」

桂萼曰：「《詩集傳》極詳，然其間制度名物，不讀《注疏》，無由而知。當時朱子傳經，一本《注疏》之訓釋，但以諸儒解經太詳，不免穿鑿而失其本意，於是取而傳焉，以求作者之志。不謂後之學者遂廢《注疏》而不觀。試舉一二：如「三事就緒」，朱《傳》取鄭司農「三農之事」訓之，後人不考，遂以孟子所謂上、中、下農之

說別處下方，不知本《周禮》「三農生九穀」注中所謂高原、下隰、平陽之農爾；又如《閼宮》注中「礱密」之說，讀《詩》者或以結構之密當之，豈不可笑。」

尤侗曰：「《詩》三百，以思無邪蔽之，安有盡收淫詞之理？即《詩》有美刺，以爲刺淫可矣，不應取淫人自作之詩也。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六卿餞韓宣子，子驥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擗兮》。此六詩者，皆朱子之所爲淫奔之辭也，然叔向、趙武、韓起莫不善之，以鄭人稱《鄭》詩，豈自暴其醜乎？近高忠憲講學東林，有執《木瓜》詩問難者，謂：「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其中並無男女字，何以知其爲淫奔？」坐皆默然，

惟蕭山來風季曰：「即有男女字，亦何必淫奔？」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明明有美人字，然不爲淫奔也。」言未既，有拂然而起者曰：「美人固通稱，若「彼狡童兮」，得不以爲淫奔否？」曰：「亦何必淫奔，子不讀箕子《麥秀歌》乎？」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箕子所謂受辛也。受辛，君也，而狡童之，誰曰狡童淫者也？」忠憲遽起，揖曰：「先生言是也。」吾不知朱子聞之以爲何如。」

朱氏鑑《文公詩傳遺說》

六卷。

存。

鑑後序曰：「先文公《詩集傳》，豫章、長

沙、后山皆有本，而后山讎校爲最精。第初脫藁時，音訓間有未備，刻版已竟，不容增益，欲著補脫，終弗克就，未免仍用舊版葺爲全書，補綴贗那，久將漫漶。謁來富川，郡事餘暇，輒取家本親加是正，刻實學宮，以傳永久。抑鑑昔在侍旁，每見學者相與講論是書，凡一字之疑、一義之隱，反覆問答，切磋研究，必令心通意解而後已。今文集、《書問》、《語錄》所記載，無慮數十百條，彙次成編，題曰《遺說》。後之讀《詩》者能兼攷乎此而盡心焉，則無異於親承誨誘，可以得其意而無疑於其言矣。若《七月》、《斯干》二詩，書以遺丘子服者，尚可考見去取位實《小序》之法，因附於後。」

成德曰：「端平乙未，子明官承議郎、權知興國軍事所成也。子明有子浚，尚理

宗公主，官兩浙轉運使兼吏部侍郎。元兵入建寧，浚與公主走福州。知府王剛中以城降於阿剌罕，浚謂公主曰：「君帝室王姬，吾大儒世胄，不可辱人主。」^①夫婦仰藥死。小說或譏其作書與賈似道，稱萬拜，誠詆誣不足道也。」

輔氏廣《詩童子問》

二十卷。

存。

胡一中序曰：「《詩童子問》者，潛庵輔傳貽先生所著，羽翼朱子之《集傳》者也。自三百五篇穿鑿於《小序》、《傳》會於諸儒，六義之不明久矣。至朱子一正聖人之經，微詞奧旨昭若日星。先生親炙朱子之門，^②深造自得於問答之際，尊其師說，

退然弗敢自專，故謙之曰「童子問」。既具載《師友粹言》於前，復備論《詩序辨說》於後，俾讀《詩》者優柔聖經賢傳之趣，而鼓舞鳶飛魚躍之天，豈不大有功於彝倫也哉！曩於樵李聞士夫藏是書如至寶，傳是書如秘術，殊有負著述之本意。今閱建陽書市，至余君志安勤有堂昉得是書而鋟諸梓，且載文公《傳》於上，而附《童子問》於下，粲然明白，作而喜曰：昔私於家傳者，今公於天下後世矣，學者抑何幸焉！志安徽序其端，敢不再拜盥手而敬書之。」

王禕曰：「輔氏《童子問》，其說多補朱

①「主」，據朱鑑《詩傳遺說》（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經解》本）卷首納蘭成德序，當作「手」。

②「炙」，原作「灸」，據四庫本、薈要本改。

《傳》之未備。」

許氏奕《毛詩說》

《宋志》：三卷。

佚。

陳氏駿《毛詩筆義》

佚。

《閩書》：「陳駿，字敏仲。爲大冶丞，從游朱文公之門。」

孫氏調《詩口義》

五十卷。

佚。

劉氏燾《東宮詩解》

佚。

陸元輔曰：「建陽劉燾與弟炳皆朱子高弟，仕至工部尚書，謚文簡。著有《東宮詩解》。」

徐氏僑《讀詩記》

佚。

馮氏誠之《詩解》

二十卷。

佚。

黃氏樵《詩解》

二十卷。《總論》一卷。

存。

《閩書》：「樵字實夫，龍谿人。淳熙中以舍選人對，升進士丙科，調南劍教授，終宣教郎。」

林氏拱辰《詩傳》

佚。

《溫州府志》：「拱辰字巖起，平陽縣人。淳熙戊戌，武舉換文登第，歷廣東經略安撫使。有《詩傳》，刊於平江。」

舒氏璘《詩學發微》

佚。

《寧波府志》：「舒璘，字元質，奉化人。乾道中爲徽州教授，終宜州通判。淳祐中，謚文靖。」

高氏頤《詩集傳解》

三十卷。

佚。

《閩書》：「高頤，字元齡。慶元進士，知永州東安縣。」

陳氏^經《詩經講義》

佚。

楊氏^{泰之}《詩名物編》

十卷。

《詩類》

三卷。

俱佚。

時氏^{少章}《詩大義》、《贅說》

佚。

張氏^{孝直}《毛詩口義》

佚。

陳氏^謙《詩解詁》

佚。

王瓚曰：「宋乾道中永嘉陳謙益之撰。」

戴氏^溪《續讀詩記》^①

《宋志》：三卷。

未見。

① 「記」，原作「紀」，據薈要本、《補正》改。下三「記」字同。

陳振孫曰：「其書出於呂氏之後，謂呂氏於字訓章已悉而篇意未貫，故以『續記』爲名。其實自述己意，亦多不用《小序》。」

黃震曰：「南渡後，李迂仲集諸家《詩》爲之辨而去取之。南軒、東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視李氏爲徑。而東萊之《詩記》獨行，岷隱戴氏遂爲《續詩記》。」

戚雄曰：「戴岷隱謂《有狐》爲國人憫鰥夫，則表國人之仁心，固勝於彰寡婦之淫志；其謂《標有梅》父母之心也，『求我庶士』乃擇壻之辭。至哉言乎！恐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高氏元之《詩說》

《宋志》：一卷。

佚。

柴氏中行《詩講義》

佚。

李氏心傳《誦詩訓》

五卷。

佚。

趙氏汝談《詩注》

佚。

錢氏時《學詩管見》

佚。

王氏宗道《讀詩臆說》

十卷。

佚。

楊氏明復《詩學發微》

佚。

謝鐸曰：「《詩學發微》，楊明復著，今亡。」

張氏貴謨《詩說》

《宋志》：三十卷。

佚。

《括蒼彙記》：「張貴謨，字子智，遂昌人。由進士主吳縣簿，教授撫州，宰江山縣，官至朝議大夫。」

黃氏應春《詩說》

佚。

《寧波府志》：「黃應春，奉化人。嘉熙二年進士，官至朝散郎，知處州。著有《詩說》，內翰應憇、左史黃自然繳進，送監看詳，除國子學錄。」

陳氏寅《詩傳》

《宋志》：十卷。

佚。

史氏守道《詩略》

十卷。

佚。

《四川總志》：「史守道，字孟傳，眉州人。紹定進士，迪功郎。」

譚氏世選《毛詩傳》

二十卷。

佚。

陸元輔曰：「茶陵譚世選初以尚書獻策補官，凡五薦漕臺，三爲舉首。《詩傳》羽翼漢儒。」

劉氏應登《詩經訓注》

佚。

《江西通志》：「劉應登，字堯咨，安城人。景定間漕貢進士。宋社將危，隱居不仕。」

趙氏若燭《毛詩粗通》

佚。

韓氏謹《詩義解》

佚。

陸元輔曰：「晉江韓謹，字去華。以南海尉改宣義郎，除處州教授。著《詩》《禮義解》上之，召爲國子博士，遷廣南東路提舉學事。自巡尉未再期擁使節一方，前未有也。」

湯氏建《詩衍義》

佚。

陸元輔曰：「樂清人，字達可，學者稱藝堂先生。」

呂氏椿《詩直解》

佚。

韓氏惇《詩義解》

佚。

劉氏原《毛詩解》

佚。

《閩書》：「原字伯醇，建陽人。寶慶三年知江寧，以收李全功轉朝請大夫，知常州、衡州，移南劍州。學者稱靜齋先生。」

董氏夢程《詩訓釋》

佚。

謝氏升孫《詩義斷法》

佚。

《江西通志》：「謝升孫，南城人。舉進士，爲翰林編修官。朝士稱之曰南牕先生。」

王氏萬《詩說》

佚。

焦氏巽之《詩總》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八終

弟子武進錢名世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九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詩十二

魏氏了翁《毛詩要義》

《宋志》：二十卷。

未見。

錢氏文子《白石詩傳》

《宋志》：三十卷。^①

存。

魏了翁序曰：「古之言《詩》以見志者，載於《魯論》、《左傳》及《子思》、《孟子》諸書，與今之爲《詩》事實、文義、音韻、章句之不合者，蓋十六七。而貫融精粗，耦合事變，不啻自其口出。大抵作者本諸性情之正，而說者亦以發其性情之實，不拘拘於文辭也。自孔孟氏沒，遺言僅存，乃皆去籍焚書之餘，編殘簡脫，師異指殊，歷漢、魏、晉、隋，久而無所統一。上之人思所以救之，於是《尚書》存孔，三禮存鄭，《易》非王氏不宗，《春秋》惟優左、杜，《詩》專取毛、鄭。士豈無耳目肺腸，而不能以自信也，則寧倍往聖不刊之經，毋違

① 「三」，《宋史》卷二百二作「一」，據四庫本、薈要本，當作「一」。《補正》：「『三』當作『一』。」

時王所主之傳。所謂傳者，千百家中一人耳，而一時好尚，遂定爲學者之正鵠，佔畢訓故悉惟其意，違之則曰是非經指也。以他書且不可，況言《詩》乎？《詩》之專於毛、鄭，其來已久，舍是誠無所宗。然其間有淺闇拘迫之說，非皆毛、鄭之過。《序》文自一言而下，皆歷世講師因文起義、傳會穿鑿之說，乃敢與經文錯行，而人不以爲疑。毛傳簡要平實，無臆說，無改字，於《序》文無所與，猶足以存舊聞、開來哲。至鄭氏，惟《序》是信，則往往遷就迎合，傳以三禮，彼其於《詩》於《禮》文同而釋異，已且不能以自信也，而流及後世，則皆推之以爲不可遷之宗。迨我國朝之盛，然後歐、蘇、程、張諸儒昉以聖賢之意是正其說。人知末師之不可盡信，則相與辨《序》文，正古音，破改字

之謬，闢專門之隘，各有以自靖自獻。極於近世，呂成公集衆善、存異本，朱文公復古經、主叶韻，然後興觀群怨之旨可以吟咏體習，庶幾其無遺憾矣。永嘉錢公又併去講師增益之說，惟存《序》首一言，約文述指，篇爲一贊，凡舊說之涉乎矜己訕上、傷俗害倫者，皆在所不取，題曰《錢氏集傳》。又別爲《詁釋》，如《爾雅》類例者，使人便於習讀。始，公奉使成都，嘗出以視予。至是門人丁文伯黼起家守廬陵，將爲板行，而屬予題辭。嗚呼！聖人之經猶王室也，二牧、三監、九宗、五正相與同心僇力，黜其不衷，疆以周索，雖《匪風》、《下泉》之弱也，苟有是志，猶足以維持人心，況鉅人价藩，實翰王略。予懼不得與於執事，其何敢辭！錢公名文子，字文季，永嘉人。蚤以明經厲志有聲

庠序，仕至宗正少卿，學術行誼爲士人宗仰云。」

喬行簡序曰：「詩者，人心之所存，有感而後發者也。故《國風》、《雅》、《頌》莫非憂樂怨慕之所形見，言《詩》者必自夫治道之隆替、詩人之情性而索之，斯足以得其意而達其微。泥諸儒雜出之說，而無優柔自求之功，則其義隱矣。《小序》之於《詩》，其說固未必皆不然也，前輩之傳《詩》，乃有削去而不存者。今白石先生之《詩傳》，亦獨有取於篇首之一言，豈非前後講師各出己見，間不免於自相背戾，而適以紊亂詩人之意乎。士方人小學時，《詩》之與《序》混然於句讀誦習之初，彼固視之皆經也。迨夫稍通大義，《序》之說或主於內，且將牽合詩意以就之，此其爲《詩》之病痼矣。志於傳授解惑者，

苟不爲之拔其本根而去其所先入，安能使之以詩求《詩》而自有所得哉！此殆黜異尊經之意，故雖若失之易而不暇問也。至於他所發明，如世變之自興而趨廢，人情之懷舊而愴新，或致愛於君而引咎於己，或委順於天而無惡於人者，先生尤致意。然亦不過一章之中釋以數語，一篇之後贊以數辭，而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固已爲之煥然。善逆詩人之志者，豈必待辭費哉？行簡昔嘗從先生游，聽言論，如引岷江下三峽，滔滔乎其無涯也。今是書乃謹嚴簡要如此，則知先生之學自博而之約，歲殊而月異矣。同門湯尹程嘗爲余述先生病革時言，曰：『吾於《詩傳》，尚多欲有所更定。』又以見其用功之不已，所詣之益深也。先生姓錢氏，諱文子，字文季，永嘉人。人

太學，以兩優解褐，仕至宗正少卿。乾、淳諸老之後，歸然後學宗師。白石，其徒號之也。沒今二十餘年，司馬文正公之孫述自尚書郎出守永嘉，行簡知先生有是書而未廣也，又知郡太守之賢可屬以此，乃訪求於湯尹之姪時大，俾偕《詁釋》刻諸郡齋云。紹定六年六月朔。」

《詩訓詁》

《宋志》：三卷。

存。

陳振孫曰：「宗正少卿樂清錢文子撰。所居白石巖，因以為號。」

徐秉義曰：「錢氏《詩詁》三卷，曰釋天，曰釋地，曰釋山，曰釋水，曰釋人，曰釋言，曰釋禮，曰釋樂，曰釋宮，曰釋器，曰

釋車，曰釋服，曰釋食，曰釋禽，曰釋獸，曰釋蟲，曰釋魚，曰釋草，曰釋木，凡十九門。」

段氏昌武《叢桂毛詩集解》

三十卷。

闕。

《讀詩總說》

一卷。

存。

段維清《狀略》曰：「先叔朝奉昌武以《詩經》而兩魁秋貢，以累舉而擢第春官。印山羅使君瀛嘗遣其子姪來學，先叔以《毛詩》口講指畫，筆以成編，本之東萊《詩》

說，參以晦庵《詩傳》，以至近世諸儒一話一言，苟足發明，率以錄焉。名曰《叢桂毛詩集解》。

陸元輔曰：「宋廬陵段昌武子武輯。首載《學詩總說》，分《作詩之理》、《寓詩之樂》、《讀詩之法》；次載《論詩總說》，分《詩之世》、《詩之次》、《詩之序》、《詩之體》、《詩之派》。餘三十卷，分十五《國風》、《小雅》、《大雅》、《周頌》、《魯頌》、《商頌》，引先儒之說，依詩之章次解之，而間附以己意。大抵如東萊《讀詩記》例而較明暢，前後無序跋，但有其從子維清請給據狀。段氏有叢桂堂，故取以名。焦弱侯《經籍志》、朱西亭《授經圖》皆載此書，而焦氏以段昌武為段文昌，朱氏又倒其名為段武昌，俱似未見此書者。予所見北平孫氏抄本，孫侍郎耳伯知祥符

縣事時所抄。聞西亭晚得宋刻，今沒於洪流矣。」

《詩義指南》

一卷。
存。

黃震曰：「建昌段氏用《詩紀》之法為《集解》。」

嚴氏纂《詩緝》^①

三十六卷。

存。

林希逸序曰：「六經皆厄於傳疏，《詩》為

① 「緝」，原作「輯」，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改。

甚。我朝歐、蘇、王、劉諸鉅儒，雖擺落毛、鄭舊說，爭出新意，而得失互有之。東萊呂氏始集百家所長，極意條理，頗見詩人趣味，然疎缺渙散，要未爲全書。蓋《詩》於人，學自爲一宗，筆意蹊徑，或不可尋逐，非若他經。然其流爲《騷》，爲《選》，爲唐古律，而吾聖人所謂『可以興觀群怨』、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悉付之明經家。艾軒林先生嘗曰：『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箋傳古《詩》，難與論言外之旨矣。』艾軒終身不著書，遺言間得於前一輩鄉長老，客遊二十年，未有印此語者。華谷嚴君坦叔，早有詩名江湖間。甲辰，余抵京，以同舍生見。時出《詩緝》語我，其說大抵與艾老合，且曰：『我用力於此有年，非敢有以臆決，撫諸家而求其是，要以發昔人優柔溫厚之意而已。』

余既竦然起敬，遂就求全書而讀之，乃知其鈎貫根葉，疏析條緒，或會其旨於數章，或發其微於一字，出入窮其機綜，排布截其幅尺，辭錯而理，意曲而通，逆求情性於數千載之上，而興寄所在，若見其人而得之。至於音訓疑似，名物異同，時代之後前，制度之纖悉，訂證精密，開卷瞭然。烏乎！《詩》於是乎盡之矣。《易》盡於伊川，《春秋》盡於文定，《中庸》、《大學》、《語》、《孟》盡於考亭，繼自今吾知此書與並行也。然則華谷何以度越諸子若是哉？余嘗得其舊藁五七言，幽深夭矯，意具言外，蓋嘗窮諸家闡奧而獨得《風》、《雅》餘味，故能以詩言詩，此箋傳所以瞠乎其後也。余曰：『艾軒惜不見子。』君曰：『子又豈容遺艾軒之言。』故不自揆而爲之叙爾。」

粲自序曰：「二兒初爲《周南》、《召南》，受東萊義，誦之不能習。余爲輯諸家說，句析其訓，章括其旨，使之瞭然易見。既而友朋訓其子若弟者，競傳寫之，困於筆削，胥命鋟之木。此書便童習耳。《詩》之興，幾千年於此矣。古今性情一也，人能會孟氏說《詩》之法，涵泳三百篇之性情，則悠然見詩人言外之趣。毛、鄭以下且束之高閣，此書覆瓿可也。」又《條例》曰：「集諸家之說爲《詩緝》，舊說已善者不必求異，有所未安，乃參以己說，要在以意逆志，優而柔之，以求吟咏之情性而已。字訓句義，插注經文之下，以著所從。乃錯綜新舊說以爲章指，順經文而點掇之，使詩人紆徐涵泳之趣一見可了，以便家之童習爾。」

袁甫曰：「坦叔於《黍離》、《中谷有蓷》、

《葛藟》不用舊說，獨能探得詩人優柔之意。其他一章一句，時出新意，大抵宛轉有旨趣，可與言《詩》也已矣。」

黃佐曰：「華谷嚴氏《詩緝》以呂氏《讀詩記》爲主，而集諸家之說以發明之。」

劉氏克《詩說》

十二卷。

闕。

克自序曰：「吾夫子發明至理以垂訓萬世，未嘗不援《詩》以爲證。《中庸》、《大學》義理之精微，必以《詩》發之。豈聖人之道皆有得於《詩》，所以垂之天下萬世者，必待《詩》而後發耶？抑其作《詩》者皆聖賢之盛耶？又況聖人因《詩》以推廣其義，宏遠精微，皆《詩》旨之所未及。」

洙泗之間，諄諄爲學者言，未嘗不以《詩》爲先。彼春秋諸賢執《詩》以助其說者，何啻千里之繆，然後知《詩》之果爲難言也。似若六經出於聖人之暮年，前乎此，則《書》藏於史，《禮》、《樂》藏於名數，《易》爲卜筮，其公於上下之所通習者，《詩》而止爾。故不學《詩》、不爲《周南》、《召南》者，皆不足以爲士。誦《詩》三百，固以爲多，而有餘用，所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特學《詩》之細事。三千之徒，可與言而終不與之言者，賜與商而止爾。聖人蓋予人以共學，而不予人以共知乃如此。然則詩人之託物致意，情旨幽遠，不解其辭而求之於《序》。《序》之與《詩》，文體升降，遼不相侔，託《詩》之名演而爲義者多矣，揣《詩》之義臆而爲說者亦不少。且以漢魏文章之盛，辭旨

淹洽，未嘗有援《詩序》之辭者。惟束皙《補亡》模倣《序》意，晉、唐四言皆循其法。近世場屋命題，乃以《詩序》同於正詩。儒先有欲去《詩序》者，至其訓辭，又多依倣《序》意，竟亦不能去也。克之學《詩》，似若於《序》無預，固未暇論其合與否也。然《序》之出於詩人，或卜商，或大、小毛公，皆莫得而準。《序》之名氏猶不可知，況於《詩》乎？《詩》之言辭猶不可知，況其旨乎？然則言《詩》之難其人，聖人豈欺我哉！其間亦有甚可疑者焉。按《左氏傳》，季孫行父以襄公五年卒，不以壽聞者也。姑以七十歲爲準，在僖公薨年纔十有一歲，安有八九歲之兒顧乃請命於周，用前代未有之典出於諸卿之右哉？《豳》、《邶》、《雅》、《幽》頌見於簡章所掌，說者乃謂盡該於

《七月》之詩，其然乎？周宣石鼓之歌，審如退之所謂『孔子西行不到秦』，則《祈招》之詩，聖人嘗爲之折衷矣，何所戾而不編耶？季札觀於周樂時，則孔子之生二十有六年矣，其先後次第與今毛氏所傳無絲毫少異，是吾夫子終未嘗實繩尺於其間也。彼所謂逸詩者，其逸於未刪之前耶？抑逸於既刪之後耶？聖人於《詩》，纖悉必盡，義有未的則裁而正之，辭有牴牾則刪而去之。四始主於《文王》，《黍離》降於《國風》，皆訓典之大法，禮義之大權，非《雅》、《頌》各得其所之謂乎！嗟乎！後死者之於斯文，欲如身親見之盛，抑亦不知量也已。如以援證之詩言之，則是經豈非聖人之全書乎！」子坦跋曰：「家君所著《詩說》，每篇條例諸家解，而繫己意於後。其所纂輯家數，

視東萊《詩記》加詳，亦互有去取。又以《詩記》所編《詩》解乃文公初筆，其晚年《詩》解成時，呂成公已下世，更別爲目，繫於『朱曰』之次。若全以鋟梓，未易遽集。坦浸迫終更，日力有限，茲且以家君已說與書說對刊，仍錄全本之副於學宮。或補爲完書，以淑後學，則有望於將來之師儒。淳祐六年人日迪功郎郴州州學教授劉坦。」

按：劉氏《詩說》，《宋志》及焦氏《經籍志》、朱氏《授經圖》均未之載。崑山徐氏傳是樓有藏本，乃宋時雕刻，惜第二、第九、第十卷都闕。前有《總說》，楮尾吳匏庵先生題識尚存。克，信安人。

王氏應麟《詩地理考》

《宋志》：五卷。

存。

應麟自序曰：「《詩》可以觀。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延陵季子以是觀之。太史公講業齊、魯之都，其作《世家》，於齊曰『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於魯曰『洙泗之間，^①斷斷如也』，蓋深識夫子『一變』之意。班孟堅志地理，叙變《風》十三國，而不及二《南》，豈知《詩》之本原者哉！夫《詩》由人心生也，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郊廟之音曰《頌》，其生於心一也。人之心與天地山川流通，發於聲，見於辭，莫不繫

水土之風而屬三光五嶽之氣。因《詩》以求其地之所在，稽風俗之薄厚，見政化之盛衰，感發善心，而得性情之正，匪徒辨疆域云爾。世變日降，今非古矣，人之性情古猶今也，今其不古乎？『山川能說』爲君子九能之一，毛公取而載於傳，有意其推本之也。是用據傳、箋、義疏，參之《禹貢》、《職方》、《春秋》、《爾雅》、《說文》、《地志》、《水經》，罔羅遺文古事，傳以諸儒之說，列鄭氏《譜》十首，爲《詩地理考》。讀《詩》者觀乎此，亦升高自下之助云。」

① 「洙」，原作「沐」，據四庫本、蒼要本、王應麟《詩地理考·序》（元刻明正德補修本）改。

《詩考》

《宋志》：五卷。今六卷。

存。

應麟自序曰：「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注，今惟毛傳、鄭箋孤行，韓僅存《外傳》，而魯、齊《詩》亡久矣。諸儒說《詩》，一以毛、鄭爲宗，未有參考三家者。獨朱公《集傳》閱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

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學者諷咏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文公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網羅遺軼，傳以《說文》、《爾雅》諸書，粹爲一篇，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義云爾。讀《集傳》者，或有攷於斯。」

又後序曰：「《詩》四家異同，惟《韓詩》略見於《釋文》，而魯、齊無所考。劉向《列女傳》謂蔡人妻作《芣苢》、周南大夫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邶·柏舟》、定姜送婦作《燕燕》、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式微》、莊姜傅母作《碩人》、息夫人作《大車》；《新序》謂伋之傅

母作《二子乘舟》，^①壽閔其兄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楚元王受《詩》於浮丘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鄭康成注《禮記》，以「于嗟乎，騶虞」為嘆仁人，以《燕燕》為定姜之詩，以「生甫及申」為仲山甫、申伯，以《商》為宋詩，「維鵜在梁」以不濡其翼為才，「上天之載」讀曰栽，「至于湯齊」讀為躋；注《周禮》，云甸讀與「惟禹攲之」之「攲」同。康成從張恭祖為《韓詩》，注《禮》之時未得毛傳，所述蓋《韓詩》也。賈誼謂「騶，文王之囿。虞，虞官也」，歐陽子從之；韋昭注《國語》，謂《采芣》王賜諸侯命服之樂，《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與朱子《集傳》合。太史公以「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②城彼朔方」為周襄王時之詩；班固謂「靡室靡家」之詩懿王時作，

「城彼朔方」之詩宣王時作。《白虎通》以《相鼠》為妻諫夫之詩，趙岐以《小弁》為伯奇之詩。漢儒言《詩》，其說不一如此。

《關雎》，正《風》之始也，魯、齊、韓以為康王政衰之詩，楊子云「傷始亂」；《鹿鳴》，正《雅》之始也，太史公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聖人刪《詩》，豈以刺詩冠《風》、《雅》之首哉？楊子又云：「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而以為作《商頌》；奚斯作新廟，而以為作《魯頌》。此皆先儒所不取。許叔重《說文》謂其稱《詩》毛氏，皆古文也，而字多與今《詩》

① 「母」，原無，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王應麟《詩考·後序》（元至元慶元路儒學刻明遞修本）補。

② 「車」，薈要本、《詩考·後序》作「輿」。《補正》：「《詩考》及《史記》作「輿」。」

異，豈《詩》之文亦如《書》之有古今歟？併掇而錄之。」^①

董斯張曰：「伯厚《詩考》引諸書字義異同及薛君《韓詩章句》，極其詳覈，然猶有未盡者。如《荀子》引《節南山》云：「維天子是庠，卑民不迷。」「庠」今作「毘」，「卑」今作「俾」。《子華子》引《野有蔓草》云：「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風」今作「揚」。《說苑》引《黍苗》：「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漢穎《薛君碑》引《詩》：「永矢不愆。」《考槃》今作「弗緩」。《水經注》引《魯頌》「保其鳧繹」，「其」今作「有」。《韓詩》：「于嗟，嘆辭。」《薛君章句·騶虞》，《文選》注：「使我心瘳」。《伯兮》，《文選》注：「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椒聊》，《韓詩外傳》：「和樂且湛」，薛君：「樂之甚

也。」《常棣》，《文選》注：「檀車縶縶。」《杕杜》，伯厚引作「張張」，誤。《釋文》：「彼交庶紓，天子所予」，言必交吾志然然予。」^③《采菽》，《外傳》：「刑于寡妻」，刑，正也。《思齊》，《釋》：「蒸，美也」。「濯，美也」。《文王有聲》，《釋文》：薛君曰：「亶，水流貌。」《鳧鷖》，《文選》注：「對彼雲漢」，薛君曰：「宣王遭亂仰天也。」《雲漢》，《文選》注：薛君曰：「幹，正也，謂以其義非而正之。」《韓奕》，《文選》注：伯厚引此缺下句。薛君曰：「宋襄公去奢節儉。」《商頌》，《文選》注：「師臣者帝，交愛臣者王，臣臣者霸，臣不行者亡」。《韓詩

①「掇」，據《詩考·後序》，當作「綴」。

②「穎」，《補正》：「當作「隸」」。董斯張《吹景集》（明崇禎二年韓昌箕刻本）卷八作「隸」。

③「然然」，據《吹景集》卷八，當作「然後」。

④「釋」下，據《吹景集》卷八，當有「文」字。

內傳》、伯厚《詩》引此亦缺下句。又姜后曰：「雉鳩之鳥，猶未見其乘居而匹遊。」《文選》注。按此番本三家《詩》說。此皆困學翁之所逸也。」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廣疏》

六卷。

未見。

經義考卷一百九終

弟子無爲謝舉安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十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詩十三

洪氏咨夔《詩注》

佚。

熊氏剛大《詩經注解》

佚。

陸元輔曰：「建陽熊剛大，從蔡淵、黃榦

游，爲建安教授。有《詩經注解》，學者稱古溪先生。」

高氏斯得《詩膚說》

佚。

顧氏文英《詩傳演說》

佚。

劉克莊曰：「顧貢士《詩傳》，大略如鄭夾漈。」

董氏鼎《詩傳》

佚。

李氏彖《詩講義》

佚。

鄭氏犀《詩古音辨》「犀」或作「庠」。

《宋志》：一卷。

佚。

劉氏元剛《詩演義》

佚。

章氏叔平《讀詩私記》

佚。

黃震序曰：「《詩》自衛宏作《小序》，諸儒往往憑之以說《詩》，隨其所發，理趣雖精，而《詩》之所以作則世遠未必知其果然否也。王雪山、鄭夾漈始各捨《序》而言《詩》，朱晦庵因夾漈而酌以人情、天理之自然而折衷之，所以開示後學者已明且要。東萊呂氏讀《詩》，時嘗雜記諸儒之舊說，未及成書，公已下世。學者以其朱晦庵之說異而與舊傳之諸說同也，^①或莫適從。臨川章君叔平因兩家之異，參諸說之詳，斷以己見，名以『私記』，無一語隨人之後，其用功之精勤與謙虛不敢自信之意，果何如哉！余得而讀之，三歎不忍去手，方欲從之面請，則已拜予祠

① 「其」下，黃震《黃氏日鈔》卷九十有「與」字。

之命東歸矣。始志篇端歸之，^①尚俟後會云。」

蔡氏夢說《詩箋》

八卷。

佚。

《赤城新志》：「蔡夢說，字起巖，黃巖人。從車敬齋游，究心濂洛之學，開門授徒，黃超然、高志尹、方儀皆其弟子也。所著書多散亡，獨箋《詩》八卷藏於家。」

俞氏德鄰《佩韋齋輯聞詩說》

一卷。

存。

曹溶曰：「宋季俞德鄰，永嘉人，著有《佩

韋齋輯聞》，中有《詩說》一十三條。」

姚氏隆《詩解》

佚。

黃淵序曰：「心動物也，《詩》亦動物也，豈可以言語求哉！惟不說者爲上矣。夫子絃歌而取三百十有一篇，^②斷之以『思無邪』一語，即詩論《詩》，他無文字。洙泗言《詩》，特子貢、子夏見於《魯論》耳。齊、魯、毛、韓四家出，傳興而經廢矣。《序》文不知果誰所作，毛萇於《序》猶無所與，鄭康成惟《序》是信，叔世講師又出入毛、鄭間，跛眇相逐，笑者孩之。」

①「始」，據《黃氏日鈔》卷九十，當作「姑」。

②「一」，原作「三」，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改。

黃氏震《讀詩一得》

震自序曰：「《毛詩》注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不通，及多改字之

經義考卷一百十

安得回護而謂之雅音？若謂《甫田》、《大田》諸篇皆非刺詩，自今讀之，皆藹然治世之音。若謂『成王不敢康』之『成王』爲周成王，則其說實出於《國語》，亦文義之曉然者。其餘改易，固不可一一盡知。若其發理之精到，措辭之簡潔，讀之使人瞭然，亦孰有加於晦庵之《詩傳》者哉！學者當以晦庵《詩傳》爲主，至其改易古說，間有於意未能遽曉者，則以諸家參之，庶乎得之矣。」

謝氏枋得《詩傳注疏》

佚。

陸元輔曰：「疊山《詩傳疏》發明透暢，《大全》中所採頗多。」

王氏柏《詩可言集》

《宋志》：二十卷。

未見。

方回序曰：「《可言集》前後二十卷，金華魯齋王公柏之所著也。此集專以評《詩》，故曰『可言』。前集取文公文集、《語錄》等所論三百五篇之所以作，及《詩》之教、之體、之學，而及於《騷》；次取文公所論漢以來至宋及題跋近世諸公詩。後集各專一類，而論其詩者二十三人，曰濂溪、橫渠、龜山、羅豫章、李延平、徐逸平、胡文定、致堂、五峰、朱韋齋、劉屏山、潘默成、呂紫微、曾文清、文公、宣公、成公、黃谷城、黃勉齋、程蒙齋、徐毅齋、劉篁嶸、劉漫塘，附見者五人，曰劉靜

春、曾景建、趙昌父、方伯謨、李果齋。其第十三卷專取漢唐山夫人《房中樂》，然則其立論可謂嚴矣。文公、成公於『思無邪』各爲一說，前輩謂之未了公案。『《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自古及今，皆謂作詩者思無邪，文公獨不謂然。《論語集注》謂：『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觀此固已爲《詩》之言有善有惡，作詩之人不皆思無邪矣。猶未也，文集第七十卷《讀東萊詩記》乃有云：『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爾。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攷東萊所說，見《桑中》詩後，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當以無邪之思讀之。文公則辨之曰：『彼雖以有邪』

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二公之說不同如此。又『雅』、『鄭』二字，文公謂《桑中》、《溱洧》即是鄭聲、衛樂，二《雅》乃雅也；成公謂《桑中》、《溱洧》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已放之矣。予嘗詳錄二先生異說於『思無邪』章，今魯齋但紀文公之說，而不紀成公之說，雖引成公《讀詩記》所說十有三條，而《桑中》詩後一條不錄，無乃以文公之說爲是耶。別見魯齋《詩說》，則謂：今之三百五篇非盡夫子之三百五篇□。①秦法嚴密，《詩》豈獨全。竊意刪去之詩容有存於里巷浮薄之口，漢儒病其亡逸，概謂古《詩》，取以足數，《小序》又文以他辭，而後儒不敢議。欲削去淫奔之詩三十有二，以合聖

① □，據方回《桐江集》（宛委別藏清鈔本）卷七，當刪。

人放淫之大訓。予晚進，未敢遽從，竊謂《桑中》、《溱洧》非淫奔者自爲之詩。彼淫奔者有此事，而旁觀之人有羞惡之心，故形爲歌詠以刺譏醜惡，若今鄙俚如賺如令，連篇累牘形容狹邪之語無所不至，豈淫者自爲之乎？旁觀者爲之也。文公以淫奔之詩出於淫奔者之口，故不惟不信《小序》，而《大序》『止乎禮義』之言亦致疑焉，蓋謂《桑中》、《溱洧》等作未嘗止乎禮義也。予妄意以爲採詩觀風，詩亦史也，鄭、衛之淫風盛矣，其國豈無君子與好事者察見其人情狀故從而歌咏之？其所以歌咏之，蓋將以揚其惡，雖近於戲狎，而實亦足以爲戒也。文公以爲淫奔者自爲是詩，則其人亦至不肖、大無恥矣，惡人之尤也，聖人何錄焉？成公謂《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

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雖已煩趣，猶止於中聲。孔子嘗欲放鄭聲，豈有刪《詩》示萬世，乃收鄭聲以備六藝乎？此說不爲無理。而文公則謂《鄭風》、《衛風》若干篇即是鄭、衛，《大雅》、《小雅》若干篇即是雅。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變《雅》無施於事變，特里巷之歌謠耳。必曰三百篇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此一說者，內翰尚書王公應麟與予一商略之矣。作詩不皆思無邪，文公糾成公之說也，因是遂辨『雅』、『鄭』二字，而及於三百篇或用爲樂、或不用爲樂，三節不同，所以謂之未了公案，

學者不可不細考也。予考十家所評《詩》話，始於胡荅溪博也，終於王魯齋約也，欲學《詩》者觀是足矣。」

《詩辨說》或作「詩疑」。

二卷。

存。

柏自序曰：「聖人之道，以書而傳，亦以書而晦。夫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與道爲體。然載道之全者莫如書。既曰以是而傳，又曰以是而晦，何也？在昔上古，教化隆盛，學校修明，聖人之道流行宣著，雖無書可也。惟教化有時而衰，學校有時而廢，道之托於人者始不得其傳，然後筆於言、存於簡冊，以開後之學者，而書之功大矣。及其專門之學興而各主其

傳，訓詁之義作而各是其說，或膠於淺陋，或驚於高遠，援據傳會，穿鑿支離，詭受以飾私，駕古以借重，執其詞而害於意者有之，襲其訛而誣其義者有之，遂使聖人之道反晦蝕殘毀，卒不得大明於天下。故曰以書而晦。此無他，識不足以破其妄，力不足以排其非，後世任道者之通病也。紫陽朱夫子出，而推伊洛之精蘊，取聖經於晦蝕殘毀之中，專以四書爲義理之淵藪，於《易》則分還三聖之舊，於《詩》則掇去《小序》之失。此皆千有餘年之惑，一旦汎掃平蕩，其功過孟氏遠矣。然道之明晦也皆有其漸，蓋非一□日之積。①集其成者不能無賴於其始，則前賢

①「□」，據王柏《詩疑》（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經解》本）卷二，當刪。

之功有不可廢；正其大著者不能無遺於其小，則後學之責有不可辭。大抵有探討之實者，不能無所疑；有是非之見者，不容無所辨。苟輕於改而不知存古以缺疑，固學者之可罪；紐於舊而不知按理以復古，豈先儒所望於後之學者。何後世徇破裂不完之經，以壞明白不磨之理乎？予因讀《詩》而薄有疑，既而思益久而疑益多，不揆淺陋，作《詩十辨》，一曰《毛詩辨》，二曰《風雅辨》，三曰《王風辨》，四曰《二雅辨》，五曰《賦詩辨》，六曰《豳風辨》，七曰《風序辨》，八曰《魯頌辨》，九曰《詩亡辨》，十曰《經傳辨》。非敢妄擬聖人之經也，直欲辨後世之經而已。」

成德序曰：「金華王文憲公於六經四子之書論說最富，《詩》則有《讀詩記》十卷、

《詩可言》二十卷、《詩辨說》二卷，見吳禮部正傳《節錄行實》中。今所傳《詩疑》，則《行實》未載，卷帙不分，繹其辭，殆即《詩辨說》，因公於《書》有《書疑》，遂比而同之也。古之說《詩》者，率本大、小《序》，自晦庵朱子去《序》言《詩》，遂以列國之《風》多指為男女期會贈答之作。公師事何文定，文定學於黃文肅，文肅受業朱子之門，宜其以《鄭》、《衛》諸詩信為淫奔者所作。且疑三百五篇豈盡夫子之舊，容或有刪去之詩存於閭巷之口，漢初諸儒各出所記以補其缺佚者。又以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於是削去《野有死麕》一篇，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其自信之堅過於朱子，此則漢唐以來群儒莫之敢為者也。文定嘗語公矣：『諸經既經朱子訂定，且當謹

守，不必又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昔賢之善誨人如此。」

按：《詩》有《南》有《風》，有《雅》有《頌》，用之鄉人邦國，秩然一定而不可紊。故一《豳》也，有《豳》詩，有《豳》雅，有《豳》頌。《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論語》：「《雅》、《頌》各得其所」，《南》之不可移於《風》，猶《風》之不可雜於《雅》、《頌》也。自朱子專主去《序》言《詩》，而鄭、衛之《風》皆指爲淫奔之作，數傳而魯齋王氏遂刪去其三十二篇，^①且於二《南》刪去《野有死麕》一篇，而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夫以孔子之所不敢刪者，魯齋毅然削之；孔子之所不敢變易者，

魯齋毅然移之。噫！亦甚矣。世之儒者以其淵源出於朱子而不敢議，則亦無是非之心者也。

戴氏亨《朱子詩傳辨正》

佚。

江氏愷《詩經講義》

佚。

《徽州府志》：「愷字伯幾，婺源人。貢禮闈。宋亡，衣齊衰隱居，學者稱雪江先生。」

① 「二」，《補正》：「當作「一」。」

陳氏深《清全齋讀詩編》

未見。

陳氏普《詩講義》

一卷。

存。

陳氏煥《詩傳微》

佚。

黃虞稷曰：「字時可，豐城人。宋末兩預
漕薦，人元不仕。」

丘氏葵《詩正義》或作「口義」。

佚。

俞氏琰《絃歌毛詩譜》

一卷。

未見。

何氏逢原《毛詩通旨》

佚。

李德恢《嚴州府志》：「逢原字文瀾，分水
人。咸淳間，官中書舍人。人元，被薦
不起。」

趙氏^德《詩辨說》

七卷。

闕。

黃虞稷曰：「德，宋宗室。入元，隱居豫章東湖，自號鐵峰。《詩辨疑》本七卷，附錄朱氏《疑問》，後者其撮要也。」

熊氏^禾《毛詩集疏》

佚。

吳氏^{失名}《詩本義補遺》

《宋志》：二卷。

佚。

按：王氏《困學紀聞》載鶴林吳氏

論《詩》曰：「興之體，足以感發人之善心。毛氏自《關雎》而下總百十六篇首繫之興，《風》七十，《小雅》四十，《大雅》四，《頌》二，注曰「興也」，而比、賦不稱焉，蓋謂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也。」吳氏未詳其名，其書出於朱子《集傳》之前，未審即《宋志》所載《本義補遺》否也。

亡名氏《毛詩小疏》

《宋志》：二十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因孔疏爲本，刪取要義，輔益經注云。」

《毛詩餘辨》

《通志》：四卷。

佚。

《毛詩別集正義》

《通志》：一卷。

佚。

《毛詩釋題》《崇文目》「釋」作「解」。

《宋志》：二十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篇端總叙《詩》義，次述章旨，蓋近儒之爲

者與？」

《毛詩正數》

《宋志》：二十卷。

佚。

《毛詩釋篇目疏》

《宋志》：十卷。

佚。

《詩疏要義》

《宋志》：一卷。

佚。

《毛詩玄談》

《宋志》：一卷。

佚。

《毛詩章疏》

《宋志》：三卷。《紹興書目》：二卷。

佚。

《毛詩通義》

《宋志》：二十卷。

佚。

《毛鄭詩學》

《宋志》：十卷。

佚。

《纂圖互注毛詩》

二十卷。

存。

陸元輔曰：「此書不知何人編輯，鋟刻甚精。首之以《毛詩舉要圖》二十五，曰《十國風地理圖》，曰《太王胥宇圖》，曰《宣王考室圖》，曰《文武豐鎬之圖》，曰《春藉田祈社稷圖》，曰《巡守柴望祭告圖》，曰《靈臺辟雍之圖》，曰《闕宮路寢之圖》，曰《我將明堂之圖》，曰《諸侯泮宮之圖》，曰

《兵器之圖》，曰《周元戎圖》，曰《秦小戎圖》，曰《有瞽始作樂圖》，曰《絲衣繹賓尸圖》，^①曰《朝服之圖》，曰《后夫人婦人服之圖》，曰《冠冕弁圖》，曰《帶佩芾圖》，曰《衣裘幣帛之圖》，曰《祭器之圖》，曰《樂舞器圖》，曰《器物之圖》，曰《四詩傳校圖》。上下各圖或引注疏，或引禮書，詳注其下。《傳校圖》則按漢三史而爲之者也，次之以《毛詩》篇目，每詩題下采《毛詩》首句注之。其卷一至終則全錄大、小《序》及毛傳、鄭箋、陸氏《釋文》，而采《左傳》、三禮有及於《詩》者爲互注，又標詩句之同者爲重言，詩意之同者爲重意，蓋唐宋人帖括之書也。」

《詩義斷法》

一卷。

佚。

右見《菴竹堂書目》。

經義考卷一百十終

弟子慈谿李夢本覆校

①「繹」，原作「釋」，據四庫本、蒼要本、《補正》改。

經義考卷一百十一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詩十四

李氏簡《詩學備忘》

二十四卷。

佚。

雷氏光霆《詩義指南》

十七卷。

佚。

《南昌府志》：「光霆字友光，寧州人。程鉅夫嘗從受業。至元間遣使徵之，未至而卒。學者稱龍光先生。」

胡氏一桂《詩傳纂疏附錄》

八卷。

未見。

劉氏莊孫《詩傳音指補》

二十卷。

佚。

程氏直方《學詩筆記》

未見。

胡氏炳文《詩集解》

未見。

程氏龍《詩傳釋疑》

佚。

安氏熙《詩傳精要》

佚。

蘇天爵狀曰：「先生諱熙，字敬仲，姓安

氏，太原離石人也。金亡，徙山東，愛真定風土，家焉。試中選，占儒籍，以郡博士舉貳其學事。先生之教人也，師道卓然，科條纖悉，皆有法度，入學以居敬爲本，讀書以經術爲先；其講說也，毫分縷析，融會貫通，俾學者如親聞聖人之言，心開目明，釋然無疑。弟子去來者常至百人。憲司數以其行薦於朝，卒無所就，不幸以疾卒，年四十有二。有《詩傳精要》、《統皇極經世書》、《四書精要考異》。」

陳氏櫟《詩經句解》

未見。

櫟自序曰：「《詩》部分有三：曰風，曰雅，曰頌。所以作風、雅、頌之體亦有三：曰

賦，曰比，曰興。《詩》有六義，此之謂也。風則有十五《國風》，雅則有大、小《雅》，頌則三《頌》也。《風》有正有變：《周南》、《召南》，正《風》也；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十三國之《風》，變《風》也。《雅》之大、小亦有正有變：自《鹿鳴》至《菁菁者莪》，正《小雅》也；自《六月》至《何草不黃》，變《小雅》也；自《文王》至《卷阿》，正《大雅》也；自《民勞》至《召旻》，變《大雅》也。三《頌》，《周頌》、《魯頌》、《商頌》也。風，風也，民俗歌謠之詩也。雅，正也，朝廷譙饗朝會樂歌之詩也。頌，美也，宗廟祭祀樂歌之詩也。直陳其事曰賦，以彼喻此曰比，託物興辭曰興。六義之略，如此而已。《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小夫賤隸，或出於婦人女子，乃人聲自然之

音，自古有之，康衢之謠是也。今見於《書》，如舜、皋喜起明良之歌，即虞詩也；《五子之歌》，則夏詩也；商詩多亡，今《商頌》五篇乃未盡亡者。外此，《風》、《雅》、二《頌》皆周詩也。二《南》雖《國風》，已有進而為《雅》之漸，見周之所以盛；《王·黍離》不復為《雅》，乃降而儕於列國之《風》，見周之所以衰。王詩降為《國風》而《詩》亡，《詩》亡而《春秋》作矣。以《詩》為教，自古已然。舜命夔教胄子曰：「詩言志。」《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雅、曰頌、曰賦、曰比、曰興是也。孔子刪《詩》為三百篇，始列於六經，而尤以為教人之先務，視他經猶諄諄焉。曰「興於《詩》」、曰「誦《詩》三百」、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謂子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他日過庭所聞，亦先

問「學《詩》乎」。子所雅言，《詩》亦必在《書》、禮之先。而提綱絜領，教人以讀《詩》之法，則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以《詩》雖三百篇之多，大要不出美善刺惡二者。讀美善之詩，可以感發吾之善心；讀刺惡之詩，可以懲創吾之逸志。皆所以正吾心而使無邪思者。學者識賦、比、興之體，以讀《風》、《雅》、《頌》之詩，而一以無邪之思為主焉，則《詩》之一經可學矣。《詩序》之作，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作《詩序》傳於後。今攷《小序》與《詩》牴牾，臆度傳會、繆妄淺陋常多，有根據而得《詩》意者恒少，其非孔子、子夏所作而爲宏所作明矣。諸《序》本自合爲一編，至毛氏爲《詩》訓傳，始引《序》入

經，分置各篇之首，不爲注文而直作經字，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有不通，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附會，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敢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獨朱文公《詩傳》始去《小序》，別爲一編，《序》說之可信者取之，其繆妄者正之，而後學者知《小序》之非，聞正大之旨至矣、盡矣。今述文公之《傳》爲《句解》，以授幼學，又以《序》與詩異處不便觀覽，乃依毛氏，《序》列各篇之首，但高下其行以別之，庶使《序》之得失開卷了然，而《詩》之意義易於推尋云。」

吳氏迂《詩傳衆說》

佚。

李氏^恕《毛詩音訓》

四卷。

未見。

《毛詩詁訓》

四卷。

未見。

《毛詩旁注》

未見。

朱氏^{近禮}《詩傳疏釋》

佚。

吳澂跋曰：「朱子之注經，《詩傳》爲最善。學者之窮經，亦惟《詩》爲易入。盱江朱近禮喜讀《詩》，隨己所知，具疏其下，或有所釋，或有所廣。年未二十而專攻一經，志可尚已。」

蔣氏^{宗簡}《詩答》

佚。

周氏^{聞孫}《學詩舟楫》

佚。

劉氏瑾《詩傳通釋》

二十卷。

存。

楊士奇曰：「《詩傳通釋》，元安成劉瑾輯，凡二十卷，余家所有四冊。其采錄各經傳及諸儒所發要義，又考求世次源流，至明且備，蓋會通之書也。」

《吉安府志》：「劉瑾，安福人。肆力治《詩》，其說宗朱子，而間出其所自得。又考正諸國世次、作者時世，察其源流，辨其音韻，審《詩》、《樂》之合，窮刪定之由，爲《詩傳通釋》一書，能闡發朱子之蘊。」

黃虞稷曰：「瑾字公瑾，安城人。博通經史，隱居不仕。其書宗朱子，而錄各經傳及諸儒所發要義，并考其世次源流焉。」

按：劉氏《通釋》，永樂中胡廣等攘其成書爲《大全》，惟於原書「愚按」二字更作「安成劉氏」而已。

梁氏益《詩傳旁通》

十五卷。

存。

翟思忠序曰：「夫《詩》，六經中之一經也。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六義以該之，曰風、賦、比、興、雅、頌。蓋其言之美惡，勸焉懲焉，使人各正其性情也。自聖人刪之，後分而爲四：曰齊，曰魯，曰韓，曰毛。校之三代，獨毛與經

①「代」，據梁益《詩傳旁通》（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首翟思忠序，當作「氏」。

合，學者多宗之，故曰《毛詩》。由漢而唐，諸大名儒有傳、有箋、有疏、有注，異焉同焉，各成一家。至於有宋，文公朱先生爲之《集傳》，闡聖人之微言，指學者之捷徑，上以正《國風》，下以明人倫，豈但場屋之資而已哉！三山梁先生友直，號庸齋，捐捐於此，昧必欲聞，懵必欲解，參諸先正，問之老宿，遇有所得，手纂成帙，曰《詩傳旁通》。旁通者，引用群經，兼輯《詩》說，不泥不僻，如《易》六爻發揮旁通、周流該貫也。用功懋矣，淑人多矣。嗚呼！先生可謂溫柔敦厚，深於《詩》之教者與！」

黃虞稷曰：「益本閩人，隨父家江陰，舉江浙鄉試。其書專發明朱子之《傳》。」

陸元輔曰：「梁益，字友直，其先福州人，徙居江陰。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爲先務，

學徒不遠千里從之。所著《詩傳旁通》，太平路總管府推官濱州翟思忠爲之序，而西亭王孫《授經圖》遂列『思忠《詩傳旁通》』於目，蓋因此序而譌也。」

《詩緒餘》

未見。

許氏謙《詩集傳名物鈔》

八卷。

存。

吳師道序曰：「白雲先生許公益之《讀四書叢說》，師道既爲之序，其徒復有請曰：『先生所論著，獨《詩集傳名物鈔》爲成書，嚮聞屢以示子，而一二說亦廁子名

於其間，子盍有以播其說？』師道竊惟《詩》之興尚矣，當周盛時，在下則有二《南》之風，在上則有《雅》、《頌》之作，周公取以列之經。幽、厲之後，《風》、《雅》俱變，夫子於諸國之《風》則刪其淫邪，於公卿大夫之作則取其可為訓戒者。東遷之後，王國並列於《國風》，而於商周之初，考其遺失，又得《商頌》之類。至《魯頌》，則因其所用之樂歌以著其實。以是合於周公之所取，而為三百篇。若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稽周公之經殘闕失次者爾。是《詩》之為經，始定於周公，再定於夫子，遂為不刊之典。不幸厄於秦火中，可疑者多，而諸儒不察。由漢以來，毛、鄭之學專行，歷唐至宋，二大儒始略出己意，然程純公、呂成公猶主《序》說。子朱子灼見其謬，

汎掃廓清，本義顯白，每篇則定其人之作，每章則約以賦、比、興之分，[□]叶音韻以復古，[●]用吟哦上下，不加一字之法略釋，而使人自悟，破拘攣，發蒙蔽，復還溫柔敦厚、平易老成之舊，自謂無復遺憾。嗚呼！《詩》一正於夫子而制定，再正於朱子而義明，朱子之功，萬世永賴，此《名物鈔》之所為作也。自北山何先生基得勉齋黃公淵源之傳，而魯齋王先生柏、仁山金先生履祥授受相承，逮公四傳，有衍無間，益大以尊。公念朱《傳》猶有未備者，旁搜博采，而多引王、金氏，附以己見，要皆精義微旨，前所未發。又以《小序》及鄭氏、歐陽氏《譜》世次多舛，一從

①「□」，據許謙《詩集傳名物鈔》（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經解》本）卷首吳師道序，當刪。

朱子補定。正音釋，考名物度數，粲然畢具。其有功前儒、嘉惠後學、羽翼朱《傳》於無窮，豈特小補而已哉！然有一事關於《詩》尤重者，不可默而弗言。王先生嘗謂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舊，秦火《詩》、《書》同禍，《書》亡缺如此，何獨《詩》無一篇之失？如《素絢》、《唐棣》、《貍首》、《鸞柔》、《先正》等篇，何以皆不與？而已放之鄭聲，何爲尚存而不削？劉歆言《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蓋聞夫子三百篇之數而不全，則以世俗之流傳、管絃之濫在者足之，而不辨其非。朱子固嘗疑《桑中》、《溱洧》諸篇，用之祀何鬼神，享何賓客，何詞之諷，何禮義之正，不得已，則取曾氏所以論《國策》者，謂存之而使後世知其非，所以放之之意。金先

生屢載於《論語考證》，謂諸儒皆然之。師道嘗舉以告公，公方遵用全經，宜不得而取也。今《鈔》中《二南相配圖》，王先生所定者，蓋合各十有一篇，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而削去《野有死麕》，則公固有取於斯矣。以公之謹重，慮□啓夫末流破壞之弊，然卓然有見，寤疑辨惑，如王先生之言，使淫邪三十餘篇悉從屏黜之例，豈非千古一快！朱子復生，必以爲然也。惜斯論未究，而公不可作矣，姑識於序篇之末，以俟後之君子究焉。」

黃潛曰：「先生是書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采遠援，而以己意終之。」

①「□」，據《詩集傳名物鈔·吳序》，當刪。

羅氏復《詩集傳音釋》

二十卷。

存。

黃虞稷曰：「字中行，廬陵人。」

按：曹氏靜惕堂有藏本，乃合白雲許氏《名物鈔》而音釋之。

朱氏公遷《詩傳疏義》

二十卷。

存。

公遷自序曰：「說《詩》之難久矣。自孔子說《烝民》懿德之旨，孟子說《北山》賢勞之意，而後世難其人。漢儒章句訓詁詳，於《詩》則病甚。繼之者說愈煩，意愈

窒。遼遠乎千四百年，至明道先生說《雄雉》二章，得孔孟說《詩》之法。又數十年，得朱子而備焉。蓋詩主咏歌，與文體不同，辭若重複而意實相承也，意則委婉而辭若甚倨也，是則說《詩》者之難也。

朱子取法孔子，又取法於孟子，又取法於程子，少以虛辭助字發之，而其脉絡較然自明，三百篇可以讀矣。然虛辭助字之間，似輕而重，似汎而切，苟有鹵莽滅裂之心焉，未必不以易而視之也，是則讀《詩》者又當知其難也。諸家自立異者不論，惟輔氏羽翼《傳》說，條理通暢，甚有賴焉，而多冗長不修，亦時時有相矛盾者，且或《傳》之約者與之俱約，微者與之俱微，猶若未能盡也。小子魯鈍膚末，何足與言。間因輔氏說而擴充之，剖析《傳》文以達經旨，而於未發者必究其蘊，

已發者不羨其辭，庶幾乎顯微闡幽之意，而因《傳》求經，不難也。抑嘗從事於斯矣，持其無敢慢之心，堅其欲自得之志，語助之聲隨而爲之上下也，立言之趣從而與之周旋也，優游饜飫，積日累月，乃若有默契焉。此不敏之資，困學之方，而未敢以爲是也。夫惟以意逆志者，必有大過於茲。閱而教之，則幸矣。」

何英後序曰：「先師松陽先生嘗謂野谷洪先生初從遊先正朱氏公遷先生之門，^①受讀三百五篇之《詩》。一日，請說《周頌·維天之命》一章之旨。先生於《集傳》下訓釋其義，發言外之意，瞭然明白。復請曰：『於《集傳》皆得如此章以發其所未發，以惠天下學者，豈非斯文之幸與！』時先生以特恩授校官，得正金華郡庠，日纂月注，以成其書，名曰《詩傳疏

義》。黃文獻公潛一見，深加嘆賞，凡興體之作，語意呼應，尤切究心焉。然學者悅慕，雖相傳錄，終亦罕覩。永樂乙酉，先師宗兄世載游書林，至葉君景達家，因閱《四書通旨》而語及《疏義》。景達尚德之士，屢致書來請梓傳。歲丁酉，英侍先師館於葉氏廣勤堂，參校是書，旁取諸儒之說，節其切要者錄而附之。藁成，未就鐫刻，先生還旆考終。正統庚申，景達書來，囑英曰：『所傳《詩傳疏義輯錄》，遺其藁數卷不存，願爲補苴而壽諸梓。』英竊慮其所遺忘，恐成湮沒，況景達欲廣惠愛之仁，故不揆淺陋，敬取先師所受餘稿，謹錄補遺，重加增釋，足成是編，名曰《詩傳疏義詳釋發明》，質諸同門友京兆

① 「門」，原作「間」，據四庫本、薈要本改。

劉剡，以卒先師之志。狂僭之咎固不可逃，庶乎有以表述先正斯文之德、昭際盛代文明之治，尚得與四方諸君子共之，是所願也。」

《江西通志》：「朱公遷，字克升，樂平人。學於同郡吳中行，以遺逸徵，授翰林直學士，章七上，力辭，乃出爲處州學正，兵亂徙婺源。」

《樂平縣志》：「公遷以至正辛巳領浙江鄉試，教婺源，改處州。嘗題其室曰『陽明之所』，學者稱陽所先生。」

李氏公凱《毛詩句解》

二十卷。

存。

黃虞稷曰：「公凱，宜春人，字仲容。其

書專取呂氏《讀詩記》而櫟括之。」^①

曹氏居貞《詩義發揮》

未見。

《江西通志》：「曹居貞，廬陵人。著《詩義發揮》，永樂中修《大全》，多采之。」

焦氏悅《詩講疑》

佚。

蘇天爵表墓曰：「先生姓焦氏，諱悅，字子和。與同郡安熙講說六經之旨、伊洛諸儒之訓，莫不究其精微。中臺御史表其學行可爲人師，授真定郡學官。號其

① 「記」，原作「紀」，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改。

居曰兌齋。有《詩講疑》一編藏於家。」

顏氏^達《詩經講說》

未見。

陸元輔曰：「江陵人。」

夏氏^{泰亨}《詩經音考》

佚。

《紹興府志》：「夏泰亨，字叔通，會稽人。領鄉薦，官翰林院編修。」

吳氏^{師道}《詩雜說》

二卷。

未見。

盧氏^觀《詩集說》

未見。

黃虞稷曰：「字彥達，崑山人，熊之父。」

楊氏^璉《詩傳名物類考》

未見。

《兩浙名賢錄》：「璉字元度，餘姚人。注《詩傳名物類考》，侍御史姚黻上於朝。歷寧海、縉雲及本州學官。」

俞氏^遠《詩學管見》

未見。

蘇氏天爵《讀詩疑問》

一卷。

存。

天爵自述曰：「戊辰之冬，閱朱子《詩集傳》、呂氏《讀詩記》，偶有所疑，輒筆錄之，蓋將就有道而正焉，非願學「固哉高叟之爲《詩》也」。」

吳氏簡《詩義》

佚。

《紹興府志》：「吳簡，字仲廣，吳江人。以薦入官，歷紹興學錄。」

楊氏舟《詩經發揮》

佚。

《江西通志》：「楊舟，字道濟，吉水人。」
《湖廣總志》：「楊舟，字梓夫，慈利人。登進士，任茶陵同知，歷遷翰林待制。」

韓氏性《詩音釋》

一卷。

佚。

陸元輔曰：「元慈湖書院山長會稽人韓性明善撰。」

貢氏師泰《詩補注》

二十卷。

佚。

林氏泉生《詩義矜式》

十二卷。

存。

繆泳曰：「此專爲科舉而設，無足存也。」

按：泉生行狀、墓志俱吳海作，平

生著述祇載《春秋論斷》，而無《詩

義矜式》一書，殆書賈所托也。

秦氏玉《詩經纂例》

佚。

楊維禎志墓曰：「先生諱玉，字德卿，姓秦氏，其先鹽城人，徙居崇明，又徙崑之太倉，家焉。通五經，尤邃於《詩》。教授鄉里二十年，既沒，其徒私謚曰孝友先生。」

余氏希聲《詩說》

四卷。

佚。

《括蒼彙記》：「余希聲，青田人。」

周氏鼎《詩經辨正》

佚。

宋濂志墓曰：「周鼎，字仲恒，先世自安成徙廬陵。從湜溪郭正表游，六經有所疑滯，縱橫扣擊，惟恐其弗明。積功既久，多超特之見。謂《詩》分正、變之說固肇於漢儒，然而正中有變，變中有正，不可執一而求。況其體製、音節夔然不侔，若虛心玩之，策書紊亂，瞭然可見，必各從其類，然後可辨世道升降之由。其詩雖非盛時之作，其人既賢，其書猶近於古，必附小、大《雅》之正者，勸懲之義庶有托焉。先王以禮樂化成天下，而於《詩》之用見之，其效至於協和神人之應，非空言比也。君於六經皆有論著，未及

完，獨《詩經辨正》若干卷藏於家。」

方氏道輅《詩記》

佚。

《兩浙名賢錄》：「方道輅，字以愚，淳安人，蛟峰先生之曾孫。登至順二年進士第，授翰林編修官，調嘉興推官，再調杭州判官，引疾歸。洪武初兩被召，不赴。」

朱氏倬《詩疑問》

七卷。

存。

劉錦文跋曰：「《詩經疑問》，朱君孟章所擬以淑人者也。朱君以明經取科第，凡所辨難，誠足以發朱子之蘊，而無高叟之

固。然其間有有問無答者，豈真以爲疑哉，在乎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耳。舊本先後無緒，今特爲之論定，使旨同而辭小異者，因得以互觀焉。」

成德序曰：「《詩疑問》七卷，元進士朱倬孟章著。朱氏《授經圖》、焦氏《經籍志》皆作六卷，今本七卷，末附南昌趙德《詩辨說》一卷。余始得是書，稱盱黎進士朱倬，莫知爲何如人。考之《漢書·地理志》，豫章郡下有南城縣，注云：「縣有盱水。」《圖經》云：「在縣東二百一十步，一名建昌江，亦名盱江。」《名勝志》云：「縣之東境有新城縣，立於宋紹興八年，就黎灘鎮置縣，因號黎川。」然後知倬爲建昌新城人。及考近所爲《建昌志》，僅於科第中有倬姓名，載其爲遂昌尹而已，他無所見也。暇讀《新安文獻志》，載明初歛

人汪叡仲魯所爲《七哀辭》，蓋錄元季守節服義者七人，而倬與焉，因得據其《辭》而考定之。《辭》言倬以辛巳「領江西鄉薦，登壬午第」，考龔艮《歷代甲子編年》，辛巳爲順帝至正元年，壬午其二年，而《志》載倬以至順元年登第，考至順爲文宗紀元，歲在庚午，仲魯之交倬當辛卯、壬辰間，倬自言登第十年，壬午至辛卯恰如其數，則《志》所云至順者誤也，豈以順帝至正二年遂譌而爲至順耶？《辭》言初「授某州同知，以憂家居，服闋，授文林郎，遂安縣尹」，則已爲官矣。而倬之言於仲魯者曰「登科十年，未沾寸祿」，仲魯《哀辭》亦有「十年未祿，奚命之屯」語，殊不可解，豈兩任皆試職，故不授祿耶？《哀辭》言：「壬辰秋，寇由開化趨遂安，吏卒逃散。倬大書於座，有「生爲元臣，

死爲元鬼」語，遂坐公所以待盡。寇焚廨舍，乃赴水死。」遂安爲嚴州屬邑，壬辰爲至正十二年，考《元史》，是年七月，饒、徽賊犯昱嶺關，陷杭州路，當是其時，蓋蘄黃餘黨由衢而至嚴者也。《哀辭》言「後竟無傳其事者」，豈非以邑小職卑，時方大亂，省臣以失陷郡邑自飾不遑，遂掩其事而不鳴於朝耶？《哀辭》又稱其下車興學誦《詩》，民熙化洽，蓋倬固當時良吏，不僅以一死自了者。而《元史》既不爲之立傳，郡人亦不載其行事於《志》，苟非仲魯是《辭》，不幾與荒燐野蔓同盡哉？誠可哀也已。《辭》稱歲庚寅，倬同考浙江鄉試，始識仲魯於葛元哲家，因見仲魯《詩》義而惜其不遇。蓋倬以同經閱卷，則其著是書無疑。其爲是書也，當在未爲縣尹之前。其論經義，大抵發朱子

《集傳》之蘊，往往微啓其端而不竟其說，蓋欲使學者心思自得，不欲遽告以微辭妙義也。趙德者，故宋宗室，舉進士，人元不仕，隱居豫章東湖，於諸經皆有辨說，《詩》其一耳。嗟嗟，倬以義烈著，德以高隱稱，雖無經學，皆可表見，況著述章章若是乎！是不可以無傳也已。」

經義考卷一百十一終

弟子青浦陳維鏞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十二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詩十五

梁氏寅《詩演義》

八卷。

未見。

《詩考》

四卷。

未見。

寅自述曰：「於《詩》也，因朱子之《傳》演其義而申之，謂之《詩演義》。」

陳氏謨《詩經演疏》

未見。

朱氏升《詩旁注》

八卷。

存。

汪氏克寬《詩集傳音義會通》

三十卷。

未見。

危素序曰：「新安朱子《詩傳》，或文義，或引證，讀者時有所未通。窮鄉下邑，豈能家貯群書、人熟通訓？故學者之患此久矣。祁門汪君仲裕甫蚤貢於鄉，教授宣、歙間，《易》、《禮》、《春秋》各有著述，至於《詩傳》，爲凡例十有二條，幽探徧索，具見成書，分爲三十卷，名曰《詩集傳音義會通》，其自序則以興《詩》成樂之效望於來學。盛哉，君之用心！蓋其從大父東山受學於饒先生伯輿，君之學得於吳先生可翁，兩先生俱鄱人，距祁門甚邇。君年高德邵，爲士林之著龜云。」

宋濂序曰：「漢晉諸儒既造傳以釋六經，唐孔穎達復爲《正義》什傳而使之明，陸德明《經典釋文》之書遂與之兼行。蓋名物之詳，理所當明；聲字之訛，理所當正。而議者尚有謂孔之繁蕪、陸之疎漏

者。當是時，伊洛之學未興，則其失有不得不然者矣。三百篇之《詩》，自子朱子親爲之注，其大義固已昭如日星，讀者於事證音義有所未喻，輒昧昧而言之，譬猶不得其門而欲闚奧之人，不調其弓而思正鵠之中，抑亦難矣。前鄉貢進士汪先生，新安人，其從大父東山君嘗從雙峰饒子浙得黃文肅公之學，^①文肅則子朱子高第弟子也，其授受淵源最爲親切，故學者多尊事之。先生幼即從之游，學遂大進，慨然以致君澤民爲己任。應書有司，以《春秋》中前選，已而上春官不利，嘆曰：『得失固命也。明諸經以淑後世，不猶行己之志哉！』於是作《詩集傳音義會通》若干卷，引古今之書凡百餘家，疑者辨

①「浙」，依文意，疑爲「漸」字之誤。

之，闕者補之，朱子之欲更定而未及者亦從而正之。稽其用心，固欲孔、陸無異，

然而簡而弗繁，精而不疎，則有大過於人者矣。嗚呼！自經學湮微，其於名物之詳、聲字之訛多忽而不講，高談性命者有不屑爲，沒溺辭章者有不暇爲，其視先生爲何如哉？濂少先生七歲，應書武林時嘗一會之，迄今三十餘年。先生以修《元史》被召至京師，會濂亦來總裁史事，於是與先生談經，其深詣遠到，殆非當世之士所可及。方欲執弟子禮而請業焉，而先生飄然東歸，因爲叙其書，以志歆艷之私。先生所著，有《易傳義音考》、《春秋傳纂疏》、《春秋左傳分紀》、《春秋諸傳提要》、《經禮補逸》、《周禮類要》、《四書音證》、《通鑑綱目考異》、《六書本義》等書，皆有益於世，非但今所序之書而已，因併

及之。先生名克寬，字德輔，學者尊爲環谷先生云。」

曾氏堅《詩疑大鳴錄》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堅，吳江人，仕元爲禮部員外郎。徐達克元都，堅同學士危素等出謁軍門，太祖仍命原官。後宣德初，歷官雲南左布政使。」

按：堅嘗序薛毅夫《四明洞天丹山圖詠集》，自稱「滄海逸吏臨川曾堅」。序有云「余再以使事航海出慶元洋」，蓋猶屬至正年間事。俞邵謂是吳江人，宣德初尚存，度別有所據。其書葉氏《蓁竹堂目》

有之。

范氏祖幹《讀詩記》

未見。

《金華府志》：「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受業白雲許先生之門。太祖帥師下婺，辟爲諮議，以親老辭。鄉人稱爲純孝先生。」^①

何氏淑《詩義權輿》

未見。

朱氏善《詩解頤》

四卷。

存。

丁隆題後曰：「《詩經解頤》一編，先師文淵閣大學士一齋朱先生之所述也。先生得家學之傳，經籍無不考蹟，至古《詩》三百篇，尤博極其趣。每授諸弟子，於發明肯綮處，輒錄之。時愚亦在門，不數年成集，俾誦之者不待玩諸心而喜形於色，先生遂取『匡說《詩》』，解人頤』之語以名之。其子叔□既鋟諸梓，^②遠邇讀《詩》之士往往稱之，不啻良金美玉之重焉。比年愚承乏南昌司訓，上下亦莫不重是編之便學者，但歲久不能無亥豕魯魚之難辨，於是僉議命工重刊，以廣其傳。愚僭分章析類，正其譌誤，以便觀覽，亦未必無小

① 「孝」，原作「老」，據四庫本改。

② 「□」，蒼要本作「明」。

補云。」

楊士奇曰：「《詩解頤》四卷，國朝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著。南昌有刻板，余得之兵部侍郎盧淵，凡二冊。盧，朱之同郡人。」《江西通志》：「善字備萬，號一齋，豐城人，隱老之子。洪武初，官至文淵閣大學士。」

王氏禕《詩艸木鳥獸名急就章》

一篇。

存。

高氏頤《詩集傳解》

二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頤，福安人。洪武中舉孝廉，任海鹽知縣。」

蔣垣曰：「字應昌，福寧州人。」

張氏洪《詩正義》

十五卷。

未見。

何氏英《詩經詳釋》作「增釋」。

未見。

按：是書當即朱公遷《疏義》增釋之。

楊氏禹錫《詩義》

二卷。

佚。

《雲南通志》：「楊禹錫，太和人。洪武間，以經明行修辟授本縣學訓導。」

瞿氏佑《詩經正葩》

佚。

錢謙益曰：「佑字宗吉，錢塘人。洪武中，以薦歷仁和、臨安、宜陽訓導，陞周府右長史。永樂間，下詔獄，謫戍保安。洪熙乙巳，英國公奏請赦還，令主家塾。」

鄭氏旭《詩經總旨》

一卷。

佚。

黃虞稷曰：「旭，閩縣人。建文中，官儒學訓導。」

彭氏奇《詩經主意》

未見。

按：奇，未詳何時人。書載葉氏《菴竹堂目錄》。

胡氏廣等《詩集傳大全》

二十卷。

存。

吳任臣曰：「《詩大全》纂修官亦四十二人，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翰林院修撰、承務郎蕭時中、陳循，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周述、陳全、林誌，翰林院編修、承事郎李貞、陳景著，翰林院檢討、從仕郎余學夔、劉永清、黃壽生、陳用、陳璲，翰林院五經博士、迪功郎王進，翰林院典籍、修職佐郎黃約仲，翰林院庶吉士涂順，奉議大夫、禮部郎中王羽，奉議大夫、兵部郎中童謨，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吳福，奉直大夫、北京刑部員外郎吳嘉靜，承直郎、禮部主事黃裳，承德郎、刑部主事段民，承直郎、刑部主事洪順、沈升，承德郎、刑部

主事章敞、楊勉、周忱、吳紳，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陳道潛，承事郎、大理寺評事王選，文林郎、太常寺博士黃福，修職郎、太醫院御醫趙友同，迪功佐郎、北京國子監博士王復原，常州府儒學教授廖思敬，蘄州儒學學正傅舟，濟陽縣儒學教諭杜觀，善化縣儒學教諭顏敬守，常州府儒學訓導彭子斐，鎮江府儒學訓導留季安。按：是書止抄襲安成劉瑾《通釋》一書，僅刪去數條，而劉本以《詩·小序》隸各篇之下，是書則別爲一編，若似乎不同者。要之，當日元未嘗纂修也。」

魯氏^穆《葩經或問》

未見。

陸元輔曰：「穆，天台人。永樂丙戌進

士，累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理院事。」

劉氏翔《詩口義》

未見。

黃虞稷曰：「翔，清江人。宣德己酉舉人，官翰林院檢討。」

范氏理《詩經集解》

三十卷。楊守陳志墓云：二卷。

未見。

《台州府志》：范理，字道濟，天台人。宣德庚戌進士，官至南京吏部左侍郎。」

王氏逢《詩經講說》

二十卷。

佚。

《樂平縣志》：「王逢，字原夫。宣德初，薦授富陽學訓導，尋以明經召見，放歸，杜門講學，鄉里稱曰松陽先生。」

李氏賢《讀詩記》

一卷。

未見。

孫氏鼎《詩義集說》

四卷。

未見。

《江西通志》：「孫鼎，字宜鉉，廬陵人。永樂間領鄉薦，任松江教授，擢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學政。」

黃虞稷曰：「書成於正統十二年。」

陳氏濟《詩傳通證》

佚。

楊氏守陳《詩私抄》

四卷。

存。

守陳自序曰：「《詩》三百篇皆孔子所錄，世無異論矣。其《序》或謂作於孔子，又或以爲子夏、毛公，或以爲衛宏，莫能定

也。然自漢毛公據《序》作傳，而鄭康成之箋從之，唐孔祭酒之《疏》、宋呂東萊之《讀詩記》皆從之，他儒亦莫不尊《序》如經，無敢有議而違者。至歐陽文忠、蘇穎濱，始皆疑《序》而嫌傳、箋，各出其所見。穎濱則例取《序》之首句，盡去其下文而說之；文忠則於傳、箋之善者皆從之，而其間有悖理拂情者，始易之耳。獨鄭夾漈深闢傳、箋之妄，盡去《序》而自爲之說，或謂其私心自是，^①殆於不知而作者。晦庵朱夫子博考諸家，深探古始，以爲《集傳》，多主夾漈之說，且斷然以《序》說謬妄淺拙，實漢儒所作，不當分冠諸篇，因併爲一編，而詳論其得失，學者莫不信而遵之。奮千古之卓見，以掃百代之陋

①「私」，據《楊文懿公文集》卷五，當作「師」。

聞，非命世之大儒，其孰能與於此哉！然其主夾漈，而與鄭、衛諸《風》盡斷爲淫詩，則東萊固嘗議之，其後馬氏端臨亦嘗辨之，今雖專門舉子，尚或有疑於此者。蒙少從先祖栖芸先生授《詩》，僅聞大旨，已厭淫詩之繁而疑之矣。其後徧考諸家，益詳味之，則所疑亦不止此。歷歲浹久，疑猶未能釋也。今居閒處靜，日味諸經，因詳考各家傳注，擇而抄之以誦習。《詩》則專抄《集傳》，獨於疑未釋者，或仍從傳、箋，或易以他說，或寫愚見附焉。嗟乎！《序》說多謬妄淺拙，信有如朱子之言者，徒以其托名於聖賢，故世儒尊而信之，歷數百年之久，無敢更者。況朱子之道學無愧聖賢，何啻百世之山斗。而其爲《集傳》也，貫穿古今，折衷百氏，發理精到，措辭簡明，諸家莫有能逮之者。

而初學小生乃敢私竊去取於其間，豈非昏愚僭妄之極者哉！雖然，自昔儒生治經講道，皆由粗以造精，而於前言往行，亦始多疑而終信者。今蒙學未至而輕據言之，不自知其說之謬甚也，俟他日改正焉，斯可以驗學之進矣。天順元年丁丑冬十月。」

戚雄曰：「鏡川《詩抄》於《兔置》引《墨子》曰：『文王舉閔夭、泰顛於置罔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此說有據。」

王鏊曰：「《詩·小序》序所以作者之意，而或與《詩》詞不應。自宋以來，人多疑之，未敢盡屏。至朱子一切刮去，自諷其詩而爲之說，卓哉其爲見也。視古注亦簡切易曉，可謂有功於三百篇矣。但古人作詩必自命題，國史採之亦必著其所自，不然其人去之千古，安知微意所屬。」

使今人爲詩不自命題，則釋之者人人殊，不知果誰能得作者之心也。毛、鄭泥於

《小序》，宛轉附合，多取言外之意；朱子不泥《序》說，獨味《詩》之本旨。毛、鄭固多失，然去古未遠，其說亦或有自。朱子以夫子『鄭聲淫』之說，於鄭、衛之《風》多指爲淫奔。楊文懿公守陳謂春秋列國大夫會盟，多賦《詩》以見志，使皆淫辭，焉肯引以自況？若夫子意在垂戒，一二篇足矣，何取於多若是？如《風雨》、《鷄鳴》、《丘中有麻》之類，《序》以爲思賢，《木瓜》，以爲報功；《采芣》，以爲懼讒；《青青子衿》，以爲刺學校廢。如此之類，姑從其舊，未爲不可也。」

黃佐曰：「朱子所指淫詩與《小序》說異者，近世四明楊氏直以爲秦火之後，漢儒誤收以備三百之數，故其所著《私抄》刪

削而改編之。愚謂《左傳》載列國所賦者，諸淫詩具在，誤收之說，豈其然乎？」

易氏貴《詩經直指》

十五卷。

佚。

郭子章曰：「易貴，字天爵，吉水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辰州知府。」

黃氏仲昭《讀毛詩》

一篇。

存。

李氏承恩《詩大義》

未見。

程氏楷《詩經講說》

二十卷。

未見。

高佑鉅曰：「攷《登科錄》，程楷二人：一樂平人，成化丁未進士；一合肥人，天啓乙丑進士。《詩說》未詳誰作。」

劉氏銓《詩經發鑰》

佚。

《寧波府志》：「劉銓，字世衡，慈谿人。」

以貢爲丹徒訓導。」

王氏彥文《詩傳旁通》

未見。

錢金甫曰：「華亭人，號益齋。官嘉興縣儒學教諭。」

丁氏徵《詩解》

佚。

鄭氏滿《詩經講義》

未見。

《浙江新志》：「滿字守謙，慈谿人。弘治壬子舉人，濮州知州。」

陳氏鳳梧《毛詩集解》

未見。

鳳梧自序曰：「秦漢以來，說《詩》者四家，曰齊、魯、韓、毛，厥後三家之說不傳，而毛氏獨著。毛之注多近古，而鄭康成箋之，孔穎達疏之。迨宋，劉、歐、王、蘇及程子、張子各有《詩》說，而未叶於一。至晦庵朱子作爲《集傳》，固已家傳人誦，無容議矣。鳳梧嘗反覆考究，《詩》之篇什爲秦漢諸儒所亂，往往失其次序。如二《南》多閨門之詩，而美大夫、賢士之篇不宜無別；《王風》宜首列國，不當居《邶》、《鄘》之後；列國之《風》，註疏明有諸公世次可攷，而先後混淆；大、小《雅》各有正、變，暨商、周《頌》各有世次，而

亦相雜於其中。此篇什之不可不正者也。至於註釋，則《集傳》泥於放鄭聲之言，且過懲《小序》之失，有可因者亦輒改之。如《桑中》、《溱洧》諸詩本刺淫也，而悉以爲淫者所作；《靜女》、《木瓜》諸詩本詠他事也，而亦以爲淫者所作。不無戾於思無邪之旨，而亦非所以垂訓矣，此訓釋之不可不更者也。竊不自揆，悉據世次考定其篇什，爰取諸毛氏之註、鄭氏之箋、孔氏之疏，稽諸朱子之《語類》，參之呂東萊之《讀詩記》、嚴華谷之《詩緝》、楊鏡川之《詩抄》，^①而間有一得之愚，亦附見焉，名曰《毛詩集解》，凡若干卷，將以求正於有道也。若馬番陽之論、楊鏡川之辨，及余別著篇什攷定一卷，悉具列篇端，庶

① 「詩緝」，原作「詩輯」，據本書卷一百九改。

以解學《詩》者之疑云爾。」

許氏誥《詩考》

未見。

陸氏深《儼山詩微》

二卷。存《儼山集》中。

闕。

深自序曰：「深承父兄之訓，於《詩》自少誦習。中歲業舉，反覆諷咏之餘，竊有所疑，輒用劄記。迨通籍禁林，獲交賢俊，間於僚友間稍出一二質之，頗有合焉，而亦未敢遽以爲是也。今六十年矣，雖於經術終身難聞，而一得之愚不忍自棄，聊存藁以示子孫，目曰《詩微》，其章句篇什

多仍乎舊。是編也，蓋欲折衷《傳》、《序》，兼採衆長，以明詩人之旨，其疑者存焉，其闕者後焉，^①而因以附見鄙說，求爲朱子之忠臣而後已。嗚呼！僭妄之罪，安所於逃！特令後世知予之苦心焉爾。」

按：《詩微》業有成書，公子楫稱公攜入京師，爲朝士竊去，僅存二《南》、《邶風》而已。其於《大序》，疑有錯簡而更正之。存《儼山集》中。

張氏邦奇《詩說》

一卷。

①

「後」，陸深《儼山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十一作「擬」。

存。

湛氏若水《詩釐正》

二十卷。

存。

若水自序曰：「《詩》何爲而釐正也？」甘泉子曰：「釐正夫淫詩也。淫詩不可存於經也，此必夫子已刪，後儒復取而雜入焉者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者，正也。夫古之詩皆樂章也，奏之鄉黨焉，奏之閨門焉，奏之邦國焉。淫奔之詞，果可奏之鄉黨、閨門、邦國乎？大不可也。此夫子之所以去之，獨存三百篇也。今乃三百十一篇，其十一篇者，非夫子所刪淫詩，好事之儒復取而混之爲三百十一者乎？」其釐正

《小序》何也？」曰：「《小序》者，如今人作詩必先有序於前，爲某人某事爾也。①《詩》之《大序》，孔子弟子子夏以夫子之意爲之。其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國史謂小史也，其時近，故其記事也切，與後之生乎千百年之後而臆計乎千百年之前者異矣。故論《詩》者必以《小序》爲正，然其中有數字後儒雜入者，釐而正之，使《序》純乎古則《序》正，《序》正則《詩》正矣。」

經義考卷一百十二終

弟子武進薛景瑄覆校

① 下「某」字，原作「其」，據薈要本、《湛甘泉先生文集》卷十七改。

經義考卷一百十三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詩十六

韓氏邦奇《毛詩末喻》

未見。

胡氏纘宗《胡氏詩識》

三卷。

存。

王氏崇慶《詩經衍義》

一卷。

存。

崇慶自序曰：「《詩》三百，周詩也。《商頌》十一，得之周太師氏，而亡其七，亦周人爲之也。夫上公之封，禮樂之備，所以思康、微子也，周先王之用心篤矣。是故學莫大乎性情，《風》所以風此也，《雅》所以雅此也，《頌》所以頌此也。然則學《詩》奈何？曰：本之吾心以審其幾，參之事物以觀其變，弘之學問思辨以廣其志，反之無聲無臭以會其極，其庶幾哉。作《詩經衍義》。」

丁氏^奉《詩經臆言》

未見。

錢金甫曰：「丁奉，嘗熟人。正德戊辰進士。」

楊氏^慎《四詩表傳》

一卷。

未見。

王氏^道《詩億》

三卷。

未見。

馬氏^理《詩經冊義》

未見。

李氏^淮《詩經童訓辯疑》

未見。

黃虞稷曰：「淮字巨川，聞喜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

霍氏^韜《詩經注解》

未見。

舒氏芬《詩稗說》

三十篇。

未見。

高氏尚賢《詩經摘玉》

佚。

錢金甫曰：「尚賢，新鄭人。正德丁丑進士。」

王氏漸達《讀詩記》

未見。

漸達自序曰：「予聞夫子之教曰：『《詩》可以興。』故大樂正以絃歌爲教，令人學

者習之，而聖門閒居雅言亦爲首務。及至春秋，《詩》學盛行，其君臣之所宴會，賓客之所酬答，罔不賦以示意。其「可以興」者，正在於此。嘗嘆夫朱子初與呂東萊講解，皆主夫《小序》，晚年乃盡變之，以《小序》之所記者皆以爲淫風。噫！先王以政治得失原於風俗，故設爲采風之官，凡關於政治者悉采，以行賞罰黜陟之典。至於夫子之刪之也，則一歸於正而削其邪，蓋爲庶民小子、後世學者而設也，豈復有淫邪者與於其間哉？《樂記》曰：「正聲感人而和氣應之。」夫以正感人而猶恐其不順，而況乎以邪感之，其能免於諷一而勸百乎？不知朱子何爲以己意逆料之於千百載之下，盡《小序》、講師訓詁而廢之，此予之所深惜而悵歎也。雖然，以刺幽、厲之詩而加之宣王，以正

《雅》之什而入於亂世，此又《小序》之失也。非朱子，其孰能辨而正之哉？予因許魯齋訂正二《南》之圖，竊取朱子之意，復爲訂正《小雅》之圖，猶欲盡其章旨而改正之未暇也，姑識於篇端，以求正於有道之士焉。」

季氏本《詩說解頤》

八卷。又《總論》二卷。

存。

徐渭曰：「會稽季先生所著《詩說解頤》，其志正，其見遠，其意悉本於經，而不泥於舊聞，深有得於孔氏之遺旨，有裨後學。」

黃氏佐《詩傳通解》

二十五卷。

存。

佐自序曰：「《史志》謂：『漢興，魯申公始爲《詩》訓詁，而齊轅固、燕韓嬰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皆非本義，魯最爲近之。』三家列於學官。獨漢初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是爲《毛詩》，而未得立。其後三家廢而《毛詩》獨行世。』或泥於『魯最爲近之』語，必欲宗之。然《魯詩》今可攷者，有曰『佩玉晏鳴，《關雎》嘆之』，以爲刺康王而作，固已異於孔子之言矣；又曰『騶虞，掌鳥獸官。古有

梁騶，^①天子之田也」，文王事殷，豈可以天子言哉？其爲《周南》、《召南》，首尾已謬至此。他如《齊詩》之五際、《韓詩》之二傳，皆非本義。此《毛詩》所以善於三家也。惜夫鄭玄、孔穎達所謂箋、疏，或疑經文之誤，或訂本傳之失。魏晉之世，劉楨、王肅多所難駁，紛若聚訟。迄於唐宋，解之者亡慮百家，子朱子始爲《集傳》，其學大行，然後聽者專矣，論者猶病其違毛氏而宗鄭樵。蓋毛氏主《序》以言《詩》，樵則斥《序》之妄，以爲出於衛宏而盡削去之，遂以己意爲之序，凡詩人所刺皆斷以爲淫奔者所自作，則非所謂懲創逸志施於禮義者矣。呂氏祖謙《讀詩記》復主毛《序》，子朱子見而深有取焉，嘗有意於會萃所長，則其心未嘗自滿也。佐少誦《詩》，因旁及《注疏》、《玉

海》，首明《集傳》之意，而附諸說異同於其下，命曰《詩傳旁通》。正德庚午，領薦而病，間得嚴氏粲《詩緝》，復采入焉。自是日加刪潤，癸酉罹憂廢棄。丁丑北上，病，不克終試而歸，乃復修改，并及禮樂，更命曰《詩經通解》。藏諸篋笥，以俟有道而正云。」

趙氏肅《詩經會意》

佚。

鄭珣曰：「趙肅，雞澤人。弘、正間，由歲貢生任戶部司務，陞南刑部員外郎。」

①「梁」，原作「良」，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改。

潘公恩《詩經輯說》

七卷。

存。

公自序曰：「兩漢言《詩》者四家，齊、魯、韓、毛，後毛氏獨存，三家先後並廢。毛宗《序》說，分置諸篇之首。先儒謂《序》說卜子夏所創，毛公、衛敬仲潤色之。宋儒繼興，各以己意發明經指。迨朱文公《集傳》成，立之學官，大行於時，而毛氏之學寢亡矣。昔人謂《序》非一人之言，或出於國史之采錄，或出於講師之傳授，雖其舛誤不類間亦有之，而要之古《序》不可盡廢。信哉言矣！世之經生宗法朱《傳》以博科試，於古之注疏不復過目，寧非闕典乎哉？予幼肄習是經，既而涉

獵諸說。觀呂東萊氏《讀詩記》而善之，其立訓纂言，兼總古注，而毛氏之說始存；又觀朱克升《疏義》而善之，其發明朱《傳》之旨爲詳且盡。予乃合集是書，日以玩焉。以《序》說錄冠各詩之前，次錄朱氏所定傳序，次錄經文，次則雜采毛說、鄭箋、孔疏。其微言緒論可廣見聞者，雖未協厥中，亦詮次不廢。乃若《疏義》符合訓詁，其標識賦、比、興諸體尤號詳明，可裨朱《傳》，遂牽連采掇。一得之愚，偶契於衷，則於篇末書附，以備遺亡。蓋所以助博物洽聞，而非以鉤奇獵異；所以羽翼朱氏，而非以牴牾儒先也。會粹成帙，名曰《輯說》，錄置家塾，庸便觀覽，且思就正有道。蘄於朝夕吟咏之時，或有得夫溫柔敦厚之教，庶幾孔子所謂可興、可觀、可群、可怨之指，亦可以弗畔

矣夫。」

豐氏坊《魯詩世學》

三十六卷。一作十二卷。

存。

黃虞稷曰：「坊言家有《魯詩》，傳自遠祖稷，然實自撰。又作《詩傳》，託之子貢，而同時又有作《詩說》託之申培者，皆偽書也。」

按：豐氏《魯詩世學》列偽《子貢詩傳》於前，而更「小雅」爲「小正」，^①「大雅」爲「大疋」，盡反子夏之《序》。謂之「世學」者，以《正音》歸之遠祖稷，以《續音》歸之慶，以《補音》歸之耘，以《正說》歸之其父熙，而已爲之《考補》，其實

皆坊一手所製也。坊恃其能書，以篆隸體僞爲正始石經，一時鉅公若泰和郭子章、京山李維楨輩皆信之。而又爲此書以欺世，不知《魯詩》亡於西晉，自晉以後孰得見之？其僅存可證者，洪丞相适《隸釋》所載蔡邕殘碑數版，如「河水清且漣漪」作「兮」，「不稼不穡」作「嗇」，「坎坎伐輪兮」作「飲飲」，「三歲貫女」作「宦女」，「山有樞」作「藎」。此外，「素衣朱薄」作「綃」，見《儀禮注》；「傷如之何」作「陽」，見《爾雅注》；「豔妻扇方處」作「閭妻」，「中葍之言」作「中寧」，見《漢書注》。而豐氏本則仍

①「疋」，原作「正」，據叢要本、《補正》改。下「疋」字同。

同毛傳之文，是未覩《魯詩》之文也。楚元王受《詩》於浮丘伯，劉向元王之後，故《新序》、《說苑》、《列女傳》說《詩》皆依魯，故其義與毛傳不同。而豐氏本無與諸書合，是未詳《魯詩》之義也。至於《定之方中》爲《楚宮》，移入《魯頌》；又移逸詩「唐棣之華」四句於《東門之墀》二章之前，而更篇名爲《唐棣》；又增益《漸漸之石》之辭曰「馬鳴蕭蕭，陟彼崖矣。月麗于箕，風揚沙矣。武人東征，不遑家矣」，肆逞其臆見，狎侮聖人之言。且慮己之作僞未能取信於人，則又假託黃文裕佐作序，中間欲申魯說而改易毛、鄭者，皆託諸文裕之言。排斥先儒，不遺餘力。

其如文裕，自有《詩傳通解》行於世，其自序略云：「漢興，魯、齊、韓三家列於學官，史稱魯最爲近之。其後三家廢而《毛詩》獨行世，或泥於『魯最爲近』一語，必欲宗之。然《魯詩》今可攷者，有曰『佩玉晏鳴，《關雎》嘆之』，以爲刺康王而作，固已異於孔子之言矣；又曰『騶虞，掌鳥獸官，古有梁騶，天子之田也』，文王事殷，豈可以天子言哉？其爲《周南》、《召南》，首尾已謬至此。」以是觀之，則文裕言《詩》不主於魯明矣。又四明楊文懿著《詩私抄》，改編《詩》之定次，文裕罪其師心僭妄，是豈肯盡棄其學而甘心助豐氏之邪說乎？至於黨豐氏者，不知石

經爲坊僞撰，乃誣文裕得之中祕。今文淵閣之書目錄具在，使果有魏時石經，目中豈不登載？洵無稽之言，稍有知識者，當不爲所惑也。

陳氏褒《毛詩緒說》

未見。

黃虞稷曰：「福建寧德縣人。嘉靖癸未進士。」

陸氏邶《詩傳存疑》

一卷。
存。

邶自序曰：「《毛詩》注釋簡古。鄭氏雖

以《禮》說《詩》，於人情或不通，及多改字之弊，然亦有可以裨毛氏之未及者。至孔穎達疏出，而二家之說遂明。程伊川與歐、蘇諸公又爲發其理趣，《詩》益煥然。李迂仲集諸家爲之辨而去取之，南軒、東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視李氏爲徑，而東萊之《詩紀》獨行，岷隱戴氏遂爲《續詩紀》，建昌段氏又用《詩紀》之法爲《集解》，華谷嚴氏又用其法爲《詩緝》，^①諸家之要多在焉。雪山王公質、夾漈鄭公樵始皆去《序》而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庵先生因鄭氏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古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

①「緝」，原作「輯」，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改。

於茫冥之中，誠亦難矣。然其指《甫田》、《大田》諸篇爲治世之音，「成王不敢康」之「成王」爲周成王，則其說的有根據，且發理精到，措辭簡潔，讀之使人瞭然，孰有加於晦庵之《詩傳》者哉！學者當以是爲主。至其改易古說，間有意未能遽曉者，則以諸家參之，庶乎得之矣。」

按：《簣齋詩說》至《衛》詩而止，今附集中，未成之書也。」

黃氏光昇《演詩蠡測》

未見。

張氏忠《詩辨疑》

未見。

黃虞稷曰：「任丘人。嘉靖己丑進士，官光祿少卿。」

呂氏光洵《詩箋》

未見。

俞汝言曰：「光洵字□□，^①新昌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改南京工部。」

薛氏應旂《方山詩說》

八卷。

存。

王夢得序曰：「我師方山公五經罔不淹

①「□□」，據本書卷五十四，當作「信卿」。

貫，而尤長於《詩》。以幼時所錄《詩說》
錄諸梓，始經義理以求其趣，參之古今以
博其趣，察之性情以正其意，訂之得失以
協其中，真可輔翼乎經而並行者，學者當
自得之。嘉靖癸卯序。」

薛氏騰蛟《毛詩附說》

十卷。

未見。

陳氏言《詩疑》

未見。

言自序曰：「《詩》也者，正變存乎感，哀
樂存乎音，美刺勸戒存乎意，升降理亂存
乎時。得其意，故時可見也；得其感，故

音可審也；得其音，故政可知也。於是
乎《詩》次可序也，則序之可也。序之也
者，以序乎先王之詩世也，觀乎其世而樂
有恍焉者矣，是故序《詩》也。《詩·小
序》之作，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
爲子夏、毛公合作，或以爲國史，或以爲
衛宏潤色之。潤色者，潤色乎孔子、子
夏、毛公者也。孔子、子夏、毛公，其去
《詩》尚近，必耳目有逮焉者，而以數千載
之後臆而破之，豈不遠哉？是故《序》有
原乎《詩》之意，而《詩》無證乎《序》之辭
者。朱子以爲非，而我疑其是也，故命其
編曰《詩疑》。」

《詩序傳》

未見。

言自述曰：「先王之詩，孔子得宋大夫之七篇，曰《商頌》。繼之者周也，周宗文王，故次二《南》，文王未王，二《南》未雅也。武王成之，故次武王之《頌》。成王治定功成，制禮作樂而備矣，故次之正《雅》。成王有疑於周公，未純也，故次《豳》之變《風》。承成王者，康王、昭王也，故次二王之《頌》。二王之後，有宣王之興，幽、厲之衰，故次幽、宣、厲王之變《雅》，觀其所變，而詩之情見矣。幽王弑，平王東而不復雅，故次《王風》。平王而下無詩矣，於是有諸侯之詩。魯，宗國也，而無風，故次《魯頌》。康叔者，武王之子也，故次《邶》、《鄘》、《衛》。唐叔者，成王之弟也，故次《唐》。以其厲王之後，故次《鄭》。異姓而大功者，太公、畢公也，故次《齊》、次《魏》。秦，諸侯而狄者也，

也，故次《秦》。國小而極亂，亂極必治，君子有未濟之思，故次之以《陳》、《檜》、《曹》終焉。」

袁氏^煒《毛詩定見》

未見。

錢謙益曰：「煒字懋中，慈谿人。嘉靖戊戌會元，廷試第三人。累官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贈少師，謚文榮。」

何氏^{宗魯}《詩辯考證》

四卷。

未見。

黃虞稷曰：「宗魯字可言，福清人。嘉靖癸卯舉人，惠州府同知。」

李氏先芳《毛詩考正》

未見。

王氏樵《詩考》

未見。

陳氏錫《詩辨疑》

一卷。

存。

勞氏堪《詩林伐柯》

四卷。

存。

謝東山序曰：「《詩林伐柯》者，道亭勞先生所爲說《詩》者也。先生按潼川暇，出示東山，由是讀之卒業。先生於三百篇既合而統論之，又析而詳言之。大而一說之長，小而一詰之善，取之也博，辨之也明。學《詩》者讀之，不猶伐柯者其則不遠矣乎？雖然，所謂則者，不在書而在人，不在人而在我。聖門說《詩》，曰『思無邪』，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此學《詩》之則也。先生在蜀，其教人也，德行以爲本，篤實以爲文，行之以敬，敷在寬，出之以色，笑匪怒；其校士也，喜怒不形，好惡不作，覬覦莫得而倖，毀譽莫得而撓。所以薰陶變化之者，其爲無邪與溫柔敦厚，則一而已矣。今諸生既親承先生之善訓，其尚於先生所以爲身教者，

近取則焉。不然，苟徒讀先生之書，固非先生之志矣。隆慶庚午序。」

繆泳曰：「堪，江西德化人。嘉靖丙辰進士，歷官副都御史，協理院事。」

許氏天贈《詩經正義》

未見。

黃虞稷曰：「天贈字德夫，黟縣人。嘉靖乙丑進士，山東參政。」

經義考卷一百十三終

弟子婺源朱逢源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十四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詩十七

沈氏一貫《詩經纂注》

四卷。

存。

馮氏時可《詩臆》

二卷。

存。

黃氏洪憲《學詩多識》

佚。

郭氏子章《詩傳書例》

四卷。

存。

殷氏子義《詩經疏解》

未見。

歐氏志學《毛詩見小錄》

未見。

黃虞稷曰：「志學字須靜，莆田人。嘉靖中，官知縣。」

陸氏奎章《陸詩別傳》

未見。

黃虞稷曰：「武進人，學士簡之子。」

郭氏金臺《毛詩辨》

佚。

高佑鉅曰：「長沙人。」

李氏澤民《詩集傳》

佚。

《廣信府志》：「李澤民，貴溪人。隱居事母，號北山樵子。著《詩集傳》。」

易氏貴《詩經直指》^①

十五卷。

佚。

郭子章《黔記》：「知府易貴撰。貴，宣慰司人。淹貫載籍，歸田十餘年，杜門較書。以《詩》義奧深，作《直指》。今逸。」

① 「易氏貴詩經直指」，據《補正》，此條又見於卷一百十二，書名、卷數、作者、姓氏皆同。

朱氏得之《印古詩說》

一卷。

存。

錢金甫曰：「朱得之，字本思，靖江人。師事陽明，陽明歿於粵，走數千里迎之，哭盡哀。《印古詩說》一卷，錢塘胡氏刻人《格致叢書》。」

李氏經綸《詩教考》、《詩經面牆解》

未見。

黃虞稷曰：「經綸字大經，南豐諸生。」

黃宗羲曰：「大經以《詩》三百篇非夫子之舊，漢儒雜取逸詩以足其數，故無益於天德王治之粹者削之，作《詩教考》。」

按：《詩》三百十一篇，孔子所定，蔽以一言曰「思無邪」。而朱子則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是作詩者不皆思無邪矣，因以春秋列國卿大夫盟會宴饗所賦，百世之後盡定為淫奔之詩。數傳而魯齋王氏竟刪去三十二篇，謂今三百五篇非夫子之舊，秦火後《詩》不能獨全，漢儒取刪去之詩足數，此支離之說也。大經《詩教考》蓋本諸王氏，《詩》本無邪，而王氏刪之於前，李氏削之於後，亦異於孔子之旨矣。

袁氏仁《毛詩或問》

二卷。

存。

仁自序曰：「朱元晦於《詩》，盡去孔門《序》說，而以意自爲之解。盲人摸象，豈不揣其一端，然而去象遠矣。余讀《詩》不廢《序》說，亦不純主《序》說，會之以神，逆之以志，反之性情之微，窺之美刺之表。其求之而未得也，若魚銜鈎；及瞿然有得也，不知我之爲古人、古人之爲我也。舉其所服膺者，設爲或問以發之焉。」

葉氏朝榮《詩經存固》

八卷。一作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朝榮，福清人，大學士向高之父。」

屠氏本峻《毛詩鄭箋》

二十卷。

未見。

林氏世陞《毛詩人物志》

三十四卷。

未見。

黃虞稷曰：「禮部尚書嫌子，本王應麟《詩傳圖要》而作。」

鄧氏元錫《詩繹》

三卷。

存。

章氏潢《詩原始》

未見。

李氏鼎《編詩經古注》

十卷。

未見。

王氏大覺《詩解》

未見。

黃虞稷曰：「福州人。」

林氏甫任《詩經翼傳》

未見。

黃氏三陽《詩講義》

未見。

蔣垣曰：「三陽字元泰，建陽人。」

陳氏第《毛詩古音攷》

四卷。

存。

焦竑序曰：「《詩》必有韻，夫人而知之。乃以今韻讀古詩，有不合，輒歸之於叶，習而不察，所從來久矣。吳才老、楊用修

著書，始一及之，猶未斷然盡以爲古韻也。余少讀《詩》，每深疑之，迨見卷軸寢多，彼此互證，因知古韻自與今異，而以爲叶者謬耳。故《筆乘》中間論及此，不謂季立俯與余同也。甲辰歲，季立過余，曰：『子言古詩無叶音，千載篤論，如人之難信何？』遂作《古音攷》一書，取《詩》之同韻者臚列之爲本證，已取《老》、《易》、《太玄》、騷賦、《參同》、《急就》、古詩謠之類臚列之爲旁證，令讀者不待其畢，將啞然失笑之不暇，而古意可明也。噫！季立之用心可謂勤矣。韻之於經，所關若淺鮮，然古韻不明，至使《詩》不可讀，《詩》不可讀，而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之教或幾於廢，此不可謂之細事也。乃寥寥千古，至季立始有歸一之論，其爲功可勝道哉！世有通經學古之士，必以

此爲津筏，而簡陋自安者乃至以好異目君，則不學之過矣。」

第自序曰：「夫《詩》以聲教也，取其可歌、可咏、可長言嗟嘆，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以感竦其興觀群怨、事父事君之心，且將從容以紉繹夫鳥獸草木之名義，斯其所以爲《詩》也。若其意深長，而於韻不諧，則文而已矣。故士人篇章必有音節，田野俚曲亦各諧聲，豈以古人之詩而獨無韻乎！蓋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讀古之作，不免乖刺而不入，於是悉委之叶，豈其然哉？愚少受《詩》家庭，竊嘗留心於此，晚年獨居海上，惟取三百篇日夕讀之，雖不能手舞足蹈契古人之意，然可欣可喜、可戚可悲之懷一於讀《詩》洩之。又懼子姪之學《詩》不知古

音也，於是稍爲考據，列本證、旁證兩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也；旁證者，采之他書也。二者俱無，則宛轉以審其音，參錯以諧其韻，無非欲便於歌咏，可長言嗟嘆而已矣。蓋爲今之詩，古韻可不用也；讀古之詩，古韻可不察乎？嗟夫！古今一意，古今一聲，以吾之意而逆古人之意，其理不遠也。患在是今非古，執字泥音，則支離日甚，孔子所刪幾於不可讀矣。愚也聞見孤陋，攷究未詳，姑藉之以請正明達君子。」

朱氏謀《詩故》

十卷。

存。

黃汝亨序曰：「仲尼述六經，刪《詩》以垂

不朽。子夏親承其訓，故《小序》得者什九。毛、韓、魯、齊遞爲之說，各有師承。而考亭訓注，大略於《雅》、《頌》多合，於《國風》多離。如執「放鄭聲」一語，而《鄭》、《衛》之《詩》概從淫邪，不知夫聲之非《詩》也。鬱儀說《詩》，大都原本《小序》，按文、武、周公以來《春秋》、《左》、《國》之事而次第其世，考其習俗，論其人，而以意通之，集諸家之成，無失作者至意。孟軻氏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又曰：「誦其詩，論其世。」此真善說《詩》者，吾今見鬱儀氏矣。」

謀偉自序曰：「說《詩》者，毛、韓、齊、魯互異，非一傳一說可得而概也。愚者膠其師授，竊竊然自以爲知《詩》，其用陋且隘矣。予之說非敢盡《詩》之用也，將以通夫毛、韓、齊、魯之固也。蓋自束髮誦

《詩》，迄今五十餘年，所見諸家義疏，率多牽於舊說，其於比、興之際，微辭妙旨，往往鬱而未章。嘗爲《詩故》一卷，傳之吳中，好事者頗采用其言，乃後知予說之不大乖刺，亦有當於人心矣。爰以暇日研究物理，會通訓詁，集其神明而酌其得失，三百五篇篇各爲之說，次爲十卷，仍名之曰《詩故》。雖非告往知來，亦頗發先儒之未發矣。若夫進於溫柔敦厚之教，止於不愚之地，達乎可興、可怨之情，以極乎《詩》之能事，則三百五篇具在，能言《詩》者自得之，奚俟是哉？」

朱氏統鎔《詩解頤錄》

未見。

黃虞稷曰：「新建奉國中尉。」

凌氏濛初《聖門傳詩嫡冢》

十六卷。

存。

《詩逆》

四卷。

存。

按：凌氏誤信豐坊僞撰《子貢詩傳》，遂合子夏《詩序》刊行之，題曰《聖門傳詩嫡冢》，難乎免於識者所笑矣。

徐氏奮鵬《詩經毛朱二傳刪補》

未見。

黃虞稷曰：「奮鵬，臨川人。以《毛詩》、朱《傳》繁簡不一，乃爲是書，令學者味比、興之旨。人或劾其擅改經傳，請治罪。神宗取其書閱之，以其不悖朱子、有功於毛貸之。奮鵬復著《古今治統》、《古今道脉》等書，崇禎中，督學使駱日升、蔡懋德將獻於朝，不果。」

程氏朝光《詩講義》

八卷。

未見。

鄒氏泉《詩經折衷》

未見。

高佑鉅曰：「泉字嶧山。」

薛氏志學《毛詩傳旨一貫》

未見。

何三畏序曰：「《詩》蓋三千篇矣，此孔子未刪《詩》以前《詩》也。刪之後，得三百五篇，皆以合《韶》、《武》之音，而《詩》乃隸於經焉。《詩》蓋有《魯詩》、《齊詩》、《韓詩》、《毛詩》諸家之學矣，此朱子未傳《詩》以前《詩》也。傳之後，凡數萬餘言皆以黜，而《詩傳》乃隸於學官焉。國家明經取士，士業一經者輒令取衷傳注，必

句釋而字解之，此雖訓詁之家，而亦足以發明聖經之宗旨，匪是則談理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而甚則離經畔聖，其害不可勝言矣。薛子希之少負才名，長爲士望，凡百家諸子之籍靡所不窺，而獨於《詩傳》討論加詳焉。其言曰：《風》、《雅》、《頌》三經之章章各有體，賦、比、興三緯之義義各有宜，閭閻里巷、郊廟朝廷、忠臣孝子、烈士貞女一唱三嘆之歌歌各有指。乃爲提綱挈領，覃思殫精，或日旰忘食，夜分廢寢，不對客、不闕門者經年，而《傳旨一貫》之編成矣。是編也，大都以傳譯經，以意逆傳，於諸家之說務擇所安，不爲持兩可。以故強記博綜之彥服其多通，推其淵識，可以掩映先達，領袖後進，而爲紫陽氏之忠臣已。」

錢金甫曰：「志學字希之，常熟人。」

吳氏瑞登《詩經引躍》

未見。

繆泳曰：「瑞登字雲卿。」

陳氏推《毛詩正宗》

未見。

俞汝言曰：「推字行之，福建人。」

楊氏文奎《詩經定》

未見。

陶氏其情《詩經注疏大全纂》

十二卷。

存。

唐汝諤曰：「其情字逸則。」

趙氏一元《詩經理解》

十四卷。

存。

高佑鉅曰：「趙一元，字士會，山陰人。

書成於萬曆乙未，駱日升爲之序。」

程氏元初《詩經叶韻》

四卷。

《詩經音釋》

一卷。

俱未見。

堵氏維常《詩箋》

未見。

陸元輔曰：「堵維常，字冲宇，宜興人。

於《詩》、《禮》、《春秋》皆有箋，其子牧遊

先生因之輯《三經澤書》。」

黃氏一正《詩經埤傳》

八卷。

未見。

徐氏熙《詩說闕疑》

十五卷。

未見。

陸氏曾暉《詩經內傳》

三十二卷。

《外傳》

二十卷。

俱未見。

黃虞稷曰：「字章之，會稽人。」

江氏彥明《詩經箋疏》

未見。

陸元輔曰：「彥明字晏其，婺源人。」

馮氏復京《六家詩名物疏》

五十五卷。

存。

葉向高序曰：「稱名物者，莫詳於《詩》。夫子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夫寧獨鳥獸草木也與？殷雷震電、三星七襄之概乎天，江淮河海、川原陵谷之包乎地，禮樂衣冠、文物器數之該乎人，三才之道，有一之不列於《詩》者乎？《詩》之途三：曰賦，曰比，曰興。賦之

體顯而比、興之體微，故《詩》之爲比、興者，其寄情或深於賦。而比、興之物又必有其義，如關雎之配耦、常棣之兄弟、鳶蘿之親戚、蜉蝣之娛樂、鴛鴦之憂勞，皆非泛然漫爲之說。故善說《詩》者，舉其物而義可知也。不辨其物而強繹其義，《詩》之旨日微而性情日失矣。海虞馮生肆力是經，摭其名物，詳爲之疏，分門別類，纖悉不遺。其所採集，自六經、正史以至諸子百家、稗官小說，與夫讖緯醫卜、天文曆數諸書，無不蒐列，連類廣肆，窮變極幽，以視李樗之《詳解》、王景文之《總聞》、王應麟之《詩攷》，其宏富精覈不啻倍之。書成，示余問序。余非深於《詩》者，思古列國之所陳，太師之所採，各從其方俗以形之歌咏，其間封疆物產之不齊，名稱俗尚之互異，彼

此不能相通；而其所載十五國者又皆在大江之北，今文人學士之產於南者，足跡多所未涉，亦何從而辨其物宜、徵其形象，以遠訂作者於千載之上乎？馮生此編，斟酌於不竭之淵，游衍於無窮之藪，是大有功於《詩》教者也。」

吳氏雨《毛詩鳥獸草木疏》^①

二十卷。

存。

曹學佺序曰：「《詩》有《草木鳥獸蟲魚疏》，鄭夾漈以爲晉陸機撰，《通考》據《崇

① 「疏」，《校記》：「《四庫存目》『疏』作『考』。」

文總目》，以爲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璣撰。^①陳振孫曰：「按陸氏《釋文》，斷非晉之士衡。而其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吳時人也。」「陸氏」曰者，唐陸德明也，有《莊子音釋》，間亦用之。至孔疏、呂《記》、《太平御覽》諸書，多所采獲矣。但書止二卷，不無漏萬之譏。友人吳君引而伸之，推而廣之，昔但二卷，今爲二十，名曰《毛詩鳥獸草木考》焉。其曰「毛詩」者，本文之下仍用毛萇大、小《序》也。其先鳥獸而後草木者，蓋夫子標多識之目，而《國風》首《關雎》之篇也。其次則《風》、《雅》、《頌》，不相凌奪。如「野有死鹿」先舉《國風》，「呦呦鹿鳴」次及《小雅》是也。其類則有當廣者，如草木之外而有竹穀，羽毛之外而有鱗介是也；如馬之類則有騏驎，犬之類

而有盧厖是也。其體則本吳仁傑《離騷草木疏》而爲之也，其用則本五雅及《本草證類》、諸儒注疏而爲之也。今博采諸家，仍存名氏，則本呂伯恭《讀詩記》而爲之也。書成，愚得寓目焉，曰：「噫，憊矣！《詩》三百篇，古今說者紛紛不一，後之學者何所折衷？愚不敏，竊謂一言以蔽，曰思無邪，則太史公所謂『取其施於禮義』者近之；語往知來，可與言《詩》，則毛萇謂『《詩序》爲子夏所作』者近之；述而不作，多聞闕疑，則馬端臨謂『其人可攷，其意可尋者，夫子錄焉；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者，夫子刪焉』，其言亦近之。大抵必會乎刪之意，而後可

①「令」，原無，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曹學佺《石倉文稿》（明萬曆刻本）卷一補。

與言《序》；必會乎《序》之意，而後可與言疏。今吳君之疏必本諸《序》，猶乎作《序》者即欲強解逸詩一篇不可得也。近林宗伯少子世陞本王應麟之《詩傳圖要》作《人物志》三十卷，陳參戎第本吳棫之《補音》作《詩經古音》四卷，與吳君雨皆閩郡人，爲一時之盛云。」

唐氏汝諤《毛詩微言》

二十卷。

存。

汝諤自序曰：「《詩》有齊、魯、韓三家盡亡，獨存毛、鄭。自朱子《集傳》出，而毛、鄭之說又束之高閣矣。顧晦翁掇擊《小序》，而後人復左袒漢儒，又一時如呂東萊《讀詩記》、嚴華谷《詩緝》先後互出，^①

與朱《傳》抗衡。余以爲苟非出自詩人，總之皆臆說也。謂漢儒近古，度有師承，而附會不少；謂宋儒明理，疑無曲說，而矯枉或過。國朝纂修《大全》，裨益後學，而與朱《傳》相矛盾者輒爲棄去，故注疏之說既不收錄，而諸家之論亦不甚有所發明。又高明之士視爲筌蹄，不復染指，而屹首研摩，皆其庸庸者耳。此《詩》解所以概未盡善也。余生平最喜徐儻弦先生《翼說》與吾鄉玄扈徐公《六帖》，以其綜輯前人而超然獨解，絕無穢雜。余故篇中所載，兩公居多，而又廣以箋疏，附以臆說，雖不敢謂與朱《傳》有裨，聊補《大全》所未備也。」

錢金甫曰：「安慶教授華亭唐汝諤上

① 「緝」，原作「輯」，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改。

雅撰。」

王氏志長《毛詩刪翼》

二十卷。

未見。

經義考卷一百十四終

弟子海寧王槐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十五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詩十八

瞿氏九思《詩經以俟錄》

□卷。^①

存。

九思自序曰：「說經當以孔子之言為主。孔子謂『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見《詩》惟《雅》、《頌》是樂章。至於二《南》，未嘗非樂，然《南》自

爲《南》，不當與《雅》、《頌》並論也。孔子刪述六經，凡關涉三代者，皆以從周爲主，周制所在即是禮之所在，有此禮即有此樂。而《詩經》諸詩即所謂樂，決未有無禮而有是樂者，亦未有有此禮而無是樂者。譬如衛國，武王、周公原未嘗許康叔得用王禮，與魯國原不同，衛國如何當有《雅》、《頌》？若《賓之初筵》，是衛武公悔過飲酒之詩，「抑抑威儀」，衛武自儆之詩，只當與《淇澳》同在《衛風》，豈可列在二《雅》？蓋《雅》是天子之樂，斷未有雜以列國聲詩之理。今除十三《國風》及魯、商二《頌》外，將《大雅》、《小雅》、《周頌》混而爲一，不敢拘定漢宋舊說，亦不敢參用子夏《小序》。又除凶禮，如「國有大故，旅上

①「□」，據《明史》卷九十六，當作「六」。

帝，旅四望』、『國有大旱，舞雩』、『有天地大災，類社稷，類宗廟』。凡去樂者、去籥者、弛架者、徹架者，厥樂器者、藏樂器者、陳樂器者、厥筍器者、厥舞器者，弔日不樂、忌日不樂者，齋不舉樂、服不舉樂者，殯葬不舉樂、祥禫不作樂、上陵不作樂者，^①不必開列，其餘將周家吉禮、凶禮、軍禮、賓禮、嘉禮盡數開列條目。於每禮之下復開細目，粘於壁間，日夜紬繹《詩經》白文。以何詩歸於何禮，即定爲此某禮之詩；以何禮歸於何詩，即定爲此某詩之禮。使經禮之三百與《詩》之三百一一相當，使周家有一禮必有一詩，有一詩必有一禮，不使其有有禮而無樂、有樂而無禮。必如此，然後二《雅》、《周頌》皆是宗廟朝廷所奏之樂、所歌之詩，方與夫子「然後樂正」之說相合。初欲以諸詩篇名爲目，而

以五禮附於其下，恐天下後世疑惑，或以爲猶有遺禮；若以五禮爲目，而以諸詩篇名附於其下，恐天下疑惑，或以爲猶有遺詩。其後再三審處，謂諸禮散在各經，人難討究；若諸詩則聚在一部，可以考驗。與其使人知無遺禮，不若使人知無遺詩。故遂決意先以諸禮爲目，而以諸詩附於其下，又復以諸詩爲目，而以諸禮附於其下，則一禮便有一詩，一詩便有一禮，曉然易見。使天下後世因禮考詩，因詩考禮，即知二《雅》、《周頌》已盡無一篇閑詩矣。」

姚氏舜牧《詩經疑問》

十二卷。

①「殯」，原作「嬪」，據四庫本、薈要本改。

存。

舜牧自序曰：「嘗讀三經三緯之說，竊有疑焉。三經，《風》、《雅》、《頌》是已；三緯，曰賦，曰比，曰興。蓋通融取義，謂所賦之有比、有興耳，非截然謂此爲賦、此爲比、此爲興也。惟截然分而爲三，於是求之不得其說，則將爲賦而興又比也，賦而比又興也，而寢失其義矣。此三緯之說之可疑者，而猶其小者也。若斷章取義，凡詩皆可通用矣，而作者之志則有一定不易者。倘以意逆詩人之志於千載之上，則一字各函一義，而其中雋永之味真有足啓萬世之咀嚼者。奈之何《詩》義之湮而莫識也，又奈之何陳說汨沒於所習，而即有能探其旨者，付之勿問也。今余所疑，凡經數十年，且重加訂問矣。若前所誤解者亟與辨正，蓋心獨苦矣，而安得

高明君子虚心一爲之裁訂哉？則所謂藏之名山，而俟知於千載之下者也。」

林氏兆珂《毛詩多識篇》

七卷。

存。

方承章序曰：「萬物備矣，一不知而君子以爲恥，寧存而不論者也。《山海經》所有怪物，固付之聖人所不知，而在《詩》、《爾雅》與？夫附益《詩》、《爾雅》者，其名其理，豈可混乎？《繁露》稱名生於真，不真非名。則無論一名數物、一物數名，即一之不辨，而格致於何有？是先生之所爲慨也。以先生之學之博，而猶慮失其真，必檢攝其體統，歸諸訓詁，總之不離《詩》、《爾雅》者近是。若紀其變，則《列子》·天

瑞》之篇；究其源，則《淮南·地形》之訓。無耶有耶，蓋亦付之所不知耳。要之多識，要之一貫，將以博而不越其常者乎！故是編之難，如畫犬馬者也。」

郭喬泰序曰：「吾鄉曩有鄭漁仲先生，撰有《昆蟲草木志略》。其自叙云『已得鳥獸草木之真，然後傳《詩》』，則以《詩》家發興之本在也。標曰『志略』，精核爲諸家最。而今有林孟鳴先生，撰《多識篇》。篇中主三百篇名物，其三百記事之珠與？漁仲先生嘗嘆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農圃人又不識《詩》、《書》之旨，二者無由參合，遂使鳥獸草木之學不傳。試讀先生《多識篇》，材人之窮觀，詩人之逸趣，具是矣。」

錢金甫曰：「兆珂字孟鳴，莆田人。萬曆甲戌進士，由刑部郎中歷知廉州、衡州、安慶三府事。」

汪氏應蛟《學詩略》

一卷。

存。

應蛟自序曰：「先王於《詩》教豈不重哉？自朝廷宮闈下迨國都閭巷，皆絃誦《風》、《雅》，以涵詠性情，而約之至正。春秋時，諸侯、卿大夫聘會燕饗，猶相與賦詩見志，蓋其諷諭婉而感人深也。說者謂古《詩》三千餘篇，夫子僅存其什一，篇什雖簡，而忠孝恭順、禮義廉恥之節森然悉具，以言乎興觀群怨、事父事君則備矣。子謂《詩》可以一言蔽，曰思無邪。夫學《詩》者誠求端於無邪也，茲《略》已多乎哉！」

吳周瑾曰：「澄源汪氏應蛟，婺源人。萬曆甲戌進士，歷官右僉都御史，經理朝

鮮，巡撫天津。後死於難。」

謝氏^{台卿}《詩經課子衍義》

未見。

錢金甫曰：「台卿字韋仲，晉江人。萬曆庚辰進士。」

徐氏^{常吉}《毛詩翼說》

存。

徐氏^{即登}《詩說》

五卷。

未見。

吳氏^炯《詩經質疑》

一卷。

存。

炯自序曰：「余少讀《左氏春秋》，見其援引《詩》辭，確有證據，而比諸考亭，疑有異同。長而聞之長者謂：考亭信理，不若毛氏近古有師傳也。考亭以意逆志，於千百世之下大破漢儒之說，然漢儒師傳亦未可盡掃。余取《序》、《傳》、考亭比而讀之，考亭無可疑者不復搜剔訓詁，考亭有可疑者則取節《序》、《傳》，兼附己意。豈曰解頤，聊存管見云耳。萬曆丙午夏四月。」

郝氏敬《毛詩原解》

三十六卷。

存。

錢澂之曰：「京山郝氏說《詩》專依《小序》，拘定《序》說。《序》有難通者，輒爲委曲生解，未免有以經就傳之弊。而又立意與《集傳》相反，不得其平。至於議論之精醇者，足以發明朱《傳》，不可廢也。」

《序說》

八卷。

存。

方氏大鎮《詩意》

未見。

張氏彩《詩原》

三十卷。

存。

陳此心序曰：「《詩》之爲教，原以維世風、正人心，弗納於邪也。故夫子存三百五篇，而撮其要曰『思無邪』。夫以無邪蔽三百，乃夫子代爲詩人原也。而最可原者，尤莫如《鄭風》。鄭亦世漸於桓、武，士有《淄衣》之好，女有《鷄鳴》之風，安得概以淫斥？舉仁人義士感時憂國之公忠，悉入妖女狡童之案，不其冤乎！」

則說《詩》而不善原者之過也。張公爲東省名元，淹貫百家，沉酣六藝，凡《詩》中意義兩可、邪正相隣者，《序》、傳、疏、箋各覩一班，公直因其天然而衷之正的，融其偏駁而會之大通。又間出獨解，直發聖賢所未發，而於聖經賢傳毫不相戾。如《鄭風》一篇原淫人貞，而鄭之士女千古獲知心矣。由此以推作者深情、刪者精意，默受推原者多矣。尼聖以無邪原三百，其旨顯而微；公原三百以無邪，其旨微而顯。諸儒刺邪以懲邪，其功博而緩；公原邪以歸正，其功約而捷。世道人心所藉維持者不小也。尼聖可作，當亟與之言《詩》也已！」

錢金甫曰：「張彩，字還白，一字斂之，滕縣人。萬曆辛卯鄉試第一，官至刑部郎中。」

徐氏必達《南州詩說》

六卷。

存。

必達自序曰：「必達幼從先大夫受《詩》，稍長，繙閱諸先輩說，有異同者，又從先大夫質焉。己丑春，謝客扃戶，作爲《詩說》。專以先大夫爲宗，而旁採諸先輩說，亦時附以己意，務奇而不軌者盡黜焉。間有稍異時說，而揣摩作者心事，情景躍然，不忍棄去者。出自先輩，即標先輩姓名；出自己者，即標曰『愚意』；其爲時所稱說，而默想作者之意似未必然，則存之而標曰『再詳』。今去曩時已三十餘年，髮種種矣。生男八人，爲築南州書舍，聚而教之，群從子弟亦時時過從。抄

傳孔艱，遂災及木，其於教誨爾子倘庶幾焉。天啓辛酉。」

俞汝言曰：「必達字德夫，嘉興人。萬曆壬辰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右侍郎。其書爲舉子業而作，李少卿日華序之。」

劉氏憲寵《詩經會說》

八卷。

存。

錢金甫曰：「慈谿人，字行素。萬曆壬辰進士，南太僕卿。」

曹氏學佺《詩經質疑》名《合論》。

六卷。

存。

沈氏萬鈞《詩經類考》

三十卷。

存。

沈思孝曰：「武塘沈仲容倣王伯厚《詩攷》，旁引博稽，別門相附，凡攷之類三十，而卷亦同焉，誠《詩》家巨觀也。」

沈蕙纓曰：「萬鈞字仲容，嘉善人。萬曆丁酉舉人，官知縣。」

顧氏起元《爾雅堂詩說》

四卷。

存。

起元自序曰：「先大夫以《詩》起家，隆慶初讀書永慶山房，嘗手錄諸家《詩》說藏諸笥

中。余少過庭，愛而習之，獨惜《大雅》以下諸篇闕弗載。比長，而諸家之說輒所涉覽，乃竊取其義續之，已又與諸弟參訂，別爲一編。存之家塾，用課兒輩，而門人輩遂板而行之，余不能止也。昔趙彙作《詩細》，蔡中郎過會稽，讀之而歎，以爲長於《論衡》。是編也，吾敢遂謂足當帳中秘哉？要以挾筴而哦者得是說而存之，或亦可以備魚兔之筌蹄云爾。萬曆丙午夏日。」

倪燦曰：「起元字隣初，江寧人。萬曆戊戌賜進士第三，歷官吏部右侍郎。」

蔡氏毅中《詩經補傳》

四卷。

未見。

錢金甫曰：「中山蔡氏毅中，光山人。萬

曆辛丑進士，官至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瞿氏汝說《詩經世業》

未見。

錢金甫曰：「汝說，常熟人，侍郎景淳之子。中萬曆辛丑進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參議。」

沈氏守正《詩經說通》

十四卷。

存。

諸九鼎曰：「吾杭沈無回先生《詩》義妙絕時人。先生中萬曆癸卯舉人，《詩說通》自爲之序，其說存《小序》首句，與蘇子由同。」

樊氏良樞《詩商》

未見。

五卷。

存。

徐氏光啓《毛詩六帖》

八卷。

存。

存。

俞汝言曰：「光啓字子先，上海人。萬曆甲辰進士，累官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

陸元輔曰：「莊廷臣，字寧宇，武進人。萬曆庚戌進士，官至太僕少卿。」

按：「六帖」者，一曰《翼傳》，二曰

《存古》，三曰《廣義》，四曰《擎

藻》，五曰《博物》，六曰《正叶》。

卓氏爾康《詩學全書》

四十卷。

未見。

趙氏琮《葩經約說》

十卷。

鄒氏忠胤《詩傳闡》

二十四卷。

存。

按：鄒氏誤信石經、《子貢傳》，而反斥毛傳之非，此無異癡兒說夢矣。

陸氏化熙《詩通》

四卷。

存。

鄭珣曰：「陸化熙，字濬源，常熟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湖廣參政。其書自爲之序，舉業本也。」

胡氏胤嘉《讀詩錄》

二卷。

存。

錢金甫曰：「胡胤嘉，字休復，仁和人。萬曆癸丑進士，改庶吉士。」

朱氏道行《詩經集思通》

十二卷。

存。

經義考卷一百十五終

弟子武進孫振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十六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詩十九

黃氏道周《詩晷正》

未見。

錢氏天錫《詩牖》

五卷。

未見。

天錫自序曰：「春秋名卿大夫盟會聘饗，稱《詩》言志，各有懷來，使人感動，而《詩》之用不廢。奈何字櫛句比，偏逐所見，則宮商之乖調亦已久矣。柳柳州不云乎：『本之《詩》以求其情。』情至之語，顰有爲顰，笑有爲笑。故他經可以詁解，而《詩》當以聲論。夫以義求者離性遠，以聲感者於性近，牖民孔易，亦求之於性情之間而已。余少受《詩》先民部，汎濫諸家之說，變《風》非淫，變《雅》非美。既奉先子之訓，不敢盡是己見。嗣遭先子之變，簡帙漫漶，不復倫次。越數年，所璜兒頗能言《詩》，因取其大指不謬於聖人者而授之，并與同好者商焉。」

吳周瑾曰：「天錫字公永，沔陽人。天啓壬戌進士，歷官廣西按察副使。」

何氏楷《毛詩世本古義》

二十八卷。

存。

范景文序曰：「昔子輿氏言誦《詩》讀《書》必論其世，又曰『《詩》亡而後《春秋》作』。然則不明《春秋》之義，安識《詩》之所以亡；不論作《詩》之世，又安識《詩》之所由作也。故夫四始、六義雖爲吟咏性情，而一王褒譏大法於此寓焉。用是播之聲歌，被之管絃，神人以和，上下以格，天子之事，孰有大於《詩》者哉？東遷以後，豈遂無詩？尼父刪定，別存《商》、《魯》。雖復及門西河、端木之徒，尚未易測其用意所在，況乎漢儒之詁釋、宋人之議論哉？然則未刪之詩，亡於王

迹之既熄；已刪之詩，併亡於論說之多岐。蓋不稽時代，以致污隆，於論世之旨何當焉？吾友何玄子家世受《詩》，獨觀深旨，見夫《詩》中所載周事爲多，后稷而後，文王而上，其諸非廟祀追遠之作，斷之夏、商，使從其世。至《風》、《雅》篇次，因人及事，義如貫珠。登之音韻以和其聲，證之名物以資其博。抽繹既精，引義綦廣，遂令分體之什燦然。編年之書千五百年而後，何意復有斯人！學者誠能通卷讀之，其治亂所錯，直可上接乎《書》而比於《春秋》之史。嗟乎！吾人生六藝散失之後，能使代有言、人有咏，不至如他時簡闊寥廓之難尋，則何氏翼經之功，於古之人何如耶？」

曹學佺序曰：「夫說《詩》者莫善於孟子。孟子之言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

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故說《詩》非論其世不可。孔門說《詩》，有《序》有傳，即後世之爲說、爲箋、爲疏、爲故，皆不越乎世，亦惟據其篇什而笈注之，^①未聞有純以世爲主而《風》、《雅》、《頌》隨之者。譬若觀其譜牒，而其祖宗功德之近遠與其爲子若孫之賢、不肖，具在尺幅中矣。何氏研窮於此，七年之久而始成，名曰『古義』，義即志也。何氏曰：「非我作古，乃古人之志也。」何氏，玄子楷也。序之者，曹氏學佺也。」

楷自序曰：「昔者孔子之教，不外乎六經，而禮樂爲王者之事，當世必皆各有成書，如《周禮》、《儀禮》之類，不容以意爲之損益。其所手定，惟《易》、《書》、《詩》、《春秋》四者。《易》衍十翼，《春秋》修舊史，皆述也，而有作焉；若《書》、《詩》，第

以棄取見義而已。《易》、《春秋》之爲書，一明理，一紀事，各自孤行；而《書》、《詩》則兼禮樂而有之。夫以《書》爲兼乎禮樂、類乎《春秋》，人猶信之；若《詩》，則第以『道性情』一語蔽之足矣。嗟乎！

《詩》教失傳，莫大於是。今夫《詩》上播諸聲律，下形諸諷咏，無地而不有詩，無人而不可以作詩。由其所從來者異，故於一體中以《風》、《雅》、《頌》爲之標別，然亦必皆因一事而作，則其世固可知也。夏商之文獻皆不足矣，宋猶存《商頌》五篇，杞無一焉，惟周室先祖之詩藏在故府，幸不放失。聖人以爲二代文獻之猶存者也，故取公劉、王季、文王諸詠以廣《商頌》之遺，其於二代蓋彬彬矣。《書》

① 「笈」，四庫本、薈要本作「詮」。《補正》：「當作『詮』。」

斷於秦穆，《春秋》始於平，中間若厲、宣、幽三王之際，皆周室改革之大者，而其事跡杳如也，舍《詩》將安所徵之？故《詩》者，聯屬《書》與《春秋》者也。孟子曰：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諸儒推測，未有得其解者。今以世考之，《詩》亡於《下泉》，正當敬王之時，蓋至是而周不復興矣。平遷王城，敬王遷下都，愈趨愈下，聖人所以投筆而自廢也。若夫典章文物、聲容器數之盛散見於《詩》中者，犁然明備，至纖而不可遺，至繁而不可亂，按之三禮，無一不合，有王者起，特舉而措之耳，是又聖人之借《詩》以存禮樂也。蓋昔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不及樂，他日又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而不及《書》，明乎舉《詩》足以兼《書》，猶之舉禮足以兼

樂也。其言《詩》、《書》恒在禮樂之先者，以禮樂取諸《詩》、《書》中而足也。後儒視《詩》太淺，索《詩》太易，蓋亦思聖人所以廣收約取，著之爲經，與《易》、《書》、《春秋》並垂者，其立教宜如何精嚴，而可輕以里巷謳吟例之乎？凡余說《詩》，是不一術，先循之行墨以研其義，既證之他經以求其驗，既又考之山川譜系以據其實，既又尋之鳥獸草木以通其意，既又訂之點畫形聲以正其誤，既又雜引賦《詩》斷章以盡其變。諸說兼詳，而詩中之爲世爲人、若禮若樂俱一一躍出，於是喜斯文之在茲，歎絕學之未墜也。當其沉思莫解，寢食都忘，閱七載手不停披，斯已勤矣。書成，悉依時代爲次，名曰《世本古義》，伸子輿氏誦《詩》論世之指也。卷凡二十八，每篇倣古《序》體，更定小引以

冠其前。其諸義未安者則附見之章句之後，欲使觀者有所考鏡焉。崇禎十有四年。」

錢澣之曰：「晉江何氏《詩經世本》，以詩編年，混《風》、《雅》、《頌》爲一，其牽合杜撰頗多。至於考據精詳，有恰與《詩》旨合者。要之自成一家言，不必以經學相繩也。」

吳應箕曰：「何玄子黃門作《詩經世本》，其中疏論有卓然不朽、發前人未發者。但更易四始，爲一時有識人所非。」

按：何氏《世本》，其序次首夏少康之世詩八篇：《公劉》也，《七月》也，《甫田》也，《大田》也，《豐年》也，《良耜》也，《載芟》也，《行葦》也。次殷盤庚之世詩一篇：《長發》也。高宗之世詩三篇：

《那》也，《烈祖》也，《玄鳥》也。祖庚之世詩一篇：《殷武》也。武乙之世詩五篇：《關雎》也，《鵲巢》也，《桃夭》也，《螽斯》也，《葛覃》也。太丁之世詩五篇：《采薇》也，《卷耳》也，《鹿鳴》也，《南山有臺》也，《伐木》也。帝乙之世詩五篇：《草蟲》也，《出車》也，《四牡》也，《杕杜》也，《皇皇者華》也。帝辛之世詩二十篇：《采芣》也，《兔置》也，《樛木》也，《南有嘉魚》也，《羔羊》也，《小星》也，《江有汜》也，《標有梅》也，《漢廣》也，《采芣》也，《野有死麕》也，《麟之趾》也，《殷其雷》也，《騶虞》也，《行露》也，《菁菁者莪》也，《汝墳》也，《魚麗》也，《采蘋》也，《鳧鷖》也。

周武王之世詩十三篇：《魚藻》也，《緜》也，《旱麓》也，《皇矣》也，《天作》也，《既醉》也，《雝》也，《思齊》也，《棫樸》也，《靈臺》也，《臣工》也，《白駒》也，《小宛》也。成王之世詩五十篇：《閔予小子》也，《匏有苦葉》也，《鴟鴞》也，《狼跋》也，《伐柯》也，《九罭》也，《假樂》也，《載見》也，《烈文》也，《訪落》也，《小毖》也，《敬之》也，《東山》也，《破斧》也，《泮水》也，《常棣》也，《大明》也，《文王有聲》也，《思文》也，《生民》也，《我將》也，《絲衣》也，《楚茨》也，《信南山》也，《潛》也，《桑扈》也，《蓼蕭》也，《湛露》也，《彤弓》也，《緜蠻》也，《吉日》也，《振鷺》也，《有瞽》也，

《武》也，《酌》也，《賚》也，《般》也，《時邁》也，《桓》也，《有客》也，《文王》也，《蟋蟀》也，《天保》也，《清廟》也，《維天之命》也，《維清》也，《斯干》^①，《泂酌》也，《卷阿》也，《凱風》也。康王之世詩五篇：《采芣》也，《昊天有成命》也，《下武》也，《噫嘻》也，《甘棠》也。昭王之世詩二篇：《執競》也，《鼓鐘》也。共王之世詩一篇：《綢繆》也。懿王之世詩一篇：《還》也。夷王之世詩三篇：《柏舟》也，《北門》也，《北風》也。厲王之世詩十篇：《漸漸之石》也，《桑柔》也，《四月》也，《采芣》也，《民

①「干」下，依文例當有「也」字。

勞》也，《板》也，《蕩》也，《宛丘》也，《東門之枌》也，《衡門》也。宣王之世詩二十篇：《都人士》也，《鴻鴈》也，《韓奕》也，《六月》也，《采芑》也，《常武》也，《江漢》也，《無衣》也，《崧高》也，《黍苗》也，《烝民》也，《無羊》也，《車攻》也，《汎彼柏舟》也，《庭燎》也，《雲漢》也，《祈父》也，《沔水》也，《黃鳥》也，《鶴鳴》也。幽王之世詩三十二篇：《無將大車》也，《隰桑》也，《大東》也，《巷伯》也，《鴛鴦》也，《白華》也，《車輦》也，《角弓》也，《頍弁》也，《瓠葉》也，《小戎》也，《正月》也，《瞻卬》也，《召旻》也，^①《小旻》也，《青蠅》也，《我行其野》也，《小弁》，^②《蓼莪》也，《十月之

交》也，《雨無正》也，《北山》也，《何草不黃》也，《小明》也，《匪風》也，《素冠》也，《逍遙》也，《丘中有麻》也，《隰有萋楚》也，《苑柳》也，《巧言》也，《苕之華》也。平王之世詩三十四篇：《瞻彼洛矣》也，《緇衣》也，《車鄰》也，《裳裳者華》也，《溱洧》也，《東門之墠》也，《女曰鷄鳴》也，《出其東門》也，《駟鐵》也，《賓之初筵》也，《抑》也，《淇澳》，^③《終南》也，《蒹葭》也，《黍離》也，《中谷有蓷》也，《碩人》也，《綠衣》也，《終風》也，《日月》

①「旻」，原作「昊」，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改。
②「弁」下，依文例當有「也」字。
③「澳」下，依文例當有「也」字。

也，《簡兮》也，《考槃》也，《采葛》也，《遵大路》也，《白石》也，《山有樞》也，《椒聊》也，《戍申》也，《君子于役》也，《葛藟》也，《叔于田》也，《大叔于田》也，《將仲子》也，《野有蔓草》也。桓王之世詩三十二篇：《燕燕》也，《擊鼓》也，《節南山》也，《雄雉》也，《新臺》也，《蟋蟀》也，《君子偕老》也，《靜女》也，《相鼠》也，《谷風》也，《氓》也，《何人斯》也，《著》也，《敝笱》也，《葛屨》也，《墓門》也，《習習谷風》也，《伯兮》也，《兔爰》也，《有女同車》也，《鶉羽》也，《山有扶蘇》也，《狡童》也，《蘼兮》也，《褰裳》也，《二子乘舟》也，《芄蘭》也，《牆有茨》也，《鶉之奔奔》也，《桑中》也，

《東方未明》也，《盧令》也。莊王之世詩九篇：《揚之水》也，《風雨》也，《南山》也，《東方之日》也，《猗嗟》也，《甫田》也，《載驅》也，《何彼穠矣》也，《雞鳴》也。僖王之世詩一篇：《大車》也，《無衣七兮》也。惠王之世詩十六篇：《君子陽陽》也，《防有鵲巢》也，《伐檀》也，《園有桃》也，《河廣》也，《干旄》也，《竹竿》也，《載馳》也，《泉水》也，《有狐》也，《清人》也，《木瓜》也，《定之方中》也，《采芣》也，《陟岵》也，《葛生》也。襄王之世詩十五篇：《有杕》也，《權輿》也，《十畝之間》也，《蟋蟀》也，《候人》也，《渭陽》也，《羔裘豹舄》也，《有杕之杜》也，《鶉鳴》也，《羔裘

如濡也，《閟宮》也，《有駜》也，《駒》也，《晨風》也，《黃鳥》也。頃王之世詩一篇：《碩鼠》也。定王之世詩八篇：《彼汾沮洳》也，《株林》也，《東門之楊》也，《東門之池》也，《月出》也，《澤陂》也，《旄丘》也，《式微》也。景王之世詩二篇：《子衿》也，《丰》也。敬王之世詩一篇：《下泉》也。雖《風》、《雅》、《頌》混而不分，其義專主孟子所云「誦其詩，論其世」，故其書亦有足取，非豐氏《魯詩》徒變亂經文者比也。至若以《草蟲》爲《南陔》，《菁菁者莪》爲《由儀》，《縣蠻》爲《崇丘》，皆出於臆見，不足信矣。

張氏次仲《待軒詩記》

六卷。

存。

次仲自序曰：「《詩》自商、周，溯稷、契，迄陳靈，上下千五百年，治亂興亡、風俗疆域、形勢方言、物類情變，無所不載。而吾處數千年後，蠡測管窺，安必其皆有合於古人。陶主敬曰：『古韻自《詩》不用協，《序》文有本未可非。』說《詩》者固不可誄經從《序》，亦何可去《序》昧經？故以《序》爲本，而不能盡信者酌以衆論，弋以己志。苟有當經學，庶可質之將來，未知後人以爲何如也。」

孫治序曰：「《詩記》者，鹽官張元帖先生之所爲作也。先生以天啓辛酉舉於鄉，

屢上春官不第。遭時變革，遂閉戶却掃，絕迹人事。顧其生平，經史淹貫，著述斐然。其箋注四詩，大抵以《序》爲據，謂其書近古，異於後之耳食者。囊括注疏以來及於有明一代，不敢尋一先生之語，即紫陽義有未合，亦必確有證據，不敢苟爲雷同。古今得失之林，歷代治亂之故，忠臣孝子、良友貞婦與夫山川原隰、禽魚草木，莫不原原本本，曉暢意旨，不誇多識，不矜異聞，有一言之裨於道者，未之或遺也。嗟乎！先生之行潔，先生之心苦，以謝臯羽、鄭所南之蘊義而發揮於經術，豈其有司馬名山之念，桓譚必傳之語哉！而書之不可廢者，自在也。予獲先生忘年交十有五年，嘗至齋中，見其披吟不絕於口，朱墨不絕於手，吾未見有好學如先生者。先生歿後，予閱其遺編，注釋

經傳而外，《史》、《漢》、《晉》、《唐》以迄有明，無不刪述成一家言。流覽玩讀，未嘗不爲流涕。其孫詡，受業於余者，會刻先生《詩記》成，因作數言於簡端。於乎！即先生此書可以不朽矣。」

朱嘉徵曰：「待軒先生砥行著書，髦年不倦。箋《詩》以《小序》爲歸，凡託物引喻必究其情，鳥獸草木必疏其義，於字句中察興亡治亂之機，又於無言處深知作者之意。必根據經傳、三禮正其典文，復參觀群史，旁及子集，定其指趨。語質而意該，足以垂之天壤。」

陸元輔曰：「初名《弋志箋記》，取《詩》弋獲之義。前有《總論》、《通譜》，後有《拾遺》，不分卷帙，但循《風》、《雅》、《頌》之次以爲先後。同邑陸冰修稱其議論英發，第亦有過當處。」

陸嘉淑曰：「待軒先生善言《詩》，多前人所未發。其詮《風雨》也，既見君子則應喜矣，然君子雖處山澤，感時悼俗，偏覓同心之交，暗啞相對，有不知其憂從中來者，故曰『云何不喜』。自先生闡發其微，至今讀《風雨》之詩，覺古人聲淚俱下也。《詩弋》已刊行，惜多改竄，非其舊本。」

張氏睿卿《詩疏》

一卷。

存。

唐氏達《毛詩古音考辨》

一卷。

存。

金氏鏡《詩傳演》

未見。

經義考卷一百十六終

弟子當塗金一蘭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十七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詩二十

劉氏慶孫《詩經朱註考》

未見。

《廣平府志》：「劉慶孫，永年人。崇禎庚午舉人。」

張氏溥《詩經註疏大全合纂》

存。

申氏佳胤《詩經鐸》、《詩鏡》

俱未見。

陸元輔曰：「字孔嘉，永年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太僕寺丞。甲申死寇難。」

孫氏承澤《詩經朱傳翼》

三十卷。

存。

承澤自序曰：「昔朱子於五經皆有著述，散見於《語類》、文集諸書，詳細備具。而

其成書，於《易》有《本義》，於《詩》有《集傳》。《集傳》力正毛氏之失，而不甚許可《詩記》，當時駭者半、信者半，故《集傳》未大行於宋之世。至元季，經學諸儒尊之信之。明洪武初，元之宿儒多有存者，定科舉之制，首重明經，經說兼主二三家，獨《詩》主《集傳》，不兼他說。永樂初，命儒臣修《五經大全》，《周易》並列《傳》、《義》，《詩經》獨詮《集傳》，若是乎其重也。故當時治《詩》者師無異授，學有專門，畢力於六義之旨而詩明。迨嘉隆而後，士習日趨新異，視《集傳》僅爲科舉之書。蓋《詩》在五經中與他經異。他經率以闡理道、紀政事、定誅賞，大經大法在焉；《詩》獨本於日用，屬於人情，取義於聲韻之微，默寓夫勸懲之旨，大者載焉，小者載焉，貞者載焉，淫者載焉。蓋

不極乎事之變，不足以窮人之情。情者，性之用也，情至於窮而性見矣，故曰思無邪，思由情反性之路也，此聖人教人學《詩》之要，非謂《詩》盡無邪也。毛氏不達其解，而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夫止乎禮義固亦有之，然豈皆止乎禮義者哉？操說如此，故篇篇必求止乎禮義，穿鑿迂滯而不通。惟其穿鑿，故嗜奇者喜焉，反以《集傳》爲庸常無味，有由然也。余注《詩》有年，凡三易稿，始取《小序》與朱子之說並立每篇之首，定其是非，通章大義業已了然。又就《集傳》略爲推衍，以暢其旨，俾學者觀《小序》之說如是，朱子之說如是。上合之於經文，固有不費辭說，洞然於心而無疑者矣。嗟乎！五經皆以垂教，聖人於《詩》尤諄諄焉。乃三百篇之旨，一夫障之，千有餘

歲不明於天下。昔王輔嗣以棄象之說亂《易》，范甯斥之，謂罪深於桀、紂。毛氏之罪，豈在輔嗣下？朱子闢之，厥功偉矣。故翼朱者，翼經也。」

按：退谷孫氏謂毛氏之罪豈在輔嗣下，毛氏較齊、魯、韓三家《詩》最醇，故獨傳，其亦何罪之有？此由尊朱子之過也，未免失言矣。

高氏承埏《五十家詩義裁中》

十二卷。

存。

承埏自序曰：「孔氏之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夫子許其可與言《詩》者，子貢、子夏兩賢而已。《子貢詩傳》出於近人僞撰，惟子夏之《序》授高行子，傳至大、小

毛公以及衛宏，宏學於謝曼卿者也。論其世，數百年矣，攷其人，十有一傳矣。而說者謂《序》出於宏，然則曼卿以前受之於師者皆無《序》乎？理之所必無也。明道程子謂《詩》學必於《大序》中求，又謂國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伊川則云《大序》非聖人不能作，其篤信《詩序》若是。自雪山王氏、夾漈鄭氏乃廢《序》言《詩》，朱子用之作《集傳》，以鄭聲淫爲《鄭》詩淫也，於是《鄭》詩出於淫奔者最多，且以鄭、衛之音並舉，推而及於《邶》、《鄘》、《衛》，而《王風》，而齊、陳諸國，靡不有淫奔之詩。數傳而魯齋王氏遂欲刪去其三十二篇，是以孔子刪《詩》爲未盡善矣，毋乃賢知之過與？予家世治《詩》，曾王父以《詩》舉隆慶丁卯鄉試，先子旋以《詩》舉萬曆朝鄉會試，弇

鄙如予，亦以《詩》義入彀。然墨守者，《集傳》一編而已。自避兵竹林里，故家遺書經亂散失，亟割鱸粥之產以購之，稍稍裒集，言《詩》者得五十家。大約淳熙以前無舍《序》言《詩》者，淳熙而後遵《集傳》廢《序》者十之九矣。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序》所云「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無邪之說也，本乎孔子者也。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集傳》去《序》言《詩》，求詩人之志於千載之上，以意逆志之說也，本乎孟子者也。吾因二者而裁其中焉，於《國風》淫奔諸詩仍存舊《序》，其餘則以朱子為歸，而五十家之義附之，非敢異於朱子也。竊取者二程子之言，亦孔子之《詩》教然爾。」

錢謙益曰：「嘉興高工部寓公以文學世

其家，為文士；出令衝邊，乘城捍患，為才吏；瀝血帶索，為父訟冤，為孝子。乙酉兵後，悲歌忼慨，低徊結轡，以生為可厭，而以死為可樂也。其詩曰：「惟將前進士，慘憺表孤墳。」此其詩何詩也？祈病而病，祈死而死，庶幾從容就義者之為矣。」

譚吉璫曰：「先生字澤外，中崇禎庚辰進士，歷知遷安、寶坻、涇三縣事，以南工部虞衡主事請亟還里。聚書八十廚，集五十家《詩》說折衷之，曰《詩義裁中》，惜其經亂遺失也。」

朱氏朝瑛《讀詩略記》

二卷。

存。

黃宗羲曰：「先生言《小序》，觀亡詩六篇僅存首句，則首句作於未亡之前，其下作於既亡之後明矣。子由獨取初辭，頗爲得之。又謂《鄭》詩不特辭不淫，聲亦不淫也，辭正則聲正，辭淫則聲淫，非相離之物。又謂作詩有賦、比、興，用詩亦有賦、比、興。《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諸侯以《貍首》爲節，樂會時也。』其指事也切，其取義也直，如作詩者之賦體是也。『大夫以《采蘋》爲節，樂循法也；士以《采芣》爲節，樂不失職也。』以婦女之事喻士大夫，非比乎？以蘋蘩蒹藻之采、筐筥錡釜之器，感士大夫明信之將，非興乎？其折衷《詩》義若此。」

黃氏 淳耀《詩劄》

二卷。

佚。

陸元輔曰：「陶庵先生《詩劄》取漢宋諸儒之說爲兩造，而以己意加讞決焉。崇禎癸未春，繕寫二卷，至《王風》而止。未幾，赴會試，成進士，歸里殉難，未及成書，遂至遺失。」

萬氏 時華《詩經偶箋》

未見。

時華自序曰：「予家世業《詩》。閒居偶有所見，隨手識之，義類不能深也。跼伏既久，忽復成書，題之曰《偶箋》。《詩》之

精微與他經異，或近之而遠，或淺之而深，或隱之而顯，或笑而嘆，或反而正。今之君子，因經有傳，而逐傳者遺經；因傳而生訓詁，而襲訓詁者迷傳。塾師講堂，轉轉訛謬。夫古人之唱嘆淫佚，神境超忽，而必欲固執其字句以爲綱，強疏其支派以爲斷，千年《風》《雅》幾爲迂拙腐陋之書。嗟乎！其鄙甚矣。孟子之論說《詩》以意逆志，夫千載之上，千載之下，何從逆之？大都古人妙理相遭無故之中，作《詩》者之志與讀《詩》者之意偶或遇之。若是，予雖不能得其精微，豈莊周所謂旦暮遇之者耶？」

陸元輔曰：「時華字茂先，南昌人。」

馬氏元調《詩說》

十卷。

未見。

張氏星懋《詩采》

八卷。

存。

潘晉臺序曰：「言《詩》者亡慮千家，率以《小序》爲祖，毛說爲宗。夫祖《小序》者以《序》爲出卜商手，蓋自沈重之言始也。然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魏

後於漢，《叙》至是而始行也。^①予嘗反覆《小序》，再四繹之，凡《左傳》、《國語》所嘗登載，則深切明著，歷歷如見；苟二書所不言，而古書又無明證，則未有能明指其人其事也。如《白華》則以為孝子潔白，《華黍》則以為時和歲豐宜黍稷，《由庚》則以為萬物各由其道，《崇丘》則以為萬物得極其高大。三百篇之《詩》，并未嘗以命篇二字取義，序《詩》者何以知其然？宗毛氏者，以毛氏與孟子說《詩》多合也。毛氏以《召南》為文、武之詩，故不得不以『平王』為『平正之王』；以《周頌》為成王時作，故不得不以『成王』為『成此王功』。殊不知書中此類甚多，《召南》有康王以後之詩，有平王以後之詩，不特文、武時也；《甘棠》、《行露》之詩，召公既沒之後，在康王世也；《何彼穠矣》作

於平王以後，亦猶是也。《大明》之『維此文王』，《思齊》之『文王之母』，《皇矣》之『比於文王』，《靈臺》之『王在靈沼』，《緜》之『文王蹇蹇生』，皆後世詩人追咏之詞，何嘗作於文王之世？《周頌》之美成王，亦猶是也。毛氏解《詩》之失，孰有大於此者！若夫考亭，一意排斥《小序》不用，然程伊川有云，《詩·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不能知。斯言未必信乎？故六經皆有義，《詩》獨無義，非無義也，義在樂也；六經皆宜解，《詩》獨不宜解，非不宜解也，解在史也。今吾友宅修之為《詩采》，或軋逢《小序》，或進退毛解，或上下考亭，或雜取齊、魯、韓佚說，或傳會

①「叙」，依文意，當作「序」。

列國諸大夫賦《詩》本旨，而參以律呂，廣以五雅百家，察以五方人物、風土、山川、遺蹟，悉以九州噢咻需於聲音氣息，予又安得贅一詞哉！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如賜者，宜何歌也？』此求義於樂之說也。馬端臨曰：『其人可攷，其意可尋者，夫子錄焉；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者，夫子刪焉。』此求解於史之說也。古太師先得乎刪之意，而後能采；吾夫子盡悉乎采之意，而後能刪。今宅修操孟子論世之旨，以求合於夫子之刪，水乳矣；即因以求合於太師之采，亦水乳矣；即更而敷之於《小序》、毛說、考亭，亦水乳矣。故《詩采》者，不失其所以爲采詩而已矣。」

高氏鼎熿《詩經存旨》

八卷。

存。

鄭氏若曾《重輯詩譜》

三卷。

未見。

韋氏調鼎《詩經攷定》

二十四卷。

存。

吳周瑾曰：「調鼎字玉鉉，蜀金川人。」

趙氏起元《詩權》

八卷。

存。

曹溶曰：「起元字庶先。」

喬氏中和《葩經旁意》

一卷。

存。

曹溶曰：「中和字公致。」

丘氏九奎《詩經弋獲解》

六卷。

未見。

《邵武府志》：「丘九奎，字子聚。諸生。」

胡氏紹曾《詩經胡傳》

十二卷。

存。

紹曾自序曰：「古經並有竹簡漆書，《詩》獨爲群儒口授，《毛詩》尤後出，其字與三家異者凡百數。迨東漢後而篆、隸更爲正楷，點畫小譌，厥旨遂殊。諸家《詩》亡，毛傳巋然獨存。乃字樣失真，不可枚列。猶或傳繕偶乖，至如『何彼穠矣』之作『穠』也，『終然允藏』之作『終焉』也，『不能辰夜』之作『晨』也，『蒹葭萋萋』之作『淒』也，『不可畏也』之作

『亦可畏』也，^①『求爾新特』之作『求我』也，『胡然厲矣』之作『胡爲』也，『家伯維宰』之作『豕宰』也，『朔月』之作『朔日』也，『爰其適歸』之作『奚其』也，『以享以祀』之作『饗』也，『天降滔德』之作『慆』也，『彼徂矣』之作『咀』也，『庖乃錢鏹』之作『痔』也，『言授之繫』之作『受』也，『其旂芘芘』之作『笱』也，『降予卿士』之作『于』也，俱明舛碍理，並無他據。若夫『召伯所憇』之爲『憇』也，『之死矢靡它』之爲『他』也，『羊牛下來』之爲『牛羊』也，『大叔于田』之刪『大』也，『隰有六駁』之爲『駁』也，『取彼狐狸』之爲『狸』也，『婦嘆』平聲。于室』之爲『嘆』去聲。也，『鄂不韡韡』之爲『韡』也，『家室君王』之爲『室家』也，『不憇遺一老』之爲『憇』也，『折薪拖矣』之爲『杝』也，^②

『昊天大憮』之爲『泰』也，『仲氏吹簫』之爲『簫』也，『潛焉出涕』之爲『潛』也，『維塵雍兮』之爲『雖』也，『既匡既勅』之爲『敕』也，『不皇朝矣』之爲『遑』也，『洒掃庭內』之爲『廷』也，『小旻』、『抑』詩兩『泉流』之爲『流泉』也，『以篤于周祐』之刪『于』也，『不拆不副』之爲『坼』也，『穫之掙掙』之爲『桎』也，^③『亨祀不忒』之爲『享』也，此則互易倒掙。若是者改之與？經何可改也！不暇加訂與？經何可忽也！夫前古蟲鳥不可追矣，秦篆

① 作，原無，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胡紹曾《詩經胡傳·序》（明崇禎胡氏春煦堂刻本）補。

② 「折」，據《詩經胡傳·序》、《毛詩正義》卷十二，當作「析」。

③ 「掙掙」，原作「掙之」，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詩經胡傳·序》改。

稍近，古隸又次之，能通篆、隸，則義有
待釋者。故經之正文皆當從大篆，其注
疏則用時畫，庶使學者得窺三才之奧，而
經學用是可明矣。」

吳周瑾曰：「胡紹曾，字宗一。舉人。王
尚書錫袞序其書。」

顧氏秉禮《毛詩翼傳》

未見。

錢金甫曰：「華亭諸生顧秉禮育字撰。」

范氏王孫《詩志》

二十六卷。

存。

陸元輔曰：「海陽范王孫輯。雜采古今

諸儒之說而編次之，至陳際泰、顧夢麟而
止。金聲正希爲之序。」

顧氏夢麟《詩經說約》

二十八卷。

存。

吳周瑾曰：「夢麟字麟士，吳人。是書亦
舉子兔園冊也，然於經義頗有發明。」

陳氏弘緒《詩經群義》

未見。

錢氏澂之《田間詩學》

五卷。^①

存。

錢金甫曰：「《田間詩學》一以《小序》爲斷，其言曰：『《小序》去古未遠，雖未可全據，要不甚謬。若舍《序》說《詩》，隨意作解，泛濫無歸，非附會即穿鑿矣。《序》如『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志』，只此一語是古《序》，此下即其說而引伸之，乃東漢衛宏所作，不可概從。學者必考之三禮以詳其制作，徵諸三傳以審其本末，稽之五雅以核其名物，博之以《竹書紀》、《皇王大紀》以辨其時代之異同與情事之疑信。周之典禮，殷之宗祀，魯之郊禘，其

源流度數具載於《詩》，宜爲之考詳定正。蓋飲光於《詩》學，擇衆說而和調之，頗具苦心。近代之說者，莫有過焉者也。」

陸氏圻《詩論》

五卷。

存。

繆泳曰：「圻字麗京，更字景宣，錢塘貢士。甲申後，隱於醫，賣藥長安市。後棄家爲浮屠，居韶州之丹崖山。繼又爲道士，遁去，不知所終。」

① 「五卷」，《校記》：「四庫本十二卷。」

顧氏炎武《詩本旨》^①

三卷。

存。

李因篤曰：「亭林顧氏廣引古人韻語，謂三百篇無叶韻，均是本旨，以闢吳才老《韻補》之謬。山陽張弨力臣刊行其書。」

經義考卷一百十七終

弟子宜興陳枋覆校

①

「旨」，《補正》：「當作『音』。」下「旨」字同。按顧炎武有《詩本音》十卷，爲《音學五書》之一。

經義考卷一百十八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詩二十一

朱氏汝礪《詩劄》

十卷。

存。

陸元輔曰：「先師黃陶庵有《詩劄》二卷，未及成書。崑山朱商石倣之，會諸家之說而折衷焉，亦名《詩劄》，凡十卷。其援據詳博，義論精核，可翼注、疏、《大全》之

書。商石又有《禮辨》十四篇，多出新意，發先儒所未發。」

蔣氏之驎《詩經類疏》

六卷。

《斷章別義》

三卷。

俱未見。

毛氏晉《毛詩草木蟲魚疏廣要》

四卷。

存。

晉自序略曰：「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

相傳日久，^①愈失其真。予爲潤其簡略，正其淆譌，更有陸氏所未載如葛、桃、燕、鵲之類，循本經之章次而補遺焉，命之曰《廣要》。雖不敢比於解頤折角之倫，亦僅效王景文『十聞』之一爾。」

錢謙益曰：「子晉初名鳳苞，晚更名晉，世居虞山東湖。以經史全書勘讐流布，其他訪逸典、搜秘文，用以裨輔其正學，於是縹囊緗帙，毛氏之書走天下。」

錢氏龍珍《毛詩正義》

八卷。

未見。

董氏說《詩律表》

一卷。

存。

顏氏鼎受《誦詩弋獲》

四卷。

存。

杜濬曰：「桐鄉顏鼎受孝嘉，倜儻士也。游學桂陽，遭亂，入衡山爲道士，潔身而還。《誦詩弋獲》四卷，《六義辨》一卷，

①

「璣」，原作「機」，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毛晉《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廣要·序略》（明崇禎津逮秘書本）改。

《國風演連珠》一卷，皆山中所撰也。」

朱氏鶴齡《毛詩通義》

□卷。^①

存。

鶴齡自序曰：「《詩》之爲道，以依永而宣苑結，以微辭而托諷諭，此非可以章句訓詁求也。章句訓詁之不足以言《詩》，爲性情不存焉。然而古人專家之學，代有師承，又非可鑿空而爲之說。漢唐以來，《詩》家悉宗《小序》，鄭夾漈始著《辨妄》，朱紫陽從之，掊擊不遺餘力，《集傳》行而《詩序》幾與趙賓之《易》、張霸之《書》同廢。雖然，烏可廢也！古人之書，卷末多繫以序，孔安國移古文《書序》於各篇之首，王弼移《易》彖、象、爻辭於各卦之

中，毛公取《詩序》移至詩首，亦猶是也。《序》之出於孔子、子夏，出於國史，與出於毛公、衛宏，雖無可考，然自成周至春秋數百年間，陳之太師、肆之樂工、教之國子，其說必有所自。大約首句爲《詩》根柢，以下則推而衍之，推衍者間出於漢儒，首句則最古不易。觀於六亡詩之《序》，止系以一言，則後《序》多漢儒所益明矣。觀於毛公之傳《宛丘》，不同於《序》說，則首句非毛公所爲又明矣。《序》之文最古，毛傳復稱簡略無所發明；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箋《詩》，或牽經以配《序》，或泥《序》以傳經，或贅辭曲說以增乎經與《序》所未有，支離膠固，舉詩

①「□」，據《校記》、朱鶴齡《毛詩通義》（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當作「十二」。

人言前之指、言外之意而盡汨亂之；孔仲達疏義又依違兩家，無以辨其得失；則夫紫陽《集傳》之出，大埽蒙翳而與以廓清，此亦勢有必至也。雖然，毛、鄭可黜而《序》不可黜，黜《序》則無以為說《詩》之根柢，不得不尋文揣義、斷以臆解。較之漢唐諸儒，雖明簡近情，而詩人之微文奧旨已不可復識，此何異寫生者取雲孫之訾咳形容而追貌其祖先之面目？又何異聽訟者去當時之契券證驗而冥決以後代之爰書？求其不爽，必無幸矣。吾所謂鑿空之說不可以言《詩》者，此也。雖然，《序》果一一可信乎？曰：《國風》、《二》、《頌》，舍《序》其無詩矣。惟是《楚茨》、《信南山》至《采芣》、《隰桑》諸詩，皆正《雅》也，而《序》以為刺幽；衛武之《抑》，幽王世詩也，而《序》以為刺

厲。凡若此類，實難免於學者之疑。吾以謂有不足疑者，孔子時去周公將五百年，太史掌記未亡，矇眊律呂未艾，賢人君子絃誦未絕也，《雅》、《頌》猶殘缺失次，反魯始克正之，況經戰國之雲擾、秦政之燔滅、楚漢之戰鬪，能保無簡編之淆亂者哉？書藏魯壁，猶亡佚居半，三百篇特存於估畢諷誦之流傳，何獨能一無訛舛如故哉？吾則以《楚茨》諸篇定屬錯簡，《序》已非當時之舊，此又深有賴於紫陽之是正者也。語云：『豕尺雖斷，可定鍾律。』《序》為《詩》之豕尺也，尚矣。一汨於康成之膠滯，再汨於紫陽之斥排，將聖人所謂主文譎諫、厚人倫、美教化以至於動天地、感鬼神者，其終晦昧湮沒而不可求已乎。余不敏，竊主古義而參諸家，於《序》之不可易而可信者為疏明之，

其牴牾不可信者則詳辨之，要以審定可否，綜覈異同，使積蔽群疑渙若冰釋，庶通經之一助云耳。抑觀東萊《詩記》所載朱氏云云，^①皆奉古《序》爲金科，黃東發引晦庵新說亦多從《序》，然則廢《序》言《詩》特過信夾漈之故，初非紫陽本旨乎。又不敢以紫陽之《詩》有殊於孔氏之《詩》，又不敢以孔氏之《詩》而格夫紫陽之《詩》也，故參伍群說以折其衷焉。世之學者，其毋以予爲輸攻紫陽斯可矣。」

陳氏啓源《毛詩稽古編》

□卷。^②

存。

朱鶴齡序曰：「昔夫子刪定六經，而其自言曰『信而好古』。夫三皇五帝之事，若

存若亡，蓋有不可深求者矣。如《河圖》、《洛書》出苞吐符，天人相接，此與後世之天書何異，而夫子顧信之不疑；下至商羊、罔象、汪芒、焦僥之類，尤爲裔宇嵬瑣，夫子亦時時述而志之。蓋其學綜墳典、徵文獻、稟師傳，苟古人之所有，無不考求詳慎，而不敢以私見汨亂其間，此所以爲善述也。《詩序》出於子夏，大、小毛公亦秦漢間人，詁訓視他經最古。鄭康成取其義而爲箋，即不免踳駁，自有聖門闕疑之法，在今人概黜爲郢書燕說，此不可解也。《爾雅》一書，古人專以釋《詩》，亦子夏之徒爲之。至六書必祖《說文》，

①「記」，原作「紀」，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改。

②「□」，據陳啓源《毛詩稽古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當作「三十」。

名物必稽陸《疏》，皆先儒說《詩》律令，今人動以新義掩古義、今音證古音，此又不可解也。說者謂考亭《集傳》頒諸功令，學者不敢異同。然考亭嘗爲《白鹿洞賦》，中云「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仍不用己說。門人問之，曰：「《序》說自不可廢。」然則考亭之意，亦豈欲學者之株守一家而盡屏除漢唐以來諸儒之箋、傳，如今人之安於固陋荒忽者哉！余向爲《通義》，多與陳子長發商榷而成，深服其援據精博。近乃自成《稽古編》若干卷，悉本《小序》、注疏，爲之交推旁通。余書猶參停今古之間，長發則專宗古義，宣幽決滯，劈肌中理，即考亭見之，亦當爽然心開，欣然頤解。嗚呼！經學之荒也，荒於執一先生之言而不求其是。苟求其是，必自信古始。夫《詩》之有《序》

也，猶江之發源羊膊嶺也，毛、鄭則出玉壘、過湔壩而下時也，後儒之說則歷三峽、分九道，汨汨然莫知所極。今與之導源岷山，使知緣岷數百、激湍萬里之皆濫觴於此也，豈非《記》所云「先王祭川，必先河而後海」之義乎？世有溯源三百者，必能尊奉此書爲孔傳未墜，長發其俟之而已。」

徐欽曰：「啓源字長發，吳江人。」

黃氏宗裔《毛詩瑣言》

一卷。

存。

繆泳曰：「黃宗裔字道傳，餘姚人。」

毛氏奇齡《毛詩寫官記》

四卷。

存。

吳農祥曰：「《漢·藝文志》武帝置寫書之官抄寫舊文，西河說《毛詩》名以《寫官記》本此。」

《白鷺洲主客說詩》

一卷。

存。

陸萊曰：「宣城施侍讀閨章參政湖西時，葺白鷺洲書院講學，楚人楊恥菴偕其徒爲都講，大可與之辨淫奔詩并笙詩。」

《詩札》

二卷。

存。

《詩傳詩說駁義》

五卷。

存。

奇齡自序曰：「《詩傳》子貢作，《詩說》申培作，向來從無此書。至明嘉靖中，廬陵郭相奎家忽出此二書，以爲得之黃文裕祕閣石本，然究不知當時所爲石本者何如也。第見相奎家所傳本，則摹古篆書，而附以楷體今文用作音註。嗣此則張元平刻於貴竹，專用楷體，無篆文，而李本

寧則復合刻篆文、楷體於白下，且加子夏《小序》於其端共刻之，名曰《二賢言詩》。於是《詩傳》、《詩說》一人之《百家名書》，再入之《漢魏叢書》，而二書之名遂相沿，不可去矣。按：從來說《詩》不及子貢，即古今《藝文志》目，亦從無《子貢詩傳》，徒以論《詩》有『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一語，遂造此書，其識趣舛陋，即此可見。若申培，魯人，善說《詩》，故《漢書·儒林傳》云『言《詩》，於魯則申培公』，而《藝文志》亦云『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則申培說《詩》固自有據。但《傳》文云『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言第有口授，無傳文也，則申公雖說《詩》而無傳文。即《志》又云所載《魯詩》有《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隋志》亦云『小學』有《石經魯詩》六卷，則申

公說《詩》雖有傳文，亦第名《魯故》、《魯說》、《魯詩》，不名《詩說》。即謂《魯說》即《詩說》，然《詩說》祇二十四篇，無卷次，亦並非二十八卷與二十五卷、六卷。況《隋志》又云《魯詩》亡於西晉，則雖有傳文，而亦已亡之久矣。乃或者又曰：《魯詩》亡於西晉，則西晉後亡之固已然，安知西晉之所亡者不即爲明代之所出者耶？則又不然。夫《魯詩》至西晉始亡，則西晉以前凡漢魏說《詩》有從《魯詩》者，則必當與今說相合。乃漢魏以來說《詩》不一，假如漢杜欽云『佩玉宴鳴，《關雎》刺之』，註云『此《魯詩》也』，今《詩說》所載反剽竊匡衡所論，如云『《風》詩之首，王化之基』，曾不一云刺詩；如劉向《列女傳》云『燕燕』夫人定姜之詩，或云此《魯詩》，而《詩說》反襲毛傳爲莊姜、戴

嬀大歸之詩。如此者不可勝數，則今之《詩說》全非舊之《詩故》可知。且舊詩次第，見於《左傳》襄二十九年，其時吳季札觀樂，以次相及，在孔子刪定之前，與毛傳《訓詁傳》次第無不脗合，此非齊、魯、韓三家所得異者。即小有差殊，不過《豳》、《王》之先後與《商》、《魯》之有亡已耳。今《詩說》悉與古異，有《魯風》，無《豳》與《魯頌》，而以《豳》與《魯頌》合之爲《魯》，且又以《豳》之《七月》一詩名《邠風》，雜入《小雅》，而以《小雅》、《大雅》分爲正、續爲傳，即《風》與《雅》與《頌》中，前後所次又復錯雜倒置，與舊乖反。然而外此無相合也，獨《子貢詩傳》與此兩書自爲輔行、爲補苴，彼倡此和，如出一手者。申培《魯詩》宗，不聞受學子貢，子貢亦不聞授某某爲魯學，兩相解後，比若

蛩駘，亦可怪矣。且其剽竊古說，淺薄無理，又飾以參差，儼若未嘗竊其說者。假如孔氏《正義》謂：『《儀禮》歌《召南》三篇，是《鵲巢》、《采芣》、《采蘋》，越《草蟲》一篇，或者《采蘋》一篇舊在《草蟲》之前乎？』曹氏《詩說》又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然要之皆臆說也。今兩書《采蘋》則實在《草蟲》前矣，然又恐人之伺其隱也，又以《羔羊》、《江有汜》兩詩更列之《采蘋》之前。朱子《小序辨說》於《邶》之《日月》有云：『若果莊姜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於《燕燕》之前。』於《終風》亦云：『此當在《燕燕》前也。』此即以《日月》、《終風》兩詩置《燕燕》前矣，然又欲小異也，遂使《終風》又置之《日月》之前。《韓詩章句》云：『《鼓鐘》，昭王之時作。』晁說之《詩序論》亦謂齊、魯、

韓三家以《鼓鐘》爲昭王時詩，今《鼓鐘》則既曰「昭王詩矣」；又云「三家以《王風》爲《魯詩》，今亦有《魯詩》，然又故更變焉，不以《王風》爲《魯詩》，而以《豳》、《魯頌》爲《魯詩》。歐陽子云：『《七月》詩，齊、魯、韓三家皆無之。』今故以《七月》爲《邠風》，使人《小雅》。劉元城謂《韓詩》有《雨無極》篇，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然先儒謂此書世無傳者，且他書不經見也，恐亦好事者附會耳。今兩書以《雨無正》詩則竟作《雨無其極》詩矣。又《史記·孔子世家》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定爲三百五篇。孔氏《正義》謂史遷之說爲謬，且云據今《詩》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皆云三百五篇，因漢世《毛詩》不行，三家不見《詩序》，故不知六

篇亡失，則謂三家不以六篇見《詩序》也。今兩書亦遂無六亡詩矣。其私據古說，原不精博，適足以彰其淺陋，故或明見《魯詩》反不能襲，偶拾他書所傳，或燕、齊家，則傾以徇之，間有更易篇名以見巧異。即如《鄭》詩《狡童》，以《史記》箕子歌有云「彼狡童兮」與偶同也，遂易名《麥秀》；《小雅》之《圻父》，以《國語》《圻招》詩亦以「圻」爲「圻父」，官相類也，易名《圻招》；又《鄭》詩《東門之墠》有云「豈不爾思，子不我即」與《論語》所引《唐棣》逸詩「豈不爾思」句又相似，遂以《東門之墠》爲《唐棣》；又《小雅·小宛》，以《國語》秦伯賦《鳩飛》，或曰即《小宛》也，則以《小宛》爲《鳴鳩》；《齊》詩之《還》，以《漢書志》曰「齊地臨淄即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乃即以《還》爲《營》；

《衛》詩《定之方中》以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遂以《定之方中》爲《楚宮》；《大雅》之《抑》，以《國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也」，遂亦以《抑》爲《懿戒》。凡若此者，亦不可悉數。又或者《傳》之所遺，以《說》補之，《說》之既備，《傳》乃或缺。如《小雅·嘉魚》《魚麗》，既詳之《傳》，則《說》無所解矣；《大雅·民勞》《桑柔》，《傳》既無文，則《說》可攷焉。又或者各得其半，合而得全。如《小雅·頍弁》，此燕親戚兄弟詩也，故詩中亦明云兄弟，云甥舅，而《傳》曰「燕親戚」，《說》曰「燕王族」，必合觀然後得全。又或者分舉一義，合之而後備。如《小雅·四牡》，《傳》曰「章使臣之勤」，則以《國語》曰「《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

也」，《說》曰「勞使臣」，則以《左傳》曰「《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則必合觀之，乃始得備。窺其私智，蓋有不可以告人者。且其大概多襲朱子《集傳》，而又好旁竊《小序》，又惟恐《小序》之爲朱子所既辨也，故從其辨之，不甚辨者則間乃襲之，否則，依傍朱子《傳》而故爲小別，然亦十之八九矣。則豈有朱子生於百世下，上與子貢、申培暗膺合者？豈朱子陽襲子貢、申培書而私掩之不以告人者？老學究授生徒，市門日煩，苦無所自娛，乃作此欺世焉。其庸罔固陋，無少忌憚，乃至如此，此不可不辨也。予客江介，有以《詩》義相質難者，攬摭二家言雜爲短長。予恐世之終惑其說，因於辨論之餘且續爲記之，世之說《詩》者可考鑒焉。」

按：二書皆係豐坊偽作。

胡氏渭《詩牋辨疑》

二卷。

存。

惠氏周惕《詩說》

三卷。

存。

田雯序曰：「甚哉！說《詩》之難也。自孔子刪定六經，教授弟子，於《詩》則屢言之，而門弟子中如子貢、子夏者一語會心，則反復興歎，以爲可與言《詩》，外此無聞焉。其後子夏得孔子之傳，著爲《小序》，略言作詩之旨，而未有論說。漢儒

始句解而字釋之，毛公最晚出而傳於今，蓋其授受有自也。至唐韓昌黎始疑《詩序》非子夏作，而歐陽子因之著《詩》傳，其說與漢儒異矣，然猶不廢《小序》也。至朱紫陽刪去《小序》，另爲一編，又與韓、歐異矣，然猶不廢注疏也。同時鄭夾漈、王雪山各自立說，并傳注去之，比朱子則加甚矣，然猶間有去取也。自是以後，學者厭常喜新，屏去一切訓詁而鑿空臆造，雖悖於經、畔於道，弗顧也。嗚呼！《詩》學之廢久矣。惠子元龍常讀《詩》而病之，因著《詩說》三卷，其旨本於《小序》，其論采於六經，旁搜博取，疏通證據，雖一字一句必求所自，而考其義類，晰其是非，蓋有漢儒之博而非附會，有宋儒之醇而非膠執，庶幾得詩人之意而爲孔子所深論者與！惠子通經績學，

以《詩》古文鳴於時，當事嘗以其名聞徵詣公車，以父憂不赴，人咸爲之侘僚太息焉。然今天子崇尚經術，登進方聞，如漢石渠、天祿故事，相與揚挖古今，稱道盛美，作爲歌詩以繼《雅》、《頌》之後，非惠子其誰屬哉？此亦《詩》學廢而復興之一會也。余愛其書，爲錄一通，序而藏之，以俟焉。康熙癸亥七月。」

汪琬序曰：「漢興，距孔子既遠，世之言經者恒各守其師說，異同離合，紛若聚訟，而莫能彙於一，蓋無甚於《詩》與《春秋》。顧《春秋》主事，凡事之是非曲直瞭然於簡策之間，則三傳之得失猶易辨也；《詩》獨主志，所爲主文譎諷與言之無罪、聞之足戒者，其詞則隱，其旨則微，或美或刺，或似美矣而實刺，往往從百世之下涵泳抽繹，踰數十過而未悉其所以

然。即如一《關雎》也，《魯詩》至謂刺康后之晏起而作；一《黍離》也，《齊詩》至謂衛公子壽閔其兄伋而作；一《采芣》也，《韓詩》謂婦人傷夫有惡疾而作；一《商頌》也，又謂正考父美宋襄公而作。意義乖反，視《春秋》則尤甚焉。然而儒林存之不廢者，欲以廣學者之見聞，俾不致若高叟之固也。自唐世盛行毛、鄭，而齊、魯、韓三家遂亡；明世盛行朱注，而毛、鄭又雖存亦亡。今令甲所示、學宮所肄者，朱氏一家止耳。原其初非不合於先王一道德、同風俗之指，然而學者尋章摘句，保殘守陋，必自此始，此《詩》教之所由壞也。我門惠子元龍好爲淹博之學，其於諸經也，潛思遠引，左右采獲，久之而恍若有悟，間出己意，爲之疏通證明，無不悉有依據，非如專門之守其師說

而不變者也。其所著《詩說》先成，多所發明，雖未知於孔子刪《詩》之意果合與否，然博而不蕪，質而不俚，善辨而不詭於正，亦可謂毛、鄭之功臣，夾漈、紫陽之諍子矣。」

王氏夢白、陳氏曾《詩經廣大全》

二十卷。

存。

韓菼序曰：「漢初去聖未遠，而諸經師各自爲家以傳之，其弟子不爲苟同。夫豈無所受而云然，固亦有說矣。然而數傳以後，或存或亡。吾甚惜夫亡者之不及見也，未見存者之可棄也。學者之於古書，其愛之當如湯盤、孔鼎，其研而悅之也，如嗜昌歠、羊棗然，然可以辨其真贋

而嘗其旨否。故聖人之教，在學博而說之詳也。後鄭之於經也勤矣，而其箋《詩》尤精，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故不謂之注而謂之箋。箋者，表也，識也。然有不同即下己意，即牴牾於毛者亦多矣。而後之爲其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焯，炫之屬。孔氏《正義》則據焯、炫以爲本者也，其於毛、鄭之不同者則兩申之，而其間所引如孫毓、王基、王肅諸儒之說，或述毛，或申鄭，駁雜紛如，亦不偏廢也。蓋收之毋寧博，以俟夫學者之慎取之而已。朱子於《詩》，亦說之詳而反約者也。《集傳》者，集衆說之長，斷以己意，以授諸其門人，遞相發明。明初因輯之爲《大全》，而說《詩》乃歸於一矣。然自朱子之說出，習讀毛、鄭者蓋鮮；而自科舉之學興，朱子之說散

厚望焉。康熙壬戌八月。」

謝氏《詩經淺義》

未見。

見於《大全》者，亦或有憚其繁而不復有記者，於先賢詳審持擇之苦心亦晦矣。甚矣，其陋也！梁溪王金孺、陳依聖，志士也，通經好古，有《詩經廣大全》一書，以《集傳》爲主而存毛、鄭之足存者，又間及《周禮》《儀禮注疏》及他名物諸書，以資博覽。其言曰：『《大全》一書，采群經而或割裂片語，未備本末，引諸家論說而或未有折衷，夫是以廣之也。』噫！二君之於《詩》也亦勤矣，其於古人亦善通彼我之懷者也與。往顧先生亭林嘗語余：『自五經有《大全》，而經學衰矣。《大全》者，當時奉詔趣成之書也，殊多闕略。』且勸余凡宋元說經諸書，毋論當否，宜悉儲之。余竊韙其言。今二君何乃不謀而志與之合也。夫「廣」之一言，近世窮經者之藥石也，由《詩》以及餘經，余於二君有

唐文恪公序曰：「歲乙酉，不佞鼓橐來遊成均，時溫陵韋紳謝先生實司鐸焉。不佞獲侍先生臯比，先生幸借交杵曰，時時進不佞與之講業，津津乎有味其言之也。先生於《詩》尤稱專門名家，諸所指授，不佞往往解頤。成均職事無他龐雜，苜蓿青氈，蕭然吏隱。先生據梧絃，誦滴露，纂玄久之，著成一編，曰《淺義》。不佞受而讀之，其旨遠，其辭文，其義該，其言約，其采摭必彙諸家之粹，而時摠所獨得。蓋先生苦心十年，殺青乃竟，斯已勤矣。今之譚《詩》者必折衷於考亭氏，考

亭氏《集傳》，舉子家奉之若律式焉。然就其訓詁而復訓詁之，支離日甚，惡在其爲《詩》也。必若先生斯編，明白典雅，簡遠和鬯，使上智者循是以求，不及者亦可以訓，夫非於《詩》教大有資焉者乎！」

安氏《詩義纂》

未見。

劉榛序曰：「六經所以明道也，自爲帖括之用，而經亡矣。且《易》不可爲典要，而《詩》與《春秋》亦然。泥其文而求之，則其義愈晦。蓋《詩》也者，隨感而言其志也，言之所指未必爲志之所存，則其溫厚醞藉，同時之人未必盡知之，況在數千百年之後乎！顧聖人之所取，惟其止乎理義，而使諷之者涵泳而自得其性情之正。

故古人之學不必依賴訓詁，而往往因之能興也。迨至後世，先王之教澤既熄，人不知斯道之存，而遺經將廢，於是不得已誘天下於帖括之中，使之不棄屣而去也，可以慨世變矣。則夫爲之學者，應上所求，不得不以文爲業；以文爲業，不得不以言是循；以言是循，不得不字櫛句比，抽絲穿穴，以求明也。吾里前輩安君履吉者業《詩》，病世之說《詩》者未至也，而爲之纂。或曰：經不以帖括而愈明乎？曰：經以明道，道亡而經何有？彼夫汲汲焉懷利以馳章句之末，而希工於文藝，即區區草木鳥獸之名亦不暇識，遑問其興觀群怨、事君事父之益哉！古人之言志者，而適以爲奪志者也，其謂之亡乎？其不謂之亡乎？雖然，有志者誠因是而反之於性情之間，法其所美，戒其所刺，

而六義之指歸無不爲一身之實用。則經明而道益明，以之修齊，以之治平，將無往而非《詩》教之所興矣。然則安君之纂，又豈獨可爲帖括之用歟！安君舉明天啓甲子孝廉，其書久湮滅於戎馬灰燼之餘，而今始解頤於天下也。然則一書之顯晦，顧亦有時哉？」

經義考卷一百十八終

弟子秀水高宗濂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十九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詩二十二

梁簡文帝《毛詩十五國風義》

《七錄》：二十卷。

佚。

吳氏申《十五國風咨解》

《宋志》：一卷。

佚。

《姓譜》：「申字景山，甌寧人。皇祐進士，爲國子監說書，神宗擢爲御史，尋知諫院，出知舒州。」

董氏穀《國風辨》

一篇。

存。

王文祿曰：「董子名穀，字實甫，初號兩湖，海鹽人，從吾先生澧子。正德丙子，薦浙闈，屢試春官不第，退而耕於海上，渡江從陽明先生游。初令安義，改漢陽，還居澈水。澈有碧里山，故又稱碧里山樵。」

林氏國華《十五國風論》

一卷。

未見。

顧氏玘徵《十五國風疏》

一卷。

存。

繆泳曰：「君諱玘徵，字文玉，嘉興梅會里人。崇禎甲申後，棄諸生，閉戶著書。《國風疏》說《鄭》、《衛》詩不盡泥朱子《傳》。」

顏氏鼎受《國風演連珠》

一卷。

存。

毛氏奇齡《國風省篇》

一卷。

存。

奇齡自述曰：「奇齡隨兄萬齡受《尚書》畢，去受他經，因受《詩》。時避人壁中，得竊聞時賢往來所論《詩》，自河間、北海，下及漢、魏、晉、唐、宋諸儒，以暨所爲古燕、齊、韓、魯紛紛之說。且旁極名物，參博野稗，爰有舊義所未安者，爲合綜所聞，轉相論述，著聞《詩》說辭合如干篇，

而惜乎亡之。涉江以後，頻行瀨中，注經
肱篋重以畀爨，辭中可記獨《國風》耳，餘
何有之矣。友人張杉迫予記憶，因漏就
闕，補飾成文，合而計之，得如千篇。初
名《問答》，以其中起義多假諮諏發疑文
也。然而其名侈焉，因復改今名。其請
改今名者，臨安陸圻先生也。」

黃氏祖舜《詩國風小雅說》

佚。

許氏懋《風雅比興義》

十五卷。

佚。

趙氏宦光《風雅合注》

三卷。

未見。

吳周瑾曰：「宦光字凡夫，吳人。隱居
寒山。」

亡名氏《比興窮源》

《宋志》：一卷。

佚。

顏氏鼎受《六義辨》

一卷。

存。

游氏酢《詩二南義》

一卷。

未見。

張氏綱《周南講義》

一卷。

存。

按：《講義》載《華陽老人集》，始
《詩序》，至《螽斯》章。

亡名氏《詩關雎義解》

佚。

崔氏銑《關雎解》

一篇。

存。

周氏紫芝《騶虞解》

一篇。

存。

劉氏褒《北風圖》

一卷。

佚。

張華曰：「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
見者皆熱；又畫《北風圖》，見者復寒。」

衛氏協《北風圖》

一卷。

佚。

李嗣真曰：「顧畫居第一，然虎頭又服衛協畫《北風圖》。」

高似孫曰：「隋朝官本有衛協畫《北風圖》一卷。」

陸氏探微《毛詩新臺圖》

一卷。

佚。

高似孫曰：「古人多好以《詩》爲圖。陸探微有《新臺圖》，衛協有《黍離圖》，司馬昭有《豳風七月圖》。昔戴安道作《南都賦

圖》，人尚以爲有益，況以《詩》爲圖乎！」

按：探微所畫《新臺圖》，見《貞觀公私畫史》。

衛氏協《黍離圖》

一卷。

佚。

茅氏坤《鄭風說》

一篇。

存。

李氏公麟《緇衣圖》

一卷。

佚。

《宣和畫譜》：「李公麟，字伯時，舒城人。熙寧中登進士第，任大理寺丞。」

茅氏坤《秦風說》

一篇。

存。

亡名氏《小戎圖》

《通志》：二卷。

佚。

李氏因篤《蒹葭說》

一篇。

佚。

按：李氏之說，大旨謂秦之封域本周之舊都，周家積德累仁，流風遺俗宜有存者，何至一變而爲《車麟》、《駟鐵》、《小戎》諸詩。及讀《蒹葭》三章，乃知周之遺民不忘故主，思乎王之在洛，所謂在水一方，溯洄、溯游者，皆指洛陽而言也。此前人所未發。李氏字天生，更字孔德，又字子德，富平人。與余同被薦，授官檢討，未踰月即上疏請終養其母。母歿，仍堅卧不出。終於家，無子。其著作甚多，要不可問矣。惜哉！」

胡氏銓《素冠說》

一篇。

存。

司馬氏昭《豳風七月圖》

一卷。

佚。

趙氏孟頫《豳風圖》

一卷。

佚。

《宣德實錄》：「七年七月，上燕閒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而賦長

詩一章，召翰林詞臣，示之曰：「《豳》詩，周公陳后稷、公劉致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爲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激勵爾。」其書於圖之右。」

林氏子免《豳風圖》

一卷。

未見。

吳寬曰：「國初，林子免作《豳風圖》，每圖篆書其詩於後，學士解公又各疏其大略而總題之。觀之者如生於周、處於豳，而古風宛然，必如是而後爲圖畫也。」

王世貞曰：「《豳風圖》五幀，林子免作。子免於書、畫史俱不載，而畫筆遒緊，可

雁行馬和之。小篆系詩，尤醇雅。」

茅氏坤《豳風說》

一篇。
存。

方氏同《鹿鳴二十二篇樂歌考》

一篇。
存。

《彤弓考》

一篇。
存。

唐無名氏《吉日圖》

一卷。
佚。

樓鑰跋曰：「此圖古矣。意其出於唐人，是時六經未板行，本各不同，故滄浪錄舊文而以今本證之。前有壯士驅群醜而前，以待王射，得『悉率左右，以燕天子』之意。然御者當居中以執轡，主將居左，必擇勇者爲右，此畫御者或在左、或在右，殊未曉也。」

汪氏廣洋《賓之初筵講義》

一篇。
佚。

廣洋自序曰：「臣忝在諫垣上，於蒐武餘暇，延訪遺老，從容賜坐，討論古今。博士梁貞輯《詩》三百篇進呈睿覽，上以《賓之初筵》一詩命臣講解，臣敬爲演繹。上曰：『衛武公一諸侯，九十衰耄，尚能令人作詩自儆，朝夕諷咏。矧今以可爲之年，當有爲之時，何可不勉！』爰命臣繕寫數十本，頒賜文武大臣，揭於堂壁。」

熊氏過《讀鳧鷖假樂篇》

一篇。

存。

鮮于氏殘《詩頌解》

《宋志》：三卷。

佚。

周氏續之《毛詩序義》

佚。

陸德明曰：「續之字道祖，雁門人。宋徵士，及雷次宗俱事廬山惠遠法師。」

雷氏次宗《毛詩序義》

《隋志》：二卷。

佚。

孫氏暢之《毛詩序義》

《七錄》：七卷。

佚。

阮氏^{珍之}《毛詩序注》

《七錄》：一卷。

佚。

《隋志》：「宋交州刺史阮珍之撰。」

顧氏^歡《毛詩集解序義》

《隋志》：一卷。

佚。

梁武帝《毛詩發題序義》

《隋志》：一卷。

佚。

陶氏^{弘景}《毛詩序注》

《七錄》：一卷。

佚。

《隋志》：「《毛詩序》，梁隱居先生陶弘景注，亡。」

劉氏^勰《毛詩序義疏》

《隋志》：一卷。《唐志》同。《七錄》：三卷。

佚。

劉氏^{獻之}《毛詩序義注》

一卷。

佚。

《北史》：「劉獻之，博陵饒陽人。善《春秋》、《毛詩》，撰《毛詩序義》一卷行於世。」

劉氏炫《毛詩集小序注》

《隋志》：一卷。

佚。

韓子愈《詩之序義》

一篇。

存。

晁氏說之《詩之序論》

一卷。

存。

亡名氏《詩統解序》

《通志》：一卷。

佚。

李氏樗《詩序解》

一卷。

存。

范氏處義《毛詩明序篇》

一篇。

存。

朱子熹《詩序辨說》

《宋志》：一卷。

存。

輔廣曰：「《釋文》載沈重云：『按：《大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隋·經籍志》亦云：『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宏更加潤色。』至於以爲國史作者，則見於《大序》與王氏說，然皆是臆度懸斷，無所據依。故先生直據《後漢·儒林傳》之說，而斷以爲衛宏作；又因鄭氏之說，以爲宏特增廣而潤色之；又取近世諸儒之說，以爲《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爲後人所益者，皆曲盡人情事理。至於首句之已有妄說者，則

非先生閱理之明、考義之精，不能及也。至論《詩序》本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知其出於後人之手而不盡信，亦得其情。又論『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辭』云者，則可見古人於經則尊信而不敢易視，於己說則謙虛推托，不敢自決，而有待於後人者，自有深意。若毛公之作，則出於率易不思，遂啓後人穿鑿遷就之失，以至於上誣聖經，而其罪有不可逭者矣。嗚呼！可不戒哉？可不謹哉？或曰：『子之責夫毛公者當矣。而晦翁先生又生於數千年後，乃盡廢諸儒之說，而遂斷《小序》爲不足據者，何哉？』予應之曰：『不然。先生之學，始於致知格物，而至於意誠心正。其於

解釋經義，工夫至矣。必盡取諸儒之說一一細研，窮一言之善無有或遺，一字之差無有能遁。其誦聖人之言都一似自己言語一般，蓋其學已到至處，能破千古疑，使聖人之經復明於後世。然細考其說，則其端緒又皆本於先儒之所嘗疑而未究者，則亦未嘗自爲臆說也，學者顧第勿深考耳。觀其終『既已明知《小序》之出於漢儒，而又以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併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之說，則其意之謹重不苟亦可見矣，豈可與先儒之穿鑿遷就者同日語哉！」

王應麟曰：「朱子《詩序辨說》多取鄭漁仲《詩辨妄》。」

孫緒曰：「朱子作《詩傳》，盡去《序》說，惟諷誦辭氣抑揚以求時世，今人翕然宗

之。夫《序》說雖不可盡信，然去作者尚未遠，猶有可據。乃盡刪其說，顧自信於千載之下，近者可信，遠者果不信乎？以言取人，孔子猶失之宰我。不根據於當時簡冊之所存，而時之先後、人之淑慝、俗之隆汙，概取必於吟哦咏嘆之間，糟粕芻狗與《序》說等耳。後當有是鄙言者。」

黃氏樵《詩序解》

一卷。

存。

段氏昌武《詩序解》

一卷。

存。

王氏商範《毛詩序義索隱》

《宋志》：二卷。

存。

包氏希魯《詩小序解》

一卷。

未見。

陶氏安《詩小序論》

一卷。

佚。

周氏是修《詩小序集成》

三卷。

佚。

《江西通志》：「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泰和人。初舉霍丘縣學訓導，擢周府奉祠正，改衡府記善。靖難師入金川門，自經於應天府學。」

呂氏柟《毛詩序說》^①

六卷。

存。

① 「序說」，《補正》：「當作『說序』。」

李氏舜臣《詩序考》

一卷。

佚。

陳氏頤正《詩序折衷》

未見。

黃虞稷曰：「慈谿人。嘉靖壬戌進士，官按察使。」

邵氏弁《詩序解頤》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弁字偉元，太倉州人。歲

貢生。」

郝氏敬《毛詩序說》

八卷。

存。

敬自序曰：「《詩》自朱《傳》行而古《序》塵度闕矣。朱子未改古《序》之先，譏古《序》爲鑿；既改古《序》之後，人疑朱《傳》爲猜。然譏古《序》而不求所以是，疑朱《傳》而不辨所以非，人誰適從？天下義理，眚量易而折衷難，兩物質而後功苦見，兩造具而後曲直分。余取古《序》、朱《傳》，參兩爲《毛詩說》。舍《詩》說《序》者，《序》志而《詩》則辭也。孟子

云：「善《詩》者不以辭害志。^①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志得而辭可旁通矣。夫說《詩》與說他文字異，他文字切直爲精核，《詩》含蓄爲溫厚。古《序》得其含蓄，朱《傳》主於切直，反以含蓄爲鑿空，三百古《序》無一足解頤者矣。人非賜、商，未可與言《詩》。余幼承師說，守功令，何敢自異。偶閱古《序》，覺食芹美，人有心，^②問之同學，可則與衆共之，若其否也，野人無知，博一笑而已，其敢有他！」

史氏記事《毛詩序考》

十卷。

未見。

鍾氏淵映《詩序證》

一卷。

佚。

繆泳曰：「廣漢以子夏《詩序》當信，作《詩序證》一卷，又《左氏》內、外傳暨周、秦子書以證其非誣。惜其沒後，草藁不可得矣。」

經義考卷一百十九終

弟子海門陳鳴皋覆校

①「善」，薈要本作「說」。

②「人」下，據郝敬《毛詩序說·題辭》（明萬曆崇禎間刻《山草堂集內編》本），當有「各」字。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周禮一

《周官經》

《漢志》：六篇。

存。闕一篇。

《三禮》正義：「《周禮》、《儀禮》並周公所記。所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

史克曰：「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

馬融曰：「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於山巖屋壁。」

鄭康成曰：「《禮器》『經禮三百』，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

又曰：「周公居攝而作六職，謂之《周禮》。」

荀悅曰：「劉歆以《周官》十六篇爲《周禮》。王莽時，歆奏以爲經，置博士。」

韋昭曰：「『禮經三百』，《周禮》三百六十官也。三百，舉成數也。」

徐勉曰：「《周官》一書，實爲群經源本。」

《隋志》：「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綏氏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

陸德明曰：「王莽時，劉歆爲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

賈公彥曰：「《周禮》後出者，以始皇特惡之故也。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滅絕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惟歆獨識，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具在於斯。」又曰：「按：《書傳》『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所制之禮，即今《周禮》也。」

以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禮》。」

孔穎達曰：「《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七處：《孝經說》云『經禮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爲《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宋理宗曰：「《周禮》爲書，大綱小紀，粲然靡所不載。玉帛牲器之用，車旗冕服之制，豆籩壘爵之陳，鐘鼓匏管之奏，品節度數，必加詳焉。至於象緯之考察，眚災之抑損，亦莫不隸之司，存而不敢慢。聖人於此，豈徒從事於文物典章之飾於

外者已乎！要必有爲之本者矣。」

李觀曰：「昔劉子駿、鄭康成皆以《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而林碩謂末世之書，何休云六國陰謀。竊觀六典之文，其用心至悉，非古聰明睿知，誰能及此？其曰『周公致太平』者，信矣。」又曰：「《周官》六屬，其職三百六十，而員數則多。如六鄉七萬五千家爾，自比長以上，卿、大夫、士萬八千餘人，此大可怪。」王開祖曰：「吾讀《周禮》，終始其間，名有禮、經有方者，^①周公之志爲不少矣。其諸信然乎哉？羅羽刺介，此微事也，然猶張官設職，奚聖人班班與？奔者不禁，示天下無禮也；復讐而義，是天下無君也。無禮無君，大亂之道。率天下而爲亂者，果周公之心乎？削於六國，焚於秦，出諸季世，其存者寡矣。聖人不

作，孰從而取正哉？」

張子曰：「《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如盟詛之類，必非周公之意。」

徐積曰：「《周禮》不可全非，要須考其所言。合乎聖人而不悖者取之，其不合者勿強爲之說，斯可矣。」

蘇轍曰：「世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完書也。凡《周禮》之詭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

范祖禹曰：「天地有四時，百官有六職，天下萬事盡備於此。如網之在綱，裘之

①

「名有禮經有方者」，四庫本作「名爲禮經而背於」，王開祖《儒志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作「名有禮經有方」。

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舍《周禮》，未見其可。」

程伯子曰：「《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亦有漢儒撰入者。」

范浚曰：「周公作六典，謂之《周禮》。至於六官之屬，瑣細悉備，疑其不盡爲古書也。周公驅猛獸，謂蟲蛇惡物，爲民物害者。《蠲氏》云：『掌去鼃鼃，焚牡鞠，以灰洒之，則死。』鼃鼃不過鳴聒人，初不爲民物害也，乃毒死之，似非君子所以愛物者。又牡鞠焚灰，大類狡獪戲術，豈所以爲經乎？《司關》云：『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說者謂『不出於關，從私道出避稅者，則沒其財而撻其人』，此決非周公法也。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周公相成王，去文王未遠，縱不能

不征，使凡貨之出於關者征之足矣，何至如叔末世設爲避稅法，沒其貨，撻其人，劫天下之商，必使從關出哉？此必漢世聚斂之臣如桑弘羊輩，欲興權利，故附益是說於《周禮》，託周公以要說其君耳。不然，亦何異賤丈夫登壘斷而罔市利乎？」

鄭樵曰：「《周禮》一書，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附會之說，或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紛紜之說，無所折衷。予謂非聖人之智不及此。五等之爵，九畿之服，九州十二境，^①閩蠻夷貊，祭天祀地，朝覲會同之事，皆非文王時政所得及也。以是書而加文王，非愛文王者也。雖其書

①「境」，四庫本、薈要本作「壤」。《補正》謂當作「壤」。

固詳於理財，然其規畫也似巧，而惠下也甚厚。其經人也若豐，而奉上也甚約。謂爲理財之書，又非深知《周禮》者也。使戰國有如是之法，則戰國爲三代矣；使漢儒有如是之學，尚或爲漢儒乎？^①惟見其所傳不一，故武帝視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而不知好也。至後世孫處又獨爲之說，曰：『《周禮》之作，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也。蓋周公之爲《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也。唐人預爲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凡此皆預爲之，未經行也。』是書之作於周公，與他經不

類。《禮記》就於漢儒，則《王制》所說朝聘爲文、襄時事，《月令》所說官名爲戰國間事，曾未若《周禮》之純乎周典也。惜乎自成帝時，雖著之《七略》，終漢迄唐，寥寥千百載間，竟不置學官博士。文中子居家未嘗廢《周禮》，太宗讀《周禮》謂真聖作，其深知《周禮》者歟。若夫後世用《周禮》，王莽敗於前，荆公敗於後，此非《周禮》不可行，而不善用《周禮》者之過也。」又曰：「漢曰《周官》，江左曰《周官禮》，唐曰《周禮》，推本而言，則《周官》是。」

胡宏曰：「《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司空掌邦土，居四民。世傳《周禮》闕《冬官》，未嘗闕也，乃《冬官》事屬之《地

① 「尚或爲」，四庫本作「豈僅爲」。

官》。」

程大昌曰：「五官各有羨數，《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蓋斷簡失次，取羨數，凡百工之事歸之《冬官》，其數乃周。」

晁公武曰：「秦火後，《周禮》比他經最後出，論者不一，獨劉歆稱為周公致太平之迹。鄭氏則曰周公復辟後，以此授成王，使居洛邑，治天下。林孝存謂之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昔北宮錡問孟子周室班爵祿之法，孟子謂諸侯惡其害己，皆去其籍。則自孟子時已無《周禮》矣，況經秦火乎！漢儒非之，良有以也。」

陳亮曰：「《周禮》一書，先王之遺制具在，後有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

鄭鏐曰：「以《洛誥》考之，周公營洛，乃是欲成王自服於土中，亂為四方新辟，及作六典之職以授之，使往治於洛邑。其言曰『予齊百工，俘從王於周』，『乃汝其悉自教工』，『往新邑，俘嚮即有僚』，蓋為成王齊整建官之法，使王往新邑，自教率之，各効其職也。成王滅淮夷而歸在豐，董正治官，治以新書從事。然只在豐，而不往洛邑，故《周禮》雖成，終不盡用。故經之授田等事，今皆難信。正由成王不宅洛，故有其法制之文，終不見行之實也。若如此論，則經之首篇『惟王建國，辨方正位』之說，始有其歸。其他疑非周公全書，可以意曉也。」

孫之宏曰：「《周官》在漢最晚出，孔氏既無明言，孟軻之徒或未之見，疑信猶未決也。不幸劉歆用之而大壞，王安石用之

而益壞，儒生學士真以為無用於後世矣。夫去古遼遠，雖使先王之制爛然在目，^①固難盡棄今之法而求復其初也。然究觀其書，以道制欲，以義防利，以德勝威，以禮措刑；尊鬼神，敬卜筮，親賓客，保小民。藹然唐虞三代極盛之時，非春秋戰國以後所能髣髴也。學者欲知先王經制之備，捨此書將焉取之？」

王炎曰：「《周官》六典，周公經治之法也。秦人舉竹簡以畀炎火。漢興，諸儒掇拾於煨燼，藏於巖穴之間，其書已亡而幸存。漢既除挾書之律，六典始出，武帝不以為善，作《十論》、《七難》以排之，藏於秘府，不立於學官。東都諸儒知有《周禮》而其說不同；以為戰國陰謀之書，何休也；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者，鄭康成也。六官所掌，綱正而目舉，井井有條，

而詆之以為戰國陰謀，休謬矣。」

鄭耕老曰：「《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

陳傅良曰：「《周禮》設官分職，大抵朝廷之事，治官掌之；邦畿之事，教官掌之；邦國之事，司馬掌之。今自朝廷以上，纖悉皆歸於大宰；自國中以及近郊、遠郊、小都、大都，皆屬教官；而職方、土方、捍人，凡邦國之事，皆屬司馬。此其大略也。其有截然一定不可易者，若司寇之屬，凡朝廷之獄，大、小司寇、士師掌之；六鄉之獄，鄉士掌之；六遂之獄，遂士掌之；甸、稍、縣、都之獄，縣士掌之；邦國之獄，方士掌之；四方之獄，訝士掌之。謂其皆刑獄之事，故雖自鄉、遂之外，甸、

①「王」，原作「生」，據四庫本、蒼要本改。

稍、縣、都、邦國、^①四方，一皆聯絡，而盡屬之司寇。其他又有不然者，如大史、內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之貳，宜屬《天官》；乃屬《春官》；大、小行人、司儀、掌客宜屬《春官》；乃屬《秋官》；宰夫掌治朝民之復逆矣，則太僕、小臣、御僕之掌復逆宜屬《天官》；乃屬《夏官》；宰夫掌治朝之位矣，則司士正朝儀之位，宜屬《天官》；乃屬《夏官》；《地官》掌邦畿之事，凡造都邑、建社稷、設封疆，既悉掌之矣，而掌固、司險、掌疆、候人又見於《夏官》；《天官》掌財用之事，自大府至掌皮，既悉領之矣，而泉府、廩人、倉人，又見於《地官》；自膳夫至膳人不過充君之庖者，悉領於《天官》；至外朝百官之廩祿，府史胥徒之稍食，番上宿衛之廩給，乃見於《地官》；自內司服至屨人，凡王宮服飾之

用，悉領於《天官》，而司服、司常、^②典瑞、巾車之屬，乃見於《春官》。此其分職有不可曉者。自漢以來，凡禮事皆屬太常，兵事皆屬將軍、光祿勳、中尉，刑事皆屬廷尉。其分量職守，較然不紊。然臨事之際，反不免遺闕。先王設官如此，當時不見文移回復、職事侵紊之患，何也？六官之設，雖各有司存，然錯綜互見，事必相關。春秋時，叔孫豹卒，杜洩將以輅葬，季孫不從，杜洩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賜之輅，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書勳。」夫諸侯之國，

① 「邦」，原作「郡」，據薈要本改。

② 「司常」，原作「司裳」，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改。

惟三卿耳，一人受賜，三卿皆與，從周法也。後世禮官專治禮，刑官專治刑，兵官專治兵，財官專治財，並不相關，雖有遺失，他官不得樽節，而廢曠多矣。」又曰：「《周禮》，二代之法存焉，讀者未易造次。」

呂祖謙曰：「朝不混市，野不踰國，人不侵官，后不敢以干天子之權，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賈之利，九卿、九牧相屬而聽命於三公。彼皆民上也，而尺寸法度不敢踰，一毫分守不敢易，所以習民於尊卑等差階級之中，消其逼上無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以覬覦，賤不亢貴，卑不踰尊。舉一世之人皆安於法度分守之內，志慮不易，視聽不二，易直淳龐而從上之令。父詔其子，兄授其弟，長率其

屬，何往而非五禮、六樂、三物、十二教哉？方位國野，設官分職，何往而非以爲民極哉？嘗讀《晉國語》，每嘆絳之富商韋藩木槌過朝之事，以爲富商之饒於財，使之澤其車而華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車服於過朝之際，不敢與士大夫混然無別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遺化固隱然在此也。」

朱子曰：「《周禮》一書廣大精微，周家法度在焉。後世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又曰：「《周禮》乃周家盛時聖賢制作之書。」又曰：「胡氏父子以《周禮》爲王莽令劉歆撰，此恐不然。《周禮》是周公遺典也。」又曰：「今人不信《周官》，據熹言，古人立法，無所不有。天下有是事，他便立此一官。且如女巫之職，

掌宮中巫祝之事，凡宮中所祝，皆在此人。如此，則便無後世巫蠱之事矣。」

陳淳曰：「《周禮》，周公經國規模在焉，乃周公之大用流行處。」

李叔寶曰：「仲長統以爲《周禮》，禮之經；《禮記》，禮之傳。《禮記》作於漢儒，雖名爲經，其實傳也。蓋《禮記》所記，多春秋、戰國間事，不純唐、虞、夏、商、周之制，曾未若《周官》之純乎周禮也。」

陳汲曰：「《周禮》一書，周家法令政事所聚，或政典、或九州、或司馬教戰之法、或《考工記》。後之作者纂其典章法度而成一代之書。有周公之舊章，有後來更續者，^①信之者以爲周公作，不信者以爲劉歆作，皆非也。」又曰：「《周禮》雖以設官三百六十爲額，然職事員數不止此。以《天官》考之，凡卿大夫、命士，三百五

十餘人；《地官》除鄉遂、山虞、林衡、司關、司門不可考者四百餘人；《春》、《夏》、《秋》三官，皆五百餘人。凡六官中，大略以《春》、《夏》、《秋》三官爲準，以小乘多，皆以五百人爲額，凡三千人。其間兼攝者，必相半也。何者？蓋先王之制，因事而命官。作史之人，因官而分職。以三公六卿論之，如《周禮》所云二卿必公一人，六卿各掌其職，宜若不可兼。而成王時，周公以公兼太宰，召公以公兼宗伯，蘇忿生以公兼司寇，故《書·洛誥》云司徒、司馬、司空也。成王將崩，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則是六卿中，召公、畢公、毛公亦上兼三公矣。由是推之，先王之制，其職則不

① 續「上」，原衍「有」字，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刪。

可廢，其官未必一一有。舉其大略，則土訓、誦訓無他職事，掌葛徵絺綌，掌染草徵染草，掌荼徵荼，^①掌炭徵炭，角人徵齒角，羽人徵毛羽。每官掌一事，無事之日多矣。軍司馬、行司馬、輿司馬、戎僕、戎右，有軍旅則用之；甸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則用夏采、喪祝；有盟會，則用詛祝；建邦國，則用土方氏；來遠方之民，則用懷方氏。先王豈能以祿食養無用之官，待有事然後用之？亦臨事兼攝爾。盟府，命士也，太公兼之，所謂「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是也。作禮者以職不可廢，故各設其官職，以待智者決擇耳。又六卿內治一官，外兼一鄉，則《周官》每鄉卿一人，每官卿二人，若是者，皆非事實也。齊桓公令國子、高子各率五鄉。^②晉景公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

傅；命韓厥將新軍，且為僕大夫。晉悼公令戎御屬校正，司右屬司士，皆古人之制也。或者以《書》為「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今予小子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則周之建官，不能遠過夏、商，與其有兼攝相半，亦千五百人矣。曰有朝廷官、有田野官，所謂「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者，指在朝者也，若總千里之內，安能勝其事哉？今考六官中，大率在朝廷者，什之二三耳，其他則分散甸、稍、縣、都之內，與《尚書》無甚戾。或者又謂鄉、遂設官最冗，六鄉之民不過七萬五千家，今設官至萬八千九百

① 「掌荼徵荼」，原作「掌荼徵茶」，據四庫本、薈要本及《周禮注疏》改。下「掌茶」、「徵茶」，徑改，不再出校。

② 「桓」，原避宋欽宗趙桓諱作「威」，今回改。下同者不再出校。

三十人，爲大夫者百八十人；六遂之民亦不過七萬五千家，而設官乃三千九百九十八人，爲大夫者四十人。鄉、遂共十五萬家，大抵官吏至二萬三千人，如因民之人以賦官祿，則十五萬家之人所人能幾何，而足以養二萬三千官吏也。殊不知鄉、遂之官吏皆土居人，其大官如卿，則朝廷兼之，以下大夫、命士之屬，分散在他處，且如鄉、遂人數勢不可得兼者，則各置焉。」

陳振孫曰：「此書多古文奇字，名物度數可考不誣，其爲先秦古書，似無可疑。」

葉適曰：「謂《周禮》之書一用而反至於亂者。古者天子自治止一國，又有聖人爲之臣，久於官而不去，其爲地狹而民寡，治之者衆，行之以誠，故米鹽靡密無不盡。今也包夷貊之外以爲域，事雖毫

髮，一自上出，法嚴令具，不得搖手。無聖賢爲之臣，不久於其官，而又有苟簡詐僞之心。乃欲靡密無不盡以求合《周禮》，此人情不安而至於亂也。」

魏了翁曰：「《周禮》、《左氏》並爲秦、漢間所附會之書。《周禮》亦有聖賢禮法，然附會極多。」又曰：「《周禮》與《左傳》兩部，字字謹嚴，首尾如一，更無疎漏處。疑秦、漢初人所作，因聖賢遺言足成之。」

劉炎曰：「或問：『《周禮》果聖人之全書乎？』曰：『司門譏財物之犯禁者，舉而沒之。司關凡貨之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周公於民之意慮，不若是之察也。』」

王與之曰：「《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

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此論周公作周禮本旨也。《書》：「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此論周公授周禮於成王也。《左傳》：「齊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未已，將自斃。」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此見周禮至魯猶存。《孟子》：「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此見周禮至戰國已亡，蓋待漢以後諸儒而始

明也。」

王應麟曰：「《周禮》，漢河間獻王得之李氏，失《冬官》一篇，補以《考工記》。劉歆校理，始得著錄。《漢志》所謂『《周官經》六篇』者也。」

葉時曰：「六經無全書，固秦人之罪，而《周禮》不全，不可獨咎秦人也。戰國暴君汙吏惡其害己而去其籍，其酷已先秦火矣。《周禮》六官闕一，河間獻王求《考工記》以足其書，曾是《考工記》而可補《禮經》乎？況《春官》有典瑞，①玉人不必補也；《夏官》有量人，匠人不必補也。《天官》有染人，鐘氏、幌氏雖闕，何害乎；《地官》有鼓人，鮑人、韞人雖亡，何損乎。雖無車人，而巾車之職尚存；雖

①「春官」，原作「秋官」，據《周禮注疏》改。

無弓人，而司弓矢之職猶在。匠人溝洫之制已見於遂人，鼓人射侯之制已見於射人。^①攻皮之工五，既補以二，而又闕其一，不知韋氏、裘氏豈非《天官》司裘、掌皮之職乎。以《考工記》補禮書之亡，獻王之見然爾。」

黃震曰：「孔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此四書，正經也。《禮記》雖漢儒所集，而孔門之《中庸》、《大學》在焉，《樂記》等篇亦多格言。若《周禮》未知何如。夾漈鄭氏嘗謂：『《周禮》一書，詳周之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職守，而闊略人主之身。後來求其說而不得，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附會之說，或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林孝存作《十論》、《七難》以排之。至孫處又獨爲之說

曰：『《周禮》之作，周公居攝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惟其未行，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凡此，皆預爲之而未嘗行也。』愚恐亦意度之言。按《周禮》實漢成帝時劉歆始列之于《七略》。王莽時，劉歆始奏置博士，乃始用於王莽而敗，再用於王安石又大敗。夾漈以爲用《周禮》者之過，非《周禮》之過。是固然矣，然未有用而效，恐亦未可再以天下輕試哉。」又曰：「周之建官，備於《尚書·周官》一篇，各率其屬聽之六卿。而爲君之要，在六卿得人而止，其詳則自

①「鼓人」，按《周禮》「鼓人」非《考工記》中職官，且文中無射侯之制，疑當作「梓人」。

孟子時已不得聞矣。必如今《周禮》所載，六鄉、六遂之地能幾何而可養官司胥徒二三萬？東西胥會，朝夕讀法，民且奔走不暇，而何所措手足。此書出於王莽，用於安石，皆亂天下，恐不可以其名列於經，而盡信其書必古書也。亦不過《周官》一篇注疏耳，大訓何在而名經耶？雖然，歸之世變不同而謂《周禮》不可行於後世，此則善爲《周禮》解者也。」馬端臨曰：「《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過病其官冗事多，瑣碎而煩擾耳。然愚嘗論之，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毋足怪者，有如閹閹、卜祝各設命官，衣膳、泉貨俱有司屬。自漢以來，其規模之瑣碎，經制之煩密，亦復如此，特官名不襲六典之舊耳。固未見其爲行

《周禮》，而亦未見其異於《周禮》也。獨與百姓交涉之事，則後世惟以簡易闊略爲便，而以《周禮》之法行之，必至於厲民而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輸是也。後之儒者見其效驗如此，於是疑其爲歆、莽之僞書而不可行。或以爲無《關雎》、《麟趾》之意則不能行。愚俱以爲未然。蓋《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一凡夫亦能行之。三代而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執愎不可行，而雖賢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蓋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祿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於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家主

之於其臧獲。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於是乎有鄉遂之官，又從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衆寡，而爲之斟酌區畫，俾之均平。貨財則盈而斂，乏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又從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則自鄉大夫、州長以至閭胥、比長，自遂大夫、縣正以至里宰、鄰長，歲終正歲、四時孟月，皆徵召其民，考其德藝，糾其過惡，而加以勸懲。司馬之任，則軍有將、師有帥、卒有長，四時仲月，則有振旅、治兵、芟舍、大閱之法，以旗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誅賞。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蓋察察焉，幾無寧日矣。然其事雖似煩擾，而不見其爲法之弊者，蓋以私土子人，痛痒常相關，脉絡常相屬。雖其時所謂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

賢，然既世守其地，世撫其民，則自不容不視爲一體。既視爲一體，則姦敝無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變而爲郡縣，爲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於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①，則諉之百官有司、郡守縣令。爲守令者，率三歲而終更，雖有龔黃之慈良、王趙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人異境，積日累月，方能諳其土俗。而施於政令，往往期月之後，其善政方可紀，纔再期而已及瓜矣。其有疲懦貪鄙之人，則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視其民如飛鴻土梗。發政施令，不過受成於吏手。既受成於吏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則事煩而政必擾，政擾而民必病，教養之恩意未孚，而追呼之苛嬈已極矣。是以

①「治」，原作「治」，據四庫本改。

後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簡。夫以《周禮》一書觀之，成周之制未嘗簡也。自土不分胙、官不世守，爲吏者不過年除歲遷，多爲便文自營之計。於是國家之法制率以簡易爲便，慎無擾獄市之說，治道去太甚之說，遂爲經國庇民之遠猷。所以臨乎其民者，未嘗有以養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養，斯可矣。未嘗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教，斯可矣。蓋壤土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有所不及竟。於是法立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靖，猶或庶幾，稍涉繁夥，則不勝其瀆亂矣。昔子產聽鄭國之政，其所施爲者曰「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此具《周官》之法也。然一年而與人謗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之」。按鄭國土地褊小，其在後世則一郡耳。夫以子產之賢智，而當一郡守之任，其精神必足以周知情僞，其念慮必足以洞究得失，決不至後世承流宣化者之以苟且從事也。而周制在當時亦未至盡隳，但未能悉復先王之舊耳。然稍欲更張，則亦未能遽當於人心，必俟歷以歲月，然後昔之謗讟者轉而爲謳歌耳。況賢不及子產，所蒞不止一郡，且生乎千載之後，先王之制久廢，而其遺書僅存，乃不察時宜，不恤人言，而必欲行之乎，王介甫是也。介甫所行，變常平而爲青苗，諉曰「此《周官》·泉府》之法也」。當時諸賢極力爭之，蘇長公之言曰「青苗雖云不許抑配，然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

均之鄰保」；蘇少公之言曰「出納之際，吏緣爲姦，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受責。如此，則鞭笞必用而州縣多事矣」。是皆言官與民賒貸之非便也。蓋常平者，糶糶之法也；青苗者，賒貸之法也。糶糶之法以錢與粟兩相交易，似未嘗有以利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爲簡便。賒貸之法損錢以予民，^①而以時計息取之，似實有以濟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爲繁擾。然糶糶之說始於魏文侯，常平之法始於漢宣帝，三代之時未嘗有此。而賒貸之法則《周官·泉府》明言之，^②豈周公經制顧不爲其簡易者，而欲爲其煩擾者耶？謂《周禮》爲不可信之書，則《左氏傳》言：鄭饑，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宋饑，司城子罕請於平

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齊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則春秋之時，官之於民固有賒貸之事。雖當時未嘗取二分之息，如青苗之爲，然熙寧諸賢皆言非病其取息之多也。蓋以爲貧者願貸，貸予之而不能償則虧官；富者不願貸，抑配予之，而責令保任貧者代償所逋則損民。^③兩無所益，固不若常平之交手相付，聽從民便之爲簡易兩得之。然《左氏》所述鄭、宋、齊之事，謂之善政，以爲美談，未嘗見其有熙、豐之敝，何也？蓋鄭、宋、齊，列國也。其所任者，罕氏、

① 「損」，《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明馮天馥刻本）作「捐」。

② 「周官」，原作「州官」，據四庫本、薈要本改。

③ 「責令」，四庫本作「并責」。

樂氏、陳氏，則皆有世食祿邑，與之分土而治者也。介甫所宰者，天下也。其所任者，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與夫州縣小吏，則皆干進徇時之徒也。然非鄭、宋、齊之大夫盡賢，而介甫之黨盡不肖也。蓋累世之私土子人者，與民情常親，親則利病可以周知，故法雖繁而亦足以利民；暫焉之承流宣化者，與民情常疎，疎則情僞不能洞究，故法雖簡而猶懼其病民也。以青苗賒貸一事觀之，則知《周禮》所載凡法制之瑣碎煩密者，可行之於封建之時，而不可行之於郡縣之後。必知時識變者而後可以語通經學古之說也。」

羅璧曰：「《禮記》古今議其雜。《周禮》則劉歆列上之時，包、周、孟子、張、林碩已不信爲周公書。近代司馬溫公、胡致堂、胡五峰、蘇穎濱、晁說之、洪容齋、直

謂作於劉歆。蓋歆佐王莽，書與莽苛碎之政相表裏。且漢《儒林傳》叙諸經皆有傳授，《禮》獨無之。或者見其詳密，謂聖人一事有一制，意其果周公之遺，不知孔子於禮多從周，使周公禮書如此精詳，當不切切於杞宋求夏商遺禮，與夫逆爲繼周損益之辭。又自衛反魯，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獨不能措一辭於《周禮》，即孟子時，周室猶存，班爵之制已云不聞其詳，而謂秦火之後，乃《周禮》燦然完備如此耶？兼其中言建國之制，與《書·洛誥》、《召誥》異；言封國之制，與《書·武成》及《孟子》異；設官之制，與《書·周官》六典異。周之制作，大抵出周公，豈有言之與行自相矛盾乎？」王若虛曰：「東萊云：『《周禮》者，古帝王之舊典禮經也。始於上古而成於周，故

曰「周禮」。予謂此書迂闊煩瀆，不可施之於世，謂之周禮已自不可信，又可謂古帝王之典乎？」

陳友仁曰：「《周官》六典，周公經制之書。^①畫井田，立封建，大而軍國調度，禮樂刑賞；微而服御飲食、醫卜工藝，毫介纖悉，靡不備載。六官之屬，各從其長，其要則統於《天官》。大綱小目，截然有紀，萬世有國者之龜鑑也。」

黃潛曰：「三代法制見於經者，惟《周官》一書，大綱小紀，詳略相因，其言人事悉矣。」何異孫曰：「先儒疑《周禮》非周公全書，大綱是周公作，書未全備而公歿，故尚闕《冬官》一篇。今攷《尚書·周官》，其三公、三孤與《周禮》不合，此知六典官制未及施行，中間必有末世添入者。繁冗瑣屑處多漢儒增益，如盟詛之類，府史胥徒

之屬，叢雜可疑。」

汪克寬曰：「《周禮》一書，果為周公作乎？漢武嘗謂《周禮》為瀆亂不驗之書，何休又云六國陰謀之書，歐陽文忠謂《周禮》可疑者二，蘇穎濱謂《周禮》不可信者三，是皆論以為非周公之遺制也。然則《周禮》果非周公所作乎？朱子蓋嘗以周家法度廣大精密言之，嘗以周公建太平之基本稱之，又嘗以周公從廣大心中流出稱之；張橫渠謂周公治周，莫詳於《周禮》；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又謂鄭玄徧覽群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是則又明為周公所作也。攷之西漢《志》，於《周官》未之見；^②東漢《儒林傳》

① 「周官」與「周公」，原誤乙，據四庫本改。

② 「周官」，原作「周公」，據四庫本改。

乃謂『《周官經》六篇』，本孔安國所獻；《隋·經籍志》乃云『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以《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孝武時，蓋有其書，特未與五經例置博士耳。至西漢劉歆始置博士，遂盛行於世，後世因有《周禮》作於劉歆之說。是則《周禮》作於周公而非他人之制明矣。然《冬官》何爲而缺也？經罹秦焰散佚之餘，與漢儒編錄附麗之誤，而始謂之缺也。何以知其然？愚因考補散逸得之。夫五官所掌，曰治、曰禮、曰教、曰政、曰刑，而《冬官》則掌邦土，或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或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

麻以成之，謂之婦功。此《冬官》之大較也。見《考工記》所載者，其屬二十有九，皆工之事，而士與商、農之職俱缺焉。考之《春官》之中，如世婦、內宗、外宗，皆宮中之職，本屬《天官》而乃人之《春官》。《夏官》之中，如司士、諸子，皆掌士之職，本屬《冬官》而乃人之《夏官》。《地官》之中，如司市、質人、廛人、賈師、司競、司稽、胥師、肆長、泉府，^①此皆主於商；土均、草人、稻人、場人、司稼等職，此皆主於農，皆本屬《冬官》，因其職與大司徒掌土地人民者相類，乃以人之《地官》。若是者，謂非編錄附麗之誤不可也。況小宰記六官六屬各六十，攷之《天官》，自太

①「司市」、「司競」，原作「司士」、「司號」，據《周禮注疏》改。

宰以下六十二，《地官》大司徒以下七十九，《春官》大宗伯以下七十一，《夏官》大司馬以下六十九，《秋官》大司寇以下六十五，何以《冬官》獨缺而爲數不及，五官皆盈而餘數過之？無是理也。他如《儀禮》有嗇夫之官，《國語》有司商之官，皆不載諸《周禮》，此亦《冬官》之脫簡也。要之，見載於《考工記》者，固爲《冬官》之屬，然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職不止此。當自大司空、小司空而下，撫《夏官》之中掌士者，《地官》之中掌商、農者，與夫嗇夫、司商之數，并今《考工記》所載之工，總屬《冬官》，則不惟合於《周官》司空之所職與小宰六官六屬之目，而且周公制作之盛，^①燦然溢著於篇，使人得以觀其會通，而爲太平典禮之全書也。克寬因并錄卷末，以俟博古君子正焉。」

朱升曰：「周公六典，本以命官，而非以記禮。其間所載之禮，乃職掌之所及者爾。」薛瑄曰：「《周禮》，後世用其制者猶不可易，可見爲聖人之書。」

何喬新曰：「《周禮》規模極其廣大，節目極其周詳，非聖人不能作也。其名官莫不有義：治非天事，謂之『天官』者，治以道爲本也；教非地事，謂之『地官』者，教以化爲本也；禮以仁爲本，故禮曰『春官』；政以禮爲本，故政曰『夏官』；刑以義爲主，故刑曰『秋官』；事以智爲主，故事曰『冬官』。名曰宰，以制變爲義；名曰夫，以帥人爲義。以正人則曰正，以長人則曰伯。司者，伺察之謂；氏者，世守

①「周公」，原作「周官」，據汪克寬《環谷集》卷六（清康熙汪氏三先生集本）改。

之稱。尊其智，故稱大夫；卑其任，故稱人。大綱小紀，莫不具載，非聖人心胸廣大，孰能與於斯。彼不知而妄議者，烏足以論聖人之制作哉。奈何煨燼於秦火，而聖人之經不全。附會於漢儒，而聖經之旨益晦。是故《天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內史、司士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天官》者，如甸師、世婦之類是也。《地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大司樂、諸子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地官》者，如閭師、柞氏之類是也。《春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封人、大小行人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春官》者，如御史、大小胥之類是也。《夏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銜枚氏、司隸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夏官》者，如職方氏、弁師之類是也。至如掌察之類，^①

吾知其非《秋官》之文；縣師、廛人之類，吾知其為《冬官》之文。緣文尋意以考之，參諸經籍以證之，何疑之有。《冬官》未嘗亡也，雜於五官之中耳。漢儒考古不深，遂以《考工記》補之，豈知鄉師、載師之屬則雜於司徒；獸人、廌人之屬則雜於大宰；土方、形方之屬則雜於司馬；雍氏、萍氏之屬則雜於司寇。鄭、賈諸儒承訛踵謬，莫覺其非。至臨川俞庭椿始作《復古編》，東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草廬吳氏又從而考訂之，由是《周禮》六官始得為全書矣。」又曰：「《周禮》一書，其兵、農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以學校，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其治天下以封建，其威民

① 「察」，原作「祭」，據《周禮注疏》改。

以肉刑，大本既立，然後其品節條目，日夜講求而增益之。其上則六典、八法、八則、九柄、九貢、九賦、九式之序；其次則祭祀、朝聘、冠婚、喪紀、師田、行役之詳；下至於車旗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與夫畫績、刮摩、搏埴之法；又其細則及於登魚、取龍、擲鰲之微，莫不備具。如天焉有象者在，如地焉有形者載，非聰明睿智，孰能及此哉。奈何一毀於戰國之諸侯，再毀於秦坑之烈焰。漢興百餘年，河間獻王始上其書於祕府。又百年，劉歆始列其書於《錄》、《略》。惟其晚出，故當世儒者共疑之，或謂文王治岐之書，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爲戰國之陰謀，或以爲漢儒之附會。竊謂五等之爵，九畿之服，祭天祀地之禮，朝覲會同之事，皆非文王時所得爲也。雖其書固詳於

財，然其規畫也似巧，而惠下也甚厚，其經人也似豐，而奉上也甚約，謂理財之書，又非深知《周禮》者也。使戰國有如是之法，則爲三代矣。使漢儒有如是之學，尚爲漢儒哉？不幸書未成而公亡，其間制度有未施用，故封國之制不合於《武成》，建都之制不合於《召誥》，設官之制不合於《周官》，九畿之制不合於《禹貢》，凡此，皆預爲之而未經行也。歐陽氏疑其設官太多，非惟一官可以兼衆職，而有其事則設，無其事則廢者亦多也。豈常置其官而多廢廩祿乎？蘇氏疑王畿千里，無地以容之。蓋王畿四方相距千里，凡遠郊、近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都，截然整齊，如畫碁局，亦其設法則然耳。而其地則包山林陵麓在其中，安能如一圖哉。胡氏疑冢宰論道之官，不當

統宮壺財用之事。殊不知財用統於冢宰，則用度有節而無泛用濫賜之弊；宮壺統於冢宰，則身修家齊而無女寵嬖倖之習，是乃格心之要務也，又豈可輕議其非哉？昔盧植言《周禮》與《春秋》相表裏，蓋《周禮》爲尊王作，而《春秋》亦爲尊王作也。故《周官》記三百六十屬之分職，而冠之以『惟王』之一辭，《春秋》載二百四十年之行事，而首之以書『王』之特筆，茲非一書之相爲表裏乎。然則詆以爲非聖人之書者，謬矣。」又曰：「《周禮》一書，周公致太平之法也，非周公之法，乃文、武之法也，非惟文、武之法，乃堯、舜、禹、湯之法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距今數千載，其致治之大本大法，於今可見者，《書》與《周禮》而已。《書》載其道，治天下之本也；《周禮》載

其法，治天下之具也。有志於唐、虞、三代之盛者，舍二書何以哉。秦火之餘，書軼其半，然諸儒無異論。《周禮》固多錯簡，諸儒論說何其紛然也。獨程、朱二大儒洞識聖人之精微，以爲非聖人不能作，然亦論其大旨而已，微辭奧義未及論著，殘章斷簡未及考正，君子惜之。夫《冬官》未嘗亡也，何必以千金購之、以《考工記》補之。至臨川俞氏壽翁始悟《冬官》散見於五官之中，作《復古編》以正漢儒之非；永嘉王氏次點亦作《周禮訂注》，以羽翼俞氏之說，其後臨川吳氏、清源丘氏，各有考注。喬新自幼讀是書，沉潛有年。以爲四家之說備矣，惜其得於此者或失於彼，乃重加考訂。每篇首依鄭本列其目，存舊以參考也，次則取四家所論定其屬，正訛以存古也。黜《考工記》別

爲卷，不敢淆聖經也。參考諸說，附以臆見，作《集注》以俟後之君子擇焉。有天下國家者，以《書》之所載立其本，以《周禮》所載措諸用，孰謂唐、虞、三代之盛治不可復哉。世謂《周禮》不可行者，以劉歆、王安石用之而敗也。嗚呼，是非聖經之過也，彼不識聖心，而徒泥其文也。唐太宗斟酌蘇綽之制，以爲建官、授田、制軍、詰禁之法，而貞觀之治遠邁兩漢，況以聖人之心行聖人之法，天下豈有不蒙聖人之澤乎。」

丘濬曰：「《周禮》出於漢，六官亡其一，世儒以《考工記》補《冬官》亡，未始有異議者。宋淳熙中，俞庭椿始著《復古編》，謂《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六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考。嘉熙間，王次點復作《周官補遺》。元泰定

中，丘葵又參訂二家之說，以爲成書。由是以觀，則《冬官》本未嘗亡，所亡者，《冬官》首章，所謂「惟王建國」至「以民爲極」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空」至「邦國」二十字，及大司空、小司空之職二條爾。」

王鏊曰：「《周禮》，周公致太平之書，規模大節詳備，^①有能舉而行之，則治效可立致。而其間亦有可疑焉者：冢宰掌邦治，正百官其職也，而宮禁婦寺之屬皆在，乃至獸人、廩人、鼈人、司裘、染人、屨人之類，何瑣屑。而天府、外府、大小史、內外史，乃屬之《春官》。司徒掌邦教，所謂教者，師氏、司諫、司救五六員而已，其他六鄉、六遂，分掌郊里，征斂財賦，紀綱

①「詳備」，王鏊《震澤長語》卷上（明萬曆刻本）作「目詳」，則「大」下斷句。

市城，管鑰門關，而謂之教何哉？職方氏、形方氏、遂師之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行人之職，豈得歸之《春官》？《司空》一篇已亡，漢儒以《考工記》補之，宋俞庭樞、王次點獨謂未嘗亡也，混於五官之中耳。《周官》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土地之圖，人民之數，與夫土會、土宜、土均、土圭之法，不宜為司徒之職。《王制》曰「司空度地居民，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則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與夫起土役令賦之事，不宜為小司徒之職。如五官之中，凡掌邦居民之事，分屬之司空，則五官各得其分，而《冬官》亦完。且合三百六十之數，《周官》粲然無缺，誠千古之一快也。而予不敢從，何哉？曰：亂經。」

張詡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所謂『郁郁」

乎文』者也。唐太宗深信矣，而無其輔；王通篤好矣，而無其時；劉歆有志矣，而昧於所事；宋神宗刻意矣，而失其所任。彼宇文之於蘇綽似矣，而其人品相去復絕，安能擴充以致周公廣大之治。無怪文、武之政寂寥數千載，而莫有繼之者已。」

陸深曰：「《周禮》一書，^①文密意詳，固是聖人之制作。」

王道曰：「文、武、周公，聖人也。其所講畫，必簡易明達，決不至如《周禮》之繁冗瑣屑。以為治岐之制，理財之書，斷斷其不然矣。然謂之陰謀，則實迂謬不類乎陰謀；謂之附會，則實片段不類乎附會。惟斥之以為末世黷亂不驗之書，庶為切中其病，而《周禮》之不足信也，的矣。」

①「書」，原作「官」，據四庫本改。

金瑤曰：「此書周公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其有關於治道甚大。漢人亂以僞句，遂使程、朱二大儒不欲注，而國家因以不列於學官，亂句之爲此書累甚矣。」

李材曰：「《周禮》是周公致太平之書，當與五經並傳，今《周禮》廢而不講，是經之闕也。」

郝敬曰：「《周禮》非闕也，而世儒以爲闕。《考工記》非補也，而世儒以爲補。非闕而使人疑其爲闕，非補而使人疑其爲補，是書所以奇也。五官之文直而正，《考工》之文曲而奇，人疑其裁自兩手，而不知其同也，是書所以愈奇也。世儒謂漢儒補《記》，謂周公作五官，夫五官非聖人之作，而《記》亦非漢儒所能補。其諸六國處士之學，其縱橫之言乎。」又曰：「六經有聖人治天下之道，是書則後

世治天下之法。天下神器可以道御，不可以計算約束而望其理也。聖人貴道不貴法，故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周禮》之書，徒法而已矣。」

王應電曰：「世人疑《周禮》者，率以行之者無效也。夫後世篡奪者祖揖讓，戰爭者本放伐，豈堯、舜、湯、武之故哉？王莽動法先聖以文其姦，奚止於《周禮》。安石徒得其糟粕以便其術，中間良法美意皆罔然也，以是而訾聖經，不已異哉？或以「奔者不禁」、「王及后世子不會」等語非周公所作，不知此皆註家解釋之誤耳。故林孝存謂爲黷亂不驗之書，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今其書見存，黷亂陰謀安在？玩其文義有能作此者，雖非周公，即聖人矣。」

陳仁錫曰：「以《周官》全經言之，洵有可

疑者：「墨皐五百、劓皐五百、剔皐五百、宮皐五百」，太平之世，殘形刻膚，赭衣菲屨，交臂歷指而塞路，疑一也。泉府之職，官與民市。吏不能皆才，民不能皆愿，吏橫則欺民，民猾則欺吏，疑二也。周家祭祀，莫詳於《頌》，《昊天》之詩，郊祀無分祭之文；《般》之詩，望祀四岳河海，四望與山川無異祭之文；既右烈祖，亦右文母，妣與祖無各祭之文。其作樂，亦未聞有用歷代之奏以分祀之禮，疑三也。周西都則關中也，東都今洛陽也。以千八百國計之，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而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何以封？疑四也。」

朱朝瑛曰：「《周禮》一書，非聖人不能作。然其書殘闕錯亂，必草創而未成者。周公既沒，遂不復行。東遷而後復多散

佚，^①戰國縱橫之士以意附益之。」

譚吉璉曰：「《易》、《詩》、《書》皆有序，《書·周官》一篇，即《周禮》之序矣。」

《周官傳》

《漢志》：四篇。

佚。

按：《漢志·儒家》別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河間周制》十八篇。注云獻王所述，似與《周官》相表裏，惜乎其皆亡也。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終

弟子婁縣姚弘緒覆校

①「東」，原作「宋」，據四庫本、《補正》改。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一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周禮

杜氏子春《周官注》

佚。

《後漢書》：「杜子春，永平之初，年且九十，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

按：《禮疏》所引《後漢·馬融傳》中文，范史無之，當係謝承、華嶠、

袁山松等書中語也。^①

賈公彥曰：「劉歆門徒河南緱氏杜子春，永平初，年且九十，家於南山，通《周官》說。」

陸德明曰：「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劉歆，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父子等多師事之。」

晁公武曰：「《周官》，漢永平時，杜子春初能通其讀。」

鄭氏興《周官解詁》

佚。

《後漢書》：「鄭興，字少穎，河南開封人。建武六年，徵爲大中大夫。」

① 《禮疏》所引，爲馬融《周官傳》文，非《後漢·馬融傳》文，故范史無之，理所當然，朱彝尊誤解。

按：鄭康成注稱爲「鄭大夫」者，即興之《解詁》也。

鄭氏衆《周官解詁》

佚。

《後漢書》：「鄭衆、賈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杜氏爲《解》。逵《解》行於世，衆《解》不行，然衆所解說，近得其實。」

按：此《禮疏》所引，范史無之。

陸德明曰：「河南鄭衆，字仲師，大司農。」

晁公武曰：「鄭興、鄭衆傳授《周禮》，康成引之以參釋異同。云『大夫』者，興也；『司農』者，衆也。」

按：鄭康成注稱爲「鄭司農」，孔

氏《正義》呼曰「先鄭」，而目康成爲「後鄭」。

賈氏逵《周官解故》

佚。

《後漢書》：「逵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帝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

衛氏宏《周官解詁》

佚。

張氏衡《周官訓詁》

佚。

《後漢書》：「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安帝徵拜郎中，再遷爲太史令，出爲河間相，徵拜尚書。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爲不能有異於諸儒也。」

劉昭註《續漢書·百官志》：「順帝時，平子爲侍中，典校書，方作《周官解說》，乃欲以漢次述漢事，會復遷河間相，遂莫能立也。」

馬氏融《周官禮注》

《隋志》：十二卷。

佚。

孔穎達曰：「馬融爲《周禮注》，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

鄭氏玄《周官禮注》

《隋志》：十二卷。

存。

玄自述曰：「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穎及子大司農仲師、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①皆作《周禮解詁》。玄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二鄭者，同宗之大儒，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之所訓也。」後漢書：「玄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

①「長」，原作「良」，據《後漢書》改。

酈道元曰：「湛水出犍縣北魚齒山，《周禮》『荊州其浸潁、湛』，鄭玄注云『未聞』，蓋偶有不照也。」

王炎曰：「《周禮》一書，今學者所傳，康成之訓釋也，可謂有功於《周禮》矣。雖然六官之制度以康成而傳，亦以康成而晦，蓋康成之於經，一則以緯說汨之，一則以臆說汨之，《周官》之意晦矣。是以學者不得不疑。」

王應麟曰：「鄭康成注經，以緯書亂之，以臆說汨之，而聖人之微旨晦焉。徐氏《微言》謂鄭注誤有三：《王制》，漢儒之書，今以釋《周禮》，其誤一；《司馬法》，兵制也，今以證田制，其誤二；漢官制皆襲秦，今引漢官以比周官，小宰乃漢御史大夫之職，謂小宰如今御史中丞，如此之類，其誤三。」又曰：「唐《禮志》云：『識

緯亂經，鄭玄主其說。『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玄以爲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兆五帝於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玄以爲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顯慶二年，禮官議六天出緯書。南郊、圜丘，一也。玄以爲二郊；及明堂祭天，而玄以爲祭太微五帝；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而玄謂周祭感生帝靈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穀。皆謬論也。」

《周禮音》

一卷。

佚。

魏了翁曰：「康成以漢制解經，以賦爲口率出泉，三代安有口賦？王介甫用之以

誤熙寧，皆鄭注啓之。」

王氏肅《周官禮注》

《隋志》：十二卷。

佚。

《周禮音》

一卷。

佚。

陸德明曰：「肅著三禮《音》各一卷，《七錄》惟云撰《禮記音》。」

司馬氏^仲《周官寧朔新書》

《唐志》：八卷。王懋約注。

佚。

《晉書》：「琅琊武王^仲，字子將。起家爲寧朔將軍，進封琅琊王，有平吳之功。」

按《隋志》：「梁有《周官寧朔新書》八卷，晉燕王師王懋約撰。」
《唐志》作「懋約注」，書以寧朔名，當從《唐志》。

傅氏^玄《周官論評》

《唐志》：十二卷。

佚。

《晉書》：「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弘農太守、典農校尉，封鶉觚男。武帝爲晉王，以玄爲散騎常侍，進爵爲子，加駙馬都尉。泰始中年，爲御史中丞，遷太僕，卒謚曰剛，追封清泉侯。」

《唐書》注：「陳邵駁。」

陳氏邵《周官禮異同評》

《隋志》：十二卷。

佚。

《晉書》：「陳邵，字節良，東海襄賁人。以儒學徵爲陳留內史，累遷燕王師。撰《周禮評》，甚有條貫，行於世。」

徐氏遜《周禮音》

一卷。

佚。

李氏軌《周禮音》

一卷。

佚。

虞氏喜《周官駁難》

《七錄》：三卷。

佚。

《隋志》：「孫琦問，干寶駁，虞喜撰。」

干氏寶《周官禮注》

《隋志》：十二卷。《釋文·序錄》：十三卷。

佚。

《答周官駁難》

《唐志》：五卷。《隋志》：「《周官禮駁難》，四

卷。孫略撰。」《唐志》入干寶名，注云：「孫略問。」

佚。

陸德明曰：「《宮正》以下，鄭總列六十職序，干注則各於其職前列之。」

按：干氏《周官禮注》，陸氏《釋文》多引之。又《初學記》引干氏注《周官·籩人》之職「羞籩之實，糗餌粉飧」，云：「糗餌者，豆未削末而烝之以棗豆之味，今餌餽也。」

伊氏說《周官禮注》

《隋志》：十二卷。《唐志》：十卷。

佚。

宋氏《周官音義》

佚。

《晉書》：「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文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爲石季龍徙之於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

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樵采，夜則教逞，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爲太常。^①堅嘗幸太學，憫禮樂遺闕，博士盧壺對曰：「廢學已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惟《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劉氏昌宗《周禮音》

《隋志》：三卷。

佚。

顏之推曰：「李登《聲類》以『系』音『羿』，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此例甚廣，必須考校。」

陸德明曰：「《周官·巾車》『爲纁』，戚袞云：檢《字林》、《蒼雅》及《說文》，皆無此字。衆家亦不見有音者，惟昌宗音『廢』，以形聲會意求之，實所未了，當是廢而不用乎？非其音也。」

孫氏略《周官禮駁難》

《隋志》：四卷。《唐志》：五卷。

佚。

①「苻」，原作「符」，據四庫本、蒼要本改。

崔氏^{靈恩}《集注周官禮》

《隋志》：二十卷。

佚。

沈氏^重《周官禮義疏》

《隋志》：四十卷。

佚。

王氏^曉《周禮音》

一卷。

佚。

陸德明曰：「江南無此書，不詳何人。」

戚氏^袞《周禮音》

佚。

《浙江通志》：「袞字公父，鹽官人。」

聶氏《周官注》

佚。

按：陸氏《釋文》引之云：「沈重依其文。」

亡名氏《周官禮義疏》

《隋志》：十九卷。

佚。

《周官禮義疏》

《隋志》：十卷。

佚。

《周官禮義疏》

《隋志》：九卷。

佚。

《周官分職》

《隋志》：四卷。

佚。

《周官禮圖》

《隋志》：十四卷。

佚。

賈氏公彥《周禮疏》

唐新、舊《志》：五十卷。今併爲十二卷。

存。

公彥序略曰：「少皞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徵；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事，即司徒、司馬之類是也。若然，前少皞氏言祝鳩氏爲司徒者，本名祝鳩，言司徒者，以後代官況之。顓頊及堯官數雖無明說，可略言之。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

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故《外傳》：「稷爲高辛氏之火正，此皆顓頊時之官也。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重、黎事顓頊，又事高辛，若稷、契與禹事堯，又事舜，是以昭十七年服注『顓頊』之下云：『春官爲木正，夏官爲火正，秋官爲金正，冬官爲水正，中官爲土正。高辛氏因之。』故《傳》云：『遂濟窮桑。』窮桑，顓頊所居，是度顓頊至高辛也。至於堯、舜，官號稍改，《楚語》云：『堯復育重、黎之後』，重、黎之後，即羲、和也。是以《堯典》云：『乃命羲和』，注云：『堯育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天官，稷也；地官，司徒也。又云

『分命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和仲』、『申命和叔』，使分主四方。注：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四時，又命四子爲之官，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是有六官。按分命仲、叔，注云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

《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鄭注云：『有虞氏官蓋六十，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不得如此記也。』^①《昏義》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云蓋夏制。殷官二百四十雖未具顯，按《下曲

① 「記」，原作「說」，據四庫本、蒼要本、《補正》、《周禮注疏》改。

禮云六大五官六府六工之等，鄭皆云殷法，至於屬官之號，亦蔑云焉。按《昏義》云「三公九卿」者，六卿并三孤而言九，其三公又下兼六卿，故《書傳》云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各兼二卿。按《顧命》，太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衛侯爲司寇。則周時三公各兼一卿之職，與古異矣。但「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所以象天立官而官益備，此即官號沿革粗而言也。」

《舊唐書》：「賈公彥，洺州永年人。永徽中官至太學博士。」

晁公武曰：「公彥，洺州人，永徽中仕至太學博士。史稱著此書五十卷，今并爲十二卷，世稱其發揮鄭學最爲詳明。」

董道曰：「公彥此疏據陳邵《異同評》及沈重《義》爲之，二書並見《唐·藝文志》，

今不復存。」

朱子曰：「五經中，《周禮疏》最好，《詩》與《禮記》次之。」

陳振孫曰：「其序《周禮廢興》言鄭衆以爲《書·周官》即此《周官》失之。《書》止一篇，《周禮》乃六篇，文異數萬，非《書》類是則然矣。但《周禮》六官實本於《周官》，《周官》舉其凡，《周禮》詳其目，則鄭衆之說，未得爲失。而其可疑者，則邦土、邦事之不同也。」

王應麟曰：「公彥事張士衡，撰次章句甚多。」

陸氏德明《周禮釋文》

二卷。

存。

王氏玄度《周禮義決》

唐志：三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一終

弟子嘉興曹曰瑚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二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周禮三

王氏洙《周禮禮器圖》

佚。

《長編》：「至和元年九月，翰林學士王洙上《周禮禮器圖》。先是，洙讀《周禮》，帝命畫車服、冠冕、籩豆、簠簋之制，及是圖成，上之。」

李氏觀《周禮致太平論》

集十卷。

存。

觀自序曰：「天下之理，由家道正，女色階禍，莫斯之甚，述《內治》七篇；利用厚生，爲政之本，節以制度，乃無傷害，述《國用》十六篇；備預不虞，兵不可闕，先王之制，則得其宜，述《軍衛》四篇；刑以防姦，古今通義，惟其用之，有所不至，述《刑禁》六篇；綱紀既立，持之在人，天工其代，非賢罔乂，述《官人》八篇；何以得賢，教學爲先，經世軌俗，能事以畢，述《教道》九篇終焉。并序凡五十一篇，爲

十卷，^①命之曰《周禮致太平論》。」

王應麟曰：「李泰伯撰《周禮致太平論》五十一篇，《內治》七，《國用》十六，《軍衛》四，《刑禁》六，《官人》八，《教道》九，共爲十卷。」

楊氏杰《周禮講義》

佚。

杰自序曰：《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也。公以聖人之德，輔相之尊，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故能作是經、述是禮，爲萬世之大法也。其略見於《周官》，其詳載於六典。六典者何？治、教、禮、政、刑、事也。治無不統，天之道也，天官冢宰以掌之；教無不容，地之道也，地官司徒以掌之；和豫者禮，其序春也，春官宗

伯以掌之；正大者政，其序夏也，夏官司馬以掌之；肅嚴者刑，其序秋也，秋官司寇以掌之；富有者事，其序冬也，冬官司空以掌之。治則不言而化也，教則見於言矣，禮則見於容矣，政則見於令矣，刑則見於威矣，事則見於物矣，此其精粗先後之序也。六官帥其屬三百六十，期之日也，自天子、諸侯至於公卿、大夫，貴賤莫不有位；自王畿至於侯、甸、男、采、衛、要、蕃，遠近莫不有制；自天、地、宗廟至於百神，祀享莫不有常；自正月之吉至於歲終，施爲莫不有時；自人至禽獸、草木，養之必有其道；自宮室至於車服、器用，制之必有其法。無一職不修而王道備，無一物不化而歲功成，此所以致

① 「爲十卷」，原作「爲□十卷」，據《補正》刪。

太平而敵天命也。不幸遭罹秦火，絕滅典常，出自山巖，遽藏秘府。《冬官》亡失，既不獲其完書，士儒相傳，久已弊於俗學。聖上憐其若此，命儒臣以訓釋旨歸，列之科選，使成周太平之迹煥然著明於本朝，誠千百年希闕之遇也。然而執形器度數之學者，不知制作之所存；泥道德性命之說者，不能考合以適用，蓋學禮者之所蔽，惟不執不泥，然後能盡變通以致用，上以副朝廷經術造士之意，不其盛歟！」

劉氏彝《周禮中義》

《宋志》：十卷。《通考》：八卷。

佚。

陳振孫曰：「祠部員外郎長樂劉彝執中

撰，彝諸經皆有《中義》。」

王應麟曰：「劉氏《中義》以《匠人》《溝洫》求合乎《遂人》《治野》之制，謂《遂人》《言積數》《匠人》《言方法》。」

劉氏恕《周禮記》

佚。

周氏誥《周禮解》

佚。

衛湜曰：「延平周誥希聖，擢熙寧進士第。入仕，值新法行，不忍詭隨，賦詩去官。嘗注《周禮解》，王文公《新傳》多采其說而沒其姓名，豈忘其人之有傳耶？」

王氏^{安石}《新經周禮義》

《宋志》：二十二卷。

未見。

蔡條曰：「王元澤奉詔修《三經義》，時王丞相介甫爲之提舉，蓋以相臣之尊所以假命於其手也。《詩》、《書》多出元澤暨諸門弟子手，至若《周禮新義》，實丞相親爲之筆削者。政和時，朝廷悉命藏諸秘閣，用是吾得見之。《周禮新義》筆迹猶斜風細雨，誠介甫親書。」

晁公武曰：「《周禮》，王莽嘗取而行之，馴致大亂。熙寧中，設經義局，安石自爲《周官義》十餘萬言，不解《考工記》。安石以其書理財者居半愛之，如行青苗之類皆稽焉。所以自釋其義者，蓋以其所創新法盡

傳著之，務塞異議者之口。後其黨蔡卞、蔡京紹述介甫，期盡行《周禮》焉，園土方田皆是也。久之，禍難並起，與莽曾無少異，殆《書》所謂「與亂同事」耶。」

陳振孫曰：「熙寧八年，詔頒之國子監，且置之義解之首。」

按：萬曆中，重編《內閣書目》，尚存荆公《周禮義》三冊。

龔氏^原《周禮圖》

《宋志》：十卷。

未見。

陳氏^{祥道}《周禮纂圖》

佚。

王氏昭禹《周禮詳解》

《宋志》：四十卷。

存。

陳振孫曰：「近世爲舉子業者多用之，其學皆宗王氏新說也。」

王與之曰：「昭禹字光遠，有《周禮詳解》，用荆公而加詳。」

昭禹自序曰：「道判爲萬物之成理，理之成，具不說之大法。禮者，法之大分，道實寓焉。聖人循道之序以制禮，制而用之則存乎法，推而行之則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然後禮之事舉矣。故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至周增而爲三百六十，非固好詳也。王者之世，物繁事衆，其制不得不然也。孔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蓋言盛矣。然道之常無，下散於常有之域，法象而爲天地，變通而爲四時。聖人體道之常無以觀其妙，體道之常有以觀其微，^①其精至於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雖先天而先且弗違，尚何事於仰觀俯察，然後奉其時哉。惟夫出神天之本宗，應帝王之興起，天地固有大美矣，四時固有明法矣，雖聖人烏得而違焉。是固因天地之大美，達而爲治教；因四時之明法，達而爲禮政刑事。然則，常無之道爲萬物而有天地四時，聖人爲天下而有治、教、禮、政、刑、事。天地四時，道之所任以致其用者也。六官，聖人

① 「微」，四庫本、蒼要本作「微」，《補正》云：「『微』當作

「微」。」

任以致其事者也。噫！六官之建，豈聖人之私智哉。實天理之所爲也。由此以觀，則禮之事雖顯於形度數之粗，^①而禮之理實隱於道德性命之微。即事而幽者闡，即理而顯者微。然則理其神之所爲乎？夫神無在而無乎不在，無爲而無乎不爲，聖人立禮以爲體，行禮以爲翼，事爲之制，曲爲之防，亦神之無不在、無不爲之意也。彼荀卿徒知禮爲道之華，而不知爲物之致，乃曰「生於聖人之僞」，又烏知禮意乎哉。」

章氏緯《周官議》

十六篇。

佚。

孫觀志墓曰：「公諱緯，字伯成。世家豫

章，後徙建安，又徙蘇州之吳縣。贈太師，秦國公諱稹之子也。熙寧九年進士，仕爲尚書郎，提點淮南刑獄，權揚州事，積官至朝奉大夫。」
張璪曰：「章公《周官議》十六篇，非近世之文也。」

徐氏庚《周禮講義》

佚。

《樂平縣志》：「庚字叔義，紹聖四年進士，歷仕四十年。建炎初，提點福建刑獄，歸，自號寄傲老人。」

① 「形」下，四庫本有「器」字，《補正》云：「「形」下或脫「名」字。」

黃氏裳《周禮講義》

六卷。

存。

裳自序曰：「天理之有盈虛，人事之有邪正，天下後世，類不及此。務盈以邀凶，邪以致亂，夫誰不然。先王之於愚衆，吉凶與之同患，以義寓之數而告之以禍福之理，於是乎作《易》；邪正與之同患，以道寓之法而制之以上下之分，於是乎制《禮》。三代之世皆有是書，夏之《易》曰《連山》，商之《易》曰《歸藏》，其道未全；夏之《禮》則立忠，商之《禮》則立質，其法未備。夏、商之君豈不能一日而預言之耶？適丁斯時，人僞世習，未足以全是道、備是法耳。故名《易》曰《連山》，則象

其顯諸仁；名《易》曰《歸藏》，則象其藏諸用。仁所以闡幽建常，能常而已，未足以爲《易》也；智足以顯微適變，能變而已，未足以爲《易》也。仁智之道合，則《易》之道至焉。故吉凶與民同患，至周然後《易》之書著。禮以忠爲心，以質爲體，文則剛柔乎此者也，故邪正與民同患，至周然後《禮》之書著。二書特言「周」者，以辨夏、商焉耳。二書之效，使人知有消息之數、吉凶之象，則守謙以防虧，作善以消譴；知有上下之分、高卑之勢，則循理以避僞，由義以歸正。然後號令者順，而典、謨之《書》行，吟咏者樂，而雅、頌之《詩》作，則聖人何俟於《春秋》哉。二書之教不行，然則三《頌》之次，聖人以魯望周，周不可望也；以商戒周，周不可戒也。聖人始即《書》之後絕之以

《秦誓》焉。然則《春秋》安得而不作耶？方今聖人立政造事，追復成周之法，五經之文，始得先生巨儒訓而發之，分布儒林之官，造成多士。五經之教固有先後之序，緩急之勢，則《周官》之書豈可緩哉？聖人以道寓之法，法之中微妙存焉，後世俗學止於區區之誦數，溺其才識，則此書以陰謀見待於或者，何其不幸也。」

聞人氏宏《周官通解》

佚。

《姓譜》：「字君度，嘉興人。大觀三年進士，判常州。」

林氏之奇《周禮講義》《訂義》作《全解》。

《玉海》：三十九卷。

未見。

王與之曰：「三山林氏之奇，字少穎，有《周禮全解》，祖荆公、昭禹所說。」

之奇自序曰：「無體之禮，冥於天地之自然。而聖人制禮，所以立無體之用也。夫禮自外作，本在於內，雖有不易之道，而外必盡其可陳之法，是以其法之在度數也。貴賤有位，先後有序，多寡有數，遲速有時，君子知之於內，足以安性命之情；衆人由之於外，足以觀性命之理，此禮之大體也。方其莫之爲而常自然之時，人含其聰而天下不侵，人含其明而天下不累，則禮亦何所用哉。此莊周制禮

不仁之說。及滌淳散樸，去性而從心，耳營鐘鼓管籥之音，目逐青黃黼黻之美，與接爲交，往往萬緒起矣，而是非不至於牴合，則禮之教其得已乎。聞之曰，禮者，於時當夏，乃萬物去本盛末之時，則禮者聖人之不免也。蓋聖人之神不與人同憂，而聖人之德不與民同患，故周公制法度於一日之間，以厚天下之風俗，其本如此。雖然，道有升降，時有損益，故以義制禮者，雖昔之所與，而今或制作而無疑；以義變禮者，雖已造於前，而後或因革以爲便，則《周禮》之爲書，豈特周公之力哉。《易》曰「亨者，嘉之會」，天之禮也。又曰「嘉會足以合禮」，人之禮也。三代之禮，天道人事備於周，上致其隆，下致其殺，中處其中，則是時也，崇天卑地，分群偶物，而不失其統也。大鵬之能

高，斥鷃之能小，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各以順受其正，豈有他哉。後世禮昧於經之大體，^①則徇常者或病其高闊，好大者乃患於卑近，又豈知夫高闊所以立天下之本，卑近所以盡天下之事歟。楊子曰「禮，體也」，體不備，不足以爲人，故謹其名，嚴其數，則雖貴至戴璧之天子，賤至橫目之庶人，其衣裳飲食之纖悉，聲音藻色之等威，皆事爲之制，曲爲之防。則尊無逼下之嫌、卑無僭上之失者，乃《周禮》之所載王業也。禮文存於經，獨《周禮》爲全書，惟其傳不明，故學者嘗憂其難知，世有人焉，乃訓而發之，而聖人之德大略具矣。《傳》曰「先王制禮，必有

① 「禮昧於經」，四庫本、薈要本作「昧於禮經」，《補正》以爲「昧」字當在「禮」字上。

主也，故以述而富學」，今既以其既學者相與而學之，而未知者以俟切磋焉。」

楊氏時《周禮辨疑》

《宋志》：一卷。

存。

晁公武曰：「此攻安石之書。」

黃氏穎《周禮解義》

佚。

《閩書》：「黃穎，字秀實，龍谿人。崇寧五年進士，調崇德簿，歷中書舍人。」

董氏濬《周官辨疑》

佚。

《江西通志》：「董濬，字禹川，德興人。崇寧進士，歷秘書少監，出爲江西提刑，知興仁府。」

王氏居正《周禮辨學》

五卷。

佚。

呂祖謙作《行狀》曰：「公之學，根極六藝，深醇閎肆，以崇是闢非爲己任。自其少年已不爲王氏說所傾動，慨然欲黜其不臧以覺世迷。其在兵部以事請對，及因王安石新學爲士大夫心術之害，請以

《辨學》爲獻，上許之。公既上《辨學》，而龜山楊先生《三經義辨》亦上於秘府，^①於是孔孟之本指始明，天下遂不復宗王氏學。」

程氏瑀《周禮義》

佚。

孫氏奇《周禮備檢》^②

佚。

《南昌府志》：「奇字師穎，豐城人。」

徐氏煥《周官辨略》

《宋志》：十八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二終

弟子寶應仲以嘉覆校

① 「辨」，四庫本作「解」。

② 「奇」，四庫本作「琦」。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三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周 禮四

胡氏銓《周禮傳》或作《周官解》。

《宋志》：十二卷。

佚。

銓自序曰：「臣聞六經之道同歸，而二禮相爲表裏，其來尚矣。考《王制》而知六官之備，考《月令》而知太史、保章氏、馮相氏之精，考《曾子問》、《雜記》及《間

傳》、《四制》而知司服之等，考《文王世子》而知大胥之教，考《禮運》、《禮器》而知大宗伯之位，考《郊特牲》而知封人、牧人、牛人之分，考《內則》而知師氏之制，考《玉藻》而知典瑞之則，考《明堂位》而知朝士、司儀之別，考《大傳》而知肆師之職，考《少儀》而知巾車、典路、車人之別，考《學記》而知大司樂、成均之法，考《樂記》而知大胥、小胥之律，考《大記》而知勸防之嚴，考《祭法》、《祭義》、《祭統》而知鬱人、鬯人典禮之經，考《經解》而知太師六詩、六德之本，考《哀公問》、《昏義》而知媒氏之源，考《仲尼燕居》、《社郊嘗禘》而知小宗伯之儀，考《孔子閑居》、《五至之義》而知樂師之意，考《坊記》而知《秋官》環人之衛，考《中庸》而知大司徒中和之教，考《表記》、《卜筮》而知龜人、筮人之敬，

考《緇衣》絲綸之言而知內史、外史之書，考《深衣》規矩準繩而知輪人之度，考《投壺》之弦而知樂師《貍首》之奏，考《儒行》而知司諫德行道藝之尊，考《大學》正心而知弓人無邪之諭，考《冠義》而知弁師之等，^①考《鄉飲》而知酒正之德，考《射義》而知司裘之鵠，考《燕義》而知《秋官》諸子之職，考《聘義》而知玉府之藏，故曰二禮相爲表裏也。前賢論學之源，如江出汶至於溝渠，所并大川三百，小川三千，然後往而與洞庭、彭蠡同波，下而與南溟、北海同味。又如禹治水，知絡脉開塞，而至於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竊觀大川、小川之說，生於「禮經三百」，^②威儀三千」之說，然二禮條分貫別，亦豈止三百三千而已哉？而其旨意脗合相爲表裏，端若脈絡交通、四海會同而不殊，

誠有味其言之也。臣既爲《易》《春秋》《禮記傳》，又覃思《周官》，凡十有餘年，僅成集解。嘗以謂韓愈闢邪說欲尊六經，而邪說卒不能革；歐陽修欲刪去九經緯書，而異端故在。臣之區區欲卒歐、韓之業，而學術膚淺，志苦心勞，徒益蕪累，終莫能採蹟發潛。重念昔之賢士伸於知己，臣自癸未夏迄辛卯秋，四侍經筵，屢蒙獎諭，受知實深。陛辭之日，親承玉音，令臣繕寫所解經進呈。伏惟陛下天縱之姿，聖學高妙，卓冠百王，頃因論治道，有及於惟《禮》可以已之之說，大哉王言，非精於《禮》，孰能與於斯！顧臣糠粃，曷補萬一？殆如無榮所云者，

①

「弁」，原作「棄」，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改。

②

「禮經」，原作「曲禮」，據四庫本、薈要本改。

倘辱皇慈寬狂瞽之誅，略加睿覽，則臣之志願畢矣。」

吳氏沆《周禮本制圖論》

佚。

《六官析微論》

佚。

樓鑰曰：「環溪深於《易》，三十而著《璇璣圖論》；深於《禮》，故又二年而著《周禮本制圖論》、《六官析微論》，皆行於世。」

周氏必大《周官講義》

佚。

按：清源丘氏引之。

尤氏_袤《周禮辨義》

佚。

《中興館閣錄》：「尤袤，字延之，毘陵人。王佐榜進士出身，淳熙十五年權禮部侍郎。」

王氏_{十朋}《周禮詳說》

佚。

按：清源丘氏引之。

鄭氏_鐸《周禮解義》

《宋志》：二十二卷。

未見。

王與之曰：「三山鄭氏鏐，字剛中，有《周禮全解》，淳熙十年經進。」

《中興藝文志》：「《周禮》一經，說者多穿鑿。淳熙中，鄭鏐爲《解義》，詳制度，明經旨，學者宗其書。」

王應麟曰：「鄭剛中《解義》，如冕服九章；授田三等；治兵大閱，旗物之互建；六鄉、六遂，師都之異名；陰陽之祀有用牲之疑，九畿之國有朝貢之惑；豆、區、鐘、釜有多少之差；世室、重屋非明堂之制，皆辨明使有條理。」

薛氏季宣《周禮辨疑》

未見。

王與之曰：「永嘉薛季宣，字士隆，有《周

禮釋疑》。」

陳氏傅良《周禮說》

《宋志》：一卷。《讀書附志》：三卷。

未見。

趙希弁曰：「《周禮說》三卷，朝奉郎秘書少監陳傅良所進，舊刊於《止齋文集》中，曹叔遠別爲一書而刻之，且爲之說。」

朱子曰：「陳君舉推《周官》制度亦詳，然亦有杜撰錯說處。」

傅良《進周禮說序》曰：「王道至於周備矣，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考其行事，尚多見於《周禮》一書。而熙寧用事之臣，經術舛駁，顧以《周禮》一書理財居半之說，售富強之術，凡開基立國之道，斲喪殆盡，而天下遂日多故。老生宿儒發憤

推咎，以是爲用《周禮》之禍，詆排不遺力，幸以進士舉，猶列於學官。至論王道不行，古不可復，輒以熙寧嘗試之效藉口，則論著誠不得已也，故有《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說》各四篇。」

王應麟曰：「陳君舉說《周禮》，綱領有三：曰養君德，曰正朝綱，曰均國勢。」

《周官制度精華》^①

《玉海》：二十卷。

未見。

朱子曰：「上半冊陳君舉，下半冊徐元德。」

王應麟曰：「陳傅良、徐元德撰。」

易氏拔《周禮總義》

《宋志》：三十六卷。《讀書附志》：三十卷。

未見。

趙希弁曰：「《周禮總義》三十卷，山齋易拔所著也，許儀爲之序，刻於衡陽。」

魏了翁曰：「易彥章《周禮漢軍制端》，足補先儒傳記之所未及。」

王與之曰：「長沙易彥祥有《周禮總義》，皆推廣諸家說。」

王應麟曰：「易氏《總義》云：府史胥徒，《通典》總言其爲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人。愚考之《通典》，周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內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諸侯國

① 「官」，四庫本作「禮」。

官六萬一千三十二人，此乃官數，非謂府史胥徒也。」

胡氏維寧《周官類編》

佚。

黃氏碩《周官講義》

佚。

俞氏庭椿《周官復古編》

《宋志》：三卷。

存。

庭椿自序曰：「六經厄於秦，至漢稍稍始復，然而多出於儒者記誦傳授之學，不能

無譌誤。既成篇秩，相傳至今，世儒信其師承之或有所自也，無或疑議，遂使聖經之舊泯焉不可復見。《周禮》一書，皆周之舊典禮經，然方諸侯惡其害己，而去班爵祿之籍，已有亡失之漸，況一燔於煨燼，而堇堇出於口傳追記之餘，安能盡復其故耶？伏生年過九十，口授《尚書》，自非孔壁所藏。古文出而考證，則《舜典》與《堯典》孰分，《益稷》與《皋陶謨》奚別？《盤庚》不得而異篇，《康王之誥》不得而殊體，信以傳信，未必不至於今日也。六經惟《詩》失其六，《書》逸其半，獨《周禮·司空》之篇有可得言者，反覆之經，^①質之於《書》，驗之於《王制》，皆有可以足正者。而《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

①「之」，舊要本作「全」。

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五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考，誠有犁然當於人心者，蓋不啻寶玉、大弓之得，而鄆、讙、龜陰之歸也。雖然，由漢迄今，世代邈遠，大儒碩學，頂背相望，而區區末學，乃爾起義，是不得罪於名教者幾希。嗚呼！學者寧信漢儒，而不復攷之經耶？無寧觀其說而公其是非，以旁證於聖人之言，而幸復於聖經之故耶？知我、罪我，所弗敢知，此《復古編》之所爲作也。」

丘葵曰：「宋淳熙間，臨川俞庭椿著《復古編》，新安朱氏一見，以爲《冬官》不亡，考索甚當，鄭、賈以來皆當斂衽退三舍也。」

陳深曰：「《周禮》六職，先王設五職以存體，而虛其一以待用，故司空有官而無職，蓋自唐、虞已然。故禹作司空平水

土，而亦以總百揆；召康公以太保而營洛；仲山甫以冢宰而城齊；召穆公平淮，亦命以營謝；宋皇國父以太宰爲平公築臺，而司城子罕以行方。^①春秋築城作邑，無慮至千，能者爲之，亦未有專屬於司空也。且其命官則謂之「冬」，冬者，藏也。董仲舒亦云「陰常居太冬，積於空虛不用之地，而時出以佐陽」，故謂之司空。曰空與冬，聖人之意見矣。由此言之，司空不補何害？宋俞庭椿作《復古編》，謂《冬官》不亡，錯簡五官之內，於是取其近似者別爲一卷，以補《冬官》，又於五官之內盡剔其不類者，而各之其類。夫《周

①「方」，四庫本、舊要本作「扑」。《補正》云：「『方』字當據本書第一百二十八卷吳治《周禮彙斷序》改作「扑」。」

官《曷常有類，其精神脈絡環流於三百六十之屬而無所不通，非如後世某官而任某職某事而專責一官也，安用類爲？自俞氏之求類也，而五官大亂，以古本按之，非復周公之舊矣。其後王次點氏、丘葵氏、吳澄氏、最後何喬新氏，相繼而增損之，以補俞氏之未備。此五家者，人各持其所見，於是有臨川之書，有永嘉之書，清源之書，崇仁之書，椒丘之書，此如無主之田，而五人爲之耦也，其不墾而傷也者希矣。」

《江西通志》：「庭椿，字壽翁，臨川人，乾道八年進士，仕至古田令。」

徐即登曰：「俞氏《復古》一編，儒者稱其超越於漢儒之見，而有功於《周禮》，信然。」

徐常吉曰：「《周禮》闕《冬官》，漢儒以

《考工記》補之，蓋惜其書之未完，而爲是綴緝之計，雖不免續貂之誚，而於聖人之全經猶爲無害。至宋俞庭椿乃以《工官》散見於五官之內而未嘗闕，遂掇取五官之屬而用以補《冬官》之闕。夫《周禮》一書，聖人用意深遠精密，其設一官分一職，即如府史胥徒之賤，酒醴鹽醬之微，好用匪頒之末，分布聯屬，靡不各有意義，而於其中任意割裂以相補塞，則此足而彼虧者，惟《冬官》之闕，而今則五官俱闕也。昔之《周禮》雖闕而猶全，今則雖補而實亡也，其爲聖經害也大矣。」

按：俞氏《復古編》以《天官》之屬獸人、獻人、鱉人、獸醫、司裘、染人、追師、屨人、掌皮、典絲、典臬，改人《冬官》；以《地官》之屬鼓人、舞師，改人《春官》，封人、載

師、閭師、縣師、均人、遂人、遂師、遂大夫、土均、艸人、稻人、土訓、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艸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艸、圉人、場人，改入《冬官》；以《春官》之屬天府、世婦、內宗、外宗、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改入《天官》；典瑞、典同、巾車、司常、冢人、墓大夫，改入《冬官》；以《夏官》之屬弁師、司弓矢、稿人、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遯師，改入《冬官》；以《秋官》之屬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掌客、掌訝、掌交、環人，改入《春官》。

許氏奕《周禮講義》

六卷。

佚。

薛氏衡《周禮序官考》

未見。

王與之曰：「金華薛衡，字平仲，有《周禮序官考》。」

李氏叔寶《周禮精意》

未見。

王與之曰：「莆陽李叔寶，字景齊，有《周禮精意》刊行。」

戴氏仔《周禮傳》

佚。

俞氏嘉《周禮釋》

佚。

高氏崇《周官解》

十二卷。

佚。

魏了翁狀曰：「崇，字西叔，世家邛之蒲江，以進士出身知黎州，兼管内安府，有《周官解》十二卷。」

馬氏之純《周禮隨釋類編》

佚。

史氏守道《周禮略》

十卷。

佚。

趙氏汝談《周禮注》

佚。

樂氏思忠《周禮攷疑》

《讀書附志》：七卷。

未見。

趙希弁曰：「《周禮攷疑》七卷，祝融居士樂思忠仲恕所著也，永嘉戴溪肖望、豐城劉德秀仲洪爲之序。」

喬氏行簡《周禮總說》

佚。

《宋史》：「喬行簡，字壽朋，婺州東陽人。學於呂祖謙之門，登紹熙四年進士，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重事，封蕭國公，進封魯國公。卒贈太師，謚文惠。著有《周禮總說》。」

余氏復《禮經類說》

佚。

陸元輔曰：①「復，寧德人。光宗初，策士大廷，擢第一，後入史館，兼實錄檢討。」

葉氏秀發《周禮說》

佚。

《姓譜》：「秀發，字茂叔，金華人，師事呂祖謙，知高郵軍。」

徐氏筠《周禮微言》

《宋志》：十卷。

未見。

《續中興館閣書目》：「徐筠學《周官》於陳傅良，記所口授，成書十卷。自謂聞於

①「曰」，原作「□」，據蒼要本補。

傅良曰《周禮》綱領有三：養君德、正紀綱、均國勢。鄭氏注誤有三：《王制》、漢儒之書，今以釋《周禮》；《司馬法》、兵制也，今以證田制；漢官制皆襲秦，今引漢官以比周官，其誤三也。」

《江西通志》：「徐筠，字國堅，清江人，得之子。蚤歲擢第，初主攸縣簿，後知金州。」

曹氏叔遠《周官講義》

佚。

《宋史》：「曹叔遠，字器遠，温州瑞安人，少學於陳傅良，登紹熙元年進士第，歷禮部侍郎，終徽猷閣待制。謚文肅。」

林氏椅《周禮綱目》

《宋志》：八卷。

佚。

《周禮摭說》

《宋志》：一卷。

佚。

陳振孫曰：「《周禮綱目》八卷，《摭說》一卷，紹興府教授括蒼林椅奇卿撰，嘉定初，上之朝。」

王與之曰：「林氏《周禮綱目》於開禧間曾進。」

《括蒼彙紀》：「林椅，字奇卿，麗水人，紹熙庚戌進士。以《周禮》爲周公經世之

書，凡民極所由立，日用之常，誠僞之變，莫不區別，纖悉畢備，乃隨類條列之，名曰《周禮綱目》。翰林學士樓鑰、禮部尚書倪思表進，除工部架閣。」

陳氏兢《周禮解》

佚。

陸元輔曰：「漳州陳兢戒叔，紹熙進士，撰《周禮解》。」

陳氏汪《周官小集》

佚。

丘葵曰：「汪，字蘊之，永嘉人。」

孫氏之宏《周禮說》

佚。

丘葵曰：「之宏，字偉夫，山陰人。」

楊氏格《周禮辨疑》

佚。

丘葵曰：「格，字謹仲，永嘉人。」

陳氏汲《周禮辨疑》

佚。

丘葵曰：「汲，字及之，永嘉人。」

陳氏謙《周禮說》

佚。

王瓚曰：「謙，字益之，永嘉人，乾道壬辰進士，歷官寶謨閣待制，江西、湖北宣撫副使。」

徐氏畸《周禮發微》

三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三終

弟子山陽丘象艮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四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周 禮_五

鄭氏_{伯謙}《太平經國之書統集》

《宋志》：七卷。今本十一卷。

存。

伯謙自序曰：「先王無自私之心，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三代以還，人主始自私矣，以天下遺其子孫，故不得不爲久恃無恐之計，然

天下猶因其自私之心，而獲少安於其間。至於秦、隋、魏、晉、南、北之君，淫荒狂惑，則并與其自私之計而弗念矣。夫有天下而至於不愛己，固無望其愛民矣，而獨惜夫愛己者之所以及民，亦徧迫淺陋，足以躋時於小康，而不足以憑藉維持於無窮也。三代聖人之紀綱法度、憲章文物，所以本諸身而布諸天下者甚設也，而尤周密詳備於成王、周公之時，彼其處心積慮，上徹乎堯、舜，下及乎萬世者也。外不懼天下之謗而私其跡，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患不作也。是故兼三王，施四事，夜以繼日，盡我精神心力而爲之。其兵農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以學校，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其治天下以

封建，其威民以肉刑。大本既立，然後其品節條目，日夜講求而增益之。其上則六典、八法、八則、九柄、九貢、九賦、九式之序，其次則祭祀朝聘、冠昏喪紀、師田行役之詳，下至於車粧、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與夫畫績、刮摩、埴埴之法，又其細者，則及於登魚、取龍、擲鼈之微，畢公所謂克勤小物者，周公尤盡心焉。蓋一而再三申復之，貽謀燕翼。後世豈無辟王，而皆賴前哲以免流彘之難，共和攝政，而天下復如故；龍漦作孽，宗周滅矣，猶能挾鼎璽而東。當戰國之相吞噬，周塊然而處其中，天下猶百餘年而宗主之。至於垂亡臨絕之際，自分而爲東西，其子孫益謬戾乖忤，而弗念厥紹，故天下始去周而爲秦，法亡則周亡。天下後世，苟有《下泉》之思治，《匪風》之思周道，則

《陳》淫《檜》亂之極，一變而復見《豳風》之正。聖人序《詩》，所以寓其意於十五《國風》之末也。秦人變古不道，不足深恨，漢氏去三代甚近，而去周爲尤近，不能因其自私之心而講求周公致太平之迹，惴惴然徒惟得失之重而操心之危，苦智慮而盡防範，大抵不過爲握持天下之術耳。苟簡目前，未能深長之思，經久之慮也。封君古也，止於行推恩之令，井田古也，止於議名田之法。刑法止於定箠令，軍旅止於京師之南北軍。郡國之都尉，建官則倣秦舊，制禮則雜秦儀，學校則隸太常，而選舉則數路，鄉里則煙火萬里，其淺近功利，已略足以隨世而及民矣。然乍安而忽危，幾亡而僅存，終不足以垂裕而傳後。其當世敏秀奇傑之士，深見遠識而有志於先王之治者，或則請

定經制，或欲退而更化，或願建萬世之長策，每觀王符論漢家失業之民歲至三十萬，則田賦、鄉里、刑法等制，益知其苟然而已。仲長統欲定吏祿，重三公之權，改税法，更官制，沛然思惟善道，而有易亂爲治之意，論甚美矣。至於請廢封建，復井田、肉刑，亦復講之未精也。唐承八代之衰，太宗之所以造唐者，亦慨然欲庶幾先王之治，而補漢氏之缺，收召豪傑，相與修廢起墜於貞觀一二十年間，稅爲租庸調，田爲口分、世業，兵爲府選，士爲明經、進士，官爲七百三十員，天下爲襲封刺史，然亦雜亂而不純粹，疏略而無統紀。未幾兼并不禁，課役不均，更租調爲兩稅，變府兵而爲彍騎，停世襲而爲州縣，不愛名器而爲墨勅斜封。唐之子孫，固非善守法者，而立法之初，亦不得不分

任其咎。當其弊端未見，天下因其自私，而亦得以獲苟安之利，一旦利盡害形，罅隙呈露，則遂以大壞，而不得支持矣。宋之元嘉，元魏之泰和，隋之開皇、仁壽，夫豈不爲治安，而言治者不之數，功利在人，及身而止，漢、唐之事，何以異此？雖然，漢承亡秦絕學之後，不獨二帝、三王之法度無復餘脈，雖五霸、七雄區區富強之事，亦一掃而無遺。草創之初，大臣無學，方用秦吏治秦律令圖書，固難責以先王之制度也。唐自元魏、北齊以來，授民以田，分民以鄉，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一二。繼以蘇綽之在周，約六典以定官制，而府兵之法，亦微有端緒，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五六。又繼以隋文帝之富盛，蘇威、高穎之損益，而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七八。太宗躡其後而行之，使其深觀

詳酌，纖悉委曲，有以補前世之未備，則以唐之治爲周之治，日月可冀也，而僅以若此，此豈無所自哉？世變不古，功利之蟠結於人心，而此書之宏博浩瀚，讀之難曉，而說之易惑也。彼其煨燼於秦火，貶駁於漢儒，好古如武帝，反謂之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伏藏泯滅於山巖屋壁之間。漢之末年，雖入秘府，竟未嘗一出而試之於治，其後劉歆取以輔王莽，五均六幹，列肆里區皆有征，天下騷然受其弊。其餘杜氏，不過能通其句讀，馬、鄭諸儒，亦止於作爲訓詁而已。隋、唐之間，文中子講道河、汾，頗深識其本末，以爲經制大備，後世有所持循，然徒載之空言，不及見之行事也。唐太宗嘗與群臣語及《周禮》，而房、杜、魏徵雖出王氏之門，然本無素業，留宿中書，聚議數日，竟不能定，

問及禮樂，竟不能對，大本既失，他何望焉。宋朝王氏，以儒學起，相熙、豐，又嘗一用《周禮》，而計利太卑，求民太甚，其禍甚於劉歆。伊洛老師、橫渠張夫子，固習周公者矣，而又不及究其志。蓋自有《周禮》以來，若孔子、文中子及伊洛、橫渠諸子，則恨不及用；房玄齡、杜如晦、魏徵，則愧不能用；漢之劉氏、宋朝之王氏，則又悔不善用。自漢、唐以至今日，天下之治，所以駁雜而難考、弊壞而不可收者，大抵出於是三者之間也。是以時君世主，厭薄儒生，姍笑王制，悉意於淺功近利，就其自私之心，而姑爲是目前苟簡之謀，倘可以維持一世足矣，不暇及此宏闊之談也。嗟乎！千載之下，有能起周公之治者，學者所不能而見也；有能講明周公之制者，學者所不能而辭也。」

高叔嗣序曰：「正德十四年，余以增廣生被試，策問《周禮》疑信相半之由。余方少，竊聞其概，因以意對曰：昔孔子之時，周德方衰，而對魯哀公以「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人存政舉」之說，及周益衰，孟軻氏始言「諸侯去先王之籍，不得聞其詳」。彼所稱「方冊」與「籍」，豈謂《周禮》耶？孔子尚思興東周，孟子則直勸齊、梁以王，當是時，不但其籍亡，雖有之，固不可爲耶！至荀卿之徒李斯佐秦，遂取經籍一切焚去之，後世以爲罪。然使始皇并天下爲周武王，李斯有周公之聖，其時欲行《周禮》，能乎？周之興也，深仁厚澤，垂十餘世，聖后繼作，禮樂法度，莫不講明，國以爲教，家以爲學，漸被陶融，非一日也。故周立爲天子，頒其政式，放於四海，靡然信從，事若畫一，不俟強勉，其來

遠矣。秦則不然，以戰鬪爲功，以干戈爲業，法令已成，習俗已定，方其吞滅諸侯，而六合爲一也，雖有《周禮》，將安施之？而況後秦者乎？何也？先王之法，至周始備，至秦始滅去，此其會也，後世直用秦爲古耳。秦不復行《周禮》，明後世之不可行必矣。然則是書可盡廢耶？何爲其然也？三禮莫古於《儀》，周公所親定者。《說文》云：禮之字，從豆從曲從示。示，古神祇字。蓋先王於籩豆神祇之間，曲盡其意，於是乎錄其升降，等其隆殺，故謂之禮，此其跡也。先王之意有不在是者，《周易·觀》之《彖》曰：「盥而不薦，有孚颙若。」先王以其誠敬之心事神，故下觀而化，故《傳》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今夫官名之設，內外之辨，崇卑之度，多寡之數，成周致

治之具也。而所以致治，豈盡於是耶？故善爲治者，師其意而已，若《周禮》者，存之以考可也。其略云耳。是時南原王先生督學，優之，其年叔嗣舉於鄉，後三年得進士，爲考功主事，始好是書，聞人有異本，不憚求之。同縣人按察副使田勤甫氏刊《周禮集說》，讀其中往往引《太平經國書》，可觀取，恨不見其全。他日翰林學士姚維東氏云有之，傳以視叔嗣，錄藏於家。後十年而爲嘉靖丙申，上冬朔日，刊於山西布政司。」

魏氏了翁《周禮要義》

三十卷。

未見。

包氏恢《六官疑辨》

佚。

劉克莊曰：「宏齋包公著《六官疑辨》，蓋先儒疑是書者非一人，至宏齋始確然以爲國師之書。一日，克莊於緝熙殿進講《天官》至『獻人』，奏曰：『《周禮》一用於新室，再用於後周，三用於熙寧皆爲天下之禍。臣舊疑其書，近見恢《疑辨》，豁然與臣意合，陛下試取其書觀之，便見其人識見高，非世儒所及。』上領之。是日，貴主將下降講退，見箱篋塞殿廡，竊意所奏，未必留聖慮矣。及還舍，坐未定，得宏齋柬，謂有旨宣諭『劉某奏卿有《周禮解義》，可錄進呈』，宏齋既奉詔，遂抄其書奏御。」

吳澂曰：「毀《周禮》非聖經，在前固有其人，不若吾鄉宏齋包恢之甚。毫分縷析，逐節詆排，如法吏定罪，卒難解釋，觀者必爲所惑。近年科舉不用《周禮》，亦由包說惑之也。然愚嘗細觀，深嘆其無識而已。」

《江西通志》：「包恢，南城人，嘉定十三年進士，歷官僉書樞密院事，卒贈少保，謚文肅。」

王氏與之《周禮訂義》

《宋志》：八十卷。

存。

淳祐二年十二月，朝奉郎直煥章閣、權知温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趙汝騰奏：「右臣準秘省公移索臣所領樂清縣管下士人

王與之《周禮訂義》以俟聖覽，臣即命工匠就其家印寫二本繳納訖。臣竊詳諸經訓解，皆有先儒折衷彙集成書，獨二禮闕，《周禮》又不幸遭王安石不善用以禍天下，學者望而疑之。雖程顥、頤、張載三先生尊信此書，僅有緒言見於語錄，近世大儒朱熹辨明甚至，皆有意表章之，然亦未嘗作爲訓義，以行於世。與之以山澤臞儒，乃能編營天下前後儒先講解，或一說之精，或一義之當，蒐獵無遺，間亦自附己見，剖析微眇，是非審確，故參預真德秀擊節是書，爲之序。德秀沒，與之益加意刪繁取要，由博得約。今其書益精粹無疵矣，上可以裨聖明之治，下可以釋學者之惑，有功於六典甚多。縉紳韋布爭欲得之，與之刊於家。臣嘗識其人，近來假守，益得之於旦評，履踐無玷，節

守不渝，皓首著書數種，《周官》特其一也，真經明行修之士。臣職在師帥，每欲薦之於朝，適會秘省取其著書，臣用敢以姓名聞，欲望聖旨下秘省索與之《訂義》，以備乙夜之觀，仍少加旌異，以風厲天下學者，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三年正月初六日，奉聖旨下秘書省宣入。十八日，奉聖旨降付尚書省送檢正都司，都司擬上：「照得温州布衣王與之，皓首窮經，其書滿家，若《周禮訂義》最爲精粹。與之守志厲行，無求於世，今秘省取其書，守臣上其名，與獻書自鬻者不同，欲特補一官，以示旌異。」四月二十六日奉聖旨：「王與之勅授賓州文學，其《周禮訂義》付秘書省。」

真德秀序曰：「《周禮》之難行於後世也久矣，不惟難行，而又難言，然則終不可

行乎？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然則終不可言乎？曰：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禮》，無周公之學而言之，則戾矣。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之心，禹、湯、文、武之心，而其學，則禹、湯、文、武之學也。以此之心布而爲政，以此之學著而爲書，故能爲成周致太平，而爲萬世開太平。蓋自古禍亂之原非一，而大略有四焉：君心縱於逸樂而群下不敢言也，賢才壅於疏通而在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聞，蔽耳目之近而遠弗察也。六官之屬，凡能導人主以侈欲者，一以冢宰統之，三

公之論道，師保氏之詔諫，又皆以輔導爲職，^①而君者立於無過之地矣。士之有德行道藝者，民自興之，而因使長與治焉。修於家者，莫不達於朝廷，則人才無陸沉，天官弗私與矣。居民有法，養民有政，斂民有制，刑民有典，舉天下疲癯惛獨，無不樂其生者。又自王畿之近，至於六服之遠，地之相去或千萬里，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之政，公之所思而得者，畢萃於書，非有公之心者其能行，非有公之學者其能言乎？新室盜也，宇文狄也，其所經營皆自私也。志先王之道者，莫如唐太宗，然無端身刑家之本，而欲規井田、議封建，宜其卒莫能行。自劉歆用之既悖，儒者譁而攻之，曰《周禮》不可行也。吁！歆之王田，安石之泉府，直竊其一二以自蓋爾，安得累吾

聖經耶？彼何休指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既幾於非聖無法，而近世之闢荆舒者，又謂廢孔子之《春秋》，用劉歆之《周禮》也，獨不思《春秋》固出於《周禮》耶？使《周禮》常行於天下，則《春秋》不作矣。蓋後世之行《周禮》者，其悖如彼，而言者又其戾如此，故曰：「不惟難行，而又難言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爲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覩。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之學，公之學也，有公之學，故能得公之心，而是書所賴以明也。永嘉王君次點，其學本於程、張，而於古今諸儒之說莫不深究，著爲《訂義》一編，用力甚至，然未以爲足也，方將

①「導」，舊要本作「道」。

蚤夜以思，深原作經本指以曉當世，其心抑又仁矣。以是心而爲是學，《周禮》一書，其遂大明矣。嗚呼！使是書而果大明，在上者以周公之心行三王之事，則太平之路開，禍亂之源塞，豈空言哉？予嘉次點之志，故爲序於篇端，而勉使益用力焉。紹定五年閏九月。」

按：是序又載劉燾《雲莊集》。

趙汝騰後序曰：「東巘王君次點彙《周禮》數十家說，衷以己見，爲《訂義》若干卷，真文忠公既序之矣，又拳拳俾予贅卷後，辭十數不獲，將行束擔弛，日以俟予文，遂勉爲之言。《周禮》一書，先儒疑信相半，橫渠氏遂尊敬之，五峰氏最擯抑之，二說交馳，學者幽冥而罔知所從。嘗平心思之，《周禮》真周公書，《漢志》所謂『周官六篇』是也，獨不幸有三可憾，在成

周未能爲成書，在後世不得爲全書，此予乃深致其惋惜嗟嘆之意。何以的知爲周公書？是書之首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此言宅洛建官之旨。《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大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此演而伸其旨也。洛，天下之中地，六官，太平之盛典，以中地行盛典，此周公佐成王宅洛之本心。《周書·召誥》曰『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中乂』，《洛誥》亦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此周公之心也。又《書·周官》載六卿自冢宰至司空，雖不條陳設屬，亦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大旨與六典合，所以的知爲周公書。然向使周公得輔成王於洛邑，推行其六典，事制曲防之間，文理密察之際，

必猶有所改定，庶幾爲成書以詔後世。惜也洛邑未及遷，六典有書未嘗行，可憾一也。仲尼，慕周公者也，從周之歎發於閒居，使得遂其爲東周之志，六典必見於推行，討論潤色益至於大成，備周公之未備者，不在仲尼乎？橫渠氏謂仲尼繼周，損益可知是也。惜明王不作，天下莫能宗之，不復夢周之歎方形，而天復不憖遺矣，可憾二也。秦火後，經籍多殘失，禮書爲甚。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始得《周官》於民間，比《詩》、《書》最晚出，故武帝詔有禮壞之歎。顏師古謂亡其《冬官》，補以《考工記》，有所亡有所補，非全書也。此伊川氏所謂《禮經》多出於掇拾灰燼之餘，安得句爲之解是也，可憾三也。有是三可憾，則是書之存於天下後世，固足以見周公爲萬世開太平之大旨。然前

之既未爲成書，後之又不得爲全書，則不能不使萬世而下，抱不得見周公經制大成之深恨，先儒乃盡歸咎於劉歆，以爲勦入私說，迎合賊莽，不亦甚乎？次點研精覃思十餘年而《訂義》成，顯幽闡微，商是確非，其有發先儒所未發者多矣。至其釋周公將整齊六典以爲宅洛計，不幸歿而成王不果遷，規摹不獲究，《冬官》未嘗亡，錯見於五官中，諸儒不能辨，而補以《考工記》，則尤有見於是書本末之端的，故予特表出之。嘉熙丁酉夏中伏日。」

成德曰：「東巘《周禮訂義》八十卷，載《宋史·藝文志》。宋之群儒，經義最富，獨詮解《周禮》者寡，見於《志》者僅二十有二家而已。蓋自王安石當國，變常平爲青苗，藉口《周官·泉府》之遺，作新經

義，以所創新法盡傳著之，又廢《春秋》，不立學官，於是與王氏異者，多說《春秋》而罷言《周禮》，若穎濱蘇氏、五峰胡氏，殆攻王氏而并及於《周禮》者與？昔之言《周禮》者，鄭康成信爲周公成太平之迹，^①陸陞謂爲群經原本，^②王仲淹美其經制大備，朱子亦稱其廣大精密，非聖人不能作，則爲先秦古書，無可疑焉者。東巖之說，謂周公將整齊六典以爲宅洛計，不幸歿而成王不果遷，規模不獲究，其說本鄭氏注而暢發之，至云《冬官》未嘗亡，錯見於五官中，則與臨川俞壽翁合。其編集諸家之說，宋儒自劉仲原以下凡四十五家，可謂詳且博矣。東巖姓王氏，名與之，字次點，樂清人。從松溪陳氏學，傳六典要旨。其書淳祐初郡守趙汝騰進於朝，付秘書省，特補一官，授賓州

文學，終通判泗州，卒年九十有七。」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四終

弟子嘉善孫雯鏡覆校

①「成」，薈要本作「致」，《補正》云當作「致」。

②「陸陞」，四庫本、薈要本作「陸倕」，《補正》云當作「陸倕」。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五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周禮六

江氏致堯《周禮解》

未見。

《閩書》：「致堯，字聖俞，惠安人。以特奏任法曹，通經學，與丘密齊名，著《周禮解》。」

王氏奕《周禮答問》

佚。

《温州府志》：「奕，字子陵，瑞安人。淳祐間有旨索其所著書，郡守趙汝騰繕寫以進，并薦之，不起。」

稅氏與權《周禮折衷》

《通考》：二卷。《宋志》作「魏了翁」。

存。

陳振孫曰：「《周禮折衷》二卷，樞密臨邛魏了翁之門人稅與權所錄，條列經文，附以傳注。鶴山或時有發明，止於《天官》，餘未及。」

與權後序曰：「右《周禮折衷》上下篇，本

名《江陽周禮記聞》，會失其上篇，先生猶子高斯衛蒐錄以見歸，二篇始完。間舉似泉使、考功郎王辰應氏，貽書云：「鄭諸說於是論定，宜以《鶴山周禮折衷》名之。」竊嘗聞先生謂此一經多可疑者，自先後鄭傳注以來，數千百年無敢輒議，亦以官聯須密，意其為成王、周公遺制，至五峰胡子斷以為劉歆傳會，荆舒禍天下根於鄭注「國服」一條，逮吾先生屢發其義。蓋未病前一年遊蔣山有詩，尤為著明，今附載於此：「連年飲建鄴，寤寐北山靈。三過又不入，風雨盲其程。一朝決會期，萬籟不敢聲。斷潢卷夕潦，別巘浮帝青。因思山中人，昔者相熙寧。不知學何事，莽制為《周經》。群公咸其輔，弗悞宗康成。相承章、蔡後，九州半膾腥。歷年百七十，^①衆寐未全醒。三經猶

在校，從祀猶在庭。追維禍之首，千古一涕零。大鈞高難問，山空水冷冷。」是遊也，先生同產兄今禮部侍郎高定子，實為本道轉運副使，領賓客群從行。端平三年七月三日也。」

黃氏鐘《周禮集解》

佚。

《閩書》：「鐘，字器之，興化人。漳州錄事參軍。」

朱氏中《周禮句解》

十二卷。

①「年」下，原空一格，據四庫本刪。

存。

陳儒序曰：「周禮之行於天下也久矣，乃薄海內外間有文獻不足者，或曰『周禮盡在魯』，豈其然哉？往歲秋八月，儒奉命督撫淮南，亟欲崇尚古訓，以爲保釐之圖，未之有得也。適有遺我《周禮句解》者，讀之而典則明備，字畫精嚴，宛若韓宣子所見者，乃遂檄淮守蔡子揚金刊之，將以布諸學宮。或問之曰：『子之刻是編也，謂足以盡先王之大法也乎？』曰：『然。昔者先王之有天下也，體國經野，創制立法，庸以章志軌物，立極宣化，而民用靡忒，是故乃立六官，以象天地，以象四時，而典章文物放諸海內，郁郁如也，洋洋如也。孰是以求先王之治也，非與？』曰：『法也者，治之具也；是編也者，先王經綸之迹也。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子知之

乎？』曰：『未也。』曰：『先王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是故微而顯，深而通，茂而有間。大道之行，天下爲公焉，譬諸天運神道，而風霆流行，庶物露生，有莫尸其功而莫之或忒者。是故吾觀於六典，而經綸之業盡之矣。於戲盛哉！是集也，刪繁舉要，得什一於千百，君子欲求帝王之治，其尚毋忽於《關雎》、《麟趾》之意哉。』儒乃拜手而言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興也，信矣！信矣！』乃次其說而序諸首簡。」

金氏叔明《周禮疑答》

佚。

① 「章」，舊要本作「明」。

車若水曰：「《周禮·冬官》不亡，散在諸官之中，而《地官》尤多。金叔明作《周禮》十疑十答，用意甚勤。余授以俞氏《復古編》，叔明甚喜，云：『《復古編》良是，《周官》三百六十，今存三百五十，只亡其十，豈可謂《冬官》亡耶？此說痛快。』」

葉氏^時《禮經會元》

四卷。

存。

潘元明序曰：「《周官》六典，周公致太平之書也。然汨於漢儒之注疏，使聖人之道千載不明。宋之文明，濂、洛諸儒相繼以出，《易》、《書》、《詩》、《春秋》皆有成說，《周禮》一經又得龍圖閣學士葉文康公《會元》而□□表章於世，^①實可緝濂、

洛之未備矣。文康公立朝正色，與朱紫陽相友善，則講貫之素，有不苟然者。余蒞政之暇，就其六世孫江浙提學廣居得其書而讀之。其出入諸經，援引明贍，比事漢、唐，考覈精詳，一洗漢儒之陋，誠有裨於治化者。舊板之廢已久，因重鋟梓以廣其傳。吁！唐、虞遠矣，後之言治者莫過周公，求周公之治，莫出於《周禮》，有天下國家，舍是無以法矣。則是書之傳，豈曰小補之哉？」

陳基序曰：「昔周公致太平之跡具載六官，凡天地日月之遠，山川封域之近，禮樂刑政之著，夷狄鳥獸之微，皆經綸區別，無不各得其宜。此聖人精神心術之

①「□□」，元修明刊本葉時《禮經會元》潘元明序作「粲然」，清刻通志堂經解本作「大義」。

所寓，傳諸萬世所當守爲律令而不可忽焉者也。秦人欲肆其暴，而惡六經爲害己，乃盡舉而焚之，其罪可勝誅哉？漢儒掇拾殘編斷簡於烈燄之中，僅千百之十一耳，然皆百孔千瘡，卒未有以理爲之折衷者，河間獻王妄以《考工記》而補《冬官》之闕，蓋亦陋矣。故宋葉文康公生乎百世之下，而確然有見於百世之上，乃取經文之所存者，會而通之，蒐羅彙括，曲暢旁達，事覈理當，如指諸掌。其《補亡》一篇，又皆以經補經，盡洗漢儒傳會之陋，譬之美玉有闕，以玉補之，不愈於用石乎？公裔孫，今浙江儒學副提舉廣居，^①奉遺稿獻之江浙行中書右丞榮陽潘公，公命刻諸梓，且寓書俾余序其篇端。余於文康無能爲役，而於《禮》也，則願學焉，既幸其後有人，又嘉潘公之樂善不

倦，乃不辭而爲之書。」

葉廣居跋曰：「《禮經會元》四卷，凡百篇。錯綜六官，剖括群務，其於建邦立極、敦禮崇學之要，靡不該洽。今讀其文，如立文、武、成、康之朝，以與周、召、畢、榮相唯諾也。其書昔授門人丹山翁同父氏，自翁氏復歸家櫝，比年兵革流竄，躬負遺笈，得不失墜。江浙右丞榮陽公敦古尚治，命鋟梓以不朽其傳。噫！聖人之道具於六經，聖人之治實存《周禮》。先公以直氣正學颺歷清要，會權臣革命，僅自法從，出典外藩，而志不盡施，則《會元》之傳，以俟後聖者，固有在矣，豈徒資學子討論之益哉？讀者其毋忽。」

①「浙江」，《補正》云：「當作『江浙』。」

黃氏震《讀周禮日抄》

一卷。

存。

震自序曰：「孟子生於周末，周室班爵祿之制已不可得而聞，劉歆生於漢末，乃反得今所謂《周禮》六官之書，故後世疑信相半。如張橫渠則最尊敬之，如胡五峰則最擯抑之，至晦庵朱先生折衷其說，則意周公曾立下規模而未及用。近世趙汝騰按『維王建國，以爲民極』數語，意周公作洛後所爲，然亦不可考矣。惟程子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爲於其本而言之，學者明乎此，則不必泥其紛紛者。然竊意周官法度在《尚書·周官》一篇，而未必在此

書六典爾，今以先儒攷訂，聊筆其一二云。」

陳氏普《周禮講義》

三篇。

存。

丘氏葵《周禮全書》一曰《周禮補亡》。

六卷。

存。

葵自序曰：「《周禮》一書，周公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之書也。後世之君臣，每病於難行也，何居？葉水心謂《周禮》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

年更三大壞，此後君臣病於難行。然則其終不可行乎？善乎真西山之言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周公之心何心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以是爲書，故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也。歆也、綽也、安石也，無周公之心而欲行之，適所以壞之也。有能洗滌三壞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天下之公也，則是書無不可行矣。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爲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新安之朱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朱氏之學，周公之學也，故能得周公之心，而是書實賴以明矣。今聖朝新制以六經取士，乃置《周官》於不用，使天下之士習《周禮》

者皆棄而習他經，毋乃以《冬官》之缺爲不全書耶？夫《冬官》未嘗缺也，雜出於五官之中，漢儒考古不深遠，以《考工記》補之。至宋淳熙間，臨川俞庭椿始著《復古編》，新安朱氏一見以爲《冬官》不亡，考索甚當，鄭、賈以來，皆當斂衽退三舍也。嘉熙間，東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六官始得爲全書矣。葵承二先生討論之後，加之參訂，的知《冬官》錯見於五官中，實未嘗亡，而太平大典渾然無失，欲刊之梓木，以廣其傳，是亦吾夫子存羊愛禮之意，萬一有觀民風者轉而上達，使此經得人取士之科，而周公之心得暴白於天下後世，則是區區之願也。同志之士，其亦思所以贊襄哉？」又曰：「余生苦晚，得俞壽翁、王次點兩家之說，始知《冬官》未嘗亡。又

參以諸家之說，訂定《天官》之屬六十，《地官》之屬五十有七，《春官》之屬六十，《夏官》之屬五十有九，《秋官》之屬五十有七，《冬官》之屬五十有四，於是六官始爲全書。」又曰：「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而《周官》至於三百六十。今觀成王時，周公以公兼太宰，召公以公兼宗伯，蘇忿生以公兼司寇。成王將崩，有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則是六卿中召公、畢公、毛公亦上兼三公矣。由是推之，先王之制，其職雖不廢，其官未必一一皆有。舉其大略，如掌葛，徵絺綌；掌染草，徵染草；掌茶，徵茶；掌炭，徵炭；角人，徵齒角；羽人，掌毛羽，每官掌一事，無是事未必有是官也。軍司馬、行司馬、戎僕、戎右，有軍旅則用之；甸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

則用夏采、喪祝，有盟會則用詛祝。建邦國則用土方氏，來遠方之民則用懷方氏。先王豈能以祿食養無用之官，待有事然後用哉？亦臨事兼攝耳。故《周官》雖曰三百六十者，亦舉大數而言，不必皆六十也。今《天官》六十有三，《地官》七十有九，《春官》七十，《夏官》六十有九，《秋官》六十有六，《冬官》全無。秦火後，經籍多殘闕，《禮》尤甚，漢儒以《考工記》補《冬官》。今據每官其屬六十，而《天官》羨三，《地官》羨十九，《春官》羨十，《夏官》羨九，《秋官》羨六，計其所羨者四十七官，此豈非司空之屬官雜在五官乎？秦火後不無闕殘，《冬官》豈得全無，五官豈得有羨？夫自伯禹作司空平水土以來，至《周官》之書，皆曰司空掌邦土，豈得以任土地之職歸之司徒？職方氏、彤

方氏、山師、川師、遼師之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行人之職，豈得歸之《春官》？似此之類頗多，俞庭椿、王次點皆以爲《冬官》未嘗亡，錯見於五官中。余細考之，果未嘗亡也。真西山、趙庸齊皆以爲次點之《訂義》有先儒之所未發，謂《冬官》未嘗亡，諸儒不能辨，自漢以來，強以《考工記》補之，未有言其非者。予今以五官之屬其本文列於前，以庭椿、次點二先生之所刪補者，參訂定爲六官之屬書於後，則《周官》三百六十粲然在目，而《冬官》未嘗亡，信然矣。」

張萱曰：「清源丘葵謂《周禮·冬官》故未嘗闕，漢儒考古不深，以《考工記》補之，至宋臨川俞庭椿始著《復古編》，永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葵承其意加以參訂，的知《冬官》錯見於五官中，悉采出

以補《冬官》之屬，而《考工記》不錄。」

按：丘氏更定《周禮》，《天官》之屬六十：太宰、小宰、宰夫、宮正、宮伯、宮人、內宰、九嬪、世婦、女御、內宗、外宗、女祝、女史、內司服、典婦功、縫人、夏采、內小臣、閹人、寺人、內豎、膳夫、庖人、內饗、外饗、亨人、甸師、酒正、酒人、漿人、凌人、籩人、醢人、醢人、鹽人、冪人、腊人、醫師、食醫、疾醫、瘍醫、掌舍、幕人、掌次、天府、大府、玉府、內府、外府、司會、司書、職內、職歲、職幣、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地官》之屬五十七：大司徒、小司徒、鄉師、鄉老、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

鄙師、鄼長、里宰、鄰長、師氏、保氏、司諫、司救、調人、媒氏、司市、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競、司稽、胥、肆長、泉府、司門、司關、掌節、閭師、縣師、稍人、土訓、誦訓、遺人、旅師、委人、迹人、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司稼、舂人、饔人、稿人、掌炭、掌茶、掌蜃。《春官》之屬六十：大宗伯、小宗伯、肆師、鬱人、鬯人、司尊彝、司几筵、典命、典祀、守祧、職喪、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大師、小師、瞽矇、眡瞭、磬師、鐘師、笙師、鐃師、鞀師、旄人、籥師、籥章、司干、鼓人、舞師、鞀鞀氏、典庸器、馮相氏、保章氏、大卜、卜師、卜人、龜人、菴氏、占人、筮人、占夢、眡祲、

大祝、小祝、喪祝、甸祝、詛祝、司巫、男巫、女巫、都宗人、家宗人、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掌客、掌訝、掌交。《夏官》之屬六十：大司馬、小司馬、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都司馬、家司馬、諸子、虎賁氏、旅賁氏、司甲、司兵、司戈盾、繕人、環人、挈壺氏、掌固、司險、掌疆、司右、戎右、齊右、道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馬質、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廋人、圉師、圉人、射人、司士、司勳、懷方氏、合方氏、訓方氏、匡人、撝人、大僕、小臣、祭僕、御僕、隸僕、服不氏、射鳥氏、羅氏、掌畜、節服氏、小子、羊人、方相氏、司燿、候人。《秋官》之屬五

十七：大司寇、小司寇、士師、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朝士、司民、司刑、司刺、司約、司盟、職金、司厲、司圜、掌囚、掌戮、司隸、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布憲、禁殺戮、禁暴氏、野廬氏、蜡氏、雍氏、萍氏、司寤氏、司烜氏、條狼氏、修閭氏、冥氏、庶氏、穴氏、翬氏、柞氏、薙氏、哲族氏、^①剪氏、赤友氏、蠲氏、壺涿氏、庭氏、銜枚氏、^②伊耆氏、象胥、掌察、掌貨賄、朝大夫、都則、都士、家士。《冬官》補亡五十四：大司空、小司空、載師、封人、量人、均人、土均、草人、稻人、山虞、林衡、川衡、澤虞、邠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艸、圉人、場人、牧人、牛人、充

人、獸人、獻人、鼈人、鷄人、犬人、獸醫、司裘、掌皮、司服、典絲、典枲、染人、弁師、追師、屨人、典瑞、典同、巾車、典路、車僕、司常、司弓矢、稿人、冢人、墓大夫、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遵師。蓋合俞壽翁、王次點兩家之說而損益之。

胡氏一桂《古周禮補正》

一百卷。

佚。

王瓚《温州府志》：「胡一桂，字德夫，永

①「哲族」，原作「哲簇」，據《周禮注疏》卷三十七改。

②「銜」下，原空一格，據四庫本刪。

嘉人，咸淳庚午領鄉薦，研究姬公經國制度，參訂互考六官錯簡，一旦貫通，遂成《補正古周禮》一百卷，林千之爲之序，學者稱人齋先生。」

王氏失名《周禮詳說》

未見。

王與之曰：「未詳其名，建陽刊行王狀元《詳說》。」

亡名氏《周禮類例義斷》

《宋志》：二卷。

未見。

《周禮圖說》

佚。

王與之曰：「《圖說》，未詳誰氏所編，得自閩中，大概用《三禮圖》、《禮象圖》，或立新說，攷證最明。」

《禮庫》

未見。

王與之曰：「《禮庫》，未詳何氏。」

《周禮集說》

十二卷。

闕。

陳友仁序曰：「《周官》六典，周公經制之書也。畫井田，立封建，大而軍國調度，禮樂刑賞；微而服御飲食、醫卜工藝，毫介纖悉，靡不備載。六官之屬，各從其長，其要則統於《天官》，大綱小目，截然有紀，萬世有國者之龜鏡也。周家太平氣象不可復見，愚於此書竊有志焉，然而諸儒訓釋，甲是乙非，無所折衷，學者病之。余友雲山沈則正謂余曰：『近得《集說》於霄，手澤尚新，編節條理，與東萊《詩記》、東齋《書傳》相類，其博雅君子之所為與？名氏則未聞也。』取而閱之，如得古壘洗，把玩不忍釋。癸未秋，與長樂高君載酒往請焉，則正樂善人也，俞其請且止宿，乃曰：『風雨瀟瀟，子之志固善矣。時異事殊，《禮經》焉用？《折揚》、

《皇華》，^①未必不貽笑於時人也。』余復之曰：『執此以往，固非所望，居家讀之，是亦志文中之所志也。』於是攜以歸，訓詁未詳者，益以賈氏、王氏之疏說；辨析未明者，則附以前輩諸老之論議，書成，非特以廣其傳，亦余之夙志也。姑叙梗概於卷末。」

黃虞稷曰：「《周禮集說》，不知何人所輯。元吳興陳友仁得之於沈則正，因傳之。內《地官》二卷亡，明關中劉儲秀補注以行。」

楊氏雲翼《周禮辨》

一篇。

①「折」，原作「析」，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改。

未見。

《金史》：「楊雲翼，字之美，家平定之樂平縣。登明昌五年進士第一，拜翰林學士、禮部尚書。卒謚文獻。」

吳氏澂《周禮考注》

十五卷。

存。

澂自述曰：「周公相成王，建六官，分六職，禮樂政事，粲然大備。即其設位言之，則曰《周官》；即其制作言之，則曰《周禮》。周衰，諸侯惡其害己，滅去其籍。秦孝公用商鞅政，與《周官》背馳，始皇又惡而焚之。至漢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於秘府。哀帝時，劉歆校理秘書，始著於

《錄》、《略》，然《冬官》久亡，以《考工記》補之。《考工記》乃前世能識古制者所作，先儒皆以爲非，惟劉歆獨識之，而五官亦錯雜，傳至於今，莫敢是正。澄何自而考之乎？本之《尚書》以考之也，《周官》一篇，成王董正治官之全書也，執此以考《周禮》之六官，則不全者可坐而判也。夫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執此以考《天官》之文，則其所載非統百官、均四海之事，可以知其非冢宰之職也。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執此以考《地官》之文，則其所載非敷五典、擾兆民之事，可以知其非司徒之職也。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執此以考《春》、《夏》二官，則凡掌邦禮、邦政者皆其職也，舍此則非其職也。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執此以考《秋》、《冬》二官，則凡掌邦禁、邦土者皆其職也，舍此則非其職焉。是故《天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內史、司士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天官》者，如甸師、世婦之類是也。《地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大司樂、諸子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地官》者，如問師、柞氏之類是也。《春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封人、大小行人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春官》者，如御史、大小胥之類是也。《夏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銜枚氏、司隸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夏官》者，如職方氏、弁師之類是也。至如掌察之類，^①吾知其非《秋官》之文；縣師、廛人之類，吾知其爲《冬官》之文。緣文尋意以考之，參諸經籍以證之，何疑之

有？此歐、蘇氏之所未悉也，可不著之！」

按：艸廬吳氏諸經皆有《纂言》，惟《詩》及《周禮》未就，《周禮》則其孫當補之，今世所傳《三禮攷注》非公書也，江西書坊專刊《周禮考注》十五卷以行，吳興閔氏復爲鏤版，蓋晏壁所爲也。

《周禮經傳》

十卷。

存。

按：艸廬吳氏著書，不聞有《周禮經傳》。康熙丁丑五月之望，西吳

①「察」，原作「祭」，據薈要本、《補正》改。

書賈以抄本求售，紙墨甚舊，題曰「吳澄著」，中間多有改削，又有黏簽，其議論序次均不同於《考注》，疑是其孫伯尚之書，然無「先公」字樣，但有「聞之師曰」之文，不審爲誰所撰，姑附於此。

湯氏彌昌《周禮講義》

佚。

盧熊曰：「彌昌，字師言，號碧山。咸淳丁卯進士，由崑山教諭歷瑞安州判官。」

何氏夢中等《周禮義》

一卷。

佚。

王圻曰：「《周禮義》一卷，元東陽內舍生何夢中與弟參知政事夢然所作，五世孫觀光裝池成卷，宋潛溪題而藏之。」

王氏申子《周禮正義》

佚。

吳澂曰：「巽卿《正義》，其言比之宏齋包氏，極爲平恕。」

臧氏夢解《周官考》

三卷。

未見。

陸元輔曰：「臧夢解，鄞人。宋末進士，未仕而國亡，至元中授婺州路儒學提舉，官至廣東廉訪使。博學洽聞，士大夫稱

曰「魯山先生」。」

毛氏應龍《周禮集傳》

二十四卷。

存。

《周官或問》

五卷。

未見。

張萱曰：「元大德間，澧州教授豫章毛應龍介石撰，總諸儒訓釋，斷以己意，凡二十四卷。」

吳氏當《周禮纂言》

未見。

黃虞稷曰：「當，澂之孫也。澂於《易》、《書》、《春秋》、《禮記》皆有《纂言》，獨《周禮》、《儀禮》、《詩》未及作，當本大父之意爲是書。」

陸元輔曰：「臨川吳當伯尚，至正二年以薦授國子助教，與修三史，成，遷翰林修撰，再遷翰林直學士，出爲江西廉訪使，詔拜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命未下而陳友諒已陷江西，當乃戴黃冠、著道士服，杜門著書。明太祖至江州召見，長揖不屈，隱居吉水之谷坪，卒。羅一峰嘗言吳文正公考《周官》以正六典，以《大司徒》之半補《冬官》之缺，蓋取俞氏、丘氏之論

也。伯尚書余未得見，不審依古本爲注乎，抑遵乃祖所定之次也？」

鄭氏宗顏《周禮講義》

二卷。

未見。

按：宗顏，未詳何時人，見葉氏《棗竹堂目》、焦氏《經籍志》及《授經圖》。

俞氏言《周官禮圖》

十四卷。

未見。

按：俞氏，未詳何人，書見葉氏《棗竹堂目》。

亡名氏《周禮通今續論》

一卷。

未見。

《周禮詳集》

佚。

張萱曰：「止存一冊，未詳撰人姓氏，自《地官·司徒》至《考工記》。」

《周禮附音重言重意互註》

十二卷。

存。

繆泳曰：「此元人所輯書，弘治中，湖廣

道御史上虞尹洪奉命清兩廣戎政，屬知廣州府袁景輝重刻，番禺張詡爲之序。」

張詡序略曰：「詡少時閱書目，見《周官禮》有《句解》、《集傳》、《註疏》，又有所謂《纂圖》、《釋文》、《或問》、《講義》、《詳解》、《要義》、《解義》、《攷工總義》、《訂義》、《會元》、《復古》等編。《句解》、《集傳》、《註疏》則見之，若《纂圖》以下則聞其名，至於《重言重意互注》，則其名亦未之聞也。侍御上虞尹公德容以《禮經》取高第，比奉命清兩廣戎政，得是書，喜其考究之精，援引之當，於聖經有所裨也，出示廣州守袁君景輝，俾刻而傳焉，屬詡爲之序。」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五終

弟子山陽張叶箕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六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周禮七

梁氏寅《周禮考注》

未見。

寅自述曰：「於《周官》也，刪剔其注，使其明暢，謂之《周禮考注》。」

汪氏克寬《周禮類要》

未見。

宋氏濂《周禮集注》或作「集說」。

未見。

王氏禕《周官官名急就章》

一篇。

存。

方氏孝孺《周禮考次目錄》

一卷。

存。

孝孺自序曰：「周室既衰，聖人之經皆見棄於諸侯，而《周禮》獨爲諸侯之所惡，故《周禮》未歷秦火而先亡。吏將舞法而爲奸，必藏其法，俾民不得見。使家有其法，而人通其意，吏安得而舞之？周之制度詳矣，嚴上下之分，謹朝聘之禮，而定其誅賞，教民以道，使民以義，恤鄰而尊上，此尤戰國諸侯所深惡，蓋毀黜之餘而成於漢儒之所補，非周之全書也。是以略於大而詳於細，煩碎不急之職多，而經世淑民之政少，周公之意不若是疏也。其章明切要者，以不合於諸侯見削；而不關政治之得失者，僅僅獲存，然亦紛亂失序，錯雜而不可省書之。《周官》言六卿之職美矣，冢宰者，治之所從出也，宗伯典禮，司馬主兵，司寇掌禁，司空掌土，

皆聽於冢宰者也。冢宰，治之本，天下之大政宜見於冢宰，今《周禮》列於冢宰之下者，預政之臣不過數人，而六十屬皆庖厨之賤事，攻醫、制服之淺技。夫王之膳、服固冢宰之所宜知，然以是實冢宰之職，則陋且褻矣，此必非周公之意。司徒以五典施教，其爲事至重，不宜復預他事也。而自鄉師以下，^①近於教者止十二屬，其餘皆《春》、《秋》二官之事，而《冬官》爲最多，蓋定其序者，不知《地官》在乎主教，而以土官之事屬之。土地，《冬官》職也，何與乎教？教之大法及冢宰之大政皆已亡矣，其不亡者閒見於他官。司馬、司寇纂人者甚衆，惟宗伯稍存，多爲他官所掠，而禮之係乎邦國者亦亡，其

① 「鄉」，原作「卿」，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改。

亡者皆諸侯之所惡而去之也，而其失序者，漢儒之謬也。余喜讀《周禮》，憂周公之心不明於後世，以《書》《周禮》之言為準，考六卿之屬更次之，自宗伯歸於冢宰者五，自司馬歸者三，自司寇歸者二，合宮正以下爲五，曰宮正，歸以司徒之舍，曰膳夫，曰醫師，曰內宰，曰司農，曰典婦功，曰內司服，附於冢宰之左，重變古也。司徒去其非教事者八十，存者四，以司馬之諸子、訓方氏、匡人、擇人，司寇之掌交歸焉。宗伯自司徒歸者十，自司馬歸者十有九，自司寇歸者十有二，司馬之存者三十有一，司寇之存者二十有三，而以司徒之司醜、司稽、司救、調人歸焉。於是取土地之事、財賦之則在司徒者五十有五，在司馬者八，在司寇者十有三，爲司空。土地不可無治之道也，故有載師、

閭師、縣師、均人；治民無法不可以治地也，故有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鄭長、里宰、隣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樹藝，地之所宜先也，故有草人焉，有稻人焉，有司稼焉；地圖、方志，王者所宜知也，故有土訓、誦訓；山林、川澤，地之寶也，故有澤虞，有川衡；金、玉、錫、石、角、羽、茶、炭、染草、葛、蜃，^①山澤之所產也，故各有主之者，以致其用；苑囿、場圃，鳥獸、草木所萃也，故有迹人、囿人、場人；穀粟，土地所入，守之宜有制也，故有廩人、倉人；民者，土地之本，不可無恤也，故有遺人以振其凶荒；財用者，生於地而取之有節，故市有司，廛有人，肆有長，賈有師，泉有府，質人、胥

①「茶」，原作「荼」，據四庫本、薈要本改。

師、司門、司關；職方、土方、懷方、合方、形方、山師、川師、邊師，所以辯土地而致稱異也，故自司馬而歸焉。達道路，除不蠲有野廬氏、蜡氏；掌害稼者有雍氏；掌水禁有萍氏；除毒蟲、猛鳥獸、蠹物、鼃黽有冥氏、庶氏、穴氏、翬氏、蜃族氏、^①剪氏、赤友氏、蠃氏、壺涿氏、庭氏；攻禾殺草有柞氏、薙氏，亦皆司空之事也，故自司寇歸焉。六卿之屬繇是復其始，其不能皆六十者，亡者衆也，而亦不必以六十爲率也。卿之所掌有大小，其事有煩簡，奚必皆止於六十乎？謂六十者，漢儒之言也，非周公之制也。周公之典，孔子嘗學焉，今之存者此書爾，學者宜盡心而不敢忽，安可疑其有未至乎？然予非疑周公之經也，求周公之意而不得，故辨其失，以求合於周公之意而後已也。夫苟

能合周公之意，則余何敢避亂經之名而不爲哉？」

陳子龍曰：「或謂先生以道輔主，日在黼座之側，諫行言聽，知中朝之弱、藩國之強，不能以驟返也，而聽黃、齊興晁錯之謀，爲侵削諸侯之計，以致真人翔於薊北，電掃中原，虎步江外，不能出一策以紓國難，而乃日治儀文，定官制，何當於成敗？及觀先生之著述，而知其非也。夫先生所最好者《周禮》，而凡駁而未純、迂而難信者，皆著論以辨之，乃知先生之學非專於泥古疎闊而難行者矣。當時先生之謀未必盡用，即用矣，而天方欲文皇帝平區夏而享太平，豈盡謀臣之過哉？」陸世儀曰：「方正學人品學術，後世無不

①「族」，原作「簇」，據《周禮注疏》卷三十七改。

敬服，但削奪諸王一節，人頗以爲疑，以爲董仲舒之才，而建晁錯之策，不無類於申、韓也。及讀《遜志齋全集》中有《勉學詩》，其間多言當時削奪諸王、傷殘骨肉，非天理人心之正，且曰「安得申、韓氏，化爲古伊、周」，是當時削奪之謀，孝孺之所深不欲也，特以職爲講官，軍國之務非其所得而主，而啓沃之際，仁柔之主亦未必能轉齊、黃之謀，此其所以不白於後世乎？予於《詩鑑》中亦特表明之。」

陸元輔曰：「正學先生考次《周禮》，較王與之、俞壽翁諸人所訂正更爲有理。又有《周官論》二篇、《周禮辨疑》四篇：一論大司徒、鄉大夫、州長、黨正之法，慮民極其詳；一論《周官》不以理財爲先，王安石用國服爲息之謬。一辨條狼氏之誓群臣，刑法太暴；一辨殺群飲非過甚，媒

氏之奔者不禁爲非禮；一辨司寇聽訟必入鈞金、束矢爲非法；一辨《周禮》言利甚密，非周公之言。皆有卓然之見，非苟於立異者。」

丁氏禮《周禮補注》

未見。

《鎮江府志》：「丁禮，字思敬，丹徒人。以耆年辟知南陽府，入覲，進《周禮注》，成祖賞之。」

何氏喬新《周禮集注》

七卷。

存。

喬新自序略曰：「《周禮》多錯簡，《冬官》

未嘗亡也。臨川俞氏壽翁始悟《冬官》散

見於五官之中，作《復古編》以正漢儒妄補之非。永嘉王氏次點亦作《周禮訂義》以羽翼俞氏之說，其後臨川吳氏、清源丘氏各有考註，^①四家之說備矣。惜其得於此者或失於彼，乃重加考訂，每篇首依鄭本列其目，存舊以參考也，次則取四家所論定其屬，正譌以從古也；黜《考工記》別爲卷，不敢淆聖經也；參考諸說，附以臆見，作《集注》，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陸元輔曰：「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吏部尚書文淵之子。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刑部尚書，贈太子少傅，謚文肅。」

《周禮明解》

十二卷。

未見。

黃氏潤玉《周禮題辭》

未見。

潤玉自序曰：「《周禮》一書，誠周之經邦大典，其間備著王朝六卿所屬職掌。初無侯國爵祿之辭，故天下無傳，而孔、孟之書無載也。李斯亂紀，蕭相懵經，至文帝時，得魏侯斯樂人竇公獻《宗伯·大司樂》之章，是戰國矇瞽已嘗習誦其說，且其樂與佩用，皆去商聲，蓋周以木德王，而《荀子》所謂『太師審詩商』是也。夫豈王莽時書，漢人安得補之《考工記》及去商聲乎？宋興《三禮》，立科取士，程子

①「註」，四庫本作「證」。

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至哉斯言！或者謂其官冗役繁，殊不知綱舉目張，而有兼官不備、徒役有時之節奏哉？然而官府一體，兵農一途，王道昭明，無偏無黨，秦、漢以來，其法何如？奈王介甫棄經任傳，後學莫稽，遂使周公之制泯沒無聞，不亦深可痛乎？潤玉茲舉官職府藏之相維，禮樂刑政之參屬，與凡注釋未定者，標於經文之題，庶覽者易得於心目，究知周曆綿遠之本在是而不可不講也。」

楊守陳撰墓碣曰：「先生諱潤玉，字孟清，世爲鄞人。永樂改元，命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請代，抵京，補郡庠生，京闈鄉試，擢《禮經》魁，授建昌府學訓導，改訓南昌，拜交趾道監察御史，出按湖廣，陟廣西按察司僉事，改湖廣按察

司，左遷知含山縣，請老致仕，卒年八十有九。」

王氏啓《周禮疏義》

未見。

桑氏悅《周禮義釋》

未見。

悅自序曰：「《天官》之屬凡六十有三，俞庭椿刪出獸人、鱉人、鴈人、獸醫、司裘、掌皮、典絲、典枲、染人、追師、屨人十一官；^①而王次點補以《春官》天府、內宗、外宗、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八

①「典絲」、「屨人」二職，原脫，據蒼要本補。

官；丘吉甫因定其官爲六十；艸廬《三禮考注》則復進以典絲、典枲、獸人、敝人、驚人、掌皮六官，而退以甸師、冪人、宮人、掌舍、幕人、掌次、職歲、世婦、內司服、追師、屨人、夏采十二官，而復補以《地官》司祿、司勳、司士三官，《春官》內史、外史、御史、馮相氏、太卜、龜人、蕪氏、占人、箝人、占夢、眡侵十二官，共爲官者六十六。《地官》之屬凡七十有七，俞庭椿、王次點刪出封人、鼓人、舞師、牧人、牛人、充人、載師、均人、土均、艸人、稻人、山虞、林衡、川衡、澤虞、𠂔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艸、囿人、場人二十二官；丘吉甫因定其官爲五十七；《考注》於七十七官中，止用大司徒、小司徒、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師、比長、閭胥、調人、媒人、司諫、司救等十三官，刪

去六十九官，而補以《夏官》訓方氏、匡人、擇人三官，《春官》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大師、小師、瞽蒙、眡瞭、典同、磬師、鐘師、笙師、搏師、鞀師、旄人、籥師、籥章、鞀鞀氏、典庸器十九官，共爲官者三十五。《春官》之屬凡七十，丘吉甫以爲六十九者，遺失樂章一官也。^①俞庭椿、王次點刪出雞人、天府、典瑞、^②司服、世婦、內宗、外宗、冢人、墓大夫、典同、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巾車、典路、車僕、司常十九官，補以《地官》鼓人、舞師二官，《秋官》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掌客、掌訝、掌交七官；丘吉甫因定其官

①

「丘吉甫」至「一官也」十六字，四庫本作正文。

②

「典瑞」下，原有「典同」一職，與下「典同」重出，據四庫本、薈要本刪。

爲六十；《考注》於俞、王所刪十九官中，^①進以雞人、世婦、內宗、外宗、巾車、天府、典瑞、典同、司服、車僕、司常十一官，^②又用舊大宗伯、小宗伯、肆師、太史、小史、典命、司尊彝、鬱人、鬯人、典祀、都宗人、家宗人、守桃、職喪、豕人、太祝、小祝、喪祝、甸祝、詛祝、司巫、男女巫、司几筵二十五官，而補以《地官》封人、牧人、充人四官，《秋官》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環人、掌交、掌訝、司烜氏、象胥九官，《天官》司裘、內司服、追師、夏師、履人、夏采、掌舍、幕人、掌次、女祝、甸師、冪人十二官，^③《夏官》節服氏、弁師、祭僕、小臣、御僕、司燿六官，共爲官六十六。《夏官》之屬六十有九，俞庭椿刪出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遼師、弁師、司弓矢、稟人九官；王次點又

刪出量人一官；丘吉甫因定其官爲五十有九；《考注》則進以司弓矢一官，而刪出小子、羊人、司燿、掌畜、諸子、^④節服氏、小臣、祭僕、御僕、弁師、職方氏、土方氏、訓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遼師、匡人、譚人、家司馬二十二官，而補以《秋官》銜枚氏、司隸、罪隸、閩隸、夷隸、貉隸七官，^⑤共爲官者五十五。《秋官》之屬六十有六，俞庭椿刪出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掌客、掌訝、掌交七官；王次點謂犬人一官當屬《冬官》，環人一官當與

①「十九」，原作「十八」，據薈要本及上文改。

②「典同」，薈要本無。「一」，原脫，據四庫本補。

③「夏師」，薈要本無。《補正》按：「《周禮》無夏師，當刪。」如無「夏師」，「十二」應作「十一」。

④「子」，原脫，據薈要本、《補正》補。

⑤「貉隸」，「隸」字原脫，據薈要本補。

《夏官》環人合而爲一；丘吉甫因定其官爲五十有七；《考注》又刪出銜枚氏、司隸、罪隸、蠻隸、貉隸、夷隸、司烜氏、雍氏、萍氏、伊耆氏、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環人、象胥、掌客、掌訝、掌交十官，而補以《地官》胥師、司隸、司稽、胥四官，共爲官者五十七。《冬官》舊亡，俞王以爲不亡，丘吉甫因定其官爲五十四，除大司空、小司空外，曰鼈人、獸人、獻人、獸醫、司裘、典絲、典枲、染人、追師、屨人、掌皮十一官，則取之《天官》者也；曰封人、均人、土均、稻人、山虞、林衡、川衡、澤虞、巾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艸、圉人、場人、牧人、牛人、充人、載師、艸人二十官，^①則取之《地官》者也；曰雞人、司服、典瑞、典同、巾車、典路、車僕、司常、冢人、墓大夫十官，則取之《春官》者也；

曰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遘師、司弓矢、弁師、稟人、量人十官，則取之《夏官》者也；犬人一官，則取之《秋官》者也。《考注》又定《冬官》之屬爲五十七，除大、小司空外，取之《地官》者曰鄉師、載師、縣師、閭師、遂師、遂大夫、遂人、均人、司市、質人、廛人、賈師、肆長、泉府、司門、司關、掌節、縣正、鄙師、鄼長、里宰、鄰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艸人、稻人、土訓、迹人、巾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艸、掌炭、掌茶、掌蜃、圉人、場人、廩人、舍人、倉人、司稼，凡四十四官；取之《夏官》者曰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遘師，凡六官；取之《秋官》者曰司民、雍氏、萍氏、柞氏、薤

①「二十」，原作「二十八」，據舊要本改。

氏，凡五官。大抵官總三百六十之數，出之於此者，人之於彼。以愚觀之，諸儒進退六官，意見不同如此，復有艸廬者，出而定之，又不知某官之人於某官也，將何以爲定論哉？嗚呼！《周禮》之設六官，散之則各專其事，合之則各有所聯，雜說所謂喪紀之事，宰夫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天官聯夏官也；廩人皮毛筋角人於王府，地官聯天官也；量人與鬱人受蓋歷而皆飲之，春官聯夏官也；鄉師攷司空之辟，又蒞匠師，地官聯冬官也；大司徒教民，附於刑者，歸於士，地官聯秋官也；司常贊司馬，縣師以司馬之法作之，春官聯夏官也；巾車人齎於職幣，春官聯天官也；稍人聽於司馬，縣師以司馬之法作之，地官聯夏官也。由是觀之，凡聯於某官者，即可刪入爲某官

耶？若夫漢儒以《冬官》之闕而補入《考工記》，正如龍失其尾，粘以蜃脊，多見其不似也，故予所註五官，但因其舊，仍闕《冬官》，不敢選官以補，而退《考工記》自爲一卷，雖有真似《冬官》者，亦略辨論其下，庶遵吾夫子史闕文之遺意云。」

陳氏鳳梧《周禮合訓》

六卷。

存。

鳳梧自序曰：「《書·周官》曰：『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此《周禮》所由作也。蓋周公以經天緯地之才，制禮作樂之學，篤棗成王，以

成致治。^①其建官也，稽唐、虞，參三代，斟酌損益，咸得其中，統以六官而分於各屬，天下之治如運諸掌，故曰周公致太平之書也。孔子傳周公之道，以《周禮》列於六經，戰國諸侯惡其害己而欲去之，而《冬官》獨缺，已非全經矣。漢人購以千金弗得，以《考工記》補之，雖有鄭康成之注，賈公彥之疏莫有是正者。宋、元諸儒，如王次點、吳草廬，乃擇《冬官》之文誤入五官者，悉取而歸之《冬官》。我朝方正學、何椒丘復加考訂，有《正誤》暨《集注》傳於世，益加密矣，然尚有未盡合者。某蚤歲有志《禮經》，及仕，訪先儒訂注《周禮》諸書。反覆考究，久之若有得焉，再加校正，以類相從，間有未瑩，則參以舒國裳所著《圖釋》而采擇之，於是六卿率屬，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庶幾周公

建官之初意矣。仍以《考工記》附於其後，而注則存康成之舊，不忘古也。方今聖朝稽古制治，動循六典，學者潛心於是而講究焉，則所謂「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其庶幾乎！」

吳氏昂《周禮音釋》

未見。

陸元輔曰：「吳昂字德翼，號南溪，海鹽人。弘治乙丑進士，官至福建布政司。」

魏氏校《周禮沿革傳》

六卷。

① 「致」，四庫本作「至」。

存。

按自序曰：「夫《周官》何爲者也？聖人代天而立政，爲生民開太平也。其稽古而集厥大成者乎？吾由是而得聖人之心法焉。是故其統紀安在？曰在王心。諸所建置孰重？格王爲重也。其條貫何攝？曰三百六十屬一六官也，六官一太宰也，太宰一天也。行之則奚先？厥亦先建六官，大綱定矣，乃萬目次第以舉，三百六十屬備矣，吾由是而得聖人心法焉。聖人之心何心也？純乎天心也，渾乎天地萬物一體，罔有不仁也，故其法爲天下公，不敢少以其私病民也，是故由其道可使天地奠位，萬物各止其所，茲謂盡善古之極也。秦暴以顛，實始棄古典則，惟厥私意便安，命之曰法，肆一人於民上，天乎爲民立君之意荒矣。後有作

者，莫知其朔，乃規規襲秦故常。創業甫定，與民休息哉，稽古則不暇，暨於守成，舊章是因，則莫之敢更，雖以天挺英才，未能或之度越也。故曰古一宇宙也，今一宇宙也，自秦限之。聖人至公，秦以其私；聖人大明，秦以其苛。太平之典，曷日其興耶？天將有待耶？古經簡奧，儒者頗爲發明，按不敏，因其典禮，以求其會通，僭爲《沿革傳》，推古可行於今。吁！迂遠而闕於事情與？都，乃言底可續與？^①愚皆罔敢知。惟曰：吾皇先公，厥心迺克正事，敢獻聖學，惟治亂匪自他，一惟心造，皇尚作聖，毋或自聖。德之下衰久矣，皇卓有立，曰予一念公，

①「底可」，原作「可底」，據四庫本、《補正》及《尚書注疏》卷四改。

對越上帝；曰予一念或私，帝震怒之，一民弗獲其所。痼癘予身，丕遠惟古帝王是師，曰：予德弗類，終身惟恥，予非古訓，弗以學，別求聞昔之先民是程，惟師保是隆，惟耆老成人是詢，惟法家拂士是親，招我髦士於四方，其彙於朝，曰：汝其師師，惟聖學是明，以保我祖宗黎民，茲惟太平之基。」

《官職會通》

二卷。
存。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六終

弟子無錫顧衡文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七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周禮八

韓氏邦奇、魏氏校《周禮義疏》

未見。

沈懋孝序曰：「《周禮義疏》者，苑洛韓先生、莊渠魏先生所手定，駕部郎韓君凝甫得其稟，校而傳焉。叙之曰：《周禮》之傳舊矣，是之者以爲周之書，疑之者以爲漢氏之書，有缺者、補者、刪正者、疏其義

而發之者，亦各一家之說耳。如欲用之宜何從？請衷以孔子之論。孔子告魯公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夫方策者，非《周禮》而何？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灼然有此書矣。『如有用我，我其東周』，夢寐如將見之，當時與門人雅言，有不先執此者乎？故其孫伋稱經禮、曲禮三千、三百者，非周之禮又何稱焉？後之儒者不邇其源，乃欲取古遺事施設方今，竊嘗深思而微哂之。夫周公兼三王者也，公去禹、湯未遠也，文、武是其父兄家法也，以公才敏，猶有行之不合，思以繼日，坐以待旦，況欲追述《周禮》於三數千年之前，求其一一必合而必行之，可謂不達於論矣。孔子曰『樂則《韶舞》』，此不用周樂明矣；郁郁文哉，取一冕而可焉，此不純用周禮矣，故能知

周公、孔子之微意者，必有待於準今酌古之才，因時設教而後可也。」

楊氏慎《周官音詁》

一卷。

存。

慎自序曰：「《周禮》瀆亂不經之書也，前人論之詳矣。其中多奇字古音，蓋劉歆受學於揚雄，其《訓纂》之遺有在於是者，存而論之，固可以補天祿校文之缺，爲召陵公乘之裨矣。其書不用於科舉，不列於學官，幸未經學究金根之謬改、麻沙俗字之訛刊，亦古典之巋然靈光也，顧未有表出之者，亦學山一簣之虧乎？乃手錄之，爲《周官音詁》一編。」

余氏本《周禮考誤》

未見。

馬氏理《周禮注解》

未見。

舒氏芬《周禮定本》

十三卷。

存。

芬自序曰：「夫《周禮》者，周公監夏、商之禮而損益之，郁郁乎其文也。仲尼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說殷禮，宋不足徵也；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

周。」蓋善之也。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蓋善其制作而思見其人也。東漢而下，是書與《儀禮》、《戴記》並行。宋興，大儒輩作，表章遺經，於此蓋闕如也。予自弱冠，即好是書，迄今班白，懼魄氣衰，而誦記之不逮也，乃隨所窺測，作為《五官叙辨》五卷、《六官圖釋》一卷、《剔偽》一卷；既乃錄成正經，重加校訂，其有逸於他書者，取而附之，錯於他官者，編而正之，仍分六卷，總之十有三卷，題曰《周禮定本》，庶幾奉以周旋，不負習學之初心也。若夫進講經筵，請立學官，以傳弟子，則斯文之興，厥有會也。」

季氏本《讀禮疑圖》

六卷。

存。

本自序曰：「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三者之外，別無征焉。《周禮》之征則不止此，蓋其書成於戰國之士，中間多雜邪世之制、迂儒之談，而非由大本以行達道者也。當漢武時，其書始出，衆儒共排其非，至林孝存則曰『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何休則曰『六國陰謀之書』。惟劉歆、鄭玄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而朱子深信之，亦以爲周公遺典，又以爲聖人所作必不曾差，又謂『《周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行』，又謂『周公晚年作此，小處或未及

改」，則以《周禮》爲未定之書也。孔子刪述六經，以正人心，豈其存未定之禮以惑世乎？知《周禮》之不可通而強以一說通之，亦近於遁辭矣。予故即平日之所疑者爲圖，旁引以辨證之，而一以《孟子》爲主。書凡六卷，其前三卷《疑圖》具在，見禮意焉，其後三卷則上叙孟子之言以明本原，下評歷代之事以備參攷云。」

陳氏深《周禮訓雋》

十卷。

存。

《周禮訓注》

十八卷。

存。

黃虞稷曰：「深，字子淵，長興人。嘉靖乙酉舉人，任雷州府推官。」

深自序曰：「荀卿有言：『欲觀聖王之迹，則於粲然者矣，後王是也。』舍後王而道上古，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及觀孔子之告子張：「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乃知荀卿之言，孔子之意也。且夫道莫盛於五帝，五帝莫盛於唐、虞，夫子乃近取諸夏，殷而損益之，不視唐、虞而視夏、殷者，以見聞爲師也。夫高曾之事杳而難尋，以宗父爲之語，則子弟不期而自喻，故高曾之事，宗父能道之。唐、虞者，高曾也，而夏、殷，宗父也，舉唐、虞則失夏、殷，舉夏、殷則見唐、虞矣。故夏、殷者，吾之前

行也。《周禮》，周公監夏、殷而作也，凡其所因、所損益以治民、臨諸侯者，皆夏、殷之遺典也。自周公六百餘年至孔子，而周禮猶在魯也，孔子乃稱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當是時，夏、殷之禮已不可考，而夫子欲從周矣。不從夏、殷而從周者，孔子所以法後王也。夏、殷之禮備於周，從周所以從夏、殷也。《春秋》，孔子從周而作也，凡其所因、所損益以繩當世之諸侯者，皆周公之遺典也。禹合塗山，^①玉帛萬國，及湯之黜夏，而諸侯歸商者三千，禹之諸侯已失其十九；周蓋千八百國，而會孟津者止於八百，湯之諸侯又失其半；及春秋而冠帶之國僅十有二，未幾而合為七國，卒併於秦，而周之諸侯盡失矣。所失者，豈獨其

諸侯？併與其治諸侯之法而失之。周亡而禮亦亡，即周公、仲尼復起，不能使之返也。豈聖人作禮，不知其禍之至此與？奚而不知也？執今之法以御今之人，聖人固曰如是而宜於治，斯已矣，固不為後世慮變，而為後王制變也。事未形而意之，勢未極而先之，聖人弗為也。周之天下可謂極治矣，以有《周禮》也。《周禮》，周之聖人作也，以周之禮治周之天下，故其書名曰《周禮》，而非世世之禮也。有王者起而損益之，何世而不周之治乎？故孔子曰「雖百世可知也」。今去周公二千五百年，而《周官》之遺意未嘗不存乎歷世相沿之內，循而舉之，有餘師矣。今之視《周禮》，猶周之視唐、虞

①「合」，舊要本作「會」。

也，世遠而莫稽，義深而難竟，一不當則弊隨之，其所因、其所損益，當自宗父而得之矣。乃有儒者之言曰：「不封建、不井田、不肉刑，終不足以治天下。」嗚呼！此如鑿舟而求劍，舟已行矣，而劍不可得也。」

唐氏樞《周禮因論》

一卷。

存。

羅氏洪先《周禮疑》

一卷。

存。

王氏樵《周官私錄》

未見。

王氏圻《續定周禮全經集注》

十四卷。

存。

黃虞稷曰：「因柯尚遷之書而重爲更定，凡五官所載有關於工者四十有二，則擷而彙之爲《冬官》，以《考工記》三十一條附於《冬官》之後。楊鶴、許樂善、錢龍錫爲之序。」

圻《自序》曰：「《冬官》雜見五官之說，所從來遠矣。自臨川俞壽翁、永嘉王次點倡之，而吳公澄、丘公葵、何公喬新、柯公

尚遷各以己意考《司空》職事雜在他官者，哀而歸之《冬官》，似亦詳矣，惜其更張太過，決擇未精，如改五物爲五典，并二世婦、二環人爲一目，司士、司祿實古《夏官》專職，而移屬《天官》，諸如此類十有三，而《司徒》一官幾成缺典。余爲此懼，復就諸家所去取重加訂正，官序悉依注疏，章句仍本聖經，其五官所載斷斷乎有關邦土者四十有二，則擷而彙之爲《冬官》上卷，而《考工記》三十一條又皆造作營繕所係，仍附於《冬官》之後，列爲下卷，庶幾可稱六典全書。至於經文之下系以注釋，則又全宗鄭、賈，而歷代諸儒論說各以類附，不敢憑臆見而淆聖經也。迨明設官分職，多與《周官》《昭合》，乃采瓊山丘氏所條奏者互見篇末，俾後之用禮者得有所稽據而取則焉，即孔子從

周之遺意也。弱水楊公奉命來按兩浙，偶閱是編，謂足以信今而傳後，因屬有司付之剞劂氏，不惟圻補葺微勞藉以表見，而俞、王、丘、何諸君子刪定之功，亦不致湮沒無聞，一何幸哉。」

何氏廷矩《禮意大全》

三卷。

未見。

《存羊錄》

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廷矩，字時振，番禺諸生，陳公甫弟子。二書皆本之《周禮》。」

李氏如玉《周禮會注》

十五卷。

存。

黃虞稷曰：「如玉，同安縣儒士。嘉靖八年，遣其子詣闕進書，詔有司以禮獎之，給冠帶。」

柯氏尚遷《周禮全經釋原》

十四卷。內《源流叙論》一卷，《通論》一卷。

存。

尚遷《自序》曰：「《周禮》晦蝕於戰國，毀棄於秦，漸出於漢，惟存五官而補以《考工記》，劉歆傳之，杜子春訓之，鄭衆、鄭玄更相發明，聖王之制復見於後世，而卒

不明不行者何哉？其不明也，簡札淆亂，《司空》錯於他官，未之分也；封建、鄉遂、井田格於悖說，未之正也；其不行也，心與政離。既荒其原，不明不行，固其所也。況於假而用者王莽，誤而用之者安石乎？漢、唐之儒固有以爲戰國陰謀之書，又有以爲漢儒附會之說，則又均爲不明而果於非聖矣。獨程、朱大儒洞識聖心之淵微，斷之以爲周公遺典，而明道、橫渠又決欲行之，以復三代，有志不就，故微辭奧義未及論著，君子惜焉。夫《冬官》未嘗亡也，何必購以千金，又何爲補以《考工記》？宋俞庭椿氏始謂《冬官》不亡，散於五官之中，作《復古編》以伸其說，永嘉王氏、臨川吳氏、清源丘氏、椒丘何氏咸宗之，各於五官之中雜取諸職以補《冬官》。人持所見，各自爲編，則

《周禮》雖存，紛紜舛錯，幾不可讀矣。今觀遂人以下《地官》之半，實《冬官》也，不知何人次於掌節之後，而《大司空》之職舉而雜於《大司徒》之中，遂起千古不決之疑，無乃戰國諸侯之所亂乎？遷不自度，乃分遂人以下爲《冬官》，而證其序官之同乎六十，取《地官》土地之事爲《大司空》之職，則《冬官》復矣。又以鄉遂大夫以下皆無府史胥徒，而知其在民之官。大端既明，則封建、井田與夫賢能征税之屬，俱可類見矣，乃敢集諸儒之訓以釋之，發鄙見以原之，庶幾聖人作經以開萬世太平者爲不亡矣哉！嘉靖乙巳二月。」又曰：「《周禮》是周公之遺典也，古今相傳，漢本猶在，不敢移易。至臨川俞庭椿氏以爲《冬官》未嘗亡，實雜出於五官之中，於是取四十九官以補《冬官》

之闕，又分《大司徒》之半以爲《大司空》之職，著《復古編》以伸其說。嘉熙間，永嘉王次點又作《周禮訂義》以補俞氏之遺。至元泰定間，清源丘吉甫又以序官置各職之首，大加更定，名以《全書》。而臨川吳氏又於《大司徒》補《孟子》五典於十二教之上，并去序官之文，始以遂人入《司空》。至本朝椒丘何氏又復序官於諸職之前，以大司樂爲《司徒》之教，而司勛、司士、太史之屬皆入《天官》，工作之事皆入《冬官》，則略倣我朝制度矣。至於近時有《周禮別偽》之作，又於諸職之文逐句刪合，分別真僞，奪彼與此矣。夫《周禮》，聖王經世大典，諸職之文，諸官之序，親出於周公之所裁定，豈容一毫移易哉？一壞於諸侯害己之惡，遂合

《冬官》於《地官》，使六典淆闕，^①幸而漢儒傳習尚存古本也，至宋俞氏再亂矣，^②王、丘、吳、何雖各自爲書，然諸職之文則未嘗更也，至於《剔僞》、《圖釋》之書，則逐句逐字皆可去取更易矣。是今之《周禮》雖存，不過古人之事料，隨人意見皆可爲書也，豈先王經世之典哉？愚研精覃思，爲日既久，似有得其要領，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洗千年之晦蝕，決諸儒之壅塞。是故復遂人以下爲《冬官》而六典備；攷鄉遂以下爲鄉官而位職明；發在位之職與在職之位而封建定；推師保諫救之教而學校舉；表宰夫、鄉師、遂師、肆師、士師以下爲六十屬而三百六十之數定；取《司馬法》以明井牧之制、簡稽之法而軍制復；辨九功非九職之稅而賦斂之法明；^③以九比爲九等之稽上、中、

下地有三類，而授田征役之施舍審。至於辨天地分合祀之非，以明郊社、禘嘗之義，則質之胡氏之論；推司樂三宮之制，爲古《雲門》、《大韶》之樂，則聞之師說。此皆《周禮》之大綱，周公之精意所在，後世所未明者，敢竭鄙見作《原》以發明之，其他先儒之論有可采，如葉氏、丘氏、李氏、鄭氏之類，能推明大義者，俱書於所釋之後，與鄙《原》相錯，非敢繁也，俾聖經之大旨敷暢闡明焉爾。嘉靖丙午。」

陸元輔曰：「晉安柯尚遷撰《周禮全經釋原》，前列《序》二篇、《源流序論》一篇、《六官目問》四篇、《全經綱領》十二條、

① 「六」，原作「大」，據薈要本改。

② 「俞」，原作「余」，據薈要本、《補正》改。

③ 「辨」，原作「辦」，據薈要本改。

《釋原凡例》七條及《先儒姓氏考》，《天官》二卷，《地官》二卷，《春官》三卷，《夏官》、《秋官》共三卷，《冬官》一卷，末附《周禮通論》、《周禮通令續論》各一卷。

黃虞稷曰：「尚遷，字喬可，長樂陽石山人。」

金氏瑶《周禮述注》

六卷。

存。

瑶自序曰：「《周禮》，周之禮乎？曰：非也，因於殷。殷之禮乎？曰：非也，因於夏。然則夏之禮矣，曰：虞之伯夷已典禮，夷之禮，又必有所因。求其端，其天之所秩而性有之乎？人之初生也，蠢蠢蠕蠕若不見所謂禮者，而禮之全體大

用已含於中。蓋生不能無性，性不能無情，情不能無親疎、厚薄、貴賤，而禮從生焉。其既也，文生焉；又其既也，文盛焉，卒至於三百、三千而猶莫可已，是皆情之發有不容已者。如是說者，謂周尚文，非也。周焉能尚之也，質敝而文興，欲不尚之，不可得也。今觀之《周禮》，上自王、后、公、孤、大夫、士，而下及衆庶，莫非人也，而莫不有禮也。大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軍旅、喪紀、田役、燕射、獻貢、頒聘；小而交際、辭令、送迎、進止、揖讓、登降、授受、拜答、問對，莫非事也，而莫不有禮也。近而宮寢、殿庭、國中、四郊、都鄙；遠而六服，又遠而四裔，莫非王家所治地也，而莫不有禮也。廣大如天地而無所不包，周匝如泰和元氣流行而無微不被。縱橫曲折，不相參涉，

如春夏秋冬錯行而各有所歸；明著易簡，如日月之懸象、造化之顯設，而人皆可知、可從。大綱正於上，萬目舉於下，如乾坤定位，而山川、人物、鳥獸、草木各適其性，各足其分，而莫知爲之者。浩乎其無畔岸，茫乎其無端緒，混乎其無滲漏，而究其所歸，不外乎立極一言，而五典之教，乃爲之本。其他若設官職、叙禮、治兵、明刑、興事，攘攘籍籍，雜然而有事者，皆所以經綸其間，以翼其至者也。當是時也，君臣上下合爲一心，王畿列國聯爲一體，中國要荒混爲一家，古人謂泰和在成周宇宙間，猗與盛哉！猗與盛哉！此孔子所以有『郁郁乎文』之嘆，而夢寐見焉，卒不得一小試，有遺恨也。予蚤歲爲博士弟子，嘗剽《五經》之文以資進取，而不說於《禮記》，又求之《儀禮》，亦然，

於是索《周禮》誦之，見其首『維王建國』數句，六官不易，聳然異之曰：『大聖人之制作固如是，其有本乎？』及省其中之所列，則見其官有定職，事有定制，不襲於古，而亦不悖於古；不徇於時，而亦不逆於時；不溺乎情，而亦不拂乎情，復掩卷嘆曰：『至哉文乎！體備文周，義正辭嚴，非其胸中蘊有天下古今之度者，曷足以及此。』亟欲叩其門而入，而阻於舉業未能也。晚在林下，時與諸子姓譚禮事，慨然復有志焉。檢之舊笥，僅得漢鄭氏、元吳氏、明何氏三疏，而二疏大抵襲鄭，遂沿鄭疏求之，日復一日，漸覺有見與鄭別者，因念曰：『是不可以不存。』乃隨其所見日紀之，積十有三載，遂成此編。嗟夫！《周禮》，周公爲周之書也，雖封建、郡縣、井田、稅畝，古今不同，而

大經大法，千古一日，《周禮》不列於學官，何也？漢人之附會累之也。夫附會而爲文，正猶剪裁而爲花，質與色雖肖，而生理必別。《周禮》之文，流自心胸，隨物而賦，濃淡繁簡渾然天成；附會之句悉出模竊，不乖於體則乖於義，不乖於義則乖於情，不乖於情則乖於辭。予雖非作者，然而揣摩之久，紬繹之深，遂覺此《禮》若自己出，而外有所附，真如贅疣，一經吾目，便可指摘，如之何可以亂《周禮》？方今聖天子在上，以禮治天下，天下方翹首盛周之治，瑤不揣僭，以是編請正於君子，倘因是而得使此《禮》煥然復明於世，則豈惟吾道之幸，而於國家之治，亦未必無小補云。」

黃虞稷曰：「瑤，字德溫，休寧人。嘉靖中選貢生，官廣西衛經歷。」

王氏應電《周禮傳》

十卷。

存。

應電自序曰：「天地之道貞觀焉，而變易者五行之氣也。日月之道貞明焉，而往來者所乘之機也。帝王之道貞一焉，而損益者所值之時也。故五帝不同禮，三王不相沿樂，而其所以貞夫一者，則萬古如一日，蓋世有升降，治法不與推移也。周公之時，何時也？當殷之末造，成之多難，其憂患也深，其防慮也周。監於二代，爰建六官，各率其屬，以倡九牧。六官共聞其政，六職修而天下太和，萬物咸若。今其綱條具在，其人存，則其政舉矣。至其物必有則，事必有司，其作止有

時，其措置有所，君臣上下之交泰，男女內外之交際，禮之叙，樂之和，郁郁乎文，前作者莫之先，後作者莫之繼，時焉而已。後之學《禮》者我惑焉，誦其文不究其用，泥其名不揆諸道，類以當世之弊政，而釋先王之良法，知其分不知其合，見其異不見其同。乃欲析其合同而化理者，分隸以補《冬官》之缺，紛紛臆見，人自爲書，至於鹵莽求之，不得其義，妄生詆毀，竊其糟粕，用濟其私，卒歸廢弛，皆是書之罪人也。應電既玩習有年，不質之注而質之經，久之若有所會通者，敬爲傳詁，^①先王制作幸而未墜者，有是經在，庶乎治有根柢，得以取衷，不失之太遠云爾。嗚呼！三百六十屬洋洋乎，廣大而精密，師其意不師其迹，用其意不用其名，變而通之以盡利，非英君碩輔，孰能

與於此？董子有言：『少損周之文，用夏之忠，百世可知矣。』乃若天王、后、世子、廟朝、宮衛之式，^②君臣同體、宇宙一家之情，養民、治兵、敷教、治賢之方，百職各正、六官聯事之法，密於理財而以義爲利，詳於會考而謹終如始，五常並立而不遺，七教兼陳而不悖，是則與天地共爲貞觀、日月共爲貞明者也。徵古驗今，推舊爲新，愚所傳者，不在茲乎？」

楊豫孫曰：「明齋王先生受業於魏恭簡公，尤嗜《周禮》，乃以其暇作《傳》。壬子秋，先生攜其書訪余神鼇山中，遂獲縱觀，因以考互諸家之注疏，其同異大較相

① 「詁」，原作「話」，據四庫本、王應電《周禮傳》序（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改。

② 「式」，原作「失」，據王應電《周禮傳》序改。

半，蓋先生未嘗泥注疏也。其最要者，六官之相資，四民之相轄，《冬官》之不補，《考工》之不錄，及不會國服諸篇，宛然觀聖人與其臣民之心相爲融液，而非有所拘。至於六飲、九穀、屋粟、夫征之類爲時所急者，皆能以百姓之欲破先儒之爭。蓋先生之學，得禮之本，劉、鄭之所不能傳者，惟缺此耳。嗟乎！禮之不行也久矣，《周禮》雖在，孰得而用之哉？今先生汲汲講求，若可運掌於旦暮者，亦以聖人雖往，而其心猶可見也。」

羅洪先曰：「崑山王君明齋病《周禮》舊注未盡聖人之旨，乃更覃研累十數寒暑，凡爲言三十餘萬，其間原制度之由起，究利害之所歸，因顯而遂探其微，即細而并釋其大，推五官離合之故，黜諸家脫誤之疑，以爲百世繼周而治者必出於此。雖

嘗稱舉師說，而要其是非一斷以己。甲寅秋，挾冊南遊，俾予訂正，予遭多故不暇，而君亦播遷。戊午夏，避暑蓮洞，始獲卒業，見其言如盤根膠枝，附麗宛轉，鑱鏤刻繡，色理敷紛，即令白虎諸儒肆其巧辨，^①固莫能煽搖於中而凌駕其上也。予媿固僻，時出詰難，互有異同，或言出旋爲更易，或持竟日不解，凡三月而後忘言。夫以王君十數寒暑之勤，而予以三月之勤，欲有異同，宜在所不屑也，其能有所訂正哉？然欲求聖人之旨者，即君所言，固已近矣。」

黃虞稷曰：「應電，字昭明，崑山人。師事魏校，善釋經翼傳者，《冬官補義》、《天王會通》、《學周禮法》、《治地事宜》、《握

①「令」，原作「今」，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改。

機經傳》、《非周禮辨》、《經傳正誤》，其目有七。應電又著《五經繹》，佚，不傳。」

《周禮圖說》

二卷。

存。

應電自序曰：「古稱左圖右書，凡書所不能言者，非圖無以彰其形；圖所不能畫者，亦非書無以盡其意，此古人所以不偏廢也。舊嘗有《周禮圖》矣，如冕服則類爲男女之形，而章服仍不明；井邑則類爲大方隔，而溝洫仍不分，然則奚以圖爲哉？作者不自知其非，而觀者亦莫詰其弊，皆不考經文之過也。予因於經旨中言所不能盡者，述之如左。理原於天文位象，^①道行於地里職方，統紀於六官分

合，立極於都宮朝堂。郊社宗廟，以萃人心，間井伍兩，以固邦本。封土制祿以貴，建學立師以育才。命德有冕服、車旂，討罪有軍旅、田役，復系之以說，使治是經者一覽而知夫言外之意。嗚呼！昔人所載，予多不錄也，今日所載，昔皆未有也，觀者幸或補其未備云。」

《學周禮法》

一卷。

存。

①「象」，原漫漶不清，據王應電《周禮傳》卷五《周禮圖說》序補。

《非周禮辨》

一卷。

存。

應電自序曰：「非《周禮》者，若林孝存、何休輩不下數家，指摘瑕釁無如胡仁仲，辨析精微無如季明德。移易《周禮》者，若吳幼清、俞壽翁、王次點輩，亦不下數家；參互演繹，集成後出，莫如舒國裳。以愚觀之，胡氏謂太宰六十屬，無一官完善，其說淺陋，未見有的然不可破，才高之人乍見不領略，遂置不復思，任意剖決，雖欲自絕，於經何損哉？舒氏作《序辨》、《圖釋》、《剔偽》，繼之《定本》。夫聖人之書本明也，而人自不明，各以其意見爲之更定，初若快意，似乎可觀，回視作

者精義，其謬何啻千里。季氏大旨，惟執《孟子》一書以爲權度，然孟子之學，識其大者，使之當路，則其施爲必不泥周家之舊章。況《周禮》行乎王國，而非侯國之所通行，其籍藏於六官，孟子未嘗適周，固不得而見。其行於侯國者，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齊之姜移而爲田，晉之姬移而爲魏，舊法豈有存者哉？愚既取三家之說爲之辨釋，因述所以差失之故，冠於篇章，覽者自知所擇云。」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七終

弟子吳縣呂戩穀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八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周禮九

馮氏時可《周禮別說》

一卷。
存。

施氏天麟《周禮通義》

二卷。

存。

陸嘉淑曰：「青陽人，字振庵，隆慶辛未進士。」

黃虞稷曰：「崇禎乙亥刊行，王錫衮序之。」

徐氏即登《周禮說》

十四卷。

存。

即登自序曰：「《周禮》一書，聖人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何儒者之疑信參焉？無論宇文周、新莽、王安石竊附之而未効，即如議建都於《洛誥》，疑列爵於《周官》，詆理財於太宰，或謂其略於大而詳於細，或謂其詳於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職守而闊略於人主之身，往往疑其非聖人之

書，此蓋外涉其藩而未入其局，其不知無惑已。昔楊子以衆言之淆亂折諸聖而曰

『在則人，亡則書』，今周公往矣，《周禮》

之書固在也，冠各官之篇首不曰『設官分

職，以爲民極』乎？是故治、教、禮、政、

刑、事六典，^①分之爲各職，治之法也；合

之爲民極，治之本也。極也者，《詩》所云

『四方之極』，《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

用敷錫厥庶民』者也。此自堯、舜執中以

來，聖聖相承以治天下，而周公用之，輔

相成王，以致太平。是書也，其公已試之

成法耶？若謂出於漢儒之附會，豈惟非

劉歆所能，恐董、賈亦莫之能也，愚故斷

《周禮》爲聖人之書，不必考其六典之詳，

而惟於『爲民極』之一言決之也。予之說

非能有加於訓詁之舊，而推信其爲周公

之書，則據茲經文，斷自己見，而不敢徇

諸儒疑似之論也。後之欲損益《周禮》以復古治者，其尚考信於斯。」

郝氏敬《周禮完解》

十二卷。

存。

馬氏應龍《考定古本周禮》

六卷。

未見。

黃虞稷曰：「應龍，字伯先，安丘人。萬曆壬辰進士，官禮部主事。」

① 「治」，原脫，據薈要本補。

周氏^京《周禮句解》

未見。

黃虞稷曰：「沂州人，萬曆癸丑進士。」

陳氏^林《周禮文物大全圖》

未見。

郭氏^{良翰}《周禮古本訂注》

六卷。

存。

良翰自序曰：「余既輯《周禮古本注》成，作而嘆曰：『六經何不幸亡於秦也，而《周禮》獨不以秦而亡也，不用亡、用亦

亡，《周禮》之不幸也。六官秦亡其一耳，自漢李氏上之河間，河間補以《考工》，《考工記》出而《冬官》亡矣。其後俞庭椿、王次點、丘葵、吳澄、何喬新五家，或謂《冬官》錯簡於五官，取其類《冬官》者以爲《冬官》，而五官亡矣；又謂五官互有錯簡，并取五官之肖五官者以參伍於五官，而六官俱亡矣。總之，五官不離古文者近是。或曰：然則《考工記》在所必削乎？曰：節取其辭，《冬官》無庸贅，五官無加損也。吾之論《周禮》止於此，爰以弁《周禮》古本。」

陸元輔曰：「萬曆間，莆中郭良翰道憲輯。其發凡云：《周禮》自漢、唐注疏至今，無慮數十家，顧五官補本，椒丘何氏最後，而紛割爲尤甚，只爲缺少《冬官》，不知《冬官》可以不補，五官必不可淆。」

五官自存，《冬官》自缺，何必強臆，以亂成經乎？」

孫氏攀《古周禮釋評》

六卷。

存。

梅鼎祚曰：「孫先生攀士龍獲《周禮》古本，成《釋評》，大校釋以訓經惟善，則擇評以證，故有疑則闕，要以整齊異同，攷見得失，成一家之言，其用心良苦。先生少遊鄉校，聲著甚，於載籍靡所不博，然竟窮庀以老，屈申公被徵之年，卿大夫未有論薦者，可歎也。」

攀自序曰：「蓋先王制治之法莫備於周，其書則《周禮》也。六典建官，倫要章矣，中若九夫經野，則黃帝之井牧；九畿分

國，則《禹貢》之弼服；五刑麗民，則虞舜之象刑。大而天地，幽而鬼神，遠而要荒，微而昆蟲艸木，無不爲之經畫，即焚鞠沈棹之屬，亦不廢焉。厄經秦火，《周官》五篇得之煨燼之餘，失《冬官》一篇，遂以《考工》補之。臨川俞壽翁著《復古》編，謂《冬官》不亡，雜出五官之中，永嘉王次點因之，清源丘吉甫、臨川吳幼清又因之，國朝吁江何司寇復加易置，雖若於六官無缺，而非聖經之初矣。晉安柯氏又以《地官》遂人以下屬於《冬官》，黜《秋官》誓族氏、剪氏、赤茷氏、蠲氏、壺涿氏、庭氏六官於《考工記》，而《考工記》不入其書，然鄉屬司徒，而遂屬司空，抑又諄矣。《考工記》特以記語而諸君子不附於經，則輪輿、陶冶、弓車、廬梓、諸人果可

廢耶？^①夫《周禮》者，鄭康成謂周公致太平之跡，唐太宗以爲真聖人作，則無論《冬官》之逸與否，而周公之心法可觀矣。王介甫誤用以基宋禍，胡氏父子遂力詆《周禮》非周公之書，豈非過歟？曩世宗皇帝嘗允輔臣之請，命天下棘闈策士用《周禮》一道，獨不可欽遵德意而究心矣乎？宋朱周翰氏依鄭本爲《句解》，猶有未備。竊自忘固陋，徧閱諸家，黜者逆之還，納者送之返，釋而評之，便考鏡爾。即未能備一嚮於周鼎，而愚者千慮，或有諒焉。」

應氏廷育《周禮輯說》

未見。

袁氏表《周禮直解》

未見。

王氏志長《周禮注疏刪翼》

三十卷。

存。

黃虞稷曰：「志長，字平仲，崑山人。其書刪節注疏之繁，而附以後儒之論，以備聖經羽翼。」

葉培恕序略曰：「周公相孺子王，爰輯《周禮》，蔚然備一代之觀，所以顯文謨、承武烈者在於是。蓋用人理財之權，宮

① 「果」，舊要本作「俱」。

府教養，禮樂兵農，生殺之柄，如身使臂，臂使指。百執事上之六官，六官上之宰相，宰相上之至尊，誰有不釐之弊、不播之利哉？第《補亡》、《復古》、《補遺》、《攷注》諸家，雖有弋獲，終等說鈴。鹿城王平仲先生有《周禮刪翼》一編，竊慕乎公之相孺子王也，昔孔子因諸侯之去《冬官》籍，作《春秋》以輔之，裨左丘明布凡例而藏諸讀《春秋》者，謂周公之禮在是，則《周禮》一書，誠今日救時之策矣。」

志長自序曰：「古先哲王治天下之規模，莫備於周之六官，今試考之。太宰總掌六典，其所治不出邦國、官府、萬民。天爲萬民而作之君，君爲萬民而設之六官，然則民事之外無王事矣。古之王者以民之富爲富，以民之強爲強，民或不帥教而屏於鄉，不啻己之探湯焉。推而敬天，

亦敬其能生萬民爾；敬群臣，亦敬其能安萬民爾。三代之所重，無有過於民者矣。六官之書不免纖屑，然苟得其重民之意以求之，則用意精而操術簡，全經固可以一言蔽也。自經學失傳，^①古聖王之意漫滅於語言文字之中，於是後有瀆亂之譏，甚至題以僞妄而棄之，縱習其文詞，不過撫拾鉅釘以增華借潤而已矣，又烏能探精意於千載之上，舉而措之，躋斯民於成周太和間哉？或曰：古之人操此以禍天下者多矣，夫新莽之禍於漢也，金陵之禍於宋也，悖其旨也。岐伯、俞拊之書，後世恒挾之以殺人，而謂岐伯、俞拊乃古之雄於殺人者，豈可哉？故曰

①「自」下，原有一空格，據四庫本、薈要本、王志長《周禮注疏刪翼》序（明崇禎十二年刻本）刪。

「治術之卑，則經術之謬」也。予自甲戌廢歸，讀是編凡再，錄鄭、賈之文刪之，又旁及後儒諸書，苟足發明重民之微意者，必綴於後，非是勿取也。邑侯葉公見而稱善，書成，相釐正之，遂授之梓。」

孫氏元化《周禮類編》

四卷。

未見。

陸元輔曰：「明巡撫都御史嘉定孫元化初陽撰，分類使人易覽，周家三百禮儀粲然在目，今抄本存余家。」

張氏睿卿《周禮約注》

二卷。

未見。

陳氏仁錫《周禮句解》

六卷。

存。

仁錫自序曰：「粵溯禹會塗山，玉帛萬國，湯黜夏，歸商者三千，周蓋千八百國，會孟津者八百，及春秋冠帶十二，未幾合爲七，併於秦，周諸侯盡矣。諸侯盡而周亡，周亡禮亡。孟子，周末人也，公田、私田說已不詳，幸其書出於文、景之代。文帝召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春官·大司樂》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上之，藏於秘府，諸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按理秘書，始著於《錄》，以《考工記》補《冬官》

之闕焉。以《冬官》非闕而補之者，昉宋俞庭椿氏，其後王次點氏、丘葵氏、吳澄氏、何喬新氏繼之，互有增損，大都剝《地官》之似以補《冬官》，《大司徒》之文十去八九，《小司徒》則盡去之。柯氏作《釋原》，割遂人以下四十職以補《冬官》，較五家尤謬。五家本何氏最後，爰書具而報當，故以何氏本行之，仍吳興《訓雋》之舊，余乃句爲之解，自外屬隸本屬，書舊隸某官，自本屬作外屬，亦書舊隸某官。補《冬官》者，凡目之下，各書某出，而古本瞭然宜復。」

張氏采《周禮合解》

十八卷。

存。

采序曰：「《周禮》廢興，賈氏序之詳矣。其後陳、俞諸家取大司徒之半，復盡取《小司徒》以補《冬官》。夫《冬官》即非《考工》可塞，然使襞裂五官以示完備，何啻斷鴻頸、剥琴紋，貽議有識。故有謂《冬官》不亡、散見五官者，其說爲傳疑，然使《冬官》既亡，守茲闕文，亦可無愧鄭、杜，而今制不列學官，科舉之士無屬，悠悠漫漫，未得專說。余擬合鄭注、賈疏，嚴定取舍，其後儒撰述雖意見紛紜，亦豈盡無裨益，則以次輯綴，彙爲全編。而歲月因仍，忽復不果，所以然者，從來用《周禮》亂天下無過王安石，彼嘗注《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熙寧中設經義局，自爲《周官義》十餘萬言，而楊中立先生亦有《周禮辨疑》一卷以攻安石，此二書邪正治否，判若蒼素，得此以供採錄，則

紫陽先生所謂『《周禮》廣大精密，不可遂云無與心性事』也。乃家乏藏書，此二書杳無從索借，則又恥爲經生章句，聊爾姑置。適賈人以友人所纂《周禮注疏》相

示，余既卒業而嘆曰：『嗟夫！《周禮》爲諸儒襞裂，幾令人不及見古本節目。』今是書也，行康成之學，將還舊觀，且其於諸儒移置者，仍爲標指，以著訛謬，則益令正經顯白。但於漢、唐注疏外，有參考衆家、釐益整散者，則不得直名『注疏』，因題曰《周禮合解》，亟勸廣布，使通經之子知古本所繇。曰：然則《冬官》其遂亡乎？曰：『賈氏引：秦禁挾書，而其政酷烈，與《周官》反，疾惡特甚，欲滅絕之，故《周官》最後出。余以爲《冬官》之亡，又不盡係秦禁，孟子曰諸侯去其籍，今按《冬官》所屬，皆應經理畝澮、度地量

居，則當井田不行，《冬官》已先漫沒。蓋戰國時固不可詰，況於漢武之世，又況於今日乎？』故余謂闕《冬官》以安古本，猶之《春秋》紀『夏五』，無怪也。」

孫氏承澤《周禮舉要》

二卷。

存。

郎氏兆玉《注釋古周禮》

六卷。

存。

兆玉自序曰：『《周禮》者，猶唐之有《貞觀》《顯慶禮》也，未見諸行事，而豫擬爲他日之用，雖一時經制，實萬禩典衡，故

其書直可補五經爲六也。不善用者，蹶天下事，又烏足爲周公病哉？今日者，學尚浮夸，設臯比、握鉛槧者，一切典禮率等於疣贅，莫之推考。余腐心久之，乃廣稽往牒，博摭群說，命兒子糾譌釐舛，以校殺青，而《周官》威儀翼之星日，庶『黷亂』、『陰謀』之謗無從置喙矣。」

沈氏羽明《周禮彙編》

六卷。

存。

錢氏軻《周禮說》

一卷。

存。

《周禮答疑》

三卷。

存。

軻自序曰：「《周禮》出最後，復藏秘府。哀帝時，劉歆始著於《錄》、《略》，而諸儒並出共排，自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其末世瀆亂不經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或又謂之出於劉歆附益以佐王莽，歆學奇字於楊雄，故字多誕。而宋之儒者並爲駁難，成一家之論，學者聽於其辯，流於說而亂於辭，幾不能自還以從實矣。禮者，聖人之作也，非世俗之所行也，宜於古者鑒於今，近於禮者遠於俗，以數千載之下而論明於數千載之上，固已難矣。仲尼之作

《春秋》也，夏五、郭公、甲戌、己丑之屬，傳者以爲闕文，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或以爲無其義而有其辭，因以爲非聖人之作，奚可哉？故著數家之略以申難，凡所疑者就而答焉。」

吳氏任臣《周禮大□》

六卷。

未見。

吳氏治《周禮彙斷》

五卷。

存。

治自序曰：「班固《藝文志》『《周官》六篇』，則河間獻王所上五官而附以《考工

記》也，可知五官爲全經，非有闕也。或曰『《冬官》有闕，此周公未成之書也』，余爲之俯仰虞、周，歷稽行事，知司空有官而無職，自昔已然。溯大禹相舜猶繫司空，召康公以太保而營洛矣，仲山甫以冢宰而城齊矣，召穆公平淮亦命營謝矣，皇國父以太宰爲平公築臺，而司城子罕以行朴矣。凡《春秋》築城作邑，無慮數千，在能者爲之，未有專屬於司空者也，則《周禮》六官，先王設五職以存體，而虛其一職以待用耳。且命官而謂之冬，冬，藏也，董仲舒亦云「陰常居大冬，積於空虛不用之地，而時出以佐陽」，故謂之司空。曰「空」與「冬」，聖人之意見矣。《冬官》闕而不補，何害？晚宋俞庭椿作《復古編》，謂《冬官》錯簡五官之內，於是取其近似者補入《冬官》，又五官內剔其不類

者各從其類。夫《周官》列職，其精神脉絡環流於三百六十之屬，而無所不通。

自俞氏之求類也，而五官大亂，以古本校之，大非周公之舊矣。其後王次點、丘葵、吳澄，最後何喬新相繼而損益之，以補俞氏之未備。此五家者，人各持所見，各異其指，於是有臨川之書，有永嘉之書，清源之書，崇仁之書，椒丘之書。嗚呼！世遠文湮，即有懸疑，闕焉可耳。形名不相中者，作私論以駁辨之可耳。顧乃視爲艸稊，人肆其筆，舞智而紛裂之，何哉？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雖周亦助也。」孟子，周末人也，公田、私田說已不詳，乃引《詩》而想像言之，曰「此其大略」，蓋慎之也。況今去周二千五百餘年，豈能有以信其必然哉？吾是以見古本之不可不存也。」

繆泳曰：「吳治，字道輿，嘉興縣學生，其書藏於家，未刊行。」

萬氏斯大《周官辨非》

二卷。
存。

陸元輔曰：「四明諸生萬斯大充宗著。崇禎丙子舉人，萬泰履安之第六子也，從學於黃梨洲，究心經學。以《周官》爲非周公之書，舉其可疑者辨駁之，凡五十五則。或舉吳氏之說，或獨抒己見，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梨洲極稱許之，以爲不意晚年見此奇特。」

黃宗義曰：「充宗生逢喪亂，不爲科舉之學，湛思諸經，以爲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注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

釋經則無由悟傳、注之失。所爲書曰《學禮質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儀禮商》一卷、《禮記偶箋》三卷，又輯《春秋》二百四十卷，燼於火。」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八終

弟子嘉興馮鏐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九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周禮十

黃氏度《周禮五官說》

《宋志》：五卷。

存。

葉適序曰：「《周官》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矣。《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孟軻諸

儒相與弼承，世不能知而信其所從。井冽於遠，衆酌飲焉，惟其量爾，故治雖不足，而書有餘也。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爲不可得聞，一旦驟至，如奇方大藥，非黃帝、神農所名，無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夫妄咀吞之，不眩亂顛錯幾希，故用雖有餘，而書不足也。雖然，以余考之，周之道固莫聚於此書，他經其散者也；周之籍固莫切於此書，他經其緩者也。公卿敬，群有司廉，教法齊備，義利均等，固文、武、周、召之實政在是也，奈何使降爲度數事物之學哉？新昌黃文叔始述五官而爲之說，亹亹乎孔、孟之以理實事者，必相發明也；惻惻乎文、武之以己形民者，必相緯經也。守天下非私智也，設邦家非自尊也，養民至厚，取之至薄。爲下甚逸，爲上甚勞，洗滌三壞之

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後世之公心，雖未能表是書而獨行，猶將合他經而共存也，其功大矣。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蓋嘗獻之紹熙天子，爲科舉家宗尚。君舉素善文叔議論，頗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由本朝至漢，溯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由春秋、戰國至本朝，沿而別之。其序鄉遂、溝洫，辨二鄭是非，凡一字一語，細入毫芒，不可損益也。」

王與之曰：「山陰黃文叔有《五官解》，刊在浙東倉司。」

張萱曰：「宋紹熙間，新昌黃文叔度著。始述五官而爲之說，與孔、孟以理貫事者相發明。又以前準後，由春秋、戰國至宋，沿而別之。其叙鄉遂、溝洫，辨二鄭是非，又與永嘉陳君舉《周禮說》相出入。」

葉適序之。」

曹氏津《周禮五官集傳》

五卷。

存。

《嘉善縣志》：「津，字元會，歲貢生，官南安府儒學教授。《周禮集傳》五卷，闕《考工記》不解。」

史氏浩《周禮天地二官講義》

《宋志》：十四卷。

闕。

《中興藝文志》：「孝宗爲建王，史浩分講《周禮》，多啓發，孝宗稱之，然止於《司關》。」

王與之曰：「四明史直翁有《天地二官講

義。」

王應麟曰：「《周官講義》十四卷，史浩爲建王府直講時撰，止於《地官·司關》。」

按：史衛王《講義》一十四卷，自《冢宰》至《司關》而止，余所抄者文淵閣殘本，係宋時雕板，第存七、八、九三卷而已，《天官》闕《司書》以前，《地官·司徒》亦闕其半，《小司徒》之後皆無之。此非完書，度儲藏者寡，不審海內尚有別本否也。

魏氏校《周禮天官沿革傳》

六卷。

存。

周氏必大《周禮庖人講義》

一篇。

存。

按：益公於經筵進講，載《承明稟》。

曹氏叔遠《周禮地官講義》

佚。

王與之曰：「永嘉曹叔遠，字器遠，有《地官·遂人》至《稟人》講義。」

王氏廷相《周禮九》^①

一篇。

存。

江氏與山《周禮秋官講義》

《宋志》：一卷。

佚。

尹氏躬《冬官解》

佚。

王氏應電《冬官補》

一卷。

存。

應電自序曰：「冬者，萬物之所終也。司空掌邦土，天下之治所由以成，故命名曰『冬』。漢人以《考工記》補之，夫共工者誠《冬官》之事，但其一屬爾，故取之以入《冬官》則可，用之以補《冬官》則不可。自宋以來，乃以五官之事聯職於司空者歸之，以爲《冬官》未嘗亡也。不知《周禮》之治，^②每事六官皆與，蓋自王身、王

^① 「九」下，薈要本注「闕」。查《王氏家藏集》卷三十四有《周禮九拜解》一篇，似當據補。

^② 「治」，四庫本作「法」，薈要本作「行」。

宮、王朝、王畿、四海，以及於昆蟲、艸木，六官皆有其責，非若後世之設官，截然各爲一事也。不得此意，遂用其疑似以相歸併，此說一興，人各自以其意見而更定之，豈復得爲周公之《周禮》哉？愚謂周公設官，皆取法於天，五官歷歷可考，此見聖人之制作後天而奉天時，建諸天地而不悖也。故以天象之，有關於冬官者而參互之，即炳然不磨，其於各職見於經傳者亦昭然可考。謹述之如左，補其義，則前人是非不辨自明，闕其文以道續經之罪，損益而折衷之，姑俟後之君子。」

《冬官考工記》

一篇。

存。

鄭康成曰：「此篇司空之官也。《司空》篇亡，漢興，購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耳。」

《南齊書》：「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曰：『是蝌蚪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

賈公彥曰：「周衰，諸侯惡典籍之害己，皆滅去之。《司空》篇亡已久，有人尊集舊典，錄此三十工以爲《考工記》，雖不知其人，又不知作在何日，要知在於秦前，是以遭秦滅典籍，《韋氏》、《裘氏》等闕也。」

張舜民曰：「《考工記》之文可謂文矣，或以爲周公之文，然乎？亦三代之文，漢諸儒不及矣。」

鄭鏐曰：「《司空》之職，用是以考百工之

事，其篇亡，其記存。漢儒劉歆校理秘書得之，以備《司空》之闕。」

易祓曰：「《考工記》非周書也，言周人上輿而有梓、匠之制，言周人明堂而有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澮、川非遂人之制，言旂、旗、旛、旐非大司馬、司常、巾車之制，眡周典，大不類。」又曰：「三十工有以人名者，有以氏名者，有以事名者，惟畫績職獨言所職之事，其他如輿人、輪人之類，則以人名之，謂工以巧爲能，不必責之世守也。如築氏、冶氏之類，則以氏名之，謂官有世功，族有世業，必世習之爲貴也。然攻木無稱氏者，攻金、埴埴無稱人者，^①蓋制木必以巧，而金土貴乎世習，寧非記者深得先王之意乎？」

林希逸曰：「《周禮》六官闕其一，河間獻

王以《考工記》足之，《考工》之文自與五官不同，予嘗以此爲造物之巧，畢竟五官文字俱同一律，《考工》之文又奇，足以此書，似造物有意也。或曰：輪人、輿人、弓人、廬人、匠人、車人、梓人，此攻木之工七也；築氏、冶氏、鳧氏、栗氏、段氏、桃氏，此攻金之工六也；函人、鮑人、鞞人、韋氏、裘氏，此攻皮之工五也；畫人、績人、鍾氏、筐人、幌氏，此設色之工五也；玉人、櫛人、雕人、矢人、磬氏，此刮摩之工五也；陶人、旆人，此埴埴之工二也，以上共三十一人。又五官之中，《天官》則有掌皮、司裘，《地官》則有鼓人、廩人、掌節、邠人、角人、羽人、掌染艸，《春官》則有典瑞、典同、磬師、鐘師、鐃師、巾

①「埴」，舊要本作「搏」。

車、車僕、司常，《夏官》則有射人、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繕人、廩人、服不氏、射鳥氏，《秋官》則有職金、柞氏、庭氏，以上共三十人，則是《冬官》之屬六十，未嘗亡也。此說亦佳，但以文論，則《考工》自是《考工》，《周禮》自是《周禮》。又曰：「《周禮》六官，其五官體制皆同，而《冬官》以《考工記》補之，又自一體，似造物之意，特亡彼而存此，以成此經之妙也。其文簡當，非漢文字之比，漢人以金帛募書，多有僞作，如此等文字，非後世鉛槧書生所及。」又曰：「《考工記》不特爲周制也，盡記古百工之事，故匠人以世室、重屋、明堂並言之，三代制度皆在此也，但書不全矣。此書續出，闕略不全，不止韋氏、裘氏、段氏等官而已，其先後次序亦自參錯不齊，如攻木

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若以序言，當在上篇，今梓、廬、匠、車、弓皆在下篇，而其序亦自不同。又畫、績二官，而止曰畫績之事，玉人亦然。意其全書凡曰「之事」者，皆總言之，其列官自別，即車人之事，又有車人爲某爲某可知也。況一官非止爲一事，如輪人、梓人、匠人、車人皆一官之名，而分主數事，惜乎其不全見也。」

鄭敬仲曰：「《記》之所載，自王公士大夫以至於農夫婦功，皆有職於國者也，而百工者事職之所主，故列於事官而爲之屬也。然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則工不信度。三公坐而論道，則上有道揆而朝信道，此道德之所以明也。士大夫作而行之，則下有法守而工信度，此風俗之所以同也。先王之時，所以同風俗

者，尤謹於百工，以其衣服器用所由出也，然則其可不屬之《冬官》乎？」

趙溥曰：「先王建官，始於天官，掌邦治，至冬官而經理之事終矣。名官以冬，此其旨也。工，百工也；考，察也。以其精巧工於制器，故謂之工；以其所制之器從而察其善不善，故謂之考。《小宰》：

『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則冬官之事不止於制器，記者止謂之『考工』，何也？鄭注云：「此篇司空之官也，《司空》篇亡，漢興，購求千金弗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爾。」然秦火之後，司空居四民、時地利之事亡矣，先儒據所聞者記之而已。今觀所記，如營國爲溝洫等事，尚有居四民、時地利之遺意，但不若制器之爲詳，豈非當時諸儒於先王制器之法聞之頗悉，故記之特備

歟？至於有一二可疑者，意其古制，不可悉聞，則間自爲說，以補其亡爾，苟於理未大戾，當尊經可也。」

王與之曰：「《冬官》亡，漢儒補以《考工記》，司空果亡乎？以《周官》司空之掌攷之，司空未可以亡也。夫《周官》言『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凡經言田萊、溝洫、都邑者，非邦土而何？農、工、商、賈、市、井、里、室、廬者，非居民而何？桑、麻、穀、粟之所出，山澤、林麓之所生，非地利而何？攷《小宰》言六官設屬各有六十，今治官之屬六十有二，教官之屬七十有九，禮官之屬七十有一，政官之屬六十有九，刑官之屬六十有六，意者秦火之餘，簡編脫落，司空之屬錯雜五官之中，先儒莫之能辨，遂以《考工記》補之，其實司空一官未嘗亡也。夫《考工

記《可以補《周官》者，非三十工之制有合周之遺法也，獨《考工》之序，其議論有源委，非深於道者莫能之。夫論百工之事，

不止於工上立說，而本於王公士大夫，則知工雖末伎，非王公發明乎是理，士大夫推而行之，其藝固不能以自成，下而及於商旅、農婦，則知工雖有巧，非商旅之貿遷貨賄、農功之飭力地財、婦工之化治絲麻，^①其材於何而取給也？創此者有知，述此者有巧，業則傳於世守，功則歸於聖人。工何嘗獨立於天地間？能使器利用便，惟此等議論近古，足以發明聖經之秘，此所以取而為補亡之書也。如捨此而索於制度之末，則論周人尚輿，奚及於上梓、上匠之制？論周人明堂，奚取乎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澮、川，非遂人之制也；言旂、旗、旛、旐，非司馬、司

常、巾車之制也。其他纖悉有不可盡信者甚多，概以為周家之制度，豈其然乎？」

王應麟曰：「《考工記》，或以為先秦書，而《禮記正義》云：『孝文時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漢書》謂河間獻王得之，非孝文時也。《序錄》云：『李氏上五篇，失《事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六藝論》云『壁中得六篇』，誤矣。齊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漢時科斗書已廢，則《記》

①「賄」，原脫，據薈要本、王與之《周禮訂義》卷七十（清刻通志堂經解本）補。

非博士作也。」

葉時曰：「六經更秦火，缺裂而不全者多矣，《書》亡四十三篇，《周雅》亡六篇，《魯雅》亡六篇，不獨《周禮》爲然。夫秦人之心何心哉？己則不行先王之道，而恐天下後世之人執經以議己，故取聖經而置之烈焰，使後世不及見全書，安得不追仇於秦火之酷？雖然，六經無全書，固可以爲秦人之罪，而《周禮》一經不得其全，不可獨咎秦人也。蓋自王道既衰，霸圖迭起，人春秋以來，周公之禮雖不盡用，而猶可盡傳；《周禮》之經雖不盡行，而猶可盡見。戰國暴君污吏將欲肆其所爲，以求遂其所欲，惡其害己而去其籍，故至孟子之時，井田之問、爵祿之問，孟子已不得其詳，戰國諸侯之酷，蓋已先秦火矣。漢室龍興，山巖屋壁之間稍稍間

出，《周禮》六官缺一而五存，天之未喪斯文亦幸矣。河間獻王得之，不啻如獲圭璧，不吝千金重賞募求全書，獻王之意厚矣。然全書竟不可致，獻王悵之，乃求《考工記》以足其書，謂可以備《周官》之缺，不知以《考工記》而補《周禮》，何異拾賤醫之方以補盧扁之書，庸人案之，適足爲病。五官尚存，武帝且以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則武帝之忽略聖經，未必不自《考工記》一篇啓之也。嗟夫！《書》亡而張伯僞《書》作，《詩》亡而束皙補《詩》作，適資識者一捧腹耳，曾謂《考工記》而可補《禮經》乎？且百工，細事耳，固非《周官》所可無，而於《周官》設官之意何補？又況《秋官》有《典瑞》，《玉人》不必補可也；《夏官》有《量人》，《匠人》不必補可也；《天官》有《染人》，《鍾氏》，《饗

氏》雖缺，何害乎？《地官》有《鼓人》，《鮑人》，《鞞人》雖亡，何損乎？雖無《車人》，而《巾車》之職尚存；雖無《弓人》，而《司弓矢》之職猶在。《匠人》溝洫之制，已見於《遂人》，《鼓人》射侯之制，^①已見於《射人》。有如攻皮之工五，既補以三，而又闕其二，不知《韋氏》、《裘氏》豈非《天官·司皮》、《掌裘》之職乎？^②《周禮》無待於《考工記》，獻王以此補之亦陋矣。夫抵獻王之補亡也，漢儒之習未脫也。《樂記》一篇欲以備《樂書》之闕，《考工記》一篇欲以補《禮》書之亡，獻王之見然爾。然而《周禮》廢興有不係是。昔者仲孫湫來省魯難，退而曰「魯秉周禮，未可動也」，且魯當春秋之時，非能盡秉周禮者也，然於周禮雖未能盡用，苟未至於盡亡，而亦可以立國。《周禮》六官雖缺

其一，不猶愈於盡亡乎？後世誠能因五官之存，而講求《周禮》之遺典而施行焉，則西周之美可尋矣。而況《冬官》之書雖亡，《冬官》之意實未嘗亡也。太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小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則事官之意在《周禮》可考也。《書》之《周官》亦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司空之意在《周官》可覆也。觀此，則司空職雖亡而未嘗亡，《考工記》不必補也。愚既以《考工記》為不必補，則區區百工之事亦不必問也。」

黃震曰：「《考工記》本《尚書》『司空掌邦

① 「鼓人」，按《周禮》，《鼓人》不在「考工記」中，且文中無射侯之制，疑當作「梓人」。

② 「司皮」、「掌裘」，據《周禮》，應作「司裘」、「掌皮」。

土，居四民，時地利」之說而名《冬官》。鄭注云：「《司空》篇亡，漢興，購千金弗得，先儒據所聞記之。」王次點曰：「以《周官·司空》之掌攷之，《司空》未可以爲亡也。考《小宰》言六官設屬各有六十，今治官之屬六十有三，教官之屬七十有八，禮官之屬七十，政官之屬六十有九，刑官之屬六十有七，意者簡編錯雜，先儒莫之能辨，遂以《考工記》補之，其實《司空》一官未嘗亡也。」愚按：《周禮》出於漢末，鄭氏謂漢興購求《司空》篇不得，恐未可信。今以五官所餘之數，合《考工》三十之數目，可足本篇六十，而謂先儒莫之能辨，此豈難見之事，而先儒莫之能哉？或疑此書正因晚出，故爲錯脫以示其爲古，未知然否，然五官之屬皆差互不倫，非特《司空》一官而已也。」

朱申曰：「《冬官》不名《司空》而名《考工記》者，蓋漢儒名之也。」

丘濬曰：「自《周禮》出於漢，六官而亡其一，世儒以《考工》補《冬官》亡，未始有異議者。宋淳熙中，俞庭椿始著《復古編》，謂《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六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考。嘉熙間，王次點復作《周官補遺》。元泰定中，丘葵又參訂俞、王二家之說以爲成書。吳澂作《三禮考註》，首以是言，且謂《冬官》未嘗亡，而《地官》之文實亡也。由是以觀，則《冬官》本未嘗亡，所亡者，《冬官》首章所謂「惟王建國」至「以爲民極」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空」至「邦國」二十字，及大司空之職、小司空之職二條，亦如《虞書》之《舜典》實未嘗亡，特失其「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耳。然自

隋、唐以來立爲六部，率以學校屬禮部、財賦屬戶部行之，實亦良便。後世有志復古以致太平者，師周公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可也。」此丘氏之說，則是以《冬官》斷乎其未嘗缺，而所缺者特四十字及兩條耳。今聖明在上，宜申命禮官補其四十字之缺，暨俞、王諸儒所摘擬者，而并綴《考工記》於末，以無失漢儒搜補之初意，詎非完然六典全書哉？

李黼曰：「篇中三十工實古《冬官司空》之遺文，但篇首八節爲記者之序，後人之所作也。」

陳深曰：「《考工記》其殆邃古之書，而周人輯之者與？百籍皆有僞，獨此書以伎故傲然於秦焰之間，後之儒者亦鄙以伎，非劉氏之補，則天下亦以伎而棄之矣，劉氏之功亦偉也。」

郝敬曰：「《周禮》有《考工記》，亦猶《儀禮》諸篇終各繫以《記》也，世儒不疑《儀禮》之《記》爲添補，何獨於《周禮》疑之？」

焦竑曰：「《考工記》作於先秦，紀古百工之事，漢人以補《周禮·冬官》之闕，不知《周禮》乃周公未成之書，《冬官》之闕，安可以《考工記》補之，而取綴錦之誚也。」

錢軾曰：「《周官禮》而外，尚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要亦周家一代之典也，若《曲禮》、《儀禮》、《明堂陰陽》諸記不知作者，獨《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傳是周公所作，今所存止穰苴雜亂之文五篇而已，其詳不可復覩。以愚論之，《周官禮》特舉大綱，未分節目，故治官之外別爲《周政》六篇，宗伯之外別爲《儀禮》、《曲禮》諸篇，夏官之外別爲《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司寇之外別爲《周法》九篇，是

皆禮經之外分流疏節者也。然則《考工記》者，當亦《冬官》之外別具一書，詳其條目，以遺後人者也。」又曰：「考工之屬皆稱人，百工之執藝者也，猶《天官》之酒、漿、籩、苐，司徒之胥、賈、鄰、肆，宗伯之瞽矇、眡瞭，司馬之方相、圉師，秋官之蠻、閩、夷、貉，皆非以爵稱也。」

按：《考工記》，漢以補《冬官》之闕，然《周官》三百六十，多以士爲之，若《記》之所云，直百工焉爾矣。夫玉府有工有賈，而巾車、弁師、追師、屨人之屬，府、史、胥、徒而外，咸有工以執事，亦猶大府、典絲、典婦功、庖人、羊人、馬質之各有其賈也。賈不與士齒，工顧可充司空之掌乎？典絲則頒絲矣，掌皮則頒皮革矣，稟人則掌六

弓、八矢、四弩矣。是凍絲者，工也，而頒絲外內者，考工者也；函、鮑、鞞、韋、裘者，工也，以式法頒皮革者，考工者也；刮磨、攻木以爲弓矢者，工也，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書其等、乘其事、試其弓弩者，考工者也。以是推之，則《記》之所載三十工，鄭氏以爲司空之官，非矣。臨川王介甫、新昌黃文叔均置《考工》不解，而俞氏、丘氏、何氏、舒氏、柯氏、金氏衆說紛綸，各以己見移易，蔑有以《考工記》附於經者，然如輪、輿、桃、冶、弓、車、廬、梓諸人，其可廢耶？

杜氏牧《考工記註》

二卷。

存。

陳氏祥道《考工解》

未見。

王與之曰：「天台陳用之有《考工解》。」

林氏亦之《考工記解》

一卷。

未見。

劉克莊曰：「網山先生，名亦之，字學可，福清人，一號月魚先生，艾軒先生之

高弟。其論著句句字字足以明周公之意。」

王氏炎《考工記解》

一卷。

未見。

葉氏皆《考工記辨疑》

一卷。

佚。

《赤城志》：「寧國縣主簿臨海葉皆孟我撰。」

林氏^{希逸}《庸齋考工記解》

三卷。

存。

林兆珂曰：「林氏《考工記》有圖，蓋宗《三禮圖》，而祖漢儒鄭康成輩，非無據也。」

趙氏^溥《蘭江考工記解》

未見。

王與之曰：「金華趙溥有《蘭江考工記解》。」

鄭氏^{宗顏}《考工記注》

一卷。

佚。

按：「萬曆重編《內閣書目》有之，葉氏《菴竹堂》作《周禮講義》，合王荊公《講義》共一卷。」

陳氏^深《考工記句詁》

一卷。

存。

徐氏^{應曾}《考工記標義》

二卷。

未見。

林氏兆珂《考工記述注》

二卷。圖一卷。

存。

兆珂自序曰：「《考工記》一書，諸家論者不一，其曰『非《周禮》，戰國間爲之』者，此定論也。予反覆其書，變化縱橫，犁然策士口吻，而制又時兼邃古，則不可爲姬氏書明矣。豈好事者博摭群籍而排纘之與？要之，周家一代制度典籍，既多淪亡，而考古者猶得察器於書，稍窺作者之天巧，是書之力也。即如以文而論，故是不可磨滅者，吳氏概以漢儒附會擬削之，過矣。予山居多暇，迺取漢、唐注疏，參以訓故諸家，繆爲纂輯，間有古義難通，

不敢憑臆見以亂真，命曰《述注》，竊謂賢於博奕云爾。」

焦氏竑《考工記解》

二卷。

存。

張氏鼎思《考工記補圖》

二卷。

未見。

陳氏與郊《考工記輯注》

二卷。

存。

陸元輔曰：「與郊，字寧宇，海寧人。萬曆甲戌進士，官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與郊《合檀弓輯注序》曰：「近世謝東山氏合編《檀》、《孟》，頗爲學者所宗，昔韓愈氏謂讀孟氏書而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則安得以文章概之哉？且當代五經之士疇不讀孟氏書，尊之至與孔子並也，而以儷《檀弓》，過矣。且與《檀弓》並者，宜莫如《考工記》，二書鄭氏注之，注未晰者，孔氏、賈氏疏之。間有奇辭奧旨，疏所未竟者，諸老師大儒互發焉。而不佞復踵謝枋得氏各章句之，而二書始豁焉無可疑，則儷之不亦宜乎？於是乃采掇傳注著於篇，俾初學者觀焉。韓氏又謂孔子從周，爲文章之盛也，然則讀是書者，恍然

習議論、窺制作於成周，嗚呼盛哉！」

周氏夢陽《考工記評》

一卷。

未見。

郭正域序曰：「民有四，工居其一；官有六，司空居其一。《周禮》有六，《冬官》逸其一，而《考工記》興焉。其人則攻木、攻金、攻皮、設色、刮摩、搏埴，其技則爲車、爲量、爲鐘、爲鼓、爲圭、爲侯、爲弓、爲矢、爲筍簋、爲營國、爲溝洫。《記》之所爲工也，聖人之作，無苦窳，亦無淫巧，以前民用，以彰軌物，至於工執藝事以諫，

則規萬之中尚有典型，^①人主豈敢厭縱其耳目以爲邪心。比於末世，木鵝、玉虎、雲梯、威斗、大鐘、刑鼎、瓊弁、金掌、寶山、銀海、楮葉、綵花，爲奇爲袤，恣玩好而蕩心志，則《記》之所爲戒也。蓋觀《考工》而古今之大較可見矣。夫以《記》而參五官，五官制事而《記》制物，《記》果勿類矣乎？然讀《記》之文，而周之五輅六玉、彤弓盧矢、豆區釜鍾，良工哲匠，巧心藝術，如幾見之，《記》之文焉可誣也？世儒執邦土地利之說，而謂於五材無當，若是乎《冬官》不亡，而《記》自贅疣矣。夫先王馭吏，事用旁通，時攝時析，時置時省，唐、虞惟百，夏、商官倍，所損所益，若存若亡，必以其屬六十，而不宜有羨，修《冬官》而亂五官，我無取焉。夫秦、漢而後，六籍之亡久矣，寧獨《周官》？我

猶以五官幸存，猶當有如《記》，記之者以暢其疏節，發揮事業，揚詡治平，而奈何更非議之，於其幾希之存者而輕廢也。今土裂而出甌甌，泉湧而見鼎鼐，博古之士目瞬心驚，視如神運鬼工，莫可彷彿，由此而譚周、漢而上，工絕技而文絕調。《記》之所考，我能徵之《冬官》矣。夫《記》者，當自獨行於世，而於五官之真贋無論也。我楚周啓明氏爲郎工部，藻《記》文而授之梓，夫所謂在官而言官者乎。郎多才，能文章，有《水部考》行於世，則《冬官》之政舉矣。」

林兆珂曰：「襄陽周啓明氏本依謝疊山批點《檀弓》，旁用小圈標出章法、句法、

①

「萬」，原作「萬」，據薈要本、《補正》、郭正域《合併黃離草》卷十八（明萬曆刻本）改。

字法，以便童子誦習。」

徐氏昭慶《考工記通》

二卷。

存。

昭慶自述曰：「是注本之朱周翰之《句解》，上而參之鄭康成，下而合之周啓明、孫士龍諸家，謬成是帙。其間晦者求明，略者求詳，未安者求之以正。訂注頗殷，惟欲取便初學，故自忘固陋耳。」

陳氏仁錫《考工記句解》

一卷。

存。

張氏睿卿《考工記備考》

一卷。

存。

吳氏治《考工記集說》

一卷。

存。

治自序曰：「《周禮》五官詳已，獨於司空有闕。漢興，購以千金不得，於是河間獻王痛王制之不傳，求《考工記》以足之，亦曰《冬官》。不可必得，姑勿闕焉可也。然此《記》既不同《周禮》體例，於設官本意又無與，而強取以傳會可乎？但是三十工不知筆於何人，又不知作於何日，反

覆繹之，築氏之爲削，鳧氏之爲鍾，栗氏之爲量，鍾氏之爲染羽，其事不同於今也，古制也。西北利用車，東南利用舟，上古東南未闢，車制傳而舟制不傳，古俗也。廬何以戈秘，宣何以爲人頭也，古語也。以柯量車，以庇量耒，古度也。即《傳》稱密須之鼓、闕鞏之甲、兑戈和弓，猶中古物耳，豈若臯陶旒韡之制乎？故《考工記》遠矣，辭薄《夏書》，銘埒《商頌》，文采則《虞典》之繪繡，尺度則《禹貢》之章裁，字奇而法，詞富而鏗，其爲邃古之書無疑，後之作者，遼乎其不相及矣。故此《考工記》隸於《周官》可，不隸於《周官》可，無所加損焉。而其書之得以不亡者，劉氏力也，其注解之悉，則王、鄭之功居多。治於《周禮》一書，手之不止，口之不倦，數十年於茲矣。孔子嘆闕

文之難而譏自用之失，五家補本斷不可從，以非聖人之書也。治爰復正五官古本，不沒其舊，仍以《考工記》附後，有所晦，或通而釋之，有所見，或表而斷之，庶後之君子瞭然心目間，不無少助萬一云爾。」

錢氏軾《冬官補亡》

三卷。
存。

軾自序曰：「儒者言《考工》不足補《冬官》之闕，於是五家之文並割五典以續其書，議者稱其妄憑胸臆，決裂聖經，周公之罪人也。因謂《周禮》，周公未成之書，攝政七年，而一年有流言之變，居東二年，而《鴟鴞》之詩作，《金縢》之書啓，於是迎歸

而爲破斧缺斨之役，及管、蔡平而卜雒，既遷殷頑，遂有明農之志矣。當成王在豐，作《周官》，在攝政七年之後，傳稱周公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而一代之典疑尚未定，所謂《周禮》若唐之《顯慶》、《開元禮》，未嘗見諸行事者也，故封國建都之制與《尚書》不大合。予曰：不然。《周禮》者，即韓獻子適魯所稱「周禮盡在於魯」、先儒謂爲周之舊典禮經者是也。漢承秦火燔滅之後，孝惠除挾書之律，遺書漸出，河間好古，獻於孝武之世，孝成詔求遺書，劉氏爲錄《七略》，入《漢志藝文》中，隋、唐之《志》，《周官經》外猶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今其書不復存。《詩》亡《笙詩》六篇，《易》亡《蓍圖》占法諸篇，《書》亡四十一篇，而《周禮》僅亡《冬官》一篇，亦已幸矣。其佚不可得詳

其義，乃稍稍見於五經、六藝之文，其官名或頗與五官之屬異，如《月令》稱工師、舟牧，《國語》稱匠師、工人，《左傳》圻人、工正之屬，皆《周官經》無有，而義不可入五官之職，審爲司空官逸名無疑。予故彙集其文與其義，疏而注之，《冬官》既亡，其詳不能盡存，然五家之儒割裂舊文，五官幾於盡亡，而《冬官》猶有存者，故予欲使五官盡復，而《冬官》之義未盡闕也。」

按：說《周禮》者言《冬官》不亡，散見五官中，故自臨川俞氏而後，多以意取五官之屬強補《冬官》，獨平湖錢氏據《尚書》、大、小《戴記》、《春秋》內外傳補亡，凡二十有一。曰司空、曰后稷、曰農正、曰農師、曰司商、曰甸人、曰火師、

曰水師、曰舌人、曰工人、曰舟虞、曰匠師，則本諸《國語》；曰寄、曰象、曰狄鞮、曰譯，則本諸《王制》；曰野虞、曰工師、曰舟牧，則本諸《月令》；曰工正、曰圻人，則本諸《左氏傳》。不襲前人之言，可謂溫故知新者矣。

朱氏襄《考工記後定》

一卷。

存。

顧貞觀曰：「依《記》文次序，自輪輿至陶旒。『後定』云者，取諸《後漢劉表傳》中語也。」

亡名氏《周官郊祀圖》

《七錄》：二卷。

佚。

夏氏休《周禮井田譜》

《宋志》：二十卷。

未見。

陳振孫曰：「進士會稽夏休撰，紹興時表上之，淳熙中樓鑰刻之。」

陳傅良序曰：「夏君休所著《井田譜》亦有志矣。鄭氏井邑若畫棋然，蓋祖《王制》、《王制》晚雜出漢文帝時，以海內盡爲九州，州必方千里，千里必爲國二百一十。其後班固《食貨志》亦謂：井方一

里，八家各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爲廬舍，蓋人二畝半云。凡若此，夏君皆不取。漢以來諸儒鮮或知之者，其說畿內廣成萬步謂之都，不能成都謂之鄙，雖不能鄙，即成縣者與之爲縣，成甸者與之爲甸，至一丘一邑盡然。以其不能成都、成鄙，故謂之閒田；以其不可爲軍、爲師，而無所專係，故謂之閒民。鄉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他亦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具其員，歲登下民數於策損益之，是謂相除之法，皆通論也。餘至纖至悉，雖泥於數度，未必皆叶，然其意要與時務合，不爲空言。去聖人遠，《周禮》一經尚多三代經理遺跡，世無覃思之學，顧以說者繆，嘗試者復大繆，乃欲一切駁盡爲嫌，苟得如《井田譜》與近時所傳林勛本《政書》者數十家，各致其說，取其通

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則周制可得而考矣。」

樓鑰後序曰：「會稽夏君休以篤學名於鄉，紹興間，有旨郡給筆札錄其所著書以進，郡出錢百萬，就姚江置局謄寫凡千卷，《春秋》、《易》有解，律歷有書，予從其孫壻袁起宗鼎得其《周禮井田譜》讀之。井田之廢久矣，林勛本《政書》最爲有志於古，然僅載田制，他書亦未有如此之詳且明者。井邑丘甸、寓兵於民，凡出於井田者，無不毫分縷析，又皆圖以示人，如指諸掌。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此先王經國之本也，故爲廣其傳，思與學者共講之。刊既訖，錢文季文子指其間有不合者，胡太初宗亦相與講明，而黃君毅又作《問答》一卷，皆有益於是書，陳君舉許以序引，自湖南遠寄，辭雄義渾，尤

爲著明，遂并刻之。惟文子之說以俶裝匆遽，不及附見，當俟他日。夏君年八十餘，無一日不著書，其精且博如此，以上書補官，一試吏而止，不得少見於施用，爲可憾云。」

魏氏了翁《周禮井田圖說》

佚。

程氏霆《周禮井田議》

未見。

項氏安世《周禮丘乘圖說》

《宋志》：一卷。

未見。

鄭氏景炎《周禮開方圖說》

《宋志》：一卷。

未見。

吳氏龍徵《周官荒政十二解》

一篇。

存。

黃虞稷曰：「惺初吳氏，晉江人。萬曆癸未進士，改庶吉士，除浙江道御史，謫通州判官，歷戶部主事。」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九終

弟子嘉定張有猷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儀禮一

《禮古經》

《漢志》：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一百三十一篇。注：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注：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注：七十子後學者。《別錄》云：六國時人。

闕。

劉歆曰：「魯共王得古文於壞壁，《逸禮》有三十九，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
桓譚曰：「古《佚禮記》有四十六卷。」

《漢書》：「《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謂高堂生所傳《士禮》。劉歆曰：「當作十七。」文相似，^①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掇后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劉表曰：「禮以立體據事，章條纖曲，執而後顯，采掇片言，莫非寶也。」

《後漢書》：「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

阮孝緒曰：「《古經》出魯淹中，其書周宗

① 「學七十」，據《漢書》劉敞標注，當作「與十七」。

伯所掌五禮威儀之事，有六十六篇，無敢傳者，後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鄭注今之《儀禮》是也。餘篇皆亡。」

孫惠蔚曰：「淹中之經，孔安國所得，惟有卿大夫士饋食之篇，而天子諸侯享廟之祭、禘祫之禮盡亡。」

賈公彥曰：「漢興，求錄遺文，有古書今文。高堂生傳十七篇是今文也；孔子宅得《古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篆書，是爲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同，而字多不同，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在於秘館。」

朱子曰：「今《儀禮》多是士禮，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書，其中卻有天子、諸侯禮，所以班固言『愈於推士禮以知天子、諸侯之禮』，是固作《漢書》時，其書尚在，鄭康成亦及見之，今注疏中有援引處，不知甚時失了，真可惜也。」

惜也。」

王應麟曰：「《逸禮》三十九，其篇名頗見於他書，若《學禮》見《賈誼傳》，《天子巡狩禮》見《周官·內宰》注，《朝貢禮》見《聘禮》注，《朝事儀》見《覲禮》注，《禘嘗禮》見《射人》疏，《中霤禮》見《月令》注及《詩·泉水》疏，《王居明堂禮》見《月令》、《禮器》注，《古大明堂禮·昭穆篇》見《蔡邕論》，《本命篇》見《通典》，《聘禮志》見《荀子》，又有《奔喪》、《投壺》、《遷廟》、《霽廟》、《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見大、小《戴記》及《管子》。」

吳澂曰：「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亦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

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中雷禮》、《禘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爲意，遂至於亡，惜哉！」

吳師道曰：「《禮古經》者，今《儀禮》也。」

《儀禮》

《漢書》：十七篇。

存。

《春秋說題辭》：「禮者，所以設容，俯仰以信，進退以度。禮得，則天下咸宜，不可須臾離也。」

《漢書》：「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鄭康成曰：「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①五傳弟

子者，^②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及戴德、戴聖爲五，此所傳皆《儀禮》也。

崔靈恩曰：「《儀禮》者，周公所制，吉禮惟得臣禮三篇；凶禮得四篇，上自天子，下至庶人，^③其禮同等，餘三篇皆臣禮；賓禮惟存三篇；軍禮亡失；嘉禮得七篇。」

賈公彥曰：「《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始終，分爲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爲末，《儀禮》爲本。」又曰：「《周禮》，六官叙官之法，事急者爲先，不問官之大小。《儀禮》見其行事之法，賤者爲先，故以《士冠》爲先，無大夫

①「在」，原作「世」，據《補正》改。

②「五傳弟子者」，《補正》謂其上有「熊氏曰」，當據補。

③「至」，原作「自」，據王應麟《玉海》卷三十九（元至元慶元儒學刻明遞修本）引崔靈恩《三禮義宗》改。

冠禮，諸侯冠次之，天子冠又次之。其《昏禮》亦士爲先，大夫次之，諸侯次之，天子爲後。諸侯鄉飲酒爲先，天子鄉飲酒次之，《鄉射》《燕禮》已下皆然。又以《冠》、《昏》、《士相見》爲先後者，以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四十強而仕。即有摯見鄉大夫、見己君，及見來朝諸侯之等，又爲鄉大夫、州長行鄉飲酒、鄉射之事。已後先吉後凶，凶盡則行祭祀吉禮，次叙之法，其義可知。」又曰：「劉向《別錄》即此十七篇之次是也，大、小《戴》皆《冠禮》爲第一，《昏禮》爲第二，《相見》爲第三，^①自茲以下，篇次則異。《大戴》以《士喪》爲第四，《既夕》爲第五，《士虞》爲第六，《特牲》爲第七，《少牢》爲第八，《有司徹》爲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爲第十三，《聘禮》

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小戴》於《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四篇，依《別錄》次第，而以《士虞》爲第八，《喪服》爲第九，《特牲》爲第十，《少牢》爲第十一，《有司徹》爲第十二，《士喪》爲第十三，《既夕》爲第十四，《聘禮》爲第十五，《公食》爲第十六，《覲禮》爲第十七。《別錄》尊卑吉凶次第倫序，故鄭用之，二《戴》尊卑吉凶雜亂，故鄭皆不從之。」

孔穎達曰：「《儀禮》之別，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春秋說》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

① 「相見」，四庫本作「士相見」。

『儀禮』爲『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即《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禮之別，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三千也，非謂篇有三千，或一篇一卷有數條之事。今行於世者，惟十七篇而已。」

韓子曰：「余嘗苦《儀禮》之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

《崇文總目》：「《儀禮》乃儀度委曲之書，若後世儀注，其初蓋三千餘條。」

張子曰：「看得《儀禮》，則曉得《周禮》與《禮記》。」

呂大臨曰：「冠、昏、射、鄉、燕、聘，天下之達禮也。《儀禮》所載謂之禮者，禮之經也，《禮記》所載謂之義者，訓其經之義爾。」

徐積曰：「《儀禮》粗爲完書，然決非盡出

乎聖人，何以知之？夫禮者，出乎人情也，而《儀禮》有曰：父在，母不可以爲三年之服。又曰：嫂叔無服，所以避嫌也。又曰：師無服。此豈人情哉？蓋多出於漢儒喜行其私意，或用其師說，或利其購金而爲之耳。」

張淳曰：「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後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

晁公武曰：「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爲《儀禮》。《喪服傳》一卷，子夏所爲。《周禮》爲本，《儀禮》爲末。爲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凶、軍、賓、嘉爲次；爲末則輕者在前，故《儀禮》先冠、昏、後喪、祭。」

①「爲」，原作「謂」，據薈要本、《補正》、晁公武《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一（四部叢刊三編景宋淳祐本）改。

朱子曰：「今按：『禮經』、『威儀』，劉向作『經禮』、『曲禮』，而《中庸》以『禮經』爲『禮儀』，鄭玄等皆曰：『經禮』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曲禮』即今《儀禮》冠昏吉凶，其中事儀三千，以其有委曲威儀，故有二名。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謂冠昏吉凶。』蓋以《儀禮》爲『經禮』也。而近世括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蓋皆有書，藏於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太史執之以蒞事，小史讀之以喻衆，而鄉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也。』愚意禮篇三名，《禮器》爲勝；諸儒之說，瓚、葉爲長。蓋《周禮》乃制治立法，設官分職之書，於天下事無不該攝，禮典固在其中，而非專爲禮設也。故此《志》列其經傳之目，但

曰《周官》，而不曰《周禮》，自不應指其官目以當禮篇之目，又況其中或以一官兼掌衆禮，或以數官通行一事，亦難計其官數以充禮篇之數。至於《儀禮》，則其中冠、昏、喪、祭、燕、射、朝、聘，自爲經禮大目，亦不容專以『曲禮』名之也，但《曲禮》之篇未見於今，何書爲近？而三百、三千之數，又將何以充之耳？又嘗考之，經禮固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見於他書者，猶有《投壺》、《奔喪》、《遷廟》、《中雷》等篇，其不可見者，又有《古經》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及河間獻王所輯禮樂古事，多至五百餘篇。儻或猶有逸在其間者，大率且以春官所領五禮之目約之，則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亡疑矣。所謂『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

《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篇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宮室、衣冠、車旗之等，凡所以行乎經禮之中者，其篇之全數雖不可知，然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矣。」又曰：「《儀禮》雖難讀，然却多是重複，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通貫也。」又曰：「《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是解《儀禮》之義。」又曰：「《儀禮》尚完備如他書。」又曰：「陳振叔說《儀禮》云：『此乃是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士二之類，說大經處，此方是禮書。』」陳騄曰：「《儀禮》者，乃周家行禮涉於儀

度委曲之書，若後世所謂儀注者是也。其初蓋三千餘條，秦焚書，漢訪求之，止得此十七篇，故多亡禮云。」

葉適曰：「《儀禮》者，上之禮通於大夫、諸侯，而天子無考焉。所記有司之事，以其所存，逆其所不存，當時舉一禮必有儀，儀不勝紀，則何止於此。」

陳振孫曰：「此乃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類，是說大經處方是禮，須自有文字。」

魏了翁曰：「《儀禮》一經幸存，以之參考諸經，尤為有功。」

① 「陳振孫」，據前「朱子」條內引「陳振叔」語，此處「孫」疑為「叔」之誤。

章如愚曰：「大宋朝樂史謂《儀禮》有可疑者五：漢儒傳授《曲臺雜記》，後馬融、鄭衆始傳《周官》，而《儀禮》未嘗以教授，一疑也。《周禮》缺《冬官》，求之千金不可得，使有《儀禮》全書，諸儒寧不獻之朝乎？班固《七略》、劉歆九種並不著《儀禮》，魏、晉、梁、陳之間是書始行，二疑也。《聘禮》篇所記賓行饗餼之物，禾米芻薪之數，籩豆簠簋之實，鉶壺鼎甕之列，考之《周官·掌客》之說不同，三疑也。其中一篇《喪服》，蓋講師設問難以相解釋之辭，非周公之書，四疑也。《周官》所載，自王以下，至公侯伯子男，皆有其禮，而《儀禮》所謂《公食大夫禮》及《燕禮》，皆公與卿大夫之事，不及於王，其他篇所言，曰主人、曰賓而已，似侯國之書，使周公當太平之時，豈不設天子之禮，五

疑也。今攷其書猶有可疑者，且吉、凶、賓、嘉，皆有其禮，而軍禮獨闕焉；自天子至士，皆有冠禮，而大夫獨無焉；鄉飲酒之禮有黨正以正齒位，而今獨不載焉；賓禮之別有八，燕禮之等有四；《冠》、《昏》之篇，皆冠以士，大射之禮獨名曰儀；朝遇之禮不錄，而獨存覲禮；其他禮食不載，而獨有公食大夫禮；以至言本末之異同，是皆考究精微者焉。」王應麟曰：「韓文公讀《儀禮》，謂攷於今無所用。愚謂天秩有禮，小大由之，冠、昏、喪、祭，必於是稽焉。文公大儒，以爲無所用，何也？」

馬廷鸞曰：「《儀禮》爲書，於奇辭奧旨中，有精義妙道焉；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朝、聘、

鄉、射，而尤致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爲殘闕不可考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詳者矣。周公之經，何制之備也；子夏之傳，何文之奇也；康成之注、公彥之疏，何學之博也。」

敖繼公曰：「《儀禮》先儒皆以爲周公所作，以其書攷之，辭意簡嚴，品節詳備，非聖人莫能爲也。是經之言士禮特詳，其於大夫則但見其祭祀耳，而其昏禮、喪禮無聞焉，此必其亡逸者也。《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其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焉，則是逸之也明矣。又諸侯有覲禮，但用於王朝耳，若其邦交，亦當有相朝、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亦當有喪禮、祭禮，而今皆無聞，

是亦其亡逸者也。」

熊朋來曰：「《儀禮》是經，《禮記》是傳，儒者恒言之，以《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與《儀禮》士冠《士昏》《鄉飲酒》《射》《燕》《聘》之禮，相爲經傳也。劉氏又補《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以爲二經之傳。及讀《儀禮》，則《士冠禮》自記『冠義』以後，即《冠禮》之《記》矣；《士昏禮》自記『士昏禮凡行事』以後，即《昏禮》之《記》矣；《鄉飲酒》自記『鄉朝服謀賓介』以後，即《鄉飲》之《記》矣；《鄉射禮》自記『大夫與公士爲賓』以後，即《鄉射》之《記》矣；《燕禮》自記『燕朝服於寢』以後，即《燕禮》之《記》矣；《聘禮》自記『久無事則聘』以後，即《聘禮》之《記》矣；《公食大夫禮》自記『不宿戒』以後，即《公食大夫》之

《記》矣；《覲禮》自記『凡俟於東廂』以後，即《覲禮》之記矣；《士虞禮》自記『虞沐浴不櫛』以後，即《士虞禮》之《記》矣；《特牲饋食禮》自記『特牲』以後，即《特牲》之《記》矣；《士喪禮》則『士處適寢』以後附在《既夕》者，即《士喪禮》之《記》矣；《既夕禮》則『啓之昕』以後，^①即《既夕》之《記》矣。漢儒稱《既夕禮》即《士喪禮》下篇，故二《記》合爲一也。《喪服》一篇，每章有子夏作傳，而記『公子爲其母』以後，又別爲《喪服記》，其記文亦有傳，是子夏以前有此《記》矣。十七篇惟《士相見》、《大射》、《少牢》、《饋食》、《有司徹》四篇不言《記》，其所記者，十有三篇。然《冠禮》之《記》有『孔子曰』，其文與《郊特牲》所記冠義正同，其餘諸篇，惟《既夕》之《記》略見於《喪大記》之首，《喪

服》之《記》與《大傳》中數相似，^②餘《記》自與《小戴·冠》《昏》等六《義》不同，何二《戴》不以《禮經》所有之記文而傳之也？十三篇之後各有《記》，必出於孔子之後，子夏之前。蓋孔子定禮，而門人記之，故子夏爲作《喪服傳》，而并其《記》，亦作傳焉。《三禮》之中，如《周禮》大綱雖正，其間職掌繁密，恐傳之者不皆周公之舊。《左傳》所引『周公制《周禮》曰』，殊與今《周禮》不相似，亦恨其僅似《左傳》之文耳。大、小《戴》所記固多格言，而僞訛亦不免，惟《儀禮》爲《禮經》之稍完者，先儒謂其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

① 「之」下，原有一空格，據薈要本、《儀禮注疏》卷四十一刪。

② 「之記」，原作「之傳」，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改。

僅存者，後之君子有志於禮樂，勿以其難讀而不加意也。」又曰：「《儀禮》名爲

十七篇，實十五篇而已。《既夕禮》乃《士喪禮》之下篇也，《有司徹》乃《少牢饋食禮》之下篇也。」又曰：「《聘禮》篇末『執圭如重』、『入門鞠躬』、『私覲愉愉』等語，未知《鄉黨》用《聘禮》語，抑《聘禮》用《鄉黨》語，大抵《禮經》多出於七十子之徒所傳。按：朱子《鄉黨》集注引晁氏曰：『定公九年，孔子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無朝聘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如此。』又引蘇氏曰：『孔氏遺書《雜記》、《曲禮》必非孔子之事也，見得古有《儀禮》之書，聖門因記其語。』」

吳澂曰：「《儀禮》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聖。《禮經》殘闕之

餘，獨此十七篇爲全書，自王安石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罕傳習矣！」

何異孫曰：「《儀禮》一書決非秦、漢間筆，其制度必出於聖人，若斷以爲周公之作，則非所敢知。」

宋濂曰：「周制聘、覲、燕、饗、饋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爲《儀禮》之文。」

何喬新曰：「《儀禮》未知孰作，或以爲周公之作也。孔子有學禮之言，《禮記》有讀禮之文，當是時，固已有簡牘之傳矣，決非秦、漢間筆也。其法度必出於聖人，若曰周公作之，則非所敢知也。遭秦焚書，《禮經》廢壞，其傳於世者，十七篇而已。《冠》、《昏》、《相見》三篇，皆士禮也；《鄉飲》、《鄉射》三篇，大夫禮也；《燕》、《射》、《聘》、《覲》、《公食大夫》五

篇，諸侯禮也；《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四篇，皆諸侯之士喪祭禮；《少牢饋食》、《有司徹》二篇，皆諸侯之卿大夫祭禮；《喪服》一篇，則通言上下之制。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聖，是爲今文。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經》五十六篇於壁中，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於秘府，是爲古文。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唐初猶存，諸儒不以爲意，遂至於亡，惜哉！」

湛若水曰：「《儀禮》之爲經也，《禮記》之爲傳也，不可易矣。然而今也皆亡而不全，故有《士冠禮》而無天子、諸侯冠禮，有《士昏禮》，而無天子、諸侯昏禮，其於

喪、祭也亦然。故祭則《小戴·郊特牲》也、《大戴·諸侯釁廟》也、《遷廟》也，冠則《公符》也，及其散見於《禮記》也，班班焉爾，皆其傳也，而經則亡矣。」又曰：「《儀禮》有有經而無傳者矣，《公食大夫》也，《士相見》也。有有傳而無經者矣，《郊特牲》也，《諸侯釁廟》也，《遷廟》也，《公符》也，《投壺》也。有經中之傳者矣，凡《儀禮》之稱曰《記》者也。有傳中之傳者矣，《玉藻》之有《深衣》也，《明堂》之有《月令》也。吳文正以《大戴·釁廟》《遷廟》《投壺》《公符》《奔喪》補經也，奈何曰非也，其爲逸經傳也。《投壺》之爲傳也何？徵曰稱魯令、薛令也，可知其爲傳。」又曰：「《曲禮》大醇而小疵，《儀禮》極醇而無疵，然而僅存其什一已耳。」唐伯元曰：「《儀禮》存者爲《古經》，尚

矣。凡禮有經、有記、有義、有傳，記亦經也，綴之經則不成章，傳亦義也，不曰義而曰傳，遜辭也。惟《冠》有《義》，惟《喪》有《傳》，而諸禮皆無者，失之也。」

李黼曰：「《儀禮》亦周公之所作也，凡冠、昏、喪、祭、飲、射、朝、聘之儀法度數具焉，故謂之《儀禮》。」

吳繼仕曰：「《儀禮經》多散佚，如《投壺》、《奔喪》、《世子》、《明堂》，乃是經而逸於《記》中者。」

徐三重曰：「《儀禮》一書，無論是否先王之舊，即於今所傳者，若士大夫少而誦習之，長而謹守奉行之，終其身恐朝夕跬步有違也，如此心安得不收斂？身安得不齋飭？一言一動安得不循分秉禮而上臨下奉？何一人不賢良君子乎？此古昔敦讓教化、成就人材之軌物，所以臻大

平盛治者，孰謂不由此道也。」

郝敬曰：「《儀禮》者，禮之儀，周衰禮亡，昔賢纂輯見聞，著為斯儀，非必盡先聖之舊，然欲觀古禮，舍此末由矣！」又曰：「十七篇不言天子諸侯禮，鄭康成因冠、昏、喪、虞禮皆稱士，遂謂禮獨士存，拘也。士先四民，禮義由士出，故言禮繫之士，公卿大夫皆士之仕者，上而諸侯，又上而天子，可引而伸矣！故夫特性不言士，少牢不言大夫，士用特性而不止士也，大夫用少牢而不止大夫也，但舉隆殺為例耳。讀《禮》者固執不通，遂謂天子諸侯禮亡，亦猶夫《禮經》存而《樂經》亡之陋說也。」又曰：「不讀《儀禮》，不見古人周詳縝密之思。」

錢軾曰：「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河間獻王得而獻之，合五

十六篇，並威儀之事，今所存十七篇，當與古經不殊，猶有三十九篇未行於世。」

萬斯大曰：「《儀禮》一書，與《禮記》相爲表裏，考儀文則《儀禮》爲備，言義理則《禮記》爲精。在聖人，即吾心之義理，而漸著之爲儀文；在後人，必通達其儀文，而後得明其義理。故讀《禮記》而不知《儀禮》，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也。」

《儀禮逸經》

十八篇。

未見。

張采曰：「永樂初，太平守劉有年進《禮》，則知初唐所亡之書，國初猶有表獻者。」

黃虞稷曰：「明洪武中，御史沅州劉有年以辭秩養母忤旨，罰輸站役通州，於州舊

家得其書，獻之朝，命付史館。有年建文中起知太平府，成祖靖難，不行迎駕，謫戍雲南，後官交趾按察司僉事卒。」

按：《明一統志》：「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爲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楊用修訝有年何從得之，又怪當時廟堂諸公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且求之內閣，不見其書。吾意有年所進即草廬吳氏本爾，逸經八篇，傳十篇，適合其數。當時內閣諸老知其爲草廬書，是以《館閣書目》止載草廬本，無有年姓名也，此無足致疑者。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終

弟子桐鄉吳家驥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一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儀禮二

鄭氏玄《儀禮注》

《隋志》：十七卷。

存。

《晉書》：「元帝踐阼，《周官》、《禮記》鄭氏置博士，荀崧上疏曰：『《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玄於禮特明，皆有證據，宜置鄭《儀禮》博士一人。』」

阮孝緒曰：「古經出魯淹中，其書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之事，有六十六篇，無敢傳者，後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鄭玄注《儀禮》是也，餘篇皆亡。」

《隋·經籍志》：「古經十七篇，惟鄭注立於國學，其餘並多散亡，又無師說。」

晁公武曰：「《儀禮》十七篇，鄭氏注。西漢諸儒得古文《禮》，凡五十六篇。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爲《儀禮》，《喪服傳》一卷，子夏所爲。其說曰：《周禮》爲本，聖人體之，《儀禮》爲末，聖人履之，爲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凶、軍、賓、嘉爲次，爲末則輕者在前，故《儀禮》先冠、昏，^①後喪、祭。」

① 「禮」，原脫，據四庫本、蒼要本、《補正》補。

《儀禮音》

《七錄》：二卷。《釋文序錄》：「一卷。」

佚。

王氏肅《儀禮注》

《隋志》：十七卷。

佚。

《儀禮音》

一卷。

佚。

陸德明曰：「《儀禮·喪服傳》：『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鄭云：『二十四兩爲溢，

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射慈同。王肅、劉逵、袁準、孔倫、葛洪皆云：「滿手曰溢。」

李氏軌《儀禮音》

《七錄》：一卷。

佚。

袁氏準《儀禮注》

《唐志》：一卷。

佚。

《晉書》：「準，字孝尼，以儒學知名，官至給事中。」

王應麟曰：「《唐·藝文志》袁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之注，杜預、賀循、

王遂之、崔游、蔡謨、趙成、沈文阿諸家之禮服，皆《儀禮》之學也。」

孔氏倫《儀禮注》

《唐志》：一卷。

佚。

陸德明曰：「倫，字敬序，會稽人，東晉廬陵太守。」

陳氏銓《儀禮注》

《唐志》：一卷。

佚。

陸德明曰：「不詳何人。」

蔡氏超《儀禮注》《新《舊唐志》俱作「蔡超宗」。^①

《唐志》：二卷。

佚。

陸德明曰：「蔡超，字希遠，濟陽人，宋丞相諮議參軍。」

田氏儻之《儀禮注》《唐志》書字。

《唐志》：二卷。

佚。

陸德明曰：「田儻之，字僧紹，馮翊人，齊東平太守。」

按：陸氏《釋文序錄》載注解傳述

① 「志」，四庫本作「書」。

人，於《儀禮》有鄭康成注，此外馬融、王肅、孔倫、陳銓、裴松之、雷次宗、蔡超、田儁之、劉道拔、周續之凡十家，云自馬融以下，並注《喪服》。考《隋·經籍志》，十家之中，惟載王肅《儀禮注》十七卷，其餘未嘗有全書注也。《舊唐書·經籍志》於馬融《喪服紀》下云：「又一卷鄭玄注，又一卷袁準注，又一卷陳銓注，又二卷蔡超宗注，又二卷田僧紹注。」亦未載諸家有全書注。至《新唐書·藝文志》始載：「袁準注《儀禮》一卷，孔倫注一卷，陳銓注一卷，蔡超宗注二卷，田僧紹注二卷。」並不著其注《喪服》，則誤以《喪服》注爲《儀禮》全書注也。下至鄭氏《通

志略》，既於《儀禮》全書注載袁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姓名，而又於《喪服傳》注五家複出，由是西亭王孫《授經圖》、焦氏《經籍志》皆沿其誤。今未敢遽刪去，仍兩載之，而辨其非是，當以陸氏《序錄》爲正也。

劉氏昌宗《儀禮音》

《七錄》：一卷。

佚。

陸氏《釋文》多引之。

沈氏重《儀禮義疏》

三十五卷。

佚。

按：沈氏《儀禮義疏》、《隋》《唐·經籍志》俱無之，《新唐書·藝文志》有《周禮》《禮記義疏》各四十卷，而無《儀禮》，惟《北史》載之。

張氏^冲《儀禮傳》

八十卷。

佚。

亡名氏《儀禮義疏》

《隋志》：六卷。

佚。

《儀禮義疏見》

《隋志》：二卷。

佚。

黃氏^慶《儀禮章疏》

佚。

李氏^{孟哲}《儀禮章疏》

佚。

賈公彥曰：「信都黃慶者，齊之盛德；李孟哲者，隋曰碩儒。慶則舉大略小，經注疎漏，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哲則舉小略大，經注稍周，似入室近觀而遠不察。二家之

疏，互有修短，時之所尚，李則爲先。」

賈氏公彥《儀禮疏》

《唐志》：五十卷。《玉海》云：「舊史四十卷，

今本亦作五十卷。」

存。

公彥自序曰：「竊聞道本冲虛，非言無以表其疏；言有微妙，非釋無能悟其理。是知聖人言曲事資，注釋而成。至於《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爲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爲末，《儀禮》爲本，本則難明，末便易曉。是以《周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鄭而已，其爲《章疏》，有黃慶、李孟哲二家之疏，互有修短。按：士冠三加，有緇布冠、皮弁、爵弁。既冠，又著玄冠見於君，有此四

種之冠，故記人下陳緇布冠、委貌、周弁，以釋經之四種。經之與《記》，都無天子冠法，而李云：「委貌與弁皆天子始冠之冠。」李之謬也。《喪服》一篇，凶禮之要，是以南北兩家《章疏》甚多，時之所以皆資黃氏。按：鄭注《喪服》引《禮記·檀弓》云：「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則經之所作，表心明矣，而黃氏妄云：「衰以表心，經以表首。」以黃氏公違鄭注，黃之謬也。黃、李之訓，略言其一，餘足見矣。今以先儒失路，後宜易塗，故悉鄙情，聊裁此疏，未敢專欲，以諸家爲本，擇善而從，兼增己義，仍取四門助教李玄植詳論可否，僉謀已定，庶可施矣。函丈之儒，青衿之俊，幸以去瑕取玖，得無譏焉。」

晁公武曰：「齊黃慶、隋李孟哲各有疏義，公彥刪二疏爲此書，國朝嘗詔邢昺是正之。」

朱子曰：「《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

衛湜曰：「公彥同李元植編《儀禮疏》，《儀禮》自鄭注之後，僅有黃慶、李孟慙二家疏義，公彥等裁定爲五十卷。」

馬廷鸞序曰：「余生五十八年，未嘗讀《儀禮》之書，一日，從敗篋中得景德中官本《儀禮疏》四帙，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疏文列其下。蓋古有明經、學究專科，如《儀禮》經注，學者童而習之，不待屑屑然登載本文而已，熟其誦數矣。王介甫《新經》既出，士不讀書，如余之於《儀禮》者皆是也。然不敢付之茫昧幽冥，將尋訪本書傳抄，庶幾創通大義。然余老矣，懼其費日力而卒無所補也，長兒跋曰：『家有監本《儀禮》經注，可取而附益之，以便觀覽。』意欣然，命之整緝，釐爲九帙，手自點校，并取朱氏禮書與其門人高弟黃氏、楊氏諸家續補之編，分章析

條，題要其上，遂爲完書。拊而歎曰：「茲所謂《儀禮》者與？韓昌黎之言，豈欺我哉？」其爲書也，於奇辭奧旨中，有精義妙道焉；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朝、聘、鄉、射，而尤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爲殘闕不可考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推者矣。周公之經，何制之備也；子夏之傳，何文之奇也；康成之注，公彥之疏，何學之博也。小子識之。」

孔氏穎達《儀禮正義》

五十卷。

佚。

按：孔氏不聞有《儀禮正義》，
《唐》《宋志》俱無，《授經圖》獨著
之，恐記憶之誤也，其載孔氏《周
禮正義》亦然。

陸氏德明《儀禮釋文》

一卷。
存。

王氏方慶《禮經正義》

《新唐志》：十卷。

佚。

《舊唐書》：「王方慶，雍州咸陽人，起家
越王府參軍，累遷太僕少卿，拜廣州都
督。證聖元年，召拜洛州長史，尋加銀青

光祿大夫，封石泉縣男，改琅琊縣男，以
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轉鳳閣
侍郎，依舊知政事，改封石泉子，授太子
左庶子，進石泉公，卒贈兗州都督，謚曰
貞。中宗即位，追贈吏部尚書。方慶博
學好著述，所撰雜書，凡二百餘卷，尤精
三禮，好事者多詢訪之。其家聚書甚多，
不減秘閣，至於圖畫，亦多異本。」
王應麟曰：「王氏《正義》不著錄。」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一終

弟子江陰高璜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二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儀禮三

陳氏祥道《注解儀禮》

《宋志》：三十二卷。

佚。

范祖禹進劄子曰：「臣伏見館閣校勘太常博士陳祥道《注解儀禮》爲三十二卷，精詳博洽，非諸儒所及。臣竊以《儀禮》爲書，其文難讀，其義難知，自古以來，學

者罕能潛心，故爲之傳注者至少，祥道深於禮學，凡二十年，乃成此書，先王法度，如指諸掌。昨進《禮圖》一百五十卷，已蒙皇上藏之秘閣，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取祥道新注《儀禮》，奉御下兩制看詳，并前所進《禮圖》，並付太常，以備禮官討論，必有補於制作，取進止。」

《玉海》：「元祐八年正月，侍讀學士范祖禹言太常博士陳祥道《注解儀禮》三十二卷，精詳博洽，乞下兩制看詳，并所進《禮圖》付太常，以備禮官討論。從之。」

陸氏佃《儀禮義》

《宋志》：十七卷。

佚。

張氏淳《校定古禮》

《通考》：十七卷。

佚。

《釋文》

《通考》：一卷。

佚。

《識誤》

《通考》：三卷。《宋志》作一卷。

佚。

淳自述曰：「劉歆言高堂生所得獨爲士禮，而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

禮，居其大半，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耳。」

陳振孫曰：「《古禮》，永嘉張淳忠甫所校。乾道中，太守章貢曾逮仲躬刻之，首有《目錄》一卷，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同，以古監本、巾箱本、^①杭細本、嚴本校定，識其誤而爲之序。謂高堂生所傳七禮爾，今此書兼有天子、諸侯、卿、大夫禮，決非高堂所傳，其篇數偶同。自陸德明、賈公彥皆云然，不知何所據也。」

朱子曰：「張忠甫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爾，此則不深考於劉歆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明之，其曰推而致於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

①

「本」，原作「木」，據四庫本改。

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又曰：「《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疎略。近世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爲一書以識其誤，號爲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又曰：「張忠甫所校《儀禮》甚子細，然却於目錄中《冠禮》玄端處便錯了，但此本較他本爲最勝。」

李氏如圭《集釋古禮》

十七卷。

《釋宮》

一卷。

《綱目》

一卷。

俱未見。

陳振孫曰：「廬陵李如圭寶之撰，紹興癸丑進士，嘗爲福建撫幹。《釋宮》者，經所載堂室門庭，今人所不曉者，一一釋之。」《中興藝文志》：「《儀禮》既廢，學者不復誦習，或不知有是書。乾道間，有張淳始訂其訛，爲《儀禮識誤》。淳熙中，李如圭爲《集釋》，出入經傳，又爲《綱目》，以別章句之指；爲《釋宮》，以論宮室之制。朱熹嘗與之校定禮書，蓋習於禮者。」魏了翁曰：「李氏《儀禮集釋》功夫緻密，附以古音，至不易得。第一惟鄭、賈之言是信，有不可盡從者。」

張萱曰：「宋淳熙間，李寶之如圭取鄭氏注而釋之，首一卷爲《儀禮綱目》，以分別章句之指，次《集釋》十七卷，皆發明前人未備，末一卷爲《釋宮》，考論宮室之制，凡一十九卷。」

周氏燾《儀禮詳解》

《宋志》：十七卷。

未見。

朱子熹《儀禮經傳通解》

《宋志》：二十三卷。

存。

朱子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

《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蓋《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本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他說附益於其間。今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其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之類，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以類相從。前賢嘗謂《儀禮》難讀，以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故讀者不能遽曉。今訂此本，盡去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又《乞修三禮劄子》曰：「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

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

不能就。而鐘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數人，踏逐空閑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銜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資。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設，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爲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

子在跋曰：「右先君所著《家禮》五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今刊於南康道院。其曰《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蓋先君晚歲之所親定，是爲絕筆之書。次第具

見於目錄，惟《書數》一篇，缺而未補，而《大射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諸侯相朝禮》八篇，則猶未脫藁也。其曰《集傳集注》者，此書之舊名也，凡十四卷，爲《王朝禮》，而□《卜筮篇》亦缺，^①餘則先君所草定而未暇刪改者也，今皆不敢有所增益，悉從其藁。至於《喪》、《祭》二禮，則嘗以規摹次第屬之門人黃榦，俾之類次，他日書成，亦當相從於此，庶幾此書始末具備。顧念先君早歲即嘗有志於是書，比在經筵，嘗具奏欲請於朝，乞招致生徒置局編次，而不果上，然其著述之旨意，具存此篇。今謹繕錄如右，讀者當有以識其心之所存矣。禮缺樂壞，千有餘年，今幸討論粗見端緒，而天不假之年，使不克究其大全，而所就者止此。嗚呼已矣！其可爲千古之恨也夫！嘉定

丁丑八月。」

《中興藝文志》：「熹書爲《家禮》三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其曰《儀禮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熹晚歲所親定，惟《書數》一篇，闕而未補。」

李方子曰：「先生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書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

祝穆曰：「文公所編《儀禮》，上篇：《士冠禮》、《冠義》附。《士昏禮》、《昏義》附。《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飲酒義》附。《鄉射

①

「□」，四庫本無此空格。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卷二十三（明萬曆四十二年刻本）作「下」。

禮》、《射義》附。《燕禮》、《燕義》附。《大射禮》、《聘禮》、《聘義》附。《公食大夫禮》、《覲禮》。下篇：《喪服》、《喪服小記》、《大傳》、《服問》、《問傳》附。《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喪大記》、《奔喪》、《問喪》、《曾子問》、《檀弓》附。《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次以《禮記·曲禮》、《內則》、《玉藻》、《少儀》、《投壺》、《深衣》爲一類，《王制》、《月令》、《祭法》三篇爲一類，《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大傳》、《樂記》七篇爲一類，《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儒行》六篇爲一類，《學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五篇爲一類，以問呂伯恭，後更詳定。」

陳振孫曰：「《通解》以古十七篇爲主，而取《大》《小戴》及他書傳所載繫於禮者，

附入之，二十三卷已成書，闕《書數》一篇。其十四卷草定未刪改曰《集傳集注》云者，蓋此書初名也。其子在刻之南康，一切仍其舊。」

王應麟曰：「文公以《儀禮》爲經，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附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爲《經傳通解》二十三卷，《喪》、《祭》二禮屬之門人黃榦類次。」

馬廷鸞曰：「愚按：《記》不隨經注，疏各爲一書，讀者不能遽曉，此猶古《易》之《彖》、《象》、《文言》、《繫辭》各自爲書，鄭康成所以欲省學者兩讀，而爲今《易》也。文公於《禮》書之離者合之，於《易》書之合者離之，是亦學者所當知也。」

熊禾《刊通解疏序》曰：「竊見《儀禮》爲六經之一，乃周公所作，孔子所定，元有三百三千之目，至漢僅存一十七篇。

《大》《小戴記》不過如《春秋》之《左氏》、《公》、《穀》，乃其傳耳。自王安石廢罷《儀禮》，但以《小戴》設科，與五經並行，自是學者更不知有禮經矣。文公晚年始爲《經傳通解》一書，自家、鄉以至邦國、王朝，凡《禮》之大綱細目，靡不具載，歷門人勉齋黃氏、信齋楊氏，三世始克成書。舊有刊本，兵燹之後，板帙散亡，兼初本所纂注疏，語頗傷繁，後信齋楊氏爲之圖解，又復過略。而文公初志，欲將《通典》及諸史志、會要等書，與夫《開元》《開寶》《政和禮》斟酌損益，以爲百王不易之大法，而志則未遂。今得考亭諸名儒參校訂定墨本，擬就書坊板行，以便流布，仍於所補《儀禮》各卷篇目之下，參以歷代沿革之制，及關、洛以來諸儒折衷之說，酌古準今，損文就質，輯爲《儀禮外

傳》以附其後，庶可繼先儒未畢之志，其於風教，亦非小補。」

吳師道曰：「以三禮論，則《周官》爲綱，《儀禮》乃本經，而《禮記》諸篇，則其疏義，三者固有本末之相須而不可闕。是以子朱子慨然定爲《儀禮經傳通解集注》之書，未完者，門人又足成之，可謂禮書之大全，千古之盛典也。」

曾榮曰：「朱子挈《儀禮》正經，以提其綱，輯《周禮》、《禮記》諸經有及於禮者，以補其闕，釐爲家、鄉、邦、國、王朝之目，自天子至於庶人之禮，謂之《儀禮經傳通解》，然亦未及精詳。」

王鏊曰：「今經惟《禮》最繁亂，惜不一經朱子緒正。朱子嘗欲以《儀禮》爲經，《禮

①「教」，四庫本作「雅」。

記》爲傳，經傳相從，誠千古之特見也。

若《士冠禮》則附以《冠義》，《士昏禮》附以《昏義》，《士相見禮》附以《士相見義》，《鄉飲酒禮》附以《鄉飲酒義》，《鄉射禮》附以《鄉射義》，《燕禮》附以《燕義》，《大射禮》附以《大射義》，《聘禮》附以《聘義》，《公食大夫禮》附以《公食大夫義》，《覲禮》附以《朝事》，如草廬所附，亦得矣。然其餘有不可附者，亦無如之何，姑循其舊而釋之，庶不失古之義。朱子晚年注《儀禮》經傳，始《家禮》，次《鄉禮》，次《學禮》，次《邦國禮》，次《王朝禮》，秩然有序，可舉而行。然其間雜引《大戴禮》、《春秋內外傳》、《新序》、《列女傳》、賈誼《新書》、《孔叢子》之流，雜合以成之，乃自爲一書，非以釋經也。至勉齋續《喪》、《祭》二禮，草廬《纂言》，割裂經文，

某亦未敢從也。」

劉瑞序曰：「子朱子嘗欲請於朝修二禮，劉不果上，晚乃著《儀禮經傳通解》，始《家禮》，次《鄉禮》，次《學禮》，次《邦國禮》，而《王朝禮》終焉，凡四十七卷。視初論少異，蓋自成一家言矣。書未就，先生告終，《喪》、《祭》二禮，則成於勉齋黃氏，其規模次第，授於先生者也，爲卷凡二十有七。書刻於南京國子監，卷帙浩繁，點畫漫漶，士大夫非惟不之讀，識其名者或寡矣。瑞竊嘆曰：斯禮也，制作之宜，古今之變略備矣，後聖有作，將取而折衷焉。今與其棄也，無寧先識大義，而後講貫其精奧乎！乃命教授陳塗等，督諸生手錄經傳，讐校付刻，俾天下後世志於禮者有考焉。」

按：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一曰

《家禮》：《士冠禮》第一，《冠義》第二，《士昏禮》第三，《昏義》第四，《內則》第五，《內治》第六，《五宗》第七，《親屬》第八。《內治》者，言人君內治之法；《五宗》者，言宗子之法，以治族人；《親屬》者，^①即《爾雅》之《釋親》篇，《白虎通義》所謂《親屬記》也。古無此三篇名，蓋創爲之。二曰《鄉禮》：《士相見禮》第九，《士相見義》第十，《投壺》第十一，《鄉飲酒禮》第十二，《鄉飲酒義》第十三，《鄉射禮》第十四，《鄉射義》第十五。三曰《學禮》：《學制》第十六，《學義》第十七，《弟子職》第十八，《少儀》第十九，《曲禮》第二十，《臣禮》第二十一，《鐘律》第二

十二，《鐘律義》第二十三，《詩樂》第二十四，《禮樂記》第二十五，《書數》第二十六，《學記》第二十七，《大學》第二十八，《中庸》第二十九，《保傅傳》第三十，《踐阼》第三十一，《五學》第三十二，內《學制》、《學義》、《臣禮》、《鐘律》、《鐘律義》、《詩樂》、《禮樂記》、《書數》、《保傅傳》皆創名之，《弟子職》則取諸《管子》也。四曰《邦國禮》：《燕禮》第三十三，《燕義》第三十四，《大射禮》第三十五，《大射義》第三十六，《聘禮》第三十七，《聘義》第三十八，《公食大夫禮》第三十九，《公食大夫義》第四

①「屬」，原作「族」，據薈要本改。

十，《諸侯相朝禮》第四十一，《諸侯相朝義》第四十二，皆沿古篇名，惟末二篇創爲之。其《王朝禮》則別爲《集傳》：《覲禮》一，《朝事義》二，《歷數》三，《卜筮》四，《夏小正》五，《月令》六，《樂制》七，《樂記》八，《王制》自甲至癸，凡十篇。」

《儀禮釋宮》

一篇。
存。

黃氏幹《續儀禮經傳通解》

《宋志》：二十九卷。

存。

楊復序曰：「昔文公朱先生既修《家鄉》《邦國》《王朝禮》，以《喪》《祭》二禮屬勉齋黃先生編之。先生伏膺遺訓，取向來喪禮稟本，精專修改，書成，凡十有五卷。復伏讀曰：大哉書乎！秦、漢而下未有也。近世以來，儒生習誦，知有《禮記》，而不知有《儀禮》；士大夫好古者，知有唐開元以後之禮，而不知有《儀禮》。今因篇目之僅存者，爲之分章句，附傳、《記》，使條理明白而易考，後之言禮者，有所據依，不至於棄經而任傳，遺本而宗末。王侯大夫之禮，關於綱常者爲尤重，《儀禮》既闕其書，後世以來處此大變者，咸幽冥而莫知其源，取具臨時，沿襲鄙陋，不經特甚，可爲感慨。今因《小戴·喪大記》一篇，合《周禮》、《禮記》

諸書以補其闕，而王侯大夫之禮，莫不粲然可攷，於是喪禮之本末經緯，莫不悉備。既而又念喪禮條目散闊，欲撰《儀禮喪服圖式》一卷，以提其要，而附古今沿革於其後，草具甫就，而先生沒矣。嗚呼！此千載之遺恨也。先生所修《祭禮》，本經則《特牲》、《少牢》、《有司徹》，《大戴禮》則《鬯廟》，所補者則自天神、地祇、百神、宗廟，以至因事而祭者，如建國、遷都、巡狩、師田、行役、祈禳，^①及祭服、祭器，事序始終，其綱目尤爲詳備。先生嘗爲復言《祭禮》，用力甚久，規模已定，每取其書繙閱而推明之，間一二條方欲加意修定，而未遂也。嗚呼！禮莫重於喪、祭，文公以二書屬之先生，其責任至不輕也。先生於二書也，推明文王、周公之典，辨正諸儒異同之論，掇擊後世蠹

壞人心之邪說，以示天下後世，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至遠也。而《喪服圖式》、《祭禮》遺藁尚有未及訂定之遺恨，後之君子有能繼先王之志者，出而成之，是先生之所望也。抑復又聞之先生曰：「始余創二禮粗就，奉而質之先師，喜謂余曰：君所立《喪》、《祭禮》，規模甚善，他日取吾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其悉用此規模更定之。」嗚呼！是又文公拳拳之意，先生欲任斯責而卒不果也，豈不痛哉？同門之士以復預聞次輯之略不可無言也，復因敬識其始末，以告來者。《喪禮》一十五卷，前已繕寫，《喪服圖式》今別爲一卷，附於正帙之外，以俟君子，亦先生平日之志云。」又曰：「嘉

①「役」，原作「疫」，據薈要本、《補正》改。

定己卯，《喪禮》始克成編，以次將修《祭禮》，即以其書彙本授曰：「子其讀之，蓋欲通知此書本末，有助纂輯也。」受書而退，啓緘伏讀，皆古今天下大典禮，其關繫甚重，其條目甚詳，其經傳異同，《注》、《疏》抵牾，上下數千百載間，是非淆亂，紛錯甚衆，自此朝披夕閱，不敢釋卷。時在勉齋左右，隨事咨問抄識，以待先生筆削，不幸先生即世，遂成千古之遺憾，日邁月征，今十餘年。南康學宮舊有《家》、《鄉》、《邦國》、《王朝禮》，及張侯處續刊《喪禮》，又取《祭禮》彙本，併刊而存之，以待後之學者。故四方朋友皆有《祭禮》彙本，未有取其書而修定之者。顧何人敢任其責，伏自惟念齒髮侵衰，曩日幸有所聞，不可不及時傳述，竊不自揆，遂據彙本，參以所聞，稍加更定，以續成其書，凡

十四卷云。」

張處序曰：「南康舊刻朱文公《儀禮經傳》與《集傳集注》，而《喪》、《祭》二禮俄空焉，蓋以屬門人黃勉齋，俾之類次而未成也。處來南康，勉齋已下世，深恨文公之志不終，士友間有言勉齋固嘗脫稿，今在南劍陳使君處，索之可也。南劍知之，果以其書來，至是鋟木，一年而畢。是雖《喪》、《祭》兩門，而卷帙多前書三之一，點勘之功，鄉貢進士楊復爲多，助以王鎮圭、童居欽、^①黃嵩三君，披閱精強，錯簡脫字，往往無之。處分符星渚，乃文公遺愛之地，高山仰止，惓惓予懷，茲又得全其所欲述之書，豈非幸歟？第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刑；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誠有如古

①「居」，原作「君」，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改。

人之論，撫卷爲之三嘆也。」

陳振孫曰：「外府丞長樂黃榦直卿撰。榦，晦庵之壻，號勉齋。始晦庵著禮書，《喪》、《祭》二禮未及論次，以屬榦續成之。」

趙希弁曰：「《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十四卷，右朱文公編集，而《喪》、《祭》二禮未就，屬之勉齋先生；勉齋既成《喪禮》，而《祭禮》未就，又屬之楊信齋；信齋據二先生藁本，參以舊聞，定爲十四卷，爲門八十一。鄭逢辰爲江西倉，進其本於朝。信齋，福州人，名復，字茂才。書既奏，贈文林郎。」

黃氏士穀《類注儀禮》

佚。

張杲曰：「士穀，字子洪，嘗入閩謁朱仲晦，因撰次《朱子書說語類》，郡守王遂爲買宅吳下以居。」

葉氏味道《儀禮解》

佚。

劉氏燾《儀禮雲莊經解》

二十卷。

佚。

楊氏復《儀禮圖》

十七卷。焦氏《經籍志》作「三十四卷」，非。

存。

復自序曰：「學者多苦《儀禮》難讀，雖韓昌黎亦云，何爲其難也？聖人之文化工也，化工所生人物品彙，至易至簡，神化天成，極天下之至巧，莫能爲焉。聖人寫胸中制作之妙，盡天理節文之詳，經緯彌綸，混成全體，竭天下之心思，莫能至焉。是故其義密，其辭嚴，驟讀其書者，如登太華，臨滄溟，望其峻深，既前且却，此所以苦其難也。雖然，莫難明於《易》，可以象而求，莫難讀於《儀禮》，可以圖而見，圖亦象也。復曩從先師朱文公讀《儀禮》，求其辭而不可得，則擬爲圖以象之，圖成而義顯。凡位之先後秩序，物之輕重權衡，禮之恭遜文明，仁之忠厚懇至，義之時措從宜，智之文理密察，精粗本末，昭然可見。夫周公制作之僅存者，文物彬彬，如此之盛，而其最大者，如朝宗、

會遇、大亨、大旅、享帝之類，皆亡逸而無傳，重可歎也。嚴陵趙彥肅嘗作《特牲》、《少牢》二禮圖質諸先師，先師喜曰：「更得冠、昏圖及堂室制度并考之，乃爲佳爾。」蓋《儀禮》原未有圖，故先師欲與學者考訂以成之也。復今所圖者，則高堂生十七篇之書也，釐爲家、鄉、邦國、王朝、喪、祭禮，則因先師《經傳通解》之義例也，附《儀禮旁通圖》於其後，則制度名物之總要也。區區用心，雖未敢謂無遺悞，庶幾其或有以得先師之心焉。」

曾榮曰：「黃榦《通解續》，晚年《祭禮》尚未脫稿，又以授之楊復，復研精覃思，蒐經摭傳，積十餘年，以《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爲經，冠之《祭禮》之首，輯《周禮》、《禮記》諸書，分爲經傳，以補其闕。綜之以通禮，首之以天神，次之以地祇，次之

以宗廟，次之以百神，次之以因祭，次之以祭物，次之以祭統，有變禮，有殺禮，有失禮，並見之篇，終郊祀、明堂、廟制，皆折衷論定，以類相從，各歸條貫，使畔散不屬者悉入於倫理，疵雜不經者咸歸於至當，而始得爲全書。又因朱子之意，取《儀禮》十七篇，悉爲之圖，制度名物，粲然畢備，以圖考書，如指諸掌，西山真德秀稱爲千古不刊之典焉。」

呂柟序曰：「《儀禮》本周公所作，其篇目甚多，遭秦焚書，漢高堂生止傳其十七篇，與淹中經同，后蒼能明之。然多士、庶人、卿大夫、諸侯之禮，宋朱文公欲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其徒楊復遂圖解《儀禮》，存其編於《十三經注疏》中。柟卒業太學時，嘗約所友五七人，率其子弟習行於寶印寺，今三十餘年，心之未能

忘也。近蒙聖恩，誤授今官，圖報靡稱，伏覩聖皇以禮樂爲治，而太學尤禮樂所先之地，用是仰承德意，旁求《儀禮圖》本，偕其寮童公思與在監習禮，公侯伯及諸士子演行，使知揖讓進退之節，以沐聖上《菁莪》、《棫樸》之教，而效雍熙太和之化也。第此書稀少，止訪獲一二善本，乃命監生王世康輩手抄其圖，月數日肄業焉，尋將具題，請勅工部刊印，而未遽行也。有監生盧堯文、魏學詩、汪尚庭、錢寅、余誨者，稟求《儀禮圖》本以觀，爾乃奮然興身心，自書寫校正，且捐資刊刻成書，送觀以問序焉。柟嘆曰：美哉，此五士也！昔姚樞居於輝之蘇門，病一方學者之無書，乃自板小學諸經，嘉惠輝士，於是許衡亦自河內就書於輝，厥後元之數儒敦尚經義，尊崇古道，說者多歸功於

樞焉。聖明在上，^①家《詩》、《書》而戶《程》、《朱》，夫豈前元可比？然而五士者之所刻，則固太學諸生之一助也，於是諸太學生皆高五士之志行，而五士之名不特如樞顯達後而始著矣。此固可徵聖世人才之盛，而諸士子於此書，尤當行之而必著，習之而必察也。嘉靖十五年丙申夏六月。」

童承叙跋曰：「《儀禮》有諸儒傳記，鄭康成注、賈公彥疏，朱文公又合經傳爲《通解》，皆彰彰較著矣，公門人楊復又各爲之圖，俱可蹈迪，匪直易讀也。或曰高堂生所傳，特士禮爾，餘多散佚；又曰古禮於今無所用之，雖昌黎亦云然。夫禮也者，理也，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因者，其本

也；損益者，其末也。協諸義而協，則先王所未有者，可以義起矣，故后蒼有推而致於天子之說。然今觀之，《冠》、《昏》、《相見》、士禮也；《鄉飲》、《鄉射》，大夫禮也；《燕》、《射》、《覲》、《聘》、《公食大夫》，諸侯禮也；《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諸侯士禮也；《少牢饋食》、《有司徹》，諸侯卿大夫禮也；《喪服》則通於上下。顧獨曰士禮何哉？夫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雖夏、商之際，不能無文焉，至周而備爾，孔子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商、周之質，不勝其文。」蓋思本也。然文之蠹也久矣，其在今宜無所於用，至其本，固未泯也。是故因其文而遡之，可知也；因其本而拓之，

① 「明」，四庫本作「王」。

可行也，不猶逾於并其文而亡之乎？嘉靖己未，叙奉命來攝大學，得從司成呂公，後公取《儀禮》，命諸生肄習之，月再一試，蓋從者如堵牆焉。於是耳聆鐘鼓鏗鏘之音，目覩綴兆俯仰之容，洋洋乎辟雍庠序之教也。諸生盧堯文、汪尚庭、魏學詩、錢寅、余誨等，^①復取楊氏《圖》校而梓之，凡爲篇十有七，爲圖二百有五，爲旁通圖三十有五，周公遺文，庶幾不墜於地矣！故按圖以考文，其制精矣；據文以釋義，其旨奧矣；推義以適治，其道博矣。使斯禮之大行也，鳳鳥之至，不可期乎？然叙聞河間獻王得孔壁《古禮》五十六篇，後亡三十九篇，存者今數耳。元吳澄取二《戴記》及鄭注，纂逸《禮》八篇，又取《戴》《義》爲十《傳》，澄自謂得三十九篇之四。元至正間，司業李俊民嘗刻大

學，而板今亡矣。又聞永樂間，沅州劉有年守太平，進逸《禮》十八篇，豈即是耶？澄於《儀禮》誠有功，然亦殘經之十一爾，聖遠言湮，可勝嘆哉！」

桂萼曰：「《儀禮》經朱子考證已定，楊復圖尤爲明便，其文雖屬難讀，然因圖以指經，因經以求義，斯了然矣。」

《儀禮旁通圖》

一卷。
存。

陳普序曰：「大淵獻之歲，昭武謝子祥刊《儀禮》本經十七篇及信齋楊氏圖成，燁然孔壁淹中之出世也。使此書得數千

① 余，原作「秦」，據四庫本、蒼要本、《補正》改。

本，落六合間，鳳鳥至有期矣。使河間獻王後、劉歆前有能爲子祥所爲，則三十九篇可以至今不亡矣。嗚呼！此人之所以成位於兩間者，何獨昌於虞、夏、商、周，而深愛於秦、漢以來？十七篇，賴高堂生、鄭注、賈疏，千有餘年，縣縣如絲。而荆舒王氏加踐迹之，舉子不習，書肆不陳。晦翁、勉齋、信齋師弟子扶持，力倍於高堂、鄭、賈，心與周、孔、顏、孟同其勞，亦僅不滅而已。萬家乃不見一本殘經，白鹿、章貢、桂林所刊晦翁、勉齋、信齋之書，千里求之或者有，半生望之不得見，今後復數十年，又當若何？子祥之書，掇焚拯溺之功，景星慶雲之瑞也。是經雖微，《士冠》、《昏》、《喪》、《祭》、《鄉》、《相見》，大夫《祭》幸皆無恙，天子諸侯亦幸存一二，故晦翁《通解》、勉齋《喪禮》、

信齋《祭禮》得以爲依據，如累九層之臺，以下爲基，如不見足而爲屨之不中者，如執柯以伐柯，柯在彼而則在手也，三十九篇駸駸乎不亡矣。然則十七篇之存，固亦有天意，廢之者有餘罪，興之者誠莫大之功也。三百之數不可考，以圖概之，三十九篇疑可得；三千在三百中，亦可舉。其《旁通圖》名物制度尤明盡，合十七篇圖而熟之，既無昌黎難讀之患，而占人太平之具一朝而在我矣。」

《儀禮經傳通解續》

十四卷。

存。

張萱曰：「宋淳祐間，信齋楊復著。朱晦庵編集《儀禮經傳通解》，獨《喪》、《祭》二

禮未完，以屬黃勉齋榦續成之，勉齋即世，《祭禮》猶未就，於是信齋據二公草本，參以舊聞，精加修定，凡十四卷、八十一門。」

魏氏了翁《儀禮要義》

《宋志》：「五十卷。」

未見。

《聚樂堂藝文目》有之。

馬氏廷鸞《儀禮本經疏會》

九卷。

佚。

廷鸞自序曰：「余家藏敗帙中，有景德年官本《儀禮疏》四帙，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疏》又列其下。兒子請予附益之，因

手自點校，取朱氏禮書，與其門人黃氏、楊氏諸家續補之編，章分條析，釐爲九卷，作而曰：茲其三代之禮與！於繁文奧旨中，有精義焉；纖悉委曲中，有明辨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朝、聘、鄉、射，^①而尤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紀士禮，而指爲闕書，不知由士禮可以達於天子。周公之經，何制之備也；子夏之傳，何文之覈也；康成之注、公彥之疏，何學之博也。小子識之。」

方氏回《儀禮考》

未見。

①「射」，原作「社」，據四庫本改。

高氏斯得《儀禮合抄》

佚。

陳氏普《儀禮說》

一卷。

存。

按：陳氏《儀禮說》惟《士冠禮》、
《鄉射禮》、《燕禮》、《聘禮》四篇，
載《石堂集》。

亡名氏《儀禮類例》

《宋志》：十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二終

弟子秀水沈猷遠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三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儀禮四

敖氏繼公《儀禮集說》

十七卷。

存。

繼公自序曰：「《儀禮》，何代之書也？」

曰：「周之書也。」何人所作也？曰：「先

儒皆以爲周公所作，愚亦意其或然也。」

何以言之？周自武王始有天下，然其時

已老矣，未必暇爲此事也，至周公相成王，乃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故以其時考之，則當是周公之書。又以其書考之，辭意簡嚴，品節詳備，非聖人莫能爲，益有以見其果爲周公之書也。然周公此書，乃爲侯國而作也，而王朝之禮不與焉，何以知其然也？書中十七篇，《冠》、《昏》、《相見》、《鄉飲》、《鄉射》、《士喪》、《既夕》、《士虞》、《特性饋食》，凡九篇，皆言侯國之士禮；《少牢饋食》上下二篇，皆言侯國之大夫禮；《聘》、《食》、《燕》、《大射》四篇，皆言諸侯之禮；惟《覲禮》一篇，則言諸侯朝天子之禮，然主於諸侯而言也。《喪服》篇中，言諸侯及公子大夫士之服詳矣，其間雖有諸侯與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服，然亦皆主於諸侯與其大夫而言也。由是觀之，則此書決爲侯

國之書無疑矣，然則聖人必爲侯國作此書者何也？夫子有言曰：「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冠、昏、射、御、朝、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以夫子此言證之，則是書也，聖人其以爲正天下之具也歟！故當是時，天下五等之國，莫不寶守是書而藏之有司，以爲典籍。無事則其君臣相與講明之，有事則皆據此以行禮，又且班之於其國，以教其人。此有周之時，所以國無異禮，家無殊俗，兵寢刑措，以躋太平者，其以是乎！其後王室衰微，諸侯不道，樂於放縱而憚於檢束也，於是惡典籍之不便於己，而皆去之。則其羣之受於王朝者，不復藏於有司矣；羣之藏於有司者，或私傳於民間矣，此十七篇之所以不絕如綫而幸存以至今日也。或

曰：此十七篇爲侯國之書固也，豈其本數但如是而已乎？抑或有亡逸而不具者乎？曰：是不可知也，但以經文與其禮之類考之，恐其篇數本不止此也。但經之言士禮特詳，其於大夫，則但見其祭祀耳，而其昏禮、喪禮，則無聞焉，此必其亡逸者也。《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其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焉，則是逸之也明矣。又諸侯之有覲禮，但用於王朝耳，若其邦交，當亦有相朝、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當亦有喪禮、祭禮，而今皆無聞焉，是亦其亡逸者也。然此但以經之所嘗言、禮之所可推者而知之也，而況其間又有不盡然者乎？由此言之，則是經之篇數本不止於十七，亦可見矣。但不知諸侯既去其籍之後，即失之邪，抑傳之民間，久而後

失之也，是皆不可得而考矣。」又《後

序》曰：「《禮古經》十七篇，其十三篇之後皆有《記》，四篇則無之，四篇者，《士相見》、《大射》、《少牢》上、下也。然以意度之，此四篇者，未必無一《記》之可言，或者有之，而亡逸焉爾。夫《記》者，乃後人述其所聞，以足經意者也，舊各置之於其本篇之後者，所以尊經，而不敢與之雜也。朱子作《儀禮經解》，乃始以《記》文分屬於經文每條之下，謂以從簡便，予作《集說》，而於此則不能從也。予非求異於朱子也，顧其勢有所不可耳。何以言之？《儀禮》諸篇之《記》，有特爲一條而發者，有兼爲兩條而發者，亦有兼爲數條而發者，亦有於經意之外別見他禮者。若其但爲一條而發者，固可用《通解》之例矣，非是，則未見其可也。何則？《通

解》之書，規模大而篇數繁，其《記》文有不可附於本篇每條之下者，則或於其篇末見之，否則於他篇附之。故雖未必盡如其所謂以從簡便之說，而其於《記》文，亦皆包括而無所遺也。然以《記》者之意考之，則亦不爲無少異矣。予之所撰者，但十七篇之集說耳，若亦用此法，則其所遺者不既多乎？故不若仍舊貫之爲愈，而不敢效朱子《通解》之爲也。魯人所謂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者，吾有取焉耳，夫豈敢有求異之意哉？且夫《易》之爲書也，更四聖而後成：伏羲畫卦爻，文王、周公作卦爻之辭，孔子作《文言》、《彖》、《象》之辭。其始也，四聖之書，或前或後，各居一處，不相雜也，後世學者，乃各分而合之，以從簡便。及至朱子，復釐正之，以復古經之舊。夫《文言》與

《彖》、《象》之辭，可以附於每卦每爻之下者也，朱子猶且正之，蓋不欲其相雜也，而況此《記》之文，有不可盡入於本篇每條之下者乎？由是言之，則予之不敢用《通解》之法也，亦宜矣，又何足怪焉。大德辛丑仲秋望日。」

張萱曰：「敖注多仍舊文，與朱子《通解》稍異。」

《姓譜》：「敖繼公，字長壽，福州人，寓居湖州，遂通經術。趙孟頫師事之，平章高顯卿薦於朝，授信州教授，命下而卒。」

吳氏_澂《儀禮逸經》

八篇。_{焦氏《經籍志》作「六卷」，非。}

存。

澂自序曰：「《儀禮逸經》八篇，澂所纂

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中雷禮》、《禘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爲意，遂至於亡。惜哉！今所彙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二取之鄭氏注。《奔喪》也，《中雷》也，《禘於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得《逸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攷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於三十九篇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刪取其要以

人《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刊削，但未至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殆皆不完，然實爲《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於《記》云。特纂爲《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雷》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僅見於注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①

李俊民序曰：「《儀禮逸經》八篇，《傳》十篇，草廬吳先生之所纂次也。先生《易》《書》《春秋》《小戴記纂言》、《大戴記訂正經文》，悉行於世，獨此十有八篇，學者未之見也。先生之孫，今禮部郎中當伯尚、高第弟子兵部員外郎危素太樸，鄉與俊民同官，學者乃請而得之，繕寫甚謹，校

讎甚精，於是一時僚友謂宜刊布，以淑來學。遂命工繡梓，既畢，前大司成王公致道，以集賢侍講學士復兼祭酒，見而嘉歎，俾序其概。俊民泰定初嘗拜先生於翰苑，先生之學，雖不敢妄議，姑即《禮經》而論之。秦焰既熄，掇拾遺餘，兼收並蓄，得傳於後，漢儒之力也。依稀論著，以傳其舊，唐賢之學也。會通經傳，洞啓門庭，以祛千載之惑，朱子之特見也。若夫造詣室奧，疏剔戶牖，各有歸趣，則至先生始無遺憾焉。世有好禮之士，先觀注疏舊本，次考朱子《通解》，然後取先生所次所釋而深研之，乃知俊民之言爲不妄也。集賢公以爲然，遂書於

①「其」，原重文，據四庫本、蘇天爵《元文類》卷四十三（四部叢刊景元至正本）刪。

其端云。」

楊士奇曰：「此書刻板在北京國學，彭士揚爲典籍蒐閱崇文閣不完書板，而此獨完，即日印惠親友，蓋已廢棄六十餘年，其顯晦固有時哉！」

程敏政跋曰：「右元吳文正公《儀禮逸經》一卷，當時刻於國子監崇文閣，國朝宣德中尚存，見楊文貞公《圖籍志》，《館閣書目》亦有之。天順初，予被命讀中秘書，已無其本，而國監本亡久矣。大司寇何公廷秀亦思見此書，與予約護訪必得，^①爲期餘二十年，竟無所聞也。成化甲辰春，過吳門，知楊儀曹君謙喜畜書，諏之，云『家有藏本』。猝尋不獲，艤舟候數日，得之，亟以書報何公，何公復書曰：『斯《禮》之不墜，天也。』然欲謀重刻以傳，未有應者。弘治丁巳冬，予服闋，

將入京，而縣學重作明倫堂，師生奉金帛以記請，辭勿獲，則念學校禮之所從出也，受以舉斯役，且記是書得之之難及予之癖。而凡繫禮之大者，有文正公序及李莊靜先生之引，不容復贊云。」

何喬新曰：「臨川吳文正公校正《儀禮》，既因鄭氏序而詮次其篇章，凡經文散見於《戴禮》、鄭注者，則表而出之，爲《逸經》八篇。禮必有義，又取《戴記》所存與清江劉原父所補者，爲《傳》十篇，若《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原父所補也。予近讀原父文集，又得《投壺》一篇，蓋釋禮經《投壺》之義也，故錄於《朝事》之後，以補《逸經》之《傳》焉。正經十七篇，有《傳》者十，《逸經》八篇，有《傳》者一，其

①「護」，疑爲「獲」之誤，四庫本作「尋」，薈要本作「互」。

餘缺焉，崇禮君子，雖追而補之可也。或曰：束皙補《南陔》諸詩，白居易補《湯征》，皆見非於君子，原父所補，亦《南陔》、《湯征》之類耳，豈可取以爲訓哉？予以爲不然，《南陔》、《湯征》，經也，經出於聖人所刪，補之，僭也；《冠》、《昏》諸義，《傳》也，傳出於周末漢初諸儒所作，補之，奚不可耶？且朱子嘗補「格物致知」之傳矣，今與曾子之傳並列於學宮，未有非之者，苟以補傳爲不韙，則朱子豈爲之哉？」又曰：「元吳文正公《儀禮逸經》一卷，刻在太學，楊文貞《三禮考注跋》稱文正之書爲其鄉人晏壁所竊，^①又私加刪改，走當時即求其書，而太學刻本已亡，搜訪十餘年無所得。友人羅太史倫校《三禮考注》梓行，而篇目注疏，悉用晏本，舛駁之跡，居然可見，而恨無文正

原本可正也。成化癸卯，始得於楊循吉家，以付司業費君闇就國學殘本刊足之。嗚呼！葩藻之書，板刻徧天下，先王典禮，往往無徵。幸大儒君子者出，每拳拳於斯，而書之行世，顯晦不常者如此，此古道之不復而俗之所以不淳也。費君方職教化，首葺此編，以不廢先正復古垂教之心，其嘉惠後學，豈淺也哉。」

羅倫曰：「河南監察御史何廷秀謂予曰：『沅州劉有年，永樂初，守太平府，進《儀禮》逸經十八篇。逸經唐初已亡，宋、元諸儒皆未之見，有年何從而得之？』然廷秀之言非妄也，好古君子上請逸經，繼類成編，《傳》以《戴記》，其不入《傳》者，從《纂言》所類，別爲《記》以附焉，則先王之

①「壁」，四庫本作「璧」。

典，庶乎無遺矣。」

焦竑曰：「漢初，《禮經》出魯淹中，河間獻王得而奏之，乃高堂生獨傳十有七篇，即今之《儀禮》也。后蒼從堂講業，^①尋以授戴德兄弟及沛人慶普，後三家並微。鄭玄明《小戴》之學，自爲之注，書乃盛行。《喪服》一篇，相傳出於子夏。而獻王又從李氏得《周官》書，以《冬官》缺，取《考工記》足成之，顧不知《冬官》未嘗缺也。蓋冢宰六屬，屬六十，今《冬官》之屬才二十八，而五官數各有羨，《天官》六十有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遺編斷簡，錯出乃爾，取其羨數還之《冬官》，不獨百工得歸其部，而六官譌舛因可類考，亦足快矣。《儀禮》多軼，永樂中，御史劉有年獻逸經十有八篇，時未加表章，旋就湮沒。

夫以古經出於千百世之後，而不爲寶惜，劉歆所謂「杜道餘，滅微學」，寧獨漢人而已？余深慨，特附著於篇，令好古者有所聞焉。」

張采曰：「別書載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爲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八篇。一云永樂初，太平守劉有年進逸禮。則知唐初所亡之書，國初猶有表獻者，而今問之中秘，復云無有，然則古《禮》之興廢，豈人所能主哉？」

《儀禮傳》

十篇。
存。

①「堂」，四庫本、蒼要本、《補正》作「高堂」。

澂自序曰：「《儀禮傳》十篇，澂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抄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爲《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粹爲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爲更定。《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射，雜然無倫，釐之爲《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氏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於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義，而爲《傳》十篇云。」

按：吳氏《儀禮逸經》八篇，《投壺》一，《奔喪》二，《公冠》三，《諸侯遷廟》四，《諸侯釁廟》五，《中雷》六，《禘於太廟》七，《王居明堂》八。《傳》十篇：《冠義》一，《昏義》二，《士相見義》三，《鄉飲酒義》四，《鄉射義》五，《燕義》六，《大射義》七，《聘義》八，《公食大夫義》九，《朝事義》十。方諸朱子《通解》目錄，文簡而倫叙秩然，以之頒學官可也。」

顧氏諒《儀禮注》

未見。

黃虞稷曰：「諒，字季友，吳江人，王行爲作傳。」

周氏昌《禮經纂要》

佚。

按：周昌，未詳何人，見王氏《續文獻通考》。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三終

弟子吳縣席永恂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四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儀

禮_五

汪氏克寬《經禮補逸》

九卷。焦氏《經籍志》作「十卷」。

存。

克寬自序曰：「自《樂》亡而經行於世惟五：《易》、《詩》、《書》、《春秋》，雖中不無殘闕，而未若《禮經》甚焉，然三百、三千不傳，蓋十之八九矣。朱子嘗考定四經，

謂三禮體大，未易緒正，晚年惓惓是書，未就而沒，遂爲萬世缺典，克寬伏讀而加惋惜焉。世之三禮所傳，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其實《禮記》乃《儀禮》之傳，《儀禮》乃《周禮》之節文，而三禮之要，則在乎吉、凶、軍、賓、嘉五禮之別也。何則？吉禮之別十有二：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粢粢祀司中、司命、飢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騶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祀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凶禮之別有五：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戕，以贈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賓禮之別有八：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

曰同，時聘曰問，殷纘曰視。軍禮之別有五：以大師之禮用衆，以大均之禮恤衆，以大田之禮簡衆，以大役之禮任衆，以大封之禮合衆。嘉禮之別有六：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此其大較也。然《儀禮》十有七篇，吉禮之存，惟《特牲饋食》篇，乃諸侯國之士祭祖廟之禮；《少牢饋食》及《有司徹》篇，乃諸侯卿大夫祭祖禰廟之禮。凶禮之存，惟《喪服》篇，乃制尊卑、親疎、冠經、衣服之禮；《士喪禮》篇，乃士喪其親，自始死至既殯之禮；《士虞禮》篇，乃士既葬其親，迎精而反，日中而祭於殯宮之禮。賓禮之存，惟《士相見禮》篇，乃士以職位相親，始承贄

相見之禮；《聘禮》篇，乃諸侯相交，久無事，使相問之禮；《覲禮》篇，乃諸侯秋朝天子之禮。嘉禮之存，惟《冠禮》篇，乃士之子始加冠之禮；《士昏禮》篇，乃士娶妻之禮；《鄉飲酒禮》，乃鄉大夫賓興賢能飲酒之禮；《鄉射禮》篇，乃士爲州長會民射於州序之禮；《燕禮》篇，乃諸侯燕饗其臣之禮；《大射儀》篇，乃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群臣宴飲之禮；《公食大夫禮》篇，乃諸侯以禮食鄰國小聘大夫之禮。自此之外，如《朝覲》、《會同》、《郊祀大饗》、《大喪》之禮，蓋皆亡逸。況軍禮無存，非關細故，此豈散軼已在於夫子正禮之前哉？是以當時吉禮之失，如：魯君之郊，僭天子之禮；孟獻子之禘，七月而爲之；夏父弗綦，躋僖公而逆祀；三桓大夫立公廟於私家；管仲鏹簋朱紘；

晏平仲豚肩不掩豆；至於太廟說笏與燔柴於奧、諸侯宮縣而祭以白牡之類是也。凶禮之失，如：伯魚喪出母，期而猶哭；子路姊喪，過而弗除；子上母死而不喪；成人兄死不爲衰；有爲慈母練冠、爲妾齊衰者；有居喪沐浴佩玉與浴於爨室者；有朝祥而暮歌與既祥而絲屨組纓者；以至小殮而奠於西方，既祖而反柩受弔；有以大夫而遣車一乘；有葬其夫人而醯醢百甕之類是也。賓禮之失，如：天子下堂而見諸侯、諸侯朝覲而私覲主國、王臣以私好而朝諸侯者有焉；諸侯以強大而盟天子之三公者有焉；庭燎之百侯國用之、繡黼丹朱中衣大夫用之者又有焉。嘉禮之失，如：魯昭公娶於吳則不告天子、魯哀公爲重《肆夏》以饗賓、天子以喪賓燕者有之；夫人出境

而饗諸侯者有之；大夫反玷與不識殽烝者又有之。軍禮之失，如：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魯莊公及宋戰，以失御而敗；戰而復矢，始於升陁；敗而鬻弔，始於臺鮐；以至蒐田不時、丘甲始作之類可考也。又況出師專征，習視故常；爭地黷武，歲無虛日。使《禮經》舊典具存於當時，則五禮之失，豈至如是之甚哉？由是知周之叔世，禮典已多散逸，蓋不特火於秦而亡於漢也。今考於《儀禮》、《周官》、大、小《戴記》、《易》、《詩》、《書》、《春秋傳》、《孝經》、《家語》及漢儒紀錄，凡有合於禮者，各著其目，列爲五禮之篇，名曰《經禮補逸》。是編也，於周公經世之典，雖未能極意象之微，然五禮之大體，蓋已包舉無遺。庶幾學者於此俾由得失以觀其會通，而天之所秩與造

化之運不容息者，卒歸於性命之正，則三代可復也，明時制作之盛，或有擇焉，亦區區愛禮之一得云。」

曾魯序曰：「六籍之闕也久矣，而《禮》爲甚。漢興，區區掇拾於秦火之餘，而淹中古經，旋復散失，所存者十有七篇而已。《周官》雖後出，而《司空》之篇竟莫得補，二戴所傳，又往往雜以秦、漢之記，然則學者之欲覩夫成周三千、三百之目之全，固亦難矣，宜乎其學之寥寥而莫講也。雖以韓子之賢，尚苦難讀，而謂於今誠無所用，矧他人哉！至宋慶曆、元祐諸儒，先後慨然有志於復古。及朱子乃始斷然謂《周禮》爲禮之綱，《儀禮》其本經，而《禮記》其義疏，於是創爲條目，科分臚列，出入經傳，補其遺闕，以爲王朝、邦國、家、鄉、學禮，而喪、祭二禮，則以屬門

人黃氏，其有功於學者甚大。然其書浩博，窮鄉晚進有未易以遽究者，祁門汪先生德輔父，間嘗因其成法，別爲義例，以吉凶、軍、賓、嘉五禮之目，會梓成書，名曰《經禮補逸》。辭約而事備，讀者便焉。

學禮之士，誠能因汪氏之所緝，以達於朱子之書，則三千、三百之目雖不可復覩其全，然郁郁乎文之盛，豈不若身歷而目擊之矣乎？昔者竊聞之：禮樂之在天下，有君無臣，則不能以明制作之本，臣能有君不之好，則議論無益於當時，必有大有爲之君，而復有善制作之臣，因治定功成之餘，以明中和之化，而後禮樂之興可必。然則其時也，惜乎先生老且病矣，明良在上，寧不有徵於斯文矣乎？先生生朱子之鄉，嘗游番易吳公可翁之門，篤志古學，老而彌厲，著書滿家，真古所謂鄉

先生者也。間出是書以相視，且謂先人與吳公爲同志友，故俾序焉。魯於先生無能爲役，然承命不敢辭之也。」

程敏政書後曰：「鄉先正環谷汪先生著書凡十餘種，惟《春秋胡傳纂疏》刊行，餘多不傳。蓋聞先生既沒，悉被一人竊去，攘爲己書矣。《經禮補逸》一編，尤號精確，不可得見，可見者，侍郎曾公之序耳。予族孫恕保每語及之，恒切憤恚，思盡復其書之亡者，未能也。其子儒學生啓從予游，知予之惓惓於是，乃百計購得之，其原本雖被改竄，然有附麗而無刊補，真贗之迹，瞭然甚明。使其人重錄一過，則先生之故書不可釐正矣。此天不墜斯文，而後學之幸也。先生玄孫文彙、從玄孫仁知等與恕保力圖刊布，祁門令武昌韓君伯清實助之。予因爲手校，且摹先

生之像於編首，別爲附錄一卷，使學者得以致高山景行之思焉。」

黃氏潤玉《儀禮戴記附注》

五卷。

未見。

楊守陳曰：「先生以朱子嘗欲編《禮記》附《儀禮》，乃取《儀禮》析爲四卷，而以《禮記》比類附之，不類者附諸卷首末，亦各有意義。又以五禮獨闕軍禮，因取《周官》大田禮補之，而以《禮記》諸篇載田事者附焉，別爲一卷。通五卷，皆爲之注釋，總曰《儀禮戴記附注》。」

① 首字，舊要本無。

何氏喬新《儀禮叙錄》

十七卷。

未見。

喬新序曰：「《儀禮》十七篇，有《禮》有《記》。《禮》則其正經，先儒以爲周公所作；《記》則述其儀節之詳，蓋周末諸儒所記，以補正經之未備者也。每篇正經居首，而《記》附焉，自高堂生所傳及唐石經皆如此。」^①紫陽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始以《記》文附於正經各章之末，臨川吳文正公疑其經傳混淆爲朱子未定之稿，乃重加考訂，一仍高堂之舊，而爲之詮次焉，先王之制度，粗可見矣。元季兵火，其書散亡，深可痛惜。喬新弱冠，嘗讀《儀禮注疏》而愛之，方研究其奧旨，尋

以科舉之學中輟。登第以來，讀文正公《三禮叙錄》，又知公嘗考定是經，銳意求之，庶得以盡心焉，徧訪藏書之家無有也。《三禮考注》近刻於吾吁，廬陵楊文貞公以爲此文正公所考定，而晏璧彥文掩爲己作者也。竊嘗考之，文正公考定《儀禮》正經與《記》一仍其舊，今《考注》仍於朱子《經傳通解》，雜然無倫，其所注釋，徒取鄭玄、賈公彥之說而綴輯焉，亦與《易》《書》《戴記纂言》之文不類，決非出於公手。豈晏氏不見公本，而以己意爲之耶？喬新不揣庸陋，輒因唐人石經，兼考《叙錄》，詳加校定，經自爲經，《記》自爲《記》，不相雜糅，其章次則依朱

^①「高堂生」，原作「高唐生」，據四庫本、叢要本、《補正》改。

子所定，亦不敢妄爲紛更。《冠》、《昏》二篇，賓主問對、冠字醴醕之辭，石本在經文之後，今因朱子移置各章之末，蓋欲便於讀者也，於是《儀禮》十七篇復爲完書。嗟夫！秦火之後，先王典禮，十亡八九，其存於世者，惟此十七篇而已。炎漢以來，雖未能舉行，然猶列之學官，師弟子講習焉。自王安石廢經用傳，士大夫知此經者鮮矣，喬新少嘗讀之，而不能無韓昌黎之患，每欲採摭諸儒之說爲之注，以成紫陽、臨川二大儒之志，今學殖荒落，不能爲已。姑校正遺經，藏之家塾，傳之同志，庶幾有好古之士，爲吾所欲爲者，豈非曠世之一快哉？」

程氏敏政《儀禮注》

未見。

丁氏璣《儀禮注》

佚。

湛氏若水《儀禮補逸經傳測》

一卷。

未見。

若水自序曰：「《儀逸經》篇名者何？曰經之逸也多矣，有士冠而天子、諸侯闕，有士昏、士喪而天子、諸侯、大夫闕，有士、大夫祭而天子、諸侯闕。之四禮者，

其見於《公符》，雜見於《昏義》，諸記則有之矣。《王居明堂》也，《中霤》也，《投壺》也，《奔喪》也，諸經亡者則有之矣，存者其傳足徵也。予沿是補逸經名，凡十有五，庶幾存羊之意，而諸記或存其傳者耳。」

胡氏續宗《儀禮鄭注附逸禮》

二十五卷。

未見。

李氏舜臣《禮經讀》

佚。

舜臣自序曰：「余讀《冠禮》『筮於廟門』，釋者曰：『廟，古文廟字也。』蓋十七篇本

古文爾，而承以秦隸，至於今則多俗筆，甲乙或易。如《昏禮》『下達，納采用鴈』，「納」本補紕，而「鴈」，鵠也；「酢」，酸漿也，讀「酬酢」之「酢」，豈不遠哉？不揣弇陋，正以大篆，用其邊旁以爲楷書，兼以《周禮》、《戴記》正焉。」

何氏澄《刊正儀禮纂疏》

未見。

黃虞稷曰：「澄，字應清，歙人，有孝行。」

阮氏琳《儀禮經解》

未見。

王氏樵《校錄古禮》

未見。

李氏黼《儀禮集解》

□卷。^①

存。

黃虞稷曰：「黼，嘉靖間無錫人。」

王氏志長《儀禮注疏羽翼》

十七卷。

存。

郝氏敬《儀禮節解》

十七卷。

存。

敬自述曰：「《儀禮》較《周禮》切近，《周禮》懸空鋪張，《儀禮》周旋裼襲，合下有實地，雖止於十七篇，推而演之，三千、三百皆可義起。內《鄉射》即《鄉飲酒禮》，《大射》即《燕禮》，《既夕》即《士喪禮》，《有司徹》即《少牢饋食禮》，其實止十有二篇，然不啻詳已。昔之作者舉所嘗聞，潤色補綴，使後世知禮之儀文如是，古人陳迹如是，非責後世一一拘守，亦非士大夫禮存，天子、諸侯禮亡之謂也。大抵

①「□」，四庫本作「十」。

冠、昏、喪、祭、朝、聘、燕、饗，禮之大端止此；飲食男女、養生送死，人生日用止此；升降進退、周旋規矩，行禮節文止此。天子諸侯，同此人倫，同此儀則，隆殺多寡，因時制宜，此皆行禮節目。朱仲晦欲以《儀禮》爲經，夫儀之不可爲經，猶經之不可爲儀也。經者，萬世常行；儀者，隨時損益。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經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儀也，皆以節文斯五者。五者，三代相因，而儀者所損益。世儒耳食朱說，欲以《儀禮》爲經，割諸禮附之，嗟夫！諸禮家言，雖聖人復生，不能盡合矣。虞、夏、殷、周，因革損益，尚不相襲，乃世儒欲彌縫新故不同之迹，以通之百世，就使補輯完備，能必一一可用之今日乎？學禮者，所以貴達也。」

劉氏宗周《儀禮經傳考次》

未見。

陳氏林《儀禮會通圖》

二卷。

未見。

胡氏賓《禮經圖》

一卷。

未見。

譚氏貞良《儀禮名物考》

八卷。

佚。

貞良自序曰：「《儀禮》之難讀也，由於名物度數之未晰，故覺其辭義之艱深也，使名物度數之既辨，則其艱深者，且文從字順矣。崇禎丙子，秋試擯落，意不自聊，

爰合鄭氏之注，賈氏之疏，陸氏之《釋文》，聶氏、楊氏之《圖》，以及諸家之說，攷其名物度數而詮釋之。嗚呼！《尚

書》百篇，伏生止記憶二十八篇，學者每致憾於古書之散佚，然使其盡存，齧牙詰曲，當無異是書之難讀，縱頒諸學官以取士，士必畏難，而習焉者寡矣。高堂生之《禮》僅存一十七篇，而士子罕肯誦習，司

學校者，寧以小戴之記傳爲經，可爲長太息也。吾故釋其名物度數，俾吾後之人不以難讀廢之，斯幸甚已。」

按：《儀禮》雖存，治舉子業者，不講久矣。譚公欲便學者誦習，詮其名物度數，立意甚厚。惜也避地漳州之瑄溪，失於寇，亦古經之不幸也。

趙氏魏史《儀禮本義》

十七卷。

存。

魏史自序曰：「《儀禮》者周公監二代而制之以經世者也。《中庸》云：『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大經小曲，皆謂之儀。是三百，《儀禮》之綱領；三

千，《儀禮》之條件。《禮經》之大全，登孔門者，猶及見之，而孟氏以後，殘缺多矣。漢興，河間獻王得孔壁《禮經》五十六篇，自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外，餘□三十九篇在秘府，^①謂之《逸禮》，繼以新莽之亂亡焉，故迄今所存，止此而已。其篇次，二《戴》與劉氏《別錄》參差不同，而鄭本一依劉氏，其註疏，朱子蓋嘗以浮蕪病焉，欲力為釐正而不果，近代吳氏亦嘗嗣為考定焉而未盡。值世聖明，文運綦盛，史且賤老，不自揆其迂腐，蓋心詮次，^②其間為之《本義》如其篇，庶幾私淑前修，竟其未竟之志云。」

錢氏 馮《儀禮說》

一卷。

存。

張氏 睿卿《儀禮考》

一卷。

存。

萬氏 斯大《儀禮商》

二卷。

存。

^①「□」，四庫本、薈要本無此空格。

^②「蓋」，四庫本、薈要本作「盡」。

亡名氏《儀禮解詁》

四卷。

未見。

按：山陰祁氏《書目》有之。

《儀禮節要》

三卷。

佚。

張萱曰：「抄本，莫詳撰集姓氏。」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四終

弟子秀水徐勵誠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五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儀禮六

馮氏翼翁《士禮考正》

佚。

《吉安府志》：「馮翼翁，字子羽，永新人。登第授漢陽縣丞，歷官撫州守。劉岳申志其墓，以其父魯山先生暨弟獎翁謂爲三馮。」

何氏休《冠儀約制》

一篇。
存。

王氏堪《冠禮儀》

一篇。
存。

杜佑曰：「晉惠帝時人。」

楊氏簡《冠記》、《昏記》

各一篇。
佚。

錢氏時《冠昏禮》

佚。

陳氏普《士冠禮說》

一篇。

存。載《石堂集》。

陳氏選《冠儀》

一卷。

未見。

范路曰：「陳選，字士賢，臨海人，天順庚辰進士，廣東左布政使。」

鄭氏若曾《士冠禮解》

一卷。

未見。

羅氏願《昏問》

一篇。

存。

陰氏秉衡《昏禮節要》

未見。

李鎰曰：「秉衡，字振平，內江人。隱居著述，鄉人呼之曰陰孟子。」

王氏承裕《昏禮用中》

未見。

李因篤曰：「王承裕，字天宇，三原人。端毅公恕少子，中弘治癸丑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尚書，卒謚康僖。」

王氏廷相《昏禮圖》

一卷。

存。

毛氏奇齡《昏禮辨正》

一卷。

存。

奇齡自述曰：「幼時觀鄰人娶婦，婦至，不謁廟，不拜舅姑，牽婦入於房，合卺而就枕席焉。歸而疑之曰：『此非野合乎？』若然，則娶與奔何擇焉？」以問塾師，塾師曰：「孺子焉知禮，禮不云乎，不成婦者不廟見，夫不先成婦，而謂可以見舅姑、入祖廟，未之前聞。」予曰：「婦必寢而後成乎？」塾師不能答。會先仲氏從郡歸，急舉似之，仲氏愀然曰：「斯禮之不明，於今五百年矣，禮無不謁廟者，娶則告迎，人則謁至。《曲禮》曰「齋戒以告鬼神」，此告迎也；《左傳》曰「夫人姜氏人」，此謁至也。是故楚公子圍娶于鄭，有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辭以告迎；而鄭公子忽娶于陳，歸不謁至，則陳鍼子譏之曰：「先配而後祖，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何以能

育？」則是婦至之夕，必入而告謁，謂之謁廟，亦謂之朝廟。苟不告迎，是謂蒙先君，蒙者，欺也；不謁至，是謂誣祖，誣者，詐而不實也。欺與詐，即已爲夫婦，而同於不爲，故曰是不爲夫婦。則是不謁祖者不成婦，而反曰不成婦則不謁祖，是明與其書而倒讀之也。且婦非薦寢而後成也，女之稱婦，在納采時已定之，而納徵則竟成其名，故納采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室者，婦人之稱，而納徵則曰：「徵者，成也。」至是，而夫婦可以成也。是以《公羊傳》曰：「女在家稱女，在塗稱婦。」則在家時雖成婦，然名而不稱，及出門而即稱之，故往娶稱逆婦，既至稱婦人。《春秋》書法，明明可稽，未聞曰娶後三日，而後婦身以成也。且夫廟見者，非謁見之見；成婦者，非夫婦之婦也。

禮以爲婦至之夕，舅姑在堂，則舅姑爲主人，迎而拜之，謂之拜舅姑，而然後帥以謁廟。則此時之拜，賓主之拜也，猶之壻之拜，親迎雖舅壻交拜，而仍不謂之壻見。是以次日質明則上堂而行婦見之禮，謂之成婦，《昏禮》所云「成婦禮」者是也。脫或不幸，而舅姑已亡，則迎婦謁廟，以長者爲主，而上堂之見，質明無有，必待祭而後行之，而祭必以時。一時三月，則感物悽愴，於是入廟，而修婦見之禮，謂之廟見。《曾子問》所云「三月而廟見，成婦之義」者，誠以入廟見婦不幸之事，故同一成婦，而婦見稱禮，廟見稱義。以爲婦見，則棗栗脰修，成子婦之儀；廟見，則僅扱地奠菜，而特豚盥饋不能再舉，但以意行之，而儀節未備，故不曰禮而曰義，亦曰義在所殺耳。然且夫婦之

稱成於納徵，而子婦之稱必俟廟見始成之，重子婦而輕夫婦。假未廟見而婦死，則雖爲夫婦三月，而不移於祖，不附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曰「未成婦」也。則是久薦枕席，仍未成婦，而必成之於掘地一奠之後。晉江應元所云「貴其成婦，不貴其成妻」者，蓋婦妻之辨，其爲重婦而輕妻，成在婦而不在妻，斷斷如此。自世不讀書，不識三禮，不深辨夫子《春秋》，祇以宋學爲指歸，而宋人著書，一往多誤。伊川程氏有「三日廟見」之語，而朱元晦作《家禮》，即承其誤，而著爲禮文曰：「三日廟見，主人以婦見於祠堂。」且曰：「入門而不見舅姑，三日而始廟見者，以未成婦也。」夫以曾子所問，夫子所言，「三月而廟見，成婦之義」，明明正文，而乃曰：「三日廟見，不成婦不廟見。」以

三月爲三日，以廟見爲見廟，以子婦而爲夫婦，以死舅姑爲生舅姑，以不廟見不成婦爲不成婦不廟見。以致五百年來，自宋、元至於今，自流沙至於日出，彼我夢夢，同入酒國，舉生倫大事，男女百年一大嘉會，而草草野合，涉於無賴。至請召賓客，往來簡帖不曰「三日廟見」，則曰「兒媳某日行廟見禮」，抑又以凶喪不吉之辭公然行之。嗟乎！先王先聖安在耶？予時聞其言，始而驚，既而悟，又既而憤然不平，以爲禮數衰息，安得日發仲氏言而一一正之？乃驟丁鼎革，流離道路者，越數十年。每就人質難，而不得要領，暨歸休而仲氏逝矣。予嘗考宋學，推其所誤，大抵北宋宗《周禮》，而王氏誤之，南宋宗《儀禮》，而朱氏又誤之。荆公以《周禮》爲周公之書，而文公亦即以《儀

禮》爲周公所著，夫周公著書，亦復何據？獨不曰有夫子之《春秋》在乎？晉韓宣子聘于魯，觀《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夫《春秋》何與於周禮？而善觀禮者，即於《春秋》而得之。誠以先王無禮書，其所言禮，每散見之六籍之間，而《春秋》所書，較於周制爲尤切。^①故予傳《春秋》，直以禮、事、文、義立爲四例，而以禮爲首。以爲《春秋》是非，固有周一代典禮所取正也，乃不通者目之爲春秋之禮。夫先配後祖，春秋之禮也，而知禮者譏之，則不祖者春秋之禮，祖即非春秋之禮，而周之禮也。丁丑婦至，戊寅朝廟，春秋之禮也，夫子特貶而正之。則越日朝廟者，春秋之禮，至日即朝廟者，此非春秋之禮，而周之禮也。夫《禮記》者，夫子之後之書也，《周禮》、

《儀禮》雖或爲周時所著，然並非春秋以前夫子經見之書也。況《儀禮》闕落，舉無全禮，以《儀禮》無天子、諸侯之禮，而謂天子諸侯必無禮，定非通人；以《士昏禮》無行媒、朝廟之文，而謂昏禮無媒妁、昏禮不朝廟，是爲妄士。惜予本無學，而仲氏又逝，全禮不明，將以俟後之有學者，因先錄《昏禮》一節，記其所聞於仲氏之所言者，以就正有道，名曰《辨正》。嗟乎！世豈無知禮者耶？」

劉氏啟《士相見義》

一卷。

存。

①「周制」，四庫本作「周禮」。

《東都事略》：「劉敞字原父，袁州臨江人，舉進士甲科，官至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

朱子曰：「劉原父却會效古人爲文，其集中有數篇論全似《禮記》。」

陳氏師道《士相見禮》

一卷。

未見。

按：《聚樂堂藝文目》有之。

舒氏芬《士相見禮儀》

一卷。

存。

芬自序曰：「故事，謁闕里者，拜先師孔

子畢，乃拜啓聖公，已，則遍觀宗廟之美，始造衍聖公宅，惟升堂再拜而已，芬言當行《士相見禮》。蓋公聖人之胄，所居所養，必異於人，而此禮又爲孔壁淹中所出也。若夫贊則可依時俗，用帕二方，亦古人將幣遺意，不拘於羔鴈雉牯之飾矣。因錄一二策，將以告夫來謁闕里者。」

鄭氏樵《鄉飲禮》

《宋志》：三卷。又圖三卷。

佚。

高氏閑《鄉飲酒儀》

佚。

朱子曰：「紹興初，行鄉飲酒禮，其儀乃是高

抑崇撰。如何不看《儀禮》，只將《禮記·鄉飲酒義》做這文字，是貽笑千古者也。」

王氏炎《鄉飲酒儀》

一卷。

未見。

王氏時會《鄉飲酒禮辨疑》

一卷。

佚。

史氏定之《鄉飲酒儀》

《宋志》：一卷。

佚。

鄭氏起《鄉飲酒書》

佚。

何氏棟如《鄉飲圖考》

一卷。

未見。

許氏孚遠《鄉飲酒禮會通》

未見。

朱氏載堉《鄉飲酒樂譜》

六卷。

存。

繆泳曰：「鄭世子。」

馮氏應京《鄉飲圖說》

一卷。

未見。

駱氏問禮《鄉飲序次圖說》

一卷。

未見。

張氏啟《飲射輯略》

一卷。

未見。

聞人氏詮《飲射圖解》

一卷。

存。

詮序曰：「夫射何爲者也？夫射，聖人所以別賢愚，序長幼，以明禮樂者也。是故以進德者尚其藝，以盡倫者尚其節，以致中者尚其敬，以章順者尚其和。是故藝之德聖而智，節之道孫以通，和敬之施恭以安。君子行此四者，以治其身，則德日進而家可齊，立不偏而行不疑矣；以之教人，則同德相勸而進不孤，同親相讓而倫不紊，立不獨立而人易親，行不獨行而人易從。是故男子生而懸弧焉，剡蓬以射天地四方，示有事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罔不由射以觀德行。故天子諸

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是故燕也者，合學合射以考藝而進退之，以明嫌義，^①以明正道，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飲也者，明貴賤，辨隆殺，象天象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合諸鄉射而孝弟之行立，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是故燕必以大射，飲必以鄉射，大射以明君臣之義，鄉射以明長幼之序，皆所不廢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則夫鄉飲、鄉射，夫亦學士之所必不可忽，君子進德盡倫之首事也。是故其藝章而德進矣，其節著而倫盡矣，飾之以禮樂，則所以養德而俾之周旋中禮者，斯其至矣。嘉靖十有五年，春正月。」

朱子熹《鄉射疑誤》

一篇。

存。

王氏廷相《鄉射禮圖注》

一卷。

存。

廷相自序曰：「《鄉射禮》者，古大夫、士之射禮也。蓋射於鄉以詢衆庶，而察其志與容，將論賢而不遺也。夫人容止揖讓，而賢不肖以判，行同能偶之際，而好惡趨舍，群以之分，故曰射以觀德。由茲選士，其義廣

① 「義」，四庫本作「疑」。

矣，是故聖王務之。其爲禮也，委曲周盡，動合法象，觀其賓主之情，禮樂之節，器制之數，區位之宜，登降之容，獻酬之飾，蓋洽於人情，達於倫義者矣。君子一游於是，則和順從容之心油然而興，鄙陋陵躐之氣如蛻斯釋。仁愛可以推之庭塾，忠敬可以推之君長，恂篤可以推之州閭，慈惠可以推之民庶，有非勉爾也，不言而喻通者矣。仲尼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豈不信然哉？舊有關中本獨取三射，而略獻酬，學士之慕古者，恒以全禮病之，然時異勢殊，亦難盡然矣。余乃取《儀禮》本篇，類次其事爲四十五節，省而不行者四節，舉射者二十三節，^①通舉者四十一節，復取諸家疏解及舊圖注附之，仍會以今儀，以便習事。嗟乎！古今異宜，禮難盡一。禮者，情也，禮不同而情同，古亦幾矣。感物撰

德，夫焉不足哉？故曰存乎其人焉耳。庾亮，武昌亂區也，舉古賓射，時士歎其有洙泗之風；劉昆，陳留野儒也，桑弧蒿矢以習射，而縣令率屬就觀。況世會和平，彷彿隆古之運，有以禮樂自任者，則風動物化，夫豈不遠哉？」

葉氏良佩《燕射古禮》

一卷。

未見。

徐氏樾《燕射禮儀》

一卷。

①「二」，四庫本作「三」。

未見。

《黔記》：「貴州提學道貴溪徐樾撰。」
李延是曰：①「樾，中嘉靖壬辰進士。」

彭氏良臣《射禮纂》

一卷。

未見。

陳氏鳳梧《射禮集要》

一卷。

存。

繆泳曰：「陳鳳梧撰，冀北郭登庸爲湖廣提學副使，刊行之。」

謝氏少南《射禮纂要》

一卷。

未見。

楊氏道賓《射禮儀節》

一卷。

未見。

繆泳曰：「晉江楊侍郎，官國子司業，著有《射禮儀節》，而江夏郭文毅加以攷證成書。」

劉賢序曰：「國學故有高皇帝《欽定射儀》，出於草創之世，百戰之餘，士亡不爭

①「是」，四庫本作「景」。

先命中者。禮取其足以銷雄心、抑勁氣而止，以故節目疎闊。其後涇野呂氏更定之，承平之時，道在潤色，意在會通其典故，綢繆其文章，是故制詳而教備。蓋欽定之儀，有射而後有儀，義主忠質；考定之儀，有儀而又增飾之，雖曰適中，然以文勝矣。此溫陵楊荆巖先生《射禮儀節》之所由纂也。夫禮苟繁，而使人病於難行，非所以爲禮，先生其穆然有□從先進之思乎。^①江夏郭君，博物君子也，既以此書教習多士，而又爲之考射法、射器、射職，以至位次、聲詩，繪圖附說，一準諸占，以廣先王造士之意。用壽諸梓，兩先生之思挽世道於古初者，實倪於此。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讀《儀節》一編，兩先生之所以佐王道者，豈其難哉？」

朱氏縉《射禮集解》

□卷。

存。

縉序曰：「《鄉射禮》文具在周公《儀禮》，鄭玄有注以釋其義矣，今復何爲而有是《集解》耶？蓋《儀禮》古文，昌黎嘗苦其難讀，鄭注簡切，後學罔晰其精微。矧元聖之言，至理攸寓，窮之而愈無窮，味之而益有味乎？世儒著有《射禮纂要》、《直指》、《節要》等書，撰次雖爲詳明，而今之演習古射者，多慮漫無依據，艱於效慕，此《集解》所以不容不作也。是故祖述《儀禮》，參考群籍，要殊於同，會萬於一。」

① □，四庫本無此空格，薈要本作「吾」。

先之以序事，使各有所執也；次之以攷物，使各有所知也。然後設位以立周旋之準，陳器以備禮樂之文。儀節終始，次第具述，無非咀味古人糟粕，而演繹之耳。詎敢罔作聰明，^①以亂典章之舊哉？復乃召集諸生，講解明悉，分以執事。未幾，按禮畫圖，舉而行之，則見其雍雍然，肅肅然，容止有儀，進退有度。甚矣！禮能變化人之氣質，何如是之速也，不足以徵德行之立乎？兼之禮器古樸，音樂鏗雅，時來觀者絡繹，依稀矍相堵牆，何者？殆原古禮廢墜日久，駭見修舉於學，宜其人皆爭先而快覩之，亦不足為異也已矣。事竣，舉人李生良能、貢士張生師夔，暨李生九叙、劉生玉光，偕通學諸生，力請備紀，以風來學。辭終弗獲。竊惟宣父言夏、商之禮，尚慨杞、宋之無

徵；晦庵撰《楚辭》之注，尤多闕疑之未訂，顧愚管窺蠡測之見，曷敢銜售以貽名家宗工之笑歟？雖然，敦行古禮，以正士習，實典文教者之責任也，義亦不得遜避，乃敢忘其蕪陋，庸書以為序云。時嘉靖戊戌秋八月。」

李延是曰：「縉，零陵舉人，署邳縣儒學教諭。」

林氏文奎《射禮圖注易覽》

一卷。

未見。

①「罔」，四庫本作「妄」。

吳氏霞《射禮輯說》

未見。

《閩書》：「吳霞，字汝華，海澄人。」

姚氏坤《射禮直指》

一卷。

未見。

劉氏敞《公食大夫義》

一卷。

存。

方氏回《覲禮辨》

一篇。

存。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五終

弟子吳縣席前席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六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儀禮七

戴氏德《喪服變除》

《舊唐志》：一卷。《通志略》同。
佚。

馬氏融《喪服經傳注》

《隋志》：一卷。

佚。

鄭氏玄《喪服譜注》

《隋志》：一卷。
佚。

《喪服經傳注》

《隋志》：一卷。
佚。

劉氏表《後定喪服》《隋志》作「喪禮」。

《隋志》：一卷。
佚。

按：杜佑《通典》引劉表《後定喪

服》文云：「父亡在祖後，則不得爲祖母三年，以爲婦人之服不可踰夫。孫爲祖服周，父亡之後，爲祖母不得踰祖也。」又云：「既除喪，有來弔者，以縞冠深衣於墓受之，畢事反吉。」又云：「君來弔臣，主人待君到，脫頭經，貫左臂，去杖，出門迎。門外再拜，乃厭，還，先入門，東壁向君讓。君於前聽進，即堂先哭。乃止於廬外伏哭，當先君止。君起致辭，子對而不言，稽顙以答之。」

蔣氏琬《喪服要記》

《隋志》：一卷。

佚。

《蜀志》：「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爲尚書令，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延熙元年命開府，明年就加爲大司馬，卒謚曰恭。」

王氏肅《喪服要記》

《隋志》：一卷。

佚。

按：王氏《喪服要記》，孔氏《正義》、杜氏《通典》多引之，其《魯哀公葬父》一篇，散見群書，今會粹爲一，可以補永嘉薛氏《孔子集語》所未及。文曰：「魯哀公祖葬其父，孔子問曰：『寧設桂樹乎？』哀公曰：『不也。桂樹者，起於介子推。子推，晉之人也。文公有內難，出

國之狄，子推隨其行，割肉以饋軍糧。後文公復國，忽忘子推，子推奉唱而歌，文公始悟當受爵。子推奔介山，抱木而燒死，國人葬之，恐其神魂賈於地，故作桂樹焉。吾父生於宮殿，死於枕席，何用桂樹爲？」孔子問曰：「寧設三桃湯乎？」哀公曰：「不也。桃者，起於衛靈公，有女，^①乳母送新婦就夫家，道聞夫死，乳母欲將新婦返，新婦曰：「女有三從，今屬於人，死當卒哀。」因駕素車白馬，進到夫家，治三桃湯以沐死者，出東門北隅，禮三終，使死者不恨。吾父無所恨，何用三桃湯爲？」孔子問曰：「寧設五穀囊乎？」哀公曰：「不也。五穀囊者，起伯夷、叔齊，讓

國，不食周粟，而餓于首陽之山，恐魂之饑，故作五穀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用此爲？」孔子問曰：「寧設菰廬乎？」哀公曰：「不也。菰廬，起太伯。太伯出奔，聞古公崩，還赴喪，故作菰廬以障其尸。吾父無太伯之罪，何用此爲？」孔子問曰：「寧設桐人乎？」哀公曰：「不也。桐人，起於齊人虞卿，遇惡繼母，不得養，父死不能葬，知有過，故作桐人。吾父生得供養，何用桐人爲？」孔子問曰：「寧設魂衣乎？」哀公曰：「不也。魂衣，起苑荆，於山之下，道逢寒死，友哀，

①「有女」下，《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七（四部叢刊三編景宋本）引王肅《喪服要記》有「嫁楚」二字。

往迎其尸，憫神之寒，故作魂衣。吾父生服錦繡，死於衣被，何用魂衣爲？」酈善長謂：「孔子非璠璣送葬，安用桂樹爲禮乎？」王肅此證近於誣矣。」

《喪服經傳注》

《隋志》：一卷。

佚。

射氏慈《喪服變除圖》

《七錄》：五卷。

佚。

陸德明曰：「慈，字孝宗，彭城人，吳中書侍郎。」

《隋書》：「慈，吳齊王傳。」^①

《喪服天子諸侯圖》

《舊唐志》：二卷。

佚。

杜氏預《喪服要集》

《隋志》：二卷。

佚。

袁氏準《喪服經傳注》

《隋志》：一卷。

① 「傳」，原作「傳」，據《隋書》卷三十二改。

佚。

衛氏璠《喪服儀》

《隋志》：一卷。

佚。

劉氏逵《喪服要記》

《七錄》：二卷。

佚。

《隋書》：「逵，晉侍中。」

崔氏游《喪服圖》

《舊唐志》：一卷。

佚。

《晉書》：「崔游，字子相，上黨人。魏末，察孝廉，泰始初，拜郎中。年七十餘，猶敦學不倦，撰《喪服圖》，行於世。」

賀氏循《喪服要紀》

《七錄》：「六卷。」《隋志》、《舊唐志》：十卷。

佚。

《喪服譜》

《隋志》：一卷。

佚。

孔氏倫《集注喪服經傳》

《隋志》：一卷。

佚。

陸德明曰：「集衆家注。」

蔡氏謨《喪服譜》

《隋志》：一卷。《舊唐志》同。

佚。

環氏濟《喪服要略》

《隋志》：一卷。

佚。

孔氏衍《凶禮》

《隋志》：一卷。

佚。

葛氏洪《喪服變除》

《隋志》：一卷。

佚。

陳氏銓《喪服經傳注》

《隋志》：一卷。

佚。

劉氏德明《喪服要問》

《七錄》：六卷。

佚。

裴氏松之《集注喪服經傳》

《隋志》：一卷。

佚。

陸德明曰：「松之，字士期，河東人。宋太中大夫，西鄉侯。」

庾氏蔚之《喪服要記》

《七錄》：三十一卷。

佚。

《隋書》：「宋員外郎散騎常侍庾蔚之撰。」

《喪服世要》

《七錄》：一卷。

佚。

費氏沉《喪服集議》

《七錄》：十卷。

佚。

《隋書》：「宋撫軍司馬費沉撰。」

雷氏次宗《略注喪服經傳》

《隋志》：一卷。

佚。

釋慧皎《高僧傳》：「慧遠講《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旨，次宗後別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因寄書嘲之曰：「昔與足下共於釋和尚間面受此義，今便題卷首稱雷氏乎？」」

周氏續之《喪服注》

佚。

蔡氏超宗《集注喪服經傳》

《隋志》：二卷。

佚。

劉氏道拔《喪服經傳注》

《七錄》：一卷。

佚。

陸德明曰：「彭城人，宋海豐令。」

張氏耀《喪服要問》

《七錄》：二卷。

佚。

崔氏凱《喪服難問》

《七錄》：六卷。

佚。

王氏儉《喪服古今集記》

《隋志》：三卷。《舊唐志》同。

佚。

《喪服圖》

《隋志》：一卷。

佚。

田氏僧紹《集解喪服經傳》^①

《隋志》：二卷。

佚。

司馬氏璠《喪服經傳義疏》

《七錄》：五卷。

佚。

《隋書》：「司馬璠，齊散騎郎。」

王氏逸《喪服世行要記》《舊唐書》「逸」作「遂之」。

《隋志》：十卷。

佚。

《隋書》：「齊光祿大夫王逸撰。」

樓氏幼瑜《喪服經傳義疏》

《七錄》：二卷。

佚。

《隋書》：「幼瑜，齊給事中。」

① 此條前原空三行，據《補正》丁杰案語刪。

劉氏璣《喪服經傳義疏》

《七錄》：一卷。

佚。

沈氏麟士《喪服經傳義疏》

《七錄》：一卷。

佚。

袁氏祈《喪服答要難》

《隋志》：一卷。《舊唐志》同。

佚。

《唐書》：「趙成問，袁祈答。」

賀氏游《喪服圖》

《隋志》：一卷。

佚。

崔氏逸《喪服圖》

《隋志》：一卷。

佚。

裴氏子野《喪服傳》

《隋志》：一卷。

佚。

賀氏^瑒《喪服義疏》

《隋志》：二卷。

佚。

何氏^胤《喪服治禮儀注》^{《七錄》作《士喪儀注》。}

《唐志》：九卷。

佚。

何氏^{佟之}《喪服經傳義疏》

《隋志》：一卷。

佚。

《隋書》：「佟之，梁尚書左丞。」

皇氏^侃《喪服文句義疏》

《隋志》：十卷。

佚。

《喪服答問目》

《隋志》：十三卷。

佚。

孔氏^智《喪服釋疑》

《七錄》：二十卷。

佚。

謝氏嶠《喪服義》

《隋志》：十卷。

佚。

《隋書》：「嶠，陳國子祭酒。」

袁氏憲《喪禮五服》

《隋志》：七卷。

佚。

《隋書》：「憲，大將軍。」

王氏隆伯《喪禮鈔》

《隋志》：三卷。

佚。

張氏冲《喪服義》

三卷。

佚。

沈氏文阿《喪服經傳義疏》

《舊唐志》：四卷。

佚。

《喪服發題》

《舊唐志》：二卷。

佚。

謝氏徽《喪服要記注》

《舊唐志》：五卷。注：賀循書。

佚。

按：杜氏《通典》引《喪服要記》文云：「公子之二宗，皆一代而已，庶兄弟既亡之後，各爲一宗之祖也。」其下有徽注云：「母弟於妾子則貴，^①於嗣子則賤，與妾子同爲庶故也。既死之後，皆成一宗之始祖，即上所謂別子爲祖也」，又《要記》下文云：「嫡繼其正統者，各自爲大宗，乃成百世不遷之宗也。」其下有徽注云：「賀公答庾元規云：『雖非諸侯別子，始起是邦而爲大夫者，其後繼之，亦成

百代不遷之宗。鄭玄亦云：「太祖謂別子始爵者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愚謂是起是邦始受爵者。又問：「別子有十人，一族之中可有十大宗乎？」「然」。賀答傳純云：「別子爲祖，不限前後，此爲每公之子皆別也。」又《要記》云：「凡諸侯之嗣子繼代爲君，君之群弟不敢宗君，君命其母弟爲宗，諸弟宗之，亦謂之大宗，死則爲齊衰九月。」其下有徽注云：「母弟雖貴，諸弟亦不敢服，既爲宗主，則齊衰九月，其母小君也，其妻齊衰三月，如大宗也，以母弟之貴故也。」又《要記》

①「於」，原作「與」，據四庫本、薈要本、《補正》改。

下文云：「若無母弟，則命庶弟之大者爲宗，諸弟宗之，亦如母弟，則爲之大功九月。」下有徽注云：「此《大傳》之小宗也，其母妻則無服，女公子服宗亦與男同。」《要記》下文云：「此二宗者，一代而已。」下有徽注云：①「此二宗亦不得並，故《大傳》曰：『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小宗而無大宗者，公子之謂也。』」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六終

弟子嘉興王浚覆校

① 「徽注云」下，原重「此二宗者」至「徽注云」十三字，據《補正》刪。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七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儀禮八

孟氏詵《喪服正要》

《唐志》：二卷。

佚。

《舊唐書》：「孟詵，汝州梁人，舉進士。垂拱初，累遷鳳閣舍人，出爲台州司馬，後累遷春官侍郎，長安中，爲同州刺史。」

殷氏价《喪服極議》

《通志》：一卷。

佚。

龐氏景昭《喪服制》

《通志》：一卷。

佚。

張氏薦《五服圖》

佚。

裴氏苙《五服儀》

《唐志》：二卷。

佚。

《新唐書》：「苙，元和太常少卿。」

仲氏子陵《五服圖》

《通志》：十卷。

佚。

《新唐書》：「貞元九年上。」

伊氏失名《喪服雜記》

《七錄》：二十卷。

佚。

徐氏失名《喪服制要》

《隋志》：一卷。

佚。

王氏失名《喪服記》

《隋志》：十卷。

佚。

嚴氏失名《喪服五要》

《隋志》：一卷。

佚。

卜氏失名《駁喪服經傳》

《隋志》：一卷。

佚。

樊氏失名《喪服疑問》

《隋志》：一卷。

佚。

戴氏失名《喪服五家要記圖譜》

《七錄》：五卷。

佚。

亡名氏《喪服義鈔》

《隋志》：三卷。

佚。

《喪服經傳隱義》

《七錄》：一卷。

佚。

《喪服要略》

《隋志》：二卷。

佚。

《喪服祥禫雜議》

《七錄》：二十九卷。

佚。

《喪服雜議故事》

《七錄》：二十一卷。

佚。

《喪服君臣圖儀》

《七錄》：一卷。

佚。

《五服圖》

《隋志》：一卷。

佚。

《五服圖儀》

《隋志》：一卷。

佚。

《五服略例》

《隋志》：一卷。

佚。

《喪服要問》

《隋志》：一卷。

佚。

《喪服假寧制》

《隋志》：三卷。

佚。

《論喪服決》

《隋志》：一卷。

佚。

《士喪禮儀注》

《唐志》：十四卷。

佚。

《五服志》

《宋志》：三卷。

佚。

《喪服加減》

《宋志》：一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雜記服制增損，文無倫次。」

《五服儀》

一卷。

佚。

《五服法纂》

一卷。

佚。

以上二書，載《紹興續到四庫闕書目》。

梁氏觀國《喪禮》

五卷。

佚。

《廣東通志》：「梁觀國，字賓卿，南海人。再薦於鄉，不第。力排佛老，編《喪禮》五卷，革用道釋者，門人稱曰歸正先生。」

韓氏挺《服制》

《宋志》：一卷。

佚。

李氏隨《吉凶五服儀》

《宋志》：一卷。

佚。

劉氏筠《五服年月數》

《宋志》：一卷。

佚。

呂氏大臨《編禮》

三卷。

未見。

晁公武曰：「以《士喪禮》爲本，取三禮附之，自始死至祥練，各以類分，其施於後學甚惠，尚恨所編者，五禮中特凶禮而已。」

沈氏括《喪服後傳》

佚。

括自述曰：「予爲《喪服後傳》，書成，熙寧中，欲重定五服，勅而予預討論雷、鄭之學，闕謬頗多。」

鄭氏文通《喪服長編》

佚。

楊氏簡《喪禮家記》

一卷。

佚。

馮氏椅《喪禮》

佚。

葉氏起《喪禮會經》

未見。

黃虞稷曰：「起，字振卿，永嘉人，其書虞集爲之跋。」

車氏垓《內外服制通釋》

九卷。

存。

馬良驥曰：「公諱垓，字經臣，少諱若綰，鄉人所稱雙峰先生者也。居黃巖，領鄉薦，不第，季父韶溪先生安行登永嘉潛室陳先生埴之門，公與從兄若水俱受學焉。凡《河圖》、《洛書》、先天、太極之精微蘊奧，靡不探蹟，異端百家之說，必反覆辨訂。至於《禮經》尤詳，如深衣之續衽，^①先儒未有一定之論，公則用注疏皇氏「廣頭在下」之說，改正續衽爲裳之上、衣之傍，而後深衣之制始得其宜。喪服親疏

之隆殺，文公《家禮》尚或遺略，公乃作《內外服制通釋》一篇，其於正、降、義、加多以義起，以補文公之未備，士之習禮者得之，如指諸掌焉。景定中，會稽王華甫守台於城之東湖建上蔡書院，首聘公兄弟，處以賓職。咸淳中，朝廷以特科授迪功郎建寧浦城縣尉，公既老，遂不赴。」

牟楷序曰：「余聞雙峰先生服制有書舊矣，而常恨莫之見也。年幾耳順，先生之子大雅翁始編以示余，且俾題其首。余以晚學辭，弗獲，遂爲之言曰：美哉是書，其文公《家禮》之羽翼歟！或曰：『喪服之制，《家禮》備矣，此書之作，不殆於贅乎哉？』余謂不然，《家禮》著其所當然，此釋其所以然也。孔子曰：『民可使

① 「續」，原作「續」，據薈要本改。下一「續衽」同。

由之，不可使知之。」徒由之而不求以知之，可乎哉？此先生之書所以作也。然禮有冠、昏、喪、祭，而此獨有取於喪，又何歟？禮之行由於俗之厚，俗之厚由於喪之重也，周公所以成周家忠厚之俗，亦惟喪、祭之重而已。喪、祭之重，民俗之厚也，民俗厚而後冠、昏之禮可行矣。噫！親喪固所自盡也，世降俗澆，齊斬且莫之盡，況期功乎？期功之正者，且莫之盡，況若義、若降、若加者乎？噫！安得如先生者出而司風俗之柄，即是書而躬行之，且律天下之人盡行之，則變澆爲淳，有不難者矣。噫！後之人讀是書而昧於天理者，烏足以知先生之心哉？先生姓車氏，諱垓，字經臣，玉峰先生之委也。至元後己卯暢月。」

張復跋曰：「雙峰先生《內外服制通釋》，

余聞其書舊矣，今始獲一覩，其發明朱夫子《家禮》，殆無遺蘊，豈曰小補之哉？因思卅角時，從玉峰先生於上蔡東湖書院，引試聖則堂，舉《孟子》「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章爲題，先生曰：「此帝堯命契教天下萬世以人道之始也。」余對曰：「朱夫子《喪禮》一書，豈非教天下萬世以人道之終乎？」先生喟然曰：「小子真能以隅反矣。」雙峰先生，玉峰先生之委也，宜其熟於禮也。烏乎！微契不能啓之於前，微朱夫子不能成之於後，微先生《通釋》，又不能使後人行著而習察也。讀先生之書者，孝弟之心油然而於艸、雷之於蟄，豈曰小補之哉？時至元後庚辰六月。」

子瑤跋曰：「先君成此書，未脫藁而更化，及奔竄山谷，竟以疾終，家塾悉爲煨

燼。時瑑兄弟尚幼，若罔聞知。洎長有識，而手澤無存，蚤夜痛心，有負先志。歲庚午春，先師栖筠鄭先生亡，余往弔，於先生書房中見《內外服制通釋》一書，儼然具在，驚喜無地。栖筠蓋先君之愛友，曾傳之，於是編寫成帙，衆謂是書有補世教，瑑不敢私，遂鈔諸梓，與衆共之。至元後戊寅孟春。」

從子惟賢跋曰：「是書之出，可與文公《喪禮》相表裏而並行也。或曰：朱子一代道學之宗，其肩可比乎？曰：不然。朱子於是書猶君子之射也；我伯父雙峰於是書，乃養由基之射也。學專而精，詳而明，有補《家禮》之未備，有發前賢之未發，非謂學問相高也。爲之圖使人易見，爲之釋使人易知，易見易知，親疏隆殺之等，人人可得而盡矣，必師友講說云乎？」

有補於治道明矣。時至元後戊寅仲夏。」

按：車氏書，予所儲者，闕第八卷以後，八書目爲《三殤以次降服》：①應服期而殤者，降服大功、小功；應服大功而殤者，降服小功、緦麻；應服小功而殤者，降服緦麻。卷九爲《深衣疑義》。

葉氏起《喪禮會記》

佚。

虞集後序曰：「先王既遠，禮樂崩壞，秦、漢以來，諸儒相與綴緝所傳聞而誦說之，使後世猶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然其臆說，自爲牴牾，亦不無焉，自非真知

①「書」，疑爲「卷」之誤。

聖人之道，不能有所決疑於其間。伊、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蓋庶幾矣。至於朱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故使門人輯爲《儀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所爲也。事有弗逮，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因司馬氏之說，而粗加櫟括，特未成書，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氏以其師之遺意爲之記注者，蓋以補其闕也。昔者戴氏之所記，言喪禮者獨多，而楊氏之書，獨喪禮尤備，豈不以人倫之大，死生之際，而凶禮爲最重者乎？小子不敏，竊有意於其遺說之一二，然學未足，而年已邁，而亦未獲少有發明，是以常有感於斯。而永嘉葉起振卿之來京師，出所爲《喪禮會紀》以示余，其言曰：「昔服親之喪也，或有不得於心，則疑於理有所未盡，求諸《家禮》，則又見其足以少正於

今，而疑其未備合於古，乃博考經傳，以爲此書，垂十五年而後成。」振卿時從事府史，公退之暇，人事盡廢，畢力於斯，故其詳整如此，然猶以爲未足，又將益考其所未至者焉。嗚呼！其志亦可尚矣。觀振卿之恂恂愿慤，嚴覈堅苦，悲世俗之衰微，求古昔之廢墜，亦其有見而不能自己，殆非求知於當時以自銜者也。顧不鄙余，而俾與觀焉，余將留振卿以共成其志，而振卿授溫陵幕官以出。余雖在成均，會朝廷多禮文之事，亦忽忽不暇，故略叙梗概而歸。溫陵之士，尚多先代之遺聞乎，可以參徵。而振卿精神不衰，益加潤色，宜必有不止於斯者，請見於他日，尚未晚也。」

戴氏石玉《治親書》

三卷。

佚。

虞集序曰：「《治親書》者，戴君石玉之所編也。其意以爲，記禮者有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①一曰治親。』故雜取《爾雅》、《儀禮》、《戴氏記》及先儒之言而成之，凡三篇：一曰釋親，二曰宗法，三曰服制，而親親之道備矣，品節之禮辨矣。予讀之而歎曰：考之於《書》，帝堯則曰『以親九族』，帝舜則曰『察於人倫』，其命契也，亦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然則治天下者思盡人道以成善治，豈有出於此乎？今布衣韋帶之士，坐誦書史，慨然思古聖人爲治

之道，有取於聖經賢傳，著而爲書，以自見其學，其必有見也夫。夫《大學》之道，其極致在於平天下，蓋其所講者如此，又何疑也？夫親親之名立，內有其序，外有其別，禮可得而行矣。名之不立，則或昧於一本之立，迷於疏戚之辨，謬於愛敬之節，溺於鄙倍狎昵之私，此犯上好亂之所由起也。治親而首釋，可謂善矣。古者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故宗法可得而行焉。秦人壞封建，後世雖復建侯立國，不能如王之制，故宗法不得行，而士無田不可以祭，則惡在其爲宗乎？爲士者猶然，況庶人乎？是故學者肆其說而傳之可也。石玉所謂君子行其意者，庶幾得之。若夫服制之說，今所

①「宜」，四庫本作「且」。

叙列先王之法、時君之訓、先儒之說，可謂備矣，余竊有慨焉。喪服者，所以著其哀，所以稱其情也。世俗淪降，不能三年之喪者多矣，又何總、小功之足察乎？雖然，君子之爲道也，亦教之孝弟而已矣。五十而慕，庶幾有聞大舜之風者焉。則其立制也，嘗欲節其過以勉其不及焉。則凡石玉之所序者，可考而通之，以就其可行者矣。噫！論至於此，亦不過肆其說而傳之云耳，^①不亦悲夫！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爲人上者，不有躬行心得之君子，孰能與於此哉？方今聖明在上，人文方興，必有諸侯王大臣能獻其書，以就一王禮樂之盛，千數百年之間，戴氏復以禮顯，不亦偉與？」

張氏^②《喪服總類》

佚。

龔氏^③端禮《五服圖解》

未見。

周氏^④南老《喪禮舉要》

未見。

① 「傳」，四庫本作「通」。

徐氏駿《五服集證》

一卷。

存。

駿自序曰：「喪者，凶事也。聖人必達之喪，而使人盡夫送終之誠，故制五服，以取法於天地陰陽，別乎親疏之等，俾不相瀆亂者，故馮鼎元有曰：『禮莫嚴於五服，而五服莫嚴於父母，有父母，然後有吾身，身其枝也，終喪之服，可不嚴乎？』」駿不自揣己，謹按文公《家禮》及我太祖高皇帝制製《孝慈錄》，^①間亦採摭先儒至當之論，附以臆見之言，爲五服問答凡三膳稟，始克成編，名曰《五服集證》。嘗以質諸先達，咸曰：「雖哀集衆說以釋其義，足可俾爲人子者習之，以知其尊卑隆

殺之道，而哀痛之心，莫不油然而生，則五服庶無相瀆者矣。」福建士夫書林詹氏讀書好禮，見而喜曰：「此五服書不可私於己。」遂慨然捐鏹，命工鋟梓，以永其傳。駿深懼舛駁，不能盡夫五服之旨，僭踰之罪，莫可逃乎？後之君子，倘改而正諸，則非惟區區之幸，抑亦後學之幸也。時正統三年，歲次戊午春二月。」

姜氏璉《喪禮書》

未見。

黃虞稷曰：「璉，字廷器，蘭谿人。天順庚辰進士，歷知永平、贛州二府事。」

① 「制」，疑當作「御」。

蔡氏芳《喪禮酌宜》

未見。

《温州府志》：「芳，字茂之，平陽縣人。弘治戊午舉人，官福建運副。」

王氏廷相《喪禮論》

一卷。

存。

魏坤曰：「王氏《喪禮論》，《並喪》一，《改葬》二，《嫂叔服》三，《喪中祭》四，《服官政》五，《葬北首》六，《遷廟》七，《過期葬》八，《居喪見人弔人食人遺人》九，《貧葬》十，《喪未斂服》十一，《居喪服食起居》十二，《喪服諸志》十三，《魂帛》十四，《衰制》十五，《風水》

十六，《喪次》十七，具載《家藏集》中。」

劉氏績《喪服傳解》

未見。

績自序曰：「漢初，高堂生爲博士，傳《儀禮》十七篇。至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得亡《儀禮》五十六篇，字皆篆書古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同，其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在於秘館，先儒以爲周公作。按《記》：『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則中晦而孔子述之者也。獨《喪服》，子夏爲《傳》，豈以通上下，兼經權，難知與？漢末鄭玄爲十七篇注，唐賈公彥爲疏，其他皆亡矣。宋朱子爲《通解》，門人楊復爲《圖》，至敖繼公爲《集說》。嗚呼！去周、孔數

千年，習者不知幾何人，傳者尚有此數家，然皆精不知蘊奧，粗并亡制度，禮亦難言矣。我朝太祖有意於是，而儒臣近蹈前訛，惜哉！續承乏吏部，弘治甲子，太皇太后喪，因倡古反吉玄端爲凶衰，服制無漢以後附會說，諸大臣從之。尋守鎮江，治官三月即歸，杜門成初志，以內外徵不起，忘飲食、寵辱、死生，加百倍功，然後知禰祖上殺，子孫下殺，兄弟旁殺，以澤皆五世而斬也；天子、諸侯絕旁親，以其皆臣也；公卿大夫降旁親，以其尊不同也；爲人後者，女子出嫁降旁親，而正體父母期；持重大宗，不二斬也，然庶子不爲長子斬，宗子不爲出母服；無父則祖亦斬，無子則孫亦期；諸侯以下，男女尊同，則仍本服；公卿以下，女出嫁無主，則仍本服；臣不食祿，則同民三

月；君已傳位，則從服期年。從有服而無服，從無服而有服，從重而輕，從輕而重，隨時隨人，取中無一定之法，乃行經之權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豈易知哉？是故兼前代之制作，莫如周公；定百王之大法，莫如孔子。是篇師徒述習，孔子既不易，則今日必不可易，今日必不可易，則後世又安能易哉？故績特爲訓，又圖以該之，使九族有等，而不容毫髮差，使五服皆同，而但有粗細異，一本始乎父子，旁親始乎兄弟，亂而有條，殊而可一，簡易之道如指掌，非妄作也。正德癸酉秋七月。」

王氏廷相《喪禮備纂》

二卷。

存。

毛氏先舒《喪禮雜記》

一卷。

存。

汪氏琬《喪服或問》

一卷。

存。

徐氏乾學《讀禮通考》

一百二十卷。

存。

彝尊序曰：「禮有五，喪、祭重矣，曲臺之

記，石渠之論議，於喪禮尤詳焉。晉人崇尚莊、老，宜其自放禮法之外，而於喪禮變除、假寧之同異，獨斷斷辨難，若杜預、衛瓘、袁準、孔倫、陳銓、劉逵、賀循、環濟、蔡謨、劉德明、葛洪、孔衍之徒，均有撰述。宋、齊以降，言凶禮者不乏，自唐徙五禮之名，置凶禮第五，於時許敬宗、李義府上《顯慶新禮》，以爲凶禮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自是天子凶禮遂闕，此柳宗元以不學訕之也。迨宋講學日繁，而言禮者寡，於凶事少專書，朱子《家禮》盛行於民間，而世之儒者，於國恤不復措意，其僅存可稽者，杜氏《通典》、馬氏《通考》已焉。嗚呼！慎終追遠之義輟而不講，斯民德之日歸於薄矣。刑部尚書崑山徐公居母憂，讀《喪禮》，撰《通考》一書，再期而成，尋於休沐之暇，

瀏覽載籍，又增益之，凡一百二十卷。撫采之博，而擇之也精；考據之詳，而執之有要，此天壤間必不可少之書也。當孝莊太皇太后崩，公時由禮部侍郎遷都察院左都御史，仍直史館。自初喪至啓殯，禮無纖鉅，天子惟公是咨，公斟酌古今之宜，附中使人奏，悉中條理。蓋公於是書，默識於心，宜其折衷靡不當，上結主知，誠稽古之效矣。公歸田後，開雕是書，余因勸公并修吉、軍、賓、嘉四禮，庶成完書。公喜劇，即編定體例，分授諸子，方事排纂而公逝。又二年先以刊完喪禮行世，彝尊夙承公命作序，至是乃書其大略，若是書綱要，公之發凡已詳言之，後之覽者，可以見公用力之勤也已。」

毛氏^{奇齡}《喪禮吾說篇》

十卷。

存。

奇齡自序略曰：「三代之禮，至《春秋》已亡，孔子能說夏、殷禮，而杞、宋無徵。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即嘆爲周禮在魯。夫《易象》何與於禮？祇《春秋》記事，多按典制爲是非，而即以爲一代之禮盡在於是。然則周禮之亡也久矣。是以孟子在滕，其國不知有三年之喪，而至於棺槨、衣衾厚薄何等，即門人如充虞、樂正子輩，亦不能爲之解也。特漢傳三禮，一錄官政，而其一則但譜士禮，又闕軼未備，一則散輯諸議禮之文，彼我參錯，全然無可爲紀要者。少時與

先仲兄相訂纂喪、祭二禮，以正末俗，而丁年避讐，老以一官還鄉里，胸腹既不足恃，而奔走隱匿，何能著書？往往偶記一禮，但默會其意以爲之說，縱不之考據，而疑即闕之。初還里時，先輯《祭禮通考譜》，藉以問世，而衰疾頓至，急取喪禮所爲說，因陋就簡，綴成帙，間較胸臆所未備者，縱或原文難稽，多以己意相疏校，而一往審慎，並不敢抄易其辭而變反其義，而至於武斷則務絕焉。子不云乎，「吾學周禮，今用之」，則但從先古所傳與習俗所誤而較論其間，是亦夫子吾說之遺意也。因編綴將訖，而題以爲篇。」

甯氏成《爲人後者三十六難》

未見。

黃虞稷曰：「衡陽人。」

薛氏蕙《爲人後解》

存。

趙氏彥肅《饋食禮圖》

未見。

楊復曰：「嚴陵趙彥肅嘗作《特性》、《少牢》二禮圖，質諸先師文公，先師喜曰：「更得冠、昏圖，及堂室制度并考之，乃爲佳。」」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七終

弟子諸暨駱肇榮覆校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煥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 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本册审稿人 王振華

本册責任編委 沙志利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Q0MTc4Mzluemlw",
  "filename_decoded": "14417832.zip",
  "filesize": 155224187,
  "md5": "f23c76300f5afa2043a6aa8a0ff51d48",
  "header_md5": "31ba4472c422b5e4797d3336deeec905",
  "sha1": "9d918d486b3dd029f79c90cd9d20a77ac13374d5",
  "sha256": "45e3985ef0840f298168ba3188459b13e665aa6ffd9691d9459c9ba598046d36",
  "crc32": 2796717223,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200696791,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1252,
  "pdg_main_pages_max": 2492,
  "total_pages": 1259,
  "total_pixels": 7493853696,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